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三七册目次

綸扉奏草三十卷（二）

〔明〕葉向高撰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綸扉奏草卷之十

改擬戶部婚禮錢糧揭

今日蒙
發下戶部
瑞王婚禮錢糧本令臣改擬臣仰承
聖意即當改擬但今戶部錢糧分文難措而太僕
寺馬價那借將盡即少有所存亦當留之以
備緩急豈可濫用近者遼東報警酋奴猖狂
人情驚危惟無兵無食是懼大小臣工方欲
合謀伏闕請

發內帑臣告以不宜太激而郎曹中已有移書極
力詈臣者若復委曲順承以十萬之金錢糜
之於可省之費臣將何辭以逃罪哉如謂婚
禮費用浩繁必不可少則有
皇上與潞王之成規在昔何以少今何以多即
皇上亦無辭以責諸臣下也目前工部借及冏金
人已謂其非宜今柰何復施之戶部惟正常
供只有此數以一婚禮而濫至二十萬將何
以支此臣所以萬不得已而有請耳如
聖意必不肯從則臣問工部侍郎王汝訓已將所
借之金逐項裁節可足數萬即移以與戶部
亦裒多益寡之一策也臣以此意擬票上請
伏候
聖裁臣不勝昂昧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五月初四日

乞休第十一疏

奏為微臣情竭勢窮直陳事理仰祈
聖裁併求罷斥事臣累疏籲
天哀鳴迫切然于一片苦衷必不容不去之故猶
有囁嚅而不敢盡今不得已用死言之
高皇帝罷中書省以天下事委之六部
神聖淵猷卓絕千古迨
文皇帝乃有閣臣之設亦僅持文墨議論耳漸而
票擬漸而稱輔臣浸失初意至嘉靖末乃有
奸臣怙寵行私上竊

朝廷之權下侵六曹之職怨毒盈于天下而禍
敗隨之蓋閣臣之處重勢而蒙惡聲至此而
極近年諸臣深戒覆轍多改前非即如臣之
不肖亦庶幾藉以寡過而不意以章疏留中
為天下所歸咎凡諸曹百司有請而不遂者
無不責之閣臣于是各衙門只以上本為職
本上而其事已了閣臣專以下本為職本不
下則千罪萬罪皆不能逭而閣臣之所能者
又只是揭請常有一事至數十揭揭不勝其
多

皇上不勝其厭而天下人且咎其不請甚則疑其
阻格至于本下之或速或遲或有下有不下
則又謂閣臣陰陽神鬼于其間推心泣血無
可自明蓋閣臣之被虛名而受實害亦至此
而極夫閣臣之所以能自效者以其地親而
言易行也今隔絕之勢與外廷無異而又無
分毫之事權得以操縱乃以諸曹百司竭力
以經營一職而不能得者舉而盡委之閣臣
然則閣臣安得而不窮而苟有血氣心知尚
戴顏而者又安得不呼天搶地以自鳴其苦

哉年來言官條陳多以內外兼用復
祖制為言說甚鑿鑿在臣愚衷竊以為遵
祖制也則
高皇帝裁革中書省之令不可申明乎
文皇帝召尚書蹇義等擬
旨之故事不可舉行乎而何為獨使閣臣困窮無
告之至此也且
祖制閣臣不稱相今強名之曰相試思千古以來
有如此權輕責重之相臣否今六曹九卿皆
當世賢者非不憐臣亮臣而事體壅格已極

令閣臣之外又無可責望其勢亦不得不如
此使臣而列有控訴之門委責之地臣亦不
至如是之窘迫矣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臣爲海內千萬人所惡尤卽不病也猶將顛
仆而況于實病伏望
皇上亟行罷斥以明失職之戮仍將閣臣狼狽窮
蹙之情狀
酌量處分或
勅下九卿科道講明
祖制救弊補偏使臣得不憤悶以死而繼臣者亦

得以展布于萬一不至相尋敗壞此亦天下
國家安危之一大窾繁也臣情急無聊乃敢
陳此卽天下人復以此罪臣臣甘之矣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六日

乞休第十二疏

奏爲哀祈罷斥未蒙
賜俞懇
恩速斷事臣屢疏控陳屢蒙
温諭猶復求去不已臣自知罪但臣病苦真情雖
稍見于各疏中而其隱微委折尚有不敢盡
訴于
君父之前者嘗竊謂今日時事如登高山一層未
上又復一層愈進愈難終無平坦之路今日
人情如涉大海前浪未平又有後浪相催相

激終無寧息之期而
皇上又置之不理付之不聞千疑萬恨總歸閣臣
此非碩德重望足以服人心偉畧宏才足以
匡世難必不能樹康濟之勳而稱輔弼之任
臣實非其人也而不敢謂天下之大遂無其
人此所以日夜籌惟願亟避賢路萬不可優
游尸素以釀禍于無窮也伏望
聖明上念
宗社大計下體中外輿情
亟放臣歸卽行推補毋使病臣罪臣覊留充數臣

之幸亦天下
國家之大幸也臣不勝塵瀆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八日

回奏賑荒

聖諭揭

該文書官張文元傳捧
聖諭到臣私寓
諭內閣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
陵墳各門廠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饑民銀若
干兩着給該部與同前降銀兩分發賑濟諭卿
知欽此臣方伏枕中強起跪誦仰見我
皇上念切饑民多方賑恤至于內外執事以及各
衙門各門廠皆仰體

聖心咸有捐助
浩蕩之恩真近年所希見當此驕陽尚熾膏雨未
敷之日多得一金即足救一人之命此臣之
所以呻吟困苦中而猶不勝其歡躍者也謹
即傳諭該部遵奉施行所有
聖諭謹尊藏內閣謹具回奏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十一日

乞休第十三疏

奏爲病苦日深懇求罷免事臣之病臥兩月餘矣杜門養痾優游度日莫非
主恩然而擬票私家則政體失矣不進不退則臣誼乖矣以天下國家之事屑越若此則亂本成矣臣時而呻吟時而嘆息欲言則
天聽愈高欲默則寸衷愈結欲漫爾延挨則泄泄沓沓之罪愈不可逭病上加病苦中添苦雖有善爲臣謀者亦莫知其計之所出矣今大僚至乏列署多空近日孫瑋吳道南王汝訓輩又相繼求去臣每接其揭帖輙爲咨嗟而臣當去之勢不得不去之情較之諸臣萬分不同我
皇上神明之見豈不洞察故敢冒昧瀆陳伏望
聖明允臣所請賜以生還即
命會推以慰輿望如
聖意眞以此官爲可有可無不甚關係則併臣一人亦在可省但先行罷臣而後徐議其應補與否亦未晚也臣不勝懇切哀祈之至奉
旨覽奏知卿疾尚靜攝情詞益懇但今中外多事

正相拯救時艱豈可屢疏求去還勉遵前旨即出佐理以副朕延佇至意不必再有托陳其會推大僚等事少待朕詳覽點用檢發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見朝揭
該臣臥病三月屢奏
溫綸臣子之情未能遽違而
君父之命有難以久違再三思之臣以病求去所
愛者性命耳夫舍性命以徇
君父固可爲也以人言求去所惜者身名耳夫捐
身名以徇
君父亦可爲也惟是身名性命之徒捐而于天下
國家之事毫無所補非惟無補反滋害焉此
則臣子之心所必不能自安而有望于

君父之曲成者也今
皇上諭臣以會推大僚等事少待
檢發矣臣謹遵
旨於今蚤廷見入閣供事矣歸念未舒迹反成乎
貪戀
主恩難報力莫效子轉旋碌碌悠悠將何稅駕此
臣之所以望闕興嗟出門却步而不勝其慚
愧之私者也伏望
聖明毋爽德音維新庶政凡有本章必
賜發擬既經發擬必

賜施行而于臣所屢請
東宮講學會推閣臣二事更加
聖意則人望不虛太平可冀而臣亦可少效其犬
馬之力矣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二日

代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廷機杜門求去二載有餘章疏百
上臣之代請亦六七次未蒙
俞允近日廷機又屢托臣哀求臣身方求去豈敢
復爲人求去昨日臣勉强遵
旨入閣方欲以其情上達而廷機巳真病矣問之
則爲痼疾所苦一日夜至二十餘次委頓床
褥形容消瘦臣竊憐之而又慮之相對悽然
至于泣下今早廷機扶掖至
思善門叩首

文華門上疏其詞極哀而其情亦真萬不得巳
矣自臣入都以來未及三載大僚無多又相
繼死亡閣臣則有于慎行朱賡部臣則有楊
時喬楊道賓王汝訓寺臣則有甘士价趙標
何爾健夏子陽馬洑撫臣則有連標于若瀛
中間惟朱賡楊時喬年七十餘其餘皆只五
十以上惟于慎行甘士价等三四人以病死
其餘皆以求去不得抑鬱無聊無病生病有
病添病至死而後結局頃者王汝訓死臣爲
之雪涕廷機亦感傷痛哭遂嬰斯疾亦可悲
已夫人臣出身事主苟有益于國家何計死
生惟進不得盡其職退不得乞其身輕同僕
隸苦甚纍囚間有真病真危無從告訴于是
小者扞罔而徑行大者守正以俟死廢國家
之法而傷
天地之恩莫此爲甚臣竊痛之世惟頑鈍無耻之
後乃貪戀富貴不肯割捨其少知自好者皆
愛惜名節義不受辱所恃以竭力效忠無所
顧慮者以有難進易退之一事可以自明今
皇上乃併其去路塞之悠悠世情孰能相信將使

愛惜名節之臣皆目貪戀富貴之誚滋紛紜
之口而增憂畏之心亦莫此爲甚臣更惜之
廷機生平樸直不欺往者雖懇切求去未嘗
敢深言病今非真病病而未甚亦不敢言彼
之苦情于性命爲急而于名節尚緩臣第因
其情而極言之伏惟
皇上哀矜裁察毋使其有生死之恨臣不勝昌昧
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三日

催請刑部掌印揭

竊惟刑部掌印官候

命日久催請之章至爲煩數而至今未蒙

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爲問斷囚來無措皆令鋪

戶包賠炎暑鬱蒸煎熬難過卽重罪者不足

深恤而輕罪者亦自可憐

祖宗以來每年有熱審之例當流金爍石之時弘

解網縱舍之澤浩蕩

皇恩洎及囹圄此

祚運所以休隆而亦

聖明所最留意者也今常期已過勢當速行而三

年恤刑之差舊例皆於二三月題請延至于

今亦難再緩臣之所以懇懇惓惓以該部掌

印爲請者蓋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耳至于工

部署印已有

成命而劉元霖辭疏未蒙

發擬該部事務亦皆洸闒統望

聖明留神檢發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五日

議論紀綱疏

奏爲議論日多

紀綱大壞懇乞

聖明蚤行裁斷以尊

主權以肅政體事臣竊觀年來攻訐成風煩囂日

甚每有一事一人之爭必分曹角立曠日經

年朝端化爲訟場同舟判爲敵國心竊傷之

而頃者以爭論淮撫李三才更爲喧閧東牽

西扯連累已多此救彼攻相持更急甚至一

生砥礪如顧憲成者徒以尺書之故亦拖入

其中推敲不已蓋從來是非之糾紛議論之

駁雜未有如此之甚者當事初起時臣卽具

揭言三才事

皇上久其人之忠邪夙在

聖鑒宜亟賜裁斷以息紛呶蓋已逆慮其有今日

矣不謂

天聽尚高醞釀至此夫人臣進退聽于

君君而不斷則誰爲斷者衆言淆亂折諸

聖聖而不決則誰爲決者尋常士庶之家其子弟

奴僕相與鬩閱人猶病其主翁況于

朝廷之上
天子之尊而可聽臣下終日爭言徒以不見不關
之法處之哉雖
聖度如天無所不容然此局不結非但大臣之去
就不明而淩潟決裂且成漢唐宋末年之黨
禍其為關係甚不小也其更有可異者自孫
善繼上章徑去而劉道隆繼之顧天埈李騰
芳陳治則又繼之詹沂以秉憲大臣亦繼之
近日姚士慎侯慶遠與南京給事中段然又
繼之至于各處巡按御史亦有以不候代行

矣雖其中皆有大不得已之情然而臣子分
義稟命為恭若皆以不得已為辭自行自止
如鳥飛于天魚泳于淵莫之禁遏則法紀蕩
然而人主之所恃以統制萬方綱維上下者
果何物哉此亦其漸之不可長者也以上二
端皆目前切務臣感憤于衷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即將前後諭救李三才諸疏擇其甚者
批發一二明示當否以肅人心而三才辭疏亦斷
自
宸衷定其去留使之進退有據其求去諸臣盡下

該部覆請
定奪以後毋有擅去者必行重處則
主權尊政體重不至于陵夷而不可收拾矣抑此
為
皇上言也若在諸臣則臣亦有一得之愚請竟言
之夫封事不妨直陳若俚言諧語宜稍芟除
所以尊
君父也糾彈不妨臚列若蔓引株連宜少顧惜所
以成人才也是非不妨互見若好醜稱譏宜
毋至太濫所以存公道也意見不妨異同若

勝心客氣宜各務消融所以防禍黨也悉德
不妨直報若睚眦胸臆宜勿借國事以發舒
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其私也人生天地間
百年瞬息縱使事事如意所得亦能幾何況
自古至今邪自邪正自正君子自君子小人
自小人並未有從口吻唇舌間能奪天下萬
世之公論而顛倒其是非者則今日之多言
爭辯亦奚為哉程明道有言新法之行吾黨
亦自有過假使為人臣者人人能存此心則
天下長無事矣此臣之為諸臣忠告而不知

其有當否也臣不勝悚息冒昧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十日

請允李漕撫求去揭

臣項具奏請

發准撫李三才辭疏及禁約諸臣擅去蓋爲

國家紀綱計爲

皇上威權計是亦今日不容已之急務也今擅去

一事已蒙

皇上將吏部疏發臣擬上可無容言惟三才事尚

未蒙

批示豈

聖心愼重亦有難于遽

發者耶臣竊以爲大臣被言則當全其進退使心

跡得以自明言官爭辯則當剖其是非使

廟堂免于聚訟此在

皇上頃刻裁斷間而天下翕然頌

神聖矣況淮安重地督撫重任或去或留終當明

白伏望

皇上將臣前疏省覽檢發或將三才辭疏特加

宸斷不則

勑下部院令其擬議上請以聽

聖裁亦無不可如復荏苒遷延置之不問則盈庭

議論終無了日紀綱法度日就陵夷臣深爲
聖明之世惜也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疏
奏爲懇
恩亟補閣臣事臣頃者病卧中以推補閣臣哀請
下
皇上屢蒙
温諭催言行矣或者謂臣曰堅卧而請迹疑于要
聖意所以難也出而請其庶幾乎臣於是匍匐而
出又將再旬矣乃閣臣之推補尚杳然也大
小臣工每見臣則必問曰會推在何日乎臣
不能應則又曰此何等事可日復一日如此
挨延乎臣愈不能應天下之望臣日急而臣
之陳請日窮固已不勝其困苦矣兼之中外
多故議論紛紜危亂之形已著蕩平之理難
期而臣以不肖之身久妨賢路跼天蹐地何
處自容苦海愁山從誰堪訴今精神昏憒百
事遺忘即每日
發擬本章少有難處者輒執筆躊躇茫然無措四
顧徬徨又無一人可以商議顛倒錯謬將何
紀極此尤臣之最苦最窮每一念及時刻難
度而不容已于哀鳴者也臣一身利害固不

足恤惟望
皇上以天下國家爲念
俯鑒愚衷亟賜施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請　東宮講學揭

竊惟
東宮輟講殆將七年中外之望日切一日衆口
諠呶日甚一日臣等懇請之辭業已窮竭而
無所復措矣今秋凉已届講席當開若仍前
因循則人望愈孤而疑議日起臣等受罪受
責固自甘心而
朝廷爲此一事紛紜糾結不得時刻安寧亦豈
所以重國本而肅人心哉臣等謹擇得七月
初九日十三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催各科署印揭

臣惟國家定制章疏奉
旨者必發六科抄送各部然後施行今工科掌印
官缺已一年有半署印無人該科該部與臣
閣中題請不知其數俱未蒙
俞允而禮科刑科以署印請亦久未奉
旨此三部疏抄盡皆停閣赫赫
明綸所當朝下夕行而壅格至此毋論事體不便
而于
朝廷之紀綱號令亦太褻矣昨各科掌印官皆

于朝房見臣責臣代爲催請臣自知語言瑣
瀆不足以動
天聽然事關政幾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俯賜檢發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初十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臣自入秋以來已再具揭請
東宮出講未蒙
批發而各衙門章疏連日疊上其言皆極爲懇切
其深憂遠慮尚不敢盡形之奏牘而徒鬱積
于胸中嚬蹙于口中者臣竊以爲天下之事
凡有當行而不行則必有說焉而後可以自
解即如
皇上之不御朝臣猶可語人曰
聖躬方調攝也

皇上之不御講臣猶可語人曰
聖學已緝熙也今
皇太子七年不講天下之人日求其說而不得
微獨天下人即臣備員密勿亦不得其說又
微獨臣即
皇上欲明告天下人所以不講之故亦難乎其爲
辭也以爲煩勞而講學非勞也以爲不當親
近外臣而外臣自勸講外無他說也以爲別
有難處而前此
東宮出講典章具在又毫無難處也夫如是則

人安得而不疑情安得而不切其爲議論又
安得而不多哉且非但
皇太子當出講也
諸王有藩屏之寄昔人所稱穆穆皇皇宜君宜
王者其關係俱爲甚重今
福王輟講亦數年矣
瑞王年已二十讀書進學已太遲矣此皆
帝室之輔翼
皇圖而壯金甌者也而可任其汗漫悠悠不以義
理學問開擴其聰明哉我

皇上燕翼貽謀篤念本支無所不至而何獨于此
一事尚未加于
聖心此尤臣等之所再三籌惟而不得其解也今
事窮勢極不可復緩故臣敢復迫切言之瀆
煩請之亦知
聖明必以臣言爲是不責其瀆耳前臣所擇初九
十三二日今業已過謹再擇得二十二二十
八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福王同出講學仍
勑禮部擇吉具儀請
瑞王出講其
東宮講官臣謹另揭上請恭候
聖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請 發諡典併參鄭材揭

竊惟議諡一事上奉

聖裁下參公論足完年來曠典秪因所擬諡號未

蒙

點發以致鄭材瀆奏擾亂而禮部通政司及各衙

門皆連章糾劾至吏部尚書孫丕揚亦貽書

于臣謂鄭材無端牽扯難受汚辱義當决去

業已具疏矣以臣再三勸阻而止竊惟鄭材

本一無賴小人士林不齒其于趙用賢本無

深怨積禍徒以向時曾行論列因之失官遂

成不解之讎陰伏日久無由自進故因近日

議諡借用賢以為題目而自附于羅倫鄒元

標之流疏中語言顛倒謬妄不可勝數至如

孫丕揚之忠亮老成吳道南吳默之淸正皆

為所誹詆不遺餘力是何其無人心無王法

一至此哉近來上下因循

紀綱廢墜軒徒罷吏布滿長安蜚語謗書通衢

四揭臣入仕將三十年未見有如此景象而

鄭材乃以參看為民之人欲搖撼冢宰宗伯

使之不得安于其位甚且提刀乘馬突入國

門此而不懲臣不知其流之禍又將安所極

度材之心益意

皇上參疏不下諡擬不發以為其說得行遂肆無

忌憚如此而又安知

天威聖怒之叵測乎臣與材素不相知毫無嫌隙

向者見其狂誕以為不足計較今狼狽已極

關係朝綱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亟將材疏及禮部等衙門各疏

發下明加懲創以肅人心仍將臣所擬諡號即

賜點發庶關家之體統尚存不至于大壞而不可

收拾矣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催發考選揭

竊惟科道各官爲
朝廷耳目其任最重故我
皇上於考選一事其難其慎不肯輕發以致言路常患乏人而臣等亦深苦于祈請之頻煩自取冐瀆之罪今歲吏部以考選請蒙
皇上慨然賜允人心歡躍以爲
聖天子作爲眞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者故雖疏上數月未蒙
允發而臣等相戒不敢輕瀆

聖明即與選諸臣亦皆杜門靜俟未嘗有足跡及臣之門央求催請可謂仰體
宸衷自安分義絕無躁競之習矣但目前科道又復乏人在京御史只有數員各處差滿無可題代署院臣孫瑋甚以爲苦不得已復連章祈懇而吏部尚書臣孫丕揚亦有疏矣臣竊以爲此事在
聖心必有獨斷無待臣等之多言惟蚤發一日則諸臣蚤效一日之用而
朝廷之上亦蚤了此一事不致復煩口舌其爲利便甚不小也且前此考選言公言私無怪
聖心之遲疑此番則人人帖服並無言說更有何疑而復猶豫况當此
萬壽呼嵩之時正前歲諸臣拜
命之日以昔準今亦不容緩故臣敢冐昧一言伏望
聖明即
賜檢發庶班行
法從咸有輝光而海宇臣民益增頌祝矣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件請點用大僚揭

竊惟今日國家之事雖百孔千瘡而其根源寔繫所在實在于大僚之不補大僚者
皇上之股肱所與共圖化理而領率群工以成明作之治者也
皇上初年曾親發玉音戒以正己率屬一時人心儆惕庶職修明庶幾復見太平之盛自頃年大僚不補列署空虛至有經年累歲不人銜門于是凡百臣僚皆懷苟且之心日成偷惰之習以歌呼宴飲為職業以譚說是非為品

格官常盡壞國憲蕩如蓋較之昔人所稱泄泄沓沓之病殆有甚焉昔
世宗皇帝雖深居大內而官無乏人人無廢事督責甚嚴精神流貫故得以晏然穆清而天下無恙我
皇上但法
世皇之深居而不得
世皇所以駕馭臣工振飭綱維之術臣恐天下之亂必自此始矣夫進退予奪出自
皇上臣何苦而數數言之惟目擊

朝宁之間人心玩愒若此亂形已著不忍不言伏望
皇上即將吏部會推大僚諸疏慨賜檢發使領率有人群工知警天下事庶乎猶可為也至于日講官以啓沃為事禮貌原優禮部官以寅清為職任寄亦重今蕭雲舉王圖吳道南三臣皆有乞歸之疏未蒙發擬進進趑趄亦深不便併望
聖明檢發令臣擬上恭請
聖裁是亦大僚中不容已之事也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考選庶吉士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題覆考選庶吉士本令臣票擬臣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以來多間科一行中或有連選二三科及連停二三科益因翰林官人數之多寡以斟酌劑量于其間耳惟癸未至今連連九科故翰林官將至百員陞轉壅滯無處疏通故臣等舊歲題請仍行間科一選之法已蒙

俞旨而各進士又具呈禮部爲之代題吏部覆議姑爲兩請之說良以成命在所難更而人情又所當順其用心亦良苦矣臣竊惟作養人才此國家盛典亦美事也靳而不允則諸人之求進者必謂臣阻其清華之路而虛其向往之心此固臣之所不敢也若遽即擬行則

明旨方新忽又中變甚非政體且諸進士給假去者業已過半未給假之前何以不請而延遲至今方發此議殆不可曉他日悠悠之論又必責臣苟且依阿漫無張主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不得已謹擬兩票恭請

聖裁或止或行無所不可益惟斷自

宸衷則人心自服而覬望自息矣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一疏

奏爲

萬壽屆期

聖恩宜沛懇乞

速補閣臣以慰輿望事臣惟人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親有吉祥善事則爲子者必合一家之人歡欣奔走而後爲孝于親君有吉祥善事則爲臣者必合天　之人歡欣頌祝而後爲忠于君我

皇上以神聖御極

萬壽無疆當此呼嵩獻壽之辰四海臣民孰不舉手加額幸吾

君之有慶而喁喁之情若有所鬱結而未盡暢者惟是時政之壅塞而時政壅塞之中其所最急而最關係者無如閣臣之不補蓋非但大小臣工望之即蚩蚩氓隸亦無不望之非但輦轂之下望之即遠在萬里外亦無不望之夫閣臣之補不過二三人其進退用舍與天下人何與乃合天下人群而望此二三人者果何故也以爲此二三人者吾

君之股肱心膂此二三人得其人則輔理有托太平可期而吾

君之壽考福祿愈綿綿而未艾也昔召公告成王稱其受命長福祿康而其歸在于馮翼孝德藹藹之吉士蓋盡臣之愛其君惟欲賢才衆多布列庶位以共成休明之治者如此而况于密勿之司股肱心膂之寄可任其伶仃孤苦負乘覆餗而恬不之問哉臣竊度

皇上之心必曰閣臣尚有三人未爲少耳夫世之所望于有此人者以其爲此事也苟不爲此

事則何貴于有此人今臣錫爵不來臣廷機欲去蓋久已不爲此事矣而臣又智窮力竭雖黽勉爲此事而實無尺寸之功與不爲同則是今之閣臣謂之無一人焉可也有三人之名無一人之用國家設此官之謂何而其爲患害又豈止于負乘覆餗而已哉臣爲此祈懇殆將兩年肝腸盡摧詞說已竭更無可伸其喙因見四方萬國皆來稱

賀輙敢舉群情之所同欲者以達于

聖聽庶幾詩人壽命長福祿康之誼亦臣區區忠

愛之一念也伏祈
聖慈俯垂鑒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六日

催大僚考選疏

奏爲大僚缺人已極考選候
命多時懇乞
聖明亟賜
檢發以昭
聖斷事臣惟
祖宗綱維天下設立六部九卿有長有貳而又置六科十三道俾司言責科員數十道員百餘如此之多者豈故欲樹此冗官糜國家之廪祿哉蓋真見股肱耳目必有所托少一官則

廢一官之事今日之大僚不過六七人而李化龍孫瑋劉元霖皆以一人而兼兩署之事夫一署原有三人今以一人而兼兩署則是兼六人之任也其精神之馳騖筋力之經營固已不勝其困苦矣而况又有告病乞休經年不入署者衙門久已荒凉官屬誰爲統率偷玩弛廢勢所必然至于南京部院見在只有四人每當署印彼此推辭至煩口語而吏部尚書至今未補大計在近誰爲主持此尤其勢之至急者也六科各官雖有數人然已

落落若晨星而御史各差無可题代郎侍班
糾儀亦復借及于首領蓋依然前歲困乏之
景象矣夫前此兩番考選
皇上雖遲遲𢖽發然未嘗終不發也徒以發之稍
遲遂令瑕釁因此而生議論因此而起
聖聽因此而瀆臣等之罪亦因此而增以視萬曆
二十年前有缺必選有選必下其利害得失
相去亦較然矣夫各所必予之官以聽下之
紛紜非所以示斷也乇所必沛之膏以待人
之祈請非所以明恩也
皇上亦何利于此而爲之乎或者曰
皇上之不補大僚與未下考選蓋愛惜官爵之心
耳臣竊以爲
皇上之惜官爵是也然官爵可惜而紀綱法度更
爲可惜
皇上試觀今日之天下豈競陵夷　至此極是尚
知有紀綱乎知有法度乎
皇上徒惜官爵于昭昭而不知紀綱法度已盡壞
于冥冥而不自覺譬如人家主翁吝嗇衣食
莞籥自操子弟僮僕無所委寄自以爲能封

鎖矣而奴不耕婢不織兒女爭言不休家政
蕩然而主翁不知也如此而家不敗有是理
乎
皇上但見目前苟且支吾猶足了事遂以爲官不
必備果若是也
祖宗之設立各衙門各官不幾于過計而多事哉
臣受
皇上厚恩豈敢以
聖心之所甚靳者強以予人惟目見紀綱法度頹
壞至此不忍坐視不得不屢行陳瀆伏望
聖明俯垂鑒察郎將吏部推舉大僚及考選諸疏
亟賜允發至如薊門捍衛京師最稱重地而督臣
請告撫臣會推皆留中未下秋防緊急誰人
料理更望
聖明併賜
檢發庶內之股肱耳目皆既得人而外之封疆亦
有所托矣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七日

催　發各疏揭

該臣近日催請

亟補閣臣大僚及

發考選科道纂修

玉牒諸事皆目前切務而伏候多日未蒙一事

允行臣愚昧煩瀆無當

聖心誠自甘罪但念

政幾壅塞一至于此上關

朝廷之得失下繫四海之安危臣焦心苦慮不

能自安況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此時不發人聖愈孤伏望

聖明俯賜

檢發以慰輿情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十二日

綸扉奏草卷之十一

請　東宮講讀揭

竊惟

東宮講讀臣自入秋以來已四請矣近以

千秋令節

萬壽聖節皆有假期不敢再請今假期已滿天氣

漸寒若更復蹉跎則轉盼之間便是嚴冬而

今歲之事又無望矣臣誠不知

聖意之所存而其難其慎一至此也此事上關國

本下切輿情臣待罪政地此而不言焉用臣

爲故不得不竭誠祈請至于當講之故不講

之害則大小臣工言之至詳至盡臣即更何

陳說不能有加于諸臣也且臣等數年于兹

請講疏揭不下百餘通今即欲更竭其愚亦

不能有加于前說惟望

聖明深惟

社稷之計俯鑒愚誠

慨賜俞允則真天下國家之大幸耳謹擇得今月

二十八日九月初四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其侍班講讀等官臣開具別揭

恭請

聖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請戶部署印併放趙尚書揭

今日戶部十三司各官群至閣門投遞揭帖內稱尚書趙世卿病甚危篤旦暮不保各項錢糧簿書無人管理乞

亟賜處分併

命他官署理印務其言甚爲迫切臣昨已聞世卿病重未敢上

聞今司官之揭如此則其勢似已危殆難以強留戶部職司國計一日不可無人其請官署印亦不容已之急務也年來府藏空虛凡百匱

乏主計之官束手無措每視爲極難極苦之地故侍郎李汝華堅不到任雖奉

旨屢催而猶以病推托可謂無人臣禮矣至總督倉場都御史孫瑋亦貽書于臣欲具疏求去此官之不可爲人之不肯爲此官一至于此則其難可知也然臣子分義何處不勉苟一當難處之地即相率規避他日國家更有危急何人肯盡忠出力而

皇上將何所倚仗也臣竊嘆之亦竊憂之日前九列卿貳不過數人或以老病焦勞或以無署困苦寂寥弛廢之景象臣不忍言甚至武舉重典例用卿貳大臣今不得已而借及于大理寺丞是何

聖代之乏才一至此哉不知我

皇上亦曾一念及否也今戶部事體更爲緊急伏

望

皇上亟允司官之請

命官代署仍許世卿之去

勑下吏部作速推用其餘大僚併

賜點用庶國事猶可支持而緩急不至于失措矣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請戶禮二部掌印揭

今日蒙將戶禮二部司務官各本

發臣擬上臣覩本中所請在戶部則以尚書趙世

卿病篤堂印空懸欲

皇上允世卿之去而

命官代署在禮部則以侍郎吳道南守制典禮乏

人欲

皇上亟點尚書侍郎令掌部事其辭皆至爲迫切

竊惟世卿之在今日一病奄奄已無生理即

使餘息尚延亦必不能以旦暮生死之身而

經營軍國之大計矣臣前此擬允其去而以

孫瑋代署蓋亦萬不得已而計出于此也今

仍錄原擬及另擬一票伏候

聖裁其禮部印務則以允列乏人無可署掌其吏

部所推尚書侍郎各官未蒙

點用又非臣所敢擅擬伏望

聖明將尚書侍郎並

賜點用或先點一員令其到任管事是亦臣之萬

不得已而敢有請者也目前戶部事務停閣

已久其最急者如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

解銀無人批收此如咽喉壅塞一切飲食出

納皆不得通最爲困急而禮部則頒曆

賀冬皆漸届期典禮之臣豈容久闕即如進貢番

夷有六七百人久當發遣亦以部堂無官遂

至停滯留一日則費光祿寺一日之供給該

寺錢糧方極匱乏而復有此冗濫之費甚可

惜也臣屢欲揭請而以煩瀆爲嫌欲言又止

今幸

發此二本仰見

聖明留神二部事務故敢附陳其愚如臣言未當

更望傳示

聖意令臣另擬上請毋以臣之愚昧而妨誤國事

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改擬王之都疏揭

蒙將戶部郎中王之都一本

發臣改擬臣之愚昧莫測

聖意之所存謹改擬以

進亦未知當否臣細觀此本蓋以錢糧出納關係重大必有該部印信方可稽查此

祖宗以來一定之法必不可廢其言甚是而該部尚書趙世卿久病沈綿必不能出臣昨擬命

孫瑋代署又未蒙

允發目今各項錢糧盡皆停積內外守候之人不知其數人情惶惶咸懷危懼此臣之不敢不言者也伏望

聖明亟賜裁斷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催發考選揭

竊惟考選一事臣與各衙門屢行催請未蒙

允發候

命長安積至六七十人旅食優游茫無職事此皆

皇上拔之科第試之郡邑以治行高等擢者也求之如此其殷而用之如此其緩已非國家所以登進賢才之意矣矧今日科道又極缺人各處巡按有二十餘差無可題代此亦理窮勢極不容不補之時也臣記初入都時值前番考選候

命未發諸臣日來責備不爲催請臣與同官殊爲苦之今番諸臣感

皇上之厚恩亮臣之不能爲力未嘗以片語求多于臣而臣顧晏然至覩日復一日心甚愧之諸臣一官之遲速猶不足較而言路之空虛地方之廢事紀綱法度之陵夷是誰之責臣能因人之不言遂默然而已乎爲此復冒昧瀆陳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臣與諸臣當共相勉勵務竭其報效之私心矣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請減免袍段揭

今日蒙

發下工部侍郎劉元霖一本該文書官王體乾傳

聖諭龍袍紵絲等項皆年例上用供用進賜之需且各節令所費不貲况係先年傳織未完的着照該局原題數目准陸續接織完分運解進應用不許停減令臣擬

旨臣竊惟

皇上富有萬方服御之供皆臣子所當備給豈敢有議但細觀本中所言此項織造乃起于萬

曆四年原無額設錢糧皆出各衙門多方措括以應

上命至今尚未能完該省巡撫官方移咨該部請行停免乃復有四萬疋之續派計其所費又須百萬金東南災傷之後民力已竭不堪腹削而該部事例銀兩又以邊餉匱乏併歸戶部此百萬之金將何所出近劉元霖曾見臣言及此事愁額蹙眉不勝其苦且托臣爲之轉奏臣謂該部有疏則

聖心必自感動不必瀆陳而不意

皇上又有此諭也夫

皇上方謂所費之不貲而小民無知且曾

皇上猶之於不用撫臣方望

皇上停免乎前運而

皇上諭旨且欲重派乎新運此部臣之所以苦心不得不激切籲祈而臣亦不能默默以處此耳伏望

皇上念民力之難供察外帑之已竭將該部所奏俯加省覽特准停止即以御用甚多有難盡免亦大加裁減以昭

寬恤之恩其於國計民生兩有利賴矣夫臣子之於

君父事苟可行誰無將順之心而臣與該部嘵嘵若此者蓋真見公私匱乏萬分難處但得節省一分則生靈便受一分之賜而

皇上之功德與天無極此亦臣區區犬馬效忠之一念也謹擬票以進恭請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初八日

催孫都御史辭疏揭

該都御史孫瑋以戶部印務具疏懇辭今日
發臣擬票臣惟孫瑋既再奉
明綸署掌部印自應遵
命力疾料理部事何可復行推辭但臣聞瑋實有
咯血之病則床日久其所管倉場事務本爲
煩多加之以都察院已難支矣今又加之以
極難極苦之戶部則其力委爲困頓其陳情
控辭亦非得已而目今大僚乏人自瑋之外
又更無可以代署者臣展轉于衷再三籌慮

以爲戶部年來廢弛已極內而帑藏之空虛
外而軍糧之急迫上而
大內之宣索下而各省之積逋種種艱危難以
言盡必得精明強幹之尚書極力整頓方可
挽回彼孫瑋雖賢足以倚任然終是代庖之
官事體不便日復一日因循苟且而軍國大
計終不可爲矣是其關係豈淺小哉今尚書
趙世卿已移居城外必無再入之理不如允
其所請使之歸去
勑下吏部亟推才能
蚤賜點用仍
諭孫瑋且勉強暫署以俟代者是今日萬分難緩
之急務也臣連日接得各邊巡撫官移書皆
言軍餉至緊至急而延緩宣大以虜警虜封
尤爲迫切且皆責臣當懇告
皇上速用該部尚書軍餉始有料理之日故臣敢
冒昧進言擬票上請非爲世卿爲孫瑋乃實
爲
皇上耳伏祈
聖明裁察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初九日

催孫都御史辭疏併各邊總督辭疏揭

頃該都御史孫瑋疏辭戶部印務臣已擬上
令其即出供職而候
命數日未蒙
發下各邊軍餉不得解給各巡撫官皆以書揭來
言軍士饑餓勢必搶掠繩之以法必至生怨
緩則鼓譟急則投虜即如往年哱拜之亂亦
由軍餉不足所致其後費多少錢糧用多少
氣力乃始平定此今日之萬萬可慮者也昨
吏部尚書孫丕揚見臣深言陝西諸鎮之危

困今蚤臣入直又接得薊鎮督撫官請餉揭
帖亦急如燃眉而宣大以虜封在即錢糧匱
乏屢次催請此尤邊鎮安危之大機係不可
泛視
皇上試念及此則戶部印務其尚可頃刻之延遲
乎至于趙世卿之必當允放戶部尚書之必
當推用則臣前揭言之已詳不敢有一毫欺
皇上也抑臣更有請焉國家建立九邊延袤萬里
其最所倚重恃力者惟總督三人夷虜之所
觀望將吏之所受成皆在此三人是豈泛常
可有可無之官乃宣大總督久未
點用虜封大事誰為料理薊遼總督王象乾陝西
總督黃嘉善皆有疏告病留中未發二臣杜
門日久百務曠廢封疆之謂何而可聽其優
游若此伏望
聖明併將王象乾黃嘉善辭疏
亟賜檢發督令即出毋誤邊事而又
點用宣大總督官使其作速赴任庶內外有人而
釁端可弭矣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

條陳各項急務疏

奏為章疏愈格官僚漸空懇乞

聖明留神檢發事臣觀自古人君聽言之不明則有之未有全不聽者用人之不當則有之未有全不用者夫不明不當猶或失之彼而得之此利害尚相半也乃全不聽而全不用則上下隔絕更無一綫之通而其害不可言矣今歲自夏秋以來但有緊要章疏盡皆留中吏部推陞十無一下大僚落落不過數人非但國家大事難以倚辦即尋常遣祭陪祀之

類亦皆乏人各處按差盡皆停閣無可題請

皇上聖神以為愛惜官爵計則得矣獨不念邦國之將空乎以為謝絕人言計則可矣獨不思聰明之盡塞乎從來天下禍亂皆由于人情之鬱結今日鬱結異常必有異常之變臣每念及此憂心如焚舊疾復發左目將盲然不敢不忍死為

皇上一言謹將時事之最急必不容已者列為數

款上請

聖裁其間多已經陳請未蒙

允發若復逐項具疏未免瀆煩故敢總具于此伏

祈

俯鑒愚衷稍加採擇不勝幸甚

一科道官號稱言路非但朝廷耳目亦係咽喉咽喉一塞則飲食皆無從進身何以存今言官舉劾條陳一槩不報雖其中固有支蔓浮泛之談而其慷慨老成有裨軍國大計者亦自不少即諸凡施行政務與臣等擬議未當者亦賴以補救萬無可以盡廢之理今歲未

命考選科道人皆欣躍以為

皇上加意言路而疏上日久屢催未發諸臣守候近者已是經年遠者遂踰兩歲蹉跎閑曠甚為可惜見在者既不得言候

命者又不得官咽喉之塞至此而極是尚可以為

國哉伏望

皇上將吏部考選疏亟賜檢發其科道官上疏悉

下該部覆議以聽

聖裁是今日第一之急務也

一大僚缺乏日甚一日即如戶部都察院總

督倉場三衙門原設官七員今只孫瑋一
人帶管雖有副都御史許弘綱尚未到任
今歲考察局期都察院實與吏部持衡共
事豈可無官至于戎政協理及宣大總督
皆奉有
明旨知其緊急着吏部推上者乃仍復留中內而
京營外而封疆寧容泛視伏望
檢發
一大臣請告或以真病或以被言或以初承
召命循例疏辭皆當為之裁處今在內則有戶部

侍郎李汝華刑部侍郎林櫄在外則有總
督李三才王象乾黃嘉善巡撫崔景榮在
南京則有刑部尚書李楨僉都御史丁賓
各有告疏留中未發夫戶刑二部方在缺
官需人至急李三才義在決去王象乾黃
嘉善崔景榮則封疆重寄豈可堅卧南京
六部尚書見在者只有一人而都察院亦
有考察之事右都御史顧其志尚未到任
若丁賓又杜門不出誰為管理伏望
皇上將諸臣告疏盡行發擬恭請

聖裁使去者不至于留滯以招尤留者不至于舵
延以誤事公私兩得何便如之至于諸臣
亦當仰體
君上之心共存急公之念自非情事危苦萬不得
已者勿得辭艱避險求便身圖與為門面
套數漫行陳請溷瀆
聖聽其請而未發職務緊要者亦當且出供事是
亦上下相成之至誼也
一詹事府與左右春坊名雖閑局實繫要途
各項印信豈可無人掌管漫置閣中從其

封閉而翰林各官多至百餘員若槩不遷
轉壅滯何堪臣等所題印信及推陞疏揭
伏望
檢發
一舉人歲貢選除教職者經今二十餘日未
蒙
允發此輩皆窮苦貧儒年多衰耄希望一官朝不
及夕京師桂玉之地度日甚難當此隆冬
之時饑寒迫切尤為可憫前歲曾有一次
停滯途致餓死病死有十餘人其在

聖心亦必隱惻今次少遲諒必即發但蚤一日則
各官受一日之惠矣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十七日

杜茂叅劉文藻揭
該承天守備杜茂叅論罷斥兵馬劉文藻窩
盜害人歐打樂官致誤
陵祀臣向聞劉文藻横惡異常爲兵馬時極其貪
恣幾搆縉紳大禍心竊惡之故一見杜茂之
疏遂以爲真且以事關
陵祀係守備職掌又詳查票擬簿中前此亦有陳
鑑之事行杜茂提問枷號遣戍故遂擬從其
請其後杜茂問明具奏臣擬從輕處蓋亦只
以違誤

陵祀一節罪之其他窩盜等情非守備衙門所可
擅問故耳今彼處撫按及科道各官皆有疏
叅劾其言甚切其所執甚正則是臣之誤擬
貽累
皇上貽累地方臣罪滋甚臣心何安伏乞
皇上發臣此揭以明此事之失其責在臣仍將劉
文藻事情
勅下撫按衙門窮正其罪則人心帖服而姦惡亦
有所警且使臣得以改正此失何幸如之抑
臣更有請者閣臣供票擬之役令爲幾務其

事至煩其關係至重必上昭
主德下合人情遠稽故事近酌時宜庶幾不謬若
一字稍差即成窒礙故向時閣臣皆有三四
人多至六七人蓋爲此也今只臣一人供事
三載每有疑難之事卒然而至頃刻之間便
須擬上徬徨四顧誰可商量而又賦性愚昧
世務未諳縱使竭力經營豈能無失此事猶
其小者以後更有重大事情而臣又復誤擬
此時即罪臣譴臣亦復何益故推補閣臣實
今日萬萬難已之急務也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俯賜施行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二疏

奏爲孤臣至苦至窮萬懇
天恩即賜推補事臣頃者月餘不敢以推補閣臣
請于
皇上非故緩之也前此之陳懇其說已窮每欲操
筆無可措辭譬之市上貧兒大聲疾號而不
見憐恤則惟有吞聲待死而已臣一身之困
苦所不足言惟是頻年愁病智慮日昏精神
意氣亦日以衰竭即勉供票擬之役外戾實
多雖

皇上寬容不加督責然而上誤
政幾下增愆罪日夜捫心不能安處今方內災變
頻仍人人憂亂而北虜種類桀驁封事不就
四十年來邊疆所羈縻籠絡恃以爲安者必
且變動而我之中外財力大小臣僚無所不
空
社稷之安危豈臣一身所能獨任臣又安得不冒
死哀鳴籲祈于
君父以求賢而自代也夫輔弼重任最稱華膴今
求去者依荒廟以栖偟人直者望綸扉而太

息股肱心膂之間已不勝窮人無告之苦臣
恐盛世景象似不如此
皇上即不憐臣獨不念及于
祖宗相傳無缺之金甌可使病困孱劣如臣者坐
而壞之耶而
皇上三十八年太平之美業亦寧不動念而顧惜
耶臣言及此愈窮愈迫伏祈
皇上留神省覽知臣之言字字由衷毫無假飾
亟將閣臣即行推補以援臣于苦海之中以奠
宗社于泰山磐石之固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三疏
奏為陽氣已回窮臣極苦懇乞
天恩俯垂矜憫亟為處分事臣待罪綸扉三年餘
矣中間惟兩次被言杜門三月共餘皆奔走
供事蚤出晚歸雖值風寒雨雪疾病痛楚皆
不敢避盖以受
恩深厚義當圖報即捐軀畢命亦不足恤耳故黽
勉至今力已貲齒身已實病每日下血常至
數升眩暈欲絕昨者
郊壇分獻無官可遣臣又不得不身自備數拜跪

艱難幾不成禮
皇上若以臣為欺是欺
天矣赫赫神明豈敢誑語此臣一身之狼狽有如
此也而
朝政壅塞人情憂疑臣每下直接見紛紛陳說
無非言某官當補某事當行某差當代某章
疏當發某邊餉當處責臣咎臣不行力請臣
但攢眉相對忍辱含羞而已三年之間並未
曾歡顏開口向人談笑此臣寸衷之憔悴又
如此也往者閣臣常有數人故有病亦得少

休有事亦得共任有人相責望亦得告之曰容某與同官商議令臣孑然孤立何以支吾此月之朔日有食之當一陽來復之時而有此變亦非小也歷觀占書大較在于陰盛陽微夷狄侵中國女乘男臣蔽主數端而已今
聖明在上乾綱獨攬臣下必無敢蔽
主竊權以行其私者惟是朝端寡率作之人百司成怠弛之習因循泄泄職業日隳而政本重地又單弱如此無以助
下濟之光明而昭

日新之盛美日食之變殆亦由茲甚可懼也臣之同官雖有錫爵廷機二人然錫爵頃又苦辭廷機堅不肯出臣欲請補則
皇上固曰吾有二臣在也欲請二臣之出則天下人又曰是借此延挨以塞後來之路也然則臣之計豈不窮而其情豈不日困迫而無所訴乎今冬至已過萬類漸甦而臣尚槁無生意如此殊為可憫臣聞之窮困必呼天疾痛必呼父母舍天與父母之外別無可呼臣是以不厭煩瀆再哀鳴于
皇上之前伏祈
皇上憐臣恤臣而為之一處分焉或多補新臣或併留舊臣俱在
聖斷但使容匆之地常有數人不至誤事即臣亦得比于寒谷之灰以少應陽生之律臣願畢矣臣不勝迫切顒祈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請發同官辭疏揭

頃同官臣錫爵具疏懇辭仍移書責臣爲之
代請且言身既老病只有一孫亦病情緒極
苦必不能來其詞甚切臣惟錫爵舊德元臣
皇上最爲眷注使其在此必有轉移感格之妙用
其所裨益必萬倍于臣臣方在孤立困苦中
日望其至解此倒懸豈敢從臾其請但錫爵
既深責于臣則臣又不敢不聞之
皇上而其疏留中又已旬日若竟之不報殊非
皇上從來眷禮錫爵之盛心且聞

召四年進退未決屢次籲祈茫無可否差去行人
守候日久不得還朝錫爵之所以自處亦眞
有不能一日安者也至于臣延機求去已兩
年零八月隆冬嚴寒羈栖荒廟悽凉委頓所
不堪言無罪無辜而罹此困臣竊傷之伏望
皇上槩將二臣之疏
親賜批發或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共進退去留俱憑
宸斷非臣所敢預也臣自已苦情不能上達而復
代同官祈請不能汗顏但揆之情義參之事

體不得不言併望
聖明俯垂鑒察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請補大僚揭

臣頃以病困具疏陳情懇求推補未蒙
允發乃昨吏部尚書孫丕揚見臣又極言大臣空
乏必不容不補臣因細思之各部尚書只有
二人丕揚年已八十兵部李化龍病未全愈
皆為可慮新起刑部趙煥又上疏苦辭聞其
意堅不肯來則尚書之無人可知也侍郎只
有三人而吏禮二部皆係詞臣不任他事惟
工部劉元霖一人見署二部而戶部李汝華
刑部林煙又各有辭疏未發則侍郎之無人
可知也天下之事統于六曹六曹之事統于
長貳而缺人至此紀綱安得而不日頹政務
安得而不日弛卒之敗壞決裂則
皇上之天下而諸臣且得以
皇上之不用而逃其責矣至于宣大總督控制三
邊當此虜情變動之時尤是安危利害之日
即巡撫帶管終屬不便此亦勢之必當亟補
者伏望
皇上將大僚中最緊最急如戶部尚書左都御史
協理戎政兵部左右侍郎及宣大總督即行

點用其各大僚辭疏悉行
檢發促其供事庶不至因循苟且以貽後日之悔
矣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問安揭

頃聞

聖躬違和

宣召太醫院官羅必煒等進

宮診視

聖脉臣等從而詢之云是飲食停滯濕痰流注微

覺作痛臣等不勝懸念竊惟今冬乍寒乍煥

調護甚難痰積之病多乘風寒而生苟飲食

起居少失其節則胸腹四肢之間必有不暢

而痛楚隨之我

皇上際亨履泰

福祉方隆此等微疴豈能爲患但人身中積食流

痰皆當消導營衛氣血俱貴調和即臣等微

軀小有欝凝亦自不堪而况于

萬乘之尊

聖體之重其可使有一息之不寧哉伏望

皇上順時節宣隨事葆嗇一切飲食起居嗜欲喜

怒無不得其宜適則無妄之疾自當勿藥有

喜而萬萬年無疆之筭將愈綿而愈未艾矣

臣等以

宮庭咫尺阻奉

天顏下情無任惓切謹具題恭候

萬安以

聞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問安奉
聖諭回奏揭
該文書官金忠捧到
聖諭諭內閣覽卿等問慰朕知道了朕自夏受暑
濕七月過體生瘡服藥數藥過多所致昨日
聖母親到朕宮撫視諭朕慎加調攝朕親承
慈訓見服藥調攝特諭卿等知欽此竊惟
聖躬違和臣等不勝憂念
九重深遠無從時問
起居茲伏蒙

聖諭乃知以暑濕生瘡服藥過多所致又知
聖母慈訓
皇上遵奉調攝百順駢臻萬靈佑助計旦夕間必
有勿藥之喜臣等又不勝欣慰惟是暑濕中
人多不自覺而浸淫必至于釀毒故防之宜
先藥物去病或有近功而太過必至于失宜
故用之貴審今日
調攝之要惟在飲食起居喜怒嗜欲百凡謹慎使
心氣和平營衛流暢真元既固百邪自袪彼
區區藥物之補助又第二義耳我

皇上自天申命福祚方隆
無疆之壽此臣等所可豫卜者亦不必煩
聖母之過慮也所有
聖諭該尊藏內閣謹具回奏以
聞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問安揭

臣于十九日以
聖母萬壽恭詣
宮門叩
賀因詢司禮監太監李浚知
聖躬調攝已有勿藥之喜不勝欣慰遂不敢具揭
再問
起居以滋煩擾而此兩日間見一切本章俱未
發擬竊恐
聖體或未全安倦于

省覽又不勝懸懸之私蓋臣供事密勿受
恩深重誼同一體自非在廷諸臣所可同耳伏望
皇上澄神遺累頤養
天和以綏遐祉臣下情無任惓惓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請會議兵餉揭

頃以
聖躬違和方在調攝諸凡政務臣皆不敢瀆
奏惟邊餉一事日急一日當此年窮歲迫之時
人情惶惶恐致生變不得不為一言臣見戶
部揭帖所欠邊鎮年例餉銀至二百餘萬其
已題差解而尚無銀者亦且百萬各鎮告急
之章無日不至宣府撫臣薛三才移書于臣
備言艱苦之狀調管糧郎中交代時只有銀
數錢而已至于他鎮所言亦率皆如此邊事

之危困可謂極矣今欲促之該部則該部已
束手無措欲借之他署則他署亦已盡空只
太僕寺稍有馬價又經連年挪借並未補還
今所積不多豈堪再動以四海之大貢賦之
供而其窮一至于此真可慨也若及今不為
商議處置再遲一二年狼狽益甚毋論一二
年即目前亦莫知其計之所出矣臣前此曾
屢請廷臣會議而不蒙
允發今事勢已極不得已再申前請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會集廷臣將整飭邊備清查軍餉

催徵逋欠修舉屯田等項凡可以裕國而濟
邊者開列上請務在切實可行不得以浮漫
無當之說支吾了事亦不得專以
內帑爲辭致誤大計庶幾一整頓之餘遠可以
貽數十年之安近亦可支吾數載不至如是
之困急且使邊鎮將士知
皇上雖在調攝之中猶軫念其窮困若是必歡欣
感激銷其悖亂之心而作忠義之氣其爲裨
助亦不淺矣所有
勅諭臣謹擬以

進伏候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論杜茂事情揭
該臣以考滿聽吏部引
奏候
旨不敢入直諸凡政務亦不敢言惟是承天守備
杜茂與地方官爭奏一事外間惶惶謂該監
連章訐訴務激
聖怒恐過有
處分而承天士民怨憤已甚若紛紜不已且至生
變陳奉楊榮之事深爲可鑒非但震驚
陵寢而該監之禍亦將有不可言者臣恐此時益

貽
皇上之憂而事體愈難處矣以臣愚見杜茂生平
頗知向上未必狼狽如是之甚但在地方日
久其所用人役倚勢害人銷殃流毒士民怨
入骨髓即茂亦不及知而地方官激于士民
之訴未及曲處所以致有今日度其勢必不
能相安于無事惟在
皇上渙發綸音戒諭地方官禁戢士民毋得喧閙
將所訪拏杜茂人役量加懲治即行釋放其
劉文濂等仍行撫按官處治俟彼此相安而

後
召茂回京另行擇人以代其任則
湯沐重地可以無虞而茂亦得以保全今日處
置之宜似當如此臣不勝過計敢效其愚以
備
聖明采擇蓋亦惟求事體之妥當耳非敢于內臣
外臣有所輕重也伏乞
聖裁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發擬杜茂本回奏揭
今日蒙
發下承天守備杜茂一本參奏知府馮勞譴該文
書官冉登口傳
聖諭着照
碑文出旨來臣捧誦
碑文乃
皇祖勅諭守備衙門中有官員旗校人等事犯重
大奏請處治不許擅自拏禁之說則馮勞譴
之拏禁閹光裕等誠爲有罪矣但臣連日詢

訪輿論參之事理尚有可原蓋閹光裕等平
日作惡爲非士民忍憤已極適巡按官經過
其地遮道哭訴勢甚洶洶若不少爲處置必
至生變故令該府官先行拘繫以慰士民之
心而後奏聞
皇上恭聽
處分此權宜解紛保安重地之計非得已也至于
茂之所奏亦係一面單辭未免過激且如撫
按論茂開列罪狀至一百三十餘款臣亦未
敢盡信蓋人情彼此爭競必多過甚之談要

在聽者虛心觀理乃得其平此膚受之愬不
行聖人所以謂之明也我
皇上天縱神明無隱不照近如李嗣善馮進朝之
事亦下法司究問仰見
聖心虛平無所執滯且不以內臣外臣有所分別
臣之私心不勝領服茲于杜茂事亦仰體
聖意擬將劉文藻閻光裕等俱命解至法司從公
究問蓋此輩既與士民為讎難以徑放若發
撫按官又恐成心未化不如付之法司之為
得耳至于馮勞謙之奪俸改調首領官之革

職掌之事體只宜如此若復別有
處分則地方人民方在疑懼一失調停禍亂立至
楚俗悍勇剽輕深為可慮即杜茂不足惜其
何以慰
皇祖在天之靈眷念湯沐之至意哉而
皇上他日罪臣之不言臣將何辭以置對也臣之
此擬蓋上為
陵寢下為地方而中亦為杜茂若有一毫偏私以
欺
君父則非但得罪于
皇上亦得罪于
皇祖天地神明必當殛之矣伏望
聖明省覽裁斷其杜茂在地方既不相安必須
取回但臣未敢徑擬統候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考滿加恩辭疏

奏爲披瀝悃誠辭免殊常
恩命事臣以二品三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葉向高簡任密勿贊效忠誠茲當滿考勞積
茂著着復職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尚書
如故廕一子中書舍人照新銜給與誥命欽此
臣聞
命自天不勝感悚竊念臣一介豎儒謬承重任犬
馬之力雖不敢不盡然伎倆止此無補分毫
日夜氷兢懼深罪戾

命甲滿考次日即當移部引奏而臣逡巡趑趄
巳逾兩月歷查從前閣臣竝無一人滿考不
報
會典亦有多歷少歷無故不考參問之條國家
舊章不可自臣而廢故循例報部以聽
聖明之譴斥耳不謂
天恩隆重
渥典洊加晉秩賚延種種踰溢臣再三度惟何福
何功可以消受姑舉其大端言之今中外空
虛災祲迭見朝野惶惶朝不謀夕臣曾無一
得之愚半籌之運以佐時艱而回天意此其
不可者一也大僚未補考選未下在野仁賢
沈淪廢錮未蒙
收用臣每一念及汗顏泚額恨不得棄此一官以
謝天下可復冐昧濫承
天寵夫滿堂宴笑而一人向隅則衆爲不歡若滿
堂向隅而一人宴笑於心何安此其不可者
二也自年來政幾壅塞議論混淆四海之內
無不罪臣若受
恩愈重則責望愈深即有三尺之喙從何解釋此

其不可者三也臣項緣多病志在乞身獨以
政本無人未敢陳瀆少延數時當伸此念乃
復徼
曠蕩之恩于將去之日譬如傭工息事而受直愈
多將何辭以謝其主人此其不可者四也又
有甚者臣與同官臣廷機同被
擢用廷機之到任滿考皆在臣前徒以杜門日久
誹讓不報今且棲遲荒廟淹困無聊陳乞之
章至于累百蓋亦從來閣臣所無之苦也臣
義等壎篪情同休戚若昜然受此心尤不安

此實臣迫切之私普天共亮而深有望于
君父之曲體者耳臣非不知前此閣臣考滿承
恩亦有故事且凡為臣子孰不欲惠徼
寵命以光先人臣雖不才豈無是念惟是揆之分
量度之事體委為非宜故敢瀝此悃誠仰干
天聽與故事陳讓者不同除遵
旨復職謝
恩外其他
恩命伏乞
特准收回以安愚分俟臣他日少有可受之道而

後
申詔有司平其黜陟庶
清朝之課典不虛而微臣之官謗可逭矣臣無任
銜
恩激切引分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令德弘猷勲勞茂著考績加恩原係彝典
宜承眷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謝
賜羊酒鈔錠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頃該臣以二品三年考滿伏蒙
聖恩特遣牌子劉昇齎
賜原封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臣謹焚香叩頭
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庸愚擢自疎遠三年素
食曾莫効乎分毫一旦書庸真何裨于殿最
方虞幽黜之必及乃辱
天寵之洊加寶鏹頒來分重珍于
御府黃封瀉出流法醞于
天庖無以牲餼之供莫非

騋蕃之錫惟揣躬而悚惕謹稽首以登嘉卩腆何
嬮巳犯鼷鼠飲河之戒肝腸尚在寧忘駑駘
歷塊之勞臣不勝感切頂戴之至除報名
廷謝外謹具奏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請　發緊要章疏揭

竊惟近日一槩章疏

批發甚少人情惶惶皆疑

聖躬尚未大安倦于

省覽臣謂

皇上一身天地神明所保佑今調攝多時必已勿

藥不必過慮惟是歲云暮矣所有緊要政務

亦當舉行一二以慰人心且今冬絕無雨雪

來歲必復荒歉目下都門內外盜賊公行而

近畿各處復有結黨嘯聚千百為群此亦不

可不豫防也臣謹將時政之最急者開列數

款伏望

聖明留神省發

亟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軍政考選乃國家大典必不可廢前蒙

發臣擬上而留中日久甚為不便已經兵部屢疏

催請伏望

檢發

一考選科道諸臣候

命甚久臣與部院催請頻頻非敢以此市恩蓋度

之事勢必不容已且各差乏人蚤一日則

得一日之用耳伏望

檢發

一戶部尚書國計所關雖有孫瑋署事然至

今尚卧病未出不可不擇人以代至于協

理戎政宣大總督江西巡撫皆內外要任

軍國重寄而久懸不補甚為非宜伏望

檢發

一在廷大臣只有數人而兵部尚書李化龍

又告病不出吏部侍郎掌翰林院事王圖

又以浮言求去愈覺寥寥化龍身為本兵

責任至重王圖係

日講官久効勞誠其疏皆當

批答以促其出至于內外各大僚告疏亦當

並賜裁處定其去留毋令進退不決以誤國家之

事也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請允李漕撫求去揭

臣頃接得直隸巡按顏思忠揭帖言淮撫李
三才杜門病困地方事務一毫不理即目下
考選軍政舊例撫臣具題者今亦辭罷若久
留地方貽誤不小宜允其回籍别行推補以
安重地其言甚切臣惟李三才自被言杜門
且將一載求去之章已二十餘上今又移駐
徐州卧病床褥文移案牘盡束高閣地方已
無撫臣矣淮揚四郡
祖宗根本之區連歲災傷人民逃散拊循安輯惟

巡撫是賴豈容三才高卧其間此猶爲一方
言也三才總督漕運數百萬之漕糧皆待其
分派督催今歲因此遲延守凍起剝所費不
貲若明歲新運又無人料理其害更大軍國
大計以一人而誤豈可視爲泛常而漫不加
之意乎又不但此也自三才被論以來紛端
紛紜甚于聚訟株連蔓引别戸分門總之以
三才爲辭三才不去則喧閙不了而一切政
事部院之臣皆爲所牽掣無所措手其爲國
家之累更不小也臣亦素惜三才之才豈欲
迫之使去但詳度今日事勢去與不去其利
害分明如此故敢昌昧陳懇伏望
聖明垂念地方大計與
朝廷紀綱
亟將三才辭疏或顏思忠代請之疏即賜處分或
發臣擬上以待
聖裁真今日至切之急務耳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再辭　加恩疏

奏爲辭

恩未遂重奉

温綸謹再瀝誠辭免事該臣以考滿蒙

恩具疏控辭奉

聖旨卿令德弘猷勲勞茂著考績加恩原係彝典

宜承眷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焚香捧

誦愧感交并非不欲仰體

聖心報顔拜受但臣所爲不可受不敢受之故已

詳具於前疏言言由衷非有一毫之矯飾也

皇上試爲臣思之臣之辭爲是乎爲非乎

聖諭以考績加恩原係彝典爲言若謂此乃閣臣

之故事者臣査

會典開載閣臣滿考恩數取自

上裁原無定格雖

聖明優禮輔弼前此諸臣多蒙

殊典然皆才任股肱力能展布課其勞績良有可

觀未有如臣之庸愚陋劣三載之間並無一

事可稱一長足述而賞浮于功之若是者此

臣之所以奉

温綸而驚心叩

天閽而力控也臣居恒私念士大夫自處當常存

有餘不盡之意名位必不可太極受享必不

可太濫臣海上書生家世單寒其始願不過

通籍朝端得一官半職自效便自了足今遭

値

聖明叨濫至此已是生平夢想所不到矣乃復躋

公孤之班極人臣之寵拖朱横玉出入

黄扉即使士紳見容造物不妬而反之本心亦

將何辭以自解乎今時勢艱難人情欝結

皇上君行臣片言用一人施一事臣之寵光勝于

一歳九遷一日三錫也不然而黜典在前公

論在後臣不昧寸心耿然于中雖欲循例祗

承實所不可故敢再吐其肝腸若此伏望

皇上俯鑒愚誠

收回成命容臣仍以原官供職庶

鴻恩不至濫及而臣亦得以戴顔面于人世矣奉

聖旨卿獨任輔政忠勤加恩酬勣原非超格何爲

再疏固遜宜遵成命勉承以副優眷慎勿復有

所陳吏部知道　萬暦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請　發王掌院辭疏揭

該掌翰林院事吏部右侍郎王圖因被人言
將本院印信封送孔目聽諸凡院事皆置不
理竊惟翰林院衙門雖稱淸曹而事務頗多
當此年終之時關支俸糧開送官吏一切當
行之事皆難停閣至于考察重典開歲舉行
翰林院官約有百餘員皆須掌院定其賢否
若掌院官不肯料理誰其代之臣念王圖素
有學行又係
日講官久効勤勞非他曹可比浮言漫及當爲昭
雪伏望
皇上將圖辭疏或孔目楊永亨疏
發臣擬上以聽
聖裁亦目前一大急務也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三辭　加恩疏

奏爲
恩重難勝祇承增愧三懇
聖明俯從辭免事臣以考滿蒙
恩再疏懇辭再承
溫諭愚陋書生當此優渥捧誦循環銘肝勒膽義
不當更有瀆陳以滋煩瀆之罪第臣反覆思
惟人臣受寵于
君父必度其心之所安苟心所不安而冒承則寵
反爲辱今臣之不安者甚多姑不敢枚舉惟
其大端有二有必不容以自昧者其一則同
官未考而臣已受
恩凌節之愆曷逭其一則衆正未登而臣獨進秩
蔽賢之罪安逃此兩事者往來于臣之胸中
不能自遣是以雖欲強顏承受而有所不可
也臣生平素無他長惟省躬揣己一念頗爲
明白每有過分之事非望之福輒面熱內慙
見人羞縮如其中所無愧必不欲作違心之
語以欺人况于

君上今者苦辭蓋真出于羞縮之極萬不容已伏
望
聖明曲垂鑒亮仍將
成命收回使臣得苟一日之安以免三褫之辱臣
幸大矣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奉
聖旨酬勞勸忠朝廷彝典豈得過于謙讓卿宜勉
承朕命愼勿固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初八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四疏

奏爲懇

恩憐念亟補閣臣事臣之請補閣臣章無慮數十

上大小臣僚之請章無慮數百上而一槩留

中未蒙

兪允臣隻身受事已及三年不知

皇上于此將以臣爲賢乎爲不肖乎以爲賢則未有賢者而碌碌浮沈一籌莫展之若是也以爲不肖則未有政本重地可使不肖之人久據其中任其顛危敗壞而不顧也頃吏部尚書孫丕揚疏請會推其言甚切且以臣爲藎悴堪憐夫盡瘁非臣之所敢當也若矜其困苦以爲堪憐則丕揚用心之厚萬倍于尋常臣竊感之然而丕揚之憐臣也不如

皇上之憐臣丕揚憐臣不過太息咨嗟以尺一之疏爲之代請而止矣若

皇上肯憐臣則今日會推明日

點用頃刻之間登庸濟濟臣進可協力而輸忠退可釋肩而謝事百結之腸可舒已朽之骨可内彌天匝地之罪皆可以解赦也不然臣訴

苦無門容身無地惟有自哀自憐甘召誤國之罪而已尚何說哉臣一生遭際皆在

聖明天地父母未足云喩竊庻

恩慈必無終不憐臣之理故敢復昌昧瀆陳仰祈

鑒允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一日

催發考選揭

臣昨接副都御史許弘綱揭帖開列按差各
缺無可題代其于銜門之乏人考選之當下
蓋已深切而著明矣
皇上假弘綱于田里之中俾之以內臺之重共心
固惟竭忠報
主為務必不敢以泛漫不急之事市恩沽名以負
皇上也夫地方之有巡按如衣之有領馬之有銜
勒吏民所恃以提挈操縱不敢為邪故他官
或有苟且而巡按一官則非甚不肖者亦率
多自愛能舉其職何也彼既以激揚為任今
一省之吏民耳目觀聽皆在于此雖欲苟且
而不可得也
祖宗設立此官其制最善二百餘年方隅之乂安
姦宄之懾服吏治民生之未大破壞率皆其
力是可任其匱乏而不為之計哉竊度
聖心或以各差尚自有人可以挨延不知彼巡歷
已滿例不再巡徃徃杜門候代稱病乞歸雖
黽勉羈留亦甚不便此
命甲一年一代尤有深意而非徒以恤諸臣之

勞也今歲序方新
聖躬康豫薄海內外咸歡欣鼓舞共耀体明而獨
御史一官應代者既苦于縶絏堪差者又困
于候
命臣竊嘆之況六垣封駁之司責任並重今寥寥
亦甚豈可不補伏望
聖明概賜檢發
朝廷之耳目既充海內之精神自暢欽萬方之
福以歸于
一人是亦
皇上順時珍攝之一助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五日

請考察日期併兵部軍政揭
臣惟目前有至急二事必不容緩其一爲吏
部考察日期其一爲兵部考選軍政考察日
期臣曾擬于本月二十八日後蒙
聖諭擬于二月初二日今巳數日未蒙
發下部院待此
旨而後可以自陳行事南京待此
旨而後可以一體考察若再有遲延則必至躭誤
而紛紛人情變幻日甚其爲察典之害更不
小矣至于兵部考選軍政疏上巳經兩月未

蒙
允發不敢揭榜奸弁乘之爲非人心因而疑駭
國家所以整肅紀綱修明戎秩者惟此六年一
舉之舊章其可視爲泛常而不加之意乎此
二事者皆目前急切要務該部巳經屢催尚
未得
旨故臣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卽賜檢發非但部臣便于奉行而于我
皇上馭吏馭將之大權亦大有補矣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

謝
恩併請同官考滿疏
奏爲濫冒
天恩恭陳謝悃併催同官考滿以便政體事臣以
考滿蒙
恩三疏懇辭未蒙
俞允且屢渙
温綸勉臣祗受臣欲瀝誠再辭則近于瀆辭而不
得則近于虛是以再三思惟不敢屢控謹于
今晉報名

廷謝
天高地厚之鴻恩臣萬言不能罄萬口不能宣惟
有勉竭犬馬之勞以庶幾報效于萬一耳乃
臣更有懇切私衷敢復陳之惟
皇上一垂聽焉同官臣廷機考滿之期更在臣前
以杜門求去不肯報部臣查從前閣臣或因
不得巳陳乞往往堅卧私家動經歲月並未
有因此遂不筭俸而廢考滿之舊章者毋論
閣臣卽庶僚中亦未之聞也廷機清忠介直
果于任事臣尚望其出而戮力以展未竟之

欽令覊棲荒廟進退兩難國體既已盡傷人
情皆爲悅結維廷機自處泰然毫無尤怨而
臣每與相對輙用痛心不能自已目前考滿
一節揆之事理似亦宜然故敢輙行陳請伏
乞
聖明勅下吏部查明具奏以聽
聖裁俟此典既完而後特加
宸斷定其去留使其留也臣得便于追隨即去也
亦得善其終始此于朝常
聖德皆大有裨助而非徒關廷機之進退與臣同

官之情誼已也臣前辭疏中已屢陳此意誠
恐
聖明未暇詳覽故敢重伸其愚悃
懇懇瀆仰祈
慈鑒臣不勝悚息冒昧激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瞭甚嘉悅知道了輔臣廷機既應
考滿着吏部奏來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八日

翰林院印信揭
竊照閣中故事凡有文移行各衙門皆須發
至翰林院用印轉行二百年來相沿如此若
翰林院印封閉不用則閣中一字亦不得達
而凡事盡壅滯矣今掌院事侍郎王圖因有
浮言遂將印信發至孔目廳堅辭不管臣所
當行文移悉皆停閣而目前考察一事舊係
掌院填註考語開送吏部今爲期已迫尚爾
推延昨翰林各官齊來見臣言此係衙門舊
規必不可失又到王圖家勸其收回印信料

理此事而圖尚力辭不肯臣惟印信
朝廷之印信也
皇上未許圖辭則圖安得而辭之圖曾送至閣中
臣不敢受孔目又安得而受之今合翰林各
官仍將此印送還與圖圖必當以
朝廷之印信爲重不得推委至于進退去留則
候
皇上之明旨臣以爲大臣律身之道當官之法似
宜如是而其事又係臣衙門之事故敢冒昧
以聞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九日

催發考察日期揭

該吏部催請考察日期至今未蒙
允發臣歷查從來考察並未有過二月初二者今
相距只九日南京之行已遲而此中吏部都
察院及臣等大僚皆[illegible]俟
旨下而後敢自陳
聖明批發又須數日度其勢委難再緩臣不得已
冒昧再請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以便行事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

自陳不職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清政本事該吏部題奉
欽依京官考察四品以上例當自陳臣待罪輔弼
不職最甚敢不具列以首應幽黜之科蓋昔
人有言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今之天
下安耶危耶
國是則混淆矣民生則窮蹙矣災沴則頻仍矣
財用則匱竭矣賢才則困厄矣夷虜則猖狂
矣萑苻之盜則時竊發矣以

皇上聰明神聖為堯為舜皆所不難而臣進無感
格之誠退無匡維之術浮沈亢位三載有餘
遂令時事艱虞一至此極凡懷忠愛國之士
無不委罪于臣曰何以一籌莫展之若是也
臣中夜思惟慚愧欲死往者閣臣常有數人
其為愆過亦有所分今臣獨身受事無可他
諉則是一人而兼數人之罪較之尋常不職
更為不同
皇上徒以其晨入暮出少供票擬之役遂過而寬
臣耳不知今之票擬皆尋常本章一中書官

可辦
皇上之所以用臣與臣之所以報
皇上而毋溺其職者僅如是已耶然則今歲大計
若非首先罷臣斷毋以服天下之心而稱公
平之典使臣得罷而天下人翕然頌
皇上之明又脉然服
皇上之斷相與改心易慮以營職奉公是黜臣一
人勝于黜百人也臣亦藉此以少逭溺職之
罪矣臣見向者閣臣自陳率蒙
溫旨慰留前後相緣以為故事而臣今日情罪與

前人不同伏望
聖明毋拘往例
大奮乾綱將臣罷斥以警百僚實今日大計之第
一義也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旨卿輔贊重臣公清端亮茂著勳猷朕茲澄清百
職正資弼成化理倚毗方切不允所辭吏部知
道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面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於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以三年考
滿伏蒙
聖恩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廕一
子中書舍人照新銜給與誥命臣謹於三十九
年正月十七日赴鴻臚寺報名十八日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訖例該十九日二
十三日二十六日俱候面恩遇蒙

皇上免朝查得萬曆十七年三月初九日奉
聖旨今後在京陞授等項官員應面恩的如値遇
三次着具本奏知不必再補欽此臣謹遵奉
明旨理合具本恭謝
天恩下情無任感戴之至謹具
奏以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催發同官辭疏揭

該京官六年考察四品以上例應自陳臣與同官臣廷機俱於正月二十二日具奏今臣疏已蒙

聖恩批發供事而廷機疏尚自

留中竊度

聖心或以其疏不言自陳而言求去所以難于發行耳不知廷機之意固以自陳則

皇上且以例而勉留求去則

皇上可以情而

允放也彼其杜門三載困苦已極欲效忠報

主而特勢難容欲拜表徑行而分義不可微獨廷機自謀已窮即臣爲廷機謀固已無所復措矣日者

皇上俯允臣請

命吏部以廷機考滿奏聞此實我

皇上優禮輔臣之盛心而亦國家舊典故如是也乃未亮者復嘵嘵有言廷機益不自安求去愈迫再三托臣爲之轉聞臣見同官如此亦跼蹐不寧難以默默伏望

皇上將廷機前疏即

賜批發或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庶輔臣之體面尚存而

朝廷之紀綱不失其爲關係良不小矣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一日

催發考察日期揭

該臣等以自陳伏蒙
聖恩俯容供職已於今蚤報名
廷謝外惟是考察日期已改擬三次尚未蒙
允發歷查從前考察竝無過二月初二日者今展
至初十已失舊章萬無再緩之理且南京去
此三千餘里即馬上飛報亦須十餘日方至
都下人情因此疏不
發紛紛猜度多生事端况在留都又當何如此事
體之大不便者也伏望

聖明亟
賜檢發以完大典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一日

請移封疏

奏爲比例乞
恩准移妻封以及前母事臣頃以正二品考滿欽
蒙
聖恩准給四世
誥命自臣曾祖母以至臣妻俱贈封一品夫人獨
臣前母郭氏康氏以例不得竝贈此自
國家憲典臣既叨冒過分何敢復有覬覦惟是
臣前母二氏其事臣父皆在臣母之先而今
贈階居下且臣妻受封一品直躐前母而上

之于情皆有大不安者查得前大學士沈鯉
曾以二品考滿乞移妻封于其前祖母張氏
李氏奉
聖旨鯉前祖母俱准贈不必以鯉妻恩移贈吏部
知道此其事體正與臣相同而臣爲前母較
之鯉爲前祖母其情更切故敢比例乞
恩冒干
天聽惟是臣行能淺薄何敢望鯉臣妻亦不敢重
徼
天寵惟望

聖慈准將臣妻封典移贈臣前母郭氏康氏使臣
一門之內尊卑前後情禮俱伸而臣亦得藉
手以報前母佐助臣父之恩幽明之感永矢
無窮矣臣不勝昌昧懇切之至奉
旨卿前母俱准贈不必以卿妻恩移贈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

催允李總漕求去揭
日前蒙
皇上發下總督漕運李三才求去本
命臣票擬臣度三才事勢必不可留而漕運事急
恐至躭誤故遂擬
旨允歸其漕運事行河臣帶管蓋亦萬不容已之
計也而至今未蒙
允發今日又接後中巡按顏思忠巡鹽彭端吾各
揭稱三才已離地方凡百事務無人料理乞
亟放三才命官帶管等因其言吏切臣惟鳳陽四

郡乃
國家根本之區南北咽喉巡撫之任較他省尤
重而又無以總漕舉天下漕糧充運徵發咸
待之而後行每歲充期常在冬月陸續前發
僅能集事今已二月矣而糧尚未充巡漕御
史又以患病懇辭臣不知今歲運事何以結
局而京師百萬之軍民將安所仰給此以一
臣之去留而誤天下之大計臣甚惜之伏望
聖明將臣所擬三才前疏
亟賜檢發庶漕事不誤而地方亦大有利賴矣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十日

催發考察日期揭

該吏部題請考察日期蒙
傳諭擬於二十日行今又數日未蒙
發下此
國家大典終不可廢即二十日行其踰常期亦
已再旬矣豈可復遲疑而不決乎近來
紀綱法度凡百陵遲人心玩愒已極若併此等
事而緩視之臣恐
朝廷之威重從此日輕而官邪愈無所警矣且
考察遲一日則議論多一日彼不肖之徒自

知不免譸張變幻何所不至此尤當事諸臣
所廩廩而慮者也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以便遵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十二日

催發考察日期揭

該考察日期吏部巳十疏懇請未蒙
允發臣亦屢揭代請一槩留中適接尚書孫丕揚
揭帖遂求罷斥蓋其意恐
聖心之有疑而欲引咎以謝天下耳臣惟
國家有大典如京官六年考察外官三年考察
鄉會試三年一舉此皆
祖宗設立成規二百餘年遵行不廢非如他事有
暫行暫止可以意爲緩急者也今舉朝大小
臣工各其職業專待此事而日延一日屢祟

歷寢人情驚疑皆罪臣不行力請蓋非但丕
揚不能安于其位即臣與諸臣皆不能自安
矣臣等不足惜而其如
聖政之累何哉臣亦知
聖明留心吏治必無終寢之理惟是發行一日則
省一日之紛紜且常期巳過實難再緩故敢
冒昧再三言之如
皇上以計典重大有所遲疑則臣竊謂丕揚
三朝老成矢公矢慎都御史許弘綱忠清正直其
協贊諸臣亦皆一時之選必不敢苟且徇私

以負
皇上也伏望
聖明俯垂鑒允臣不勝悚息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

催發許都御史辭疏揭

竊見

聖明留神計典已經

欽定日期其吏部尚書孫丕揚辭疏亦已蒙

旨慰留惟副都御史許弘綱辭疏尚未

發擬臣惟部院一體協襄計典不可偏廢而弘綱

又

皇上所特簡已奉

明綸令其贊理在弘綱固義不得辭而非藉

皇上申命則其心亦有不自安者伏望

聖明即

賜檢發以便行事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

催發考選科道各官揭

竊惟考選科道各官候

命已經一年其未考之先取到候考亦已年餘凡

此諸臣皆數歷郡縣多至七八年少亦四五

年勞苦辛勤爲

朝廷拊養百姓經無限風波受無限困厄乃得

以賢能推擢遷轉一官此皆沐我

皇上成就長養之厚恩以有今日其感激圖報情

當何如今旅食長安茫無職事舉內外大小

臣工未有如是之荒凉而閑曠者日復一日

消磨挫折非但勞臣志士爲之寒心而

國家所爲綱羅人才以備耳目股肱之任者其

典不幾于虛設哉今在京御史不過數人內

而巡視京營等差外而巡按各省等差盡皆

乏人至于巡漕無官不得已借及于巡鹽而

巡鹽又無可借此六七十萬餉邊錢糧將使

何人督理臣不能不爲國計憂也夫有人而

不用則病在人欲用而無人則病在國人與

國交病而天下安得不受其弊蓋前者兩番

考選皆經年後發在

皇上遂習以爲常而不知長偷玩之風醸爲鬱結之
害已不少矣而況于今日之遲延尤甚于昔
哉此臣之雖欲默默而萬不容已者也伏望
聖明俯鑒愚誠
亟賜檢發其爲公私利便莫大于此矣臣不勝激
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五疏

奏爲首輔已去勢當急補懇乞
聖明垂憐苦請
亟賜允行事竊惟爰立一事臣等與舉朝言之章
疏殆以百千計而竟不能一動
天聽意者
聖心尚望臣錫爵之來虛席以待耳今錫爵逝矣
政本之地倂空名亦寥寥矣此時不補又將
何待如以此官爲不急則
皇上何故稱之曰股肱心膂如以人多爲冗員則

祖宗何故常用五六人此皆
聖心之所悉也況臣待罪日久志氣衰頹虛被
隆恩無能補報即使畢慮焦思經營尺寸亦如凶
歲農夫搰搰然疲其筋力桔槔于流金鑠石
之秋曾沾溉之幾何而足以慰天下之望哉
臣聞之物極則變勢窮則通閣臣之空虛至
此可謂極矣其束手而不能展布窮亦無以
加矣若復不爲變通必將下拂輿情上乖天
意召災致變貽累無窮即頃者三載之間台
星三隕人禍天刑一時並萃甚可痛也所望

君父曲軫時艱
廣登衆正使綸扉尺地氣勢稍增卽臣亦得藉手
息肩歸伏林壑不遽爲三臣之續何幸如之
臣不勝窮迫號呼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請釋卞孔時等揭

竊見原任武昌府同知卞孔時逮繫日久近以父喪哀求奔赴部院諸臣皆爲之請臣查孔時被逮原由陳奉奏之罪惡固
皇上所知也前三十三年亦曾有釋放之詔矣秖因該衞具題未報遂爾遷延令孔時惟此終天之痛號呼哭踊于囹圄之中臣等聞之無不酸鼻我
皇上大孝至仁凡在臣下有事關倫常情出迫切未嘗不蒙

聖慈之曲軫也豈於孔時而獨不爲之動念乎且非獨孔時也滿朝薦以梁永逮王邦才以高淮逮其情皆與孔時同天下之稅使多矣而獨此三臣遭奉與淮永以致幽囚臣竊悲三臣之不幸也然三臣雖繫而奉與淮永皆蒙
皇上撤回
神明之見必有洞燭臣又竊爲三臣幸也年來逮繫諸臣如曹學程馮應京華鈺皆蒙
恩釋放天下人感頌歡呼至今未已乃學程等出獄亡何旋皆物故如使釋放稍遲則必畢命

于圍扉矣雖臣子死生聽于
君父何敢擇地然以
皇上慈祥惻隱之心度之必欲其死家而不欲其
死獄果其死獄也寧不爲
聖德之一累哉項梁心既已病故而孔時又催此
苦故臣敢爲之請伏望
聖明將孔時與滿朝薦王邦才并行釋放以昭
如天之度廣
好生之德傳之萬世著之史書亦爲
聖朝一盛事矣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催發軍政考察揭

項兵部尚書李化龍辭疏及吏部考察各疏
俱蒙
皇上發擬臣竊喜幸以爲庶幾可完此事乃延至
數日又未見
允發部臣以不得其職皆欲掛冠而去臣苦留之
今滿朝臣工共候此
旨若一日不
發則一日喧動被察者日冀幸于多事存留者亦
曠廢其職業而二部尚書斷乎不能安其位

矣二臣矢公竭力無所可疑伏望
聖明亟
賜檢發以安衆心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初十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六疏

奏為病臣孤臣萬分窮急懇乞
聖明亟行通變事臣惟天下之事不能無弊苟弊
而未窮與雖窮而未至于極危極急無所復
之則猶可苟且遷延以僥倖于不敗今臣自
入直以來除與臣賡臣廷機共事數月外其
獨身供役者已滿三年歷查
明興以來並未有閣臣只用一人如是之久者
而又當朝政厄塞人情紛擾之秋臣仰而跼
天俯而蹐地入而叩
閣出而仰屋無時不咨嗟無日不疏揭其語言
之頻數蓋非但
皇上厭之即臣亦自厭之而其情緒之窘蹙蓋非
但臣苦之即
皇上神明之見亦必知臣之苦矣今毋論講讀考
選補官起廢諸緊要事一切停閣即如兵部
軍政吏部考察尋常舊典已經
發擬者亦復留中尚書不安其位杜門求去以旦
夕掛冠為幸臣身非木石亦有心胸亦有顏
面覩此景象安能晏然愁病相煎度日如歲

度其情勢亦不能久視息于人間矣窮急至
此而
皇上又不為通變不行會推是真置天下國家事
于度外也年來海內水旱蟲蝗牛妖物怪種
種變異已自駭人心目乃
朝端事體更有千古所未嘗見者如閣臣羈栖
于荒廟已及三年部卿候
命于近郊亦經數月公車不報之疏積如丘山言
路無職之官多至百十諸如此類其為變異
尤不可言而又有病苦如臣者跼蹐獨行于
闕廷之間奄奄待斃于綸扉之下此豈
清朝吉祥善事而
皇上可不為一動念乎臣情出迫切不暇擇言伏
望
聖明即賜罷斥別選賢良以效贊襄是今日通變
之第一策而頃刻不容少緩者也臣不勝懇
切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初十日

回奏南京刑部李尚書擅去揭

昨蒙

發下南京吏科給事中黃起龍一本參南京刑部尚書李楨擅去該文書官冉登口傳

聖諭舊時

祖宗年間也有年高大臣還候旨怎麼如今不候旨就去了大義為何臣隨即具擬恭聽

聖裁外竊惟人臣之去留聽于

君父若不候

命而擅去既失臣義亦壞

朝綱

皇上以此責李楨即楨亦無辭以自解矣但臣反覆思之

祖宗朝雖無擅去之大臣亦無求去不得之大臣其四品以下官多一疏即

允至三品以上亦只再疏三疏至四五疏而極並未有十餘疏而猶不聽者即我

皇上初年亦是如此故臣下進退得以從容而不至冒擅去之罪自頃十餘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今且一槩不報甚至如輔臣李廷

機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困苦無聊人人嘆息而廷機又屢次叩

闕莫回

天聽藎大臣之情急計窮至此而極若非二臣堅忍寧耐以候

命為恭亦豈能淹留以至今日哉臣竊度

聖心或以諸臣之求去為非故厭而置之耳不知其不容不去之故自有數端如疾病則當去被言則當去職業不得盡則當去此皆出于迫切至情非有矯飾

皇上所當曲體者也今李楨既以真病去而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去且將踵楨之所為矣效尤不止臣恐

朝廷之紀綱日以陵夷而天下後世謂

皇上為何如主乎臣以為欲禁諸臣之擅去則必

先體諸臣之至情可留則留且行其言以安其身不可留則聽其去明白

裁斷毋事虛拘使臣子之進退得全則

朝廷之紀綱不失下之而煩言可省上之而

國體常尊即諸臣退伏田野亦頌

聖德于無窮矣臣故因李禎之事有慨于衷而敢
陳其愚伏望
聖明覧察施行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十六日

論考察事情疏

奏爲國論日紛疑情未釋萬不得已據實剖明
事從來考察之煩囂至今歲而極臣事外之
人也乃今亦在事內紛紛章疏雖未指出臣
名而其中固有與臣相干者臣欲隱忍不言
人且以爲白賴乃敢約畧陳之自臣之備員
閣中也六曹之事毫不與聞三四年間絶未
嘗有公私之事輕發一言吏部尚書孫丕揚
向與閣臣多相矛盾而於臣甚相安每向人
言臣不侵其職也今歲考察臣知其勢必至

于多事尤思引避故竟此事始終而吏科河
南道考功司三臣並未一面惟丕揚與都御
史許弘綱間或相過譚及臣亦不敢輕對丕
揚曾告臣刑部主事徐大化之當處臣答之
曰此某同年在部有能聲丕揚遽曰此國家
何等事可言同年臣面赤而止其後丕揚之
參僉明時臣亦力沮之明時疏中干犯臣屢
想所不到忽於日暮時內臣送本到臣私第
傳
聖意甚怒今臣定罪臣語內臣此一時失於檢點

非敢故意輕慢不足深罪且明時即有罪當
下部議閣臣安敢定擬次日文書官復至閣
中傳
諭謂明時一疏兩行之中干犯者再不容輕恕臣
復再三爲解此皆關中兩房各官所共見者
乃譁者遂謂明時之干犯由于嚴嵩之挑激
臣不知挑激云者果挑之
皇上耶抑挑之
皇上之左右耶此事在
聖心自洞然明白若使果有挑激之人則非但得

罪于公議即
皇上豈不以爲奸邪而譴責之亦將何面目以事
君父哉當聚奎疏上時或以爲是或以爲非至謂
大典所關不容不處則衆口如一事固有屈
人以伸法者人屈尚可復伸法廢弊將安極
祖宗二百餘年此典之行不知其幾即甚顛倒謬
戾如趙世卿魏時亮之類亦尚久之而後錄
用良以人與法較量重輕而不敢苟然以壞
此典也今聚奎所須之七人徐兆魁固謂其
中亦有爲人所快鄭繼芳只謂三四人高節
只謂三人則其心固自平也而此三四人者
喬應甲王紹徽尚爲藩臬大吏劉國縉可以
推補敘遷將來之向用樹立孰能沮之使三
臣而賢者也豈遽欲一代典章自已而決裂
哉臣歷查
累朝故事只弘治間曾以外察人多
孝宗皇帝命留未經考滿諸人同官臣廷機爲臣
言此乃大學士丘濬以與尚書王恕構爭忿
請
孝皇爲此以傾恕耳非美事也年來縉紳斷斷各

立門戶互相攻訐遞爲是非當其得意之時
率未免有過甚之談示人以隙使得操其短
以求勝即今日之紛紜亦由于前此之太激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展轉相仍將安紀極
雖世事奕棋從來如此而于國家亦大不利
矣臣爲此言議者必謂臣偏護丕揚爲之左
袒臣念前此輔臣與冢宰合者如嚴嵩之于
歐陽必進張居正之于王國光皆喜其柔佞
易制事權易操相與爲奸利耳丕揚踽踽何
徇于臣臣亦絕無所求于丕揚此中外之所

知也何德何私而輕犯衆論如此至于王圖
則臣屢勸
皇上蚤允其去矣未嘗爲之援而求留也臣嘗念
今日人心純是名利今日世界純是爭場以
名利詆名利以爭止爭皆必不得之數夫惟
有嚼然不爲名利之人人爭我讓只求退步
不占便宜任天下之所欲爲皆不與較庶幾
有安靜之日而世事不至于大壞乎言念及
此則臣之此言亦多惟是事關大典不能默
然故敢陳其梗槩如此伏望

聖明勑下都察院會同九卿從公議奏如有一言
少謬臣甘受欺罔之罪無所逃矣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擬票兵部李尚書請發軍政揭
冢
發下兵部尚書李化龍一本
命臣票擬臣惟化龍前此曾以軍政不下具疏求
去經臣擬上未蒙
賜發今之所言亦是前疏之意而又加切蓋人臣
守官不得其職則去自是常理況軍政大典
尤爲職守之至重二百餘年相沿不廢若當
化龍之在兵部而忽然沮格彼之心將何以
自安也事理至明我

皇上豈不洞燭而延遲若是臣等真相與揣摩不
得其故或疑軍政疏中有所澄汰未當
聖心而臣細詢物論又極服其公平如其有之亦
不妨
傳示令臣議擬以聽
聖裁决不可因此而廢大典也除化龍此本臣謹
擬票
慰留外其軍政疏伏望
即賜檢發或照原擬或
命臣再擬庶化龍得安其位而戎務不至于廢弛

矣今邊事方殷虜情猖獗而本兵杜門候
命推陞題覆一槩俱停甚爲不便故臣敢附言若
此至于吏部考察疏不下尚書臣孫丕揚亦
力求去統望
聖明併
賜檢發臣力竭辭窮外間又罪臣無已臣之失職
當去甚於二臣併祈
聖明哀憐而賜察焉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奏草　卷之十二　四三

催發考察揭
竊惟考察疏上經今將一月矣臣與該部屢
次催請未蒙
允發事關
大典難以久稽而群百十被察之官于
國門使之覬望覬覬日以多事亦甚非所以肅
政體而重
朝綱也臣故不避煩瀆爲申請伏望
聖明即
賜檢發臣不勝仰望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奏草　卷十二　四四

綸扉奏草卷之十二終

綸扉奏草卷之十三

請補閣臣第二十七疏

奏爲

朝端空虛已極政本獨任更難萬懇

天恩亟行推補事臣惟

高皇帝革中書省以天下政事付之九卿

文皇帝設文淵閣以密勿匡贊責之儒臣竭

二聖之心思成一代之綱紀其思慮至詳密矣豈

以此官爲可有可無而姑以備員爲也令之

九卿僅有數人而尚書孫丕揚李化龍侍郎

蕭雲舉王圖副都御史許弘綱通政使張養

志皆杜門不出其見在供事者只都御史孫

瑋侍郎翁正春劉元霖二人而已長安道上

幾絕騶唱之聲九列署中遂稀堂卿之跡凡

有心知無不慨嘆而閣中供事只臣一人者

又三年有餘海內寒心之日久矣假使士大

夫和諧輯睦共恤公家庶幾少延旦夕今門

戶愈分煩囂愈甚即考察一事亦費許多言

辭尚未結局此惟政本乏人無能感動

聖心聯屬衆志以至此也臣每一思忖慚愧欲死

若不及今亟行推補將來禍釁更不可言且

人才有限長養甚難而推殘甚易議論煩多

吹求甚易而昭雪甚難臣見近年士大夫能

全其身名者少矣而詞林諸臣爲尤甚浸淫

不止更將何人以應登庸之典此尤臣之所

甚懼也伏望

聖明俯鑒愚誠

勅下該部即行會推以待

簡用其九卿諸臣應補者補應出者出諸以職事

請者皆

速賜撿發毋復停留庶

廟堂之上尚自有人而

二祖之創制不虛四海之人情亦慰矣臣不勝激

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十七日

代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廷機告臣謂其求去已一百十餘

疏候

命三年零一月移寓荒廟已年半寢處只一小房妻子久已回籍僮傭僕四五人亦切于思歸將欲散去七十老年又有腦漏口瘡脇痛諸病勢難再延乃

皇上未肯體恤將何結局再三懇臣爲之轉聞臣惟廷機所言一一皆真其荒凉之狀苦楚之衷更有言不能盡者

皇上終不垂念裁處則廷機真爲無告之窮人矣臣亦萬不得已乃敢爲言伏望

聖明將廷機辭疏

亟賜批發或傳諭

聖意令臣擬上以聽

聖裁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火災恭慰揭

本日酉時伏聞

怡神殿失火臣即趨進恭覘見火勢頗盛竊恐驚

動

聖母

聖躬甚懷憂慮今火已就息伏望

皇上安神定念仍轉奏

聖母勿致驚惶臣下情不勝惓惓謹具題恭慰以

聞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火災傳諭回

奏揭

怡神殿災臣趨進恭視具揭恭
慰今叅文書官劉用口傳
聖諭東邊空宮官們直房起的事先生每候問
安知道了臣惟
聖躬方在靜攝見此火警恐致驚惶今蒙
傳諭知火起空宮未至震動臣之下情不勝大幸
但事關
大內災切鬱攸亦非細故伏望

皇上寬慰
聖衷默圖消弭是臣惓惓一念不能自已者也臣
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火災請舉

聖政疏

奏為火災頻見中外驚惶懇乞
聖明寬慰
聖心舉行
聖政事該
怡神殿災臣具揭恭慰隨奉
傳諭謂係東邊空宮直房起事臣復具揭回奏外
竊念連年天旱陽氣燥烈故蒸而為火且火
神名曰鬱攸故鬱結之極亦能致火舊歲正

陽門箭樓災其象已見
怡神殿雖係空閑燃去
奉先殿甚近
祖宗神靈不無震驚未可以為細故而忽之也近
來
朝端庶政隔塞不行人情鬱結之狀從古未有
其憤悶無聊咨嗟愧嘆足以召旱乾而致回
祿若不
亟行寬解恐其災不徒在于空宮而且及于
宗社矣臣竊懼焉他事臣未敢遽言惟目前緊要

政務如考察軍政枚卜考選補大僚之類伏
望
聖明慨賜舉行則人情欣慰災變自消
聖德從此益光
聖躬從此益享千萬年之福矣不然
大內何地而十餘年間火災頻見乃不聞警惕
修省之實其何以下慰人心而上承
天意哉臣輔理無狀理宜省愆恭聽罷斥惟是一
念片縷之私不能自已伏望
聖明俯賜採納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請留稅賑荒揭

今天下之事雖多而其最可憂者無過于災
傷蓋往時災傷不過一處不至連年故猶可
拯救今旱災已半天下又值舊歲凶荒之後
各地方稍有贏餘皆搜括已盡更無堪動錢
糧可以支發直坐而待斃耳其年來災傷雖
甚不至叛亂者實以我
聖母
皇上賑濟之恩不忍辜負而各地方官亦竭力拊
循故幸而無事今疾痛未甦流亡未復而再
加以荒旱譬如人身方割肌膚又傷五臟徧
體創殘如何可忍臣恐今歲之亂斷無疑矣

中外人情又以
發帑開倉爲望臣恐
皇上未必慨允惟將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
再留一年
命地方官亟行措置經畫多方賑恤庶千百萬之
生靈不至盡轉溝壑亦不至甘爲盜賊以貽
宗社之憂何利如之昔馮道有言今天下無人救
得惟佛救得臣亦以爲災傷至此惟

皇上救得故懇切冒陳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勿候禍亂危急之日而後罪臣之
不言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請發軍政考察枚卜考選揭

今日最急政務莫如軍政考察枚卜考選四
事該臣屢次催請未蒙
批發今不得已再行開列上塵
宸覽自非理窮勢極不敢言之瀆數如是伏望
聖慈俯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考察疏停留已將兩月滿朝皆素服待
命夏至在邇甚不雅觀且被察一二百人不得出
都日逐生事以致彼此紛爭煩言四起尚
書孫丕揚侍郎蕭雲舉都御史許弘綱皆
因此求去且欲掛冠徑行今大僚甚乏若
丕揚等又去成何紀綱伏望
檢發

一軍政疏停留已半年應黜者不得離任應
補者不得管事姦弊叢生各軍嗟怨其害
不少伏望
檢發

一各處巡按已積至二三十差無可題代在
京御史只有三四人缺乏已極其考選科
道官候

命日久深爲不便伏望

檢發

一閣中只有臣一人獨身供事已三年零一月從來無此事體又兼

朝政壅塞天下人皆以爲臣罪臣病苦已極委難支持屢次請行會推情非得已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請批發孫尚書求去揭

今蚤尚書臣丕揚對臣言考察不下事端日多連疏攻擊不能自容已於

大明門外叩頭具疏求去若候

命不得決於初五日徑行臣再三苦留勢不能挽丕揚旣去則部院諸臣必相繼而去

朝廷一空紀綱掃地臣亦無顏以居此矣今大臣求去本章槩不

發擬即一二擬上者又復留中臣實愚陋不能仰窺

聖意以後凡大臣去留伏望

聖明親自裁斷以服人心臣亦得免于外間之猜疑不勝幸甚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三十日

擬票孫尚書告疏揭

昨該臣具揭以大臣去留請
皇上裁斷今日又蒙
發下尚書孫丕揚本令臣擬票臣恐仰煩
聖心不敢不擬第或留或放未知
聖意所存尚望
皇上裁定且丕揚以考察事爲人攻擊不休其疏
中因云值此風波一日亦難自立則其危迫
之情已可見矣諸臣方欲丕揚之速去而臣
乃擬留必復致恨于臣是臣代丕揚受禍也

惟是
國體所在不敢遽爲擬放附陳愚衷如此統望
聖慈裁斷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爾虛弱不耐
勞煩點用大僚及察疏等事朕即陸續檢發孫
丕揚公忠直介着出溫旨勉留供職且大臣分
義體國奉公何爲自便相率懇然求去蕭雲舉
許弘綱也都着即出供職以後各官不得立黨
徇私紛紜攻訐貽禍國家違的重究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一日

請發察疏併孫尚書許都御史求去揭

該臣揭奏孫丕揚徑去事情未蒙
批發今日都察院合衙門御史等官又來見臣言
都御史許弘綱於一二日間亦決意徑去責
臣奏聞臣惟考察不下人言不息大臣不能
自容苦苦求去
皇上又不
批發其勢必至于徑去
朝廷之上臣僚如此天下安得不亂伏望
皇上即發察疏其孫丕揚許弘綱二疏皆

亟賜檢發如再遲一二日則二臣必去而天下事
愈難處矣臣連日腸風下血不能奔走因都
察院各官來言此情故復扶病入直臣言盡
力窮伏祈
皇上憐察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二日

乞休第十四疏
奏爲病困乞
罷事臣連年爲痨疾所苦奔走艱難以閣中無人
無計脫離近日此疾更甚下血傾盆昏憒困
頓遂不可支且
天閽日遠臣已力盡于籲呼衆論方紛臣亦計窮
于調輯時時見風波之與人人有危亂之慮
大臣窘迫欲相率以挂冠小臣徬徨亦無心
于戀
闕加之連年大旱妖怪並生餓莩載途干戈將

起
宗社之憂匪朝伊夕而
聖心獨運于於穆臣無由竊人言交責于揆端臣
無能解真愁真病誰恤誰憐先臣王錫爵在
日嘗移書于臣謂今之閣臣乃天下第一困
窮無告之人臣每誦斯言輒愀然泣下伏望
皇上大發慈悲放臣歸去即奪官削籍皆是
鴻恩臣雖骨化形銷不忘戴
德矣臣不勝迫切哀鳴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察事已竣直陳苦情疏
奏爲察事已竣直陳苦情事臣自考察後蒙怨
蒙疑明議暗刺屢草疏求去而屢輟蓋以計
疏尚留部院諸臣方相率求去臣責在調停
不敢雷同煩瀆乃其中事情有終不容默默
不得不爲
皇上一言者臣受
恩拔擢備員政地已三年零六箇月當世道艱難
風波四起之日臣亦竭其駑才匡維補葺事
無大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當調護者無
不調護有當執爭者無不執爭計其疏揭已

有三百餘通並未嘗有一字於
上前傷一人害一物亦未嘗有一字於六部各衙
門營一私說一事此皆
皇上與諸大臣所洞知者今歲考察臣繫於往事
嘗不與聞惟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許弘綱相
見時間一譚及臣亦不敢置對中有一二以
公道救解亦不敢語人並未嘗有一言誣害
一官曲庇一官此丕揚弘綱與在事諸臣所
共知者金明時以干犯觸

聖怒臣意想不能及其與秦聚奎參丕揚及丕揚
之參二臣疏或下或不下臣皆不知其故李
三才自被論臣即勸
皇上速允其去其久而不放與臨考察而放先後
遲速皆在
聖心臣毫不能爲力而今言者以明旹之事由臣
挑激三才等之事由臣播弄至比之於嚴嵩
盧杞秦檜雖未嘗指出臣名而意實在臣究
其源由旹以考察一事咎臣附和丕揚不能
爲被察者左袒以致受疑蒙怨一至此耳夫

考察大典關係不輕臣若附和衆口則將置
在事諸臣於何地而後來主計之人將安所
措手足也以臣私心實謂此一事也事前而
論人主于寬尚可屈法以全人事後而論法
主于嚴安得因人而廢法輕重權衡臣固已
熟計之惟是臣識見迂疎智慮短淺贊襄實
是無能票擬實有未當此則臣之罪不敢辭
者臣懷此已久難以直陳今察事已竣部院
諸臣亦且奉
命供職乃敢述其梗槩如此伏望

聖明勑下部院從公看議即詰問丕揚弘綱臣于
察事曾否干預及議論何如不得一語回護
以欺
皇上欺天地鬼神庶臣之心跡得白然後叩首
玉階掛冠而出
國門有餘幸矣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四日

請發許都御史王侍郎求去揭

今日蒙

發下考察各疏計典已竣人心自定非

大聖人至明至斷何以有此疏下之日天即大雨

感通之理何其神也惟是部院一體今孫丕

揚已奉

溫旨而許弘綱疏尚

留中伏望

聖明再

賜檢發以便供職昨翰林院掌院事王圖又封印

送圖出城候

旨圖係

日講官不得已如此情亦可憫併望

聖明俯允其去使臣得另行推補其于公私亦兩

便矣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四日

票擬王侍郎求去揭

臣兩日冒寒未能進閣昨蒙

發票侍郎王圖求去本臣已擬

允放今日又蒙

傳諭令臣擬留此見我

皇上優禮講臣之至意但臣觀近來大臣一經論

列皆難強留而王圖以考察一事受疑蒙議

彈劾之章業已屢上圖自度勢不能容故求

去之情極其迫切即愛圖者亦謂其當去今

圖已出郊候

命為難再入供事即強之再入而言者必不肯已

反致多事不如

蚤允其去使得脫身于是非之外他日再行

召用亦未為晚是乃

皇上之所以曲體圖情而成就之也臣今遵

命另擬一票仍將昨票併行封進以待

聖裁而附陳愚見如此又侍郎蕭雲舉亦係

日講官亦有辭疏在

御前未發此二臣同功一體更望

聖明將雲舉疏

掄發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廉二臣之進退有據而政體亦便
矣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六日

請發南察軍政揭
臣頃以瘍疾血疾苦楚不支屢欲哀祈罷免
而以察事未完部院諸臣方相率求去臣未
敢雷同煩瀆故疏屢具而屢止今北察下矣
而南察尚留南北一體則南察亦必不容緩
文察下矣而軍政尚留文武一體則軍政亦
必不容緩至于兩京科道之糾拾皆察典中
事了此而後為完局其為不容緩均也自新
歲至今業將半載只考察一事牽纏不了始
而請期繼而請

發遶章累牘滿朝閧然即臣閣中疏揭亦不計其
數本易事也而反難本無事也而反多本旦
夕可完事也而反不得了且不獨此一事為
然即他事亦然
朝廷安得有安静之日天下安得享和平之福
哉臣每一念此腸胃如焚頃刻難度今之勉
強延捱蓋亦無可柰何而赧顏以供事耳豈
閣係不揚又移訔于臣講
皇上所允考選補大僚等事尚未
掄發終難展布托臣轉闢

皇上仍許其去臣告以
皇上聖明眷注老成如此諸事必當舉行只宜懇
請不必決去而李化龍以軍政不發催請不
報其情亦甚迫切故臣不得已復扶病入直代爲
籲祈伏望
聖明卽將軍政併科道糾拾各疏悉行
檢發以免瀆煩其枚卜考選補大僚三事皆目前
至緊至急併望
檢發使老臣得安其位而
聖政亦一新矣至于諸臣議論不同遂成門戶臣

以爲其事
聖主共恤公家卽有意見參商何必停留不化儻
自今以後兩釋疑端同捐細故以成協恭和
衷之美而二三大臣又以無偏無黨相爲倡
率期于消前釁而弭後爭天下事庶幾猶可
爲耳臣愚衷不勝懇切顒望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七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八疏

奏爲懇
補閣臣事臣聞天下大器也非一人所能舉政本
要津也非一人所當據不能舉而強之舉則
必有顛隮之虞不當據而使之據則必有盈
滿之禍今臣以隻身而居此地已三年零兩
月自有此官以來未有此事非但人厭之卽
鬼神亦忌之矣非但鬼神忌之卽臣之妻子
亦危之矣而又無涓埃之效無分寸之補坐
視大僚之空虛臺省之缺乏萬民之饑莩邊

鎭之艱難而無能爲計乃猶靦顏竊位不求
人以共濟則臣之形雖存而其心已死矣
皇上亦安用臣爲哉伏望
聖明鑒臣苦衷卽
賜推補其同官臣廷機才品百倍於臣今杜門日
久求去不得併望
聖明諭令勉出供事以救臣之苦臣窮困之極計
無復之故敢哀祈如此謹具本親詣
文華門奏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請發軍政揭

竊惟軍政考察爲

國家二大典以

留中日久遂致煩言今考察已蒙

聖斷批發而軍政尚留外間不知

聖意東猜西疑尚書臣李化龍極不自安屢疏懇

請臣度此事終不可已

皇上必有檢發之時但各官或去或補兩無着落

非但虛糜俸祿抑且貽害各軍此在

聖明必有洞見無待臣言惟望

蚤賜檢發以安群情以完重典是臣之不得已而

願祈者也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奏草　卷十三　二五

題知

廷試貢生揭

今月十五日又該

廷試貢士舊例内閣會同翰林院掌印官

考試今掌院臣王圖已出城候

旨未肯再入而

廷試日期又係該部題奉

欽依難以更改臣不得已將印卷事務

代行其該院一應項職掌仍候王圖去留

另議謹具題知

聖旨覽卿所奏具知道了王圖昨已有旨着即出

供職毋得仍前固辭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

奏草　卷十三　二六

請發考選揭

今天下事之最急而必不容已者惟會推關臣與考選二事會推事臣昨已苦言之矣考選之緊要不下於會推而其事體之不便殆有甚者臣頃接御史彭端吾揭帖言以巡漕帶管巡鹽恐致妨誤夫漕鹽二差皆財賦所關必不可無人料理者也而巡漕御史尾漕舟而行其與鹽政必不能相及者也即此一端其利害已自不細而况于各省之按差多至二三年無可題代南北直隸久鈌督學今

去鄉試只一年何人考校該部院題請以在籍御史陳宗契起補遼東巡按熊廷弼改差亦未蒙

允發目前掣肘之事率皆如此紀綱安得不壞天下又安得有太平之日哉頃考選南京科道諸臣以守候艱難不得已請假而去其淹留長安者尚有數十人薪俸不給假貸為生我

皇上大聖至仁即無論自為天下國家計亦豈忍使臣下窮困一至於此也今部院諸臣皆杜門不出臣不得不為懇請伏望

聖明慨賜檢發使各差不致缺人而諸臣亦得效一日之用天下幸甚為此謹具揭親詣

文華門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請發會推考選揭
奏爲會推考選屢次哀祈懇
恩亟允事臣於十二日具疏請會推閣臣十五日
具揭請補考選諸臣皆親至
文華門叩懇接本內臣亦見臣哀苦之狀迫切
之情矣而佇候旬日未奉
俞音不知
聖明曾爲臣
省覽與否臣見近來
朝綱國政日以陵遲世道人心日以囂競而又

到處災傷連年荒旱考古準今必成禍亂大
小臣工泄泄悠悠各圖趨避將盡舉其咎歸
之於臣臣自傷自懼寢食不安向者閣臣員
多其行事得失亦有人相爲諍明今臣自言
自語自見自聞爲忠爲奸茫無質對甚且疑
其如鬼如神能爲禍福或行或止由其轉移
如近日嚴嵩抱檜之譏臣雖甘受然而
皇上亦何樂于有此臣哉此會推之所以必不容
已者也考選諸臣淹困旅邸寸祿不沾已非
國家待士之誼而頃者尚書臣丕揚有感于民
生之憔悴復苦陳荒旱以請都御史臣岳綱
深慨于巡方之匱乏復臚列各缺以請此皆
老成忠藎之臣言言悃切毫不敢有矯飾市
恩以欺
君父臣即有所言不能復加
皇上試取而
詳覽之當必惕然而動念矣此考選之所以必不
容已者也臣今月見
皇上俯允吏部之請將前年考察留用科道錢夢
皋等並

賜處分仰見
聖心至虛至明毫無執滯真自古聖帝明王所難
得者中外人情孰不欣服竊以爲去邪如此
則用賢可知故復敢冒昧以二事上請非出
於至窮至急無可柰何亦不敢如是之塵瀆
耳伏望
聖慈憐察即賜允行仍
俞臣前請諭令臣廷機併出供事天下幸甚爲此
謹具本親詣
文華門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擬票李尚書求去揭

蒙
發兵部尚書李化能本令臣擬
旨臣惟化能求去其有病與否臣不之知但聞之
人言以爲五年軍政從來成規皆隨上隨發
歷查二百餘年並無一次不下今當化能在
事而獨致停寢大臣爲
國守法豈能晏然而安其官乎彼其屢請不報
爲計已窮惟有一去可以自盡化能之心或
出于此而不敢明言以告
君父也伏望
聖明亟將軍政疏檢發使化能得安心供職郎王
之楨亦得免于疑議且于
國家大典亦有光矣臣愚見如此冒昧附
聞統候
聖裁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催發閣中題奏揭

照得閣臣職掌雖在于票擬然而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翰林院及

制勑

誥勑兩房之事皆屬焉故印信缺則須題掌官僚缺則須題補資俸應陞者須與題陞事務當行者須與題行自

祖宗設立此官以來皆是如此頃十餘年間頗多寢格然亦未有一槩不行如今日者臣查自前歲冬月至今凡推轉各官只一南京掌翰

林院孫如游得

旨此外並未蒙

允一人其各項事務只近日題請管理

誥勑教習內書堂得

旨此外並未蒙

允一事今詹事府坊局翰林院五印皆在閣中而

纂修

玉牒清理貼黃六曹章奏正字典籍諸不容已不容緩之事皆不得行尚不如外間各衙門章奏猶有一二之得請者然則閣臣之失職甚矣以臣庸愚陋劣宜無當于

聖心然此皆

朝廷公務閣臣職掌不可因臣之不才而廢即臣所揭請或有未妥亦望

皇上教誨使其改圖不可漠然置之不問此臣之所以旣慚且懼而不容已于言也伏望

聖明將臣屢次疏揭

省覽裁擇

量賜施行使衙門之職事不廢而臣亦稍得藉手以報效于萬一矣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催發考選疏

奏爲請

發考選事臣惟考選諸臣候

命之苦各差缺乏之狀臣與部院諸臣言之至詳

至切無容贅矣惟是

皇上所以遲留之故人不能窺妄相揣摩似有二

端其一謂

皇上愛惜官爵未能割捨其一謂

皇上厭畏煩囂故爲沮抑故臣請冒昧一言以廣

聖意夫官爵雖

朝廷之官爵然非

朝廷所得私也天生民立君以治立臣以佐治故虞廷建官必曰天工曰天命有德以帝王之威命靈爽而必舉其權還之於天若不敢自主然者此所以爲徹天之至也天以四海九州奉人主亦以其餘養天下之賢才使之有祿以食有職事以展布若使人主盡靳官爵不以與人違天之命而曠天之工其能當于天意否乎我

皇上寅畏事

天無所不至乃用人一節執吝如此臣誠不知其解也如以諸臣多言之故則臣以爲官曰言官安能禁之不言頃者議論太煩不爲無過然其中可采者亦多使

皇上肯留神省覽別其是非或

命部院議覆恭聽

聖裁公論在下

宸斷在上安知煩囂之風不轉爲安靜和平之福哉此皆臣與外廷意想測度之私未敢遽謂

聖心果出於此然而詞窮情竭無可置喙故復擬

拾言之總之非爲諸臣爲

國家也伏望

聖明俞允施行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二日

同官列名揭

奏爲列名原奏
明旨同官謙讓非宜事今日同官臣廷機有疏乞
免著名意以臣官一品而列銜在後有所不
安臣念從來閣臣先後次序只以進閣之日
爲定臣與廷機名次之先後當時已奏
皇上欽定安可改也自廷機杜門以來屢戒臣勿
列其名夫
皇上一日未許廷機之去則廷機一日猶閣臣也
閣中公事安得不列惟是有所陳請執奏事

關利害原係臣自已意見則只用臣名此亦
已明廷機不與事之意矣豈可併名次而紊
之哉臣生平以父執事廷機以人品行業推
服廷機今廷機杜門而臣當事此所謂合蘇
合之丸而求蛣蜣之轉清夜捫心慚愧無地
而敢復覥居其上爲天地鬼神之所惡乎近
來人情多譎猜疑百出卽臣於廷機不請其
出則罪其坐視請其出則罪其不情臣甚懼
于有言惟廷機旣有此讓臣又不得不言故
敢直陳其事體如此伏望

聖慈垂鑒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六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九疏

奏爲懇

補閣臣事臣聞之王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在卽

天意之所在也今合中外之人情無不言閣

臣之宜補矣而

皇上獨若漠然不加意者豈以閣中尚有臣在足

了尋常之文書耶臣因病餘生日不能視足

不能行心已昏昏不能思慮雖恐死支吾實

同無有閣中稍暇每取古人乞休謝政之事

彙而讀之輒低徊神往至見歐陽脩告人謂

欲以病去以人言去以得罪去心益傷之在

宋時臣子去就猶未甚難而脩之言已如此

況今日乎臣垂死之人其爲欲去豈但如脩

所以隱恐旦夕欲請復輟者只望

皇上簡用二三人使臣得以弛擔息肩進退俱便

而祈求萬端莫回

天聽臣轉闕無聊不但苦此官爲累亦苦此身尚

留人世矣

皇上如念臣數載犬馬之微勞似當

亟爲一處以全其性命且以毋誤

國家之事不宜槩付之不問也臣情迫詞窮伏

望

聖慈垂鑒卽

賜推補臣不勝激切干冐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七日

請允蕭王二講官求去揭

昨蒙
皇上慰留尚書孫丕揚又文書官連日傳示
聖諭謂俯從臣擬免宥言官臣仰見
聖德之大
聖度之宏即附文書官口奏臣與丕揚皆感戴
聖恩不獨言官矣惟是考察一事紛紜未了彼此
爭競多爲蕭雲舉王圖二臣王圖既已出城
志在决去而雲舉亦以母病思歸情緒迫切
皆日遣人懇臣轉聞祈求蚤放臣於王圖已

屢爲之請而
聖意謂二臣皆係講官屢
傳慰留臣敢不仰體但度今日人情事勢二臣不
去則議論必不得休
皇上終不得二臣之用而徒爲
朝端開此訟塲殊不便也如
聖意不欲因人言而去講臣則臣觀二臣同年同
官素稱莫逆前後意見原無相左今之求去
固自爲母病身病之至情實非因人言而後
發者
皇上亦可以曲體矣頃來人心多疑議論易起即
如臣請同官臣廷機之出其本意不過以時
事艱難欲其分憂共患以救目前而已甚明
甚淺而譁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或以爲有
深意甚者至以爲有人逼臣展轉揣摩言愈
奇而愈失情實一至此也臣今爲二臣求去
又不知作何擬議惟是二臣之責望于臣者
至懇至急臣不得不爲之言而揆之事理亦
當
允其去以成其美或且予假以歸俟論定而後再

用庶二臣之私情既遂而
朝端之煩言亦可少省矣伏望
聖慈裁斷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十日

催發兩直隸提學揭

該南北直隸久缺提學御史官已經推補陳
宗契熊廷弼未蒙
允發吏禮二部都察院及南京科道官屢行催請
皆未得
旨臣念直隸地方最爲遼濶三年考試常苦不周
故南直隸向時曾分兩提學後復歸併今去
明歲科舉只有一年使提學官即時奉
命亦須八九月方得到任時日幾何已難完此試
事況又遲留而不發哉今天下事緊要當行

者甚多臣欲言則無處說起
聖明又不見聽欲不言則外間責望甚切臣又不
能坐視萬苦千愁莫知所出惟此提學御史
二官尤目前最急而不容不言者伏望
聖明即
賜檢發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二日

水災揭

連日大雨不歇滿城皆水昨早臣五鼓而起
方擬趨
朝候領
誥命而自臣所居至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
五六尺輿馬徒步皆不得施無可柰何只於
私宅叩首仍另行報名恭謝
天恩外竊惟今者雨水實爲異常即臣私寓房屋
垣墻盡皆倒塌無處棲身滿城小民之苦當
復何如說者謂萬曆三十五年之水與此番

相同而今歲春夏久旱二麥無收正喜得雨
可望秋成乃不意雨復過多苗稼浸損秋成
又是難望是何天之困斯民一至此也今天
氣陰霾雨勢未已若再加一二日將何以支
臣輔理無能義當引咎更望
聖明垂念時艱將目前緊要政務
俯賜施行以答
天心以清災沴天下幸甚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請發考選疏

奏爲懇

發考選事竊惟今日科道之缺非但各差乏人卽

在內臺者亦不過三四人寥寥已極此與萬

曆三十六年臣初入都時事體正同彼時考

選停留一年已是創見今且一年餘矣彼時

臣同官三人合力共請猶日懷憂鬱今只臣

一人情愈苦矣悠悠議論不但疑

皇上慮其多言亦且疑及于臣臣歷觀史傳凡人

主而諱言必非明盛之世凡人臣而忌言必

是姦邪之徒此毋論

聖明無是卽臣亦萬不敢受也然而考選不下則

毋論臣疑莫解卽

聖心亦何以自白哉今歲各處大旱都下又繼以

大水二災並至振古所無所賴以奔走救援

惟臺省耳目之官最急而民既危困官又空

虛

皇上豈真以如是世界尚可僥倖于不亂乎此尤

臣之萬不敢任者也伏望

皇上留神亟發使差用有人民艱可恤亦今日救

災之第一義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六日

水災請修省賑濟揭
奏為大旱大水相繼為災民窮已極懇乞
聖明亟行修省賑恤事臣觀自古稱禍災者必曰
水旱以水旱之害最切于民生尤非他之變
異可比二者而有一焉已不堪矣乃今歲之
旱與去歲同今歲之水又與三十五年同且
有甚焉人自南來者皆言自徐州以北陰雨
連綿陸地皆成巨浸田疇渰没禾黍絕收而
又到處蝗蝻群飛蔽天所過之地千里如掃
蓋從來天災之頻仍生靈之困苦未有如今

歲者其遠者
皇上猶不及見乃
輦轂之下都城之中洪流漂蕩房屋傾頹九衢
罷市萬室無烟啼號之聲與狂飈猛雨相為
悽慘薦紳不免況于小民此亦
大聖至仁所必惻然而動念者也今人情所望不
過二端曰脩省賑恤夫脩省而僅取青衣角
帶何益于事惟大小臣工實心思咎各勤職
業以補愆違而我
皇上又亟行緊要政務以率之于上乃有濟耳政
務之緊要莫過于用人今自閣臣以至九列
臺省無不空虛而南京九卿只有史繼偕丁
賓二人其餘皆已推未
點卸已
點如衛承芳者又以新巡撫不下不得離任留都
重地何以支持其他各省方面官自去秋至
今未嘗
點用一員撫按官請討之章相繼而至銓部逐日
推上盡皆留中臣不知地方之事誰為料理
而

聖心何以不念及也此修省之最急者也至于賑
恤則
皇上於三十五年曾以大水
發內金十萬付五城給散又出太倉粟平糶矣於
三十八年曾以大旱
發帑金倉粟賑濟又請
聖母捐賑矣彼時或水或旱猶廑
聖心如此況今日無之其為救助又當何如急哉
臣聞之國家所以立惟臣與民無臣無民何
以為國

皇上徒見仕籍之未空則以爲有臣而不知賢者不用用者不聽有臣猶無臣矣
皇上徒見版章之未改則以爲有民而不知死者不生生者不保有民猶無民矣年來人心洶洶思亂日久而遂逖未亂
皇上遂以爲天下長如此耳臣恐其一亂而不可收拾也今都民十室九空不成景象天復降異災以重之困臣不知彼蒼之意欲以何爲
宗社誰之宗社
國家誰之國家而玩忽至此深可悼懼此臣之不得不苦口而深言者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至于臣燮理無狀召譴致災尤不可一日居于此位併望
速行罷斥別選忠良匡維襄贊庶猶不至于大壞而决裂耳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六日

請發李侍郎署印揭
該戶部侍郎李汝華以奉
旨署印具疏辭讓曾經臣擬上未
發戶部事務繁多已停廢再旬甚爲不便且淫雨連綿到處損壞該部積儲所關尤當急爲整頓此項印務真不容一日緩者伏望
聖明即
賜檢發使部事得有管攝其便多矣臣不勝冒昧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催請軍政揭

該兵部尚書李化龍以軍政事屢請苦請未
蒙
允發此
國家大典化龍不得不言臣亦不得不代爲之
言而言又已竭無可復言惟望
聖明念
朝廷必不可廢之典體臣子必不容已之情即
賜綸發其化龍告病疏曾經臣擬上者亦乞

併發以便供職秋防在邇本兵任重萬不可令閉
門堅卧致誤戎機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乞休第十五疏

奏爲患病乞
罷事臣連年有痔瘍下血之病甚覺不支而今歲
愈劇因二三大僚方相率求去隱忍而不敢
言者久之昨日在閣中一暈不醒幾于長逝
今日欲勉強出門隨行隨跌半步難移故復
中止伏枕思之人身憂則病鬱則病勞則病
兼此三者即金石爲姿猶將銷鑠况于扉弱
衰頹夙嬰重患之殘軀哉今
朝政壅塞至此財用空竭至此水旱頻仍至此

民生困苦至此誰秉國成能晏然坐視至于
兩頭四目之妖到處疊見昨陝西所報尤爲
駭人變不虛生必有徵應臣之憂極矣章疏
不發則問臣官僚不補則問臣大小政事不
行無不問臣其最急如枚卜考選二事望臣
尤殷罪臣尤重臣亦人耳只有此心只有此
口心已折矣口已乾矣此外更有何術可以
通神可以回
天詢之今人則今人不知考之古人則古人無有
欲留既難展布欲去又苦縶維日日煎熬人

人理然臣之鬱極矣至于馳驅奔走終歲不
休雨雪風寒無日得避此雖中外諸臣所無
之勞然臣受
恩獨深名位已極縱使盡瘁鞠躬亦其常分何敢
爲
君父言也惟是憂鬱之餘加之委頓勢必顛危若
不堅決一去妨誤愈多臣罪愈大豈不戀
主恩豈不知政本無人顧情勢至此無柰何耳臣
聞之高位難居危機易伏臣事
皇上三四年間未嘗敢有一言半語干

御前傷一人害一物即士大夫彼此爭競臣亦只
求和諧無所黨護如今歲御史金明時以考
察事被參又以干犯觸
聖怒臣勸解調停不遺餘力此
皇上與部院諸臣所共明者而傳聞悠悠謂臣搆
陷是臣生平寸長至此盡失亦足傷也臣於
此事甚不欲言今且去矣故敢併自引咎統
望
聖明垂憐即
賜罷斥或
准令休致別選賢才以襄政理臣生生世世銜結
無窮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數年忠誠清正朕所悉知諸所陳奏
具見悃誠政務方次第舉行卿如何遽欲求去
國事何人主持宜即出贊襄以副眷懷金明時
干犯字樣是朕親覽已從輕處了小人疑誣卿
不必介意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請發考選疏

奏爲懇

發考選事今日吏部尚書孫丕揚副都御史許弘

綱皆以考選事迫具疏親至

文華門叩懇

皇上蚤發此非萬不得已不敢如此其中事情二

臣言之已詳臣亦無所容喙惟臣備員輔弼

稱爲股肱夫科道耳目之官也人身而無耳

目則雖有股肱亦倀倀其何之然則

皇上非但廢耳目之用而亦廢股肱之用矣今天

災頻仍妖怪疊見海內人情鬱結已極而

皇上又靳惜此官使言路盡虛臺省各差盡闕數

十年來作養之人才盡投閒地臣誠不知其

可也頃者

皇上點用江西巡撫稍下方西各官人皆踴躍以

爲轉圜有機要其最緊最急無過考選一事

此事一了則其他皆可次第舉行而四海翕

然傾

聖主矣臣病苦已極幾欲無生然猶恐死以待此

事惟

皇上俯鑒下情

亟賜允發臣卽溘先朝露亦感

聖恩矣臣力止此臣言止此如

皇上竟不信臣則乞卽行罷黜以謝天下毋使臣

長蒙怨咎無已時也臣不勝激切冐昧祈懇

之至爲此具本親詣

文華門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乞休第十六疏
奏爲病臣感
恩力難圖報再懇
聖慈俯容休致事臣頃以患病乞罷奉
聖旨卿輔政數年忠誠清正朕所悉知諸所陳奏
具見懇誠政務方殷第舉行卿如何遽欲求去
國事何人主持宜卽出贊襄以副眷懷金明時
干犯字樣是朕親覽巳從輕處了小人疑誣卿
不必介意吏部知道欽此臣從床褥中稽首跪
誦感極涕零卽欲黽勉匍匐祗承

明命無柰臣病患纏綿腸胃枯損一日之中數番
下血下血之後必至昏沈延至數刻乃始復
甦凡
發下本章皆不能詳閱諸所票擬皆呻吟口占常
多疎失以此臣心愈苦臣病愈增向猶問醫
調治今慶此病難瘳亦不復醫以生死存亡
委之命運而巳情勢如此
皇上猶可望臣之贊襄而不求人以代之乎臣觀
近日士大夫每以門戶分爭爲慮在臣私心
竊謂以爭止爭必不能止惟以讓止爭庶有
益日而崇讓之風當自大臣始今天下賢才
甚多而臣獨居政地且將四年非但誤國罪
深卽律以推賢讓能之道亦當愧死造物忌
臣鬼神禍臣
宗社之靈亦知臣之愆戾而不佑臣此臣病之所
由生而萬難以強留者也臣今所控于
皇上者只有兩言曰今日此官必不可爲臣之辱
劣必不能爲實情實語毫無矯飾伏望
皇上哀臣窮迫
亟賜罷歸卽行推補仍將目前必不容巳急務如

吏部考選兵部軍政
立賜檢發庶
朝綱振飭耳目一新非但臣得延殘喘于田間
而國家自此亦可享安靜和平之福矣臣不
勝昴宛哀祈之至奉
聖旨今朝端多事卿䇿忠爲國鎭定主持朕所倚
賴巳有旨慰留如何又堅欲求去宜體朕至意
卽出贊襄毋得苦辭政本乏人朕慎於簡用故
此稍遲知道了考選疏候檢發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初四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揭

臣再疏乞歸重奉

溫綸隆天重地旣

諭臣卽出且念政本乏人愼于簡用臣仰見

聖心未嘗不

留神于閣臣之推補也臣雖伏枕呻吟中不勝感

激不勝欣躍卽欲力疾遵

命仰答

聖恩緣臣痔瘍舉發奔走艱難尚容調理數時再

決進止今亦未敢遽有陳瀆推是閣中無人

臣僵卧私家甚爲不便推補之

命萬分難緩且中外人情顒望此事如饑如渴臣

若因循不行力請將上誤國家之事下失四

海之心一旦溘先朝露亦不瞑目矣爲此昌

昧謹擬

聖諭一道勑下該部卽行推舉以待

簡用是臣牀褥中之所百叩而懇祈者至于考選

疏併望

檢發以信

明旨臣尤不勝大幸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十三日

乞休第十七疏

奏爲病患難痊

聖恩難報懇祈罷免事臣抱病兩旬再疏乞休俱

荷

溫綸臣捧誦廻環惟有感泣苟犬馬之力尚可黽

勉自敢以副

聖心何敢不盡何恐不盡故躊躇數日未敢再陳

乃今心火上攻氣血內竭怔忡恍惚百事昏

迷縱使旦夕未死亦僅留此槁然之形骸與

枯木朽株同耳安能有籌畫謀猷可仰佐

聖明于萬一哉近日大臣中以病以情乞身于

皇上者皆不蒙

兪允臣每私念人臣委身事

主苟非狼狽窘迫之極固不宜輕有所陳叩厭

君父而臣心力旣竭責任復重留一日則貽國家

一日之禍爲

宗社一日之憂生死之係于一身者小而安危之

關于天下者大萬分之中更無一分可留之

理以視諸臣事體迥異此所以不避煩瀆而

哀鳴不已之若是也伏望

皇上察臣下情
亟賜允放其會推閣臣考選二事已蒙有知道擒
發之
命臣誠恐死須臾待之望之臣不勝激切祈懇之
至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懇切卿忠淸直亮贊襄機務方
今國事多艱正倚卿謀猷佐理豈不以國事爲
重如何堅意求去卿速出入閣贊襄庶政務有
裨表率得人以副朕惓惓之意愼勿再陳吏部
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恭賀
萬安揭
爲恭賀
萬安事竊惟
聖躬自舊歲稍有違和雖隨節勿藥而臣子私心
尚懷憂念近聞
起居亨泰動履綏康
聖體視前愈加強健上而
聖母下而臣民內而
宮庭外而
朝野無不歡欣鼓暢以爲

天佑
宗社億萬載無疆之慶在於此日臣忝備股肱蒙
恩深厚其爲欣忭又當何如哉今
聖節在邇當萬方入賀之期所望
皇上敬迓天庥懋凝
帝祉發政施仁將一切緊要政務如枚卜考選補
大僚起遺佚釋冤繫之類次第舉行使太和
元氣流行于宇宙間則世界一日便成唐虞
皇上萬年長爲堯舜此尤臣與普天之所同願者

也臣不勝踴躍頌祝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十八疏

奏為微臣情極勢窮衆

愧懼謹再陳事理懇求

允罷事臣一月之間三疏乞休三奉

溫綸

君父之于臣子至矣盡矣臣何功何能足以當此

聖節在邇又不敢以疾病不辭之語仰瀆

宸聽惟以臣之庸劣不堪與事理之必當去者再

冐昧言之祈

聖明之垂炤焉我

朝之設閣臣原持文墨議論與前代宰相事權

迥不相同在尋常無事時猶易于充位至于

今日則中外多故百責交歸加以章疏留中

人望愈切在各衙門只以上本爲職本既上

自可以有辭在閣臣專以下本爲職本不下

終無以自解千疑萬恨從此而生于是閣臣

之擔負遂日加重其勢亦日以狼狽而不可

支又適逢有庸劣如臣者備員玆地其微識

不足以大感

聖心其煩言不足以盡動
聖聽其粗心浮氣不足以聯屬士大夫而又隻身
獨立莫爲幇助蓋特與人兩窮而兩相値故
其困一至此也今萬國呼嵩普天同慶而中
書政本古所稱師尹具瞻之任乃使臣靦顔
竊據無一善狀聳
聖朝之光中外之所仰望哉臣之屢疏祈求非敢
負
恩實是量力蓋量力亦所以報
恩也伏望

聖明俯鑒下衷
准令休致即行推補使四海之耳目一新而我
皇上億萬年無疆之慶亦因之而愈衍矣臣不勝
悚息祈懇之至奉
聖旨近來議論煩多卿佐理勤苦朕所悉知求去
懇切已屢旨慰留特遣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
宜勉遵即出毋負朕意其各項章疏緊要當行
的朕自檢發卿不必過慮閣臣員缺稍俟假旨
行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初二日

催發考選揭

考選諸臣候
命已一年半矣在諸臣分義自安遲速惟在
皇上無所不可但各差委是乏人即毋論候代之
苦而見缺如遼東貴用兩淮巡鹽之類皆邊
地安危之所關國家財賦之所出最爲緊要
是寧可聽其不差已耶我
皇上履全盛之瑞圖爲
太平之天子者已四十年明歲五十之期則人生
稱壽之始自此而百千萬年尚未有艾而又

上奉
聖母下撫
神孫盍開闢以來帝王福履未之前聞四海臣
民遭逢此日亦千古未有之奇遇其揚
休頌
德何所不至而獨用人一節似于
聖衷未甚廓然他日書之史册亦將以此項爲
聖朝之闕事臣竊惜之昔之稱盛世者必誇其多
賢而召公頌成王受命長福祿康即繼以馮
翼孝德藹藹之吉士今

皇上神聖遠邁成王而賢才亦未必遂遜于周室乃獨無能爲巻阿之詠以感動
聖心此尤臣之所爲愧也臣伏枕餘生方在陳乞必不敢以浮漫不切之語瀆
君父惟念賢才當用與各差需人至緊至急展轉于衷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俯賜採納臣雖退伏田野有餘幸矣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初六日

謝宣諭疏

奏爲恭謝
天恩宣諭事該臣四疏乞休隨蒙鴻臚寺官恭捧
聖諭近來議論煩多卿佐理勤苦朕所悉知求去懇切已屢旨慰留特遣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宜勉遵卽出毋負朕意其各項章疏緊要當行的朕自餘發卿不必過慮閣臣員缺稍俟候旨行吏部知道欽此該臣恭設香案扶掖匍匐叩頭恭謝訖竊念臣庸劣無能因病求去敢煩

君父屢沛
温綸且特遣鴻臚臣綸臣卽出
聖意勤惓
聖恩隆重萬非愚臣所能消受誠恐因此愈生咎殃負愆彌甚此所以徬徨悚仄不能一息安者也義當卽日遵
命趨朝竭力供事緣臣體尚虛弱須少寬數日庶幾可以勉出謹先具本陳謝伏望
聖慈俯垂鑒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還卽出以慰眷懷該

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初十日

入直見朝揭

該臣四疏乞休俱蒙

溫綸又遣鴻臚寺官

諭臣即出臣惟

君父以制命爲義臣子以順命爲恭屢奉

旨而屢苦辭跡涉偃蹇臣之所甚懼也况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雖遠在萬里外猶奔走而至

乃臣任在股肱身依日月而敢堅卧私家不

匍匐而勉出哉謹遵

旨于今早廷見入閣供事矣惟是天下事至重至

繁委非臣一身所能獨任滓沈不止必至誤

國上負

聖主之厚恩下叢天下之謗議雖欲強顏以居此

地亦安可得伏望

聖明留神政本廣賜登延使臣得蚤避賢路少逭

罪愆仍乘此獻

壽呼嵩之時舉行善政將吏部推陞各疏盡

賜檢發其最要如考選者更

亟賜俞音以慰中外之望以增臣民之懽其於

聖德聖治所裨亦非淺鮮矣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十二日

爲同官轉奏情節揭

該臣昨日遵
旨入直隨往見同官臣廷機而廷機再三言杜門
已三年半求去至百二十疏無言不盡而
天聽未回日復一日將何究竟苦苦托臣爲之轉
聞臣與廷機同官同年誼同休戚其情辭迫切
如此不得不
奏不忍不
奏伏望
聖明裁斷使廷機去就得明感

恩無量矣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一疏

奏爲請補閣臣事該臣三年間屢以推補閣臣
爲請近始奉
旨令臣稍俟候
旨行今又旬餘日矣未蒙
德音臣寢不能安食不能下延頸企踵顒望此事
焦思之極血疾愈作今兩目昏花字畫不辨
僅能開眼已類青盲綸扉何地可使如此之
人倀倀然獨行于其間哉縱使臣身無病力
足驅馳而軍國大事

幾務殷繁亦豈容以一臣獨肩其任悠悠之謗寧
不謂臣利于竊據幸
皇上之不補也妨賢誤閣將爲萬世之罪人臣雖
至愚安得不懼爲此冒昧具疏躬請
文華門奏
聞伏望
聖明俯賜允行臣不勝悚息激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二疏

奏為請

補閣臣事臣之請補閣臣已數十疏矣凡

宗社大計四海輿情與微臣庸劣不堪之狀已竭

盡無餘今人望愈急臣罪愈增若再或遲延

則

宗社之安危愈為可慮臣雖木石其心何能一息

安也臣初受事時閣中共有五臣今王錫爵

朱賡于慎行相繼没矣

皇上能使存者之強留而不能使死者之復生臣

之愁病顛危餘生何幾

皇上但視臣如錫爵輩則此官之補亦何能一息

緩也臣窮急之極謹再具本躬詣

文華門奏

聞伏望

聖慈留神省覽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請發急務揭

看得目前政務壅塞已極

朝綱日弛人情日玩甚為可憂其大者如會推

閣臣及考選科道臣皆另具疏揭懇請佇望

檢發其餘更有切緊數事不得不行亦甚易于行

者臣謹開列上

請庶行一事有一事之便而且于煩瀆亦少省矣

伏候

聖裁

一吏部司官見在只有五人又有兩人註籍

其南直隸廣東各省司官俱未蒙

點用今尚書孫丕揚又堅意求去銓曹事重堂司

乏人誰為料理伏望

檢發

一今歲各省巡撫官自陳俱已奉

旨惟雲南巡撫周嘉謨曾經

發擬又復留中近嘉謨再疏中請亦未蒙發西南

重地且當兵亂之後巡撫官非得

明旨何以行事嘉謨因此且欲決去臣甚為地方

慮之伏望

檢發
一各省巡按官候代日久不復巡歷極爲不
便今考選既未得
旨都察院不得已以前資御史張五典荆養喬題
差雲南應天二處蓋以此二處候代更久
故也憲臣苦心勢難停寢伏望
檢發
一今歲南北考察及南京糾拾各項俱蒙
允行惟北科道糾拾疏留中日久其後吏部催
請經臣擬上又復留中此亦大典中一件未完之

事且中有巡撫官去留未定何以奉職其
關係亦不小也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初五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三疏
奏爲請
補閣臣事臣待罪政地于今滿四年矣中間愆戾
萬端皆蒙
皇上容宥卽天下人亦以其獨身受事不欲求多
荏苒因循日復一日在臣雖可藉此以苟容
而國家之患將日以醞釀而莫知其所終矣
夫貪一時之寵祿忽無窮之禍害卽庸臣不
敢也偏用一臣之微致誤
萬幾之重則

明主不爲也今鳳曆將新
鴻休薦至
皇上祉福之盛駕堯舜而軼羲皇四海臣民喁望
皇上以遊豫之歡情暢爲普天之慶澤而臣身依
日月望
恩更切故敢再陳下悃躬詣
文華門奏
聞伏望
聖慈俯垂鑒允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催發考選揭

竊惟考選諸臣待命日久吏部都察院頻行催請每一催請則尚書臣丕揚都御史臣弘綱必再三托臣爲之轉達其言衙門之空虛各差之困苦吏治民生朝綱政體之關係至詳至切臣聞之但有面熱內慙無所置對因念前此考選維停閣一年尚未至如此番之久彼時紛紛議論已罪閣臣之不能力請況如今日臣將何辭以自解哉今自畿輔以至四方災傷流離之狀慘不忍言各處奏報一

槩留中未蒙賑恤所賴二三令長竭力拊循庶幾少救萬一而又見考選諸臣困頓如此寧不灰其任事之心而長其偷惰之習此尤臣之愚衷不爲一身毀譽計而爲天下安危計者也臣爲此事日夜不安頻頻言則
皇上見以爲煩不言則
皇上又見爲緩再三籌度萬不得已復伸其愚伏
望
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請頒曆
御殿揭

竊惟孟冬在即
頒曆届期中外臣民相與傾說謂
皇上臨御以來
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適逢五十爲人生稱壽之始
聖母萬壽又將届七十上極
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
孫曾其

福履之盛真皇娥任姒而後所僅見者夫祿位名壽聖人所兼無在
皇上固爲際昌履泰之一時而豫大豐亨恒人所深慮在臣等亦有憂盛危明之一念竊以爲
皇上深居靜攝二十年于兹臣下之不奉
天顏爲日久矣今
天佑
聖躬起居增勝
慈闈謹問安之節
中禁騰遊豫之歡吉辭善事駢至並集誠宜乘

此
纘曆之期
御文華殿
延見群臣維新庶政諸凡
幾務之久壅而未宣人情之久鬱而未暢者皆
慨賜施行於以維今日之泰運而鞏萬世之洪圖
令唐虞三代猶將遜烈此其為盛又當何如
也至于孝孫順之心以致隆于
聖母推
尊親之念以錫類于萬方則又

聖孝之所自盡而無待臣下之仰贊者臣忝在股
肱情不能已輒敢冐昧上
聞伏望
聖明俯賜施行臣不勝踴躍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催發延綏捷敘宣薊開敘遼東賞功揭
竊見兵部為延綏大捷敘疏與宣大薊鎮開
視敘疏已經四大
發擬俱復留中此乃
聖明慎重爵賞之至意非有所靳但事關邊鎮國
有舊章非此無以鼓舞將吏之心而得其死
力且九邊一體不可異同今甘肅之捷功已
敘而延綏獨否陝西之閱視已敘而薊鎮宣
大獨否非但人情因此觖望而揆之政體亦
似非平其臣所擬陞賞等項皆係兵部開送

非臣自出己意如中有未當緩在
聖明裁定但使此典不廢則人心自服矣又昨遼
東大捷兵部題請先發銀二萬兩給賞俟勘
明另敘該臣擬上亦未蒙
允發竊惟遼東積弱之捷有此一捷稍覺生氣而
黠酋之窺伺報復勢尚猖獗甚為可慮則夫
捐一二萬之金錢以激勸吏士使之感
恩用命相率而死敵此亦機之必不容緩者也前
此遼將遼兵無人肯戰自
皇上一置佟鶴年于重典諸弁始不敢退縮以有

此揵臣以為有罰則必有賞語云軍無賞士不往而賞不及時則人雖得之而不以為恩是尤疆事得失之一大窾係而臣不容于不言者伏望
聖明留神邊計統將前疏
檢發以慰輿情臣惓惓之私實見事體如是萬不敢假此以市恩也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代同官求去揭

竊見同官臣廷機自被論求去累蒙
諭旨慰留臣每以
聖意挽之近日廷機對臣曰
聖恩深厚捐糜不足為報惟是大臣被論便合引去祗為候
旨遷延致論者百餘人積二百幾十疏不堪極矣今豈有再遷延之理廷機素性忠實言言皆真而孑然一身蕭然一寓觀其情景亦已不似在朝之人矣自戊申至辛亥四年轉眼新春便是五年流光荏苒雖甚易過而在羈栖

守候之人則甚以度日之難為苦惟望
皇上俯從所請暫
予回籍候再
召用進退有禮始終曲全亦
聖主所以優卹臣綏老臣之道也緣廷機與臣至厚屢屢懇切求臣代陳而中外諸臣亦多責備臣之坐視者臣不得已一吐
至尊之前伏惟
聖明鑒亮裁處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四疏

奏爲請補閣臣事臣在直無事竊取
起居注讀之見前輔臣沈一貫沈鯉去後臣朱
賡請補閣臣只十一疏而得請賡獨身任事
尚未及一年也今臣且百疏矣任事且四年
矣是豈今日之閣務易辦于昔日耶抑臣之
才能力量有過于賡耶此皆
聖心之所知也夫人有身必有耳目手足人有家
必有王伯亞旅況于天下之重而可無人今
九卿科道無所不空二三大僚請老告病常

無虛日乃至政本之地亦困頓若此臣哀告
鳴號至于口中無聲眼中有血而尚不能動
皇上之聽聞也則今日之爲臣子不真窮哉伏望
聖明以國事爲重
留神允發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初七日

請
皇極門豎柱揭
臣惟
皇居四方之極
三門鼎建尤觀瞻所係必不容緩自前歲左右
兩門已有次第惟
皇極門以方向不利緩至今歲今歲又將暮矣工
部屢請未奉
俞音其傚成木料爲風日雨雪所侵已多毀壞臣
聞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爲可惜今沍寒

已近工作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豎柱轉眼
之間便是明歲假使明歲又復有所拘忌則
鼎建愈爲無期而前此之工費物力皆付之
無用矣當此庫藏匱乏之時豈能堪此況左
右門已成而中獨闕亦甚不雅觀臣出入瞻
望有慨于衷故敢冒昧陳請伏望
聖明即將部疏批發擇吉豎柱以便明歲接續興
工非但所省不貲而于
朝廷體貌亦增其嚴肅矣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請發刑部矜疑疏揭

竊惟今歲秋審已畢又蒙

皇上好生之德同于天地即大禹之泣罪成湯之

解網何以過之惟是矜疑篤疾人犯該部再

停免仰見

疏上請未蒙

允發臣竊窺

皇心於法所當刑者尚不忍即置之死豈於情有

可宥者而不欲曲全其生該部所奏旦夕必

當得請無俟臣言但昨見刑部尚書趙煥謂

獄中人多天氣嚴寒蚤一日則諸囚蚤蒙一

日之

恩又今歲熱審未行所望于此番者尤切故臣敢

冒昧申言非但為各犯祈生亦欲使

皇仁之速布也伏望

聖明留神將該部原疏

亟賜檢發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八日

請發考選揭

臣昨接都御史許弘綱揭帖以遼左勘功無

人

亟發考選為請此亦目前一急務也然臣謂非但

勘功緊要即巡按官亦必不可缺蓋此官奉

天子之命綱紀一方以三尺從事將吏士民皆在

彈壓使賢者為之其取效最速前御史熊廷

弼按遼三年百凡振刷貪懦玩愒之習為之

一更頃者撫臣告捷猶歸其功今候

命諸臣彬彬濟濟豈無廷弼其人者乎得此用之

使與督撫諸臣協心僇力所以轉弱為強使

皇上無東北之憂者在此日矣臣嘗問人自遼來

者皆云粆花黠悍雖兩經挫敗而結連諸虜

日夜窺邊其衆常以數萬騎遼自撫臣而下

皆枕戈待旦其人雖拚命死敵而糧餉不充

不憂戰死而憂餓死勢甚岌岌當此之時而

得一巡按官為之弔死問傷以固結其心而

振作其氣亦一大助則此官真不可旦夕緩

者也夫寧獨遼各省各差之不可缺率皆類

此而

皇上猶靳于考選之一下何哉臣適又見科臣姚
宗文揭帖言今閣部同心力請考選而不能
收以人事君之效與
皇上無惜諫臣之意而獨厄考選諸臣為不可解
此二端者豈但宗文不解即臣亦不解也且
今之同心而請考選者何止閣部普天率土
苟有一人不欲考選之下則世必以為狂悖
皇上必以為奸邪天地鬼神必以為妖孽是舉天
下人無一之不同心也而尚不能得者則其
為不可解乃更大矣夫臣下負不可解之疑

亦有何傷
皇上操進退用舍之柄昭昭然揭日月而行又何
苦使人日猜度
聖心求之而不得其故乎臣心血已盡無可復言
因讀二臣之揭有感于邊事有慨于愚衷故
復披瀝言之其終不足以動
皇上則臣罪也臣何所逃臣不勝惶懼激切祈懇
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請發都察院題差巡漕御史揭

竊惟漕運一事關係
國家命脉邇來年進一年今十月已盡河氷已
合糧船尚有二千隻來至不知明歲作何處
置向時趲運御史皆於八月間
點差故得從容料理不至誤事今歲因御史董紹
舒告病改差彭端吾故遲延至此非都察院
題差巡漕御史孫居相已蒙
發擬而數日未下都御史臣許弘綱甚以為慮今
見在御史無人可差居相尚在家中假使開

命即赴亦須歲盡方可視事如再
停留不發臣恐明歲運事之狼狽又不止如今歲
而已也伏望
聖明留神亟將院疏檢發庶漕事得人而數百萬
之軍儲皆有賴矣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請發禮部遣官擇地疏揭

竊見
皇貴妃王氏薨逝巳將兩月禮部屢請
遣官擇地曾經兩次
發擬皆未蒙
允行此事稽之舊章參之事理皆萬萬難以遲延
日復一日徒使人情疑惑不知其故此臣與
該部所不容不請者也伏望
皇上卽將前疏
檢發以便奉行如別有
聖斷亦乞
傳示令臣再擬上
請庶幽靈得安而
朝廷亦完此一事矣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五疏

爲懇補閣臣事竊惟今閣中無人國家一有
緩急誰爲擔當此毋論智愚賢不肖皆相與
憂慮非臣敢以私意頻瀆
君父也而時巳三年請巳百疏終不能得之
皇上臣固自愧微誠之難通而人亦深尤臣祈請
之不力其以形跡疑臣者則謂臣貪戀要津
蔽妨賢路其以道義愛臣者則謂臣當挂冠
解綬以去明心臣一身是非雖無足恤然日
覩國事艱難一至于此而出入浮沈日復一

日律以大臣禮義廉恥之道實亦無顏且政
本重地以一人獨當至于四年開國以來實
無此事于國家爲妖孽于臣身爲不祥
皇上獨不一念及乎臣憂鬱寸衷無可復展惟以
君臣大義不能奮飛赧顏濡忍如使萬不得
巳而從愛臣者之言以甘受誅罰之罪亦非
臣之忍于負
皇上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

請發兵部劉鎮宣大閱視揭

竊見兵部屢次題請宣大薊鎮閱視功敘賞

屢蒙

發擬未奉

俞音今兵部又以爲請矣尚書李化龍告臣謂閱視之典故事皆三年一舉前此一番已經寢閣今次名爲三年其實則六年矣若又不得請則此典遂廢何以激勸邊臣爲封疆計是以屢補牘而不憚煩也臣惟國家慎重邊防故三年一課功狀而敘賞之非但酬其既往

亦以鼓其將來然必其勞績最著者乃有加官錄蔭之恩其輕者不過量予數金而已該部斟酌其閒原無浮濫三年不行以待六年六年不行更將何待臣觀此番所敘督撫諸臣如蹇達馬鳴鑾劉四科連標霍鵬等率皆已沒河清難俟人壽幾何竊恐邊臣之心從此愈怠而邊事之廢壞愈不可爲矣且陝西

三邊已蒙

允發而薊鎮宣大獨否九邊一體何厚何溥臣故

因該部之請而敢爲一言伏望

聖明俯垂裁斷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六疏 附催考選

爲會推考選萬難再緩懇

恩允發事竊惟今官僚缺乏人才鬱滯可謂窮極而無復之矣群臣言之而不聽猶曰煩囂之取厭也閣臣言之而不聽猶曰積誠之未孚也至于部院大臣老成忠赤率皆

皇上所眷倚者亦旣諄諄言之矣頃刑部尚書趙煥新來甫聞又深慨班行之寂寥而披瀝款誠言之至眞切矣此豈皆市恩沽名飾辭以欺

皇上耶如果以其言爲不足采則是舉朝臣子無一人之可信而

皇上所與共爲天下國家以保

祖宗萬世之基業者果屬誰哉臣每見九卿諸臣無不咨嗟太息以爲

皇上之聖明卓越千古又享千古帝王未有之福若使臣工濟濟俊乂盈朝豈不爲開闢以來第一盛世而徒以少此一事遂成缺陷世界眞可惜也臣常聞此言不勝耿耿而自慚自恨庸陋疎愚不足以取信

明主今當此長至屆期休祥駢集

聖母萬壽又適與履長同日竊意

皇上純孝之心當何如喜慰故復敢以會推閣臣與考選二事仰煩

聖聽亦深自愧其言之瀆而詞之窮矣伏望

聖明俯垂鑒允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傳諭
聖母壽節不能稱賀回奏揭
伏蒙
聖諭諭內閣朕自去冬以來屢屢動火頭眩調攝
服藥過多以致流痰注足甚痛恭遇
聖母萬壽節適值履長之辰理宜稱賀但今步履
不便御門免特諭卿知欽此臣惟
聖母萬壽節與履長同日
慈闈無疆之慶
國家有道之長皆在于此大小臣工誠望

皇上御門受賀以伸臣子懽忭之情而臣忝備股
肱私心倍切茲奉
聖諭乃知
聖躬以服藥過多遂致流痰因艱步履而猶惓惓
于
聖母之稱賀仰見我
皇上純孝篤衷卓越千古臣謹即傳諭百官共揚
聖德更望
皇上葆嗇精神
和調營衛思藥餌之不可過而惟慎之於
起居知流痰之所從來而必戒之於動火于以上
副
聖母慈愛之心而下慰普天覆幬之願是尤臣愚
悃欵之一念耳所有
聖諭臣謹尊藏內閣謹回
奏以
聞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請
皇貴妃王氏安塟揭
竊見
皇貴妃王氏薨逝為日已久發引無期禮部屢
以墳地上
請未蒙
允發臣亦不知
聖意之所存近聞先蔵
皇貴妃李氏墳地原有九穴可以竝塟此事臣
與該部皆所不知如

聖意以此為可用乞將禮部原疏
發臣再擬以聽
聖裁萬不宜停滯不決以滋中外之疑惑也臣不
勝懍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請兵科印務揭
該兵科給事中宋一桂近已推陞叅議未蒙
允發而一桂杜門不出該科吏無別官事務一槩
停閣凡下部章疏皆不發抄軍機緊要留滯
可虞即其小者如各處差役至京倒換勘合
者亦須該科掛號而後得行今已積至百十
人臣每入直則群聚跪訴于科前臣苦無辭
以發遣之此輩多係各省撫按差來為地方
事務日挨一日豈不躭誤伏望
聖明將吏部推陞宋一桂疏即

賜檢發仍將該科官速補或
命別科官暫署庶事務不至久停而諸人役亦免
守候之苦矣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賞賜夷人揭

蒙

發下禮部一本爲夷人賞賜事傳臣出

旨臣仰見

皇上柔遠之盛心不勝慰服此項銀兩已奉

旨借太僕寺馬價因該寺爭執故至遲延今謹擬

旨令其速發必當奉行矣惟尚有一百五十人在

良鄉守候掛號而兵科朱一桂以側推杜門

該科更無別官最爲難處又非獨夷人凡各

處守候掛號者甚多日逐號呼于

闕 卷十四

奏草 門

午門前臣昨已具揭言之未蒙

允發今不得已將此夷人擬令兵部發遣亦不知

于事體可行與否若總此夷人又以掛號守

候將何以處此中國體面四夷觀聽所係非

細故也伏望

皇上將吏部推陞朱一桂疏即

賜檢發其該科官或量行除補或

命別科官暫署實今日事勢之必不容已者統候

聖裁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綸扉奏草卷之十四終

綸扉奏草卷之十五

乞休第十九疏

奏爲間言觸衷懇
恩罷斥事臣從邸報中見廣東按察司知事周道
昌一本爲天變地變妖變朋黨之變輔臣大
臣諸臣乖離之變恭獻定變之策以安
宗社事中間所言龎尚鴻曾上書于舊輔臣趙志
皐勸其伏
闕苦爭臣亦聞之至謂揭請于臣又托侍郎蕭
雲舉從吏則臣年來昏憒健忘都不記憶要

以臣職在輔弼義當效忠何必問尚鴻之曾
請與否也伏
闕之說諱者亦不止一尚鴻而或恐其過激未
敢遽行臣力不足回
天忠不能碎首浮沈素飧是臣之罪若以爲蒙蔽
則
聖明在上臣實不敢惟是今日世界天時人事災
變乖離道昌之所慷慨而指陳者言言痛心
問其所以致此非臣而誰臣若不去則災變
將愈大而乖離將愈深又不止如今日而已
矣天下之事至于遠方小臣皆切隱憂皆陳
忠告臣爲輔臣能不自愧伏望
聖明亟賜罷斥即行惟補此固今日定變之第一
策也臣非敢因道昌一言而求去實以時事
至此久無面目面天下之所以罪臣而責臣
者且百倍于道昌故不得不哀鳴于
君父之前仰祈
矜允臣不勝悚息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乞休第二十疏

奏爲感
恩滯零再求
罷斥事臣頃者具疏乞休奉
聖旨卿年來純忠廉慎籌國陳列朕所素鑒况今
多事之時皆賴鎮定豈以浮言爲諉求去不必
介懷宜卽出贊理愼勿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
捧誦
溫綸惟有感泣竊念臣之求去實是揣分度能自
審不堪與周道昌所言毫無干預道昌遠方

小臣以人
贄而至亦懷忠愛一念其望臣則有之未嘗謗臣
也臣待罪四五載罪戾如山如數而列之儘
有可說何待于謗今言者但以卑辭責備而
臣遂欲求去則眞褊衷之小人矣惟是臣賦
性疎庸原無經濟之具暫時猶可支持日久
愈增窮蹙雖欲搜索枯腸竭盡駑力以自効
其尺寸而終不可得每念人臣分義約有二
端力所能爲而鞠躬盡瘁以爲之固所以報
主也力所不能而推賢讓能以使他人爲之亦所
以報
主也臣今必不能爲矣萬苦交叢一身是病有眉
可皺無口堪開苟有知臣愛臣者皆當責之
使去不必強之使爲而臣若少懷貪戀難合
一官便是喪盡良心無復人理我
皇上四十年
御天五十年
介壽洪休遐福萬歲無疆普天率土咸仰
洪恩而臣獨窮困至此如市上乞兒大聲疾呼莫
爲憐恤亦

聖心之所隱也臣一點血誠萬行淸淚伏望
聖慈俯垂軫念卽削籍奪官重以罪僇無所不可
至如會推考選二事
亟賜允行臣雖旦夕就死亦斷結無窮矣臣不勝
哀鳴激切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言詞懇懇意欲高蹈卿心忍乎孰
不忍乎况節屆履端卿爲表率豈可久延私寓
還卽出入閣贊襄以慰朕佇望之意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乞休第二十一疏

奏爲微臣蒙
恩愈厚量力實窮再瀝血誠哀求
罷斥事該臣再疏乞歸奉
聖旨朕覽卿奏言詞懇懇意欲高蹈卿心忍乎孰
不忍乎况節届履端卿爲表率豈可久延私寓
還卽出入閣贊襄以慰朕佇望之意吏部知道
欽此竊念臣以奉職無狀病苦煎熬迫切求去
致煩
君父屢瀆
溫綸當此履端之時臣實義不當去情不忍去但
再三思之臣在此一日則有一日之責任非
徒尸位素飡備閣臣之名數已也今合天下
之人以臣忝在輔弼凡事皆望之臣乃臣將
誰望哉望
皇上耳
皇上如天如神天不可升神不可測
皇上之所不行臣但自愧其積誠之未孚轉移之
無力而已更有何神奇謬巧能必得之
皇上哉夫竭駑駘之力勉報

隆恩以答天下之望臣之心也事
堯舜之主而尺寸莫施徒憔悴困斃以哀乞殘生
于
君父臣之命也天與臣以遭逢建樹之資而不與
臣以經綸匡濟之具臣可柰何臣一去則賢
者得進天下事尚有可爲是臣以去而報
皇上也臣每誦
溫綸輙一字一淚苟使臣之力尚有一毫之可自
效臣之勢尚有一毫之可再出而敢慕高蹈
之名孤
聖主之望則真犬馬禽獸之不若矣臣情緒危迫
語不擇音伏望
聖明亟賜罷斥別簡賢能乘新歲用新臣行新政
四海九州歡欣鼓舞以領維新之治豈非一
時盛事臣幸而卽塡溝壑當于來生化爲蠹
蟻蛇雀以盡此未了之一念耳臣不勝涕泗
哀鳴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清忠端愼朕所洞鑒諸有陳奏
具見懇切方今多事之時議論煩多皆賴主持
豈可諄諄求去卿心何安履端在卽還着鴻臚

寺堂上官宣諭卽出以慰朕眷注懸望之意吏
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二十二疏

奏爲恭承
溫諭感激涕零收淚竭誠陳謝求放事該臣三疏
伏蒙
聖恩遣鴻臚寺官到臣私寓恭捧
溫綸宣臣卽出臣俯伏跪聽且聽且泣何功何能
而辱
聖明勤惓至此誼當卽日匍匐入閣供事以恭
君父之命以慶履端之辰是少有人心者所不能
自已也但臣頻年困苦精血銷亡七尺之軀

百病交集至于今日勢已不支此猶是一身
利害臣不敢言惟是
朝政壅塞日甚一日大僚之見在供事者只有
七人臺省之尚在班行者只有十餘人顧瞻
朝宁不成景象而林下諸臣
賜環無期摧折將盡海內蒼生膏血已竭重以災
傷半成餓莩今長安市上携呼就死不忍見
聞臣何顏何心能晏然居此濫沐
恩私夫萬類焦枯百昌畢瘁而一草一木獨承雨
露縱覆載無心乃其爲草木者亦妖怪不祥

之甚矣其何以自存於天地間哉
聖諭謂議論煩多賴臣主持不知臣受事日久其
權力伎倆盡在人之耳目如拙婦操家無一
錢尺帛而家人之求衣索食群起而譁苟非
爲主翁者別擇能幹之人付以筦鑰必無寧
息之時是臣留一日議論反多一日
皇上亦何利于留臣也臣今不出則違
君命出則必誤國事再三較量誤國之罪甚於違
命故敢冒死哀陳懇求
罷斥但使少動

聖心得
俞所請臣即旦夕淪亡含笑地下矣又何論區區
之一官哉臣不勝孤
恩負罪恐懼哀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愈懇深切朕懷目今節屆履端
卿表率群工宜遵旨即出入閣佐理以慰朕延
望至意奏內大僚臺省各疏朕自詳覽檢發慎
勿固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七密揭
伏蒙
皇上欽遣鴻臚寺官
宣諭臣出臣謹焚香叩頭具疏陳謝併訴苦情仍
擬于元旦趨叩
宮門恭伸
賀悃外惟是臣萬不得已之衷尚有未盡不敢見
之疏中敢再披瀝言之自
文皇帝設立閣臣以來皆有數員並未嘗專用一
人獨臣以一身受事將滿四年值中外多故

臣下囂爭臣委曲調停千艱萬苦其間罪戾
甚多皆賴
聖明鑒宥得以苟容至于今日事勢已窮衆天下
之人盡以臣一人獨任爲不可臣若一出必
群起訴責終難自立即臣反之心亦萬萬不
安度之事勢亦萬萬不能真有不可一日居
此位者臣又歷稽我
朝閣臣但久戀不去如嚴嵩張居正之流無不
狼狽决裂貽患國家彼時閣中尚不止一人
而其害已至此矣臣又何敢隱忍遷延不力

諸于
皇上也臣身以痔瘍血疾委頓不堪只有一子遠
在家鄉亦患病沈篤心緒荒亂昔不敢言而
但論其事體緊急必不容緩者如此若有一
念假此以要
君父即罪不容死伏望
聖明鑒臣愚衷亟行推補其大僚科道等官實是
欽人勞難寢閣更望併
賜允補共濟時艱是臣犬馬報
主之一念也臣不勝惓惓悚懼隕越手書上聞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八密揭 附請考選

臣以一介豎儒荷蒙
聖恩拔擢至此苟此心有一毫不盡以負
君父則天地鬼神必所不宥惟是有極窮極苦爭
情不得不哀鳴仰訴苟非困急無聊不敢如
此
皇上幸矜憐而垂聽焉臣自入直之後不數月間
即獨身受事于今已四年矣政本重地共濟
無人惟恐少有差誤以負
皇上任使故懇懇惓惓以推補閣臣為請而外間

不知但見
皇上之未允便謂臣貪據要津利于獨任不肯用
人萬口詈罵無以自容又考選各官候
命日久值各差缺乏之時盼望尤急悠悠之談又
謂臣畏忌考選下日多事多言故陽為揭催
陰實阻撓一唱衆和中外流傳凡諸章疏中
微辭隱語無不罪臣而近日科臣條列則明
言臣有意摧折積威虐之漸工一網之謀其
他或面責或移書不可勝紀甚者詈臣不掛
冠徑去為無耻臣以身沐國家厚恩自當為

國家任怨故隱忍甘受不敢有言而事勢人
情日急一日臣孑然孤身蒙此大罪委難存
立且今天下事壅積日多雖其權皆在于六
部九卿與閣臣無預乃人不以為六部九卿
罪而專罪閣臣使閣臣有數人當可少分其
責而今只臣一人以一人而當四海九州千
萬人之怨望縱使粉骨碎軀亦難稱塞此臣
所以不得不憂思而泣血也亦欲黽勉延挨
付之不恤而此等事務又實不容已有何言
詞可以推託每思先臣王錫爵有言今之閣

臣乃天下第一困窮無告之人可謂惻切而
有餘悲夫錫爵尚未見今日之光景也使見
今日之光景其為困窮無告當何如哉臣無
可奈何只得歸命
皇上乞將枚卜考選二事
俯賜允行以解倒懸之急如
聖意尚未即决亦乞
明示必行之意以稍慰人望不然則
亟發温綸諭令同官臣廷機勉出使臣得以少休
此亦
皇上哀臣憐臣莫大之恩德也乃臣更有請者今
南北大僚十缺七八尚書臣孫丕揚實是年
老勢難久留臣李化龍實是病廢必不能出
且恐旦暮不保吏兵重務何人料理而南京
近來法紀陵遲奸徒恣横無人彈壓此實
宗社之憂而臣不能盡言者也更望
聖明留神處置臣眼目昏花謹手書上聞字畫粗
率統望
聖慈鑒宥臣不勝冒死悚息哀鳴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宣諭謝

恩疏

奏爲蒙

恩宣諭恭陳謝悃事該文書官王體乾恭捧

聖諭諭輔臣卿忠清端亮朕素鑒知匡政以來躬

行實效諸務陳請具見勤苦至意目今時事多

艱正賴老成主持朝宁振肅紀綱何忍堅意求

去卿宜勉遵屢旨卽出入閣贊襄軍國重務以

慰朕懷乃是君臣大義別節局履端不必煩瀆

其缺員各疏候朕詳覽檢發卿宜欽承之特諭

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訖竊念臣乞歸未遂反辱

溫綸中使鴻臣繼臨私寓臣上畏

君命之難違下愧報稱之無力高天厚地無處容

身進退之窮至是而極臣此生何幸得承

聖恩隆渥如此亦何不幸遭値時勢艱難如此人

皆以新歲爲歡臣獨以新歲爲苦人皆以被

命爲寵臣獨以被

命爲憂每奉一番

溫綸輒一番涕泣對椒觴以無顏遇辰而黯淡

造物何爲而生臣于世寧不爲

聖朝多此一孽爲

皇上添此一累哉

聖諭謂員缺各疏候詳覽檢發亦旣體臣之愚衷

矣夫閣臣之員缺已滿四年大僚科道之員

缺遠則七八年近亦二三年廷臣之苦口而

陳

皇上之留神而覽不爲不久矣豈至今日而猶有

待于詳覽乎而猶未可以檢發乎

皇上神明卓越凡所用之人無一不當但一舉筆

而天下人卽頌服矣何必詳也詳之一字爲

累不小甚非臣之所望于

皇上也履端佳辰臣當勉出隨班行禮以盡臣子

之義區區下情容臣另行懇請未敢處瀆所

有

聖諭謹尊藏內閣臣不勝感戴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可遵旨入閣辦事以慰眷

懷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新春請行
聖政疏
奏爲青陽肇布
聖政宜新懇乞
聖明蚤發
德音以順天時以慰人望事臣惟人君奉若天道
者也天道當嚴寒之後必有陽春春令一布
則萬物之枯槁憔悴者得以萌達使天只有
寒而無春則物皆澌盡而乾坤無與立矣年
來天下景象亦枯槁憔悴極矣臣民望陽春

之澤年復一年未有以對今萬曆之紀已四
十年此亦人望更急之時也臣歷稽三代以
至宋元三千餘年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
只有十君惟殷之太戊高宗稱爲盛治宋仁
宗差治其餘皆亂周宣王唐玄宗梁武帝則
始治而終亂然則三千餘年享國久長而克
終者只二三君耳何其難一至此也天下大
器帝王大福器久則必敝福盛則必衰自非
嚴恭寅畏以保守之未有不敗此臣于
皇上今日既以爲喜而亦竊以爲懼者也今民窮
財盡內外空虛虜封未就日肆要挾臣適接
薊遼督撫官揭帖又言　大部糾集入
犯聲勢甚大遼兵枵腹日久何以禦敵一旦邊
疆不支闌入內地
皇上試思京師中何事足恃何策足以自安是寧
可不寒心乎自古國家所恃惟在人才今自
閣臣大僚以及方面無所不空臣等苦口極
言幾盡心血尚不見聽此等官員皆
祖宗建設以共理天下當其時百司庶職無一不
備而

列聖尚且宵旰勤勞不敢暇逸今
皇上既深居端拱于上而使二三寥寥之臣丁苟
且承順于下乃欲求天下之不亂有是理乎
人才雖天所生亦須人主作養乃克自立自
各官不補日就消磨造物之所摧殘浮言之
所牽蔓不知其幾姑毋論其他即閣臣之推
再遲臣恐排蕩之勢無所紀極而將來無人
之可用矣臣欵欵愚衷竊謂會推考選補大
僚三事萬萬難緩
皇上如不以臣言爲然則是臣之所瀆皆欺

君罔上罪不容誅必當
遠行罷斥勿使一日留于此地如以臣言萬一有
當則當
亟賜施行使諸臣亟得效用天下國家之事庶不
至于敗壞而
皇上萬年無疆之遠治亦將邁邁殷宗爲萬古之
一人矣
萬曆四十年正月初四日

翰林院印信揭

爲印信事竊見翰林院衙門雖稱清要然儘
有許多事務許多應行文移必不容已卽臣
閣中凡事亦用翰林院印信然後得行自掌
院事王圖被言封印百務停閣已一年矣今
王圖又移至近知候
旨度之事體一時未肯遽來彼以人攻之急不得
已而去雖非臣于之義然尚在候
旨不敢徑行則其情亦有可亮惟是翰林院事務
萬難久停臣查萬曆二十一年間掌院事馮
琦曾給假回籍
命庶子余繼登暫署印信今臣亦敢代爲圖請
惟其給假限五箇月勅令前來供職其翰林院印
信令右庶子郭淯暫行署掌以待圖至庶諸
事不至覊誤而
皇上優禮講臣之至意亦因是而愈彰矣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正月初八日

題候
德音再行懇請疏
奏為顒候
德音未蒙
沛發謹再冐昧懇請事該臣於新正初四日具疏
以會推考選補大僚最緊最切三事為請而
歷稽自古帝王享國久長治少亂多之大較
以為
聖明覽觀儆戒之一助其事皆具在史冊鑿鑿可
徵非臣敢為臆說

皇上若以臣言為不足信則是三代以來三千餘
年之事皆是虛妄而自古聖君賢臣兢兢業
業以危亡禍亂為憂者皆是過計而臣之所
言亦欺誑不忠之甚矣夫以周成王之賢周
召佐之詩書所載無日不以祈天永命為事
然其享國僅三十七年我
朝
二祖
八宗之聖德遠邁前代然惟
皇祖肅皇帝享國最久亦僅四十五年天之於帝
王亦若有所靳之若是也孔子云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解之者曰喜
者喜其得年之多懼者懼其將來之不可測
臣事君猶子事父母其為喜懼何獨不然我
皇上既享千古帝王未有之福固必有非常功德
以迓續之乃併當行政事壅格如此雖天所
單厚非常情能測常理能拘然欲求自今以
後之天下長如此四十年間之治安恐亦必
不得之數也臣以新歲與九卿諸臣相見孫
丕揚則言推陞不下失職欲去又年老欲去

趙煥則言見署兵部邊事可憂李汝華則言
兵餉窘極舊歲所欠各邊額餉至二百五十
萬束手無措許弘綱則言各差乏人無計處
置相與攢眉蹙額意皆責望于臣臣實無顏
可以居此因前疏未奉
俞旨不得已復此陳瀆言愈危而情愈苦臣知罪
矣臣亦知浮沈緘默可以容身然蒙
恩愈厚義不容已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臣不勝懇切顒祈悚息恐懼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初九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九密揭 附請大遼考察

該臣日來連疏懇請目前緊急補官諸事甚
覺煩瀆惟賴
聖度優容亮其不得已而言非有他意耳今最窘
最急是閣中只臣一人支持五載力盡勢窮
舉天下人罪臣責臣又疑臣不欲推補臣情
緒無聊精神消沮無復展布之望昔朱賡獨
任數月已自不堪何况于臣此臣所以千祈
萬禱求
皇上之憐念者也吏部尚書孫丕揚今年八十有

一老病可憐無時無刻不思歸去近疏請朱
發歸放告臣謂欲掛冠徑行臣勉以
君臣大義而其意終不肯回若丕揚一去則部事
更難其人臣以為左右侍郎必須
點用仍
明諭丕揚暫留候部中有人然後再處庶為兩便
丕揚又惓惓以補官為請其所最切望者尤
在于左都御史之一官蓋紀綱重地須人彈
壓年來議論煩囂無所忌憚實由于此丕揚
素懷忠愛之心今已老年無家無子必不敢

有一毫之欺
皇上且兩京大僚實是缺人頃蒙點用南京工部
侍郎萬象春又已病故此亦其勢之不容不
補者也至于考選諸臣候
命已久聚此百十無官無職之人于京師極為不
便不如授之以任使各營職業再有妄言多
事即
明示處分彼亦無辭不然諸臣既苦于無官各差
又苦于無人徒使
朝端日日為此一事紛紜不了終無休息之時

亦甚非國家之福耳臣迫切愚衷敢復冒昧
手書瀆
闕屢干
宸嚴不勝恐懼隕越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十三日

回奏兵部尚書偈

蒙

發下吏部會推兵部尚書一本傳

聖諭薊遼總督有事出旨來仰見

聖明軫念邊方至意但二臣未經

點用臣不敢擅擬竊念薊遼雖有事而本兵提衡

內外其任更重其勢更急今吏部所推二臣

才望皆極一時之選皆在可用而王象乾資

俸在前又係正推如蒙

皇上點用其總督員缺令吏部推才望者往代計

象乾一時奉得離任尚可料理邊事即得代

後而居中運籌邊事亦有賴矣惟復別有

聖裁乞再

傳示使臣得奉行以免愚昧之罪謹具題以聞

萬曆四十年正月十六日

候

旨日久竭誠申請疏

奏為候

旨日久竭誠申請事臣于歲稟祇奉

溫綸謂員缺各疏詳覽檢發隨該臣于新歲初四

初九日連章再請俱未奉

俞音各部間有章疏亦多不發即發而擬上如六

科遷轉及一二方面官又復留中臣逐日入

直無所事事

皇上見臣之求去則必

諭之使出臣出則又一事不行一言不用是

皇上之所勤倦而加意者只欲愚臣之強留而臣

之所自效于

皇上者只循閣中出入之故事于天下大計毫無

補也匪但無補其所妨誤且將愈大如此則

又不如負違

命之罪而堅于一去之爲得耳臣非敢煩詞激瀆

取厭

君父實見天下事勢至窮至極不容再緩

皇上一念轉移則天下治

宗社安一念不轉移則天下亂
宗社危治亂安危決于
皇上之一念而・
皇上一念轉移與否又決于今日臣若不及今極
言更將何待如
皇上疑臣所言皆爲諸臣求官故難其行則臣觀
自古大臣效忠報主皆以用人爲第一義舍
是便爲娼嫉爲妨賢病國忠邪賢奸只此兩
途更無他説
皇上試爲臣謀將何從乎夫愛其人者尚欲其耳

目聰明手足強健
人主以天下爲身以百官群臣爲耳目手足苟有
愛
主之心者當復何如此臣之所以惓惓懇懇雖欲
緘默而不能自已也臣一片苦心統望
聖明垂鑒不勝懇切愧懼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十九日

催請
瑞王婚禮揭
臣見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其言甚切未蒙
俞音竊念
瑞王年已二十一婚媾之典久已過期今春若
再不舉行委非事體如以戶部錢糧未足必
待此而後行則該部以帑藏空虛一時難措
愈成躭誤臣愚以爲該部所執者
皇上與

藩王之例亦自有説儻
聖意必欲從厚則令稍增二三萬而不必取盈以
示節省體恤之意庶
大禮得以完而
皇上慈愛之心亦可慰矣臣不勝干冒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二十三日

請發孫尚書求去疏揭

臣今日入直接得吏部尚書孫丕揚揭帖懇
求休致且云欲于
大明門叩頭卽行又貽書于臣謂于十二日的
行臣竊念丕揚以老病求去情甚迫切但未
奉
旨而去則于事體殊爲難處又部中乏人銓務誰
任此不得不仰屢
聖裁者也伏望
皇上將丕揚疏

發下或留或放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庶丕揚之進退分明
國體亦不失矣

萬曆四十年二月初五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疏 附請考選

臣近以腰足楚痛杜門數日以閣中無人不
成事體又復勉出然行步艱難俯仰困累每
日出入皆須人扶掖方能移動又頭痛齒痛
徹夜呻吟咳嗽吐痰累無休息醫者謂渾身
是火故渾身皆病蓋臣之狼狽極矣而不敢
請不敢言日夜籲天願閣臣亟補使臣亦有
時可以少休以不至卽塡溝壑
皇上大聖至仁
天覆地載豈不爲臣一動念乎況臣事勢實窮伎

倆實竭卽使無病猶當求賢以自代而況其
眞病有如此也至于考選事臣前已請言吏
部都察院又合力苦言其說已盡併望
聖明哀憐垂察同
賜俞發臣不勝哀鳴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初十日

請發緊要三事揭

臣待罪政地遇有緊要事不得不言雖自愧煩瀆然勢不容已今謹將目前急切事務開具三款上聞伏候
聖裁

一吏部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許弘綱皆連章求去丕揚以蒙
皇上慰留未敢遽行但又有辭疏在
御前未發杜門候
旨今大選在卽薊遼總督亦當會推不可遲延而

弘綱見掌臺事久卧私家亦甚不便且大僚旣苦乏人乃部院二臣又同時在告豈不誤事誠宜
亟渙溫綸責以君臣大義使其勉留二臣留則部院猶不至盡空矣

一刑科遂無一官兵科有周永春又在請告臣訪之病實沈篤不能供事此二科章奏無人發抄盡皆沈閣昨御史彭端吾蒙差巡按四川舊例巡按官出差必兵刑二科

內府領精微批今二科無官則精微批無從得領而御史不得行矣其間更有他事不便率皆如此尚書趙煥欲將此二科官先行
允補亦是萬不得已之計伏望
聖明留神裁斷或將科臣請署印本
發擬亦一策也

一今各省巡撫巳皆有人惟四川撫臣喬璧星巳經論劾致仕吏部推上日久未蒙
點用臣惟四川重地頃以兵荒之後各處告變人情岌岌所爲彈壓撫循惟撫臣是賴璧星

候代之人豈肯復任地方事卽使肯任而人情玩視號令亦必不行豈非西南之大憂哉伏望
皇上卽將吏部推疏
點用責其作速到任以便交代此地方一大急務也

萬曆四十年二月十四日

請發考選揭

竊惟今日最急之事人情所最仰望者無如
考選催請之疏且累千百牘其可緩而故急
之以煩瀆
君父則臣子莫大之罪天下人各具一心何以萬
口同聲不謀而合一至於此頃御史彭端吾
回道席未及煖都察院卽題差四川自端吾
而外更無一人可差而貴州巡按缺巳數年
湖廣巡按見缺今歲兩省科舉何人監臨迩
東巡按兼任提學錐奉

明旨令都察院具題亦以無人久寢今歲應試諸
生何人可送至于江西雲南福建按臣皆在
地方三四年情緒困苦所不堪言而考選守
候諸臣虛坐長安中不沾寸祿稱貸糊口竟
不知
聖意何時惜然何時肯
發俞音人人有向隅之悲日日有河清之嘆不意
聖明在上澤及含生而乃使諸臣之困一至此也
夫豈但諸臣困卽臣與部院之催請其困乃
更甚矣今事勢之急巳至此極伏望

聖明慨賜檢發了此事
朝端省多少議論
皇上省多少煩聒何利如之臣不勝懇切祈禱之
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十六日

乞休第二十三疏

奏爲申請罷斥事該臣于歲裏連章乞罷伏蒙

聖恩敦諭臣出臣以屢端屆期重違

上命匍匐勉出亦妄意

聖明當此新歲必有一番

新政以慰天下之望使臣得少免于曠職之愆乃

至今杳然雖連章苦口一切不報臣始知螻

蟻之誠終不足以動

天其所日夜延頸而企望者皆是妄想諄諄陳請

皆贅辭耳乃大小臣工猶以此望臣若謂臣

之力尚能得之

皇上而不肯盡者

天高于上衆迫于下臣以孤身蹢躅其間譬如牛

馬主人旣縶其足而諸欲乘駕者又鞭之策

之必令其行彼牛馬雖賤亦有知覺其能不

仰首而悲鳴哉昔韓琦求去神宗留之琦乃

盡取士大夫責望之書以奏神宗遂聽其去

蓋人主之于臣旣不行其言則亦使之有所

容于天下而後可也臣之庸劣旣遠非琦比

而人之罪責臣者又萬倍于琦臣寸心未死

何以自容頃者以腰足差痛不能行步杜門

數日又復勉出令人扶掖而進今一身之中

自頂至踵無不作痛卽扶掖亦不能行此所

以萬不得已哀祈

皇上放臣殘生使歸田里以毋誤天下國家之事

者也臣聞之畏途難涉高位難居臣起自孤

生素無遠志叨濫至此自揣非宜無一時一

刻不思退避豈敢復營私貪位以貽士大夫

之憂惟望

皇上召還耆德妙簡名賢爲天下所共信共服無

偏無黨之人使居此地耳目一新衆志咸附

世界庶有清寧之日此尤今日安危治亂之

一大機而臣所欲以一去報國者惟

聖明鑒其誠而

亟俞之臣冒死懇祈不勝激切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十七日

銓臣去國時事日艱疏
奏為銓臣去國時事日艱懇乞
聖明留神治理事頃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臣在卧病中聞之瞿然嘆息丕揚當出山時
年已七十有八每對臣言感激
聖恩思欲圖報故黽勉前來忘其老病其後見
朝政壅塞章疏不下推遷之請在庶官十不得
一在大僚百不得一卽其所平生心服之呂
坤遐章累牘極力推轂者亦終不報而會推
考選二事尤極為惓惓無計可動

天聽于是浩然之志始不可挽而雖有感
恩戀
主之心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此臣之所為感嘆
者一也年來士大夫議論異同各分門戶甲
乙互爭邪正俱混株連蔓引無有紀極雖以
至公至平之心處之未易消弭以故大臣之
自好者多思引避而不欲以其身與于甘陵
朔洛之禍人才且盡邦國將空此臣之所為
感嘆者二也自來大臣告病無不得請六卿
止于三疏其餘則一疏再疏隨卽允矣此非
但成就士大夫難進易退之節亦以見朝廷
體恤臣子得遂其私也今請告之章一槩不
聽甚至如輔臣李廷機羈栖四載欲控無門
視去國如登仙矜
俞音如望歲而丕揚度勢不能得遂至徑行雖鳳
翔麟舉足為
聖代完人乃國體亦少傷矣此臣之所為感嘆者
三也當丕揚在日臣不能以此開悟
聖心少補萬一今去矣尚復何言惟望
皇上深念老成不得已去國之寸衷

垂情政治亟發目前緊要諸務使六卿大臣稍得
行其志以安其位
明諭群臣戮力公家愛惜人才捐成心省議論以
共成平明之治而諸凡求去迫切情勢難留
者亦乞
俯從其請使其進退以禮不至于狼狽決裂而尤
先自臣始此臣今日觸事惓惓之愚衷不能
自默者耳臣不勝悚息冒瀆之至
萬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請
點用各部大僚揭
參
發下吏部印信本令臣擬票臣惟部務緊急必須
令人署掌見在六卿中只有兩尚書堪用而
趙煥資深但已署兵部若再署吏部是一人
而管三部殊為不便故臣擬趙煥署掌吏部
而以兵部改令孫瑋署掌蓋一時乏人不得
不如此仍乞
聖明裁定非臣所敢專也臣又惟
祖宗設立六部每部一尚書兩侍郎豈徒備員蓋
念曹務重大平居則彼此可以圖議偶有事
故亦可以代攝今各部有尚書則無侍郎有
侍郎則無尚書所以一人之身左支右吾日
不暇給伏望
皇上量賜點用即一時未肯盡補但使每部見在
必有一尚書一侍郎亦庶乎曹事不誤而于
朝廷之體面尚有可觀不至荒凉寥落如此之
甚也至于吏部尚書方當會推以俟
點用即左右侍郎亦斷不可少其原推疏俱在
御前併望
聖明留神檢發以重銓務每使緩急之時又復借
才于他部耳臣愚衷如此輒敢附陳統祈
聖鑒
萬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乞休第二十四疏

奏爲乞罷未
允再陳苦情事該臣於前月十七日具奏申求罷
斥今已再旬未奉
俞旨竊度
聖心必以
允臣去則恐閣中之無人不
允臣去則量臣力之不堪且憐臣心之困苦中有
難處故爾遲疑臣以爲此甚無難也今之閣
臣雖名爲相其實毫無他事只票擬尋常之

本章即一中才亦能辨之況在朝在野濟濟
賢才勝臣萬倍者甚多
皇上一簡用而左右贊襄綽有餘裕矣又何取于
一庸駑之具臣而必使之備員于此地哉若
以爲有臣在可以無補則是臣以一身之忝
竊而妨衆正之登庸即此一端便得罪于
宗社得罪于萬世又何能一息安一日容也至于
臺省各官缺乏至極科臣以
冊封典試且空署矣臺臣以守候羈留且無可
題代矣遼鎮之按差尚煩處置黔楚之舉士
誰爲監臨廢國家之典章塞
朝廷之耳目罪皆在臣近孫丕揚去後大小臣
工皆知臣之難留而亮臣之求去爲不得已
諸疏具在
御前
皇上試留神省覽則知臣言之不妄矣況臣馳驅
多年筋力精神實已竭盡頃又加以痰火大
作徧身腫痛飲食盡廢骨瘦如柴日夜憂思
常至涕泣
皇上儻念其數載微勞但視臣如已死之人放此

殘生使歸田里臣一息未斷猶當口口聲聲
頌
聖恩于無極也如罪其煩瀆非所宜言而譴之戮
之是臣自觸
天威自負
聖主亦何說之辭臣不勝哀鳴懇切籲祈之至
萬曆四十年三月初五日

乞休第二十五疏

奏爲懇臣未去

朝政不行中外艱危公私俱困懇乞

聖明蚤賜裁決事臣求去月餘未奉

俞旨竊度

聖心必厭臣之多言矣臣敢不省躬引咎靜聽

處分然臣所言考選會推諸事非臣私事乃國事

也非臣一人私言乃天下千萬人之公言也

非可以不言而故言乃理窮勢極萬不得已

而後言者也

皇上以爲當則行之以爲不當則譴之斥之頃刻

而決片言而定何所難處而進疑若是若臣

延一日久而不斷臣一身病苦猶是小事竊

恐天下後世有以窺

皇上之淺深矣語云君行令臣行意進退去就取

自上裁國有定法君之所爲令也可得而行

諸臣者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聖有明訓臣

之所爲意也不得而狥諸君者也一介之士

固有可殺可戮志不可奪者而况于天子之

大臣乎臣言不見聽則必當去不去一日則

一日不能無言

皇上不聽臣言則必聽臣去臣去而

皇上免于多言之煩瀆亦便計也臣蒙

恩深厚豈敢頻煩求去取忤

聖心揆之事理委當如此不得不如此伏望

聖慈俯垂鑒炤

郎賜俞允臣不勝悚息負罪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黔國庄田揭

今日蒙

發下黔國公沐昌祚一本爲庄田子粒事內

傳出旨自行徵收臣惟此事該省撫按官以庄下

爲盜之故屢次疏爭兵部覆奉

欽依令有司代徵西南之人方不勝慶幸今若復

准該鎮自徵則地方必復紛紜多事貽害不了內

而兵部科道外而撫按必復譊爭其爲喧鬨

無有紀極而

明旨前後相違朝行夕改甚非事體且逼省人情

搖動不安將生事變亦甚非該鎮之福也此

事關係甚大臣萬不敢擬伏望

皇上將此疏留中不必發行致生議論使該鎮與

地方得以相安乃所以全之耳謹附奏以

聞

萬曆四十年四月初九日

乞休第二十六疏

奏爲愚臣久羈負罪日甚懇乞

聖明卽賜裁斷事臣伏枕五旬屢疏陳請病苦昏

迷語言無次不足以感動

聖心臣之罪也然使

皇上羈臣而無害于

國家無損于

聖政臣卽病困以死可以無言乃臣一日未去則

朝政一日不行日復一日將使紀綱盡壞國體

盡傷廟廊不成廟廊世界不成世界臣雖木

石其心豈能安處

皇上卽視臣如犬馬可以羈縻進退去留可以置

之不問乃官僚可盡空乎言路可盡廢乎各

省之按差可終不代乎浙江湖廣貴州之科

場可不用監臨乎恐從古以來無此事也或

者妄意

皇上罪臣以去要求故難其行則臣以爲要之爲

言必有所挾臣么麽豎儒譴訴罷斥皆由

君父何憑何恃而敢言要惟是受

恩深重情不能已又生平讀聖賢書

堯舜主不欲以阿徇逢迎得罪千天下萬世故冐
昧煩瀆之若是耳今中外離心人人愁嘆即
輦轂之下肘腋之間怨聲憤氣已自滿盈種種
禍機無人敢說臣方深憂
皇上之孤危而
皇上顧閉塞愈深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
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至于閣臣冢卿亦視若
可有可無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
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
法也

皇上今日誠厭臣多言欲臣緘默苟容甚是容易
但天下人各有心人各有口一臣之順從不
足以勝千萬人之愁怨一旦禍變之來即食
臣之肉有何益耶臣聞之責難于君謂之恭
臣之所望于
皇上者皆易事非難事律以責難之義尚為有愧
若復畏罪懼譴併此不言則真孟氏所謂泄
泄沓沓事君無義進退無禮為不忠不敬之
大者矣伏望
聖明察臣愚衷即行罷斥

亟下考選以應目前之用其推補閣臣
點用吏部尚書與卿貳督撫等官皆不可緩併望
次第施行天下一日翕然稱
聖主矣

萬曆四十年四月十一日

乞休第二十七疏

奏爲病臣羈留致誤國事乞
恩蚤放事臣杜門乞歸已滿三月企望雖切
天聽未回每伏枕思惟上有
聖主而臣不能事下有群賢而臣不能進向之責
臣者謂其不能苦口以效忠今之責臣者謂
其不能因機以納牖向之責臣者謂其以不
去妨賢今之責臣者謂其以一去了事蓋臣
之所處轉難心轉苦而貽累于天下國家亦
轉甚矣憂鬱之極疾患日深終日昏昏如醉
如夢不知生存人世能復幾時又安能黽勉

馳驅以報
聖恩于萬一哉昨見署銓臣趙煥疏請推補閣臣
大僚考選極其懇切老成愛國之心可對天
日臣願
皇上聽之信之亟行其言仍
念銓曹事重冢宰統率百僚不可久虛即
賜點用至于臣之篤病苦情萬分宜去萬不敢再
辱
溫綸以虛
君父之命惟望
皇上蚤放一日則蚤全一日之生且于朝事亦蚤
免一日之躭誤其爲公私利便甚不淺矣
萬曆四十年五月十八日

請發考選疏
奏爲懇乞
聖明亟發考選事臣杜門候
命病困不支雖黽勉擬暴而自念旦夕去國之人
不敢時有陳瀆惟昨接得副都御史許弘綱
揭帖臚列臺臣缺之各差緊急之狀臣伏枕
讀之不覺拊膺太息曰柰何當
聖明御世賢才布列之時而闕人廢事乃至此哉
他尚可言三歲之賓興何等大典兩浙之與
三楚何等大藩而聽其監臨之無人也雖往

時嘗有以藩臬代攝然皆御史臨期變故而
爲此權宜苟且之計未有
朝廷坐視其無人而漠然不爲之處置也毋論
國家典章必不可廢而四海之觀聽豈不駭乎
於
皇上四十年用賢求治之盛心豈不亦有所未安
乎臣極知請者愈煩則
聖心愈厭惟從容靜俟自有沛發之時但事勢急
迫如此不得不言且念古之大臣雖身既廢
退猶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況臣受
皇上厚恩卽一日未死一日當思效忠而敢以欲
去未去之身遂恝然忘情于國事哉至于臣
之懇切求去委國馳驅多年力竭身病不得
不哀乞殘生乎
君父乃未亮者或謂臣以去就爭此非但昧臣之
心抑且重臣之罪矣臣伏枕披瀝語言無次
伏望
聖明俯垂鑒炤卽允臺臣之請將考選
檢發以救目前之急臣去而心安死而目瞑矣臣
不勝懇切顒祈之至

萬曆四十年六月初二日

乞休第二十八疏

奏為宿疾愈增懇

恩准放事臣向有血疾每遇夏秋輒發發輒委頓不支自頃以來六七月間無歲不請告非得已也今歲之發視前尤甚每一血下常至傾盆眩暈數刻乃始復甦一身之中為血幾何而能堪此肌肉俱消僅存皮骨固已槁無生意矣即不得已勉供票擬之役一切公事未能謝絕然皆從呻吟喘噎中支吾答應日覺憒憒目下

皇貴妃發引乃

國家大禮臣為輔臣當匍匐奔送度此病勢殆必不能展轉思惟何以安處且中外章疏

大政所關宜存秘密顧使病臣僵卧擬

旨中使往來傳宣屑越政幾莫此為甚

皇上儻念及此其可一日容臣於此地哉夫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聖訓也臣之所夙自矢者也犬馬微勞報以帷蓋此

君恩也臣之所願有請者也臣聞之自古只有貪戀不去之人臣未有來去不得之人臣有之自今日始無聊之極遂至徑行始于小臣漸及大臣淩淫之勢尚無底止

皇上如以法束之不如以

恩成之成之則臣其最急者故敢冒昧哀鳴仰干

天聽伏望

聖明垂

鑒允臣不勝悚息戰兢待罪之至奉

旨覽卿屢奏目前諸務朕已知道了卿公清直亮方且倚毗義當勉出視事共濟時艱何乃稱病求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可遵旨即出

入閣贊襄慎毋再辭以副眷懷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六月初六日

宣諭回奏併乞休第二十九疏

奏爲伏奏
溫綸恭陳謝悃再懇
天恩俯憐病苦事昨臣以患病乞罷該鴻臚寺官
捧出
聖諭覽卿屢奏目前諸務朕已知道了卿公清直
亮方且倚毗義當勉出視事共濟時艱何乃稱
病求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可遵旨即
出入閣贊襄愼毋再辭以副眷懷吏部知道欽
此臣恭設香案扶病叩頭謝

恩外竊念臣賦性素愚徒有心于報
主積誠未至終無術以回
天顧年來求去皆蒙
皇上慰留臣亦妄有希冀少竭犬馬之私至于今
歲則自度其力盡計窮無所復施若再濡恐
不去誤國之罪將日深一日故連疏哀鳴懇
求罷斥杜門候
命迄將半載歸念未紓宿痾復作一段苦情已具
前疏中毫無欺謬不意仰厪
聖慈特頒
溫諭臣潚伏跪聽惟有涕零誼當遵
旨勉出圖效贊襄而病勢奄奄恐遂顛仆徒捐軀
命無補分毫此所以萬不得已而再籲號于
君父也臣聞
明主之于臣用其言不困其身臣之言具在所欲
效贊襄者止于此矣
皇上若採而用之臣雖死猶生而况于去知其不
用即竭蹷奔馳贊襄何事縱
皇上不罪臣天下尚容臣而臣覩此時事靦顔尸
素不病死亦愧死矣伏望

聖明憐臣供事多年賜以骸骨使返故鄉
鑒臣一點血誠
少採狂言用裨
聖歎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勝悚息戰懼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六月初八日

乞休第三十疏

奏爲患病難痊懇

恩亟放事臣以病乞歸伏蒙

聖恩遣官宣諭臣隨具疏陳謝併求

允放今又再旬未蒙

俞旨臣欲頻請則恐瀆

聖聽欲靜俟則恐妨政務跼天蹐地莫知爲計因

思年來大小臣工以去請者

皇上率皆不允遂併及于臣其所以不允者豈

皇上不體臣下之情而故難其去哉臣竊度之蓋

有二端其一則謂食

君之祿不宜自便身圖其一則謂紛紛陳請多是

以去沽名此二者皆臣子大罪

聖心所疑故執之愈堅而請之愈厭耳乃臣則謂

人臣去國于身何利其間蓋各有一段萬不

得已之情乃敢控于

君父即年來求乞不遂羈留以死者甚多亦可見

矣至于沽名之人間或有之然舍見前之富

貴博無用之虛聲揆之人情未必肯爾且人

臣何名附君上以爲名臣觀史傳所載其臣

有忠良恬退之名則其君必有神聖之號其

臣有姦邪貪戀之名則其君必有庸暗之譏

蓋臣之從君如日月星辰之從天未有日月

星辰無光而天不爲黯慘者天能分日月星

辰以光所以成其大君能與臣下以名所以

成其聖今以

聖明在上而諸臣皆被不忠不敬無禮無義之名

書之史冊傳之後世

皇上亦豈願之哉而政本何地閣臣何官可任其

浮沈柔竊日延一日直至敗壞顛覆而後棄

之也且臣欲名則當輔

聖主勉建功業庶幾尺寸有聞以附于古先名哲

之末流乃爲真名若居如此之地而泯泯汶

汶無所表見徒乞其殘軀以就死林泉與草

木同朽腐此昔人所請入寶山空手回者鄉

黨且羞稱之何名之有而

皇上亦可以亮臣矣臣病苦至情已具屢疏不敢

瀆陳伏枕思惟竊意

皇上之所以不放臣或在于此故復披陳申懇仰

祈

聖衷如以進退去留當聽

君命罪臣非所宜言則臣至于窮極無聊亦將出于無可柰何之計自甘誅戮而已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二日

綸扉奏草卷之十六

乞休第三十一客揭 附考選

臣杜門四月餘懇切求去伏蒙
聖慈遣官
宣諭臣又未能強出孤負
天恩慚恨欲死竊念臣求去之意固出於真病而
其間情勢亦有不得不去者蓋從來閣臣兼
稱要地並未嘗以一人獨任臣隻身受事且
將五載而臣廷機名位在前臣僭越日久揆
之事體終是不妥反之中心更為不安雖廪

廪兢兢不敢有負
皇上而智識短淺罪戾實多一旦敗壞臣一身不
足惜亦恐上累
君父又臣犬馬之年雖未甚邁而精神久已枯竭
瘍疾血疾無時不發自朝至暮常眩暈數次
每念數載之間閣臣如王錫爵朱賡于慎行
相繼物故如臣薄福更可寒心此所以哀鳴
而陳乞者固誠大有所不得已也若一言涉
欺則天地鬼神必共殛臣而不知者乃疑臣
以去就爭臣之去就于國家如鴻毛何足以
動
皇上而敢不自度量一至此哉惟是考選一事人
望實急臣極知
皇上原無不用諸臣之心但因年來言論紛紛過
煩過激即臣亦心厭之何況
皇上所以稍加留難以示裁抑此
聖主用人之微權也臣觀近日人情較之先歲似
大不同甚有厭囂思靜之意且知
朝政壅塞其失多由臣下激聒非
皇上本心竊以為乘此時而發考選人必感激

聖恩共體
聖意不敢如前之煩瀆世道當可挽回而
皇上于用舍之際先後緩急各中機宜天下後世
無不傾服矣若必以臣為有私于諸臣而曲
為之請假此市恩則請
先賜臣歸而後發考選人將曉然知此事為獨斷
于
聖心與臣無預尤便計也臣伏枕中偶思及此故
敢冒昧力疾手書上聞伏望
聖慈俯垂鑒亮將臣乞歸疏即賜批允其考選等

事取自
聖裁臣生死感
恩對結無極矣
萬曆四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擬論代事疏未上

奏為代議紛紜直陳事理以待
聖裁事竊見代藩一事盈庭議論喧呶未巳其始多于鼒涉其後半于鼎渭至于今則盡于鼎渭矣禮部不敢自主而聽之勘議勘議巳上又請行代王自處則此事之難言可知也臣平心而論鼎渭母裴氏既不經奏選則終犯濫妾之條前此禮臣攙例上請乃為國家守法不敢失也而求多者至以臣廷機為擅改條例夫條例隨時增損皆奉
旨刊行雖甚作奸行私者亦不敢以意更改況廷機生平何等人品其事
君惟以勿欺為主乃以此疑之臣竊謂言者於是乎失辭矣惟是代王既再報鼎渭于張氏其後檢舉復以鼒涉為嫡第一子禮臣但裁鼎渭之濫而未及明鼒涉之非嫡故
明旨亦以嫡庶為言反使鼎渭得執此為辭遂啓爭端此代王之罪也張氏以內助而再封次妃巳自犯例乃獨責鼎渭之犯例試問代王檢舉之時果盡出大公至正之六心乎抑亦

帷幄袵席之間有潛移默奪而不自知牽情溺愛而不自制者乎夫惟裴王而張嬖遂至兄燕而弟王人心不平率出於此此張氏之罪也伯夷叔齊子臧季札之事誠不可望于渭涉然使此二人者有一稍能謙遜作皮面說話亦自可觀乃渭旣訟父涉復詈兄試觀其屢疏訐爭與當場面質之辭狠戾恣睢無復人理堂堂親藩豈可以如此之人君臨一國此鼎渭鼎涉之罪也如此事理皆昭彰在人耳目雖甚欲左右其袒者無所置辨惟是

今日處分之難則以寻渭恐開濫妾之門禮臣之所爲慮也寻涉恐紊長幼之序廷議之所爲爭也兩說相持未易遽斷則臣請卽以例考之國家自有藩封以來未有禁例至正德四年趙府輔國將軍佑掠奏爲革宿弊以正宗支事奉

旨佑掠所言有理各郡王以下該用妾媵不許過多有媵朧冒濫的親王及鎭守等官指實參奏時雖禁其過多而未定其輛數且未及于親延迄嘉靖二十三年禮科給事中周家始請定擬親郡王妾媵之數禮部覆請除郡王妾媵已有定制外其親王妾媵應否定限人數本部未敢擅議伏乞

聖裁奉

旨准議時雖議及于親王而竟未見額數之何如定也二十五年禮科都給事中李綸題稱宗室不經奏選妾媵所生子女多由踵襲因循若一槩不准請封難遏紛紜之奏三十一年禮科給事中王鳴臣題稱宗室娶妾各以三十四十爲期禮部兩次題覆兩未

兪旨皆以郡王將軍中尉爲言亦未及于親王也至嘉靖四十四年頒行條例乃定親王妾媵許奏選一次多者止於十人世子郡王四人將軍三人中尉二人要例亦遵之然其下文所云不遵明例參奏罰治所生子女照濫妾例行又專指世子郡王以下亦無一字及于親王也直至隆慶五年乃併禁親王而又云在例前者不禁卽五年以後如唐府崇府皆以乞

恐惟封[illegible]親王下天子一等禮貌甚尊不爲之限

制則其弊安窮過為之懲罰則於禮恐失是
以明著其恨于前而不嚴絕其違于後綱雖
漸審罰終不加真可謂義之盡仁之至矣假
使代王當時明言鼎渭為裴氏所生而認罪
乞恩于
皇上
皇上必念親藩之重曲體而從之如唐崇二府之
例又何必費許多曲折于其間哉而況鼎渭
之生又在隆慶五年正合例前不禁之款也
由此觀之則此事之失殊在代王今日處分

只有二說有言當立鼎渭之子者有言兩棄
兩則立他子者臣以為兩棄之說于人心似
平而未知他子之有可立與否若立鼎渭之
子則須明言鼎渭之生尚在例前徒以訟父
之故含而立其子他日不得援以為例則國
制天倫兩不相悖縱有援引陳瀆者亦無以
為辭矣臣及覆條要二例及禮部職掌其所
關載不過如此亦未知其是否伏乞
勅下禮部再行詳細查覈酌請施行如別有考究
[illegible]有長子以

灌妾黜者即當明白陳奏據法以裁臣斷不
敢以己言為是也天下公事當與天下公議
是則當行非則當改意見偶有不到何妨異
同即分日議論此事多有摭無影之談設萬
不然之慮臣皆以為過只是就事論事據法
論法方可服人不然一時雖以衆論而勝他
日之實論尚未已也臣既為此言又與臣廷
機同年同官易生疑議不便票擬如禮部覆
上伏望
聖明暫行停寢俟有新補閣臣方

賜發擬將公論以久而益明人情以久而自定矣

請
宣諭輔臣李揭
該臣屢疏乞休未動
天聽臣子之義惟有靜俟何敢陳瀆惟是政本空
虛閣門久閉臣卧病擬票心甚不安日惟仰
望我
皇上速補閣臣以濟一時之急而
僉旨尚稽難以久待竊見同官臣廷機杜門日久
皇上既不允其去當
諭令勉出供事使臣少得弛擔亦今日之便計也

臣前曾屢爲廷機求去而今復有此請者非
敢自異前說蓋見事勢如此無可柰何與其
使廷機久卧又不如出而任事之爲愈耳臣
已具疏乞
恩准放兹又再陳其懇以備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四日

催考官揭
昨禮部侍郎翁正春到臣病榻前言浙江江
西湖廣陝西四省考官題催日久未蒙
發下路途遥遠時日又逼恐不及事托臣爲轉奏
臣念四省地方距京師皆數千里今去試期
僅有一月若再或遲延深爲不便不敢不以
奏
聞其應天考官係閣臣具題每科皆於初五日
命下今亦急矣統望
聖明留神一併

檢發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五日

催考官揭

先該臣等具題應天鄉試合用考試官擬推
正考官左中允趙秉忠等副考官洗馬邵景
堯等各二員於七月初一日具揭上
進經今數日尚未奉
旨看得應天進路悠長試期將近伏望
速賜點發使二臣星馳前去供事庶不致有誤
大典臣等不勝跂望之至伏候
勑旨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七日

催考官揭

先該臣等具題應天府鄉試擬推正考官左
中允趙秉忠等副考官洗馬邵景堯等各二
員於七月初一日具題上請未蒙
點發其禮部所請浙江各省試官亦屢催未
發今去試期只有二十餘日道路悠長沿途又有
大水若奔馳不及試期必須另改二百餘年
之定規無故而壞甚非
清朝之盛事也伏望
聖明速賜批發使諸臣星馳前去不致稽誤
大典臣等不勝跂望之至伏候
勑旨
萬曆四十年七月初十日

催考官揭

竊惟應天及各省考官臣等與禮部題催屢次未蒙

點發今去科場只二十日矣不知

聖意所存若以此事爲可已則賓興大典

皇上必不廢也若以試期爲可改則

祖宗所定遵行二百餘年無故而忽更

皇上必不爲也

朝廷舉動四海觀聽臣竊惜之或以臣等所擬爲未當則別有

聖裁俾臣等奉行亦無不可臣屢揭煩瀆深懷悚懼願事不容已復此冒陳伏望

聖慈炤鑒

萬曆四十年七月十六日

催考官揭

竊惟

國家大典莫重于科場前此應天考官皆於七月初三四

命下初六七啓行今過期已有半月去科舉之期只有十八日而路途將四千里安能奔赴昨

發票獨應天尚未見發留畿重地

祖宗根本之區視各省尤重可令此典遂至停緩耶臣等屢次催請情詞已竭惟有自咎自責不能感動

聖心而已今萬不得已再將原列職名開寫上請

點用乞將趙秉忠量陞左春坊左諭德邵景堯量陞右春坊右諭德各兼翰林院侍講以便供事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年七月二十日

催考官揭

該應天及各省考官未蒙

允發人情疑惑莫知其故臣等竊度

皇上慎重大典必恐各官遙行或生弊竇故爾遲

疑今去試期只十餘日矣晝夜兼行亦恐難

到豈可再緩除各省考官係禮部題請其應

天考官臣等謹列名上請伏望

亟賜檢發其趙秉忠賫倫最深如蒙

點用乞量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以便

供事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着點了的去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七月二十四日

回奏李瑾出差揭

該文書官傳出

聖諭李瑾先已出差如何又出差問內閣去欽此

臣惟各省考官係禮部具題臣不與聞若李

瑾前此出差係是

冊封今差係考試官前後事不相蒙向來如此

者甚多禮部只據六曹資序具題非有他故

此則臣之所知者今承

聖問謹據實上聞以待

聖裁其應天考官係臣閣中具題如有未當亦望

聖明傳示緣時日已迫故敢附聞謹

題

萬曆四十年七月二十五日

催請考試官疏

奏爲試官未奉
明旨大典萬不宜稽懇乞
聖明即
賜檢發事該各省直考試官臣與禮部具題日久
屢請苦請未蒙
檢發至于舉朝皆請一槩不報
聖意淵微終非臣等愚昧所能窺測惟有引咎省
躬恐懼待
命而已但臣竊以爲國家之事有創設之新規則

可否出自
君父臣子所不得而干也有經行之常典則建立
本自
祖宗來世所不得而廢也如今歲各處乞增解額
禮部覆請
聖裁雖皆仰體我
皇上壽考作人之盛心然而
閣中之後禮臣不敢再請者誠以此
皇上之特恩或行或止一憑
宸斷不敢瀆也乃三歲舉士于鄉
高皇帝設立
列聖遵行二百餘年無有愆越即
皇上臨御以來亦十三舉矣未嘗有一次之或爽
也今去常期只旬餘日而考官尚未得行日
復一日將安稅駕豈遂以此典爲可罷乎改
期爲無傷乎臣恐傳之
累朝壞之一旦大非吉祥善事而我
皇上四十年尊
祖敬
宗揚光覲烈以成此

聖神仁孝之徽稱亦得無因之而頓損哉如臣等
有罪當加譴戮則俱在
皇上之處分至于此典必不可廢臣是以冒死籲
祈仰于
聖聽誠見其勢之至迫而事之萬不容已耳伏望
聖明俯垂鑒察

萬曆四十年七月二十五日

請順天鄉試提調官揭

該順天鄉試場中例用提調官一員舊例皆用府丞而府尹則總理于外及該府一應事務不能復無場內之事今去試期只有四日而吏部所推府丞尚未蒙
允用勢甚急迫伏望
皇上將該部原疏即
賜檢發以便供事惟復別有
聖裁亦乞
明示臣輒敢冒昧以
聞

萬曆四十年八月初四日

宣諭謝
恩疏

奏為恭承
宣諭感
恩陳謝事該鴻臚寺堂上官捧出
聖諭諭輔臣朕自入夏以來時受暑濕頭目弗清體生瘡毒服藥調攝尚尒未愈卿為輔弼重臣豈可久居私寓杜門不出卿心安乎且朕壽節在邇宜當表率百僚今着鴻臚寺堂上官往諭朕意即出入閣贊理其補大僚考選等諸事朕次第檢發卿可安心佐理以副眷倚之意故諭

又該司禮監太監李恩等口傳
聖諭即出入閣辦事欽此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外竊念臣負罪沈痾乞歸日久未回
天聽更枉
温綸聞
聖躬之違和既縈下念凡
聖節之在邇復動歡顏惟
君父之命難違亦臣子之情宜盡今普天率土皆來稱賀于

闕廷豈一介微臣輙敢卽安于私第况大僚已
多
點用而考選次第舉行在臣愚衷曷勝欣企容稍
調理一二日卽剳剳勉出隨衆嵩呼仍望
皇上調攝
聖躬
留神庶政以慰四海臣民之情臣不勝悚息感戴
之至謹具奏陳
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卿已遵諭翌日勉出稱賀
朕心嘉悅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八月初八日

入直揭
該臣恭承
宣諭仰戴
聖慈已於今蚤
廷見入閣辦事竊念臣病苦餘生乞休情切
聖明不加譴罪
曲賜勉留地厚天高將何報稱惟是天下人向見
臣尸素浮沈則責臣之去今見臣杜門療曠
則又望臣之出臣出而無濟于事則又無以
副天下之望而增其浮沈療曠之愆展轉思
惟莫知為計譬如入籠之鳥惟有悲鳴遊釜
之魚已無生趣雖感戀
聖恩歡逢
聖壽不敢不勉出拜舞呼嵩自盡臣子之義然度
其情勢恐終不能畢力馳驅以報
皇上于萬一矣伏望
聖明留神大計蚤擇忠良以供任使至于目前急務
明旨所云次第檢發者更望旦夕舉行以重
綸音以慰中外之望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十二日

請點吏部尚書發考選揭

該臣祇奉
溫綸勉出供事私心竊望
聖明于緊要時政有所舉行以庶幾少效馳驅之
力其大僚已蒙
皇上點用數人度必相次
檢發臣可無言惟大僚中緊要無過吏部尚書此
官表率百僚爲六卿之長用得其人則可以
肅中外之心而息煩囂之口往時皆有缺即
補並不令人代署自楊時喬以左侍郎署事

日久彈壓不促群囂遂興至孫丕揚來乃始
稍戢而其勢已成不能遽遏故復有近日之
喧閙今祭典在邇人情觀望署事雖稱得人
而冢卿之任豈可久虛此當
亟賜點用者也至于月前科道委爲缺乏各差御
史有三四年不得代者中間亦有真病真父
母年老迫切欲歸若久不得請其勢必至棄
官雖我
皇上寬仁大度不加譴罪乃
國家法紀亦大傷矣此猶在外省也京中見在
御史亦只有四五人目下又有九年考滿例
不復職則其存者不過二三人即無論奔走
不及于觀聽亦大不雅矣此當
亟賜檢發者也臣區區愚衷不能自已故復陳瀆
如此亦特
聖明能亮臣容臣不以其言爲無當耳臣不勝屏
營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十四日

請發考選咨揭

竊見連日南北大僚多蒙
點用仰見
聖明留神政務加意人才天下自此有泰交之機
而臣見入
賀各官詢知各省地方雖間有水旱然豐登處
多流移漸復較之往歲景象不同天下又自
此有太平之望此等好事不于他年而皆在
于我
皇上五旬届壽之時仰見

皇上洪福齊天
久道化成
宗社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於此臣不勝欣羡不勝
喜慰惟是考選一事各官待
命日久情緒欝結中外人心皆爲此盼望而科道
缺乏其勢已極戶科至于空署本章皆付吏
吞收接內外各差御史皆無可題代委爲不
便臣竊謂此事終無不行之理不如乘此嵩
呼之日沛發德音使人知恩出
皇上斷自
朝廷非臣下所能于與豈不美哉如再或遲延
以俟他日雖同歸于用而萬不如今日之發
增盛事而暢人心之爲愈也臣若有一念假
此市恩則天地鬼神必不容臣伏望
聖明鑒炤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十六日

催考選客揭

前十七日五鼓臣于朝房祇候拜
賀適蒙
發擬考選等本滿朝聞之歡聲動地以為
萬壽佳辰有此
浩蕩之恩自官僚以至隸卒及市井小民無不頌
戴
聖明謳真
堯舜之主臣之愚衷亦喜幸欲狂今諸疏次第
允發人情鼓舞又當何如惟是考選諸臣候

命最久天下人心之所仰望惟此為最急臣之竭
誠祈懇于
皇上者亦此為最切惟願
皇上發一日則發懸一日之望亦發完一日之
局且發在此時則猶在
聖節二三日內人知出自特恩其歡欣頌祝尤倍
于常日也如恐其人多言多過為慎重則請
臣多老成歷練彼此相戒謂既承
聖恩當仰體
聖意必不敢如向前紛紜瀆擾以取狂妄之愆此

亦臣之所敢信者臣懇切愚誠口不能盡統
望
聖慈憐察
萬曆四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工部印信揭

蒙

發擬吏部一本為工部印信事所言該部印信久

封各解戶守候之苦委為緊急臣每日至長

安門諸人必來哭訴不但訴之吏部也然此

猶只是一端該部自侍郎劉元霖九年考滿

例不復職閉門候

命已經兩月凡百事務悉行停閣極為不便臣頻

欲上聞而又恐煩瀆輙復中止今吏部以署

印及

點用尚書為請臣惟

點用尚書則出自

聖裁臣不敢擅擬署印則侍郎劉元霖尚在臣又

不敢徑擬他人惟念元霖已推南京戶部尚

書如蒙

聖明准用或別有處分傳示

聖意然後臣可定擬以聽

上裁蓋用舍予奪出自

皇上臣惟有奉行而已若其事體之急不容再緩

則俱在

聖鑒不待臣言矣

萬曆四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同官求去揭

臣今日見同官臣廷機揭帖欲於初二日辭

朝徑行甚爲歎異廷機杜門候

命已四年半可謂極久頃蒙

溫諭慰留臣亦極力勸其且停以候

明旨而廷機自念

皇上必未肯允其去日復一日茫無了期又有口

瘡諸病甚爲痛楚故遂决意如此臣雖欲挽

之終不能止其感激

聖恩天高地厚非言能悉惟

皇上賜以

溫綸許其歸去或

發臣擬上以待

聖裁庶廷機去就得以明白而于

朝廷體面亦不失矣臣忝同官不敢不以上聞

惟復別有

聖裁俱乞

亟賜施行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同官求去揭

臣昨在閣中接得同官臣廷機揭帖欲力疾

辭

朝而去臣隨即具揭上聞及至出闕隨往看廷

機果然口瘡沈重痛疼異常不能說話形容

極其憔悴不似前日臣甚懷憂懼因念廷機

生平恭謹

皇上留他五年幸其性耐方能廷挨至今今春見

孫尚書行亦有去意及奉

聖諭又守候半年欲拜

聖壽而後去茲者之行委出真病看其意思已定

再留不住

皇上傳一

溫旨放去或令臣擬上

君臣始終更爲兩全

皇上常說國體二字此正國體關係臣不敢不言

非敢爲同官私情求

皇上也臣聞廷機去不勝悽凉恨不得挽留使住

今之所言亦萬不得已臣不勝冒昧之至

萬曆四十年八月三十日

請點薊遼總督揭

近者兩京大僚已蒙

點用數人

朝端自覺生色惟是兵部尚書王象乾久以候

代不得到任今邊陲多事本兵之任最爲緊

要雖署事有人不敢苟且然干統攝擔當自

是不便尚書孫瑋屢爲臣言之伏望

皇上將會推薊遼總督汪應蛟楊鎬蚤

賜點用一員如未當

聖意亦乞

傳示該部另推以聽

聖裁庶使象乾得代入理部事軍機重務不至妨

誤其所關甚不細矣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三日

請發考選揭

昨蒙

皇上發擬都御史許弘綱一本爲各差乏人請

發考選又傳出

聖諭謂近來大小各官逞臆輕詆恣肆不以國體

爲重任性所爲令臣出

旨該臣隨卽具擬上

請竊念近來各官輕詆恣肆不知

國體委如

聖諭然皆前一番人與此番考選諸臣不相干也

其前一番人輕詆之尤者已經年例考察與

別項事故率已無存今其在者歷事既久漸

以老成故頃來

朝端自覺安靜卽如

福王之國一事雖人情懸望至切然猶得與寧

耐以聽

聖裁亦可見也其此番考選諸臣目擊前事之非

必不敢復蹈其失昨許弘綱固已言之弘綱

信臣也豈敢欺

皇上乎臣以爲國家設立科道官曰言官責曰言

責則既以言命之矣如大政事大奸弊關係
安危治亂豈容不言中間有一二妄言亦是
從古以來所不能免堯舜之世尚有讒說殄
行巧言孔壬之輩夫惟堯舜不以讒說巧言
而廢明目達聰敷納明試之舉此其所以爲
至聖也夫上有意于聽言而下以多言取厭
其失本在于下誰能解之若上厭下之多言
遂併言路而廢之則又與下分過而使妄言
者反得以藉口
皇上試觀年來紛紛呶呶豈皆盡出于言官乎川

之壅也必至于旁決火之伏也必至于他焚
若使言官消磨至盡臣恐周道昌史晋之徒
且起而肆其譁而天下益多事矣今中外喁
喁共爲此事甚至市井小民道路往來之口
無不云然此亦川壅火伏之極也臣竊懼之
或者疑
皇上以人多爲嫌則臣請入合累科選經三次乃
得此八十餘人而又分之兩京散之三十餘
差僅可足用且人生變故何日不有前番考
選亦有六七十人去今不四年復缺乏至此

卽此番考選又已失十餘人矣臣實未見其
爲多也夫人少而言多雖少亦多若人多而
言少雖多亦少惟
皇上不厭其多而諸臣務求其少其于上下之間
豈不兩盡而何慮
聖慮爲乎臣喋喋如此非敢爲諸臣游說實見此
事一日不了則
朝廷之上一日不得清楚人情洶洶茫無休息
之期而臣與該部院諸臣亦不得安心畢慮
以事

皇上圖盡其職業故敢懇懇亹亹言之此亦多言
之一端也伏祈
皇上留神省覽
蚤賜施行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四日

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廷機求去懇切

皇上屢頒

温旨慰留臣亦極力勸廷機勉留以毋負

皇上眷禮盛心而廷機以守候五年

皇上必不肯放今冬寒在即難以再延決於十一

日辭

朝而行臣欲懇

皇上俯從其請則違

聖心欲苦挽廷機之留則力不能得欲默而不言

坐視廷機之去則

朝廷體統殊覺有傷且于

皇上眷禮廷機與廷機數載候

命之意皆深有可惜展轉思惟莫知所處今廷機

決行臣若不言

皇上必且責臣而廷機亦再三托臣為請故敢以

上聞其如何處置俱在

聖裁蓋非但廷機苦臣亦苦矣謹

題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九日

刑部戶科印信揭

目前緊要政務甚多其大者莫過于考選臣

言之至煩至瀆負愧負罪無可復陳此外則

刑部印信與戶科印信二事亦難再緩刑部

印信已蒙

皇上命許弘綱署掌弘綱以杜門日久難于遽出

故具疏陳辭

皇上偶未檢發遂致部務壅積無人料理今

朝審在近若弘綱不出則三法司遂缺其一而

此典且廢格矣昨吏部亦為疏請所當

亟發促令視事者也戶科閣署無官已經兩月章

疏之下部而不得發抄者不知其幾該科職

掌乃錢糧重務軍國所關豈容停寢所當

蚤賜補用或暫令别科官代管以免遲誤者也此

等事務臣言之皆近瑣屑然不言則又大有

不便人又以此罪臣臣之情亦大不得已矣

統望

聖明鑒炤施行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五日

冉駙馬被辱揭

該本月初二日駙馬都尉冉興讓送揭至閣言爲府中梁盈女彭進朝等所毆辱臣以事關內戚

皇上自有處分臣不敢問其後則巡視御史有言矣該科有言矣教習官及禮部各有言矣駙馬侯拱宸等又有言矣而皆未蒙

皇上之處分也滿

朝紛紛盡疑諸疏未達

御前且謂

皇上愛女之親尚阻格如此何況他事共責臣默無一言臣念興讓與梁盈女等喧嚷事之顛末臣不與知興讓始而跪門繼而徑去雖情出迫切然輕率之罪亦自難逃臣不敢爲諱惟是

至尊在上而衆辱駙馬于

朝置之不問紀綱何在觀聽駭然今

輦轂之下已滋猜疑傳之四方寧不謂

皇上左右果有壅蔽使

公主之情亦不得達其爲

聖明之累亦不少也伏望

皇上將此事明賜處分

召還興讓加以薄罰

諭其省改庶

朝廷之體統不失而

公主之心亦安矣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六日

聞言懇發時政疏
奏為籲
天路窮省躬罪重再陳苦情仰干
聖聽事臣自入春杜門乞歸便無復再入
綸扉之望荏苒遷延至于
聖節伏蒙
皇上特渙
溫綸諭令入
賀臣之私情亦不能已故復黽勉携扶汗顏一出
然亦自料其展布之無能供事之不久矣比

嵩呼之日
皇上發下考選及釋放王邦才等疏令臣擬上中
外聞之歡聲動地臣亦自慶謂可藉此少寬
罪責苟且延挨乃不意
聖心復轉諸疏中留臣雖諄諄請之不能得也地
稱政本官號股肱而一籌莫展寸效俱無臣
之罪愆何以自逭頃科臣范濟世望臣以死
力爭不得則慟哭而出
國門臣欲力爭而不能死欲出
國門而不能慟哭自慚自咎更復何辭昨科臣
張延登又謂臣秉政既久巷遇罔聞足以見
獨任之艱尤為切當至云一言再言不聽當
請
闕日陳流涕苦諍此其忠愛懇惻之意與濟世
同而其所以為臣謀者出于無可柰何而以
哭為策臣亦極感二臣之苦心矣但臣自少
誦讀詩書大臣之道只在去就不可則止不
能則止舍此之外聖賢亦無必行其志之法
今考選枚卜二事每事臣請之皆累千萬言
不但一言再言而已也而

皇上終不聽臣則臣之去固已晚矣以臣至庸至
愚之人當此至難至困之日而欲為自古聖
賢所不能為之事其勢必無所濟臣自量已
審無可復言臣聞之長歌之悲甚于痛哭臣
言至此肝腸俱裂意但流涕如
皇上竟不以為然臣進無所訴退無所容亦惟有
掛冠而出國門以謝天下自甘誅戮而已臣
情急無聊伏
聖明哀憐裁察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八日

爲輔臣李請

發溫綸揭

蒙

發同官臣李廷機一本傳出

聖諭屢有旨諭留天氣暴寒疾尚未愈如何又有

此奏少俟即有旨出旨來欽此竊念廷機屢次

欲去頻蒙

皇上慰留臣亦再三告以

聖恩深厚未可徑行不意今蚤徑自辭

朝而去臣不及知業已行矣

諭留無益惟望

皇上念其累年恭謹之心原其今日萬不得已之

情

蚤賜溫綸俾得安心前去以盡

君臣始終之義其感戴

聖恩永世無極矣臣謹擬一票上

請如中有未當統望

聖明裁改發行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九日

回奏冉駙馬事情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昨覽東廠所奏事件駙馬冉興讓

於九月初八日將冠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

往去訖且駙馬何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

逃行好生狂躁恣肆效尤可惡着便差錦衣衛

官前往原籍等處訪尋伴回奏請定奪此乃伊

父素欠教子之方着革了職爲民當差教習部

官賈之鳳訓示之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卿

可傳示遵行欽此該臣即傳示各該衙門遵行

外竊惟冉興讓以駙馬戚臣蒙

恩深重即有迫切至情只當控訴

皇上靜聽

處分乃不勝憤忿之私擅自徑行

皇上責以輕躁恣肆夫復何辭今

命官訪尋伴回奏請定奪又削其父之職而于教

習部官則止從奪俸

聖裁允當臣可無言惟是諸人辱駙馬于

朝萬目共覩衆心不平若置之不問恐

紀綱法度自此陵夷殊非所以服人心而重國

體也今體臣科臣臺臣勳臣戚臣莫不有言

更望

聖明傳示該衙門重行懲戒庶

國法尚存而物議亦息矣所有

聖諭臣謹尊藏

內閣謹具回奏以聞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一疏

奏爲同官已去政本愈單推補萬難再緩懇乞

聖明即

賜允行事臣數年以來懇補閣臣至煩至瀆而

皇上不行猶以有臣在也廷機雖求去日久不理閣事然臣每有緊要政務必與籌畫其所以支撑五年得無顛蹶者亦以有廷機在也今廷機去矣閣中具止臣一人矣進退出入四顧茫然片語半言無可告訴一値難處之事何以贊襄非但天下共爲臣慮即臣之自處亦不能一時一刻安于此地矣以四海之大

萬幾之煩安危成敗之所繫乃以一庸臣備員充位而不亟爲之計竊恐

宗社神靈亦有所不安也今海內元老名臣曾任股肱而勳猷未究者當亟

召用以秉揆端高賢大良素抱經綸而登庸未及者當亟

簡用以資佐理皆在吏部與廷臣集議上請恭聽

聖裁要于當輿論服人心真足爲國家生民之所

利賴而毋復使碌碌如臣者以孤天下之望
斯乃世道之大幸耳伏望
聖明蚤
賜允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為同官李請補封廕揭

昨該同官臣廷機辭
朝而去伏蒙
皇上賜以
溫綸寵數優渥微獨廷機感佩
聖恩即大小臣工無不頌戴矣乃臣忝在同官敢
復冒昧有請向年臣考滿時廷機實滿在臣
前臣曾為具奏下部而廷機謙讓故該部寢
而未復今
皇上已加其官所少者惟贈廕耳廷機在閣雖供

事日淺然其一生砥礪可質神明南北服官
忠勤任事即臣在此數年幸無大戾所賴其
教誨者實多伏望
聖慈給以全典用光歿存臣亦藉此可免僭越叨
濫之罪何幸如之廷機生平不干
恩澤臣之此言甚拂其意苟非
聖恩寬大臣亦不敢復有此請統在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催考選咨揭

臣待罪日久困苦已極非仰賴
聖慈百凡垂鑒臣亦不能挨延至今今同官臣廷
機已去天下人之責望臣愈甚要其最緊最
急莫如考選一事蓋科道實是缺官諸臣守
候實是窮苦中外人情汲汲惶惶共為此事
臣亦因此耳根無一刻清寧心事無一刻安
靜千疑萬恨皆從此生前日不得已懇祈
皇上決意引退今見臣廷機初行一時又未敢同
去但考選不下則臣終難站立即欲再效犬
馬之勞亦不可得而朝廷之上亦紛紛擾擾
不成景象是為此一事累及無限事也如
聖意恐其多言則臣謂國家既設言官終難默默
惟處分得宜則紛囂自息若遲之愈久將人
心愈鬱而言愈多矣臣昨方以會推閣臣為
請而茲復惓惓言此者誠以二事皆急然必
考選先下而後行推補則諸臣皆已就列議
論既定後自無言不然又將滋紛紜之口耳
臣萬不得已恐死哀鳴祈懇
皇上伏望

聖慈留神省覽於
願曆前施行上應天道下合人心臣即旦暮塡溝
壑有餘幸矣

萬曆四十年

宣諭奏謝疏
奏爲祗奉
溫綸恭陳謝悃事該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諭輔臣朕覽卿奏情詞懇切具見忠愛朕已
悉知今國事多艱卿爲輔弼重臣亦當任勞任
怨輔臣廷機不俟君命輒以已私急於遐去忠
君愛國之心安在正賴卿匡襄佐理豈恐因事
遽萌去念欲朕孤立于上其如國體何考選等
疏少俟朕以次第檢發卿宜安心贊治勿得效
尤輕率有失朕眷倚至意特諭卿知又該冉登

口傳
聖諭先生輔弼重臣如何效尤不以國體爲重欽
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荒竊念臣輔政多年浮沈尸素不能以身塞天
下之望乃反以去壓
君父之憂臣之罪也
聖慈深重褒以忠愛教以任勞任怨慰以考選等
疏少俟
檢發臣捧誦
溫綸感愧欲死因思人臣富貴至閣臣而極

君父恩寵亦至優禮閣臣而極以不肖處之則有
貪戀之心以賢者處之則有圖報之心誰肯
言去誰忍言去今以廷機之賢與臣之不肖
而皆相繼欲去自非真病真窮真見其事之
必無所濟而身之必不可留當不至此臣常
自笑聖人言鄙夫患失臣亦鄙夫乃患不失
不知何故抑亦其時其地使之然也今天下
事緊要當行者甚多臣皆不能贊理只考選
一事遲之數年請之百疏念之腸斷望之眼
穿其苦極矣

皇上以國事望臣而一事如此何況其他卽使鄙
夫當之亦豈能晏然而不動念乎任勞任怨
臣不敢辭至于
留神政務加意人才使股肱耳目得舉其職而毋
使臣孑然一身叢天下之罪戾則終不能不
仰望于
皇上除目前推補閣臣最緊最急臣已另疏懇請
外其考選等疏屢蒙
聖慈許以檢發伏望
卽賜允行勿復有俟庶人情少安而臣雖病困亦

未敢遽復言去當少圖偈壓以報

聖恩于萬一矣所奉

聖諭臣謹尊藏以爲傳家之寶謹親詣

文華門叩首具奏陳謝以

聞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二疏

奏爲耳目巳充股肱未備懇乞

聖恩亟命推補事臣惟

朝廷以輔弼爲股肱言官爲耳目相須爲用並

不可缺

皇上昨發考選疏耳目之地一朝而得七八十人

可謂盛矣惟是閣中只臣一人供事五載自

臣廷機去後益復孤危業已具疏懇請推補

未蒙

允發我

皇上神聖聰明豈不知輔弼重任必非一人所能

肩雖使長才異能處之猶且顛覆顧恐以此

而苦臣也乃臣之所慮又有不止此者從來

政本諸臣雖稱共濟而主張統率全在首臣

其任尤重今即推補有人而恐其官資或在

臣後臣若昂然忝竊其罪愈深昔呂蒙正三

入中書文彥博以耄年平章軍國重事皆爲

千古美譚豈以

聖明之世而獨少此臣願

皇上併下廷臣首行推舉

重賜召還使臣得黽勉追隨以免愆戾是豈獨臣
之幸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臣方喜考選之
下而又有此請得隴垂蜀自愧頻煩顧度之
事勢萬不容緩故敢冒昧再陳伏望
聖慈垂念
俯賜施行
萬曆四十年十月初二日

謝發考選疏

奏為考選已蒙
允發恭謝
聖恩併陳微悃事昨
頒曆之期滿朝臣工皆以
皇上御極已四十一年為從古帝王盛事自此而
百千萬年行未有極臣等幸立
聖明之朝事
萬壽之主真千載之奇遭也至薄暮時
皇上遂發考選本至閣中令臣看發臣喜值

寶曆新頒之佳辰仰見
聖主用賢之至意即發該科抄傳都門之內歡聲
如雷以為
皇上遲之數歲行之一朝
神聖作為信非常情所能窺測無不嘆服而臣竊
承
皇上矜憐體恤之私尤為篤至心可得而識口不
可得而言惟有感極而繼之以泣而已自今
以往
朝端濟濟氣象日新唐虞三代之盛治端有可

望臣復何言顧臣竊有感者年來爭競成風
喧囂已極說者謂此番考選之久停半由臣
下之自取理亦有之今
命諸臣皆閱歷已久老成練達必能以愛
君憂國爲心以協恭和衷爲務議論不求其多而
求其當意氣不求其盛而求其平誕謾猥瑣
之說不以瀆
宸聽牽連曖昧之譚不以傷善類不以毀譽而定
是非不以異同而生恐德將從前門戶藩籬
私爭小忿一切破除坦然共由于平康正直

之途以毋負
皇上之任使是世道人心得諸臣而轉移而
皇上之遲遲而抑之者乃所以成之實天下國家
之大幸也臣又願
皇上深懷日中之戒
時廑海內之憂
省覽奏章
嘉納忠讜凡有條陳必下部議定其可否擇善而
從使諸臣得效其欵欵之衷而向來留中壅
隔之弊爲之一洗是亦上下相成之至誼也

臣愚見如此不知是否敢因陳謝而併及之
臣不勝惓惓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三疏

奏為懇乞

天恩推補閣臣事自

祖宗設立閣臣以來並無一人獨任至五六年者

此皆有舊籍可查

皇上試令人一檢之便知臣言之不謬也矧今日

世界何如時事何如臣每一舉念輒至悶絕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百凡哀臣憐臣豈於此事獨

不為臣曲體臣即未敢言掛冠徑行而一旦

溘然死亡

皇上將柰臣何臣即欲事

皇上亦將柰何夫天下至大夬非一手一足所能

勝天下人至衆夬非一口一舌所能調天下

事又至多夬非一肝膽一肺腸所能慮使賢

者為之猶可憂懼而况于臣

皇上縱不體臣獨不為天下國家計乎臣惓惓之

衷實是為國非為身圖伏望

聖明亟賜允行

萬曆四十年十月十二日

請

福王之國揭

竊見近日大小臣工皆以

福王府第告成日久禮當之國咸欲有言臣每

告以此等事體當聽

聖裁且

聖意已定不必煩瀆諸臣始而信繼而又疑以為

既欲之國何久不見

傳旨耶臣查得

潞王於萬曆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之國先于十

六年七月初一日即有

旨下部擇日措辦蓋

分封重典事務甚多各衙門及沿途經過地方

百凡供應非半年數月必不能辦

皇上前諭臣以明春之國今為日幾何而尚可緩

視耶至于庄田一事地方官自當悉心計處

不必為此遲留臣所願

王如河間東平修德樂善萬世稱賢而不必為

此爭論使人窺見淺深是亦臣愛

王之一念也臣謹擬一

諭令該部擇吉舉行伏望
皇上裁斷亟行傳示以免諸臣又來瀆臣不勝
悚息昌昧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月十七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四疏

奏爲閣臣推補必難再緩懇
恩俞允事臣之言閣臣當補疏揭巳數十通無可
復措辭矣今只以人情事體之至淺近者言
之如天下事有一小可便宜一人獨占人且
不甘況內閣何地閣臣何官而可使一人偏
據又至數年之久非但人以爲不可卽鬼神
亦忌之矣此人情之至不便者也
國家每設一衙門便有長貳有僚屬每有一事

便有數人經營所以彼此相維姦弊不作今
以政本之地只有一人若其作姦行私何人
覺察臣且不能自信何以使人信臣此事體
之至不便者也況臣年來愁苦之餘實是多
病氣血衰枯精神恍惚非以月食救護拜跪
艱難屢欲傾倒前疏所云死亡之慮殆是實
語非是危詞
皇上哀臣救臣正在此時使臣死而後倉惶用人
則巳晚矣

萬曆四十年十月十八日

請審錄停刑揭

蒙
發擬刑部審錄一本自當照常擬上但臣竊見我
皇上好生之德近歲率多停免而今歲又
皇上五旬壽期必蒙
寬貸但
特恩出自
皇上非臣所敢擅定謹擬兩票恭請
聖裁惟是冬至在邇各省直遠者至于萬里得
旨甚遲舊歲至三覆奏始免則遠方多巳處決不

及來行未免有虛
德意故臣於此疏敢附一言統祈
聖鑒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日

乞休第三十二疏
奏爲開言認罪懇
懇罷斥事臣接得禮科給事中亓詩教揭帖以臣
推論德陳懿典掌南京翰林院事與擬燕子
郭淐照舊供職爲用舍舉錯無以服人此實
臣之誤謬科臣言之是也但懿典積學深資
人亦長者臣同官詞林心甚敬之頃詢其鄉
之士夫多謂其目眚稍愈較前不同而留院
清閒無所事事董與一轉以俟其自爲進止
如勢難赴官必當陳乞則生平之局結矣此
臣區區憐才之一念也若以爲有私則懿典
既已病廢臣私懿典將以何爲至于郭淐以
科場被論須科場事明議論乃定當淐疏
發票時臣亦再三躊躇不能自決欲擬允其去則
淐方有事何可遽去欲擬有處分則分考舉
子之被重劾者尚未加罪何以遽及于主考
故臣擬淐供職而責令吏禮二部會同都察
院該科看議具奏以待
聖裁揆之事體或亦宜然惟是人知懿典之目眚
而臣誤信其稍愈人欲郭淐之即去而臣誤

擬其暫留昏迷之罪委難自逭又總督京營
戎政寧陽侯陳應詔人多言其不堪原因給
事中吳亮嗣論劾乞罷臣擬令用心供職蓋
亦明示警戒之意以俟其再陳矣亮嗣之再
參意與臣同而臣不能徑罷應詔心亦愧之
此皆臣奉職無狀之公案也臣自今歲杜門
哀鳴乞歸已無復再入黄扉之想獨以
聖主厚恩知臣信臣凡可留臣者無所不至臣心
非木石情同犬馬能無感戀之私故欲黽勉
挨延過此殘冬庶幾爲
國家完一二大事俟推補有人然後再申前請
以盡
君臣始終之誼今天奪臣魄顛倒至此必不可強
顏此地以事
皇上明矣臣去志已決萬難再留
皇上即欲留臣亦無所用伏望
聖慈俯垂矜憫
亟賜允放仍即
勑下該部蚤行會推
簡用名賢以慰海內之望臣即趨伏田野何幸如

之臣不勝激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公清端謹直亮素隆政本浩繁實多匡濟

朕悉洞知方今時事多艱朕正切賴倚毗豈可

以浮言遽萌求去近來新進小臣不諳事體逞

臆狂吠妄言本當重處姑且不究卿宜安心即

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請處分時事揭

該臣以被言求去方在候

旨又見言官紛紛論列煩瀆

聖聽臣雖杜門伏枕心甚不安敢復冒進一言蓋

諸臣所言雖未練事體然其中亦多有可採

其所論列之人雖間失情實然其中亦多有

可議惟一槩留中不行辨別所以愈致爭競

皇上如不欲下言官之疏亦宜將被論諸臣辭疏

盡下部院責令從公議擬去留以聽

聖斷其言官疏中有條陳政務者亦乞

發下該部斟酌議覆量與施行是亦今日弭煩囂

之一道也大臣者小臣之綱領大臣之氣勢

舒則小臣自有所矜式今六部正卿只有趙

煥王象乾二人而王象乾又尚未抵任所以

紛紜至此誠將諸正卿各部侍郎盡行補用

則大僚既多人心自戢是又今日弭煩囂之

一道也又軍政考察五府錦衣衛各官久無

處分浮言日起而王之楨在環衛多年人情

更不相安一切章疏多以之楨爲言且有疑

臣庇護之楨者臣自入京只見之楨一面總

無性來固不以此介意但念人情如此之楨
自不可留
皇上亦當聽之楨之去苟因之楨一人而連累多
人使
朝端不得安靜亦非計矣昨軍政各本
發票臣不勝喜幸業巳擬上又數日不發不知何
故伏望
皇上慨然沛發完此一事省多少議論減多少是
非未必非之楨之福也此合內外大小臣工
萬口一辭皆是如此故臣不得不言臣與之

楨無怨無德何苦必欲其去惟是事勢如此
留之無益而所累不小所以敢求
皇上之速斷耳臣方求去而復言事自愧饒舌惟
有觸于衷不能自已伏望
聖明炤察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五疏
奏為愚臣乞歸情切懇
恩亟補以重政幾事臣頃以推陞失人票擬謬誤
科臣糾舉臣即認罪求去葢大臣被言省愆
其道當如是也及科臣再疏則事理愈明臣
愈自覺其非更無可言矣但臣因此思惟天
下事至多擬議未易以萬人而慮一事猶或
有失以一人而慮萬事豈能無差所以
祖宗設立閣臣常有六七人少亦三四人誠欲其
彼此相資長短相濟以不至于僨事耳假使

當臣執筆之時而從旁有人焉言懿典之不
當陞郭治之不當留臣亦何為而不聽之哉
夫此事猶小即夫猶未甚害也如更有關係
安危事體重大一誤而不可復收者而臣亦
迷謬若是臣則巳矣如天下國家何
皇上試念及此閣臣之補尚可一刻緩乎臣為此
驚惶即欲辭票擬之役又恐人謂臣稱衺暴
發或至激
聖心之怒是以未敢然而精神潰亂智慮愈昏憒
皇上再遲延不補臣亦必不敢供此職矣年來政

地艱難百慾叢集留亦罪去亦罪出門亦罪
杜門亦罪臣廷機每告臣謂合前代名臣同
在此日亦做不得此官殆亦有激乎其言之
也要之自古以來有難做之事必有能做之
人豈可謂今之天下而遂無之是在
皇上一簡用耳若臣則實是不能非敢推托願士
大夫哀憐共成臣去臣歸命
皇上只是乞此殘生蚤歸林壑於分畢矣臣不勝
泣血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竭誠爲國忠清直亮國家政機倚賴老成

小臣倖言頻興實然進牘前已有旨且不允處
卿不必譏言介意况朝端多事之時豈可久居
自寓還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即出入閣視事
以臣政務慎毋再陳國員乏人朕知道了吏部
知道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三十三疏
奏爲
君恩愈重臣懼愈深再瀝血誠懇求懇斥事臣頃
以人言具疏乞罷伏奉
聖旨卿公清端謹直亮素隆政本浩繁實多匡濟
朕悉洞知方今時事多艱朕正切賴倚毗豈可
以浮言遽萌求去近來新進小臣不諳事體逞
臆狂躁妄言本當重處姑且不究卿宜安心即
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
此竊念臣忝職錯謬引分省愆

聖明不加罪斥更辱
溫綸臣舉家大小無不感泣以爲
聖恩如此何由補報寧忍言去以負
眷懷惟是天下事至重至艱委非臣一人所能獨
辦五六年來上賴
聖主之優容下仗九卿之歡睦匿瑕藏垢延至今
茲臣之幸也若一一數其罪戾豈可勝書頃
者之事特其小耳臣觀人臣處進退之際其
始也多以人言小事而不去而其後遂至于
决裂敗壞詆辱不堪欲以徵罪去而不可得

即使得去而臣節傷國體辱矣
皇上試思臨御四十年閣臣更若干人其得從容
引退恬然出長安門者能有幾人古人見幾
而作今不但幾矣
皇上誠及臣之未大狼狽而蚤賜以歸臣亦及罪
狀之未大章著而蚤得謝事于以存臣下之
廉隅而全
朝廷之體統是亦清朝一大好事也乃臣又有
感者茫茫世界變幻無常昔人比于蝸角浮
漚人生久者不過百年其間奔走驅逐不過

二三十年光景幾何史傳所載英雄豪傑功
業卓犖者不旋踵已爲寒烟野草湮滅無存
即臣入仕以來世局人情翻雲覆雨幾經變
換由今觀之竟是何益顧欲以一身之是非
得失與世紛紜牽纏不了臣雖至愚心竊陋
之今之決意求去乃不欲自違本心萬不敢
因人言而萌此念耳伏望
聖慈俯垂矜允仍
亟行推用勿復遲疑至于言官論列無論是非皆
其職掌掌使言之不當不可諱而不言即須

所陳奏多有裨益
皇上亦當採擇施行
明示可否以廣優容之度章聽覽之明毋輕責其
妄言以沮效忠之路而諸臣亦宜體
皇上愛惜人才之心存忠厚于正直毋使大臣人
人不安此尤臣之所深切而願望者臣不勝
目眛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請點四川巡撫陞吏科都給事揭

昨吏部尚書趙煥遺臣書謂方杜門求去部事皆不敢理惟以建昌夷猓作亂地方危急須

速點巡撫官又考察在近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已管兩次考察不便再管二事緊要故具疏

上請責臣爲之揭催臣方求去候

命何敢多言惟此二事委爲目前萬不容緩之急務不得不言蓋四川夷猓之變不及今撲滅其勢必更猖狂變及通省而巡撫喬壁星久

奉

旨致仕號令不行昨四川撫臣彭端吾亦遺臣書言之痛切其原推巡撫曹楷既未當

聖意當于添推與用先等

亟賜點用責令作速赴任以安地方者也

朝覲考察乃國家大典吏部都察院吏科共司其事曹于汴既管外察又管內察今若再管外察深非事體昨臺臣已有言矣近如錢桓喬允升皆以資俸蒙

恩遷轉于汴之資俸較二臣更深拮据兩察勤勞可念當依吏部所擬量移于汴使得別推以重計典者也至于九列空虛見在者又皆閉門昨趙煥又有疏言之至切更望

聖明留神省覽其趙煥孫瑋翁正春許弘綱皆當

速下溫綸督令供職而

蚤放臣之歸則去留各得而時事可紓矣臣不勝

冒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六揭

臣頻年求去屢瀆

聖聽深負罪戾但臣所處時勢有萬不得不去者

蓋我

朝閣臣只備論思顧問之職原非宰相中間有

一二權勢稍重者皆上竊

君上之威權下侵六曹之職掌終以取禍臣備員

六年百凡皆奉

聖斷分毫不敢欺負其六部事務盡聽主者分毫

不敢與聞惟事有不行則無論大小一切盡

以罪臣臣有口難分有舌難訴不得已哀鳴

求去又謂臣以去挑激

聖怒必欲處分言官而後快

皇上察臣有此心否如臣果有此心則不但言官

罪臣

皇上亦必薄臣天地神明亦必殛臣矣臣苦楚如

是再三思惟推求其故良由閣臣不補政本

虛單猜疑易起議論日多以至此極也臣今

哀懇

皇上亟補此官此官既補則共濟有人臣若旦夕

未死猶可少盡犬馬之力如一日不補則臣

負一日之罪人亦一日不肯容臣情極無聊

且至于冒罪逃死以為國家辱而已萬望

皇上哀憐賜允其大僚未補及見在求去者併望

蚤發綸音

點用慰留使

廟堂氣象不大蕭索而四川巡撫尤為緊要今

日按臣之有疏告急地方危困深為可憂必

不容時刻緩者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五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七疏

奏爲專懇
天恩速補閣臣事臣杜門十餘日請補閣臣疏揭
巳三四上非敢爲是煩瀆也誠見此官非但
一人不能爲亦無一人爲之理無一人爲之
法稽之前代以及
聖朝並無一人爲之故事而臣乃爲之至于五年
安得而不顚連困苦日哀訴于
皇上哉昨臺臣有疏謂臣孤身暮年東撐西持力
竭心枯淚盡而繼以血其言亦恫乎有餘悲

矣臣觀周之衰也其大夫作詩自鳴備述其
劬勞鞅掌慘慘畏咎之故而其甚且曰匪鶉
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蓋言魚
鳥窮急猶能飛潛而自恨其身之不如魚鳥
其詞何迫切也然而聖人取焉以爲不悖于
溫柔敦厚之教何也誠亮其請之罔籲無聊
而其哀鳴之果出于不得巳也故曰君子作
歌維以告哀臣少讀詩至此憮然傷之今
皇上視臣得毋少類此耶尚可從容遲緩不擇人
以代之耶臣須奉

溫綸本當勉出供職但臣一出則
皇上又以閣中有人可以緩補故杜門席藁再三
哀祈庶幾
聖心之少動若恐其以此激怒處分言官則是貪
位患失者之所爲而臣旣旦暮欲去乃萌此
惡念結萬人無窮之怨造千生不了之孽
皇上性度如天亦必薄臣雖其至愚豈遂至此似
可以無過計矣總之
皇上一補閣臣則公私俱便人心自安紛紛議論
必當漸息故臣敢復冒死申請如

皇上一日不允則臣不能一日無言煩聒之罪臣
實甘之臣不勝懇切顒號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恭謝
宣諭併陳愚衷疏
奏為恭謝
宣諭併陳愚衷事該臣具疏乞罷請補閣臣隨該
鴻臚寺官捧出
聖諭卿竭誠為國忠清直亮國家政幾倚賴老成
小臣佞言煩興囂然逞臆前已有旨且不究處
卿不必謙言介意況朝端多事之時豈可久居
自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即出入閣視事
以匡政務慎勿再陳閣員乏人朕知道了吏部
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感極而繼以泣竊念臣求去之意已盡于疏揭
中與人言無預
皇上如天如神豈不知臣五六年來知窮力竭無
補國事之分毫耶又豈不知閣中無人臣一
身獨任之不可耶又豈不知臣困病且死不
得已而哀鳴急切之若是耶乃尚未
允臣之請者何耶臣再奉
溫綸誼當匍匐即出然
皇上責臣之出以匡政務也今政本匱乏之豈非政

務之至急者乎此不能匡何論其他九卿諸
臣如趙煥孫瑋翁正春許弘綱皆一時股肱
之良所與分理政務者今盡皆杜門求去請
事不行疏辭不報臣入而覩黃扉闃其無人
出而視諸曹寂然桷署而徒以一身孑孑然
往來于
朝寧之間其將何以施而目耶四川番夷作亂
告急日至而撫臣至今不
點臣與吏部數日之內再三懇請亦尚未蒙
僉西南重地豈可置之度外此皆臣之所危懼憂

思欲出而不敢出者也
朝端多事
聖諭固已洞然事日見其多而人日見其少其究
也必至于人盡空而事不可復為夫至于人
盡空而事不可復為
皇上即留臣臣即欲竭蹶以事
皇上竟何益哉
皇上如俯採臣言將閣臣即行推補趙煥等
諭令即出其九卿員缺與四川巡撫皆
亟行點用然後徐議臣之去就未為晚也至于言

官論奏率多忠悃非爲佞言更望
聖明採擇施行臣敢因陳
謝而附布其愚臣不勝懇切惶懼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琉球人貢揭

蒙
發福建巡撫丁繼嗣一本爲琉球封貢事此本曾
於夏間來奏已經部覆催請兩次擬上俱未
蒙
發今又來催前疏臣聞琉球已爲倭奴所併其來
貢者半係倭人其所貢盔甲等亦係倭物蓋
欲假此爲窺伺中國之謀心甚叵測玆巡撫
疏中言倭將明檄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聞
浙亡命郭安國亦寄書其家賭指入犯之期

其檄與書語多狂悖巡撫不敢上聞而抄以
寄臣東南之事甚爲可憂乃夷使又未奉
明旨地方官無憑發遣羈留日久非但窺見內地
之虛實且將謂
朝廷百事遲延奏請不報益長其驕慢之心而
速其猖狂之舉矣今北虜未寧四川又在告
急加以東南再有倭警轉餉募兵將大發動
而又在在空虛束手無措其將何以應之臣
謹將此疏即據日前部覆擬上伏望
聖明即賜批發使地方官得以舉行其於銷萌弭

變所關非淺鮮矣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請處分被論各官揭

蒙

發擬吏部尚書趙煥等各官辭本臣念各官杜門日久百凡不便今既蒙

發擬論令供職則部院事務不致久廢而

朝端猶成景象臣不勝喜慰惟被論各官內則如袁奎徐兆魁外則如崔應麒楊鎬李思孝劉士忠李同芳等或居府寺或列封疆皆為重任若不一明白

處分則應去者爭論不休應留者展布無自公私

俱困

綱紀日廢甚不便也諸臣辭疏有已下部者有未下部者恐

聖明一時難于檢閱故臣擬令吏部盡為議覆定其去留以聽

聖裁蓋亦今日事體之必不容已者耳至于科場一事紛紜未結遂致部院三臣皆因此求去亦須公平一處以了前局故臣于禮部疏擬及臣非徇人言而多事也以為事不了則言愈多言愈多則事愈枝蔓遂有因此事而連

及彼事因後事而復牽前事又有因事而累
及人因人而累及事展轉紛紜茫無了日
朝綸之所以不靖蓋在于此若非
聖衷為斷決臣恐其後愈難處矣臣愚見如此敢附
陳之統望
聖慈炤察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謝
宣諭疏
奏為恭承
聖諭敬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劉用捧出
聖諭諭輔臣卿贊政多年公忠廉慎勞勩機務朕
所素鑒適今多事之時正切倚毗豈可久卧不
出成何政體卿當以國事為重即遵屢旨速出
入閣視事況恭遇
聖母
萬壽聖節卿輔弼重臣首宜嵩祝且被言已有旨
慰留及註籍的部院大臣卿可傳與他每也着
即出各安心供職不得以疑似自畏有誤國事
特諭卿知又該劉用口傳
聖諭自入冬以來
聖足發痛先生為輔弼重臣豈可久居私寓恭遇
聖母聖節在邇理當慶賀宜即出進閣輔理還傳
與註籍各官遵
旨即出供職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及即傳示部院諸臣訖竊念臣以負罪求去屢

煩
君父慰留
聖母萬壽節届臣亦擬勉出拜賀乃玆
温諭復臨隆天重地臣誼當祗遵即於明發入閣
辦事其部院諸臣必能仰體
皇上惓惓之意即出供職不敢推延以誤國事但
臣供事已久獨力難支今雖暫時勉出譬如
傷弓之鳥猶眷戀于舊枝垂斃之駑尚徘徊
于末路其不能奮六翮之用而適萬里之途
明矣念罪愆則不得不杜門奉

温綸則不得不強出杜門以謝人言強出以應
君命提撥同于傀儡猶環等之轆轤非但自傷亦
堪自笑總由政本乏人匡濟無力以至于此
臣頻頻祈請非爲身圖蓋所以尊國體重政
幾萬萬不容一日緩者也如此官不補則臣
勢必懇請懇請不得又須求去而復勤
皇上之焦思矣
皇上惜此一官而使上下之間不便如此四海人
情惶惶如此亦何所難而故靳之
皇上誠慨然即補使臣猶少得安心奉職豈非至
便至于部院諸臣人之責望雖視臣稍輕而
其職事之不舉不能安于其位則與臣同其
中最關係者尤在吏部
皇上亦宜時加省覽多
賜施行如大僚及四川巡撫俱發行
點用以及林下諸臣併行
召用毋使其展布不前復如臣之困苦非但諸臣
之幸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所奉
聖諭臣謹什襲珍藏以爲鎮家之寶臣不勝感戴
顒祈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請釋滿朝薦等揭
竊念臣至不才待罪五六年未有分毫尺寸
可以報答
皇上而
皇上之所以眷臣者隆天重地無可復加臣一番
被言則
皇上必為一番保護臣一番求去則
皇上必為一番慰留以臣一人費
皇上多少心思勞
皇上多少我答

皇上未嘗得臣之力而但受臣之累至于臣愚戇
之言又不以為忤多
賜採納臣感激無地慚愧亦無地今
聖母壽節與冬至皆已届期臣以情義不敢不出
已于今叠籍名
廷見外惟是臣有懇衷言之似瀆不言則心有
不安敢冒言之被逮知縣滿朝薦同知卞孔
時王邦才皆以稅監之故牽連拘繫此三臣
者其始以意氣激昂調停未善臣不敢諱其
無過然而幽囚囹圄逺者十年近者四五年
其于折磨摧困亦已極矣而三臣又有父母
在堂年皆頹暮纏之望子至于地穿子之思
親至于腸斷海內之人無不憐之假使此三
臣生非其時遇非其主即使畢命圜扉臣亦
不為之恨惟是生
聖明之朝逢
堯舜之主至聖至仁至寬至恕臣下雖甚譎忌忤
旨逆耳批鱗皆獲保全即如以礦稅逮繫馮應京
何棟如華鈺輩不久盡皆釋放而三臣獨未
蒙

曠蕩之恩此臣之所以悼念而說嘆也前
萬壽聖節特曾蒙
皇上發擬臣竊窺
聖意之欲解網于三臣矣不勝喜慰而不意復
留中也今
慈聞慶洽四海陽回歡聲喜氣溢于寰區故臣敢
為三臣請一旦之命以上昭
聖德下慰輿情亦臣區區補報之一念也如
聖意尚難則古人有以官爵贖人之罪者願削臣
一官以宥三臣臣亦有厚幸焉臣馮藉

聖慈屢行千冐不勝悚息惶懼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改擬

郊祀恭代官揭

前月十二日蒙

發太常寺請

聖駕

郊祀本臣擬遣侯陳應詔恭代維時應詔未有人

言也今應詔已被論下部殊於

遣代為不宜臣謹改擬一票上請

聖裁亦仰體

皇上敬

天祇事之至意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八疏

奏為懇

補閣臣事臣聞人臣之事君猶僕之事主也耕者耕織者織應門者應門筦庫者筦庫令衆力而共效之乃有濟也假使家只一僕既督之耕又課之織又責之應門又令之筦庫凡百家中一事不理皆罪此僕而此僕又庸蠢無能不堪力作其將恬然而就斃已乎抑將哀控于主人而求其所以助之者乎一家之小猶不可止役一僕況于天下之大而止責一

臣此一臣者其將何以支吾而處此乎昔人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彼以人王委任言聽計從效一分之勤勞則有一分之補益故雖死而不辭也今臣雖未即死未敢言盡瘁然其無所補益已可見矣豈可令恬然就斃而不求所以助之耶漢時王褒賣僕爲券百役皆供讀券未了而僕已叩頭請死臣之叩頭請死久矣伏望

聖慈哀憐炤察臣不勝悚息淋零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請補閣臣第四十九疏附紧要政務

臣叨濫多年罪愆日積其哀鳴祈懇于

皇上者至煩至瀆

君尊如天而臣冒昧如此豈不知罪每一舉筆輒慚悚汗下欲輟而不能自已也今日所急莫如補閣臣閣臣補則人心稍定臣猶可挨延數時少竭駑駘之力若閣臣不補則議論日紛共罪臣之阻塞賢路臣雖欲強顏居此而不可得矣此事遲已數年今理窮勢極再不容緩且臣微軀委是多病支持實難伏望

聖明疊賜施行其餘尚有一二事緊要者臣敢開列上請統望

聖裁臣如奴僕牛馬窮急則仰首悲鳴非得已耳

一點血誠更望

褒慈垂鑒臣不勝幸甚

一大僚員缺甚多項雖補用數人又多爲他故所奪今吏戶禮兵四部皆只一人刑部係他官帶管工部只有侍郎劉元霖又以九年考滿看事不便杜門不出都察院左都御史缺已十年風紀重任今歲又當考

察豈可久懸不補皆當
亟賜點用者也
一逮繫滿朝薦等三臣困苦已久人人為之
望
恩臣竊覩
皇上四十年來未嘗長繫一人如曹學程馮應京
之輩閣臣沈一貫沈鯉朱賡等為請皆蒙
赦宥臣之誠款雖不敢希望前人乃
皇上寬仁
聖德豈在今日遂異於昔今冬至屆期寒厲俱賤

故臣敢為三臣祈請不辭冒瀆之罪耳
一廢棄諸臣當時以狂妄蹤率取罪固宜今
困厄多年其人亦半已淪逝殊為可惜若
稍與敘用以昭
曠蕩之恩明
聖度之廣大亦盛事也臣亦不敢望其盡起但拔
其尤者十數人置之中外則人情帖服而
朝端自此亦可望和平之福矣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請留吏部趙尚書疏
奏為大臣因言求去謹陳愚見以明協衷之誼
事該吏部尚書趙煥以處卜履吉事科臣趙
興邦言其太輕煥遂懇辭求去今日科臣李
成名又以罰止三月為輕夫三月臣之所擬
煥之失亦臣之失也敢不分過乎心而論履
吉此事未明言于堂官而徑入于章疏形跡
之間殊為不雅誰能亮之然而歷官臣鄉夙
有能譽陪推吏部人亦無言若舍罰治之外
便是降謫不無可矜在煥憐才之心必是如

此假使臣能擬多罰數月則人心自平而議
論亦省矣惟其罰止三月所以致此多事是
煥之失尤臣成之也在科臣就事論事亦自
不妨惟其言之而語意太激使煥不安斯為
過矣然煥歷事
三朝受
恩深重
皇上起之田間授以銓柄亦千載之奇遇也受事
未及數月所以報
皇上者謂何而遽欲因此決去以老成忠亮之心

行厭憤意氣之事抑亦過矣今國事艱難賢
才日少在野者既
賜環之未期在
朝者亦晨星之無幾乃大小臣工推不能容恐相
推相激無有寧日甚非
國家之福也以煥之虛心平氣亮節赤衷真足
當統均之任在
皇上必加慰留在煥必當勉出臣可無言惟是臣
之所慮者人心不同意見亦異當事之與言
事豈能盡合况當此分門別戶之日更多弓

影杯蛇之疑若一事稍有參商而言者必欲
苛求留者必欲求去臣恐
朝端之紛紛終無了日而
皇上之所云多事者將愈多矣惟願自今以後各
捐成心共憂世道議論聽之言官而言有未
當者毋急于必行主張責之當事而事有過
差者不妨于商確詞氣歸之和平精神要于
流貫使大臣得以展布而毋苦群臣之掣其
肘群臣得以發舒而毋疑大臣之畏其口天
下事其尚可為乎而要之必自無偏無黨始

偏黨一着于心而曰我公道我為天下國家
臣終不信矣臣叨居輔弼不能協和諸臣自
省有罪又不勝紛意央裂之憂故因卜嚴吉
一事而畧言之亦以見此事之失在臣而不
在煥也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長至請補閣臣第五十揭

該臣今蚤詣
仁德門拜賀長至蒙
恩賜宴臣不勝感愧竊念臣備員以來賀長至者已經六次惟初次有二臣同入後五次只臣一人他如賀
聖母萬壽
皇上萬壽元旦令節皆只臣一人者五年於玆亦從前所無之事也臣請補閣臣疏揭無數無可復言惟望

皇上念臣數載犬馬微勞允臣此事以慰中外人情使臣少免負
恩誤國之懼其為
大造于臣真不啻再生矣若恐重任難勝賢才難得則如臣之愚陋亦已支撐五六年今在朝在野豈無勝于臣者廷臣集公論而請
皇上秉獨斷而裁必有足當其選者何必慮也臣因趨
賀有感故復有此請至于大僚當補繫臣當釋則臣實欲襄

聖治而光
聖德寧有他念統望
聖明炤察施行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一日

吏部趙尚書求去揭

該吏部尚書趙煥以處卜履吉事欲言上疏求去已蒙
溫旨慰留而煥又復稱病堅不肯出臣再三勸諭且告以
聖恩深重受事未幾不可懟然以去煥終不聽聞欲於數日內掛冠徑行臣念言官所爭履吉事亦小故耳不足以決去就而連日見章疏為煥挽留者甚多乃煥意堅決若是臣亦不知其解也臣力不能留煥不敢不以聞于

君父毋使煥去之後
皇上後罪臣不言耳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四日

處分科臣以重計典揭

臣惟大計重典從來無以一官而管數次者惟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既管外計又管內計吏部循資推陞久不得請今歲又當外計之期于汴勢難再管人亦以于汴為不當管故不得已具疏陳情至于乞養乞歸又乞致仕章數十上其詞甚哀而其情亦已迫矣故事管察官事畢敘勞率皆陞轉于汴在諫垣日久資已當遷兩番察典任勞任怨更為可念即不為于汴念而處其身于不進不退之閒使今歲計事茫然無屬臣誠不知其可也伏望

皇上留神大典將吏部推陞于汴原疏即
賜檢發不然亦將于汴告疏
勅下吏部定其去留使于汴身有歸着計典不至貽誤是亦今日必不可已之事務也臣非為于汴計乃為國事計耳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八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一疏

奏爲閣臣不補浮議日多懇乞

聖明亟

賜裁斷事臣入直再旬屢請推補閣臣情詞竭盡

未蒙

允行臣愁悶欲死乃近聞人情紛紜益多疑議營

謀推戴訛言日滋始猶詞林今則外署始猶

見任今則退休轉相告播形之奏章臣竊異

焉夫爰立之典下由廷推上由

聖斷衆所不與人必不推下所不推

上必不用私薦之實不閣由中之

旨不出雖有大奸神力何所用之譁者于是乎過

計矣且今之閣臣非復往日之閣臣也事權

氣力大較可知譬如荒祠土偶像設雖存久

已不能爲人禍福而巫祝紛紛自相驚怪曰

是且有妖魔來據其間大爲不利也不亦惑

哉總之此事不行疑端從此而生浮譁從此

而起門戶從此而立禍黨從此而成是國家

之大殃也

皇上誠慨然了此一事則千疑萬怪皆可立消一

切推戴排擠之說皆不得行臣下釋猜嫌之

端

朝廷享安靜之福何利如之如再或遲延不决

則疑議愈滋爭端愈起臣當抵死哀辭先出

國門以待誅戮必不允以不肖之身久妨賢路

以誤

國家且坐受黨人之禍也臣不勝激切籲祈之

至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初十日

請點禮部尚書右侍郎及詹事府官揭

竊惟禮部一衙門事務甚多今歲爲更多代事未了繼以鄉場鄉場未了繼以庚戌會場禮臣之唇已焦而心亦苦矣轉盼新春又有耕闈之役只侍郎翁正春一人既理部事又辦講章又知貢舉將何以支今詞林資深之官推折將盡明歲主考亦苦無人臣甚慮之伏望
皇上將吏部所推禮部尚書及右侍郎
慨賜點用其臣所推掌詹事府官並

賜允用庶曹事分理有人即春闈大典亦不至臨事而倉惶矣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二十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二疏

奏爲議論煩多壅格愈甚懇
恩速補閣臣以回
天聽以定人心事自考選
命下章疏紛然一槩未蒙
批發其各部事務亦多停寢或者妄相揣摩以爲
聖心疑厭諸臣之多言而故抑之也臣竊以爲諸臣之言誠不無過多然而論人者亦十得其四五論事者則十得其七八其於觸
乘輿干犯忌諱之譚尚未多見

聖心涵容未必甚忤也今各衙門廖廖未職綱紀肅然則亦足見言路有人之效矣惟是諸臣意見不無稍乖向來門戶未能消化使人情惶惶日慮禍釁之成此則有不得不任其過者要其端只在于各執成心彼此求勝如有人于此本平平耳或過稱其賢矯之者必以爲不肖再爭則爲大不肖矣又有人於此亦平平耳或過言其不肖矯之者必以爲賢再爭則爲大賢矣賢不肖之品於本人面目全不相似而但以供爭者之唇吻又其甚者則

居巳於賢居人於不肖巳為君子人為小人夫世有真君子必不自稱為君子也世有真小人必不甘認為小人也君子小人之名立巳多事矣而況于株連蔓及又附之以黨哉

臣竊謂

聖明在上清議在下必無大奸巨慝如前代之小人能為國家禍者不必設為此名目翹翹招招如別黑白相角而不休此臣之所為諸臣願也乃其本又在閣臣矣往時閣臣常有四五人辛酸甘苦相為調劑故獨見不用而群

猜不生今臣之孤身任事巳五六年雖兢兢自夫不敢蹈徇私植黨之罪然而當局既久則意見易窺受任既專則物情難厭非但天下不能亮臣即臣亦自疑矣使得新臣三四人來居此地彼其受事方新未蒙緣染空空洞洞何偏何黨下之猜嫌旣釋則

上之疑厭自消人心可定壅格可通轉移世道之

大機實在于此此尤臣之所為

皇上望也臣頃見科臣張延登一疏恭陳無黨之

論以定國是而謂主張全在輔臣其意甚乎其言甚當臣雖不能主張而深願有主張之人故敢復以此請其他困苦迫切之至情則

屢疏巳具不敢瀆陳伏望

聖明省覽施行

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二十二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三疏

奏爲閣臣不補爲當今第一闕政懇乞

天恩亟

賜允行事今天下之事雖百孔千瘡難以補塞中

外人情總總過計然臣竊觀

皇上之神聖聰明于

國家大計無不

留心事到窮極無不施行卽如

福藩之國人望最切者亦已有

旨令各衙門料理一切事務計其吉期亦必照

路上洲在于新春無疑矣此皆

皇上獨斷神謨非臣等所能仰贊天下萬世孰不

頌服惟是閣臣員缺經今五年尚未推補時

政闕失之大無過于此臣每念此上關

國家之安危下切一身之利害憂無公私補牘

無數而

皇上若不聞者夫犬馬螻蟻之微其精氣所感皆

能動大而臣之愚頑終不足以動

皇上卽此一事其爲庸劣不堪已甚明矣又何論

其他萬千之罪狀哉

皇上卽不念臣聽其顛覆臣卽不愛身名任其敗

壞然而天下萬世之罪臣者必將曰此

皇上不知臣之不肖不別用忠良以使其至此也

竊恐

皇上亦將爲臣分過則臣之累

皇上深矣夫

皇上事事必遵

祖制其剏難忍之愛以成

分封之典亦以

祖制重也閣臣之只一人一人而至五六年

祖宗朝曾有此乎其爲非制甚矣臣安得不昧死

而力請乎伏望

聖明卽

賜允行以補此第一闕政臣不勝瀝血哀鳴顒祈

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請點用左都御史揭

該吏部尚書趙煥都察院副都御史許弘綱

旨屢疏請

點用左都御史其言至切蓋此官綱紀百僚秉持

風憲其重與吏部尚書等自温純去後不補

者已將十年法度陵遲人心玩愒爲日久矣

今雖有弘綱署事清正可任然名位不重彈

壓終難而弘綱又見署刑部近以考察事煩

兼管不便具疏控辭未蒙

允發

聖明在上乃使股肱大臣空虛至此又何怪

朝廷之日輕而煩置之日起哉况察典重大總

憲一官必不可少伏望

聖明俯允部院所請將左都御史

亟賜點用其吏科都給事中亦係管察之官當

速允曹于汴之去即補他人庶不誤事臣爲此屢

揭陳瀆不知曾經

聖覽與否昌昧再陳亦見其事體之必不容已也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綸扉奏草卷之十七卷終

綸扉奏草卷之十八

請補閣臣第五十四疏

奏爲懇

補閣臣以慰輿望事臣屢次請補閣臣而

皇上不允者或以臣欲藉此以便其私耳昨科道各官合疏以請而從前大小臣工疏且以千百計豈皆爲臣一人謀哉蓋舉天下之人皆知此官之必不可不補矣天下人如此其急而

皇上獨緩或又以臣尚可支吾耳不知臣捫心默

念自受事以來未能薦一賢未能行一事未能挽回一弊政未能消弭一釁端碌碌浮沈貽憂

宗社已六年于茲矣轉盻改歲便是七年嗟夫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人惜其遲其又可以再遲乎夫大廈而支以一木豈不甚省然而必集群材者任有所難勝也狙猴而被以衣冠豈不甚美然而躑躅裂去者情有所難堪也今臣之不勝任已甚明矣至于心悶闊而不得舒衆讟讟而無誰語蓋不但狙猴之困于衣冠而且如桁楊桎梏之在體矣

皇上柰何欲使臣必躑躅裂去之爲快也臣言不足聽昨科道官公疏伏望

聖明爲臣

留神省覽亟

賜施行但蚤一日卽超臣一日之生舉天下萬口萬聲皆頌

皇上之功德矣臣不勝激切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初六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五疏

奏爲推補閣臣屢請不報認罪候

旨恭聽處分事臣惟閣臣員缺多年久當推補中外人情無不罪臣祈請之不力而臣所爲叩閽泣血塵瀆

天聽者至煩至苦無以復加乃

皇上竟置之不聞漠然無所可否臣忝補輔弼所言乃國家公事豈應沈閣至此竊恐內中或有阻格不得上聞卽上聞而

萬幾殷繁未經

聖覽故使臣下情無從仰達卽日具一疏亦無益耳今歲序將新普天閣泰而臣以獨身受事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茫無了期靜言思之將何稅駕且天下人方望臣以匡濟責臣以擔當而臣以自己切身利害一事如此懇請尚且壅格又何敢復問其他哉卽此便是臣莫大之罪何說之辭臣數年間爲此疏揭無數今不敢悉陳只將臣廷機去後催請疏揭開列以聞伏望

皇上留神細查果曾入

聖覽與否明以示臣使臣得以無疑仍卽

渙綸音命該部會推

點用使臣得有超生之日實爲萬幸臣言至此而

皇上猶復不省則臣真無復留之理孤負

天恩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至于明歲會試主考及知貢舉官盡皆缺人亦萬分困急伏望

聖明將吏部所推尚書侍郎及臣推掌詹事府等官

亟行檢發使不至臨期誤事此亦臣所屢請而未得者敢併申之臣不勝懇切之至

計開

九月二十三日奏本一通

十月初二日奏本一通

十月十二日奏本一通

十月十八日奏本一通

十月二十六日奏本一通

十一月初五日揭帖一通

十一月初六日奏本一通

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本一通

十一月二十五日揭帖一通

閏十一月初一日揭帖一通
閏十一月初十日奏本一通
閏十一月二十二日奏本一通同日又
揭帖一通
十二月初一日奏本一通
十二月初六日奏本一通以上俱專爲
請補閣臣事奉
聖旨覽卿陳奏足見忠誠徼慎爲國周詳政務繁
重枚卜閣員及點用尚書知道了候旨行卿屢
上疏及諸凡章奏皆朕詳覽可否何必疑慮卿

爲輔弼朕倚毗方殷豈可恝然言去卿宜安心
贊理不准辭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擬票吏部推補吏科都給事疏附揭
蒙
發擬吏部一本大意爲考察期迫欲將翁憲祥推
補吏科都給事中而允曹于汴之去臣惟于
汴在科資俸最深賢聲最著且經管兩察勞
勩爲多吏部據例推轉兩載有餘尚未蒙
允而臺臣如錢桓喬允升等資俸在後者皆已陞
京堂獨于汴靳此一轉論以國家敘遷酬勞
之法甚失其平故臣愚謂當照吏部原推以
存舊典如

聖意未肯概然則但
允其去亦無不可臣謹擬兩票恭請
聖裁事體至急尚書臣趙煥屢次托臣代奏故敢
附閣伏望
聖明留神檢發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六疏

奏爲再陳閣臣萬分不容不補之故懇乞

聖慈併行

覽斷事臣在此六年窮困已極只望

皇上推補此官臣臣不逮乃疏至百十莫回

天聽昨萬不得已將臣近日推補疏揭逐一開列

哀懇

聖明檢查允發今候已三日又復杳然展轉思惟

不知其故意者

皇上以此事尚在可緩臣之罪狀未章天下人尚

肯容臣可以延挨乎不知人之罪臣責臣見

于章奏者其說甚多但

皇上未及詳覽臣欲一一引咎疏辭又恐煩

皇上裁答故槩置不言今敢約畧陳之

東宮輟講已經十年

元良國本關繫何如而荏苒蹉跎竟成寢閣人

之罪臣者一也林下廢棄諸臣如鄒元標等

皆一代才賢如麟如鳳兒童走卒亦知其姓

名臣常恨不能舉此官以讓之而一謝朝班

便同禁錮世變道喪國勢空虛人之罪臣者

二也公車封事堆積如山

天工日曠庶職盡瘝茫茫

九國終不可問人之罪臣者三也被逮二三臣

幽憂歲久倚閭之腸既斷望雲之眼復穿當

大聖至仁之朝有極寃難訴之苦人之罪臣者四

也諸如此類已難殫述加以士大夫門戶既

分喧呶未已臣恐漢唐宋黨人之禍復見于

今兩邊勸解事有類于調停一意協和跡反

同乎觀望遂使玄黃俱傷黑白莫辨人之罪

臣莫此爲甚蓋臣質本駑庸衰復淺隘使當

居常無事之時汲汲伴食不竊威權不居寵

利不爲害于天下國家或亦能之今日是何

世界是何人情而臣又獨身受事百責交叢

精胸殊無氷炭而口語常蹤舉足本無重輕

而力量更弱規避雖云不敢擔當實是無能

臣自知甚審何待人言今

聖主神明獨斷于上百司勸勉奉職于下臣居于

其閒無所補益空積罪愆有如贅疣反多妨

礙每思前代人臣最被惡名如李林甫盧杞

秦檜之徒當其未大決裂之時能引分蚤歸

毋妨賢路罪亦尚輕此所以腐心泣血冒死
干祈以庶幾
聖心之少動者也夫黃扉尊席政本獨居上憑
寵靈旁無牽掣此人臣奇遇世之所禱祀而求者
臣獨何心苦請若此誠念國家大計四海輿
情斷斷不可久誤而臣審己度時萬分不能
展布故雖欲抑情緘默而不可得即重干
天怒以就司寇之誅亦甘之矣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七疏

奏爲泣請
亟補閣臣事臣恐從來請補閣臣章疏未經
聖覽故將近日所奏開列上聞而
皇上仍不報也又將臣歷歷罪狀爲天下人所不
容者開列上聞而
皇上又不報也于是臣之計窮即諸爲臣計者亦
窮惟有摧腸泣血而已悶結之極虛火上炎
咽喉哽塞每日吐痰數升眩暈欲死即伏枕
呻吟中猶自思自訟賢路由臣而妨邪正由

臣而混政幾由臣而塞人情由臣而紛而近
日章疏更爲壅滯留中者既不
發擬發擬者又復留中臣皆無能挽回愈增罪愧
國家雖至乏賢何至使如此不才之人長久
忝竊及今若再不推補是真困孤臣于死地
矣與其坐視其死何如及其未死肆之市曹
以爲閣臣巽懦不任職之戒猶庶幾有補于
國事之萬一也今歲序將新普天同慶而獨
孤臣哀鳴至此無計動
天其在

聖心恐乎不恐乎臣不勝激切呼號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催點左都御史揭

竊惟考察期迫都察院無正官甚非事體頃

蒙

皇上點用左都御史臣不勝喜慰乃遲之數日尚

未

發下豈

履端節近

宮中事冗

皇上或未及檢耶今去察期只七八日如再遲延

恐遂無及故臣敢爲催請蓋他官尚可少遲

此官在今日爲最急耳伏望

聖明即

賜檢發臣不勝冐昧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八疏
奏為閣臣不補
溫旨愈虛無可柰何再行祈懇事頃臣以日來推
補閣臣疏揭開列上請奉
聖旨覽卿陳奏足見忠誠敬慎為國周詳政務繁
重枚卜閣員及點用尚書等官知道了候旨行
卿屢上疏及諸凡章奏皆朕詳覽可否何必疑
慮卿為輔弼朕倚毗方殷豈可懟然言去卿宜
安心贊理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泣讀
溫綸知諸凡章奏皆經

聖覽無有壅格之弊曷勝喜慰惟是閣臣之補與
尚書等官之
點用猶然候
旨行也臣之候
旨已五六年矣今將候至何時乎以閣臣言則臣
苦且死矣死則閣中空矣以尚書等官言則
知貢舉與會場主考俱無人矣為日幾何是
尚可以再候乎昨臺臣董定策責臣于疏揭
籲祈之外別為感動挽回之術勿徒以引罪
謝過了事其所望于臣者甚厚顧臣再三思
之
皇上高拱穆清上下久隔所恃以自通其欽誠者
只有疏揭一路舍此之外實無感動挽回之
術或亦有之而臣不能也若以引罪謝過為
了事則此事豈引罪謝過所能了臣自信此
心夫復何言惟恐此
旨下而天下人妄意
皇上以知道候
旨為了事此則臣之所甚不安耳臣觀臺臣所稱
引我

朝閣臣其最純白無瑕者遠則薛瑄近則王家
屏瑄受事僅五月去矣家屏以爭
冊立一事四疏去矣二臣豈無忠藎之思報
主之念而竟出于此者總是無策之中以去為策
臣叨濫六載終日嘵嘵而尚不能去是臣之
罪不能安而必以去爭是臣之責
皇上諭臣以豈可懟然言去而不知臣之言去為
萬不得已也今各衙門皆有事而臣獨以籲
天為事各衙門皆有職而臣揭以領罪為職
天不可籲罪不可逃宇宙雖大無以自容臣安得

而不去哉夫使知臣愛臣者但以妨賢不去
罪臣臣毫無所辭便請出國門以謝天下至
于三楊之遇
成祖劉謝之遇
孝宗
君臣忻合千古盛際以我
皇上之明聖豈遜
祖宗顧臣非其人也則願俟之新臣而已臣連日
連疏瀆煩已甚伏望
聖慈少留半刻之神爲臣
省覽臣死且不朽臣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請　發翁侍郎辭疏揭
該禮部侍郎翁正春以人言求去業已三疏
未蒙
檢發今二十六日有煎除之事二十七八有習儀
之事元旦有
慶賀之事過此又有科場之事皆須禮臣豈可令
正春久杜門而不出乎且正春典禮直講皆
極勤勞今歲該部事務較常更多正春悉心
調劑尤爲困苦而言者顧有未亮臣因此而
益感于大臣任職之難矣今諸事緊急伏望
皇上將正春辭疏卽日
檢發責令供事庶典禮不至于遲誤矣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五十九揭 附起廢釋纍
臣惟庶民之家當歲暮之時必將其家事整
頓一番子弟僮僕皆加恩意一番所以順天
時重歲事也而況于
天子之以天下爲家者哉今歲且除矣明歲元旦
乃
皇上臨御之圖十一年萬曆無疆之祚此又一初
中外臣民孰不胥慶項蒙
皇上點用左都御史等官憲度一新
朝端生色仰見

聖明之心與天合德其遺福于
宗社生靈圖未艾也惟臣所竭力祈請補閣臣之
一事尚未見
施行人情愴𢣷臣翹首企足日夜懸望救此困苦
皇上柰何惜牢行
明旨不爲臣一體恤乎林下廢臣困厄日久才旣
可惜情亦可矜臣甚願
皇上普賜收錄以昭
聖度乃銓部屢推率皆中格昨蒙
發擬光祿寺少卿饒伸又復留中饒伸乃以南京
吏部郎中丁𡂼面歸與起廢不同旣蒙
點用當
賜檢發此外更量起數人以慰天下之望亦
聖明一盛事也又被逮滿朝薦等三臣當此履端
之時人人爲之望
恩我
皇上天覆地載何所不容前此被逮諸臣無一不
獲釋放豈其獨靳于三臣乎臣與三臣生平
無一面相識無一字往來而惓惓言此者誠
欲使天下萬世頌

皇上之至聖至仁與堯舜禹湯文武而比隆也此
二三事臣言之至爲煩瀆然實出于一念忠
愛之心不能自已且有感于歲序之更新
聖恩之廣布與萬方計吏雲集于
闕廷拭目以觀
聖天子之德意故敢復冐昧若此伏望
聖明省覽裁斷補閣臣起廢臣釋纍臣三事舉而
太平之治可漸致矣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請　發大學士李謝
恩疏揭
該同官臣李廷機抵家遣人上疏謝
恩隨遣臣書極言受
皇上知遇超出尋常其去也實萬不得已又蒙
皇上賜以
溫綸遣官護送今得以優游田里歌詠太平皆出
聖恩天高地厚莫知所報其言勤勤欵欵皆出于
至情臣讀而感動見
皇上待廷機之厚而廷機戴

皇上之深也
君臣之際如此亦可謂難得矣廷機謝疏臣已擬
上而數日未發想節下事多未及
省覽臣念廷機萬里上書宜
賜裁答以慰其意且以見
皇上始終優禮之盛心故敢以一言爲請如臣所
擬未當亦望
聖明改正發下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疏
奏爲泰運方亨窮臣宜憫懇乞
聖明速
賜推補事臣之請補閣臣苦心苦口無所不盡尚
疑其未經
聖覽乃頃奉
溫綸則知
皇上皆加
詳覽矣覽之而猶未
賜施行豈臣之所言尚不足以動

聖心耶抑臣之罪愆深重
皇上必不肯加恤耶臣自念六七年間疏揭五六
百通千聲萬聲只是告苦千罪萬罪無不甘
承其告苦也如乞人之仰首號叫而過者不
聞其承罪也如犯人之俛首供招而求者未
已臣不足惜如
國體何夫庶人之家當佳辰令節歡會燕集之
時苟有窮急之人大聲號呼于其側亦必愀
然不安而思所以發遣之今
皇上吉祥善事歲歲增添

賀誕之慶方新
燕喜之休未艾而獨使危困孤臣哀鳴呼籲一至
此極使不聞于
聖聽則已如其聞之寧不爲臣而減歡耶且傳之
天下萬世亦寧不謂
聖明之朝
慈仁之主而乃有股肱大臣作此景象其于
聖德盛治得無少損耶舊歲不得望之新歲新歲
不得更將何望此臣所以情愈急而詞愈危
不自知其不可耳伏望

聖明曲加
詳覽
蚤賜施行但使此
吉一下歡聲沸騰亦助
皇上之吉慶也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請會試主考知貢舉官揭

臣惟目前一最急事是會試主考知貢舉缺
官主考原用閣臣爲正而用三品以上翰林
官副之無閣臣則正副皆用三品以上翰林
官此定例也今翰林官皆五品以下即四品
亦無一人如此重典又當議論紛紜之日若
非名位稍高之人何以勝任其知貢舉原用
禮部堂上官二員一理部事一入場提調近
年以禮部無官不得已借少詹事入場今少
詹事亦無一人此皆事之至難處者也臣查

前後翰林官見在者既苦于資淺其奉差告
病在家者又一時未能即到只有原任祭酒
方從哲係京師人資望極深可以起用故臣
題推詹事府掌印而吏部亦推從哲爲禮部
右侍郎此兩缺者惟
皇上擇一而用之無所不可蓋用之詹府則可爲
主考用之禮部則可知貢舉如禮部有官則
翁正春見推吏部侍郎又可
點用以備主考之選者也時日已迫人情惶惶臣
不得不請如臣所推舉未合

聖意亦望
皇上批示使臣又別作計較恭請
聖裁不可付之不理以致臨期誤事歸罪于臣其
禮部尚書侪乙
點用以濟一時之乏其於
大典亦有光矣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初五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一疏
奏為閣臣不補人情愈急自罪哀
請事臣為閣臣不補一事犯天下之大罪叢天
下之大詬臺省諸臣累牘連章責臣以感動
之無術今日科臣余懋孳官應震又相繼有
言應震所為臚列獨相之害尤為詳明其所
以責臣者亦更為深切臣讀之惟有捫心愧
汗而已安敢置一辭嗟夫以天下之大
為幾之煩盡委于一臣使其處心積慮皆為疑端
啓口容聲盡成罪案是尚可置之而不恤耶

臣常有愚念謂今天下人視閣臣太重求其
人太難故
皇上亦遂過于詳慎不肯輕畀不知人才何常舍
短取長皆有可用必欲求皋夔稷契其人而
後任之則我
朝二百餘年無閣臣矣惟是彼此相資可否相
濟合衆人之力為一人之力便足集事不必
以人之難得而遂虛其官也近有以此問臣
者臣應之日毋過慮也但有手能書有口能
言有耳目能視聽者便可做此官且如臣之

不才亦已挨延六七年矣
皇上隨廷臣所推舉而用之有一之不勝臣者耶
臣力窮矣辭亦窮矣
皇上如罪臣爲逼迫煩瀆則請于
淸燕閒暇之時爲臣一思臣之情其得已耶不得
已耶夫犬馬豚豕之微苟有血氣當其無聊
不堪亦必躑躅哀鳴臣猶名曰人也而能默
默已乎伏望
聖慈少加憐憫爲臣一處臣不勝仰首呼
天干祈迫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初十日

患病揭

臣自歲裏有痰血之病咳嗽不出氣急欲絶
此元日入
賀司禮二臣所親見者臣再三托其以臣病患及
閣臣不得不補之故轉爲奏
聞言言欲泣不知二臣曾達
天聽與否臣猶恐死支持黽勉入直至十一日遂
不能行而人言亦繼至矣人臣有病則請告
今臣併病亦不敢告人臣被言則求去今臣
併去亦不敢言杜門三日又不敢不以聞于

君父他無所言只望
皇上念臣數載奔走之微勞開臣一條生路毋使
臣爲逃死偷生之人斯爲幸矣臣不勝冒罪
哀祈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十三日

請　發方侍郎揭

今會試已迫主考知貢舉欽官委為難處臣已屢次催請頃蒙發擬禮部右侍郎方從哲臣方喜得其用今已數日又未發下事勢愈急再遲則無及矣不得已再行催請伏乞聖明卽賜檢發謹題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請　發詹事府掌印禮部尚書侍郎揭

會試之期去今只半月矣臣題詹事府掌印官與吏部題推禮部尚書侍郎至今未發主考知貢舉將屬何人數千士子喁喁傒望每有問臣者臣無以對聖意或以翰林各官尚多不患無人不知會場重事非官資稍重者不足以當其任今翰林各官皆五品以下以充主考知貢舉是從來未有之事也皇上試一留神便知此事之萬不容緩矣臣今日

非萬不容緩事亦必不言伏望聖明速賜檢發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

請
福王之國稍
臣以枚卜一事累被人言無之病患懇求
聖明處分自知孤負
恩私無所逃罪但人既以獨相罪臣以枚卜之不
行由臣阻撓臣呼天搶地無以自明不得不
歸命于
皇上耳今日閣臣推補真萬分難緩
皇上可以察臣萬不得已之心爲臣一決此外則
福王之國事更爲緊急歲前已奉

旨令各衙門料理兵部遂行文南京取船二百五
十隻限二月内俱到又將沿河一帶官民船
隻盡行封禁不許南行蓋不如是則船隻必
不得集將致誤事此亦料理之一大端也乃
日期未定船戶人等不下數萬嗷嗷守候進
退無據此事體之大不便者其他各衙門事
務尚多亦非倉卒所能遽辦春光幾許瞬息
間便將及夏豈可復延緩而不決乎如以莊
田事遲疑則臣以爲
分封重典臣子苟可仰體

皇上之心何所不盡自非無可柰何豈有靳惜昨
戶部有疏言之甚詳臣以爲
福王一面之國一面處置亦無不可不必因此
稽留反滋人之疑議也臣方杜門待罪不敢
譚及他事而獨此事迫切各衙門日來責臣
且復合辭請
闕懇請故臣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蚤令該衙門卽擇吉期上請
聖裁使諸事便于辦理
國家蚤完大典而亦免于人言之煩瀆矣臣不

勝冒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二揭

臣之請補閣臣六年于茲矣纔言之不得而至于疾言甘言之不得而至于苦言從容言之不得而至于哀號籲訴以言引去就大義以言夫豈勿股肱之臣至于哀號籲訴爭以去就且自比于匪人下類此非其情之甚不得已而計之真出無聊不至此也然其所爲感動挽回之術止于如此則其庸愚疎淺亦可見矣連日見南北科道交章上請臣所不能言不及言者皆已代爲之言臣安所置喙

惟望
皇上留神省覽采
賜施行若夫所用之人則廷臣集公議而推
皇上秉神明而斷臣毫不敢預似可無庸于過計
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

催請豫備主考知貢舉官揭

竊惟科場日期愈迫主考知貢舉官尚未有人舉朝爲此一事惶惶不安蓋關係大典非可苟且了事昨科臣言以貧淺充數夫貧淺之官而爲此心必不安則累其人心既不安而勉強供役終難展布則累其事中間事體之不便更有不可以盡言者
朝廷舉動四海觀瞻即小事猶不可苟而况于如此之大事乎頃以科場煩言紛紜不了當時主考知貢舉有人猶且如此今若倂資序

相應之官而不可得將來議論曷其有極此甚非
國家之福也詞林此日似當厄運非有人禍必有天刑臣亦無可柰何但懇
皇上于當陞者即陞當起者即起庶幾猶可以濟一時之匱乏不則臣真莫知其計之所出矣
臣催請煩瀆自知干冒但勢不容已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

催請主考揭

臣竊惟會試大典主考重任舊例多用閣臣與翰林三品以上官今閣臣既乏而翰林四品亦無一人無可差用日期至迫不容再緩

臣又未測

聖意之所存謹具兩揭上請其一則以原任祭酒方從哲爲正而以庶子孫慎行副之其一則以庶子孫慎行爲正而以諭德周道登副之在從哲則資序甚深於事體爲便但臣與吏部屢催未經

點用故不敢專請又另推周道登以副孫慎行此乃一時權宜之計非得已也統在

聖明裁定檢發惟是會試事多前已題准於初六日各官進場伏望

聖明蚤行

批發以安人心以毋致臨時倉惶其知貢舉併監試官併乞

亟發以便供事以慰

聖明慎重大典之心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二日

辭主考疏

奏爲驚聞

殊命萬分難承懇祈

亟收以免違誤事該臣題請會試主考官奉

聖旨

祖宗舊制開科取士乃國家之大典例用輔臣總裁今大小臣工俱言考試必用重臣朕思考期迫近且卿在寓非病著遵旨即出同副考官方從哲速入場供事毋負朕意其日行章奏不妨票擬况卿公正才優不得推托遜辭孫慎行着

知貢舉一同入場供事方從哲起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慎行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該部知道欽此臣一聞之不勝驚駭夫主考之用閣臣雖有舊例而閣臣一人之充主考則出創聞且于事體亦萬分難行只如票擬一事將遂寢閣乎抑送入場中乎如其寢閣則

政幾必不可久停如送入場中則以譏防嚴密內外不通之地而逐日傳宣往來其弊將不可勝言

皇上之所謂不妨票擬者或亦
聖慮之有所未及乎向以方從哲未蒙
允起故人情惶惶恐資淺者不便令
聖明既用從哲便當以孫慎行副之慎行資序亦
相應者也此于事體甚妥而科場亦有光矣
二臣爲之猶臣自爲也何必使臣舍其不可
已之職業而冐昧以供斯役哉在
皇上慎重大典與
眷念微臣之盛心臣豈不頌服豈不感激但其事
則千不可萬不可臣如苟且應

命則將舉其生平硜硜之廉隅由此盡喪而數年
來負乘覆餗之罪愆由此日重
皇上之愛臣者乃所以累之矣爲此披瀝控辭伏
望
聖明仍允臣原請以方從哲爲正考而以孫慎行
副之以盛以弘陞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充
知貢舉官即日
發下以應入闈之期如必强臣爲之則臣必不敢
承即至千稽誤大典亦無所逃罪矣臣不勝
懇切顒祈之至奉

旨卿公忠清正才識優長朕以取士大典特遣總
裁何得固避還着遵旨即入場供事毋負朕意
該部知道
萬暦四十一年二月初五日

再辭主考疏

奏為

殊命重煩事終未妥再懇

天恩俯容辭免事該臣以奉

命主考具疏懇辭奉

聖旨卿公忠清正才識優長朕以取士大典特遣

總裁何得固避還着遵旨即入場供事毋負朕

意該部知道欽此臣惟取士大典項者人情懲

于舊歲鄉場改期之事深恐得

旨之難以致稽誤今見

皇上加意諄切委曲致隆寄以為出于望外臣雖

不才敢不竭蹷仰承以毋負

聖意但中閒事體之妨礙已具前疏臣不敢贅陳

惟是票擬一事更為難處臣再三思惟委屬

不便且臣以待罪求去之身而供銜文取士

之役心尤不安以不便不安之事而勉強為

之必至于迷謬顛倒以累

君父之明此所以不得不披瀝悃誠再行陳懇也

今入場之期已為臣遲延一日如其可以不

辭臣何敢為此煩瀆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收回

成命仍從臣原請即日

批發非但

大典有光而臣之頂戴

高厚愈無涯矣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奉

旨朕以大典委卿何得屢屢煩瀆其章奏道不妨

票擬遵旨即出入場供事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六日

入闈疏

奏爲恭承

重命敬謝

天恩事該臣以奉

命主考具疏再辭奉

聖旨臨以大典委卿何得屢屢煩瀆其章奏還不

妨票擬遵旨即出入場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

欲再行力辭而時日已迫恐成違誤或者又

謂臣此乃

皇上獨斷

宸衷欽隆大典不可不遵臣不得已遵

旨於今叅謝

恩入場供事外竊惟閣臣一入而奉

命主考此向來未有之事

聖主曠世之恩臣以豎儒何能堪此且夢想心思

皆所不及一毫未曾料理即場中事務亦復

懵然將來克稱任使與否皆不敢知惟是場

事破壞之後

功令申嚴之初凡在事諸臣皆矢公矢慎不敢

苟且臣庶幾得藉以寡過而臣平日覩士習

澆漓文章怪誕以艱深之辭文淺陋之見於

題旨無所發明而好創新說於文義全不通

曉而反爲大言世道人心由此大壞心竊痛

之今當與諸臣力抑此輩苟有单詞半語與

題目無干文理不順者必不收錄其或故違

明禁畔道離經當取其一二甚者送至禮部看詳

叅奏加以重罰庶日後人皆知警而文體可

以挽回是臣所以盡愚衷而報

皇上之一念也若票擬關防則監試官余懋衡等

已具言之所當查照施行臣不敢贅臣不勝

悚息昇眹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所奏知卿遵旨入場詳革文體離經

怪誕有益于國深慰朕懷着各官着實遵行該

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七日

入閣請補閣臣第六十三疏附講之國婚禮

該臣奏

命主試實是意外之事大有未妥昨兩辭不獲後
又與監試二臣將票擬事商量許久臣欲具
疏再辭必不得已即改期一二日亦可而二
臣深以改期爲非且有他慮故臣不敢不黽
勉供役然揆之事理終爲不安假使當時枚
卜叅行閣中有人何至科場大典遷就如此
亦何至煩

聖心委曲區畫一番如此即此一事而閣臣之不
容不補愈可見矣今臣已無可柰何冒罪奏

命

皇上豈可不因此圖惟速行推補以毋致有事而
之人耶至于

東宮開講

福王之國日期

瑞王婚禮皆緊急迫切事務春光將半難以再
遲臣入閣中且有二十日不敢奏請故一併
陳之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施

賜施行臣不勝冒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七日

出關聞言請補閣臣第六十四疏

奏為祗役竣事感愧彌深謹謝
天恩併請
速補閣臣事臣奉
命主試與同事諸臣矢竭公慎以副
聖懷雖不敢自謂得士然其力之所能者只如是
耳已於今早偕諸臣
廷見外因念在闈中二十餘日外間事體一毫
不知即邸報亦未嘗見昨日出闈取邸報觀
之方知此二十日間有許多議論其指摘疑

議于臣者皆臣料度理勢人情之必然無足
為怪天下破格之事自是難行臣當時不能
堅辭是臣之失何所復言惟是累及大理寺
丞朱吾弼則甚以為愧臣與吾弼在留都周
旋九載吾弼知臣臣亦知吾弼吾弼彼時固
不知臣有今日之叨濫也頃者共在長安蹤
跡甚疎其因臣奉
命典試而來告臣實如吾弼所言然臣之進止當
自斷于心豈吾弼所能從臾至于吾弼責臣
以諸事力請
皇上不得則去此實其忠告之心臣安可負之諸
事中提綱挈領無如補閣臣為最急蓋閣臣
一補則臣所不能為者皆有人為之所謂一
事舉而其餘皆舉此臣之所哀鳴急懇于
皇上不容一刻緩者也
皇上如念臣恤臣先為臣行此一事臣死且不朽
其科臣曾六德之處臣亦至出闈方知六德
攻趙煥孫瑋李汝舉三臣牽連計典自是其
失然年來
聖度淵弘人方頌服忽有此舉未免為累更望

聖明俯賜優容毋使言官因此疑畏此亦臣區區
之一念耳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三十日

請發方侍郎辭疏揭

該臣方從哲奏
命同臣入場典試事竣從哲以吏部侍郎原係吏
部會推今于閣揭
批出心有不安故具疏再辭已經數日未蒙
發下不便到任竊惟從哲已蒙
恩特趣試事旣畢
皇上必不因其辭而遂付之不問計旦夕必當
檢發但科場事體尚有未完即如試錄進

呈亦甚緊急臣事務甚多若從哲不出豈能獨自
料理故不得不爲催請伏望
皇上即將從哲辭疏
檢發責令作速於吏部到任其吏部原推左侍郎
翁正春今詹事府久缺掌印容臣另揭上請
聖裁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請
福王之國密揭
臣惟今日中外人情所最急者莫如
福王之國一事毋論
祖制難違國典當重即自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
船隻盡皆拘禁商賈不通嗷嗷載道而南京
差來馬快等船亦皆已到官民船戶不下數
萬人逐日號叫于兵部門首索取工食若久
無行期將此數萬人作何發遣此其勢之萬
不容緩者也外間議論皆以

宮闈之中留戀難割此在臣子所當仰體但向
來
諸王分封並無久任京師之理即多留一年半
載終須一行若蚤行一日則人情蚤安一日
而於
福王之令德亦蚤著一日何必多留此一年半
載以招中外之疑議乎昔觸龍勸趙后謂愛
子者當爲之計久遠故長安君遂出質于齊
龐公家貧人問其何以遺子孫龐公曰吾遺
之以安今日

皇上蚤遣
福王之國乃所謂遣之以安即
皇貴妃爲
福王計長久亦莫便于此此其理之萬不容緩
者也至于養贍田土則河南撫按官所奏已
有祖銀四萬餘兩而山東又查出一千餘頃
較之
潞王已爲加厚此外一應田土皆屬民間安能
奪之前
福王具奏欲撥給民地河南百姓聞之驚惶紛
擾至今未息
王方開國此邦萬世之業當使賢聲布滿爲
人民所愛戴柰何爭此尺寸之土以自損其
令名哉
天子之愛子夫豈患貧而顧惓惓計較于此爲臣
受
皇上厚恩分雖君臣情同父子苟可以自效于王
何所不盡如王尚可留臣何苦欲勸其之國
惟度其理勢如此不敢不言此乃臣所以愛
王而忠于

皇上之一念也今外間洶洶皆望日下舉行此事
如
聖心慈愛未能遽遣則俟
聖節稱賀畢而後行仍擇定吉期
明示中外以安人心其有應用物件可以先發者
且令中官陸續押行使船隻得以疏通不至
壅塞河路且免數萬人聚集號呼致生事端
亦一策也統候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請　允包郎中養病揭

該禮部侍郎翁正春告臣謂該部祠祭一司
事務甚多自郎中包應鰲以被論出門候
旨半載有餘業經移咨吏部覆准養病又新推郎
中洪世俊俱未蒙
允發諸事推積甚爲不便托臣爲之備請臣惟禮
部四司惟儀制祠祭最爲煩劇不可缺人應
鰲離任巳久誠不可不急補者至于應鰲居
官素稱清正向爲駙馬楊春元所累以致削
籍蒙

聖慈矜察復
賜録用薦轉祠郎潔巳奉公毫無私曲原任吏部
尚書孫丕揚深知其賢故欲調之吏部屢題
催請未蒙
允發而諸不喜丕揚者遂併及應鰲從而攻之應
鰲度勢不能容不得不去遵守
國法不敢徑去羈候多時情有可憫且因一人
而曠闕一司之事亦不便也伏望
聖明將吏部所推祠祭司郎中疏郎
賜檢發仍
允應鰲之去其於部務政體亦有裨矣臣不勝悚
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初六日

封還內傳
福王明春之國揭
蒙
發擬兵部請
福王之國本
內傳養贍地土不完錢糧未到今已春暮明春行
臣惟此事中外人情仰望極切洶洶不安各
衙門官皆欲請
文華門候
旨臣力阻之今復以地土錢糧爲辭人情愈疑

皇上舊歲曾遣文書官至閣中
諭臣以今春之國矣乃今春不行又復明春卽臣
且不敢信
皇上而况天下之人乎必將謂
福王借此延挨歲復一歲未有行期此亦非
福王之利也雖
皇上慈愛之心一時難割臣豈不仰體然其如紛
紛之口何至于應辦錢糧該部自照
潞王例必不敢少惟是田土一節在
潞王雖有四萬頃之多而其稅銀實不過四萬
兩今
福王地租已四萬六千餘兩多於
潞王矣而崇何又欲益之且河南山東兩省之
地但有尺寸可搜括者無不搜括其餘盡屬
民間恒產豈可徑奪若必依原數取盈非削
一大郡不可
祖宗二百餘年無此制度此臣下之必不敢將順
必不能將順者也卽使
皇上欲強爲之而百姓嗷嗷地方擾動
福王亦豈能安享之乎今蚤戶部侍郎李汝華

見臣深言此事理明詞直不可復強滿朝議
論皆是如此適聞六科各官二十餘人又齊
至閣中力言之國當蚤地土雖增與船戶守
候之苦責臣轉奏
皇上臣不敢不以上聞其兵部本臣未敢遽擬謹
隨揭封進伏望
聖明再加裁酌傳示使臣得遵依擬請以慰輿情
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五揭

臣惟自古以來國家政務有行有不行然未有天下百千萬人合言此一事而不行者亦未有一人百十餘疏苦言此一事而不行者今推補閣臣一事是百千萬人之所合言又臣一人百十餘疏之所苦言也將謂有妨于
上則綸扉政本贊襄得人在
皇上固甚利也將謂有私于下則同寅協恭以奉
聖主在臣等又何私也抑或謂無人可用則眼前
朝野儘有英賢不必需才于他日也而遲遲不

決至于六七年果何故乎臣前此雖有病不敢言頃者勉強支吾完會試
廷試二事精神已竭雙目欲盲若再無人來此爲臣少分勞苦其勢必不能支矣臣言止此更無可言此後惟日請
文華門叩首哀祈
皇上之亟發而已伏望
聖明垂察蚤行一日臣受一日之賜天下省一日之事臣不勝悚息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請
福王之國密揭

竊惟福王之國一事人情企望已極頃蒙
皇上諭以明春舉行臣不得已擬上擇定日期明示中外以不再遲之意尚恐大小臣工以此罪臣而不意併此亦復留中以致人情益紛紛擾擾今日各衙門俱至
文華門上疏懇請意欲候
旨臣告以
皇上覽疏必有處分不必大急諸臣復責臣以國

家大計不能力請苟且依違臣無辭以對惟有謝罪而已臣觀
皇上每事動稱
祖制親王分封此
祖制之最重者
福王封國多年府第落成已久而日復一日遷延不行誠
祖宗朝之所未有也如以養贍田土爲辭則會典所載親王祿米不過萬石卽養贍名目亦是添設豈可過多前奉

旨特臣與該部仰體
皇上愛厚
福王之意移書撫按官勸其極力搜括以應
上命而地方田土只有此數尺寸不遺此外皆屬
民間誰敢強奪撫按官亦無可柰何非敢欺
皇上也臣又覩會典開列各省直田土之數惟大
郡方有四萬頃少者只一二萬若如王所請
則須捐一大郡之地盡以予之而後可自
祖宗以來封國不少如使親王各割一大郡則天
下土地已盡今日非但百姓無田即

朝廷亦無田矣況於自此以後
聖子神孫尤源源而未已乎天下者
高皇帝之天下也
列聖相傳遵守家法中四豈無愛子豈不欲加厚
然以
祖制如是不敢踰越亦必如是而後可為萬世常
行之道耳
福王所陳不過引
景府
潞府事例夫潞府就封

皇上以
聖母之愛而獨致優隆又其時廢府田地尚多未
嘗括及民間也今田地已盡所給福府之數
雖不及潞府而租銀之入業已過之又何為
而更欲求多乎至於景府為
肅皇帝愛子亦以久不之國
皇考在裕邸常懷危疑其後
皇祖斷然遣之人心乃安景府聽左右言屢請楚
地幾至激變楚人當時皆議
皇祖寵景府太過非所以愛之此亦前事之明鑒

也我國家多少懿藩賢王可以效法而何必
引此以為例乎自鑛稅之興天下人固疑
皇上以此為
福王地誠使割內帑之十一以予王可數世而
不能盡也又何必與民間爭此區區之田土
乎今之國無期人言日多其平心者則以
皇上與皇貴妃愛王不能遽舍其不亮者且疑王
之不去為何故枝節日生煩瀆無已若臣愚
慮則但以
祖制當遵吉典當舉王方建雉城之基萬萬年與

國同休不當以田土小事而滋天下之口故
敢冒死而極言之伏望
聖明恕其狂愚
留神省覽其田土一節
聖意若必不肯已亦須
聖斷明示作何處置使可奉行彼強奪民田之事
臣下誰敢爲之日延一日終無了時矣臣言
至矣盡矣自知負罪仰恃
聖慈乃敢如此亦以受
皇上厚恩爲

福王深計不得不如此至於利害禍福臣亦聽
之不敢辭也臣不勝悚息恐懼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六揭

臣于前月二十四日具揭詣
文華門叩首請
補閣臣嗣後不敢具揭煩瀆
聖聽只每日詣
門叩首祈請業已旬日未蒙
俞旨不知內使曾爲臣奏聞否臣誠徬徨憂懼計
無所出今
福王之國無期
瑞王婚禮未就滿朝合請尚未見報而臣下又

紛紛啾啾爭辯不已
皇上視此世界果臣一人之力能獨辦耶則亦可
以
亮臣之請出于萬不得已而非敢爲瀆奏矣臣謹
此瀝祈伏望
聖明省覽批發臣不勝冒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請處罷劉侍郎孫都御史揭

臣頃接得工部侍郎劉元霖揭帖以驗收殴死緊急欲改委別部大臣或本部司官代驗又懇懇以求去爲請其言甚切臣惟國家官章九年考滿官並無復職之例故元霖九年考滿吏部擬陞南京戶部尚書後又會推本部尚書俱未蒙
允發元霖杜門日久求去不得該部事務甚多私宅料理亦甚不便以臣愚慮
皇上欲用元霖則當將廷推本

奏請
亟賜檢發責令到任管事以毋失九年考滿之成規此一說也卽不然而念其母老乞休情詞迫切加以新銜准其回籍候後
召用以見
聖主體恤臣私推廣孝治之意亦一說也元霖歷官謹守在部數年甚效勞勤不可不爲一處如遲挨不理日復一日非但元霖進退無據困苦不堪其所妨于該部之事務亦不少矣又都御史孫瑋辭疏亦在
御前未發瑋爲言者所攻且欲於數日內徑去臣念大臣被言至于徑去甚傷
朝廷之體而故非者擬一
諭旨訓告言官勿得紛呶多事而責瑋卽出供職蓋亦臣委曲思惟求所以兩全大臣言官之一念也不知有當
聖意與否而亦未見
批發臣恐瑋計出無聊必至徑去此時
皇上必責瑋以不候命之罪且將怒及于言官所傷實多而朝端愈無安靜之日矣臣愚更望
皇上將臣所擬諭旨裁正批發使瑋不敢徑行言

官亦不必再有瀆奏其于
皇上天地之量
日月之明
雷霆之威眞並行而不悖矣臣目擊時事見大臣捏杌不安
朝端不成景象故敢冒昧一言非爲二臣私情而代請也統望
聖慈覽察施行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乞休第三十四疏
奏為乞休事臣之當去久矣其不忍即去者徒
以
主恩隆重難于割絶即今歳科場之役亦以出于
聖意不得不祇承故雖言者踵至皆不置辯胙接
南京御史汪有功獨帖深以畢陋罪臣至謂
科場
旨中有存為非病之云乃
皇上以此明臣年來稱病稱苦並非實意且見中
外諸臣為臣稱病稱苦者亦皆受臣之愚誣

斷言也可謂燭臣之隱而善發
聖心者矣惜臣當時愚昧懵然不知今得御史指
示則是
皇上必已疑臣厭臣而其棄臣也當如孤雛腐鼠
臣可以去矣甚感御史之教臣也乃大理寺
丞朱吾弼又有疏責臣于
出講就封枚卜等事無一言懇請有將順而無匡
救夫此數事者臣之嘗懇請與否
皇上知之天地地神知之臣不能以吉人也就封
事則

皇上屢令臣擬
旨在于明春而諸臣欲爭于今歳所以未發枚卜
之舉行想亦在于旦夕但願
聖心蚤决以慰輿情惟是臣以于罪萬罪之身當
此天怒人怒南北交攻之時萬無一刻可以
自容之理
皇上如念臣數載微勞加以矜奪使得奉
命而出國門臣之幸也不然而冐罪扞網以去臣
之不得已也如必欲強臣再出則臣寧束身
就死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必不敢靦顏而入

綸扉矣伏望
聖明哀憐矜允臣不勝懇切呼籲之至奉
旨覽卿所奏具見為國忠誠苦心勞力朕悉鑒知
其屢請開講之國枚卜等事朕次第發行若主
試大典
祖制例用重臣且累科弊竇滋彰出自朕意有何
疑棄卿宜安心輔理勿以狂妄介意愁然求去
宜即出入關賛襄以副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
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乞休第三十五疏

臣頃以被言具敢乞休因思臣年來每一番

乞休使費

皇上多少

温言因同官無人可以代擬字字句句仰煩

聖心臣無功無德報效分毫乃反貽累

君父一至于此惶愧欲死竊念人之所以攻臣者

其端雖多而其最緊要處乃在于閣臣不補

以臣為獨據此地誤國妨賢臣雖剖心自明

終不見信今但願

皇上亟將此事發行則臣之罪自可少寛其於臣

疏但

批准回籍三字即是莫大

鴻恩萬不敢再煩

君父復

賜温綸使臣罪上添罪愧中增愧也至于言官論

人自其常職

聖度如天人人頌服即臣亦藉此得稍減愆戾其

感激

恩私尤有難以言盡者矣臣方在候

旨偶念及此敢復上

聞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十日

請點禮部侍郎揭

素

發擬禮部署印本臣惟翁正春已改別衙門不便再署此外無人堪委惟吏部所推禮部右侍郎本見在

御前伏乞

皇上點用檢發則印務有屬而亦不必于代署矣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十日

為孫許二都御史求去事情揭

奏為大僚空虛已極去就不宜太輕敬陳愚衷以資

聖斷事臣杜門乞歸方在候

旨不敢言天下事乃都御史孫瑋許弘綱皆因人言求去迭揭于臣且屢遺臣書苦言當去之情微示徑去之意臣讀之而嘆曰兩臣去而臺臣空矣大僚幾何而決裂至此哉瑋之被言也在于熊廷弼之一勘當時臣亦曾阻瑋謂必致紛紜而瑋云吾於廷弼原無成心但求曲直明耳乃言者因而攻瑋相繼不休瑋

事

皇上將四十年其歷官行品著在耳目而以此一勘遂蒙惡聲臣竊以為過矣弘綱之被言也由于京察後之一疏當時臣亦曾告弘綱謂恐生形跡而弘綱云吾於京察原無異同但為息爭計耳乃譁者因而病弘綱至今未已弘綱事

皇上三十餘年其歷官行品亦著在耳目而以此一疏遂滋浮議臣亦以為過矣然此僉僚為

兩臣言也今九列之間能有幾人其能自危
于人言者又有幾人今日言一人焉而一人
徑去明日言一人焉又一人徑去甲賢乙否
終無完人此救彼攻相隨俱敗非但內之大
僚將空卽外之督撫其存者亦復有幾譬林
之木不足以供野火而況此寥寥之數株乎
臣以爲糾發奸邪者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
耆舊者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摧謝之時
苟有可爲國家一手一足之用者皆當愛惜
護持就事論事勿因事而累其人就人論人

勿因人而甚其事合抱之材不以寸朽棄矧
其未至于寸朽者也臣居恒私念今日之人
臣多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他日之
大臣昔日之言官未必盡遜今日之言官而
他日之大臣又未必遠過今日之大臣易地
而居則其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自平故
愛惜今日之大臣亦所以爲言官而總之皆
以爲世道耳臣方求去之時而復言此蓋誠
有感于衷不能自已且恐二臣萬一計出無
聊至于徑行將上干

聖怒下駭聽聞堂堂綱紀之地爲之一空將來更
有難處故不得不陳其愚慮以上聽
聖裁而下以與諸臣之平心和氣者共相斟酌知
臣罪臣臣皆聽之至于臣則任重人輕
恩重報輕罪重身輕其所處之地必不可留之情
自與二臣萬分不同更望
皇上速允臣去臣非必去亦不作此言不然人將
謂臣留人而將以自留也臣何辭焉臣不勝
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七揭

臣杜門旬餘望補閣臣腸斷眼穿非畏人言

非要

君父真見天下事至艱至危臣一人之力委不能

支不得不如是哀鳴之迫切耳昨科臣條陳

尚有望臣以感動扶持擔當者臣若能感動

扶持擔當不待今日然臣不能而猶望人能

之此臣犬馬之私所以忠于

皇上而非敢為一身謀者也今目前又當考庶吉

士閣中必不可無人伏望

聖慈俯

垂炤察即

賜施行臣辭窮矣惟有籲

天叩首而已臣不勝悚息冒瀆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請禮部署印官山東真定巡按揭

今日禮部各司官到臣私寓言

郊祀在即

冊封踰期禮部掌印尚未有官殊誤

大典極為不便又都察院官移書于臣言山東真

定二巡按官候代已久屢題未

發地方事體難以再遲皆托臣為言臣方在求去

不敢復及他事惟是禮部掌印與二處按差

委為緊要故不得已聞于

皇上伏望

聖明將吏部所推禮部右侍郎孫慎行等

亟賜點用令其署掌印務其山東真定各巡按亦

乞

點發庶了目前兩急務矣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乞休第三十六疏

奏爲

君恩過重臣誼難留懇

允休致事該臣具疏乞休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爲國忠誠苦心勞力朕悉鑒

知其屢請開講之國枚卜等事朕次第發行君

主試大典

祖制例用重臣且累科弊竇滋彰出自朕意有何

疑棄卿宜安心輔理勿以狂妄介意懇然求去

宜即出入閣贊襄以副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

該部知道欽此伏念臣奉職無狀瀆被人言屢

蒙

聖慈曲加照雪即科場一事亦明言出于

聖意臣之心人雖未必能亮而

皇上之所以爲臣者則已至矣盡矣無可復加矣

臣非木石豈能愁然不思報效第臣聞之天

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在雖

天子不得而強之今人情已厭苦臣矣臣雖勉強

在此終是不安

皇上強留一臣而使中外人情之不安其爲天下

國家害非淺鮮也臣去而群臣輯睦以事

皇上而臣亦幸存視息于山林沐浴太平之休澤

何幸如之且臣獨身任事已經七年揆之天

道亦是極盈極滿無可復留之理此臣之所

以斷決于心而萬不敢靦顏以再出者也至

于閣臣推補則臣雖不去亦萬萬不可再緩

皇上若不允臣請臣窮極無聊只有逃之一策此

時

皇上亦不得不補而其所損多矣臣病苦既不敢

言他又無可措辭故但以入情天道懇于

皇上要之至理亦實是如此伏望

聖明亟賜俯允臣不勝冒罪哀鳴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請點用禮部侍郎揭

蒙

發擬禮部司務請改

册封日期及該部掌印官本臣惟

册封日期固可改于五月其印務則臣杳前此該

部兩次缺官皆係

皇上點用發臣擬上今右侍郎孫愼行等已推未

點臣安敢擅擬仍望

皇上點發以便擬上

郊祀期迫勢難再緩統望

聖明留神批發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辨翁侍郎推[illegible]揭

該禮部缺署印官臣已三揭推請未蒙

發下今夏至已屆而該部堂上竟無官委非事體

且

册封過期大典難廢不知

聖意何爲而遲延若是昨臺臣楊如皐有疏至明

切矣惟是責翁正春之規避引蕭雲舉爲喩

則臣不得不言其故前此臣推方從哲掌詹

事府事吏部推正春爲本部左侍郎後以科

場事

皇上用從哲于吏部則詹事之缺當以與正春蓋

易地而居理勢當然非臣之有私于正春亦

非正春之有所規避于其間也且詞林諸臣

壅滯已極每遇有缺即當推轉使後來者得

以序遷詹府之缺論見在資俸無踰正春正

春因此量移而

皇上點用尚書侍郎以疏通後人此亦臣之所以

爲詞林諸臣計非爲正春一人也前此禮部

兩次缺掌印官皆蒙

皇上點用今該部尚書右侍郎見推有人而

皇上又未嘗
傳諭令官署掌故臣不得不以
點用爲請使臣不請
點用而徑擬他官代署則尚書右侍郎不知何時
得
旨而詞林之久次者又將委罪于臣以爲塞其遷
轉之路矣即如臯之意亦以不用新臣爲疑
矣臣將安處此乎禮部本係淸曹非煩苦之
地爲人所規避縱使煩苦也規避也正春在
部已三年矣且逐日撰進

講章勞逸適均亦國家用人之法北山之大夫不
嘗致嘆于從事之獨賢乎而何爲必以禮部
苦一正春哉以詞林多賢豈無一人堪寅淸
之任而惟正春能之也臣將去之人是非得
失一切付之忘言惟該部掌印事有關係而
正春所以推轉之故不過如此不得不明言
之至于尚書侍郎之不
點用以致該部缺官有誤典禮則非臣之明所能
逆睹乃臣之庸劣無爲于此亦可見矣伏望
聖明即將該部官亟

賜點用或令官暫署俱在
聖裁臣何心爲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三日

條陳求去事情揭
臣七載備員無歲不求去瀆蒙
皇上惓惓慰留臣情同犬馬能無戀
主之衷今番催迫切乞歸非但為御史汪有功論
臣亦以有極冤極苦極不平之事久欝於中
不能自已君不明白一言
皇上亦不知臣所以必當去之故而致疑於臣且
人有疾痛則呼天呼父母
皇上臣之天臣之父母也臣安得不號呼而控訴
哉往時閣臣尚干預各衙門事務而臣自稟

擬外毫不相關即各衙門亦未嘗以一言問
臣乃事無大小一有不行人不以為各衙門
罪而盡以罪臣是今之閣臣乃為各衙門卸
罪之官此其極冤極苦極不平者一也
皇上萬幾浩繁章疏之上有
發有不發臣皆不知其故而言者盡委之臣即如
近日京堂之推轉御史之出差部官之告病
其間有久不得
旨者臣亦曾為催請而給事中商周祚等便謂臣
有線索播弄其間進退去留皆由於臣此其
極冤極苦極不平者二也年來臣下彼此相
爭分門立黨臣恐其為國家之禍每勸其同
寅協恭盡心奉職不當紛紜多事而諸臣反
怪臣之不幫助生疑生謗臣皆不敢與辨此
其極冤極苦極不平者三也原任吏部尚書
孫丕揚忠正人也海內亦共服之只因辛亥
年考察京官被察之人致恨丕揚諸上疏代
辯者臣告以考察大典不宜遽有變更遂併
恨臣又值科場事言者不休人亦恨臣此一
事本與臣無預且曾力為調停解釋而反深

受其累此其極冤極苦極不平者四也枚卜
一事臣披肝瀝膽懇切須祈疏揭已至百餘
力盡辭竭不知
皇上何以不行而言者謂臣欲自專擅不肯啓意
催請群起訴臣即臣門生故吏亦以此責臣
一日之間疏至數上臣有口難分有舌難訴
此其極冤極苦極不平者五也諸如此類未
易悉數臣一人之身獨立於風波荆棘之中
只有
皇上知臣憐臣此外更無一人即有之亦不敢為

臣分訴一語而近來世情又皆以排擊閣臣
為風力無一事不牽及臣無一人不侵及臣
徒以臣凡事謹守無可誣捏故尚未行醜詆
然以臣一人而當百十人之睥睨與千萬人
之責望催迫急于兵戈煎熬甚于湯火臣雖
粉身碎骨不能支吾若復淹留不去將來禍
患愈不可測臣常念蒙
皇上如此厚恩任怨任患皆不當辭即人之罪臣
詈臣究臣屈臣臣亦當承受不必計較惟是
各衙門事務原有各官掌管臣無干涉乃盡

推其責於臣而臣又無變化神術超出衆人
能必得之
皇上此事方了彼事復來前言未休後言又至舉
朝臣子共受國恩共食
君祿朝臣一人坐罪至此其為寃苦不平從來未
有臣形非犬豕心非木石實有難堪隱忍於
中業已七年今情急勢窮不得不冒死哀鳴
於
皇上伏望
皇上暫准臣歸救臣之急且在朝在野諸臣足堪

斯任者自有其人
皇上何必羈留一臣而使中外人情驚惶迫急之
若是乎臣言至此一字一淚敢有一字欺誑
君父罪當萬死臣不勝激切冒昧懇瀆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八日

乞休第三十七疏

奏為急懇

天恩俯容休致事臣杜門求去已滿一月仰荷

溫綸慰留臣亦冉疏中請誼當靜聽何敢瀆煩但

政本之地只有一臣已是異事併此一臣而

若有若無不進不退則尤異之異者人臣受

國厚恩至于求去已是不得已之事今併求

去而言病不可言罪不可言逃亦不可則尤

不得已之不得已者臣今適值其窮無可控

訴只得哀鳴于

皇上伏望

皇上開臣生路許臣歸路臣未死之年猶能晨夕

焚香稽首恭穹為

皇上祝萬年無疆之福也其推補閣臣尤爲緊急

不容緩之事更望

聖慈郎

賜俞允于以救臣之急慰天下千萬人之情是在

皇上頃刻勑念間耳臣不勝冐罪哀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六日

票擬劉侍郎揭

豪

發左都御史孫瑋工部右侍郎劉元霖本令臣擬

溫旨慰留仰見我

皇上亦用老成之盛心其孫瑋本臣謹擬上惟劉

元霖係九年考滿從來無復職之例所以元

霖雖屢奏

溫旨必不敢出臣見本官已經吏部屢推工部尚

書

皇上必欲用之則照部推陞轉以便供職亦無不

可但

恩命出自

皇上非臣所敢擅擬今謹擬兩票恭請

聖明裁定

批發臣附陳愚見如此不知可否臣不勝冐昧之

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請　發翰林院掌印揭

今日

發擬文書有吏部願就教職一本爲就教貢生欲

遵照

欽定日期於本月十五日

廷試臣惟

廷試事務俱係翰林院掌印官管理今去試期只

兩日而掌印缺官臣所推何宗彦尚未蒙

允發豈不稽誤伏望

皇上即

賜檢發以便遵行不然則十五日

廷試之期又須更改甚不便也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

請減福藩庄田疏

奏爲分封已有定期庄田復滋物議懇乞
聖明留神詳計以釋群疑以光令典事臣惟
福王之國久已愆期大小臣工合辭苦請始奉
明春舉行之
旨人情稍慰乃頃者復以
福王奏請庄田奉
旨督責撫按必欲足四萬頃之數于是中外臣民
又喧然驚疑曰

王之爲此請也果何爲哉夫使必待四萬頃之
田足數而後行則之國將何日而
聖諭之所謂明春舉行者寧可必哉臣在病卧中
連日接諸臣揭帖皆責臣以力爭罪臣以不
言臣皆不敢置辯竊念臣爲此一事苦口苦
心以請于
皇上者不知其幾其辭已竭盡而不可復加即請
臣千言萬語終不能出臣之所言乃謂臣片
語不發至以爲力能得之
皇上而不爲亦云枉矣雖然臣言之
皇上而不敢以告人人何由知且此乃國家第一
大事臣雖言之而不能動
皇上之聽則亦與不言同人之見罪夫復何辭臣
覩
福王疏中首以
祖制爲言夫所謂
祖制者
祖訓也
會典也
累朝之功令也今

親王四萬頃之庄田
祖訓有之乎
會典有之乎
累朝之功令有之乎臣不知
王之所引
祖制何所指也如以
景府爲辭則自
景府而前多少
親王其庄田之數並未有出數千頃之外者惟
景府以

皇祖寵愛踰涯越分遂有此請
皇祖一時失計而聽之至今議者尚追咎其事以
爲壞
祖制者乃
景府也
王柰何尤而效之乎自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
分乃爲可久如取之非制得之非道未有能
晏然而坐享者鄭莊姜愛太叔段爲請大邑
漢竇后愛梁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覆
轍相仍難以枚數即

景府當日以請沙市事幾激楚人之變使其尚
在四萬頃之庄田臣恐其未必能守之勿失
也語云取法于上方得其中取法于中將流
于下
王自開朱邸以朱長安中皆稱其安靜未有過
舉乃當之國之初不引前代與
本朝之賢王爲法而動以
景府爲言臣竊謂此必非
王之意而諸爲
王謀者其計左耳然此猶以理法言也即以事

勢論之凡昔年廢府之遺產已盡歸
潞王今河南山東撫按官極力搜括只有此數
若求之不已將恐有無籍奸徒挾讐報怨以
投獻爲名迎合
王意萬一墮其術中則刁風一倡轉相效尤而
中州齊楚之間人人危懼凡少有地土者皆
不安其生而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地方之休
戚
王之所與共休戚也
國家之安危

王之所與共安危也瘠百姓以自肥危公家以
自富此所謂割肉充腹反裘負薪
王亦何利而爲之
明興二百餘年
列聖之子孫其麗不億中間雖貧富不同然未有
以無庄田之故而遂至于窮餓者但使
皇祚千秋萬年
王之子孫必無養贍不敷之理亦不待今日之
過計也以臣愚慮
王能毋執前意只受見在四萬六千餘兩之租

錄勿復求多使四海之內一日而數傳令德
討之上也如意未肯已則戶部已移文各省
撫按官再行清查但有廢府遺產盡以予
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不必取盈于原數亦
其次也如其不然而但曰四萬頃之田必盡
足數必皆膏腴方肯之國則悠悠之口疑議
日滋而臣固有不敢盡聞之
皇上者矣此其于
王果利乎不利乎臣向于此事不欲露章茲者
見

王疏中有
勅下閣部之語不勝愛
王忠
王之念不得不明言之庶
王見臣之言惝然改念毋因田土小事而瀆之
國之期上以成
皇上之聖
皇貴妃之賢下以免戚畹之議而中以鞏
王萬年屏翰之基臣雖旦夕去國有餘幸焉如
臣言終不足聽必難挽回則言官之所以責
臣者有王家屏之故事敢不奉教臣不勝冒
死顧陳惶懼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八揭

臣待罪四十餘日朝夕顒祈只望閣臣速補乃微誠難達疏揭徒煩只此一極容易極不可已之事而臣且不能得之
皇上何望其他夫天下非小物也今日世界非太平無事之時也臣之庸駑不能支撑即三尺童子亦知之里巷庸下之人亦知之豈以
皇上之神聖而不知乎且無論重大事務即目前考選庶吉士亦至緊要昨吏部移文內閣謂大選在邇考期難緩臣念當此人情紛囂口

語易生之日必得公明正大爲世所信服之人來主其事庶免煩言而斷乎其非臣之所能任也臣是以不避煩瀆再懇
皇上速下廷推急行
點用以毋誤國事如或以臣狂愚有所觸忤亦望
聖明顯正其罪或譴或戮臣不敢辭但勿併閣臣不補以困之斯大幸矣

萬曆四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請補閣臣第六十九疏

奏爲負罪日重萬分難留急懇
天恩速賜罷斥事臣杜門乞罷翹首企足日望
俞音不啻以日爲歲乃
皇上尚未肯爲臣斷决臣覩連日章疏紛紛多及于臣其用意之厚者則望臣以轉移
聖心其推求之深者則罪臣以熒惑
聖聽而又謂臣凡事順從不能爭執臣順從誰所不敢乃爭執實是無能自咎自愧夫復何言政本重地群情所屬此人不可當用別人一

人不可當用衆人豈可泛泛悠悠挨延歲月使天下事日壞一日不可復支乎如臣果有才力尚能展布何爲自己不做而留以讓人恐至愚者亦不如是也頃
福府庄田事復奉
嚴旨切責戶部罪其瀆奏臣之瀆奏與戶部同而其備員容勿不能轉移罪更甚于戶部即此一事臣上不能順
聖主之心而下無以塞天下之望其爲當去更萬萬無疑若自去之外而復有千罪萬罪如言

者所云臣無計自解亦須領受然揆之私心
終覗貪戀不去爲稍輕耳伏望
聖明亟賜罷斥
亟簡忠賢庶上下之間兩釋猜疑而臣亦得保餘
生于田里啣結以答
天恩何幸如之臣不勝懇濆哀鳴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奏辨戴燝改調事情疏

奏爲學臣改調人言見及據實剖明事理以肅
畿學差臺省諸臣爭言不了因波及新調貴
州提學參議戴燝而科臣周永春臺臣湯兆
京責臣爲之居間至欲請
旨詰責臣敢不明言其故戴燝臣門人也然相去
甚遠臣爲翰林時燝爲行人素以文章相向
慕其所著作斐然成一家言臣自愧不如燝
後爲副使調用家居十三年今歲方出補官
臣向吏部尚書趙煥稱其文學行誼委實有

之若其改補四川又調貴州則非臣本意亦
未嘗爲之請也或者銓臣以其文學有餘宜
于督學又貴州僻地乃人所不欲往乎然實
臣一言誤之臣之罪不敢辭也臣猶記先臣
王錫爵曾上疏謂閣臣於他事不當與聞惟
進退人才事體相關不可不預臣待罪六七
年于各衙門事務毫無干涉即吏兵二部未
嘗以片言半語有所請求此長安耳目所共
知即該部官吏人等皆可問者至于銓臣推
舉大僚間以告臣臣亦有所見則據實以對

無則唯唯而已亦未嘗以片言半語與銓臣
相左也臣之愚陋罪狀甚多獨此一事實無
愧心今乃以燥故冒居間之名雖饒舌自取
然豈敢有一毫私意于其間哉夫此猶臣一
人之是非一事之得失不足言也乃臣所深
慮者臣下意見不同分爭日甚此事未了彼
事又來此爭未消彼爭又起同舟分爲敵國
朝端化爲訟場長此不已將使大臣危小臣懼
而
朝廷之紀綱政事盡壞而不可支矣伏願

皇上于此等章疏量行檢發
勅下吏部都察院定其是非可否取自
聖裁而二三當事大臣一秉至公毅然主持毋徒
爲苟且自完之計世道庶幾其可挽乎乃綸
扉重地臣奉職無狀昭章如是非有名流碩
彥三四人鎮壓主張天下必無安靜之日群
臣必無和衷之期此尤根本切要所在萬不
可以爲可有可無而緩視之者更望
聖明允臣所請亟
賜施行臣不勝懇切惶悚之至奉

聖旨卿公清直亮秉政無私朕所鑒知爲國掄才
出于公當豈有他故近日言官議論煩囂清濁
不分一槩攻擊甚傷國體自今已後大小臣工
務要各秉衷心無偏無黨以成蕩平之治其撿
發章疏等事朕知道了卿宜仰體至意不必介
懷安心即出入閣贊襄以副朕眷倚至意不必
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乞休第三十八疏

奏爲再辱

温綸彌深悚懼懇

恩亟放併

允推補事臣以奉職無狀屢求罷免乃

聖恩深重不行罪譴而重渙

綸音謂臣有巨細無不開陳執奏且

褒以忠藎

勉以入閣贊襄古之人臣善則稱君今我

皇上善則稱臣苟有血氣心知之倫能不愧心能

不載

德乃言者又謂此等

温旨皆司禮與臣自相參定方聽

御批是臣自行求去自行慰留以負戀之心飾勇

退之說此其無廉無耻欺天罔人非但

聖主所不容即司禮中官亦鄙薄而竊笑之矣

中旨內批誠非美事然自臣未入閣時已有非始

自今日至于大臣求去

聖斷慰留此

皇上優禮眷注之盛心臣何與知今乃謂臣欲驅

之而故留之以軟調使剛心以甘舌藏毒手

信斯言也則是

皇皇天語總屬僞爲欵欵

君恩反成惡意而臣一人之身方蒙黨護之譏復

挂驅除之議首尾銜决前後背違毋論臣與

諸臣絶無纖芥即事

神明獨斷之君行陰陽反覆之計竊恐林甫杞檜

無此大膽

皇上六七年來

聖度如天雖言官時有憨血激切之譚未嘗以单

詞片語輕加詬辱此是帝王第一盛節臣與

諸臣方頌德感恩將順之不暇今動輒謂臣

欽假

內批處分諸臣夫人臣旣已謇謇諤諤攄忠悃以

上聞而復閃閃皇皇懼

嚴譴之下及誰任股肱而使入如此臣之罪也然

當此極言無諱之朝而設爲意外不測之慮

竊恐龍逄比干無此過計此皆臣偶有感觸

心跡難明故述之于

皇上以少解天下之疑乃臣所以必當去必不得

不去之故則不在此夫人臣受一官則必盡
一官之職然後可以安于其位況于寄勿重
臣其關係爲最大者乎使臣在此而真有精
誠足以動
天奇謀足以濟事則雖一日而百掛彈章可以付
之不問如但尸素浮沈碌碌無補如眼前景
象則雖稱功頌德之言日至于耳亦終不能
安何也人可欺而心不可欺也今中外之所
喁喁而望者
福王之國也

瑞王婚禮也補閣臣也起廢臣也釋繫臣也臣
諄諄懇懇言之終不可得則人之歸怨于臣
臣何辭焉即
皇上代臣任過而臣能恬然出入於黃扉之間以
任人之笑罵乎且
皇上每事輒稱
祖制臣亦以
祖制勸
皇上乃寄勿政本只用一臣至于六七年則二百
餘年間絕無之事其敗壞

祖制莫過于臣而臣又才盡力竭狼狽不支一日
不補則添一日之罪天下萬世增一日之惡
名臣生無以對士大夫死而無以瞑目于地
下每一念此肝腸俱裂
皇上苟思臣恤臣超臣救臣無如爲臣先行此一
事使臣少得開目舒眉有顏人世而後盡削
臣官以謝天下臣雖旦暮死亡形銷骨化歡
然無恨矣又何區區是非毀譽之足言哉臣
爲此疏悲愁滂流不能自勝語無倫次伏望
聖明鑒察施行臣曷勝戰悚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寫完同初五日
本繳上

為王日乾事情揭

該通政司官告臣有武弁王日乾訐奏孔學等詛呪
聖母
皇上及
東宮事情臣一聞之驚駭欲絶不能言語隨密訪其情由乃知日乾與孔學等皆係京城棍徒結告刑部事尚未了又擅入皇城放炮進本刑部以其禁地被炮欲擬死罪遂譸張至此無所顧惜此事大類往年之妖書而妖書

出于匿名無可究治故難于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人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自伏其辜
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紛擾其禍將不可言彼訐人不過拚一條性命乃國家之所損多矣是反墮其計中也至其疏中侵及
皇貴妃
福王尤可痛恨以
皇貴妃之賢明
福王之賢孝感戴
皇上厚恩惟恐不千歲而萬年中外臣民孰不知之彼狂悖誣謬之譚不必介意臣與九卿諸臣見皆如此故敢上聞以寛
聖懷伏望
聖慈炤察臣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萬暦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

再爲王曰乾事情揭

昨爲奸徒妖言臣已具揭請
皇上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不知
聖明肯賜采納否要之事理實當如此夜來臣又
再思之此疏若下上必驚動
聖母下必惶怖
東宮而
皇貴妃與
福王皆不自安傳之天下書之史冊亦不爲美
萬一其中更有難處事體將如之何不如姑

且
留中勿行宣布所有奸徒當於別疏
批出或另傳
聖諭下法司究治中有干礙事情不必盡露要以
正
國法尊
國體兩盡而無傷而又速
定明春之國吉期以息群喙則天下恬然無事
宗社之幸大矣臣愚見如此不知是否敢陳之以
備

聖裁其餘衷曲已具臣奏謝疏中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三日

回奏

聖諭福王之國事情疏

奏爲恭謝

天恩再觸愚悃事該文官張文元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輔臣覽卿屢屢懇奏具見忠誠爲國淸正無私凡事開陳朕所倚毗但近日議論煩多人情傾險卿欲堅意求去朕心何安且國家政務朕未嘗不行只因憸邪群小不諳事體生事激擾故此詳覽緩滯推補閣臣知道了且自福王之國

一事而言福王之國所請養贍田土并鹽糧等項乃

祖宗所賜但有成例非今昔創爲奉旨已久尚無一備何以之國細味卿昨揭言當

皇祖時

皇考與景王名封比肩故人心猜疑今皇太子與福王名分不同大義已定又有諸皇孫何疑之有況

祖制親王之國舉行在春今年已踰期昨已諭卿在於明春舉行必不再遲何乃大小臣工不能靜俟紛紛瀆擾以滋煩聒卿又言及礦稅若夫礦稅之事原爲三殿肇舉將議匱竭乃一時權宜之計非爲福王之私耳親王分封養贍田土有前例可比又無額外增加今該地方各官不能仰承德意淸査撥給圖務煩言阻撓大典甚非國體卿爲輔弼重臣宜仰出安心贊襄弼成化理不得過爲疑忌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外竊念臣備員密地罪重愆深屢次乞歸屢蒙慰留自意此番必無再出之理乃

聖恩稠疊

聖諭周詳又但眼前有事不敢固辭連日因驚惶怔忡精神憒亂俟三二日稍定尚當勉出候後再請伏讀

聖諭言及福王之國事明白曉暢洞然無疑傳之中外孰不懽欣頌服仰

大聖人之明斷臣小人也過計私憂故前揭有景王久不之國致

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之說

皇上爲臣剖析且以

諸皇孫爲言愈見思慮深遠臣復何辭惟是
皇考當時雖未正名分然講讀不輟情意常通今
東宮輟講業已八年其不奉
皇上之天顏者聞亦久矣而
福王時節入宮每月兩次進謁皆人所知親疎
懸殊已生猜忖又以留滯遷延久不之國雖
名分久定萬無可疑然悠悠之口難以家喻
戶說小則巷議私譚大則妖言惡語蔓延無
已而
皇上父子兄弟之間且有難處之事悔無及矣此

廷臣之所以苦口力爭不能自已者豈直疑
皇上與
福王之有他端哉蓋正爲福王遠慮深圖豫消
釁隙之萌今
皇上天性之愛以貽國家萬世無疆之福今
聖諭已明人情自慰更願
皇上急命該部擇定明春吉期昭示天下諸凡事
儀俱作速備辦勿有稽遲則一了百了一明
萬明雖有奸僞讒間之徒再無所容其喙而
上至宮闈下至薄海無不相安于無事之天

矣至于莊田一事
聖諭惓惓敢不仰體臣與戶部傳諭該地方官極
力清查但有廢府無礙田地當盡以予王如
有隱匿欺誑將有作無他日
皇上查出臣與戶部及該地方官當任其罪如搜
括之外不能盡盈其數復欲侵削民田與受
奸徒投獻之類則萬萬不可萬萬難行亦願
皇上與
福王體悉下情勿執前意乃地方之大幸也今
外間議論方謂王借此極難題目以緩之國

之期臣以死明王必無此心乃請之不已愈
起人言寧獨非
皇上所以愛王即王亦非所以自愛矣其臣前揭
中礦稅之云實以此事初起時便有疑
皇上欲竭天下之膏脂以予王而不慮其後者今
民力已盡三殿未興而宮中每歲所入之數
天下皆知
皇上將持此安歸乎此在
聖心必自明白臣何敢言因
聖諭及此故敢悉吐其愚無所忌諱伏望

聖慈留神省覽但使
明旨速下人言自息亦不待臣之傳諭也臣言已
頗多不能他及其推補閣臣事尚容另揭再
請臣不勝悚息恐懼感戴之至奉
旨覽卿奏諸朕知道了知卿入閣贊襄朕心嘉悅
卿言福王時節入宮尚不知朕已傳免久矣若
時入朝出入禁門隨從數多人所共見耳目難
掩其之國日期今春諸無以備且又諭期已有
明諭不必疑惑合用冠服儀仗等項并奏請錢
糧地土卿可傳示各該衙門上緊處辦完備用

襄大典救卜閣臣朕知道了卿宜仰體朕意不
必再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三日

乞休第三十九疏

奏為
內批本出
聖意人言疑議不休心跡難明再求罷斥事項者
大臣求去
皇上間出宸斷
溫旨慰留此必
皇上真知其人之賢而欲用之豈臣輿左右能輿
其力乃議論紛紛率皆歸罪于臣項臺臣有
言謂昔之權姧不過假

中旨以明示驅除而臣乃欲逐故留機閣更乃臣
惟特即具一疏稍稍自明併求罷斥業已入
封而偶有異聞不勝惶怖遂不敢進昨奉
聖諭惓惓責臣入閣臣念國家有事
君父焦心臣子不宜堅卧亦欲暫時勉出以副
聖懷乃聞再請而科臣又復有疏以論
允許弘綱之去為言乃又謂杜門求去不止弘綱
一人弘綱之被留必有人欲因頓弘綱使狼
狽以去致觸
聖怒而後假口于奉

命悚惶強起視事借去者之機關成留者之局面此其言未必專為臣而發然臣亦求去之一人也其能操縱伸縮耶
威福于掌中央去留于意外此在他人豈有此伎倆有此力量必臣也而後能之臣七載備員與九列大臣歡然相得毫無間言且見朝端老成人少列署空虛見在諸臣皆一時碩彥為國股肱惟恐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日前方有疏勸解言官勿過攻擊人方以黨護罪臣何意轉眼之間便有驅除之疑耶至于設法困頓弘綱以自為計則是科臣極慮深思方能到此臣之夢想亦未嘗及臣與弘綱夙昔何如泰山掃舍之言心方愧之而敢以此苦弘綱耶臣本欲置之忘言但見近來人情猜忖多端即至明白易曉之事猶紛紜如此皆臣德薄望輕所致豈可不自量度靦顏供事故敢冒昧一言併前日未上疏一同封進伏望
聖明並賜省覽速行罷斥仍
恕臣孤恩違命之罪臣幸大矣其

内批慰留諸臣是否
聖裁亦望
明示以解天下之疑毋使去者留者皆蒙其罪尤臣之深望也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五日

又回奏
聖諭福王事情疏
奏爲恭承
聖諭感愧交深敬陳謝悃事該文書官王體乾捧
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輔臣朕覽卿奏具見爲國忠誠
至意朕悉鑒知但卿所云福王時節入宮每月
兩次進內朝謁已失真矣尚不知朕免其朝有
年至若舊例進謁本生母妃亦免久矣如王來
朝必由禁門進內隨從數多人之耳目豈能掩

乎朕與皇太子天倫至情何疎之有卿疑忖太
過其王之國自去歲府第報完皇貴妃在朕前
數數懇請着王之國以遵
祖制朕見合用諸物未備况時已踰期今已有明
諭不必疑合用冠服儀仗器物等項併所請
錢糧地土卿即傳示各該衙門上緊處辦完備
以襄大典毋致臨時遲悞枚卜閣臣朕知道了
卿宜仰體朕意不必再陳特諭卿知欽此臣不
勝惶懼不勝感激竊念臣以揭請福王之國
伏奉

諭旨炳如日星確如金石中外聞之歡聲動地臣
忝備股肱豈不仰體其回奏中所云福王時
節入宮每月兩次朝謁蓋得於傳聞而遂述
之以見疑議之所自起不意因此復煩
聖心再賜裁答臣昏昧妄言無所逃罪統賴
聖慈曲垂原宥但臣之本心非謂
福王入宮朝謁爲不可也
皇上福王之父
皇貴妃福王之母子見父母情理當然臣亦有
子數年不見臣與臣妻每常念之乃謂

福王不當入宮朝謁是臣無人心矣臣之意蓋
以
皇太子輟講多年屢請不報中外徬徨不知何
故敢借此一伸其愚庶幾
皇上察臣之言仍
命皇太子出講以慰天下之望耳豈敢以
皇上爲疏
皇太子哉倉惶回奏詞語欠融臣之失也乃
皇上惓惓謂
福王免朝有年本生母妃亦已久免此在

皇上與
皇貴妃固有深意在臣私衷竊以為不必如此
天性之愛豈容久淵且
福王之國不遠睽違在即即源源而見以遂慈
孝之情有何妨乎除之國事已屢奉
明旨更無疑慮其合用冠服儀仗器物等項容臣
即傳示各衙門速行處辦毋致稽違各衙門
仰體
德意亦自當竭力應付不敢延遲惟是庄田一節
臣與廷臣委曲計議苟可奉行何敢執吝但

恐地方原無此項田土難于足數亦望
皇上曲加體恤不必取盈此臣欵欵之愚終有不
能自已者耳至于
皇貴妃賢明令德久已著聞其數懇
皇上遣王之國以遵
祖制尤人情之所難傳之天下書之史冊大是美
事儻肯再諭福王于所請庄田毋太拘執則
河南山東兩省人民受賜無量而
皇貴妃與王之賢豈非千古之僅見哉臣本擬
一二日遵

命入閣以科道官有言昨又上疏待罪故敢先此
陳謝併請狂愚之誅統望
聖慈省覽裁察奉
旨覽卿所奏情詞懇切具見為國忠愼朕悉鑒知
昨聞卿人問贊襄朕心甚悅何乃又有此奏近
日以來每見大僚諸臣相率求去在朝老成能
有幾何朕特以溫旨勉留出自朕意裁斷且卿
票擬本章朕間亦裁改卿于左右何與卿為輔
弼重臣豈辭勞悠過為疑畏遽萌求去卿宜遵
諭即出入閣輔理政治以副眷懷至意愼勿再

辭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票擬許都御史求去本稿

紫

發擬吏部尚書趙煥左副都御史許弘綱二本内
傳出
溫旨慰留臣仰窺
皇上眷注大臣之盛心其趙煥本臣卽擬上惟許
弘綱出城已久其勢必難再入昨者言官論
臣謂臣假借
中旨困苦弘綱臣昨有辨疏尚在
御前今若再擬

慰留又將生出許多議論但出自
聖意不敢固違謹擬兩票上請
聖裁要之還聽其去爲妥俟其去後再行
召用則
君恩臣義兩全而無失矣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謝
聖諭疏 附請補閣臣

奏爲三奉
聖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輔臣朕覽卿眷情詞懇切具悉爲國忠誠殫心
竭慮朕所鑒知昨已簡入閣視事朕甚喜悅何
得又有此奏朕見近來大僚諸臣不以國事爲
急紛紛奏辭朕念國之老成能有幾何相率求

去成何國體特以溫旨勉留出自朕意且卿票
擬本章間有朕裁改卿于左右何與今國事多
頗正賴卿籌畫輔理豈可堅欲高蹈求去非朕
圖篤忠之意卿爲輔弼重臣豈辭勞怨不必介
懷宜卽出入閣贊襄以慰佇望愼勿再陳其枚
卜閣臣知道了特諭卿知欽此臣恭設香案叩
頭謝
恩外竊念臣以病困孤危萬不得已而求去數日
之間三勤中使海被
溫綸死然家人父子之親臣何功何能可以消受

能不愧死
君命如此臣可奈何只得於一二日間黽勉暫出
以副
聖懷惟臣所泣血哀祈于
皇上者以推補閣臣為最急閣臣不補臣終無赧
顏奉職之理
皇上旣知臣憐臣凡事皆為臣周全為臣昭雪有
如山之罪而不加誅無尺寸之勞而常加奬
自古帝王之所以優待其臣未有如
皇上者獨此一事困臣如是視臣之匍匐號呼將

就死地如駑駘之垂斃于長途牛羊之牽入
于屠肆而全不動念者臣誠不知其解也臣
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千古奇窮生人未有恨
不蚤入黃泉免此苦累昨御史董定策謂閣
臣不補臣不當出卽出亦不能久其言至當
今臣目昧出矣伏望
皇上始終生成之恩
速命推補毋復使臣出而不能久如御史之言臣
幸大矣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請　諭諸大臣揭
近來議論煩多大僚入少遂不能自立許弘
綱旣已出城日下且欲徑去孫瑋吳達可明
日亦擬出城趙煥亦欲繼去如此則
廟堂空矣
朝端豈成景象臣之力旣不能使言官之不言
又不能使大臣之不去計窮慮極惟有慨嘆
又不敢不以上
聞伏望
皇上卽刻再

發一嚴諭使之不敢徑行或別有
聖裁庶
朝廷之體統尚存而人心少肅矣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請補閣臣第七十揭

該臣屢奉

聖諭不得已於今早

廷謝暫時入閣供事臣所最急最望最不容已

者莫過于推補閣臣頃者本不激出而或有

告臣曰卧而請之

皇上以爲要不如出而請之

皇上必從今臣出而請矣

皇上聽臣之言臣不敢不忍死勉力以報

聖恩如卧而請不得出而請又不得則是

皇上諭臣之出非所以用臣乃所以閣臣而臣之

爲計已盡前途已窮無所復之惟有請死于

皇上而已臣之出專爲此事伏望

聖明俯垂炤察郎

賜施行臣不勝哀鳴激切祈懇之至

萬暦四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請發各處按差併允涂一棒求去揭

該真定山東遼東山西四處巡按報滿日久

都察院屢次題催曾經

發擬又復

留中臣亦爲催請未蒙

允發查得真定山東原差御史皆已四年而山東

目前又有清查福府庄田之事巡撫已准回

籍巡按又在告病皆杜門待去一事不理然

則此差之急不啻燃眉豈可視爲泛常而姑

置之哉臣又見日來章奏但有應發不發者

外間便生許多猜忖郎此四差久寢生事之

徒便謂其人意不欲去且疑臣中有知舊不

欲其去又如吏部主事涂一棒被言告病該

部累疏爲請不知何故久停不發人亦謂臣

私于一棒而故留之此皆無蹤無影毫無干

涉之事乃盡歸罪于臣臣不敢與辯惟願

皇上速將此四處按差發下以爲地方計其吏部

爲涂一棒請告本併乞

檢發庶朝端了此一事亦未必無小補矣

萬暦四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二十卷終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一

請補閣臣第七十一揭

該臣奏

命入閣再三哀請推補閣臣而經今旬日未奉
俞旨
皇上豈以臣既出便可了事耶不知閣臣不補臣一刻不能自安人之罪臣亦一刻未嘗放下
臣頂戴
天恩強顏忍死在此供事
皇上如慨然允補則臣可以少安旦夕未死尚不敢言去以負
皇上如稽延不補則臣實無顏面出入仍當乞歸以待
皇上之誅戮而已臣亦知
皇上神聖聰明
留神天下大計此官必無不補之理但遲一日則臣多受罪一日速一日則臣蚤沾
恩一日
皇上千言萬語褒臣恤臣不如此半行
綸音生臣活臣臣生死之關在於今日伏望

皇上俯垂矜允卽賜施行若慮臣下紛爭或致多事則臣以為九卿合衆以廷推
皇上秉公而簡用雖有偏私之徒愛憎之口勿為所亂又何慮焉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請補閣臣第七十二疏

奏為閣臣不補公私俱困無計可施只得哀懇

事臣奉

命而出僅十餘日科道交章南北疊上重者詬臣

輕者責臣總由

朝政之不行故致人言之至此臣若多置一辯

即多生一駁多著一辭即多添一罪萬語千

言終無所用只有哀懇

皇上而已其哀懇

皇上亦不敢多及只求先補閣臣而已閣臣補則

議論自息門戶自消

閣議之國婚禮等事皆有能任之者此外必欲

如何罪臣臣皆甘受無所辭矣夫

皇上靳閣臣之推補而數以

溫旨留臣臣力能辭

皇上之溫旨而不能得之于推補有一番

溫旨即有一番疑議則是

溫旨者乃

皇上之特恩亦恩臣之罪案也故臣今未敢求去

以煩

皇上之

溫旨但恐辱陳情以求

皇上之推補

皇上大聖至仁豈忍見臣之狼狽顛連已至此極

而不為之一動念乎臣不勝哀鳴迫切祈懇

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乞休第四十疏

奏爲微臣義無再留推補萬難再緩誓死陳情以明去就事臣受事未數月即知天下事非所能爲久懷去志屬同官杜門無可推諉因循荏苒以致今兹臣之罪也顧臣之叨濫其出于

皇上之特知與否具在

聖心臣有何繆巧而能使

皇上之用臣備員以來雖以才庸識短無所報稱然而國家之事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考

選科道推補大僚

東宮開講

福王之開

瑞王婚禮起廢臣鄒元標等釋累臣滿朝薦等率皆苦口瘏心須煩疏請即瑣細如各衙門署印各官請告之類有一不行臣皆不得不請計其疏揭之存于

御前者且至千通絕無一言半語私薦一人私害一人私請一事

皇上試盡發之以與大小臣工共閱苟有一字不可與天知與人言者即當誅臣以謝天下惟是積誠未至感孚無能實臣之罪無可自解臣自知之不待人言也天實限臣無此才力安能勉強不得已思以一去自明

皇上再三苦留又不得已而思徑去臣自知其非所宜言然再三度之其計不得不出于此請冒死而極言之夫人謂臣之不宜徑去者以爲閣中只臣一人也不知往時閣中有三四人間有被言者尚可以杜門謝事遷延候旨今只臣一人既杜門又管事既待罪又擬票以

積愆叢戾之身而平章軍國之重務自古以來無此事理非但誤身必至誤

國此其勢之更當去也或者又謂臣須開臣已補然後可去此其說甚正不知臣之請補已五年矣辭窮情極

皇上終不見允竊度

聖心必以臣在尚可支吾了事不必多人則是臣留一日此官一日不補臣留一年此官一年不補必須臣去閣空乃始剏行用人臣留爲害臣去有益此又其勢之更當去者也夫螻

蟻尚有報恩之心犬馬尚有戀
主之念臣獨何人而忍割絕徒以時勢至此不得
不然顧
皇上蚤為斷决使國體猶得少存而不至于大壞
其所全多矣頃許弘綱被言出城亦以候
命為恭而
皇上苦留遂令弘綱不得已移至前途去已兩日
尚無
俞旨堂堂憲臺狼狽至此臣竊傷之豈可使臣復
為弘綱之續哉在

皇上固謂溫綸可以留臣不補闕臣可以縻臣不
知留臣者乃所以累臣縻臣者乃反以驅臣
而促之去臣竊謂
聖明之計失矣臣此疏後不敢多言惟恐死旬日
以待闕臣之補以盡臣子之義
皇上但急下推補之命便可了事萬勿再以
溫旨諭臣自虆
皇言自傷威柄其所損不細也臣聞之忠臣去國
不潔其名臣雖非忠臣然私心慕之今之陳
乞尚多一二言終是淺衷統望
聖慈留神省覽即刻施行臣不勝瀝血哀鳴顧
天控訴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初三日

擬刑部署印併請允許都御史求去揭

蒙

發擬刑部司務王嘉亮請該部署印官及熱審本

具見

聖明留心刑獄加意民命之盛心臣謹卽擬上惟

是許弘綱久已出城今復移至通灣候

旨必須明

允其去于事體方便弘綱久事

皇上奉公體國簡在

聖心玆行也出于萬不得已臣甚知之而甚憐之

故敢併爲擬及非但以全大臣去就之節亦

以見

皇上優待弘綱之心也不然弘綱無可柰何必復

前行而于

睿慈臣義國體俱失之矣伏乞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初四日

封還孫都御史求去本揭

蒙

發擬都御史孫瑋本

內傳出

溫旨不准辭臣惟孫瑋杜門求去已經半年有一

番

慰留卽有一番論列在瑋已無可留之理不得不

去況今已出城留之無益卽使瑋肯再入人

亦必不肯容

皇上不見許弘綱之事乎亦徒褻

朝廷之溫綸耳臣旦暮且欲體瑋而行豈敢復

以此苦瑋謹將原疏封進恭聽

聖裁其臣兩日前有疏哀懇併望

聖明爲臣

省覽卽賜施行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初六日

乞休第四十一疏

奏爲愚臣病困且死再竭微衷仰祈

聖鑒事臣頃已有疏備陳不得不去之情至哀至

切候

命數日未蒙

處分不應累有陳瀆但臣此數日血疾復作腸胃

枯焦胸膈飽脹飲食不進誠恐溘然死亡不

能啓齒長抱幽明之痛故及此一息尚存再

伸其喙臣事

皇上日久受

恩深重委無分毫可以補報然諸如招權納賄壞

法行私請託干求侵官越職一切欺

君誤國等事實未嘗爲此皆可以對天地質鬼神

者至于國家多事

朝政不行臣浮沈其間無所轉移實是有罪夫

安敢辭然

皇上試爲臣思之事無大小臣有一之不言乎言

有一之不盡乎言盡而

皇上不聽臣能強之聽乎

旨意雖由臣擬臣能徑行乎

九閽沈沈臣能插翅以入挾本章以出乎

皇上深居日久如天之穆無聲臭聽萬籟之爭鳴

如水之漫無隄防任百川之自潰

典禮當行而不行章疏當發而不發人才當用

而不用政務當修而不修議論當斷而不斷

徒以孤臣一身當天怒人怨之衝處赴湯蹈

火之會而又不爲之

去則下

徵召耆碩以總其綱廣用忠良以分其責急而求

溫綸以強留纔而陳識久束高閣而不問使天下

之人但見

皇上任愚臣之專

眷愚臣之篤便以爲得

君如此何事之不可爲而不知

皇上之心原只欲羈維愚臣苟且了事初未嘗欲

行其言而用其計卽中間匡維補救時或聽

從乃

國家三五大事終未舉行無以塞天下之望千

愆萬罪總集臣身是負

皇上者固臣而誤臣者亦

皇上也誤臣何妨至于誤
宗社誤蒼生悔無及矣自來人臣不才只有譴有
誅其自處則只有去今
聖恩寛大旣不誅譴舍去之外更有何策若求去
不得徑去不可進退去留無非大罪則千古
人臣未嘗犯此病症千古聖賢未嘗立此醫
方而臣適當其窮適罹其厄豈不哀哉豈不
痛哉語云戰死不擇音臣將死之人故其言
迫切如此伏望
皇上大發慈悲哀憐矜察速將閣臣推補救臣殘

史之命或
勅下九卿科道悉心議擬令臣作何方畧作何施
爲可動
皇上使事體可以必行若只云積誠感動終是空
言無救危急不然臣寧束身就死以明人臣
不忠之罪歡然含笑無所恨矣臣不勝昂昧
激切涕流顒祈之至奉
旨卿輔政多年忠藎爲國凢事畢力肩謗蒙識朕
豈不洞悉但煩言横肆遑聽波及且任事甫及
半月致卿復又杜門意欲高蹈何得輕躁效尤

有失君臣大義還以體國休休愼毋介懷閣臣
豈有不補便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卽出
入閣佐理毋得再陳其餘諸事候旨行吏部知
道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初九日

乞休第四十二揭

臣以被論杜門將二十日已具三疏一揭請補閣臣請放臣去字字血誠言言痛切俱未蒙

俞允不知曾經

聖覽與否大小臣工催迫愈急臣實難以安生屢欲冒罪徑行而猶遷延隱忍者良以

聖恩深重臣義當全又見許弘綱孫瑋新去故未敢相繼而行如推補終不得請則臣無可柰何當於數日間遣家登舟臣暫時少留亦當

繼往負

君負國罪實難逃然而非臣之得已也臣之苦情具在前疏伏望

聖明再為臣一

留神省覽臣死亦無恨矣臣不勝哀懇煩瀆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催請各省巡撫揭

臣待罪求去不敢復關他事昨吏部尚書趙煥以書遺臣言各省巡撫缺官地方關係托臣催請臣惟巡撫之缺至于六省皆極緊要地方目前皆有重大事務遲一日則誤一日而河道總督為南北咽喉亦不可一日緩者俱已蒙

點用發繳不知何以復留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使地方事不至躭誤何幸如之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謝
宣諭疏 附求去及請補閣臣
奏爲恭謝
溫綸再陳萬不得已之情仰祈
聖慈俯賜鑒允事該臣具疏陳情伏蒙
聖旨卿輔政多年忠藎爲國凡事畢力冐謗蒙譏
朕豈不洞悉但煩言橫肆遝聽波及且任事甫
及半月致卿復又杜門意欲高蹈何得輕蹤效
尤有失君臣大義還以體國休休慎勿介懷閣
臣豈有不補便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卽
出入閣佐理毋得再陳其餘諸事候旨行吏部

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因展誦
溫綸而泣泣而思曰嗟夫
皇上之諭臣多矣
皇言至于褻矣臣始以爲寵繼以爲驚至于今則
且感且疑不知
皇上果假臣耶抑爲此以困臣耶臣於推補一事
請已五年直言婉言緩言急言無所不盡今
不得已而至欲徑去

皇上猶不見允則是如臣前疏所言臣在一日不
補一日必臣去而後補也臣安得而不去哉
臣下煩言雖多然請補閣臣自是正理彼既
無柰
皇上何自不得不歸罪于臣臣何敢介懷惟
皇上聽其歸罪堅不肯補則是
皇上假手于人以困臣也臣又安得而不去哉今
天下威福在
皇上事權在六曹議論在臺省獨有舉朝不能爲
之事舉世不能容之罪在于孤臣之一身乃

皇上復困臣若此使高天厚地之下有此窮苦無
告之人股肱心膂之司日爲號咷哀訴之舉
甚非
清朝盛事而於
皇上之聖德所損累亦不細矣臣憂鬱成病殘喘
僅延萬萬不能復出如
皇上不聽臣言必欲強臣則臣請自伏斧鑕恭聽
天誅儻幸及寬政赦其輕蹤效尤之愆得掛冠出
門如李廷機故事而後盡削臣官齒于編戶

皇上洪恩臣死且不朽其推補閣臣萬難再緩
皇上亦自云無不補之理則是
聖心固甚明也然與其臣去而後補何如臣在而
補使臣得須臾開顔生入故鄉死入黄泉兩
無所憾乎臣爲此日夜于私寓焚香叩首仰
望
聖慈慨行兪允生臣活臣
恩德無量臣謹因陳
謝附奏不勝瀝血哀鳴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七十三揭
該臣懇請推補閣臣日夜懸望時刻不寧
皇上深居九重或未知臣外間苦楚故逕逕其發
乎今
聖節在邇各處入
賀官皆至惟願
皇上即賜
允行以慰人情饑渴之望且使新臣得呼嵩祝
聖以光盛事以重班行其于
皇上齊天之福所助亦不少矣臣不勝昂昧頻瀆
籲祈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謝
宣諭疏 附請補閣臣
奏爲伏承
溫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王體乾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輔臣朕見近來大小臣工紊亂朝政忿爭不已
遂使各官不安其位朕甚惡之故將瑣屑煩疏
留中未發卿輔政多年忠誠清正朕素鑒知其
開講等事卿已屢疏具陳懇請朕已知道了閣

臣缺員朕即檢發推補且昨所札諭出自朕衷
於卿何與今國家多事豈因逞臆浮言必欲高
蹈慹然而去卿心安乎卿爲股肱重臣當體君
臣大義爲重何可舉意輕躁輒就輕國徑去可
乎否乎卿不必介懷宜仰體朕意亟出入閣贊
襄弼成化理不必再有托陳卿宜欽承之故諭
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外竊念臣以一身獨當國事七載于茲每值艱
難困苦之秋前後左右更無一人可相籌畫
徒憑寸心竭蹶從事賴

皇上之寵靈未甚錯謬然臣之精血已盡至于今
日萬不能支矣故欲作無聊之計冒死徑行
揆之本心實是不安茲伏承
聖諭知推補在即臣舉家聞之歡喜狂呼如死者
之再生赴湯蹈火者之再就清涼是臣事
皇上第一遭逢
皇上恤臣第一功德慶幸之私何可云喻惟有生
生世世感戴
聖恩而已因伏自思惟人臣事主業就功成進退
以禮如盛世之君臣共上也知展布之無能

引分量以止足矰繳可避林壑可藏如歐陽
修所謂以罪去以病去以人言去皆無不可
者其次也狼狽乞身
叩閽無計至于潰防決網拜表徑行如近日之
諸臣則其萬不得已而最下者矣臣自揣庸
愚必不能爲其上亦不願爲其下只望
皇上矜臣恤臣使臣得爲其次臣幸大矣臣前以
困憊愁悶成病每一舉念輒昏暈欲死頃聞
推補之
諭又驚喜欲死自念蒙

恩太過過物所忌非有人禍必有天刑
皇上即欲枚拭而用之臣何命何福可以祗承
聖諭惓惓臣又未敢瀆請未敢遽去惟強顏忍死
以覩新臣之入黃扉光贊
聖治而已
聖節在邇更望
皇上即令吏部會推亟行點用使呼嵩祝
聖之日復聞金鑑之披陳四海八方之人共瞻碩
輔之手采將
朝端之氣色一新中外之人情咸慰其於增

萬壽而望
皇圖豈日小補之哉臣謹因陳
謝附奏以
聞臣不勝感激歡欣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七十四揭

枚蒙
聖諭即
檢發推補閣臣非但臣歡喜不勝舉朝臣工無不
舉手加額頌戴
聖明乃經今七八日尚未
發下人情又復生疑臣竊度
聖意已定旦夕必當
發行不宜瀆請但蚤行一日則人心蚤安一日而
臣亦蚤沾一日之

天恩矣伏望
聖明慨
賜檢發臣不勝幸甚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請補閣臣第七十五疏

奏爲
聖節已届懇
恩速補閣臣事伏蒙
聖諭允臣推補閣臣今既旬日矣臣亦再揭催請
　而尚未蒙
檢發翹望何如昨見科臣張延登揭帖謂自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屛沈鯉
　有立朝之節而未竟厥施夫以二十一人僅
　有二人而又用之未竟則閣臣之難蓋可知

　矣然以四十一年之間居此地者至二十餘
　人而臣以一人獨支七年則臣之難又可知
　矣固宜臣之罪萬倍于前人而臣之不可不
　去亦獨甚于前人也臣常念
祖宗設立閣臣不過文學侍從而其重亦止于票
　擬其委任權力與前代之宰相絶不相同夫
　以無權之官而欲強作有權之事則勢固必
　敗以有權之事而必責于無權之官則望更
　難酬此從來閣臣之所以無完名也抑亦所
　居之地使之然哉臣今已身敗名辱旦夕去
　國無所復言尚望後來者有所斡旋匡濟以
　爲此官生氣尤望
皇上用其人必聽從其言使之得以展布而毋復
　如臣之虛拘則天下之幸也
聖節在邇臣罪戾餘生萬萬不能出拜佇望新臣
　入贊黄扉光此
慶典如再遲延不發則臣之望遂絶雖欲不掛冠
　徑行不可得矣臣催請辭窮舌乾唇燥惟
皇上裁察施行臣不勝煩瀆悃悚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公直清謹弼亮朕素倚毗卿股肱大

　臣豈比他員今國家多事當以分猷化理何得
　捨朕徑去朕有何負於卿乃迫切若此卿宜當
　遵朕屢旨慰留豈可輕率躁意况朕壽節届邇
　百官鱗集還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速出表率
　入閣視事以慰朕懷其推補閣臣章疏且前朕
　自檢發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五日

謝
宣諭疏 附補闕臣諸事
奏爲恭謝
天恩再竭愚悃事該文書官張文元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輔臣朕自入夏以來因暑氣濕
熱頭目弗清體生瘡毒服藥調攝尚未全愈惟
補闕臣昨已有允旨卽目檢發大僚等疏俟朕
徐覽施行今朕壽節在邇卿當表率群臣豈得
杜門不出國事何賴卿不必以小嫌介懷宜遵
屢旨卽出入閣佐理以副朕眷倚至意特諭欽此

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
恩外竊惟今日
宮府隔絶
聖躬以暑濕生毒臣不及知惶悚何如惟願
愼加調攝以祿天和斯
宗社臣民之幸也至謂推補闕臣昨已有
允旨卽日檢發臣不勝慶幸不勝驚疑夫
皇上肯推補卽推補矣肯檢發卽檢發矣何所顧
慮何所疑難而徘徊之若是耶此至易至簡
之事而

皇上不行乃日
諭臣以入閣佐理臣不知
皇上之所欲佐理者果何事乎
聖節在邇四海九州之人皆奔走稱賀臣被
寵獨深蒙
恩獨厚雖在病困豈無是心惟是人之所以責臣
旣如彼而臣之不足以動
皇上又如此卽欲赧顏強出歡呼舞蹈于
闕廷之下而凡此入賀臣工孰不指而竊笑之
曰是人也備員多年毫無濟于國事而靦然

居此地以據百僚之上也又孰不曰之人也
是世所目爲小人之魁君子之蠹而尚久妨
賢路以彰吾
君不知人之失也則是臣之強出非但無裨于
慶典而其爲
皇上之辱甚矣臣何敢焉臣聞之休官不謀于妻
子今臣之不才困悃于世妻孥皆涕泣而勸
臣歸卽臣之親友亦移書責臣謂有何顏而
留連不去臣亦人也寸心未死能不自愧臣
若不去旣煩

君父勤勤撰
温綸于上又煩言官惶惶撰彈章于下
温綸總屬空言彈章郤是實事臣何人斯上旣累
君下又累友眞世間之罪人也以
聖明之世濟濟英賢何取于罪臣而必苦留之以
供天下之彈射哉臣千懇萬懇只懇
皇上將推補閣臣疏立刻
檢發毋再遲延其內而九列大僚外而七省巡撫
皆必不可久虛之官併望畫行
檢發若繫臣滿朝薦等拘繫日久天下之人無不

哀之亦併與釋放而後以次
沛發綸音舉行大典將
朝廷一新歡聲動地
萬年無疆之祉盡舉
聖躬朗聽臣之去亦何損于國家之分毫也臣不
勝冒罪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九日

又謝
宣諭疏 附請補閣臣
奏爲再謝
温綸事伏蒙
皇上批發臣疏仍遣鴻臚寺官到臣私寓
諭臣卿輔政公直清謹弼亮朕素倚毗卿股肱大
臣豈比他員今國家多事當以分猷化理何得
捨朕徑去朕有何負於卿乃迫切若此卿宜當
遵朕屢旨慰留豈可輕率躁意况朕壽節届邇
百官鱗集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速出表率

入閣視事以慰朕懷其推補閣臣章疏目前朕
自檢發該部知道欽此臣俯伏恭聽至朕何負
于卿一語臣惶愧欲死驚怖欲死以
皇上之寵臣信臣隆臣以殊異之恩雪臣于積毀
之日天地父母不足喻其生成臣雖有胸無
心豈敢謂
皇上之負臣哉徒以臣奉職無狀回
天無能即如補閣臣一事言之五載而尚未蒙
允發是臣之負
皇上多矣

皇上不負臣而臣負
皇上此臣之所以愈當去也
皇上又責臣以捨
皇上而去夫犬馬戀主臣何忍捨
皇上誠惟是閣臣不補諸事不行則臣不得不去
是非臣之捨
皇上乃
皇上之捨臣也臣昨疏中引張延登所云
皇上四十一年間閣臣二十一人無一人得全其
終始其言可謂至切夫以二十一人而無一

人以功名終如臣不肖更復何望
皇上試思及此獨不為臣一動心乎臣一日之間
兩蒙
溫諭中使鴻臣相繼傳宣此亦人臣至難得之遭
也臣反已自慚措躬無地負天負地負國負
君千負萬負總在臣身當於來世圖贖此愆所有
苦情已具前奏中伏望
皇上赦臣之罪留神省覽即
賜施行如情詞至此再不為臣推補則是
皇上視臣之痛苦號呼漠不相關即臣不敢怨尤
而天下萬世且有以議
皇上矣
聖諭之所謂即日檢發目前檢發者盡虛辭耶他
日再有
詔旨誰其信之而何以誅臣之負
皇上也臣不勝昌死激切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十日

聖節條陳要務疏

奏為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敬陳目前切務仰祈

聖斷事臣自受事七年六逢

聖節與薄海臣工呼嵩祝

壽慶萬年有道之長甚奇遘也頃雖屢陳謝事之

情豈能遽忘愛

君之念犬馬私衷誠願

聖政日新

萬幾無壅上以格

皇天中以鞏

國祚而下以慰億兆蒼生愛戴之心臣雖庸愚

倍增欣慶除推補闕臣已屢疏專請外目前

尚有緊要事務欲各具一疏恐瀆

聖聽今謹開列數款恭請

聖裁以盡臣區區效忠之一念伏望

聖慈俯鑒下悃慨賜施行天下幸甚

一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官皆久缺

乏至有全署皆空者而且去者去告者告

綱目蕭條不成景象若再不補用臣恐其

勢且至于盡而何以為

朝廷也吏部會推各本乞即

檢發

一藩方重任惟在巡撫至于河南湖廣山東

山西陝西皆邊腹重地安危所關即臣福

建雖僻在遐方然倭奴窺伺奸民興販大

可隱憂賴撫臣丁繼嗣與按臣陸夢祖極

力禁戢彈奸銷萌臣鄉士民莫不頌言其

功今按臣已去代者未至撫臣又移鎮候

代境上相去逾遠彈壓不便其與各省撫

臣皆亟當點用者也若河道為南北咽喉

漕運命脈河臣劉士忠既已予歸又復患

病一切河務無人料理更為可慮併望

檢發

一林下諸臣廢棄甚多如呂坤鄒元標趙南

星等一二十人尤其表表屢經吏部推用

臣亦屢為之請未蒙

允發今

聖壽日增而諸臣之齒亦漸老矣過此不用終無

用時臣竊窺

皇上年來之寬恩其無芥蔕於諸臣可知也何不
秉時擢用使高者受股肱心膂之司而次
者任中外助勳之任以明
聖世之無棄人而益昭
聖度之如天乎此亦古今第一盛事也
皇上豈有靳焉
一候補諸臣如科臣劉文炳等臺臣唐世濟
等皆守候日久同資同館之人皆已向用
而獨此四五臣者旅食長安茫無職事日
復一日將何底止宜即

允補用以廣忠益者也
一逮繫三臣如滿朝薦等
皇上昔歲
聖節之期已有釋放之意而竟復寢閣及今又一
年矣無事安樂之人光陰易度而三臣在
縲絏中老親在堂天日莫覩其視一日常
如一歲歲復一歲情景何如
皇上大聖至仁豈不動念伏望即行釋放以昭
曠蕩之恩將普天之下莫不頌戴豈獨三臣對結
于世世哉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為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悉
知但閣臣乃心膂股肱之任非比他員今允卿
奏著吏部會推堪任的六七員來簡用其大僚
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了滿朝薦等既屢
屢懇請著該衙門開寫來著今朕壽節在邇卿
為輔弼重臣豈得不列朝班表率而杜門不出
是何君臣禮體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
可即遵屢旨速出入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
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十一日

催發條陳各事揭
該臣苦請推補閣臣又以
聖節屆期條陳數款仰裨
聖政日夜懸望時刻不安即滿朝臣工與四方入
賀之人無不延頸企足以觀
聖明之舉動今去
聖節只一日矣尚杳然不報臣徬徨恐懼計無所
出豈
皇上厭臣之煩瀆乎此皆國家公事
皇上已事臣忝居輔弼不得不言非臣自爲其私

乞恩干澤不當言而言也又皆積年累歲理
窮勢極不得不行之事非尚可少緩須臾而
強
皇上以必行也合天下人共來罪臣臣舍
皇上何處祈求何處控訴萬不得已又進一言臣
之情愈苦矣伏望
聖慈明賜裁示使臣得自爲計臣不勝悚息急切
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謝
宣諭疏附補閣臣諸事
奏爲恭謝
聖諭事該臣以閣臣乏人懇請推補及條陳目前
切要諸事伏蒙
聖恩允令吏部推補閣臣其大僚起廢候補諸事
俱已知道而又時
允滿朝薦等之釋放且遣鴻臚寺官諭臣出賀
聖節入閣供事臣伏聽
温綸感恩無地累年瀝血之哀祈至此始動

天聽臣之腸雖已斷而臣之眉亦稍舒矣旦日當
赧顔匍匐隨班人
賀以盡臣子之義惟是臣困苦日久鬱火上蒸每
一念及時事胸中輙如焦如焚頃刻難過度
必不能久延餘生以事
皇上而年來人情紛紛鼎沸亦終非臣所能調輯
臣雖暫時勉出竟當乞恩于
皇上而已推補閣臣既奉
俞旨尚書臣趙煥必當即出秉公推舉臣願廷臣
盡破藩籬務求賢俊勿以意見同異致生事

諭而

皇上又亟賜簡用多增數員使累年曠典舉自一

朝真

宗社之大幸也滿朝薦等幽繫日久該衙門必即

日開寫上聞更望

皇上即與釋放蚤一刻亦沾一刻之

天恩臣之感戴與朝薦等同夫寧獨臣即舉朝臣

工皆感戴矣

皇上此事真同堯舜書之史冊萬世生光至于大

僚起廢候補諸事亦皆切要更望

皇上點用檢發勿復遲延使

盛德播于寰區

鴻名流于天壤臣如爝火亦分

日月之末光耳其何能有所補助于萬一哉謹因

陳謝附奏以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知卿賀壽入閣具見忠

誠朕心慰悅且近來國事頗繁正欲倚卿主持

鎮靜所請諸事朕悉發行卿不必疑慮安心贊

治弼成化理不必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請允孫都御史乞歸揭

自掌都察院孫瑋出城臣嘗再揭爲請未蒙

允發今瑋又有疏矣臣惟瑋雖出城然猶不忍遽

去恭候

聖節之期在蕭寺中扶掖叩頭望

闕遥祝其一念忠敬之心有可見者疏請已屢

若久不

裁答勢須徑行臣實爲國體惜之伏望

皇上鑒其懇誠

俯賜俞允如以老成難得尚欲強留亦當量予

假俾其暫歸勒令再來庶瑋之進退有據而

國家用人之道亦不失矣臣敢再陳其愚以備

裁擇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十九日

謝放滿朝薦等揭

奏爲纍臣被釋中外騰歡敬謝
聖恩併昭
聖德事今日蒙
皇上發下錦衣衛本將滿朝薦等二人倂行釋放
而且謂因臣之懇請臣不勝感佩不勝悚惶
不勝慶幸夫以三臣之久繫一旦豁然得覩
天日臣雖困苦無聊一奉此
旨勝冐清凉手足鼓舞不啻脫自己之桎梏此臣
之所爲感佩也以

皇上之大聖至仁凡以前逮繫諸臣率從
寛宥朝薦等之得釋實出自
聖意沛爲
聖恩臣豈有分毫之力顧
聖不自聖以懇請歸臣何物竪儒敢冐
天功此臣之所爲悚惶也臣連日見長安市上聞
朝薦等且放無不稱
皇上之德與如天好生同推是心也唐虞三代之
治當在指日此臣之所爲慶幸也頃臣奉
宣諭具疏回奏又蒙
皇上批答謂所請諸事當悉發行令臣不必疑慮
臣捧誦再三愈增感激何功何能而仰勤
聖心體悉至此臣之所請大僚巡撫與候補數臣
必在旦夕
檢發惟是廢棄諸臣將二百人凋零已多實爲可
惜臣未敢一時望其盡起但將吏部近日所
屢催者一二十人漸次
點用以慰天下人仰望之心此是
聖明第一美政臣與銓臣共引領以俟者也其閣
臣推上更望

皇上即賜簡用使政本重地不至寥落摧殘如目
前景象卽國事煩囂自可鎮靜而臣亦庶幾
藉手以報
皇上矣臣不勝歡欣激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催發庶吉士卷揭

該臣會同吏禮二部考選庶吉士卷已擬上

未蒙

允發今日吏部來言大選改于三十日期已迫明

日便須定缺進春坊揭帖其考選進士應選

者多恐遲又未免妨誤托臣催請伏望

聖明俯

賜裁定檢發以便大選謹

題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擬都察院署印官併放孫都御史揭

蒙

發都察院經歷官請該院署印本臣謹擬尚書王

象乾署掌但都御史孫瑋未蒙

處分事體不便瑋之出城雖非法紀但被攻已極

人皆言其當去如其不去則

朝廷又不知作何處置瑋之去殆萬不得已而

其情甚可原也

皇上若不明允其去彼亦必行而

國家之紀綱

皇上之威福大臣之體面胥失之矣不如

准其回籍使其奉

旨而歸其于上下之際猶未大傷也此事甚有關

係故臣敢併擬上而附陳其愚伏候

聖裁臣不勝昌昧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請改審錄日期揭

前蒙

發刑部審錄本臣念著印侍郎魏養蒙方有武舉之役故擬於九月二十六日舉行今養蒙以兼攝不便具疏辭印臣惟九列乏人可無他委故擬令養蒙照舊著掌但審錄日期須改于十月初旬且十月之朔有事于

太廟其于覆奏行刑亦相妨礙茲謹改擬一票上

請

聖裁伏望檢查前本

欽定批發以便供事謹

題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催點閣臣第七十六揭

伏蒙

聖恩令吏部會推閣臣業於二十二日推上中外人情翹首以待

點用而臣之焦思仰望又不待言今既七八日矣

尚未蒙

允發人又不勝猜疑煩言將起臣甚憂之竊惟此事臣請之五年腸斷舌乾

聖慈知臣苦情方允推補若使推而不用與不推同而臣又無所逃罪矣憶臣蒙

恩點用時吏部推上只一二日即發以

皇上當時夬斷如彼而今日遲疑若此臣將何辭以謝天下哉伏望

聖慈即行簡用其吏部所請特召原任大學士沈鯉併望亟賜召用以章

皇上眷念舊臣之德意即四海九州孰不頌服微獨愚臣之私感已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一終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二

催點閣臣第七十七疏

奏爲世事日見艱危微臣終難展布懇乞
聖明速
賜點用以濟困急事該吏部廷推閣臣已十餘日矣臣亦再揭催請矣尚未蒙
點發此一事也臣五六年鬬千祈萬懇淚盡而繼之以血乃奉
兪音下部謂宜朝推上而夕發行也何以猶遲延如是耶以爲重其事則謀之五六年行之一

朝不爲不重矣以爲疑其人則推敲之五六年舉之一朝更無可疑矣此而不用更將何待臣頃者雖奉
命勉出然自省愚陋之資必不足以事
皇上又每日接得各地方官揭帖告報水災百姓流離困苦幾編天下臣且讀且泣悲感不勝各邊軍餉經年不給督撫諸臣岌岌惶惶不廣外憂而慮內亂毋論遠者薊鎮切近京師在肘腋之下軍士以請糧告變已數次矣而司農之帑懸磬無以應也長安中百官萬民聚族而譁日以
福王不之國爲慮訛言四起不忍聽聞此等情勢即以名世宏才處之猶恐不給而况于臣之庸駑當摧敗之後哉自古帝王治天下稱其政務之多曰日有萬幾以萬幾之煩萃于一日而臣以窮年累月千言萬語請之始得一二事是安得而勝請耶且併此一二事又若以爲因臣而行不如臣之所請者果臣之事耶抑亦
皇上之事耶臣一介書生遭逢

聖明一日居官則當一日效力至于天下之理亂
社稷之安危其利害禍福皆在
皇上臣無官之日孑然一身以出國門耳亦何苦而嘵嘵之若是哉臣困苦多年不堪焚灼晝不能挨每常望夜夜不能寢又復望晝百憂填集百病俱生其尚黽勉遷延苟且旦夕之無死者誠願此地有人國家事有所寄托臣即溘然淪亡無復餘憾一片赤衷天地鬼神鬪之亦當感動豈以
聖慈眷臣如此而顧漠然置之不恤耶臣五六年

祈請此一事至于今日斷無再延之理伏望
聖明卽賜點發毋徒使臣日悲鳴號泣于光天化
日之下也臣不勝激切顒祈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二日

請武舉監試揭

該武舉期迫監試御史尚無人具題兵部有
疏欲令都察院經歷官推舉題知而該院經
歷又有疏謂從來無聽官題差之理然事
舉之期必愆誤矣無故而誤
國家之大典傳之天下豈不駭異伏望
聖明卽將該院經歷官本立刻
批下令尚書王象乾署印卽將監試御史題知供
事庶
大典不誤而人情亦安矣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七日

因病遣家先歸揭
臣以因苦餘生黽勉供職焦思鬱結度日如
年又閣臣已推不衆
點用更加憂悶腸胃如焚鬱火上蒸頭目口齒無
不作痛故此兩日不能入直臣只有一子遠
在家鄉呼之未至僅一幼孫在此相依稍解
愁緒今臣病因如此去家六七千里恐一旦
死亡家口難歸不得已遣之先行憐其稚弱
道路間關心甚憂念愁病愈添容少寬二三
日仍勉強入直未敢遽求去也要以臣情景

如此終不能効力以報答
皇上而目前政事乍通復塞通者不能一二而塞
者常至十百臣亦終無柰何故其望補閣臣
愈迫愈切至于因家大事無過
福王之國臣苦言危言已無不盡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蚤賜施行臣生則感
恩死當不朽矣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八日

謝
宣諭併請點閣臣疏
奏爲恭謝
聖諭事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諭輔臣朕覽卿所奏情詞苦切知卿爲國焦
勞朕心惻然今國家多事正賴卿匡濟時艱分
猷化理豈可輒居私寓不出卿子雖遠尚有卿
孫爲伴何乃遂之使去可留在京與卿相依卿
不必疑慮言去可即入閣視事卿屢請皇太子
講學但今秋天氣暴寒其點用閣臣補大僚諸

事朕次第詳檢發行且福王之閣前諭已著明
春舉行何乃大小臣工不能仰體上意通爲瀆
擾豈成政體卿宜安心贊襄不必再陳特諭卿
知欽此臣恭設香案黽勉叩頭謝
恩外念臣頃者以鬱火上蒸頭目作痛左眼已盲
只餘右眼亦不能視敢暫杜門數日尚當強
出原未敢遽求去也不意復煩
聖明遠發
溫諭且念及弱孫令其在此相依臣闔家頂戴御
結難酬惟臣忝職無狀累及家人欲及臣之

生存而使之歸昨日已發遣行矣此臣一
之事不足仰煩
聖念惟是閣臣之補萬難再緩臣待此以為續命
之膏起死回生之靈藥而
皇上尚以詳愼為言不令臣愈苦死耶一事而遲
至五六年多至百千疏詳已極矣猶復待于
詳耶今新推諸臣皆極一時之選較其才品
皆勝臣百倍
皇上篤不必過於遲疑以孤天下之望也
東宮講學乃
宗社大計
聖諭謂天氣暴寒此因愛惜
東宮之至意然臣聞
東宮初出講時嚴寒盛暑亦所不輟此在冲齡
尚且如此豈在今日而顧以寒為慮耶至于
福王之國雖奉
明旨於明春舉行乃庄田之宣索不已啓行之吉
期未卜天下皆疑廷臣安得不疑天下人皆
欲言廷臣安得不言
皇上必責其瀆擾則瀆擾者莫過於臣臣請先受

其罪但恐此事不了其為瀆擾當更甚於今
日
祖宗有舊章國家有定制臣子據經守法
皇上亦安得而盡罪之哉臣祇遵
聖諭容調理數日勉強入直惟此二三大事不行
則臣無辭于天下而臣因愁成病緣病添愁
煎熬銷鑠其能延殘生以事
皇上與否亦非臣所能必也伏望
聖明終始哀臣將閣臣立刻
點用出講之國諸事皆令擇期舉行毋復延滯天
下幸甚愚臣幸甚臣不勝悚息懇望之至謹
因陳
謝附奏以
聞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請點閣臣併召原任大學士沈㴶揭

伏蒙

聖恩命吏部推補閣臣臣自此有分任之人可以少免于天下之罪責不至鬱悶以死感戴之私非言能悉惟望

皇上蚤點用一日則人情蚤安一日臣亦蚤受一日之賜而已頃吏部推上七人皆所可用此在

聖明必有洞鑒乃臣有私愚者年來閣臣日輕而臣以不才叨冐歲久奉職無狀屢致人言仰

煩

君父爲臣焦心委曲保全臣每念及輙自愧死計非名德重臣爲之領袖終至顚覆今新推諸臣其官皆在臣後臣若冐然居首愈無以副天下之望天地鬼神亦必罪臣豈能一刻居于此地哉臣見吏部疏中首請

召用原任大學士沈㴶此實中外同情所仰望于

皇上之俞允者甚切㴶忠誠端亮真足當古之大臣在閣數年未登首輔人皆惜其用之未究而今日世道人心煩囂至此非㴶亦不能鎭服臣竊愚閣員久曠一旦簡擢必須多用數人又得如㴶者以爲之長則輿論咸孚政本增重新進諸臣得有所表率易于効力而臣亦不至借冐以增罪愆此實一得之愚不能自已者也爰立大典斷自

聖心臣何敢預惟是一念爲國爲公毫無私意統望

聖明留神裁察臣不勝冐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謝

宣諭疏附請儲講令折

奏爲恭謝

溫綸事臣頃蒙

恩宣諭隨具奏陳謝復蒙

聖諭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雖偶目疾暫行調攝即出贊理卿孫已發遣行尚且不遠還著作速追回與卿相依爲伴不必過慮皇太子開講亦道了其點用閣臣等事必不遲緩即檢發行還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該部知道欽此臣

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外再三捧誦

溫綸感

皇上憐臣憫臣高天厚地不足云喻也臣孫已行

勢難再返惟

皇上一言念及臣之祖孫已受

賜無量矣臣家口尚有一二人在此萬不敢復煩

聖念今閣臣已蒙

點用諸事次第發行臣豈敢復有過慮惟是

皇太子出講與

福王之國日期此在

聖心自有獨斷屢旨甚明但臣願

蚤發一日則蚤慰天下一日之望亦蚤省一日之

煩囂耳臣本欲黽勉即出以目疾未愈尚甚

畏風少俟二三日即入直供事不敢久杜門

也臣不勝感戴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入直請備元臣疏

奏爲感激

天恩力疾入直仍懇

聖明特簡元臣以光政本事臣頃以多病又患目

疾給假調理業已旬餘尚未痊愈荷蒙

聖恩兩次宣諭臣不敢久安私寓已於今早黽勉

入直供事伏念閣員久缺人情惶惶蒙

皇上點用二臣贊襄得人政幾有托此雖

皇上自爲天下計然其所以救臣于水火之中而

延其垂絕之命者

功德固無量矣臣之感佩何可言宣惟臣之初意

尚望

皇上多簡數人廣資共濟今

成命已頒不敢再瀆但念內閣之任更重首臣非

德望足以鎮服人心謀猷足以主張國是必

不能稱而臣承乏數載罪戾如山碌碌庸庸

一籌莫展以致壅隔之弊成于上紛爭之習

成于下束手坐觀莫能旋挽即使備員伴食

猶且不堪況敢覥然以居二臣之先哉雖二

臣才德兼優足匡臣之不逮然臣循省度惟

終有慊然在前之懼竊見吏部所請

召用原任大學士臣沈鯉

三朝名德一代鴻儒向在內閣未登首輔遽爾歸

山海內之人無問賢愚貴賤萬口同聲皆以

未究其用爲惜今當此臣僚水火議論參商

之時誠得如鯉其人來居政地爲臣等領袖

天下人情孰不帖服而臣等得承下風協衷

戮力蕩平之業庶幾可望必不至紛紜擾攘

如目前景象貽

君父之憂也臣自會推後即備瀝欵衷再揭申請

奏蒙

俞允今度之事勢萬不可已故敢復陳其愚伏望

聖明特沛溫綸亟行召用非但少遂愚臣推賢讓

能之私抑亦大章

聖主篤忠求舊之意且毋使天下萬世謂當

聖明之朝有臣如鯉而用之不盡其於光

聖德而裨

聖治更不少矣臣不勝懇切顒祈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日

催發同官辭疏揭

該新
簡閣臣方從哲辭疏已經數日未蒙
發下竊惟閣臣故事有兩大疏辭皆當即行
批發若
留中日久殊非事體且政本需人至爲緊急伏望
皇上即賜檢發以便受事此臣之不勝顒望者也
其吏部尚書趙煥今早已出城於
朝綱國體所傷實多伏望
皇上亟將煥疏批發或允其去或再勉留至如戶

部郎中賀烺當加
處分以全大臣體面臣愚見如此伏候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 二十一日

大臣去國疏

奏爲大臣去國日多紀綱日壞懇乞
聖明亟賜裁斷事臣惟國家之所以立紀綱是已
君令臣共進退以禮此紀綱之大者也自年
來議論煩興臣僚求去不遂不得已而至于
掛冠徑行始于小臣漸及大臣九列之間有
詹沂李楨孫丕揚趙世卿閣臣有李廷機而
頃者許弘綱孫瑋趙煥復相繼而行銓衡風
紀之重地爲之一空此千古未見之事也
聖主當陽金甌無缺而

朝端景象遂至于此是尚成世界乎然此非獨
諸臣罪也自來大臣被劾皆引愆杜門伏聽
處分令一掛彈章便須即去不去則爲貪戀
爲頑鈍無恥如丕揚世卿廷機弘綱孫瑋之
去人皆以爲當然且有嫌其遲矣此其勢之
不得不去者也大臣分義不可則止自來人
主未有不聽人之去來時范鎮致仕五疏而
後得請人以爲異年來
皇上以眷留爲故事當留者留不當留與必不可
留者亦留叩

閣之辭巳竭解組之
命無期進退觸藩無施而可此又其勢之不得不
去者也大臣既處于不得不去之勢而
皇上習見其然亦且聽其自行自止不爲隄防長
此不巳臣恐邦國將空而天下之事大壞而
不可收拾矣頃孫瑋行時臣曾屢請
明旨催其回籍非爲瑋謀也蓋欲使大臣進退之
權猶出自
皇上而不至委轡騎衛以決裂其綱維乃竟不蒙
俞允今趙煥之去又二日矣而尚寂然也總憲冢

宰是何等官何等關係而可任其去留付之
不聞乎往不可諫來猶可追伏願
皇上即將煥疏批發或允其去加之優禮如丕揚
故事或念部事繁重老成難得再行追留責
以必返俱在
聖裁其孫瑋疏亦望
批允回籍使不至朦朧以去諸小臣之擅行者皆
明行處分庶國家紀綱猶足存什一于千百矣臣
積愆負罪其欲去之心當去之狀百倍于諸
臣不宜復作此言但目覩事勢如此又不得

不言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陳愚衷以維世運疏

奏爲

聖政推行有機人情乖忤難挽敬陳愚衷共維世

運事臣竊觀年來中外所喁喁仰望者不過

曰

儲講也

封婚也枚卜也補大僚也起廢也釋繫也今閣

臣補矣滿朝薦等放矣各部所請之國事務

已多得

旨斷在明春無疑矣婚禮亦必不久俟矣其大且

難者已見施行其餘當可漸次而舉况有新

臣受事畢力贊襄其功效當百倍于宮臣故

知

聖政之推行誠有機也於此之時使臣工輯睦以

事

皇上天下事自有可爲乃藩籬未被攻擊仍煩遂

令二三大臣相繼去國紀綱爲之破壞邦國

因而將空凡在人倫無不太息且使

聖主愛惜人才保全言路之盛心反與優游不斷

者同類而共譏臣竊嘆之古人上殿相爭多

是國家大事然猶不失和氣今經年執爭不

過庚戌之科場荊熊兩御史之行勘呂圖南

之論劾以此三事牽纏不休貽累無數夫此

等事務本不甚關于利害安危若平心而觀

自無難處即小有不平二三疏而外便可歇

手而衆朝爲之鬨然無有寧日果何爲也當

列國分爭與南北朝割據之時則有某國人

與南人北人之名目今天下一家萬姓一

君凡列朝紳皆吾兄弟何地無君子何地能限君

子而畫界分疆判若異域如所謂秦人晉人

楚人齊人浙人云者人旣以此加我我亦以

此自稱匪但不廣抑亦不祥又何爲也古人

居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出處各異設心則同近來林下諸臣雖才

品不齊然槩其本末立朝皆有可觀去國不

以其罪但使于輿論共與者急推以盡其才

衆志未同者緩推以觀其後大小各適其宜

中外各營其職朋亡群渙自可相安而在

朝在野煩言日生又何爲也人才之生最爲難

得其才而爲大臣者又經

國家數十年作養方得成就當此大僚空乏之
秋用人艱苦之日去一人甚易進一人甚難
凡有心胸皆當保惜微瑕小過可以包藏而
門戶一分猜嫌四起牛山濯濯更尋斧斤又
何爲也臣聞之物極必反勢窮必變今人情
厭苦議論極矣紛紛攻擊之譚亦淡然而無
味矣九列寥寥行將盡矣天方悔禍使諸臣
能改心易慮迎
聖主之善機成維新之美政使從前傾陂之習返
爲蕩平隱憂伏禍從此而消則諸大臣雖去

尚有補于世道矣
社稷之幸蒼生之福也如或唤前事之未了尋覆
轍于無已力務經營循環報復則禍亂之生
將在旦夕臣惟有掛冠一去以天下事聽之
新臣而已臣每讀史冊見漢唐宋黨人之禍
皆與國家相終始私心竊嘆以爲此端必不
可開此名必不可立一開此端立此名雖使
大有權力如牛僧孺李德裕之輩能驅除蕩
滌而遷仆遞興爲禍更酷故常欲彌縫消弭
至于犯調停之譏而不恤今雖勢窮力竭而

區區一念終不能自已故復昌昧言之伏乞
勑下部院參酌議擬如臣言非是當另行分別奏
請以聽
聖裁更望
皇上深惟治亂之幾益發風雷之勇將
儲講大僚起廢諸事悉見施行則人心翕服議
論自消雖有譸張變幻之徒亦無所容其喙
矣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請發各省巡撫揭

臣惟各省巡撫責任最重地方所視以安危如山東福建湖廣河南陝西皆海內大藩關係尤大河南目下又有福藩之國事急須料理所望于

點用撫臣至迫切也前吏部推上巡撫官七員只

蒙

批發河道李景元山西吳仁度聞景元又病故矣其各省巡撫已蒙

點用者伏望盡行

批發令其到任管事若日延一日妨誤實多非細故也又臣所請教習庶吉士官目前開館亦不容緩併望

檢發臣不勝昂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一日

頒曆請擇之國日期揭

今日蒙

恩頒曆新歲將臨

皇上齊天之福與年俱增臣不勝欣慰惟福藩之國吉期禮部查

潞王舊例係頒曆之次日擇上欲行欽天監照例選擇奏請已具本題

知臣愚以爲此

國家大典還須

皇上頒一

明旨下該衙門擇吉方見慎重且使天下曉然知

出自

聖意歡欣頌服于

皇貴妃

福王之令德亦有光矣此

旨仍望

速發若再遲一二日廷臣又來奏瀆反爲不便臣敢昂陳其愚伏望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一日

請起廢揭

臣入直不旬日言官相繼攻臣臣本當杜門

待罪但念

聖恩深重天地父母不足形容臣出未幾若即行

求去恐又費

皇上一番勞心是以赧顏隱忍少待數時另行陳

請嚮闊之心雖以言蓋再三思之今日

朝端所以紛擾至此言官所以宣閧至此固由

臣之不才貽累

君父亦以大僚人之無有碩德重望為海內所信

服者以鎮壓其囂而逆折其奔潰之勢故相

持相角無有一日安靜雖以

天威臨之亦無柰何耳當孫丕揚在日力薦原任

刑部侍郎呂坤此老成忠愛之苦心殆自有

見又原任郎中鄒元標忠直之聲聞于海內

田夫野叟亦知其名願其進用

皇上誠急召起此二人處以要地人心必自肅然

不敢如前之恣肆其餘如趙南星饒伸逯中

立鍾羽正林材高攀龍何喬遠劉元珍之輩

吏部所屢推舉者亦陸續起用但得十數人

布列

朝端天下事必不至如是之決裂也臣與諸臣

素無相識豈敢有一毫私心以欺

君父但念事勢至此將成大亂非用此一策決不

能消弭且以

皇上之

聖德寬仁超軼千古而獨此一事使天下人常有

聖世遺賢之恨故不得已冒昧而屢言之伏望

聖明察臣心之無他俯賜採納或特

發一旨明言諸臣懲創已久不忍終棄量與收錄

之意使人曉然知此事之行出自

聖心非臣下所能為力尤千古之盛事也臣奉職

無狀勢不見容一念愚衷不能自已即臣亦

自愧其瀆矣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五日

剖明　內旨疏
奏爲科部爭論
內旨據實剖明事項兵部主事劉定國疏論吏部
尚書趙煥之留出于
內旨吏科給事中張延登言
內旨之陞起于孫丕揚之參金明時欲
勅論輔臣查前後
明旨係何人所擬臣見近來議論煩囂不欲置辯
今延登之言及此臣若不據實直陳閣將未
已且今日之爭搆不休大率由于已亥之京

察而已亥之京察其最掛人口者在于金明
時之一參與犯諱之重處臣請得畧陳其概
金明時之考察議處有定說矣臨期考功欲
寬之蓋以其曾論王圖之故湯兆京投一單
言明時意在要挾必不當免蓋即指論王圖
之疏而言也孫丕揚見之遂謂明時別有要
挾撓亂察事急欲參處當時凡與察事者皆
以爲不可許弘綱蕭雲舉曹于汴皆極力勸
阻又皆移書托臣代勸謂丕揚誤解要挾之
言失兆京之本意臣亦三書勸丕揚勿參而

丕揚終不聽也疏上而明時奏辯兩行之中
再犯
御諱中官將此本送至臣寓云
皇上震怒必欲重處臣謂章疏犯諱自有正律此
一時失檢之過不必深罪即欲罪之當下部
院定擬豈敢徑票其所以爲明時救解者不
遺餘力許弘綱又再三托臣謂必擬以閒住
始可免罪故臣如其言擬上此當日明時被
處之顛末實是如此未嘗從中出也而奈琴
奎乃引分宜搆陷之事以疑臣毋乃過乎至

于大臣被留閣用
中旨前此已有不獨趙煥即煥之疏有經臣擬者
有出
聖裁者臣以爲此皆
皇上眷禮大臣之盛心所當將順何必執爭惟是
事關政幾經由六部九卿而後行者則無問
宮府無論大小當盡
發臣等擬議擬議不當則
皇上裁不容臣等再擬如仍不當則言官糾駁如
此則光明正大人無可疑猜之政體似當如

此又不可以留大臣而例論也總之年來人
情因
皇上深居日久上下不接遂以為
皇上毫無成心百凡舉動皆有人能高下其手用
一人則曰此何為而用行一事則曰此何為
而行即臣等在外與
穆清遼隔尚且見疑而況于左右近習之人乎此
所以每有
內降輒揣摩多端而不知
皇上大聖至神萬幾雖煩無一事不斷自

聖心如臣等票擬亦多
皇上改正何人敢于竊弄延登所云中璫播弄
皇上不知者臣萬萬保其必無此諸臣過計而臣
不得不為剖明者也伏望
聖明將臣此疏發下部院仍
賜明示以釋群疑亦目前解紛之一端耳臣不勝
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七日

請擇之國日期揭
該臣於頒曆之日具揭請
勅該衙門擇
福藩之國吉日時在廷諸臣皆欲叩請因見禮
部疏得
旨云少俟即有旨下臣因動諭諸臣
聖心已定不必煩瀆今已旬日未見
旨下人情又疑故禮部不得已再申前請且光陰
迅速轉眼便是明春此時若不擇吉更待何
時此非但天下人疑之即臣亦不能無疑非

但臣言不足取信即
煌煌明旨亦不足取信而其為猜忖億度殆有不
可勝言者矣此事日延一日歲延一歲至于
明春決無再延之理若明春再延則中外喧
嚷
朝廷無一刻寧靜
福王即留在此中何以自安何如蚤發一日使
人心蚤定一日之為愈也至于庄田之利害
可否則臣前屢揭已極詳明更望
聖明加意省覽必不可因此留行以滋天下之疑

戚耳臣見廷臣紛紛且欲伏
闕陳請故不敢不言統望
聖明速賜裁斷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十日

請止阮昇抽稅揭

臣惟抽稅一事海內困苦已極然他處稅額止于數萬地方猶黽勉答應獨廣東一省至十七萬粵民苦累難堪加以李鳳李敬之剝削皮毛俱盡痛入心骨幸
皇上先歲撤回李敬稍寬一分然而十七萬之稅終爲難辦臣但逢廣東士民無不疾首蹙頞如坐湯火中時刻難度翹首企足以望
蠲免頃聞李鳳病篤皆以爲沐
恩有機而阮昇之
命又下矣假使鳳未卽死是有兩鳳卽鳳死而昇代之其誅求騷擾必更甚於鳳此粵人之所以痛哭籲
天而言官之所以紛紛執爭不能自已也臣觀阮昇請勸合疏中已言沿途答應不敷卽行參究則其不肯安靜之意已自可見傳之中外登下驚駭竊恐粵民聞風愈生恐怖嶺外之多事日甚一日矣
皇上天覆地載煦育群生
恩加中外者已四十一載于茲顧獨恐此一方民

予以臣愚慮丘阮昇勿行
亟勅地方官如李鳳病故卽將遺下錢糧查明解
進此粤民之大幸也卽必欲遣昇行亦
明勅到彼卽回毋得騷擾致生事端以少安粤人
之心亦其次也至于十七萬之稅銀委實難
支萬望
皇上哀憐此邦生靈之困苦大賜減省使得生全
將萬口同聲歡呼頌祝
國家無疆之慶行在于此矣臣不勝悚息昧
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請點江淛按臣發同官辭疏揭
今日署都察院事尚書王象乾見臣謂淛江
按臣去任日久巡撫亦已奏
旨回籍地方撫按俱缺無人彈壓甚爲可慮江西
巡按久已報滿無之有病杜門謝事江淛皆
海內大藩巡按官關係甚重托臣催請臣見
此本三日前已蒙
皇上欽點發票計旦夕必下而象乾之言懇切如
此故敢昧一言伏望
皇上卽將原疏

檢發使巡方有人免致稽延誤事是該省之幸也
又新簡簡臣方從哲有辭疏
留中六七日未發不便到任閣中乏人所望賛襄
甚急併望
亟行檢發促令到任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請發同官辭疏吏部署印江浙巡按官揭

該新閣臣方從哲辭疏已上十二日未蒙
檢發臣惟閣臣被
命例有再辭從哲多此一辭臣恐其仰煩
聖心曾力阻之而從哲過自謙讓復有此疏留中
日久事體不便毋論臣之孤苦急望贊襄即
以
皇上七年慎重方簡用二臣而因其控辭又延緩
若此傳之天下殊不雅觀且何以責將來之
展布也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促令到任於以重政本而昭
德意其關係良不淺矣又吏部掌印缺官部務停
閣前月該選教職此月又該大選必難再緩
其吏部司務官請署印本亦望
速發以便供事至于都察院題差江西浙江巡按
官已蒙
點用擬上併望檢發此皆不容已事務故臣敢冒
昧而再請之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回奏吏部署印揭

蒙
發擬吏部司務官請署印本臣查得見在尚書只
有王象乾劉元霖二人而王象乾資序官階
在前當署吏部但見在署都察院不便兼署
故臣擬象乾改署吏部而以元霖代署都察
院或即令元霖署吏部亦無不可統在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三

請發湖廣河南山東巡撫揭

該臣屢請
點用各省巡撫伏蒙
皇上已批發山西陝西福建三省其湖廣河南山
東三省尚未蒙
批發此三省舊巡撫官皆久已奉
旨允其回籍以回籍之官仍在地方百凡事務極
爲廢弛昨湖廣巡撫董漢儒又有疏來欲不
候代而行三楚重地易動難安今歲又灾傷

重大所頼以拊循拯救皆在此官而山東河
南亦皆重地又皆與
福藩之國事有干連今外間紛紛謂日期不定
恐
聖心又有遲疑人情不勝惶惑若三省之撫臣久
不
檢發將謂
皇上視之國事爲不急而其爲大驚小怪妄忖亂
猜更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
聖明亟將三巡撫檢發其之國日期併卽

勅下該衙門擇上以息群囂
宗社幸甚地方幸甚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回奏
聖諭慶賀
聖母揭
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到閣諭内閣朕覽卿等所請福王之國前諭
已明著於來春舉行是無惑矣朕思
聖母聖壽稀齡在邇朕當親率皇太子及諸王恭
祝
大典慶賀禮成於次歲春三月内著欽天監擇吉
之國卿等可傳示大小臣工不得過生疑慮以
亂視聽諭卿等知欽此臣叩頭祇領訖竊惟
聖母稀齡在邇千古未有之慶委當稱賀日前
壽節正届
皇上率
皇太子
諸王稱觴上
壽以明春三月遣
福王之國上奉
長樂之歡下奠維城之業維虞舜大孝周文止慈
曷以加茲臣謹傳示各衙門大小臣工仰承

聖意即於今冬豫行稱賀仍令欽天監即擇之國
吉期上請以光
慶典以慰群情是亦
宗社之大幸也所有
聖諭臣謹尊藏閣中謹具回
奏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封還留福王慶賀
聖諭揭
該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內閣朕覽卿後奏傳示福王明
春之國朕思
聖母聖壽稀齡在於四十二年須曆後正其慶祝
之時朕當親率皇太子及諸王恭祝
大典慶賀禮成今歲豫慶恐
聖母責其非禮況入冬以來朕將常動火右足流
痰作痛步履不便數進藥餌尚在調攝恐難成

禮何以周悉著於次歲春三月內欽天監擇吉
之國卿等傳示大小臣工仰體
孝誠至意不必持疑煩請昨傳諭甚明豈可以昌
前稱慶爲言意見失真仍遵諭行愼毋陳瀆諭
卿等知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頭祗領訖竊惟
聖諭再頒臣愚昧之罪無以自逭敢不遵承但今
有難行又不敢不爲
君父一竭其愚自頃旬日間外間喧傳謂
皇上欲借
聖母賀壽爲題目以留

福王所以大小各官無不驚疑共約於今早詣
文華門伏闕力請者正爲此故昨臣出閣後禮
部侍郎孫愼行來見亦言
聖諭如此必是今冬舉
賀明春遣
福王之國遂傳帖暫止百官今又有此
諭則與近日流傳之說果相符合從前
詔旨皆屬虛文而人情之驚疑愈甚且謂此一賀
也
皇上不爲

聖母之稀齡慶而爲
福王之留行計而
福王日延一日歲延一歲其意將以何爲王曰
乾等之妖言人將信以爲然自此以後中外
無日不宣嚷
朝端無刻得安靜一年光陰如何挨過
聖母聞之必爲之不歡而
皇上之壽
聖母者乃所以累
聖母矣以

皇上孝事
聖母之盛心而使人疑爲戀留愛子之私意天下
萬世其謂之何即
福王亦何能一刻安也以臣愚見庶民之家上
父母旬壽皆於一二年前行禮
聖母稀齡只隔一歲今冬豫賀
聖母必不以爲非禮如
聖意必欲俟至明冬臣不敢強惟是
福王來春必當之國不必遲留且
潞王

聖母之愛子也亦在外藩
福王在國上表稱賀有何不可
皇上率
皇太子與
瑞桂諸王在此稱賀儘足爲歡而何必苦留
福王使
宮府內外驚疑一至此乎臣病苦孤身累被人
言幸有新臣方從哲受事方欲懇祈
皇上放歸田里何苦爲此一事觸忤
聖心且

皇上愚臣如天愛臣如子臣苟可將順何所不爲
惟見人情事勢如此不得不言不恐不言所
奏
聖諭臣謹封上未敢遽傳蓋一傳則紛呶立至更
爲難處而臣之罪愈大矣伏望
聖慈留神詳覽或即以臣之言轉奏
聖母裁其是否仍令欽天監即擇定明春之國日
期以安人心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僨之國日期揭

臣昨以之國事又有舵延人情危疑不得已
封還
聖諭有失臣子將順恭敬之義心甚不安罪無所
逃惟臣事
聖明之主受
高厚之恩理當盡心報國不可依違前此每有執
爭輒蒙
皇上優容不加罪責臣自量自思頂戴不起今番
觸忤恭俟
嚴譴不敢後望
聖慈之恕免也至于之國事則理窮勢極萬口同
聲不容再緩臣若少有可已不敢如此今早
百官謝
宴賞後臣聞其約定明早文武大小盡來伏
闕叩請臣區區血誠實不願
朝端有此景象若百官喧嚷
闕下臣亦更有何顏在此辦事伏望
聖明立刻傳示母使
大聖人至孝至慈之心不自于天下即罪臣一人

臣有餘辜矣臣不勝瑣瀆待罪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謝允福王之國

聖諭疏

奏爲恭承

聖諭之國已有定期敬謝

天恩事昨蒙

聖諭欲留

福王慶賀

聖母稀齡而後之國臣錯解

聖意謂即於今冬舉賀復煩

聖諭明示來冬臣冒昧執爭自甘罪戾茲又蒙

皇上遣文書官命忠

諭臣朕覽卿奏揭知道了且先札諭福王明春之

國無惑矣朕思

聖母稀齡在邇欲著福王隨皇太子與諸王同班

慶祝以襄盛典今覽卿奏朕已悉知福王著於

明春三月之國卿可傳示欽天監擇吉來看其

恭慶

聖母稀齡昨諭已悉卿可安心佐理勿得復有托

辭特諭欽此臣不勝欣忭不勝感激竊惟

聖上欲留

福王慶賀

聖母者乃

仁孝之至情而臣等欲請

福王之國者乃

宗社之大計然猶恐微誠不足動

天茲蒙

皇上慨賜俞允定於明春三月之國此一舉也上

以安

聖母下以安

福王中以章

皇貴妃之賢明萬事俱妥萬福並臻自非

聖明虛衷受善毫無成心割愛就封業有成筭何

以得此即古聖帝明王燕翼貽謀轉圜從諫

未有及

皇上者也臣謹即傳諭欽天監擇吉上請其恭慶

聖母稀齡謹遵

前諭不敢再瀆至若臣之愚昧叨濫日久罪戾實

多若人情尚肯相容臣當勉強延挨送過

福王之國而後去如必慮其助邪害正貽禍國

家終望

皇上賜臣蚤退以安人心蓋枚卜舉之國定婚禮
旦夕且行臣亦可以去矣然尚未敢言也因
皇上慰臣托辭勉臣安心佐理故敢附布愚悃臣
言及此惟有感極繼之以泣而已臣不勝悚
息隕越之至謹具回奏親詣
文華門稽首叩
謝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請減　福藩庄田揭
今日九卿科道各衙門官盡來上疏言
福藩庄田委爲難處請
皇上蚤定之國吉期以完
大典以安人心又群來罪臣不能力請臣惟之國
事已屢奉
聖諭明春舉行計必不爽惟是庄田許多無處撥
括臣曾再三與諸大僚商之欲勉強委曲以
副
聖意而諸大僚皆云地方田土尺尺寸寸皆有百
姓管業奪彼與此即

朝廷且不敢爲何况臣下臣又擬用銀召買而
計其所費須二三百萬方可足數當此匱竭
之秋二三百萬錢糧從何措置思之又思真
是無策且
祖宗以來
親王就封自
景潞二府外並未有庄田過萬頃者
福王何故而必欲四萬以困苦天下耶今自縉
紳以至小民無不猜疑謂

聖諭雖明然庄田不完必不之國明是
福王借此極難題目以爲稽留之計萬口紛紜
一倡衆和甚且有謂外間有亡命奸徒聚集
千百窺伺事變蓋不止如王曰乾之所云者
臣雖逢人辨析剖心爲明終不能止卽
皇上之心昭如天日無人不信而
皇貴妃之與
福王亦幾于無以自白矣總之惟之國期定則
前疑盡消不定則疑議愈起不索庄田則之
國自定必索則終無行期此可片言而決者

今嚴冬在卽其去明春不過三四月耳而擇
吉之
旨未傳各部所請應行事務杳無一報徒以庄田
一事日延一日人情安得不疑廷臣皆欲伏
閣力爭臣勸其且止以待
聖斷君再不蒙
處分則日下
朝端必大嚷一場雖以
天威臨之而其爲
福王累殆不小矣以臣愚慮

福王富貴已極卽少此分外之庄田亦有何損
何如捐之以彰令名于天下且河南山東湖
廣盡被水災百姓淹沒流離救死不贍若加
之以搜括庄田將立生禍變天下人且群起
而指
王爲釁端雖有庄田安得而享伯夷叔齊讓國
成名千載稱焉況于區區之田土所得幾何
而結怨于天下哉以
皇貴妃之賢明
皇上試以臣言告之當必以爲然臣一念赤忠竟

無別念不覺其言之危戇亦見事勢已急不
得不言如
皇上罪臣以非所宜言誅臣戮臣臣亦甘受而不
辭矣臣不勝冒死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催請之國日期揭
蒙
聖諭稿王著明春三月內之國欽天監擇日來看
隨該欽天監擇吉上請巳旬日矣未蒙
點發禮部禮科相繼催請蓋時日愈迫不容不言
若再延遲不發則人心又復生疑而前日之
聖諭又不信矣臣等竊度明春之國屢奉
明旨昭如日星豈有更變之理
聖母賀壽不必留
王此亦

聖心之所洞悉即欲遲延何以爲辭道路之口皆
謂吉期不發必將又以庄田未足藉口留行
臣等雖知
王必無此意然人言籍籍不敢不以上聞夫
王之所以索庄田者爲患貧耳自
高皇帝以來親王分封不知多少其庄田亦未有
及萬頃者何以俱不患貧而獨
王之患貧一至此耶礦稅之行且一十年四海
之膏脂巳盡
內帑之堆積如山人疑

皇上盡爲
王計臣等雖知其不然然謂
皇上不少割以予
王則此物將安所用臣等亦不敢信也天下方
嬉
王之富而
王乃患貧其將何以自解于紛紜之口乎然使
地方果有無礙田土果有廢府遺業即多撥
予
王臣等亦何苦而欲靳之今各處搜括巳竭委

難處置其他則皆奪百姓之業與受姧徒之
投獻耳必欲出此臣等恐牽纏十年亦不得
了而
王之國果何期也
皇上聖明天縱
宗社大計皆斷自
聖心四海臣民誰不亮之徒以凡事遷延當行不
行如前此
冊立冠婚出講等事皆費中外許多唇舌究竟未
嘗不舉徒使天下人致疑于

王今所恃以收拾人心爲
王開萬世維城之業者全在之國一舉而今日
推辭明日托故汗乜渙而復反期將定而又
稽悠悠之說日甚一日卽臣等有喙三尺亦
安能爲
王解也臣等受
皇上厚恩爲股肱心膂之臣
皇上愛
王臣等亦當愛
王

皇上欲留
王臣等亦何爲欲
王之去惟是
王在今日不得不去臣等愛
王忠
王亦當勸
王之去其庄田之多寡實無損益于
王而徒爲
王結怨于天下此臣等之所萬不敢出也臣等
之言至此至追至切伏望
皇上卽將吉期早賜
批發以釋群疑如以臣等爲非所宜言顧
亟行罷斥或加之罪臣等亦不敢辭矣臣等不勝
肙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

辭免大捷　加恩疏

奏爲恭承殊常
恩命感懼不勝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准吏部咨該本部奉
勑吏部延鎭三大大捷內閣輔臣殫力運謀勞績茂著玆特加恩示酬輔臣向高加少保兼太子
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戶部尚書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還賞銀一百兩綵段二表裏照新
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欽此竊惟閣臣之敘邊功委爲冐濫自沈鯉朱賡二臣力辭以

來此典之不行亦已久矣一旦忽復有此
恩命進秩加官前驅後廕至隆至渥駭人耳目臣何人斯而敢當此臣常謂封疆之事當委任督撫責成將吏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廟堂之上不宜持空文議論以掣其肘故臣七年在此凡事屬邊陲盡聽樞臣與邊臣主張未嘗有一籌一畫可以贊助而顧偃然與之分功于心安乎
皇上聖德神威南洽北暢九塞收寧烽烟無警者四十一年于玆間有匪茹狡虜敢肆跳梁然羽書朝聞捷音夕至此皆
皇靈震疊
天佑國家以故行間諸臣得憑藉以效其力然而戎心難測邊備日虛無食無兵殷憂孔亟臣方蒿目焦心計無所出而顧欲侈然受
寵于心又安乎今大僚未補廢臣未起湖廣山東河南三省巡撫未蒙
檢發候補科道諸臣未得效用假使
皇上肯慨然行此數事卽制臣之官臣有餘幸何必以非常分外之

賞而獨加臣之一人也臣聞匹夫受一錢于人亦思報德臣受
皇上之恩至矣極矣才盡力竭終無分毫可以補報前
恩未償後
恩復至臣亦人類尚有心胸何以處此如
皇上必欲以犬馬微勞加之
慈惠則但憐臣病憊已極
賜臣一歸使臣得以未死之年復上先人之丘隴游魂假息未至頓絕臣之願望千滿焉滿卽

一歲九遷一日三錫不加于此矣至于今者
恩命萬不當承萬不敢承
皇上卽百強之臣亦必百辭之徒勞
批答以重臣罪尤爲不安伏望卽
賜收回以安愚分免臣再三瀆奏
君臣之際責于真誠是在
皇上之曲體而已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延鎮三次大捷朕心嘉悅無已全賴卿殫忠
運籌贊襄豈勿加恩酬勞實係彝典宜遵成命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

謝捷功
欽賞揭
伏蒙
皇上以延鎮三次大捷
加恩于臣除加官封廕臣已具疏控辭伏望
欽允外其
頒賜臣銀一百兩綵段二表裏亦係前此未有
恩數但臣不敢盡辭謹頓首祇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具題謝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

長至請脩
聖政疏
奏爲節届
履長普天同慶懇乞
聖明益脩
聖政以迓
天休事竊惟冬至乃陽生之時一年之氣候由此
而回萬品之昭蘇由此而始帝王法天立政
莫急于此臣等往立交戟之下每當茲辰輒
見

皇上御殿受
賀傳諭百官講履長之慶與卿等同之維時
天顔在望喜氣盈朝何其盛也自
穆清端拱二十年來無此景象中外臣民惟仰祈
皇上體來復之天心
沛維新之善政使在
朝在野咸煦育于
鴻恩而俾熾俾昌將永綿乎景運臣等忝在股肱
尤不勝其願望之私者也除
福藩之國年月已定日期亦當

亟下容臣等另請外諸有切要應行事宜謹列爲
數欵恭請
聖裁如蒙採擇施行天下幸甚
一大僚空虛已極九卿掌印只有其三各部
侍郎尚缺其六至于倉場戎政都察院盡
皆無人通政司見在僅有一人吏部屢次
催請或留中未點或已點而又留中因循
廢弛深爲可慮又湖廣河南山東三省巡
撫舊者皆杜門候代百事不管新者未蒙
點用以此緊要地方適當有事之時而觀聽此官
之久缺其誤甚不小矣伏望

檢發
一林下諸臣廢棄年久人人共惜天道循環
陰極陽生否極泰來而諸臣當
明盛之世一經遷謫永絕
賜環鄒衍一吹律尚回寒谷之春
皇上如地如天恩加草木豈其獨靳于諸臣乎即
以人多未欲盡用亦當量拔其尤者以少
開向用之路毋令相率而老于巖穴眞
聖德之光也

一條補科道諸臣經年累月茫無職事貧者
至無以自給困苦極矣或疑
皇上厭言官之多言而故靳之臣等竊謂言官以
言爲職言而當則行之言而不當則容之
何厭其多況條補者不過六七人原不爲
多惟
蚤發一日則諸臣得蚤效一日之用矣
一今歲淫雨爲灾幾徧天下田疇淹沒男婦
漂流不計其數湖廣山西尤爲最甚臣等
讀撫按官奏報輒爲傷心自恨其爕理之
無能也

皇上怙冒羣生湛恩廣被每有灾傷輒加軫恤或
發帑或留稅或蠲租豈以今歲重大之灾而獨不
屢干
聖衷乎伏望將報灾各疏及戶部覆疏盡行
檢發以慰元元嗷嗷之望窮民幸甚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再辭大捷　加恩疏
奏爲懇辭
恩命更辱
溫綸再瀝悃誠仰祈
俞允事該臣以捷敘蒙
恩具疏懇辭奉
聖旨延鎮三次大捷朕心嘉悅無已全賴卿殫忠
運籌贊襄密勿加恩酬勞實係彝典宜遵成命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竊惟臣之所辭實出
懇誠無一毫矯飾乃蒙

皇上傳諭同官臣從哲票擬臣力告從哲當卽擬
允而從哲不聽雖仰體
皇上優禮愚臣之盛心而未免多費
皇上一番之
批荅矣臣且感且懼竊躊躇難容所有下情已具前
疏中不敢贅陳總之臣叨陪密勿凡事皆無
功而于邊事更爲無功一切
隆恩皆不當受而以邊功被
賞尤不當受況兼金璀璨已驚百鎰之多文綺輝
煌更奪七襄　麗臣謹什襲珍藏歸告祖父

以光九原此之爲寵已無量矣何敢復承异
分以自催于冐濫之愆哉臣非再三揆度必
無受理何敢如此瀆陳伏望
聖明鑒臣愚悃卽
允其辭臣感戴
聖恩深于拜
命矣臣不勝冐昧懇切之至奉
聖旨邊鎭屢捷卿居中運籌忠勞茂著加恩示酬
原不爲過但念懇辭堅確朕宜體悉特允所請
成卿勞謙之美仍加賞大紅紵絲斗牛冑背一
襲以見朕優禮輔臣至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謝 賜斗牛衣疏
奏爲謝
恩事該臣以大捷蒙
恩再疏懇辭奉
聖旨邊鎭屢捷卿居中運籌忠勞茂著加恩示酬
原不爲過但念懇辭堅確朕宜體悉特允所請
成卿勞謙之美仍加賞大紅紵絲斗牛冑背一
襲以見朕優禮輔臣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恭
誦
綸音不勝感激不勝愁悚竊惟邊鎭屢次捷功乃
皇上聖神文武指示方略臣實未嘗居中運籌
皇上鑒臣懇誠特允辭免臣之幸大矣乃猶於金
幣之外
特加襲衣之賜
聖恩隆重度越尋常服之實爲不衷受之恐招三
褫雖稽諸往事不敢固辭而反之寸衷實有
餘愧此臣之所爲旣感而且懼者也除焚香
叩頭體領外謹具奏稱
謝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請減　福藩庄田併定日期疏
竊見
福藩之國吉期欽天監久已擇上未蒙
點發臣等仰體
聖心不敢瀆奏旬日以來外間議論又復洶洶昨
日九卿諸臣來上公疏又同至東閣見臣等
苦言庄田之難處待庄田完而後之國萬萬
不可臣等告以當委曲處置勿得太執諸臣
謂句可處置何苦不為委是搜括已盡無可
柰何其詳具在疏中懇

皇上留神省覽且深責臣等之不言臣等備員股
肱蒙
恩獨遲豈敢自同于衆人每思
皇上愛
王之心即使割臣等之產以奉
王亦無所惜而况于三省之田土乎顧連山廣
詢博訪廢府遺業實已盡歸
潞府更無餘留聞
福王以湖廣有雍府庄田河南有伊徽二府庄
田可以查給臣等不知何人以此告

王誠如其言豈不甚便但以事理度之河南田
上搜括無遺至科派民間以足租數假使二
府遺業尚有許多地方官何為隱匿至于雍
府之廢抵今已百餘年當景府就封時湖廣
之尺土寸地無不徧搜地方騷動數年官司
受累無數豈其尚有遺業不入景府而留至
今日者乎臣等固灼知其必無也以事勢之
難處如此人情之擾攘如彼臣等即欲悉心
畢志圖所以為
王計而將安所出惟念

聖意難違臣等若不將順更望何人再三籌度惟
于萬二千頃之外更加八千頃以足二萬之
數責令九卿諸臣及撫按官委曲措置即無
田可搜亦當設處錢糧務行買足其餘一萬
顯望
皇上大施曠蕩之恩再
賜減免抑亦庶乎其可乎至于日期則萬望
亟下以定人心不必為庄田之故而遲留今冬月
將盡轉眼明春必欲待庄田之足行將何日
毋論人心危疑禍釁將作即沿途供應已備

蓬厰已搭張家灣之船隻已有千餘所費錢
糧不啻百萬雖欲不行安得中止
分封令典也就國美事也臣等欵欵私衷誠願
王歡顏喜面以出都門使天下稱頌
賢王播令名于天壤不願因此一事致中外紛
拏無刻寧靜上累
皇上中累
皇貴妃下亦累
王故斟酌其宜如此臣等愚慮亦已竭矣伏望
聖慈俯賜採納亟涣德音其減免之數不必言因

臣等懇請只言出于
王意以昭
王之令德尤益事也臣等于此事冐瀆已甚罪
戾難辭然苟有一毫不盡之心有一毫不爲
福王之念卽爲負
祖宗負
皇上不忠不敬天地鬼神亦不容臣等矣更望
聖慈俯垂原鑒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乞休第四十三疏

奏爲患病日深懇
恩亟罷事臣叨蒙
聖恩馳驅七載心盡而力不前勢窮而擔難弛積
勞積憂因而積病其所以哀鳴號訴于
君父之前者固已無所不盡矣仰荷
聖明憫臣困苦
簡用二臣賴此稍自寬慰得延餘生然自入冬以
來冐犯寒疾頭痛不止雖强入直而呻吟
之聲常不絕口惟念履長節屆與

聖母壽節方臨不敢請告昨以滿考循例報部方
當引奏以待黜幽忽前病大發乍熱乍寒飲
食不進加以下血如注痔瘍潰裂痛甚刀割
苦不欲生情勢至此犬馬之軀終不能再事
皇上以糧
恩于萬一矣臣聞人臣不憂其身之去而憂其國
之無人今新臣從哲心術行品素取信于天
下臣與共事數時見其諳練精詳勝臣百倍
可謂國有人矣臣於此時可以去矣歐陽修
有言仕宦得一任滿是小歇手臣再任滿矣

卽不病亦當歛手而况于病又况于病之甚
篤伏望
聖明憐臣狼狽已極首丘念切
亟放殘生蚤歸田里臣啣結
天恩世世無窮至于目前國事惟
福藩之國最爲緊要四海臣民無不延頸企足
以望此衆令行期雖定而以庄田一事人情
搖惑更望
聖明內斷于心忩難割之愛以息中外之疑此臣
之所爲伏枕顒祈而不能自已者也臣不勝

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獨任勞苦玆一品秩滿勲懋望
隆朕心嘉悅何乃稱疾求退其應加恩禮該部
便從厚查議來看卿宜愼自調攝少可卽出佐
理以慰眷倸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請減 福藩庄田併定日期揭
前月內大小九卿諸臣合請
福王之國日期臣等亦具揭催請不知
皇上曾留神省覽否今諸臣又來苦請矣臣等竊
惟日期之所以未發只爲庄田未足夫使庄
田而可以目下取盈臣等何苦不爲
皇上了此而頻頻瀆奏若是惟是各地方實爲難
處無如之何故臣等不得已懇
皇上再減一萬令該部與撫按官設法措置務足
二萬之數此于事體庶乎可行而臣等亦可

以有辭于外廷者舍此眞無策矣伏望
皇上慨然將日期蚤定以安人心不必因庄田遲
留反使人疑
福王之不欲行也不然自此以後日追一日人
情亦日紛一日朝端將激成事變恐
聖母聞之亦有所不安悠悠之譚臣等尚不敢盡
言而共爲
福王之累大矣臣等狂愚率直情不能已統望
聖慈炤察臣等不勝惶懼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二十三卷終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四

乞休併辭考滿疏

奏爲乞歸未遂更辱
溫綸慚感不勝再祈
聖鑒事臣以患病陳乞伏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獨任勞苦茲一品秩滿勲懋望
隆朕心嘉悅何乃稱疾求退其應加恩禮該部
便從厚查議來看卿宜愼自調攝少可卽出佐
理以慰眷懷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枕閱之感極
而淚承眶愧極而汗浹踵犬馬餘生何以得

皇明之注念一至此哉竊念臣輔政雖云有年然
勞而無功苦而無補種種罪戾非但天下人
能言之卽臣亦自知之惟是
皇上忘臣之愚憫臣之困
察臣于議論之中亮臣于形迹之外雖有苦口逆
耳之諫臣自分必當譴責者
皇上亦曲賜優容更垂採納其
眷遇恩私誠可謂近世君臣之所希覯矣臣中夜
捫心輒至涕流何忍言去孤負
皇恩但臣七載之間精血消亡筋力耗竭至于今
日一病奄奄遂成沈痼蓋積漸由來勢必難
瘳非如風寒水火之災驟發而可望其旋愈
也伏枕呻吟每一合眼輒夢入故鄉與親知
共語醒而思之則其人率多在鬼籙悲感塡
胸益復添病情景如茲雖欲勉力強顏少圖
稱塞安可得哉以臣孤恩負罪一至于此
皇上苟賜臣一歸卽盡削臣官以謝天下亦不爲
過柰何反欲加以從厚之
恩禮乎臣求去得留求退得道求譴斥得褒嘉在
皇上之寵臣愈深而臣之罪愆愈重臣益不知死

所矣伏望
聖慈鑒臣誠懇特寢加恩以安愚分免臣瀆辭仍
速允臣去使臣得少延殘生于林壑之下與家人
朝夕焚香頌祝太平有道之長卽三錫九遷
何加于此也臣不勝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卿贊理多年勛庸茂著今國家多事正賴卿
竭忠匡弼弘濟時艱豈忍恝然言去其考滿恩
禮自有常典以答忠勞不必豫辭還宜體朕眷
倚至意卽出任事愼毋再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

催發大學士吳辭本

該新

簡閣臣吳道南辭疏已經數日未蒙

發下查得閣臣在籍者俟兩辭得

旨方可赴

召若

留中日久不惟道南啓行無日而於中外佇望之

意亦有未慊既非政體又拂人情伏望

皇上即刻檢出容臣等擬票

進呈仍求

速賜批發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再辭考滿　加恩疏

奏爲驚承

殊命萬分不堪萬乞

聖明俯容辭免事該吏部奏

旨以臣給由事題請奉

聖旨元輔向高獨贊政幾忠勞久著茲一品滿考

猷望益隆著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書

進建極殿大學士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給

與應得誥命還賜宴禮部以示朕優禮元輔之

意欽此臣一聞之驚惶不支慚愧無地何物豎

儒叨濫

天恩一至于此雖

聖主私臣忘其非據竊恐造物忌臣速其顛仆矣

夫閣臣考滿

加恩前此雖有故事然皆有功可錄有效可稽而

臣七載備員茫無寸樹官僚空而不能補贊

才伏而不能升兵食匱而不能籌議論淆而

不能定

大政大典廢閣尚多皆不能救正揆諸考績之法

允在黜幽之科儻得及于寬政以免譴訴已

爲幸矣其何敢昧心靦顏冒此異數非常至
優至渥之特寵哉卽毋論臣之忝竊乃臣子
何能遽叨尚璽之廕臣觀林下諸臣銓部以
此官推起而不得請者尚多如
皇上輟臣此廕用一賢才固國家之光
聖明之盛事也而何以私臣爲乎況今舉朝紛紛
以
福王之國事叩
閽懇請未奉
俞音中外人情驚疑震擾臣雖伏在床褥亦展轉
不安有何心情尚欲加官進秩以自光寵此
臣之所以再三籌度而萬不敢承者也臣病
患洗篤悉可無期犬馬私衷誠願
皇上哀憐矜憫放臣歸以救臣垂絕之命此之
爲恩天地父母不足形容其所加
恩典盡乞收回使臣雖呻吟痛楚中猶得頃刻少
安不至遽隕臣幸大矣臣不勝懇切籲祈之
至奉
聖旨卿德望隆重功懋贊襄考績加恩原係彝典
宜遵成命不允辭政本倚毗方殷宜卽出佐理

副朕延佇之意毋得再陳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回奏發擬　福藩請減庄田揭

蒙

發擬

福王請減庄田本

內傳前奉明旨已減過一萬如何又辭送票還照

前旨出旨來此係舊例不是新特恩欽此臣等

仰見

福王謙冲節損爲國爲民之美意真足追古之

賢王不勝欽服而

皇上前此已減過一萬今又惓惓以舊例爲言亦

足見

聖心之無私臣等當即欽遵擬上但細查此項田

土委難處置臣等亦千方百計圖所以仰副

聖心者而終不得其說今幸

王有此謙讓之舉傳之四海一日雷動歡聲書

之史冊千古永標盛事上光于

祖宗下施于萊庶即

皇上與

皇貴妃咸有休稱雖使百萬庄田其利不足以

易此也臣等敢不將順以成

王之美哉惟是

皇上愛

王之意不敢盡虛臣等再三斟酌謹擬二萬之

數責令該部務行奏足不許復有瀆奏使

王之令德既昭而于府中養贍亦無不給揆之

事勢只能如此不可復加也臣等亦知

皇上所傳原有舊例乃區區愚衷正望

皇上減省于舊例之中乃愈見愛民之德意耳連

日大小臣工以吉期未定盡責臣等不行力

請爲不忠之大或面見或移書備極詬詆臣

等以國家大事不敢置辯而日前廷臣催請

疏中以爲奸人乘機搆隙無所不有

皇上父子兄弟之間岌岌不安此等危言傳播天

下孰不驚疑臣等見之亦不勝駭懼非得

王此疏何以解人心之惑而弭目前之釁乎臣

聞諸臣已約于數日內伏

闕睫請且必責臣與之同跪不得

旨不已臣等深恐事體至此將成決裂即使

皇上幸而聽之其所傷亦已多矣正欲具揭上聞

適覩

王疏歡喜欲狂故敢以此附奏伏望
聖明將臣等所擬即行裁發仍將欽天監所擇吉
期即
賜點定其二萬庄田撫按官自極力設處
王疏臣等亦傳示各官俾共知
王之賢明相與頌讚於無窮也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科臣因事質證據實奏聞疏
奏為科臣因事質證據實奏聞併求罷斥事臣
卧病再旬一切時事俱不關涉偶於閣中送
來揭帖見戶部郎中李朴一疏攻訐科道諸
臣撫枕嘆曰有是哉朴之狂妄也必開大難
之端矣隨與同官臣從哲具揭請
皇上亟行乾斷以息紛囂昨又見科臣亓詩教揭
帖謂朴疏中所言黃克纘之留用陳用賓之
再議皆出臣擬
旨與科道官無與責臣一言剖明臣雖病也安得

默然黃克纘與臣同鄉素相敬慕撫齊十餘
年甚有恩惠留樞之任臣以為宜況自來大
臣陳乞未有一疏而徑允者克纘之擬留實
出自臣與他人無與也陳用賓以武定事逮
繫擬死二三大僚有謂其破賊之功可稍減
其纍印之罪黃克纘且上章而頌言之自李
朴飄雲中外亦無糾其非者臣與用賓雖係
同鄉素無還往以鄉曲之故而曲庇用賓以
賣法臣固不敢以鄉曲之故而必殺用賓以
避嫌臣亦不為人命至重即庶人問擬猶經

駁覆兇殺一大臣寧厥辞慎法在必死誰能
出脫用賓之擬再議實出自臣未嘗有中使
傳宣亦與他人無與也此二事顛末原是如
此臣毫不敢隱惟臣隻身受事已經七年種
種罪愆尚不止此久思退休毋誤國事而以
代者無人荏苒遷延遂至今日頃一病昏沈
連章陳乞又以
福藩之國吉期未定悠悠之譚又復罪臣卸擔
辭難且有移書極口見責者故臣不得已復
隱忍以完事今知

聖意已堅
福王几自求減田土之數自請明春之國則
王之行已萬萬無疑臣可先去為
王前驅矣伏望
皇上予臣一旨全君臣始終之誼毋使大臣相繼
狼狽而出
國門大為不雅其郎中李朴亦乞
特加處分以為出位妄言之戒
明諭諸臣安心供職是豈獨愚臣之幸亦天下國
家之大幸也臣伏枕涕流語言無倫不勝惶

懼隕越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擬旨事俱已明白兇殺留出自朕裁
原非私庇且與科道官無與卿宜安心即出贊
理以副眷懷其李朴出位妄言該部院看議來
說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二辭考滿　加恩併乞休第四十四疏
奏為
溫綸頻下
殊寵難承再懇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臣以考滿蒙
恩具疏懇辭奉
聖旨卿德望隆重功懋贊襄考績加恩原係彝典
宜遵成命不允辭政本倚毗方殷宜即出佐理
副朕延佇之意毋得再陳吏部知道欽此竊念
臣叨濫多年救過不贍有何德望能效贊襄

其逐日奔走票擬本章不過犬馬之微勞耳
食
皇上之厚祿蒙
皇上之殊知而其所以自效止於如此已愧死矣
顧乃以之言功而受賞是豈復有人心者哉
况當病患垂死之秋而更以非望之福則為
不祥在床褥偃蹇之中而拜此自
天之命則為不敬
皇上雖過于寵臣亦甚非所以愛臣矣如必念其
微勞加之優禮則但

賜以半行允歸之
綸音便足當五世共承之
恩澤此臣如犬馬筋力不支但得安閒就斃即感謝
主人豈敢復有他望臣故願
皇上之曲體也至于
聖諭惓惓望臣佐理臣念目前大事只是
福藩之國
聖意與
福王意皆已決行惟是日期當
蚤批發臣雖臥病不敢推委其他事體新臣周饒

為之無待于臣臣去而上可以安
朝廷下可以延殘喘為公為私無所不利臣計
決矣如復少有留戀不能自割是真貪昧無
恥之徒亦有何顏以事
君父哉臣泣血陳請毫無粉飾統望
聖慈俯垂矜允臣不勝哀鳴懇切之至奉
聖旨卿懇辭恩禮謙冲愈至朕豈不體念但課功
懋賞原係舊章還宜遵命祗承不必固遜虛朕
優異元臣之意福王之國在即諸務正賴王持
卿既以國事為重何忍堅臥不起其勉抑遜思

即出贊理愼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催補大僚揭

竊見今日大僚缺乏

朝寧空虛中外人心無不盼望臣等目擊耳聞中心惶惶幾廢寢食乃吏部前後會推諸疏俱在

御前

皇上但留神一覽速賜

點用不過一舉筆之勞而允列克協群情歡暢明良合而庶績熙太平之業何難致焉頃吏部以尚書侍郎請矣都察院以左都副僉都御

史請矣銓衡風紀之地誠第一緊要不容時刻少緩其各部院卿貳雖職掌不同而機務甚夥懸缺既久曠廢必多此外若各處督撫舊推則湖廣河南山東三省新推則河道及浙江雲南二省無一官可缺無一處可緩雖候代諸臣尚在地方而謝事之身終難展布何若盡點新推俾令刻期受事庶

朝廷收得人之效而地方免誤事之虞時政最大最急無過於此至於科道候補諸臣多者二年少者數月棲遲旅邸進退俱窮以可用

之才置之無用之地失

祖宗養士之意隳賢才報國之心政體人情兩屬

不便此又臣等之所甚惜也謹齋沐竭誠懇

請伏望

皇上將近日推補諸疏立賜

檢發臣等不勝激切顒望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四辭考滿　加恩併乞休第四十五疏

奏爲恭承

聖諭泣謝

天恩再瀝血誠懇求罷免併乞收回

加恩新命以免冒濫事該文書官張文元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卿公清正直爲國忠慎朕

所素鑒朝廷設官各有職業李朴出位狂吠波

及於卿且日每票擬章疏皆朕親裁發留屢旨

明白於卿無與何尚爾高卧不出方今國事多

艱正賴卿匡贊輔理宜卽出入閣辦事以慰朕

望至意故諭欽此臣恭設香案于庭力疾下床

叩頭恭誦惶愧欲絶不意微臣一言煩

皇上之留念一至此也臣因病求去在李朴未上

疏之先朴之初疏亦未嘗攻臣以科臣引票

擬責臣故臣直陳其事與臣求去之本情毫

無干涉臣之罪戾掛人口者甚多而皆不敢

言獨芥蔕于朴乎難甚褊心不至于此惟臣

病患已深僵卧日久旬日之內下血不休肌

肉枯消精神昏憒積成怔忡之疸徹夜不寐

延醫會國卿等調治皆謂非謝事靜養痊

難期臣家人僕妾輩見臣狼狽輒相怨尤曰
頻年不去只爲閣中無人今有人矣何爲不
去是將卒死于長安乎臣告以
聖恩深重
聖意勤惓未敢遽然徑去尚須苦請仰冀
矜憐儻得一
旨以行庶全大義因相對痛哭悲不自勝舉家朝
夕焚香願乞靈
皇天后土挽回
聖心卒而放臣昨臣子遠來迎家問臣病苦途至

京師視臣亦力促臣歸且言祖父墳墓因前
歲大水傾圮未能脩葺臣南北仕宦不上先
人之丘壠者十餘年矣興言及此愈加酸楚
皇上爲臣思此情形能留乎不能留乎今國事多
艱誠如
聖諭然在
皇上勵精振作自無難處即如
福藩之國事最爲危疑乃發摃之期既蒙
欽定啓行之期亦蒙
發擬莊田又蒙減省中外自當奉行十餘年來不

結之局一旦斷自
聖心易于反掌推此而行何事不可爲何待于臣
之匡贊也臣垂死殘軀不勝首丘之念伏望
聖慈俯容休致以終餘年不然亦乞
于臣一假使臣歸省墳墓將
皇上日來賜金爲修葺之資告諸地下爲百世寵
光萬一國家有事但以片紙
召臣當即奔走前來歸命
君父惟所驅驅不敢負也其新加考滿
恩命已屢頒

溫旨不宜瀆辭但臣反之於心終是不安併望
收回毋使去國之臣更增肩
寵之罪臣幸大矣臣不勝感激籲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卿疾已愈日望即出爲朕
分猷何乃復有此奏卿欲給假省墓固出孝思
然較之國事孰重爲親舍朕卿心何安尚其勉
留成我君臣相得之美屢旨在邇著鴻臚寺堂
上官往諭朕意佇俟人閣以慰朕懷其考滿加
恩已有屢旨宜即祇受毋得再辭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考滿謝
欽賞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以一品三年考滿伏蒙
聖恩賜臣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內大紅織金蟒
衣一表裏原封鈔五千貫茶飯卓五卓羊三
隻酒三十瓶
遣文書官王體乾齎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力疾
就于卧床前叩頭祗領訖伏念臣踈庸最甚
知遇獨深七載素飧毫無報稱當茲滿考之日正

符幽黜之章乃
天寵之優隆方瀝誠而辭免不謂
駢蕃之錫復出
尚方益令疲曠之夫祗承無地精鏐文錦參寶
鏹以齊輝法醞珍羊無瑣賄而並發至于蟒
衣之
特賚尤為曠世之
殊恩被此殘軀將愈驚其醜醜告之先世當增耀
于宗祊即欲寫其感私名言莫罄終難酬乎
高厚涕淚空垂臣不勝激切頂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疾已愈且履端在邇
佇俟入閣以慰朕懷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請問
聖母萬安揭
竊聞外間流傳謂
聖母微有不安
皇上孝誠篤至日夜宮中祈禱極其焦勞臣等忝
備股肱義關休戚不勝懸念但以未奉
傳示不敢具揭問
安而干情又不能已竊惟
聖母厚德配地
洪福齊天

宗社神靈必所默佑我
皇上純孝之衷
蒼穹鑒格
聖母旦夕必有勿藥之喜惟願
倍加調攝以迓天休
皇上亦宜慎重
聖躬勿過煩勞以慰
聖母慈念臣等不勝懇切瞻望之至奉
聖諭朕覽卿等問
慰具見忠誠至意旬日前
聖母
聖體違和朕每日夜恭侍藥餌尚未大安朕心驚
惶復以虔禱
穹蒼願以身代少盡孝誠豈敢言勞今賴
皇天默佑
宗社神靈全愈康寧朕心稍安卿等所奏朕知道
了特諭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歲暮請行各事揭

照得歲聿云暮爲日無幾而

御前停留諸疏不可數計

皇上似宜盡數檢發以完今歲之事臣等謹擇其

關係緊要不容少緩者開款明白具奏伏望

皇上乘一刻之暇

留神省覽亟賜施行

國事幸甚臣等幸甚

一

福王之國行期在邇而禮部所請護送大臣尚

未推來轉眼明春恐臨期有誤此日前第

一最要者伏乞

檢發

一吏部會推大僚俱宜

點用而本部都察院係表率之司各處督撫官

地方之責尤爲切要不容久缺者伏乞

檢發

一候補科道諸臣久居京邸抑鬱無聊情迫

勢窮俱當允補內楊道寅由庶吉士改授

者今散館已經五年本官尚未授職亦臣

等閣中未了之事也伏乞

檢發

一日講官撰進講章不可一日有缺今翁正

春請假迫切似難強留臣等前月所推孫

愼行等三臣俱堪充補伏乞

檢發

一各差御史新舊相代此定制也蓋舊者事

完決無再巡之理而新者未至不無誤事

之虞頃見都察院所題將及十差業已催

請再三勢難少緩伏乞

檢發

一兩房中書各官供事年深效有勞績臣等

循例量爲敍遷蓋亦仰體

皇上作興勞臣之意非敢爲諸臣徼分外之恩也

伏乞

檢發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謝
宣諭疏
奏為恭謝
宣諭事該臣因
宣諭回奏懇乞退休今日該鴻臚寺堂上官傳出
聖諭到臣私寓
覽卿奏謝知道了卿疾已愈日望即出為朕分猷
何乃復有此奏卿欲給假省墓固出孝思然較
之國事孰重為親舍朕卿心何安尚其勉留成
我君臣相得之美履端在邇着鴻臚寺堂上官

伻諭朕意立候入閣以慰朕懷其考滿加恩已
有屢旨宜即祇受毋得再辭該部知道欽此臣
扶掖下床叩頭恭聽其感激
恩私真是有淚可揮無言能寫私衷結塞莫可措
辭臣之遭遇信千載之一時亦千載人臣之
最難處也臣病實未愈而
皇上以為愈臣不勝惶懼至于給假省墓乃臣因
病思親有此迫切之私情豈敢以此誤之國
大事哉
皇上既視此事甚重則臣望將吉期
發下以使各衙門使於承行此為最切最要臣之
所伏枕而顧祈者惟在此也臣倉皇回奏未
悉下衷容臣另行奏聞臣不勝感謝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節屆在即卿堅毋不出體
千否乎還遵旨速出入閣辦事之國吉期已有
旨了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奉
旨入直疏
奏爲
天恩隆重暫時勉出以遵
君命以完
大典事臣抱病乞歸情事迫切揆之事勢已萬無
復出之理乃蒙
聖恩眷念屢次慰留又屢以
福藩之國爲言昨吉期已下人情歡欣鼓舞非
但頌

皇上之聖明亦頌
皇貴妃與
福王之賢德真國家盛事臣何幸而躬逢之又
頃聞
聖母違和
皇上焦勞祈禱臣不勝憂念茲奉
聖諭知
聖孝格天
聖母已大安康臣雖委頓床褥亦有起色展轉思
惟若不勉强一出仰慰
聖心殊非臣子分義在臣心誠有所不安也屢端
之日臣當勉出行禮閣中之事有臣從哲在
臣若稍能自力亦當間往追陪俟送
福王啓行後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矜憐病苦或退休或給假
予臣一首放臣歸去臣於此時亦萬不能再留若
再不放臣使臣冒罪而行則臣庶乎其有辭
矣至于月前
朝政如補大僚起遺逸下聽補科道
點用各省巡撫此皆至緊至急不容少緩之事統

望
聖明留神檢發臣不勝感戴激切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於元旦入閣視事具見忠敬之誠
致身體國之誼朕心甚悅所請補大僚諸事委
屬緊要繞俟新春檢發卿宜益殫宏猷贊襄化
理副朕眷倚至意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五辭考滿廕宴疏

奏為

恩命過隆屢辭未

允謹瀝懇誠辭廕辭宴以少安愚心事該臣以考

滿蒙

恩一切陞廕宴賚率皆異數臣內自循省委無尺

寸功勞可以堪此瀝誠控辭四奉

溫綸令臣祗受臣再欲辭之則嬻于瀆冐然當之

則此方寸之內終不自安再三籌度惟是加

官

奏難

賜誥軸

寵靈以光先世臣當強顏拜承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至于尚寶司丞乃清華之秩列于小九卿

臣子何功何能而可冐此臣前此考滿已蒙

聖恩有中書舍人之廕又前此為南京吏部侍郎

有入監讀書之廕臣一人之身已得兩廕其

為叨濫不獨于躬而且于子若復有增益將

恐頂戴不勝反非家門之福此臣之仰懇

聖慈俯容辭免者也又閣臣賜宴禮部原係隆典

以答殊勞臣七載之間罪愆山積若使赧顏

而登宗伯之堂哆口而飫大官之饌毋論于

心有愧即道路之人寧不群指而竊笑之哉

此又臣之仰懇

聖慈俯容辭免者也臣沐

恩至厚拜受已多惟此二項容臣辭免其于冐濫

之愆亦可少減一二此實臣區區之懇誠非

敢飾讓以瀆

君父也伏望

聖慈俯垂鑒允臣不勝感戴顒祈之至奉

聖旨考績加恩係從來舊典卿勞瘁尤所宜承

奏草

前捷敘懇辭尚稽懋賞今復執謙固遜使朕優

禮元臣之意鬱而未伸亦卿心所不安也其勉

受之毋負朕命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催發各差御史揭

該都察院題差各御史俱未蒙
發下妨誤甚多如巡漕一差舊例皆以十月具題
此時已到地方管事前此因差遣愆期無人
督率以致糧運遲留船多守凍漕事大壞幸
此兩年
命下稍蚤巡漕官極力振刷糧船皆如期到京囘
空甚速軍民兩便今巡漕官尚未奉
旨何日得以受事竊恐今歲糧運又復躭延此其
關係利害甚不少也又薊鎮軍士方在鼓譟
巡關御史久已差滿無人彈壓河南巡按官

已去巡撫亦奉
旨回籍杜門謝事
福藩之國在即百務倥偬何人料理此皆至緊
至急不容少緩伏望
皇上速行
檢發蚤一日則有一日之便其他如各省巡按差
滿另題者亦當併行
點發以便交代非但地方得人事無妨廢即諸臣
各有責任各管職業免其聚集京師日生議

論亦省事之一端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初八日

辭考滿 賜宴疏

奏為恭謝
天恩懇辭
賜宴事該臣以考滿蒙
恩屢疏懇辭屢奉
温綸令臣祇受
聖意勤倦一至于此臣不敢再行陳瀆已于今早
廷謝
天恩隆重臣自度今生不能報稱惟有矢之世世
而已至于 [illegible]
賜宴禮部臣歷稽從前諸臣多係九年考滿方蒙
此典亦多力辭不允臣何人斯而敢當此此
不得不求
皇上之曲體者也臣叨濫已極万愧萬愧所有
賜宴伏望
聖慈容臣辭免庶省一事亦減一事之罪矣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知道了賜宴亦係舊規卿既再
四懇辭難以終強特允辭免成卿勞謙之美該
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二十四卷終

再問
聖母萬安併請行
聖政揭
臣等前聞
聖母偶爾違和具揭問安衆
皇上傳諭
聖母隨巳大安臣等不勝欣喜乃一二日間又聞
聖母尚有痰火未除
皇上焦勞愈甚祈禱愈虔臣等又不勝憂念竊惟

皇上一身乃
宗社臣民之主天地鬼神所共鑒佑今欲以身而
代
聖母似此孝誠從古帝王所未嘗有天地鬼神無
不感動之理當佑
聖母無佑
聖躬何必言代惟是臣等犬馬之生無益于世苟
可捐之爲
聖母壽固所願也更有區區愚衷欲爲
聖孝助者敢冒昧陳之臣等嘗觀傳記諸書庶民
有一事之善往往能以陰功延年益筭況以
天子之尊四海蒼生之所待命一善政行即澤及
無方其於感動尤爲捷速向年
聖躬違和曾
發德音行罷稅釋逮起廢諸事不旋踵而有勿藥
之喜雖其後竟復阻格而一時
仁心仁聞之所感孚其效巳如此矣近來
聖政日新
鴻恩廣被中外人情無不歡躍其所鬱而未暢者
不過如稅使未撤大僚未補遺逸未用饑荒

之民未蒙賑濟邊軍缺餉未有處置等事此
在
聖心轉移甚易而海內望之不得未免咨嗟怨嘆
浸淫日久亦足以干天和而損
聖聽臣等願
皇上於此數事慨然舉行大僚自尚書侍郎以至
各省巡撫盡
賜點用巳點者即
賜檢發廢棄諸臣先擇其尤者起用十餘人以示
收錄之意毋令終錮

聖世各處災傷查前歲賑恤故事
亟賜施行即稅使未欲遽停亦且盡捐一二年以
濟邊救此燃眉之急其極重極困如廣東者
量減其額以甦此一方民將見
德音一布頃刻之間歡聲動地百萬生靈盡稽首
額天以助
皇上之孝誠
聖母聞之亦必倍加悅豫於萬斯年長享尊養之
隆而
皇上之令名壽考亦與天而無極矣臣等愚見如

此實出于忠愛之一念非有他意伏望
聖慈俯賜采擇仍望
皇上慎重起居勿過焦勞以慰
聖母懸念臣等不勝惓惓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初十日

封回工部請　福藩之國傳諭揭

案

發擬工部一本
上傳這所奏陸路不必搭蓋棚殿以費財力還由
水路通州乘舟以進黃河徑行不許遶灣至洛
河併鞏偃二縣如遇窄淺即行加夫挑濬不許
延遲違誤臣等當即遵依擬進但細閱撫臣原
奏與該部所覆尚未明白
內傳所云亦與道路曲折尚有未合若依此擬
旨外間奉行不便又須再請臣等不得不直陳之

蓋自京師至洛陽登舟以行總由通州達于
山東之臨清自臨清由漕河徑南至于徐州
轉入黃河以達洛陽此撫臣部臣所擬頭二
運經行之路也又自臨清轉西入衛河以達
衛輝至合河口陸行三百餘里以達洛陽此
撫臣部臣所擬
王經行之路也在頭二運路則由黃河而無陸
路然河流稍險非
王舟所宜行在
王行路則不由黃河而有三百餘里之陸路雖

稍煩費而可萬全無慮此諸臣所以愛
王之心也今
內傳謂由通州乘舟以進黃河則是
王之行亦由黃河矣此于地方誠省誠便然而
非所以安
王臣等之所不敢任也臣等廣詢博訪其頭二
運當由徐州以進黃河無疑至于
王行竟當由衛輝方爲穩便惟自衛輝至合河
口尚有一百五十里之水路須大加挑濬撫
臣欲卽從衛輝登陸以省此挑濬之勞臣等

以爲既有河可通卽挑濬亦便若通合河口
則無河可通須新鑿一河一二百里引沁河
之水以達衛河其功力百倍于陸路臣等昨
接撫臣揭帖謂此河必不可開必不能開若
強開之則其水將衝淤衛輝而
潞王封關且受其患矣今日經由道路其大概
如此臣等未敢輕擬伏望
皇上再行叅酌
傳示使臣等可以擬進務使
王之行有泰山之安而又使地方便於奉行臣

等非敢有一毫之闕執也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催發之國經由河路揭

前

發擬工部一本

福藩之國經由道路臣等已具揭請

皇上再行參酌傳示使臣等得以擬進今經數月

未蒙

發下竊度

聖意必有遲疑欲詳審停妥而後發耳以臣等愚

見參之輿論泌河必不可開黃河必非

王舟所當由則惟有頭二運由黃河而行

王由衛河至衛輝登陸實為兩便此外更無策

耳如恐三運與

王同行隨從箱樻繁多登陸不便則當俟臨時

斟酌或將三運行李再減一半亦由黃河其

親隨人等及緊要箱樻仍從

王由衛輝陸行則在

王既為穩便而于地方亦省煩費足以昭

皇上節儉之心與

王之儉德也臣等謹擬一

旨恭請

聖裁今時日已迫去發舟之期只有旬日伏望

聖明即賜批發使沿途地方得以上緊豫備毋致

遲誤其于

大典亦有光矣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十九日

回奏
聖諭為
聖母違和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捧出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覽卿等復慰悉見忠愛悃誠
前
聖母自去冬因暴寒偶痰火交侵調攝安愈茲旬
日以來
聖體㾺煩前恙復作膳饈漸減
聖躬軟弱朕心驚惕憂懼不勝痛切五內日夜祈

懇
皇天俯從朕願已身應代默佑
慈躬增益壽齡叅賜安泰永保天和是朕本欲覽
卿等所奏諸事朕知道了特諭欽此臣等自
聖母違和不勝憂慮但思
皇上至孝格天必當勿藥今奉
聖諭調前恙復作膳饈漸減
聖心驚惕憂懼不勝願以身代臣等聞此亦驚惶
無措恨不得捐微軀以助
皇上之孝誠也天鑒

聖衷保佑
聖母漸次調理可望萬安
皇上一身乃
宗社生靈所係萬祈
少抑憂念勿過焦勞以安
聖母之心至于臣等所請諸事皆目前緊要勢不
容緩更望
皇上采擇施行是亦臣等區區效忠之一念也謹
具回奏以聞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請改廕疏

奏為改廕事臣頃以考滿伏蒙
聖恩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屢辭未
允隨該吏部咨取臣先年為南京吏部侍郎蒙
冊立覃恩廕臣子成學入監讀書已經坐監歷事
俱完今又有司丞之廕臣查先年大學士許
國先廕子許立功入監讀書後以邊功廕一
子中書舍人隨將立功改授中書舍人原廕
另補其他如此例者尚多今臣子成學事體
相同伏乞
聖恩准改授尚寶司司丞遺下前廕及臣前次考
滿廕子中書舍人俱俟日後另行承補臣父
子感戴
天恩永世無極矣臣不勝冐昧懇瀆之至奉
聖旨卿子葉成學准改廕尚寶司司丞前廕俱俟
另補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請定福藩經由河路併護送大臣揭

臣等竊念
福王之國日期已迫頭運去今只有數日地方
須豫備答應即人夫亦動輒數千豈倉卒可
集乃工部所題經由河路本已經擬上未蒙
允發甚為不便臣等不得不行催請其宮眷行李
由黃河
王由衛輝似俱停妥不必遲疑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以便遵行又護送大臣亦當蚤定
使得整頓以俟前兵部疏請用侍郎魏養蒙
而以黃嘉善代理戎政蓋因近時薊永各鎮
軍士鼓譟尚未寧息且切近京師須宜豫防
戎政之任必不可缺故臣等據其疏擬上伏
望
聖明併賜允發或將魏養蒙先允護送其黃嘉善
另行
點用統在
聖裁臣等不勝冐昧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附奏請點通政使揭

適蒙

發下通政使司經歷呂楨等本謂本司缺官印信

無人管理欲祈

皇上將近日推舉通政使叅議等官

蚤賜簡用臣等竊惟通政居喉舌之任職出納之

司中外一切本章俱由封進若一日無人掌

印則章疏一日不通儻有重大緊急之事誰

與奏聞血脉壅淤政務停閣所關不小伏望

皇上念本司不可一日缺人本司之事又非一二

人可理將近日會推通政使林梓丘度郎

點一員部推叅議章嘉禎周日庠並

賜點用俾令到任管事庶封駁有人而

朝政不誤矣臣等謹擬二票呈

覽伏祈

聖斷立賜批發臣等不勝顒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問

皇母萬安揭

自日前奉

聖諭知

聖母尚未全安

皇上益勤祈禱臣等不勝憂念然不敢頻煩瀆問

仰勞

聖心連日外間傳聞謂

聖母聖體近已稍安臣等雖未審虛實何如然以

愚衷度之

聖母功德懋隆齊徽任姒

皇上孝誠篤至感動蒼穹

萬壽無疆理所可必惟是虛弱之後調理更難飲

食起居皆宜慎重伏望

皇上轉奏

聖母倍加珍攝以葆天和以

享平康之福

宗社幸甚臣等與中外臣民幸甚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一日

請起廢謫

臣等仰覩

皇上天縱聖神雖

深居大内而於緊要政務無不留心如頃者

點用吏部尚書協理戎政各省巡撫與邊餉

聖諭皆斷自

宸衷臣等無能仰贊惟有傾服而已獨起廢一事

竊窺

聖心尚有執滯未肯

允行臣等何敢瀆請惟是諸臣困銜日久窮厄可

矜且觀其才力實有可用當此人才消乏之

時而使諸臣竟成廢棄四海人情皆為惋惜

臣等為國股肱薦進人才自是職分而耿耿

微誠不足動

天心甚愧之今

藩封事定磐石基隆

聖母聖體亦當萬安吉祥善事種種駢臻誠于此

時再

沛鴻恩將此諸臣

量行錄用以昭

聖王恢弘之度以答海内仰望之心使二十年來

鬱結之氣得稍發舒其光

聖政而助休祥豈淺鮮哉至于大僚未補者尚多

更望

聖明再點用數員以充九列共效匡贊之忠尤臣

等之至願也臣等不勝懇切顒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三日

請發候補科道揭

竊見候補科臣劉文炳等臺臣唐世濟等需次長安久者三年近者數月該部催請不下二三十疏而
俞旨杳然臣等屢次揭請亦不能得何敢頻有煩瀆惟是臺省之官各有職守各有言責向來假滿服闋到京隨到隨補以故朝無廢事官無缺員政體人情誠爲兩便柰何於此數人而獨有所靳也諸臣敭歷中外亦既有年必才品兼優始與玆選乃予之於先而復吝之於後培養於始而顧厭棄於終致令待
命經年羈棲旅邸漫無職業虛度歲時灰任事之心摧敢言之氣真可惜也
皇上抑或慮其多言故示裁抑臣等以爲諸臣候
命既久閱世滋深一旦受事必不敢蹈浮薄之習貽激聒之嫌
皇上只宜擇其言而用之不必逆而防之也臣等又見都給事中翁憲祥周曰庠二臣資俸最深部推已久而屢催屢格遷轉無期前路既壅後途益塞人情既拂政體亦乖是又臣等

所甚惜者伏望
皇上盡檢部疏立賜
聖裁應陞者即陞應補者即補俾老成獲用賢俊彙征非但言路之光華亦
聖朝之盛事也臣等一念樸忠蓋爲國惜才非敢爲諸臣市恩仰惟
聖明鑒察臣等無任懇切願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回奏
傳諭
聖母崩逝揭
適文書官金忠恭捧
聖諭朕
慈母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于去年十
一月內偶爾違和痰火壅盛朕潔虔祈禱
昊天上帝愿以身代如災厄未消愿將己壽進益
慈齡不期前恙未愈適朕罪業深重累及

慈母偶于二月初九日午時崩逝使朕五內寸裂
合行喪儀卿可傳示該部從優查例開具來看
特諭欽此臣等不勝驚駭不勝哀悼念惟
聖母誕育
皇上備極劬勞
皇上奉事
慈闈備極尊養及至有疾竭誠祈禱願以身代且
欲移壽以益
慈齡固宜至孝格
天旋臻勿藥而命欲莫移竟罹凶閔乃又躬引
咎痛切毀傷即古帝王永懷終慕之盛節何
以加此惟是
皇上一身
社稷
祖宗惹係最重伏望
節哀順變勉抑孝思以體
聖母在天之靈以慰四海臣民之望臣等不勝哽
咽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

回奏
傳諭擬
聖母赦稿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恭捧
聖諭諭內閣朕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自去
年十一月內違和以來朕齋虔竭誠祈禱在于
聖母前日每視藥侍膳
聖母諭朕內外有罪輕的當赦的赦天下有災傷
之處錢糧免的免欽朕正在回奏待

聖體萬安發吉擬行閣
慈母偶爾崩逝朕心哀切悼痛不已卿等擬赦稿
來看欽此臣等伏讀再三仰見
皇上大孝夐絕古今
聖母慈仁矜全黎庶不勝感慕不勝歎服所有赦
免事宜容臣等與各衙門商議斟酌議擬恭
請
聖裁謹先具回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請發
聖母遺誥揭
該禮部官來言
大行皇太后遺誥例于次日即頒今已三日未蒙
發下百官懸望臣等竊念
聖母彌留之時其所叮囑
皇上必是保重
聖躬留神
宗社大計臣等雖不得親聞
聖母之命而仰度

聖母之心當是如此前倉卒擬上辭義未融或未
愜
聖心又須承
聖諭
聖母有赦過恤災德意亦當說明臣等謹另擬一
稿恭請
聖裁伏望立刻
批發以慰輿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恭慰疏

奏爲恭

慰事本月初九恭遇

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崩逝

十二日

皇上禮服具成臣等恭詣

慈寧宮門外哭臨拊心踊足不任悼傷欽惟

皇上至孝性生

純衷天植

五十年色養無間晨昏

七十歲稀齡直需旦暮胡遘滄桑之變遽軫風木

之思固宜

聖意悲摧

宸襟慘怛顧惟

帝王達孝在志事兼承

母子至情雖沒存罔隔

皇上有過毀之慼將

聖母有不瞑之憂臣等喪

妣哀深愛

君慮切伏望

抑情就禮

節慟加餐庶

機務不廢于諒陰

孝思可通于冥漠此中外臣民萬口同祝者也伏

惟

聖明炤鑒臣等不勝顒禱祈控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慰祇遵

遺詔抑情節哀具見忠愛知道了禮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三日

擬進赦稿揭

伏蒙
聖諭以
聖母遺命赦內外輕罪蠲免災傷錢糧令臣等擬
赦稿以進臣等據戶部侍郎李汝華刑部侍
郎張問達工部尚書劉元霖開送各款隨與
九卿諸臣再三酌議開列上請大較多昔年
恩詔中已經施行且皆係赦罪恤災中事不敢他
及惟刑部所開楚宗一款須稟
聖裁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訐奏

楚王戕殺巡撫自犯不赦之罪即重加懲創原
不爲過惟是坐以謀反則人以爲冤且重辟
六人已足正法其餘諸宗禁錮十年併其家
屬皆被幽繫男女離居天日不見號呼痛苦
之聲日夜不絕見于撫按各官及守備中官
之疏讀者皆爲傷心酸鼻所以中外諸臣連
章苦請曾經禮部都察院看議具奏留中未
發今九卿諸臣又同心合辭謂其當赦臣等
不得不爲開列如蒙
聖慈憫念准與釋放將
聖母在天之靈足
祖宗列聖亦自歡然但事干宗室當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又戶部所開河東兩
淮進鹽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擬與豁
免工部所開陝西織造羊絨蘇松織造綾紗
自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豁免當此
民窮財盡邊餉匱乏之日欲蠲常賦則無以
給軍不蠲則民困愈甚事屬兩難處置無策
諸臣皆望
皇上將稅使停罷或大加減省臣等未敢遽言惟

此數款概
賜允行亦可少濟一二但事干錢糧亦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臣等連日與百官哭
臨人人咨嗟嘆息謂
聖母之惻怛慈仁
皇上之孝誠衷慕皆千古所未見至恭誦
聖母遺命無不潸然流下傳之四海臣民其悲思
感戴又當何如今臣等所擬赦稿亦就
聖母所命稍稍推行一二事恭請
聖裁伏望

聖明詳加省覽批發于以昭不匱之思而廣錫類
之孝其所助于
聖母寔福良不少矣臣等不勝冐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上
聖母謚議揭
伏以
聖善垂休百世衍敬承之緒
含弘霈澤群生荷厚載之功禮重易名治隆報本
欲贊揚乎大美當備舉乎
徽稱斯
聖孝所以特隆亦群心于焉共戴欽惟
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
道涵大始

德合重坤丕贊
先皇肇撫豊亨之運爰開
大聖允符震索之祥當太平朝為
天子母方
冲齡而踐祚深藉保綏迫
必世以成仁弘資啓佑
得全履盛無忘執繭之勤
養備稱尊不輟濯龍之警軫艱難于兆姓寶儉胯
頒
流湛濊于八荒

慈雲徧覆隆天厚地蕩蕩乎莫能名
翼子貽孫繩繩乎為可繼幸稀齡之已屆何
長樂之遽違人懷喪
妣之悲
帝切循陔之痛恭聆
遺誥愈動深哀
鸞馭將升尚壓思乎園典
彤宮欲閟猶加意于民窮言言關
宗社之安危念念在閭閻之疾苦蓋逖稽任姒猶
遜其徽若近視高曹敢方斯烈悵

音容之日遠徵盛美之在茲臣等祗奉
明綸博綜舊典采歌嗟嘆四海雖極其尊親擬議
形容寸衷終難于窺測欲伸
不匱之孝敢揚
大德之名宜
天錫之曰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謹議奏
聖旨朕覽卿等擬上
大行皇太后尊謚依議送翰林院官擬撰冊文進
覽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恭繹
慈綸推廣德意疏
奏為恭繹
慈綸敬推
德意特陳用賢恤民要務以溥
皇仁事頃蒙
皇上以
聖母遺命赦中外輕罪量免災傷錢糧令臣等擬
赦稿以上臣等與九卿各衙門商議斟酌已
具擬上進恭聽

聖裁惟是諸臣有欵欵私衷可以愈光
聖母之大德而益廣
皇上之孝思者臣等若隱忍不言殊非忠愛之義
敢冐昧陳之夫罪輕當赦者赦矣然所赦者
多在于庶民
聖母念及庶民豈不念及臣下乎向來廢棄諸臣
沽名煩聒不為無罪
皇上譴之斥之固其宜也但摧困日久遠者二十
餘年近者數年頃有備列廢臣之名籍者臣
等閱之已半在鬼錄其僅存者寥寥無幾雖

有悔過自新之思終無向用之路彼巳逋藉
聖朝受
皇上作養而顧不得與齊民並沾
慈澤蒙
曠蕩之恩凡有心知無不惋惜所宜推
聖母赦過之心量行錄用者也災傷錢糧當免者
免矣然所免者多在于常賦
聖母念及常賦豈不念及額外之賦乎自榷稅繁
興以來民間財力巳竭兼之水旱饑荒頻年
仍歲遂致正供錢糧不能完納今邊餉若急

兵變屢聞計臣不得巳苦催逋欠固是一時
無可柰何之計然臣等竊恐鞭箠太急民怨
又興剜肉醫瘡瘡未必愈而肉且盡軍與民
兩受其害而天下事愈不可為矣臣等每見
往時有司催徵錢糧但至八分便為足數蓋
祖宗朝愛養元元留有餘不盡之意宛然如此今
徵至九分以上猶不及額民安得而不困乎
若使榷稅不停災民終不可救常賦終不能
輸變起封疆憂及
宗社悔之晚矣所宜推

聖母恤災之心亟行罷減者也當此喪禮殷繁
聖懷哀楚之時臣等忝在股肱分憂分痛尚且不
暇何敢復有陳瀆惟是
聖母與
皇上恩惠如此實千古以來僅見之事臣等若不
能推明
德意使薄海內外咸共沾濡何以仰稱盛舉况人
才空虛財用匱竭國家安危在此二事臣等
蒿目焦心思效萬一耿耿赤衷斷不敢市恩
任德以負

君父耶
聖母在天之靈亦必垂鑒亮矣伏望
聖慈省覽施行其擬進赦稿併乞
裁發以慰中外感戴延佇之情臣等不勝悚息祈
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催發大學士吳辭疏揭

該

新簡閣臣吳道南再疏控辭業于此月初八日擬

上未蒙

檢發想以

聖母升遐

聖心哀痛無暇及此臣等亦不敢催請今見連日

章疏多已

發行諸凡政務皆奉

聖裁道南之疏亦望

皇上蚤賜批發促其前來蓋政本重地多一人則

得一人之用即如頃者

聖母之變一應該行文字臣等二人便辦理不前

甚望道南蚤到以同心合力共贊

政幾且閣臣體貌素隆既承

簡用而辭疏不發亦非事體故臣等敢爲一言統

祈

聖鑒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請發候補科道揭

竊見候補科道諸臣待

命經年拜官無日勢窮理極萬難再遲該吏部具

題不止數十臣等催請亦復再三而

天聽愈高杳無

俞旨夫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

之於人則又廢事究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

灰諸臣圖報之心失

朝廷養士之意

皇上亦何利於此也且諸臣非

皇上所嘗振之制科試之庶職以需異日之用者

乎業已服官中外歷多年向當考選之時

該部覈其才品稽其政績必赫然有聲粹然

無議者始得與臺諫之選是

皇上於諸臣亦既用之有效信之不疑矣至於今

日而復阻抑之困頓之政令蹉跎歲月嗟白

日之空拋株守長安歎河清之難俟是前之

振擢者何心而今之棄置者又何心也自爲

培養而又自爲摧折明知爲適用之器而又

阻其向用之途譬之得騏驥之足而但羈之

於槽櫪有糠粃之具而故委之於泥塗不亦深可惜哉方今大小臣工用舍不同顯晦各異仕進者既得展布於朝廷家食者尚需徵召于田野而此數人者以不用不舍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上既不能效職下又無以資身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徘徊躑躅悒鬱無聊無論

祖宗朝即

皇上二十年前絶無此事是雖諸臣所遇之窮而臣等溺職之罪亦無所逃矣伏乞

皇上繹

聖母親賢圖治之訓速允部推各補原職俾諸臣得攄任事之忠而國家因收得人之效豈非今日一盛事哉臣等不勝激切顒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奏草卷之二十五終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六

回奏

傳諭上

尊謚改期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口傳

聖體下部偶有濕毒二十八日恭上

聖母尊謚行禮不便欲行改期臣等竊惟上

尊謚大禮既

聖體有濕毒即當傳禮部改期以請臣等又查舊

例此禮之行皆在二十七日以內伏望

皇上勉抑哀痛之情以保

聖躬濕毒小恙即當自愈其於

大禮可以叅戚毋致稽遲是亦

聖孝之一端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請依期上

尊謚揭

昨文書官口傳

聖體下部濕毒欲改上

尊謚日期臣等不敢不遵已傳禮部另擇日期今

日又再思之

香冊寫定二十八日

詔書已寫定二十九日又已用

寶今若改期則須盡行更改似有不便如

聖躬尚可勉強則仍於明日舉行只於

內殿扶掖行禮其

御門不妨傳免如

聖意必欲改期臣等亦不敢強惟須在於二十七

日之內此外則必不可耳統望

聖裁速傳以便遵行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

尊謚

冊寶朕當親行但近日偶爾下部濕毒敷藥未愈

行走不便 凡筵前力疾行禮御門免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回奏上
尊謚傳免
御門揭
該文書官劉用捧出
聖諭諭內閣
聖母崩逝以來朕哀感
慈衷思深痛裂五內悲悼之思不能自巳因日夜
懸仰刻無寧寐心神恍惚偶爾濕火流於下部
見今數藥未愈頭目眩暈肢體軟弱動履艱難
尚在調攝所有

尊謚大典朕甚憂恐弗成禮卿可傳示禮部等
衙門
尊上
冊寶命司禮監等官併文武群臣如儀奉迎朕在
几筵前恭候力疾親行上進
尊上以盡孝思至情卿等仰體朕敬慎之意諭卿
等知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孝誠篤至哀痛異常苟可以自盡于
聖母者何所不用只以濕火下注動履艱難故於
御門不便而猶諄諄懇懇

傳諭臣等恐弗成禮其
虔恭敬畏之心一何至也今百僚在列
皇上又力疾於
几筵前親行上進於禮無失
聖母在天靈爽亦必居歆而
聖心固可以無歉矣臣等即遵
諭傳示禮部併文武百官如儀奉迎以仰體
皇上敬慎之意更望
皇上抑情節哀保重
聖躬毋過悲悼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所奏
聖諭敬尊藏閣中謹具回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請免開洛河揭

蒙

發擬河南巡撫梁祖齡一本

內傳宮眷行李由黃河進洛河如鞏偃二縣水淺
即便作速挑濬不許推諉稽遲臣等即遵依擬
上但細覩巡撫本中甚言洛河之難開若開之須
費數十萬金錢巡撫身在地方言必有據且
自孟津登陸至河南府不過六十至與京師
至張家灣同撤速亦便地方官車輛夫馬俱
已齊備似不必多糜金錢于無用之地也之

國大典臣等非敢惜此勞費但念
王既有節省美意而河南府又藩封所涖供應
浩繁更宜體念故敢附陳其愚併另擬一票
恭請
聖裁臣等何心總之欲成
王之美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催發赦稿揭

該臣等遵奉
聖諭擬上赦稿今已半月未蒙
裁發竊計
聖躬當哀痛之時無暇詳覽且臣等所擬或未盡
當
聖意故遲遲耳今
聖母尊謚已上
詔書已頒中外人情懸望此赦又
聖母升遐且將更服惓惓

遺囑業已播之
綸音傳之天下似亦有難于久停者伏望
皇上勉抑哀情將臣等所進赦稿即賜省覽裁定
發下施行其中有一二欵如楚宗等事皆係大小
臣工萬口合辭以為當行臣等方敢擬上恭
聽
聖斷若議論尚有不同臣等亦不敢擬也又臣等
推廣
德意以起廢撤稅二事為請此乃
聖母與

皇上千年萬載無量功德尤出
特恩非臣等所敢必耳臣等不勝冐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三十日

長史不宜加兩司職銜揭
蒙
發擬
福王一本為左右長史加四品服俸及參議僉
事職銜
內傳催他出旨來臣等仰體
賢王優禮輔導之盛心併
皇上隆崇親藩之美意敢不遵依擬上但臣等歷
稽舊典自開國以來並無以長史而帶兩司
職銜者即四品服俸亦必俟其輔導積有年

勞然後可加今
王既為二長史懇請臣等不得已委曲承順擬
加服俸斯已大破格矣至于參議僉事之加
銜乃二百餘年未嘗有之事臣等安敢一旦
而創為之且該部原疏議定三年之後方與
敘遷已奉
欽依今未出都門而遽加官
旨下之後該部亦必執爭又多一番議論反以累
王亦大非二長史之利也至于錢糧田土散在
各處自有地方官當任其責即長史而帶參

議僉事何益于事臣等竊見
皇上凡事皆以
祖制爲言而
王頃者慨然之國又惓惓加意節省中外人情
方翕然稱服奈何因此一事破壞
祖制以自損其令名 之國大典
王爲
皇上愛子臣等苟可奉行毫無所靳惟是事體窒
礙關係典章不得不爲
皇上一明言之

皇上幸以臣等之言告
王即王亦必亮臣等矣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三十日

請點用緊要各官揭

竊惟國家政務惟用人爲急今見在
朝端尚書只有二人而劉元霖又病侍郎只有
四人而魏養蒙又將行空虛已極委難支持
臣今不敢希望盡補只擇目前最急者開列
上請伏候
聖裁如蒙
點用使各官旦夕即可供職其於緊要事務庶
幾不誤矣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一

聖母山陵在即事體重大舊例用吏禮二部堂上
官恭往相度而工部有一侍郎專
勑經理又有一侍郎催辦物料其物料尚可帶管
若經理之侍郎則須日逐在
陵督率工役必不可少且已奉
旨相度必不可緩尚書劉元霖在病中諄諄言之
其與禮部侍郎均當亟
點用者也

一太常寺乃禮樂之司一切神祇祀典皆其
職掌豈可輕忽自少卿胡忻封印以來諸

事皆典簿官代題已非事體今忻又去矣
衙門印信無人署掌目下有
祔塟大禮
北郊之期亦近若聽其空署只以一典簿甲官具
無印之疏以了前件其何以稱
皇上敬共明神慎重大典之至意乎該寺卿與少
卿所當亟
賜點用者也
一戎政乃
國家重務缺官日久玆幸

皇上點用黃嘉善而嘉善又以候代未得郎未尚
書王象乾既署吏部又管戎政每對臣等
擬言困苦且薊遼迫近京師頃以乏糧之
故軍情屢變萬一有事惟京營是賴豈可
無官專理今三邊總督已推有人所當亟
賜點用使嘉善得以蚤來供職者也
一通政司封駁章奏審准詞訟事務甚煩往
設堂上官五員相與分理猶日不暇給今
見在者只通政使林梓一人而又苦于衰
病時欲請告該司条議已推有人所當亟

賜點用以分其勞者也
一錦衣衛鎮撫司職掌詔獄在武流中亦稱
要任自掌印缺官凡送問人犯悉皆停閣
甚爲不便今
福藩之國期迫派撥校役護送等事尤爲緊要
所當併
賜點用者也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初二日

附請工部侍郎揭

適蒙
發下吏部一本請
點工部右侍郎林如楚臣等已擬票進
上茲又有工部司務任家相本亦請
點用本官署掌本部印信臣等竊意該部事務殷
繁需人甚急且
陵工在邇時刻難遲若候
命下另題署印不免耽延時日謹據本擬票呈
覽統候
聖裁儻蒙速賜批發該部幸甚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初六日

請發赦稿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捧出
聖諭諭內閣昨覽卿等揭催赦書但朕因
聖母仙逝勞碌哀痛濕火淩烝致流毒下部數藥
未痊又兼肢體虛弱心神恍惚所擬赦稿未得
詳覽卿等所奏朕知道了故諭欽此臣等仰見
聖心思念
聖母留神恩赦臣等揭請亦上廑
聖覽不勝感服但此事
傳宣已久難以再緩今百官易服多來問臣等赦

稿何以不發臣等告之正如
聖諭所云諸臣又言
聖母遺命人情企望甚切若久寢不行非所以揚
聖母之大德而昭
皇上之孝思也臣等聞其言正欲再揭申請而
聖諭適頒故敢附陳伏望
皇上少乘清暇之時稍行省覽批發如臣等所擬
未當乞
賜裁改要以恩出
君父斷在

聖心臣等何敢干焉惟是遲留日久竊恐各衙門
又來奏瀆反爲不便不如
蚤發之爲愈耳至于
聖躬濕火流毒皆因哀痛勞碌所致更望
節哀節勞以爲
天眷尤
宗社之大幸也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初九日

附奏點用都察院及各大僚揭
發擬都察院司務薛養性等請署印本臣等謹擬
票
侍郎張問達以上伏候
聖裁臣等又思都察院風紀之司關係最重掌院
之缺已將十年補一孫瑋又不數月而去今
且併副僉俱缺該院空署將一年矣所以紀
綱法度日就陵遲今雖用問達暫署其吏部
所推左都御史等官仍當
亟行點用以重臺端者也且九列空虛至今日而
極尚書只有二人劉元霖物故王象乾又被
論是尚書將無人矣吏部雖有尚書侍郎尚
不知何時得來戶部禮部刑部工部各只一
侍郎目前事勢非但本衙門無官即署印亦
無官矣軍國大事全賴九卿而乏人至此臣
等心竊憂之而甚自愧其言之煩瀆也統望
聖明留神裁斷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十二日

請發閣臣吳辭疏揭

該閣臣吳道南辭疏

留中未發已經月餘非獨道南之進止不便卽大

小臣工亦相與疑議以為閣臣既已被

命而辭疏不蒙

批發甚非事體

皇上遲回數年方始

簡用乃又視之若有若無不甚留意得毋輕

政幾而失從前愼重求賢之美意乎自來大臣辭

疏無有不發況密勿之臣尤四海觀聽所係

斷無久寢之理若日延一日將令人猜忖愈

甚臣等不得不行力請非為同官乃所以為

政體也伏望

聖明卽賜批發以免臣等瀆聒之罪臣等不勝冐

昧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十四日

回奏

聖諭福藩田土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覽王所奏之國指日養贍地土尚

未報到原給四萬頃卿等屢奏地土難以湊處

王亦具辭今減去二萬頃王在京養贍原有京

灣停宿各項子粒今已辭免隨從人役何以養

贍且地土該部如何尚不承服輙自推諉寂無

消息顯是漫不經心好生可惡姑且不究各該

撫按官延捱怠玩不行速報卿等傳示該部還

着馬上差人守催上緊造冊隨途呈報不得似

前虛文塞責必罪不宥故諭欽此臣念

福王田土已蒙

聖恩減去二萬其二萬之數似當處給臣等屢移

書與各省撫按官言之必當委曲處置不敢

再進今重奉

聖諭臣等卽傳與戶部馬上差人守催造冊解府

以仰慰

聖懷謹具回奏以聞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回奏

聖諭詔赦事情揭

該文書官王體乾傳出

聖諭諭內閣寬卿等所擬赦詔內寬釋楚宗幽禁姑准所擬其蠲免陝西䡊造羊絨袍服朕豈不憫念民情困苦但係緊急上供且數不多難以停免各省額進稅課准以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

慈恩恤民德意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待三殿工有次第即行停止起廢遺建言謫戍等官已有旨了故諭欽此臣等連日正為此事甚懷懸望今蒙

聖裁發下于臣等所擬赦條自陝西羊絨外盡蒙

允行于所揭請起廢罷稅二事又蒙

皇上親自裁定廢臣則分別敘用稅則減三分之一至楚宗沈錮已十餘年一旦得覩天日此皆

皇上孝誠純篤超絕古今于

聖母遺命不但遵行而且推廣溥海臣民孰不頌如天之仁而戴

聖母之德千萬年無窮極也臣等不勝歡欣不勝

感服所奉

聖諭臣謹即傳宣以慰中外饑渴之望謹先具回

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請減稅額揭

蒙

發下

聖諭及

欽定敕稿臣等感謝

天恩即具回奏又蒙

傳諭敕稿著照

御改寫一本來看臣等謹即寫進其

欽定原稿臣等留下令中書官繕寫請

寶頒給乃臣等又有無已之懇本不當言亦不敢

言惟仰恃

聖慈如地如天又不能自已于言敢冒陳之今天

下民窮實甚望罷稅實急茲蒙

皇上減去三分之一已不勝慶幸如再徹

聖恩減去一半則

功德更大而海內之感戴更深臣等計之其進

宮解部所少之數共不過十餘萬金而其造福

于生民無量且可以省後來之瀆誦臣等

之所願望而不敢必得者也如蒙

聖慈慨允乞即

傳示以便遵行臣等不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為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

悉知但宮用浩繁屢遇大典各項進賜賞賚甚

多省直額進稅課接濟急需尚且不敷三分已

減去一分以彰恤民德意停止之旨已明朕復

細檢閱釋楚宗幽禁一條但其事不止為毆一

巡撫而已且初起群哄誣訐楚王今朕又添改

各省直災傷內朕亦添改批發於卿等謄進詔

帖上可照今改寫詔于四月初四日頒行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送　福藩之國奏聞揭

臣等昨送

福王郊外見

王于輿前不勝聯戀愴别之私卽

王亦爲臣等悽然因思

皇上骨肉至情當如何繫念惟是親王就封國家

令典

祖宗以來皆是如此而

福王久留京邸人情妄相猜忖亦大不便臣等

稽之舊章揆之事勢不得不勸

王行然非

皇上聖明割難忍之愛以建維城之基

皇貴妃協心贊助臣等安能強之

王行之後浮議盡消萬事盡妥內而

宮闈外而薄海泯多少形迹添多少和氣

福王千萬年作藩河洛與國同休自是

宗社大慶

國家第一件好事臣等見長安士民奔走扶携

塡街塞路無不咨嗟贊嘆謂

賢王就國載道光華何幸躬逢其盛而日之人

情如彼今日之人情如此臣等竊爲

王慶計

皇上與

皇貴妃聞之亦可以釋然千萬矣臣等敢述所

聞見以寛

聖懷亦區區忠愛之一念也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請　詔赦內添入楚宗事情揭

蒙

發下赦稿中外聞之無不感頌其楚宗蒙

宥尤見

聖母與

皇上好生大德天地覆載不足諭也楚宗之罪在

于訐奏

楚王戕殺巡撫臣等揭中已明言之而所擬赦

稿偶遺訐奏

楚王四字恐外間奉行不便臣等仍欲添此四

字庶無遺漏至于鈐束諸宗毋再縱肆則該

部尚當有請以稱

皇上之德意耳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請發王尚書辭疏揭

頃者兵部尚書王象乾以人言乞休杜門辭

印吏兵二部並無一人諸務盡皆停閣竊意

皇上必且悚然動念亟為處置亟為推補乃象乾

辭疏及吏部題請署印之疏俱未

檢發不惟象乾進退無據而一時各官當陞者不

得陞當選者不得選銓務壅滯人情惶惑深

可慮也伏望

皇上將象乾原疏立

賜剖斷或令照舊供職或令仍署吏部統候

聖裁其

新點尚書鄭繼之侍郎李誌相應催令前來供職

仍將近日會推吏部侍郎孫慎行禮部侍郎

何宗彥並

賜點用俾即到任管事庶分理有人部務不廢此

目前最切最要之事不容時刻緩者萬惟

聖明留意臣等不勝迫切翹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請假調理揭

臣奉
命入直又經三月積病積勞不勝困苦向者因痔
瘍下血已難支持近又加以腦漏之病口鼻
流膿日夜不絶醫者咸謂心血枯竭虛火上
蒸所致每欲請假調理適值
聖母升遐
福藩就道不得不黽勉供事昨送
王郊外人衆挨擠萬馬奔騰踏傷左足步履艱
難業已三日不能入直不得不乞恩

君父伏望
聖慈賜臣一假調理數時如尚能苟延殘軀以事
皇上臣之願也而非所敢必也閣中事務有臣從
哲辨理臣雖杜門伏枕可無慮矣臣不勝悚
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回奏　福藩田土揭

該文書官劉用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昨覽戶部覆奏內閣傳諭本何河
南所造福府地土冊已於二十日送本府訖朕
問取冊看其冊內後開派徵銀湊數有司徵解
送府應用以與屢旨有違且比例田土四萬已
減二萬其數似爲不少各官宜仰遵上意即行
如數撥給堪種膏腴地土可已何乃屢次不遵
恣肆抗違情屬欺玩卿等還傳示該部即便行
文三省撫按各要遵照前旨清查堪種膏腴實

地二萬造冊送府自行管業仍將經管人役查
參來說不許遲誤取罪故諭欽此臣等竊惟
福王田土節蒙
聖恩減去二萬其餘二萬各官宜仰遵
上意如數撥給本月二十日臣等已遵
諭傳部差人督催去後茲復奉
嚴諭以河南冊中所開尚有派湊銀數臣等謹再
傳示戶部即便行文三省撫按官務遵
屢旨查撥造冊解府以慰
皇上惓惓至意所有

聖諭尊藏在閣臣等謹具回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回奏
聖諭再請減廣東稅額揭
該臣等具題請減歲額之半此乃憑藉
聖慈敢為無已之求伏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為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
悉知但宮用浩繁慶遇大典各項進賜賞賚甚
多省直額進稅課接濟急需尚且不敷三分已
減去一分以彰恤民德意停止之旨已明朕復
細檢閱釋楚宗幽禁一條但其事不止為毆一
巡撫而已且初起群哄誣訐楚王今朕又添改

各省直災傷內臟亦添改批發於卿等謄進詔
帖上可照今改寫詔于四月初四日頒行欽此
臣等仰見
皇上念念慈仁事事精審于
國家政務及臣等陳奏無不
留心即楚宗一條添改數字極其周全極其停當
真
大聖至神曠千古而僅見者也臣等循環捧誦不
勝感頌不勝愧服其稅額已減停止有期臣
等亦不敢再瀆惟更有胃脉一言於事理可

行竊度
聖心亦所不靳者敢再陳之蓋各省稅額多不過
六七萬而廣東一省乃至十八萬民間賠累
多年委為困苦即地方向有商船往來今亦
寥落臣等每逢廣人譚及此事輒傷心蹙額
頃又合辭請于
皇上其情甚苦臣等欲為一言而自念前者已蒙
聖恩減去二萬茲又減去三分之一不宜頻瀆但
子細思之該省稅額尚有十萬餘較之他方
終是獨重此時黎夷作亂興師動衆騷擾不

勝實難支持伏望
聖慈曲垂憫念再減二三萬以救此一方之民乃
無量之功德也如蒙
俯允當另擬
聖諭以昭特恩不必入于
詔書中耳臣等昨又接該省撫按官獨帖極言高
寀欲至地方人民驚駭之狀此事關係不小
更望
聖慈亟發
德音諭寀勿行以安人心臣向高閩人豈不欲寀
之去閩哉顧度其利害之輕重有所不可如
寀必欲行則必有意外之事即馬堂之至揚
州狼狽而歸可鑒也臣等區區愚衷不敢不
盡至于盡撤榷使以餘稅歸之有司責令徵
解此尤至省至便之事當出自
聖裁非臣等所敢遽請耳臣等不勝悚息祈懇之
至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一日

乞休第四十六疏
謹
奏爲病患日深
主恩難報乞
賜骸骨歸死故鄕事臣備員歲久罪釁如山無年
無月不求歸去伏蒙
皇上多方慰留惓惓款款眞有家人父子間所不
能得者臣是以冒罪馳驅靦顔供事不恤一
已之身名少酬
聖明之寵顧延至今玆而臣之情愈危身亦愈病

不可得而強留矣臣二十年來甚爲痔瘍下
血所苦近又加以膿漏鼻衄之疾痰火上炎
膿從口出咽喉蔽塞氣息不通每于呻吟中
念
聖恩之深厚知報答之無從則感極而流思去就
之難難嘆一身之狼狽則悲極而泣愁悶塡
胸度日如歲孱然之軀豈堪如此之銷鑠哉
今
聖政維新
鴻恩誕布中外人情嘐嘐以望太平此十載之一

時臣以至愚之質事
至聖之君罪不加誅言多
聽納如不肖子之見憐于慈父愛護有加亦千載
之一遇苟非有萬不得已之情積年沈痼之
病何敢言去何忍言去天實困臣無可柰何
惟望
皇上哀臣憐臣予臣休致臣藉
皇上之寵靈幸而未遽塡溝壑得以假息遊魂復
上先人之丘壠以少盡人子之心其於
皇上錫類之大孝

體下之深仁亦有光矣臣草此疏一字一淚以方
請假調理未敢遽進而昨見同官臣從哲有
揭催臣之出夫臣之必不當出必不能出從
哲豈不知之而乃爲此以苦臣哉臣恐
皇上因同官之言復辱
溫綸滋臣之罪心甚不安故卽以下情上
聞統望
聖慈曲垂鑒炤臣不勝懇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前以傷足請假朕意調理易痊柰何因此
遽興歸志今國家多事目前

聖母大禮未襄幾務煩難急需贊理卿調攝已久稍可即出入閣視事以慰眷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七日

請准勘沐啓元揭

適蒙

發下鎮守雲南沐啓元請勘本

上傳不准辭臣等竊念此事屢經撫按執奏不過因啓元管事之初未經撫按奏請與前

旨不合遂致彼此互持爭論未已夫以西南重地夷夏錯居全賴鎮臣彈壓而履任八月撫按尚未相見其行事掣肘可知恐非地方之利也臣等愚見以爲啓元既自請勘合無卽

允所請行令撫按作速勘完具奏此於啓元一無所損而又不失從來奏請之例旣慰諸臣之心舉安而於封疆亦大有裨益矣謹擬票進呈

御覽伏候

聖裁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九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六終

藥草卷之二十七

謝

聖諭併乞休第四十八疏

奏爲恭謝

溫綸再懇

天恩哀憐允放事該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朕昨覽卿所奏知卿微傷

左足請假暫攝已逾旬餘諒必痊愈目今典禮

隆重國事繁多正賴卿等匡濟豈可久居私寓

宜即遵旨速出入閣佐理以副朕佇望之意母

得再有托陳特諭欽此臣謹扶掖下床叩頭恭

謝又該臣以病患日深乞

賜骸骨奉

旨卿前以傷足請假朕意調理易痊柰何因此遽

興歸志今國家多事目前

聖母大禮未襄幾務煩難急需贊理卿調攝已久

稍可即出入閣視事以慰眷懷不允所辭吏部

知道欽此臣終朝之間兩辱

溫綸一動中使跼天蹐地無以自容而中使又傳

宣

聖意必欲臣出是臣之病苦下情尚未足以動

天聽其超生救死尚未有路也悲傷之極不覺對

中使而涕泗橫流幾至隕絕矣臣受事八年

陳乞無數向非馮依

靈寵結戀

恩私必不能延至今日情有所必窮而勢有所必

極今日固臣至窮至極之時也即

皇上之所以留臣亦窮極而無以復加則何如放

臣一去使

君臣之間寬然有有餘不盡之意之爲愈哉目前

聖母大禮十完七八只有

山陵一事禮工二部自能任之臣查

累朝山陵之期大較不出百日內外蓋禮制固然

即

梓宮久在

內殿亦爲非宜

聖母襄事當必不遠

皇上但一面允臣之歸臣未敢即去俟匍匐撈扶

哭送

聖母于郊外而後行以少盡臣子之心其他幾務

雖煩有臣從哲料理其大者不過
東宮講學補大僚起遺逸數事是在
皇上可以片言而裁該部可以奉
詔而請無所庸臣爲矣臣聞之狐死首丘臣區區
血誠惟欲以此一副骸骨歸死于先人塚墓
之傍至于
聖恩深厚無從報稱則惟有生生世世變爲蛇雀
化爲螻蟻以補此未了之念而已抑臣又有
言焉臣生平快口直腸語言不慎久典樞機
必招禍患數年來本章票擬皆臣一人謬戾

實多昨言者責臣
絲綸之重可以入幕而要求羅織之獄可以假途
而得
吾舌端之意指自明筆底之風濤橫作臣甚愧之
厭之頃自杜門後即告臣從哲一切票擬不
必相關庶幾少贖既往之愆用紓天下之慮
是亦臣報
國之一端也更望
皇上速允臣去以安人心臣不勝感激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請 存問申沈二輔臣疏

奏爲敬循舊典仰乞
天恩存問耆德輔臣事臣等查
累朝舊例大臣年八十以上有
存問之典而輔弼重臣又與他官不同遠如王鏊
謝遷毛紀費誠近如徐階或年登八十或未
及八十皆蒙
特恩遣官存問前此庚戌之歲原任大學士沈鯉
八十臣等擬請
存問而士大夫間咸謂鯉以精忠亮節未登首輔

經綸康濟之猷未及盡究方當旦夕
召用以慰輿情不必遽舉此典臣等遂逡巡而不
敢言今
徵綸尚稽而鯉年已八十四矣若復遷延不舉終
是闕事今歲原任大學士申時行又登八十
臣等竊念時行事
皇上日久在
綸扉十有四年當國之日居其大半老成持重深
得輔相之體又當時政鍥急之後濟以寬和
元氣漸復其調劑苦心蓋有天下人所不及

知而
皇上獨知之者優游林下二十餘年完祉備康近
世罕見其與鯉名德壽考同在一時皆人倫
之領袖
聖代之光華也臣等查有毛紀等事例敢上聞
如蒙
皇上俯念二臣為昔日舊人
特勅禮部查照舊規各差行人一員齎
勅前去存問仍量加賞賚用示優崇于以昭
聖主眷念耆宿之盛心而增

清朝叢居之盛事豈不美哉至于順輿情以行
召用是在
聖裁原不因此而相妨也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請發王尚書病疏及點巡視科道揭
該兵部尚書王象乾屢奉
明旨令署掌銓務業已接印管事矣頃久具疏以
病尚未痊請假調理其教職掣籤欲令司官
代行急選大選及會推諸事欲暫停止以待
新臣之至臣等竊以為不可夫急大二選乃
祖宗舊制遵行已久豈容暫停內而部寺外而巡
撫向來懸缺不止十餘會推豈容再緩今若
槩行停止則銓政益壅人心益鬱甚非
皇上付託象乾之意也伏望立發原疏責令遵

旨速出完此大事吏治幸甚臣等又接得太僕寺
卿陳禹謨等揭謂巡視科道無人本寺一應
錢糧入者未敢徑收出者未敢輕放各邊年
例撫賞等銀守候已久發解無期關係邊情
甚非眇小臣從哲今早入長安門有遼東領
銀委官告稱召募新兵五月無糧嗷嗷待哺
恐生他變臣等聞之不勝凜凜更望
皇上將原推科臣姚宗文道臣劉光復亟
賜點用庶營務以重邊釁可消矣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十七日

謝
聖諭併乞休第四十八疏
奏為頻辱
溫綸恭謝
天恩再陳愚悃事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朕前已諭卿雖微傷左足
允假暫攝即出何乃又有此奏即今
聖母大典未襄兼國家多事政務繁重正賴臣襄
贊理卿為元輔豈恐久卧言去忝國事何其大
遼邈遠等事朕以悉知卿素公清直諒豈得以

浮言介懷宜遵屢諭安心卿出入閣佐理以副
朕佇望至意不必再陳特諭卿知欽此臣以病
困不能出至庭中拜伏只扶掖下床叩頭恭
謝竊惟
隆恩至此近世希聞欲匍匐黽勉仰答
聖心而力不能强欲瀝膽披肝少攄感念而已不
能宣惟有對中使涕泣而已臣病足未痊加
以宿疾如下血痔瘍新患如腦漏鼻衄一時
並作萬苦俱叢七尺之軀累臣已甚臣亦自
厭其殘生矣人情窮急必呼天呼父母
皇上之恩臣念臣過于天地父母臣不控訴
皇上更將誰控
皇上以國事繁重苦欲留臣不知臣在此無益于
國事之分毫而徒以累
君父之眷念多留一日即增一日之罪古人欲休
官者曰無官一身輕臣竊以為無官萬罪解
使臣得追罪而去苟安林壑延醫問藥庶幾
猶有瘥可之期
皇上之于臣不啻起白骨而再肉之矣臣乞歸頻
數孤負

聖恩自慚自恨非病極情危萬不得已不敢如此
如其遞請遞出終年言去終年不去是真頑
鈍之尤何以對士大夫而
皇上亦安用此臣為哉竊望
聖慈俯垂矜允或照先臣王錫爵事例
賜臣一假臣若未死尚可再來是亦
皇上之所以惟臣也臣不勝悚息哀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偶疾請假朕已再次
諭留何為堅卧求去殊失朕懸望之意
山陵係慎終大禮卿可即出與朕襄事若國家多

故尤非大臣潔身之時尚體朕懷勿得再有陳

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恭題

聖母神主揭

該臣等欽奉

聖旨本月初三日率中書官於

南薰殿恭寫

聖母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

神主神位臣等歷稽

祖制凡

太后神主神位俱不用太字蓋因

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若神主神位則列於

帝后之側於禮未宜今臣等謹遵舊例題稱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后謹具題知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詳慎著遵

祖制行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二日

因病不能恭視題

主揭

臣伏枕中聞今日恭題

聖母神主同官臣從哲遣人來言閣臣例當恭視

臣以病不能入心甚不安然書寫既有中書

官恭視又有臣從哲則臣亦可以不預昨

皇上諭臣謂

聖母大典未襄臣念

聖母大典惟

山陵未畢一切事務係禮工二部料理只日期未

定不便遲行伏望

皇上即行檢發此外亦無他事如其有事臣雖病

也豈敢推辭若匍匐奔送則臣餘息尚存猶

扶掖以從百官之後少盡臣之一念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請 允候補科道揭

竊見聽補科道諸臣候

命以來累月經年迄無歸著該吏部題請及臣等

揭催亦既舌敝唇焦心殫力竭矣而

天聽未回

僉言尚寂徒令諸臣羈棲邸舍荏苒歲時身居不

進不退之間名在有官無官之際殊爲不便

今

恩詔昔頒遺賢並錄海內人士莫不彈冠相慶咸

得耀於光明獨此數人者守

聲歎之下候

日月之光乃坐困窮年不得一展其用竊恐群情

尚鬱

聖孝未光臣等不但爲諸臣惜兼爲國體惜也伏

望

皇上乘此庶政更新之會霈發

德音將科臣楊道寅等道臣唐世濟等盡補原職

則久屯之

恩澤一旦旁敷將久鬱之人心崇朝歡豈諸臣有

不感激矜奮致身報國者臣不信也臣等叨

居輔弼職在用人故不辭煩瀆再爲申請惟
皇上留神速允諸臣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十日

請撤稅監高寀揭

臣今日接得福建撫按官揭帖與臣鄉縉紳親友之書言稅監高寀激變事臣一讀之驚駭欲絶一方之安危在于呼吸不得不急控于
皇上寀在福建日久人甚苦之近聞其帶管廣東延頸企踵以望其去然臣以爲移此害彼均是王民不忍使廣東獨受其禍而寀以將有粤行搜括愈甚造船蓄貨索取民間百物凡領價者毫不給與且加以鞭箠人情憤怒聚

集該監衙門由百而千由千而萬喧鬨不已該監遂令左右行兇殺死二三十人盡焚其屍射放火箭燒燬民屋數百間百姓聚集愈多環起而攻之地方官勸諭方散次日該監復躬自提刀率領百餘人皆張弓露刃突入巡撫公署捉拏巡撫併巡撫之子至于街中兩司官李思誠呂純如等冐刃解救方放巡撫回衙復刼李思誠呂純如爲質次日以陳同知代之思誠等方得脱身其狼狽顛沛之狀不可盡言即撫按官自惜體面疏中亦不

欲盡言也今百姓旣與該監爲仇勢不能已
該監懼百姓爲難必募人集兵與之抵敵兩
下戰爭將地方受其塗炭而負山阻海之姦
民乘之爲亂內嶋亡命外引倭夷東南之禍
自此始矣又豈但如雲南之楊榮湖廣之陳
奉已哉臣恐撫按官所言或因相激未敢遽
信乃鄉人之書無不云然且更甚焉臣上憂
國家下憂桑梓莫知所措惟望
皇上亟渙綸音將寀撤回責令撫按官約束百姓
不許爲亂是豈但臣鄉之大幸亦寀之大幸

也臣與寀素無往來絕無嫌怨委以事情危
迫不得不言若有一毫敢欺
君父天地鬼神當殛臣矣計該監亦必有疏別生
事端激怒
皇上尤望
聖明炤察臣不勝冐昧激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十日

公請撤稅監高寀揭

昨日接得福建撫按揭帖言稅監高寀激變
地方之狀臣等讀之不勝駭異夫寀權閩日
久播惡多端怨毒滋深人心痛恨近因入粵
不遂益肆誅求索取金珠寶物動至千百又
私造雙桅海船置辦通番諸貨一切價值分
毫不與小民虧折賠累憤激難堪昨四月十
一日因索價不得群聚鼓譟寀不能以理諭
遣當令左右執持刀鎗殺傷多命舉放火箭
燒燬民居次日又突入巡撫衙門並其子劫

之以出復挾道府都司等官質於署中兇悖
猖狂勢同反叛此其心尚知有
朝廷尚知有天日乎向來稅使貪橫無如楊榮
陳奉等然止於荼毒百姓凌辱有司並未有
悍然敢與巡撫重臣爲難者寀之狂肆若此
則其平日恣睢暴虐草菅人命弁髦法紀又
當何如卽今民情洶洶衆怨難解其勢必甘
心於寀而後已若寀一日不去則衆心一日
不安將來之禍更有大於此者臣等不暇爲
寀惜直爲八閩安危惜已伏望

皇上亟發
明旨勅寀卽日回京其福建及廣東稅務俱令有
司料理則
綸音一布萬衆歡呼地方危而復安人心亂而復
定不惟寀得保其首領而海濱重地可無杌
隉之虞矣昨午後復接兩廣總督張鳴岡揭
帖亦言寀貪橫之狀聞之令人髮指至其假
汙蔑之詞行脅制之術則又市井無賴所爲
不足以欺三尺之童者惟祈
皇上速斷以惠此一方毋徒視爲尋常遲疑不決

致貽東南無窮之患也討寀早晚疏至必且
誣揑地方諸臣以卸巳之罪尤望
聖明洞察臣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一日

催吏科掌印揭

照得吏科缺都給事中該部巳推工科左給
事中李瓉陞補而
明旨未下掌印無人一切章奏悉皆停閣不得發
抄是以一官之缺致使
王言壅而不宜人情鬱而不暢所繫甚不小也兼
以二月選官守候文憑至今未領使諸臣雖
有官守之寄而無赴任之期曠職廢時豈成
政體目下大選教職及急大二選又千有餘
人咸望吏科掌印有官方得領憑赴任人數

更衆屬望更殷
皇上念及於此有不容時刻再緩者乞
敕吏部原疏將李瓉卽
賜點用以存
國體而慰輿情臣等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大祀改遣分獻揭
恭照本月十六日夏至
大祀地於
方澤例該大臣二員分獻先該臣等擬臣從哲及
尚書王象乾未蒙
批發適聞象乾身有期服不當與祭竊恐臨時更
改必致誤事查得閣部大臣除臣向高杜門
及李汝華等看牲外只有侍郎孫慎行堪以
改遣伏望
皇上於原疏中改遣臣慎行同臣從哲前往供事

庶分獻有人而
大典不誤臣等不勝懇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因
山陵請補大僚揭
頃接吏部署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揭帖言
山陵大事舉行在邇一切監禮護送執事等官需
人甚衆見今部寺卿貳寥寥數員恐分遣無
人步送無人於典制有虧觀瞻不雅甚非
皇上孝事
聖母慎重大禮之意欲祈盡
點會推諸臣以補久缺之官聯以盡無窮之
孝思此真目前之急務也臣等竊見邇年以來九

列空虛百職曠廢其在平日不過東挪西借
苟且支撐而今何時哉
皇上所以竭誠於
聖母者只此一事所以自盡其孝思者只此一時
乃以缺官之故使禮文不備
大典不光無論
聖母在天之靈不能盡慰以
皇上孝事
聖母承歡聚順四十年如一日而乃於慎終之禮
闕畧若此於心獨無慽乎異日追思雖悔何

及伏望
皇上深維大禮不可或忽大僚不可不充亟
允部推立
賜點用使天下調
皇上因
聖母之故而陞補多官其感頌
聖孝當不在起廢赦罪蠲租之後矣臣從哲適見
禮臣孫慎行言
發引擇吉已奉
明旨襄事之期約在一月之內中間尚有許多禮

節許多題請必朝上夕
下方不後時而禮科無人發抄恐致誤事更望
皇上將該科署印之官即
賜批發是亦今日之急務也臣等不勝迫切仰祈
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病中條陳時事疏
奏為病臣乞歸迫切敬效愚衷仰酬
洪造事臣自伏枕以來百事不聞今病患愈深勢
在必去不宜復譚天下事然臣受
恩深重倍萬尋常一日未死一日不能忘國家之
憂呻吟中每念大僚缺乏邊餉空虛候補科
道諸臣久未奉
旨大選各官文憑未領不得赴任京營巡視無人
馬價久積吏部題上起廢各官未蒙
批發皆關係目前急務不容停緩皆同官臣從哲

先後懇請臣亦附名不知
聖明一一詳覽與否臣竊觀
皇上留心政務凡事雖多遲留乃至重大緊急未
嘗不行今九卿共止六人奔走支撐日不暇
給而其最苦者如戶部之李汝華以一人而
兼尚書侍郎之任又兼維督倉場米鹽簿書
凌雜煩瑣手口俱瘁而又加以糧餉之難處
那借未幾告匱又至柰何無人一分其勞一
佐其晝乎禮工二郎有
山陵之事而以一侍郎無總既困其人亦輕其典

刑部一侍郎且兼都察院矣三法司重地寂
寥乃爾頃尚書王象乾惓惓以
山陵大禮追送無人爲言臣謂即不爲
山陵計大僚亦不可不補也候補諸臣其前資者
已經十年後資者亦經五年在京守候又一
二年尚未得效一官半職之用
國制于丁憂官率多優處柰何于諸臣而獨困
之且人數無多何所疑慮而靳惜若是吏科
都給事中京營科道循資遷轉遇缺題差尋
常事耳乃因靳此三人而使千百候選之官

坐困都下百萬待哺之卒號泣邊隅甚非計
也至于起廢一事以
皇上憐才之盛心行
聖母施恩之遺命普天率土誰不歡欣乃留中日
久人情轉疑臣竊謂
詔中此款乃
皇上獨斷
御筆親書斷無不行之理或吏部所議擬未合
聖心則當令其再斟酌上請以聽
聖裁或即

賜明示使可奉行惟是遷謫諸臣
詔中謂部覆未下者照原擬用
聖意尚未甚明臣查當日之部覆皆已得
旨又皆係首領雜職淹屈久者已二十餘年苟令
仍守故秩不一敘遷不幾虛此
詔乎臣謂該部宜善體
聖意酌量推用不論在內在外皆可自效其向經
降謫後已
錄用不在起廢之例如鄒元標饒伸輩宜特疏爲
請使先被

聖恩者也乃臣又有慮者臣鄉稅使在閩日久近
有激變之事臣不敢言其他即以巡撫重臣
司道大吏而輒肆迫挾
紀綱法度敗壞已極即該監不得已自爲救死
計亦豈無他策何遂至此今民怨日深禍變
不測地方官日陳兵爲衛萬一勢不可支如
滇南故事則
國體盡傷而天下後世謂
聖明臨御之日頻見如此之事又因榷稅而致其
爲

聖德累殆不小矣及今即
賜撤回所全實多亦所以全衆也此事臣知
聖明必有處分但遲一日則地方遲安一日耳以
上諸事皆臣從枕上往來胸中不能自遣僅
臥口占語無倫次譬如去婦將出門時猶沾
沾譯說家事非愚則迂要亦自盡其心而已
臣言止矣統望
聖明俯垂炤察臣不勝昏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直陳時政切要具見愛君憂國之
誠補大僚諸事稍俟檢發起廢亦當詳覽施行

高寀事知道了卿雖調攝在寓常以國事爲心
何乃堅臥求去屢諭不起姑令
聖母梓宮發引期迫卿宜遵旨即出共襄典禮以
慰朕懷愼勿再辭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擬票御馬監本附揭
適蒙
發下御馬監少監李成等本
上傳出旨臣等閱本中語意大率謂屬弁侵欺公
用銀兩欲
勑法司追究而未嘗明言銀兩係何項錢糧侵欺
作何等情狀但云蘇應詰等而不開衆人之
的名但云又將今歲公用侵欺而不開侵欺
之實數此其說似難盡信據稱邢洪屢題未
蒙

批發想
皇上已洞見其情矣臣等謹遵
傳旨擬票上
請計該部自能查勘虛實不致枉縱是亦平刑愼
罰之一端也伏候
聖裁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謝
宣諭疏
奏為
温旨頻下愧感不勝再陳愚誠仰干
天聽事臣前蒙
宣諭具奏陳謝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偶疾請假朕已再次
諭留何為堅卧求去殊失朕懸望之意
山陵係慎終大禮卿可即出輿朕襄事若國家多
故尤非大臣潔身之時尚體朕懷勿得再有陳

奏該部知道欽此臣惟
皇上之事
聖母孝誠一念通天地達鬼神真千古僅見使臣
磨頂放踵可以助
皇上之孝思亦無所惜前以
山陵大禮
命臣出而襄事臣何敢違亦何忍違但念此禮各
有司存閣臣不過按舊章而票擬無所用臣
而臣前所陳病症日甚一日杳無痊可之期
近又以稅使激變臣鄉憂蕪公私寢食俱廢
即欲黽勉入直勢必不能孤負
聖恩罪當萬死病中聞科臣劉文炳論劾御史徐
縉芳劉策陳一元謂其皆臣私人藉臣靈寵
為鷹犬爪牙之用劉策與臣杳不相及若一
元實係臣親縉芳實係臣同鄉固宜文炳有
此議論惟是臣以不肖之身累及親戚累及
鄉里又累及素不相知之人大用愧心而御
史謝正蒙又以稅監事責臣坐視鄉人之死
而不救其言甚切其意甚厚臣於此事曾與
同官力求

虞分其坐視與否
皇上之所知也即無論臣鄉正蒙粵人臣之苦口
苦心為粵人請命亦
皇上之所知也方高寀帶管廣東之
命下臣鄉士民聞寀將適粵歡若更生延頸企足
以望其去撫臣袁一驥難違衆心是以有聽
從其便之說臣念粵人閩人疆域雖殊然自
皇上視之均是赤子彼此何分臣仰體
聖心不敢從臾寀之適粵也使寀蚤為粵行則今
日閩人之禍粵人當之矣臣實以此愧見鄉

之父老罪將何辭正蒙又責臣不能盡罷榷稅僅減三分之一尤爲根本切要之論敢不心服總之臣望輕而居高位能薄而值時艱支東壞西待此失彼種種愆戾臣實自知二臣所言皆其小者與臣出處去就無相干涉臣歸念久決方欲力請而適聞
聖母發引之期已擬定六月初九相去甚近臣當恐死以待伏望
皇上哀憐先許臣歸臣杜門屏跡至期奔走攀送公私兩盡是尤臣之大幸也如尚有貪戀濡

恐不肖之心以欺
君父則真天地間之罪人矣臣不勝哀鳴迫切之
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請放李朴揭

竊見年來
朝端多事心甚苦之近又加以李朴與諸科道官攻訐不休愈覺紛紜朴之所言雖出有激然科道官豈無賢者而一槩詆毀豈成事體臣等已勸
皇上速允部院之議即放朴去而尚未蒙
處分今見朴又連日上疏將來復致大鬨臣等不得已再申前請伏乞
皇上將臣等前所擬上部疏即

賜發行或有未妥望
賜裁改但使朴去而
朝端安靜亦臣等之幸也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辯過御史論奏疏

奏爲愚臣輕躁蒙疑冐昧一言畧明衷曲事臣見御史過庭訓有疏言髙寀與蘆洲事詆臣以擔當又謂臣欲借四明以禍淛人四明者原任大學士沈一貫也一貫臣師門墻之誼不薄先歲以

楚藩妖書事與禮部侍郎郭正域相失臣處師友之間兩懷憂念其後一貫歸正域沒兩下之結解矣使臣有禍一貫之心已爲險薄無行況又借之以禍其鄉人哉又況于其議論意見之偶同者哉此眞李林甫盧杞之所不爲也戊申己酉之閒言者多云淛人臣曰淛大夀也碩德名流項背相望柰何以此二字輕置于口乎庚戌外計孫丕揚出一單示臣淛人之及者較他省稍多臣問何故丕揚曰其人數原多耳臣曰得毋以舊輔之故而波及乎因移書丕揚力言其不可丕揚報書承教公平正大敢不仰體恐不仰體臣于淛人果何態也御史歷數淛中之名臣如于忠肅單謂臣不如此其待臣殊厚以臣自視固不必遠引前哲卽目前淛中諸臣內而朝列外而藩方督撫以淸節宏猷著稱勝臣十百者夫豈無人固皆與臣歡然莫逆者也臣縱不能推轂亦何至排之禍之臣在事七八年淛中何人爲臣所排爲臣所禍御史若明以告臣敢不任罪以七八年在事之日如此今將出門而搆此大釁何愚如之至于韓敬爲臣門下士臣甚憐其才科場議起人方罪臣爲之解救御史之不盡題臣至今不知乃疑臣以敬之故而遷怒得毋過乎總之臣快口直腸語言不愼道聽塗說不避嫌疑往往無其心而有其舌無其事而有其形一生大病全在于此御史之言臣實有以致之眞臣之藥石也臣心悅誠服非爲套語本欲付之忘言而以事關淛人所包者廣如聽者不察謂臣實有禍淛之心是臣開罪一省之人卽幸而見原臣獨不愧于衆乎故敢畧陳其愚伏望

聖明裁察臣求去迫切併望

聖慈速賜臣歸臣去之後一切猜疑氷消霧釋豈但臣之幸亦世道之幸也臣不勝冐昧悚息

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公平正大毫無偏黨坦衷直道
朕所鑒知言官未悉卿生平妄相猜疑何足深
辯卿宜安心即出贊理定國是濟時艱毋得再
有托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請撤回稅監揭
臣以高寀激變事情仰瀆
聖聽懇求
撤回蓋非獨為一方安危利害所關亦為
國家惜紀綱為
皇上惜體統也候
旨日久未奉
處分而地方撫按官告急之章愈危愈懇今日又
接福建各鄉官揭帖備述稅監之猖狂與禍
亂緊急之情狀讀之可驚可駭令人情方在

擾攘而高寀復拘禁同知陳豸堅不釋放撫
按不得已令他官代拘寀亦不聽自來稅使
暴虐雖多然如此舉動從前未聞傳之天下
書之史國寧不為
聖朝之辱
皇上方減稅恤民
德意甚盛而此方百萬生靈望
闕呼
天稽首請命朝不謀夕禁何日延一日不一
處分以解此倒懸之苦乎當此

山陵倥偬
聖躬焦勞之日臣若少有可綏豈敢如此頻瀆萬
懇
聖慈郎渙綸音將高寀撤回豈獨海邦之幸亦
宗社之大幸也臣不勝㒺昧迫切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回奏

潞王薨逝揭

該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覽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潞

王乃因思慕

聖母仙逝成恙未愈偶爾痰火上壅於五月十五

日辰時薨逝朕甚悼切傷感合行事宜卿等即

着該部查優厚例出旨朕欲遣一內官往弔卿

等可詳議來行特諭欽此竊惟

潞王為

皇上同氣同親分封以來素昭令德謂宜永膺福

祉與國同休今乃以追思

聖母之故一旦薨逝是其孝本因心毀至滅性

王之賢國因此益彰而其情亦可悲已

皇上友于之愛篤於平時况值此大變能無孔懷

之感悼切傷感在

聖心誠有不能自已者除合行事宜應從優厚臣

等即遵

諭傳示該部查例外其

欽遣內官往弔出自

皇上特恩以恤

潞王之私則為至仁以推

聖母之慈則為至孝情禮兼至度越尋常臣等不

勝欣服其當用祭文祭儀及應行諸事容臣

等再加酌議奏請惟望

皇上抑情就禮保攝

聖躬臣等不勝至願所有

聖諭尊藏在閣謹先具回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親藩薨逝恭慰

聖懷疏

奏為

親藩薨逝恭慰

聖懷事臣等竊觀我

皇上孝友之性超古帝王頃者

聖母升遐已深哀痛乃茲復有

潞王之變在

王既因思慕

聖母而傷生在

皇上必且篤念

賢王而增悼骨肉手足至情臣知

聖心之難以自解也但

聖躬爲

宗社蒼生所倚賴當以天下國家爲重

勉抑哀情以慰幽明之望臣等聞之盛衰禍福相

爲倚伏

皇上臨御四十餘年太平有道之長單厚多益之

慶千古僅見乃日來

宮闈天性之間亦多故矣

聖母崩

皇太子妃逝

皇太子第四子殤今

潞王又繼之事變相仍

宸衷慘怛臣等不勝杞憂伏望

聖明葆嗇精神以

親政務而無益之嗜好悉捐

廣收名德以備股肱而久滯之成心盡化于以

培前休而篤後祜是尤臣等惓惓愛

君之一念也臣等不勝悚息懇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慰具見忠愛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四奏遣內官弔
潞王摺
前蒙
聖諭以
潞王薨逝欲遣內官往弔臣等仰見
皇上誼篤天倫
恩隆同氣一以廣因心之友愛一以體
聖母之慈懷仁孝並行情禮兼備甚
盛舉也臣等稽諸往例凡
親王妃薨卒遣內官弔祭給與

勅書若
親王則無內官致祭之例今
皇上有此特典合無容臣等撰
勅一道令賫之以往於以彰
朝廷之殊卹增
藩國之休光此亦禮之可以義起者臣等又查
得凡
親王薨逝其子幼弱不能任事者即
勅王妃管理府事但舊例必待本府或撫按官奏
請方爲題准今

潞王於
皇上手足懿親與他藩原自不同即破格優恤亦
不爲過合無
勅下該部照例具題
勅令
王妃管理本府家事免其奏請是又
皇上憫死恤孤之德意超出尋常而非臣等所敢
擅定也伏惟
聖明裁奪發下施行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甚悉朕意朕弟潞王薨逝特遣

內官往弔著給與勅書其祭儀及管理府事著
該部照例詳議具奏來行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一日

遵
命題
主疏
奏為
君命難違臣義當决萬不得已苟延旬日以完
大禮事該臣以病乞歸因條陳緊要時政奉
旨朕覽卿奏直陳時政切要具見愛君憂國之誠
補大僚諸事稍俟檢發起廢亦當詳覽施行高
寀事知道了卿雖調攝在寓常以國事為心何
乃堅卧求去屢諭不起矧今

聖母梓宮發引期迫卿宜遵旨即出共襄典禮以
慰朕懷慎勿再辭該部知道又該禮部題爲喪
禮事奉
旨題
主大學士葉向高欲此臣以不才積愆深重頻辱
聖慈疊勤
慰諭至以題
主大禮屬之匪人臣且感且愧意欲具辭而自念
受
聖母厚恩

皇上命以供役義不當辭且同官臣從哲在閣中
辦事勢不能往又無可辭臣雖病也尚當匍
匐扶携以完此事禮成之日望
皇上速放臣歸臣若復靦顔抱病再入
綸扉則是良心盡死不當視息于人世矣其諸
切要時政
明旨謂檢發施行者望
皇上留神蚤發高寀之拘留同知人情惶惶朝不
謀夕如使同知有意外之虞則地方之禍愈
深寀之罪愈大將來更爲難處

皇上諭臣以知道知
聖心已有一定之處分惟
蚤斷一日則地方蚤安一日而
皇上亦省一日之煩聒此臣之所冒昧瀆祈而不
能自已者也至于李朴未上疏之先臣若知
其姓名既上疏之後臣若與有往返天地鬼
神當共誅殛部覆降調臣與同官屢請
批發有何私意紛紛議論東牽西扯皆臣耳目之
所奉及心思之所未到臣聞大臣被言義當
引咎不宜置辯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惟是以

臣生平之伎倆今日之權力又五日京兆猶煩諸臣之過計鰓鰓慮其害人則臣罪矣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遵命恭請

山陵題

主具見忠敬高案朕即有處分可候旨行李朴妄言原與卿無干何必置辯卿宜安心事完即入閣佐理以慰朕懷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一日

請分遣大臣護喪揭

昨蒙

發下禮部本以

聖母皇太后發引請

點文武大臣分送其勳戚武職諸臣恭候

聖明點用無容再議惟是九卿堂上官見在止七八員除禮工二部侍郎以職事當行外止五六員以舊制論之即空國而行猶爲未備若盡點以去則部院卿貳無一人在京豈成事體且以都城之廣大

宮禁之崇嚴居守無人空虛可慮此又臣等所爲凜凜也伏望

皇上查照前開職名除侍郎孫慎行林如楚外再

點一二員使之恭請

山陵沿途護送其餘俱免分送令在本衙門辦事庶行者有人則

大禮不廢居者有人則重地無虞此時勢之不得不然而非臣等所敢專也伏候

聖裁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四日

請申飭防守揭
恭遇
聖母皇太后梓宮發引在
皇上竭誠以襄大事在群臣循分以效微勞萬衆
奔趨群情鼓舞
皇上無窮之孝思亦可少慰矣惟是內外大小官
員及旗校軍匠人等幾於舉國而行內地空
虛不無可慮且以都城之廣大
宮禁之崇嚴當法度廢弛之餘人心玩愒之後
合宜申飭用警疎虞伏乞

嚴諭兵部行令該管衙門各遵職業申明禁令巡
緝詰究隄備非常務比平時十分加謹以保
無虞庶
天語一頒人心震肅安京邑而尊
宸居實目前之要務也臣等謹僭擬
諭旨一道併乞
聖明裁改發下施行適聞兵部將有條陳之疏亦
望
皇上留神速賜批發中外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六日

回奏
聖諭扶掖躬送
梓宮揭
該文書官張文元捧出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自足疾遇朔望并各節皆朝
謁
聖母
聖母見朕足痛步履不便
聖母慈恩傳准著人攙扶行禮今恭遇
聖母梓宮發引所行禮儀朕當親行以盡孝誠足

疾尚未痊可恐弗成禮捧請
神帛謁
祖著遣真官恭代朕遵奉
慈命用人扶掖攀送
聖靈卿等傳示侯拱宸潔虔敬慎奉行今諭卿等
知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平日孝敬之誠及
聖母從來體恤之意可謂情禮兼盡矣今值
梓宮發引
皇上宜何如哀痛何如戀慕几送終大禮豈忍稱

一毫之不備一事之不覩惟是
聖衷推致之餘足疾未盡平復捧帛謁
祖之禮委難躬行臣等卽遵
諭傳示
遣鎮官侯拱宸務仰體
聖心潔虔敬慎竭誠奉行其攀送
聖靈
皇上仍宜恭奉
慈命暫令左右扶掖行禮庶
皇上尊

祖之念得以少伸而
聖母在天之靈亦可終慰矣臣等竊見
皇上於喪事總總之際而
聖敬愈益祗肅
聖慮愈益周詳自非
純孝至德由於性生何能周旋中禮如此臣等益
不勝欽服所有
聖諭尊藏閣中謹具回奏以
聞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八日

請用人夫擡
梓宮揭
臣等自
大明門步送
聖母靈輿因陰雨泥濘又器具不精人夫短少其
行甚難該太監李恩永康侯徐應坤復撥營
軍湊用稍得前進而軍夫不慣扛擡終是不
便直至一鼓方到土城關若一路如此稽延
非但
聖靈不安亦恐躭誤時日臣等與獻鎮使等計議

須
嚴令五城速撥精壯慣熟人夫三百名責令停當
兵馬管押前赴前途聽用雖于今日未必能
及而明日亦有濟矣臣等愚見如此伏候
聖明立賜裁斷臣等不勝顒望之至奉
聖旨朕昨攀送
聖母梓宮自午門一帶落雨至承天門外行禮畢
回哀思
梓宮難行驚慌憂懼覽卿等執紼步送
聖母靈輿勞苦可嘉所奏添撥人夫前赴幫助協

濟應用尤見敬慎至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請更換扛木揭

臣等昨見

梓宮起蹕方到土城心切憂慮誠恐營軍扛擡不慣再致稽遲故請行五城選撥人夫前往協濟尚書王象乾差人來言

梓宮昨夜未至清河以扛木將傷難以前進臣等不勝驚駭合宜急令該監選擇堪用木料派撥夫匠前去修理更換庶行期不誤

聖靈得妥伏望

皇上留神並將臣等前揭卽

賜批行不勝迫切仰望之至奉

聖旨着該監並工部官星夜前去料理不許怠玩誤事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梓宮安行揭

昨奉

聖旨知

皇上以

梓宮行遲心懷憂懼臣等不勝悚仄今早接得禮

部揭帖謂

梓宮昨日未刻已到清河適見兵部尚書王象乾

疏具言夫匠齊集

梓宮行甚穩妥象乾仍親自督率護送務期初十

日前至沙河此見諸臣仰體

宸衷協心經理從此前進自可及時安駐無誤吉

期伏望

皇上少紓

聖懷毋過憂慮保攝

聖體以仰慰

明聖至於臣等執紼躬送自是常分何敢言勞乃

蒙

溫諭下頒殊深感激仍望

皇上將象乾疏即刻

批發使中外曉然知

聖靈安妥不致他疑

大典幸甚奉

聖旨朕昨因

梓宮行遲心甚憂懼今知卿等與諸臣協心經理

督率護送無誤吉期知道了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恭赴

山靈題

主攜

該臣奉

命題

主臣素有足疼之疾前被馬傷尚未全愈此數日

步履更覺艱難惟是得為

聖母供役不勝大幸即一息尚存亦當黽勉已於

今早趨赴

山陵恭候十五吉期行禮前發引日偶值陰雨

靈輿行遲以致

聖心深懷憂念今達日晴明人夫齊備

靈輿可以安行必不稽誤是亦

聖孝之所感動也伏望

皇上稍抑哀思以安

宗社臣不勝惓惓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趨赴

山陵恭候題

主具見致身為國赤誠忠慎朕心嘉悅且今典禮

頻仍中外多事全賴老成匡濟拯扶時艱供事

畢卿宜遵屢旨即入閣輔理以慰朕佇望至意

勿得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題

主復

命摺

奏爲題

主復命事臣奉

欽命恭題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后神主於本月

十三日前詣

山陵十五日巳時掩

玄宮後恭題

神主訖是日天氣晴明風物和美執事各官百凡

竣餙臣亦送入

玄宮徘徊瞻遡

先帝之靈爽如存

列后之音容咸在歎然燕好當不異於生前儼若

仙遊亦奚戀於塵世蓋

皇上大孝已成始而成終卽

聖母全歸亦盡善而盡美此臣之所爲感觸興思

而欲以仰慰

聖懷少解哀慕之念者也臣病患未痊力疾行禮

事完回還合當復

命已於今早扶掖赴

文華門叩頭所有下情容另疏陳請謹具題

知奏

聖旨覽奏知卿恭詣

山陵題

主禮畢

聖母大事全賴卿竭誠盡敬終始贊襄恭慎忠勤

朕心嘉悅不已卿前恙已愈時事方殷閣務繁

多需卿料理甚亟望旦夕卽出以慰朕懷慎毋

再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感慨
聖孝乞休第四十五疏
奏爲愚臣感慨
聖孝益勤私衷哀戀
聖明亟賜放歸事臣觀
皇上之事
聖母尊養備隆志物兼盡合四海九州以奉
長樂之歡者四十餘年可謂千古之僅見矣而且
當
建和之時虔請代之禱比

升遐之日勤擗踊之哀鴻名顯號極典上儀凡可
以自效于
聖母者更無一毫之不盡至于
靈駕啓行攀號攀送
山陵襄事延佇焦勞天地鬼神皆爲感動于斯時
也凡戴顔面面爲人子者孰不自興其罔極
之思而苟有人焉親恩莫報墳墓久荒乃恬
然立于
聖明之朝不思引退豈非天下萬世之罪人哉請
卽以臣言之臣海上孤生家世貧賤其生也
爲嘉靖己未之年適當倭亂室廬焚燬人民
迸竄臣母懷臣彌月爲倭所追徒步奔馳產
臣于曠野旁無一人自斷其臍復抱之而走
野棲露宿饑餓不支更數日臣父始覓得之
相與扶携迸生屢窘于倭幾死而免者數四
如此至六年倭難始息又値荒年殍死無數
臣父母減衣損食課臣讀書臣備員詞林父
母相繼淪沒未嘗受臣一日之養草率營塟
不能成禮自除服補官二十餘年南北仕宦
不得一登先人之丘壠荒塋頹廢洪水漂流

每一念及痛心剩骨人昔有父母臣之父母
劬勞獨甚人皆有子臣之爲子不孝亦獨甚
皇上大孝錫類及于普天柰何獨使臣向隅而無
訴乎臣自入綸扉再承
寵命每欲躬奉
璽書闔詣墓次一告先人之靈而後葺治封樹小
擕墓廬長依先人魂魂以歿世庶幾少償疇
昔之愆卽溘然而死亦無所憾此臣之所流
血哀鳴屢瀆
若父而不能自已者也如

皇上堅不放臣使臣困死長安永為不忠不孝之
鬼將何顏面見臣父母于地下乎其于
皇上亦何利之有
皇上臨御以來輔臣得請而去者頗多其不得請
者率鬱悶以死天下人于得請者咸頌
皇上之慈仁于死者每恨其退休之不蚤而亦惜
皇上之過于牽留使其喪身辱名而後已也
皇上之恩臣如此愛臣如此試為臣謀將何居乎
臣往歲不去猶曰綸扉無人今春不去猶曰
藩封未啓日者不去猶曰
山陵事重今皆竣矣若復不去是真無禮無義之
尤不容于堯舜之世者矣臣言及此有淚萬

行伏望
聖慈垂
鑒
賜俞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朕以
山陵禮畢望卿即出贊襄何為復有此奏卿乞歸
展墓具見孝思朕非不體念但大臣當以國事
為重義不得復顧其私況今煩議漸消群情稍
輯正賴卿從容調燮濟世和平何故堅持去志

立俟入閣慰朕眷倚之懷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山陵事完恭慰疏

奏爲
大禮告成恭慰
聖懷事臣等竊觀
皇上自
聖母升遐不勝哀慕卽昨奉迎
神主還京午門跪接情禮兼盡真
帝王之盛節也今大事已襄
慈靈安妥其在
聖心亦可少慰大小臣工咸望

皇上勉抑孝思
留神政務于以保
聖躬而
隆化理此實
宗社蒼生之大幸也臣等忝備股肱不勝惓惓之
至奉
聖旨覧卿奏慰具見忠誠敬慎至意知道了禮
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五十疏

奏爲臣義決不可留但求
蚤放事臣杜門三月遷延不去只爲
聖母大事未襄今已襄矣臣感觸
聖孝欲乞此骸骨歸死於先人塚墓之傍具疏懇
請其間所述臣父母養鞠之艱難流離顛沛
之情狀百未盡一然字字皆真臣之鄉人無
不知之非臣今日敢爲飾說以欺
君父也竊意
聖明覧之必惻然動念卽放臣歸乃復奉

温旨督臣入閣臣捧讀泣下悲傷欲絶自悼自悼
臣之微誠不足動
天乃至於此夫使臣奉
命勉留可少裨於國事則昔人有移孝作忠之說
猶可以藉口也乃臣平日旣無孝之可移今
日不忠之罪又更甚於不孝累
君累國累已累人強留一日卽添一日罪案此合
智愚賢不肖憎臣愛臣之人所共知者臣獨
無良心而能靦顏以居此乎
明旨責臣以國事爲重不得顧私不知臣之決去

正所以為國非為私也以
皇上至孝光昭精神爭格鴟鴞且革其性豺狼猶
變其心而臣二十年離鄉背井拋棄墳墓恬
然不歸公私俱失忠孝兩虧非但得罪於士
紳不容於
聖世旦夕者化為飛禽淪為走獸即鴟鴞豺狼且
羞與為類矣臣言至此斷無復留之理伏望
聖慈哀憐矜憫即放臣歸臣父母有知亦生生世
世斷結地下也至於煩議之消與不消群情
之輯與不輯臣去國之人何敢知焉臣不勝

冒死哀鳴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請　加恩侯駙馬揭

適蒙
發下駙馬都尉侯拱宸復
命本臣等竊謂
山陵大禮
皇上極其慎重拱宸自受奠獻之
命竭誠行禮朝夕無違對越駿奔始終有恪是真
能仰體
孝思無負委任矣臣等猶憶
孝安皇后發引時拱宸亦充奠獻使一人而再遇

大禮兩承
明命尤從來所無
皇上似宜少加恩禮以酧其勞是亦慎重
大禮之一端也惟是駙馬加恩之例或
賜蔭與或兼賚銀幣皆出一時
特恩非臣等所敢擅擬謹將原本封進恭候
聖裁如以臣等所言不謬或徑賜
御批或
傳示臣等擬票臣等不勝跼蹐懇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請撤稅監及為各官給憑揭

臣竊念

朝廷之所以立惟此紀綱今稅使脅辱巡撫繫
縲職官凡在見聞無不驚駭若縱其仍在地
方不行罷撤則紀綱掃地禍亂必生昔魏羽
林軍燒張彝第竟置不問高歡遂散財結客
覬以大亂臣等以為寀之荼毒一方其罪猶
小而壞

朝廷之紀綱其罪為大臣等再三苦請不獨為
一方生靈惜實為

國家安危計也

皇上即不暇恤此一方而念及紀綱念及安危其
能以恝然乎如

皇上以寀故危天下壞紀綱其何辭以對

祖宗列聖之神靈乎前奉

明旨許臣即有處分業已再旬豈可更遲延不決
今海內苦榷稅已極其引領停罷如在湯火
者之求生

皇上即未肯遽停且將福建廣東二省稅銀責令
有司徵解其沾被

聖恩亦自不淺耳至於二月四月急選大選併教
職乎有餘人候憑日久困苦不支人情囂囂
調從來未有之事

皇上試思此各官者可使之終困長安竟不到任
乎計

聖心亦知其必無之理矣則何如蚤發遣一日使
各官得蚤行一日免一日之淹留也目前緊
要事甚多獨此二事更不容緩故臣敢復冒
昧言之伏望

聖明蚤賜裁斷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止　福藩食鹽揭

適蒙

陛下

福王一本

上傳出肯准他臣等細閲本中大槩欲將

欽賜食鹽開店貨賣此其事之可行與否臣等尚

未及致詳惟是以

藩國之尊而下侵商賈之事以食租衣稅之富

而爭取錙銖之利於體統亦甚褻矣況差官

支取或滋夾帶之奸定價貿易終無兩平之

理至於徙移藩鹽店於別府恐於人情事

體尤屬不便此其國係地方利害非細故也

臣等愚意似宜

勑下戸部酌議可否具奏取自

聖裁方爲穩妥謹擬票呈

覽恭候

聖明批發臣等不勝惶恐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五十一疏

奏爲懇臣求去情迫萬難停留懇

恩亟允事該臣屢次蒙

恩慰留每奉一番

溫綸即增一番愧苦使臣萬分中有一分之可留

有一分之能留豈敢復有塵瀆思之又思惟

有一去則公私兩便故冐昧再陳一二家人

數扛行李皆整頓以待惟

俞音朝發而臣可夕行矣乃顒候致日未蒙

賜允豈

聖心以驅使年久

君臣情深不能即割耶臣聞之君臣猶父子也父

之愛子教以義方君之愛臣全其終始臣八

載叨塵蒙

恩已極未有寸報今日得去尚可苟延殘喘幸免

譴誅如濡忍不決則罪釁日增莫知所稅駕

矣昔之人臣求去有言三宜休五不可留人

主皆不奪其志今臣之宜休何止於三而其

爲不可留又豈但五區區下衷誠願及

皇上之念臣也而放臣歸使臣得就死先人塚墓

以少盡人子之心天下人孰不頌
皇上之仁明能以禮待臣進退去就未至決裂也
又何必過於牽留如慈父之以姑息爲愛而
終敗其子也哉臣前後求去之疏已百餘通
皇上之特諭與
批答臣疏且千萬言臣稟而讀之一字一淚蓋臣
之請與
皇上之留其辭皆已兩窮而無可復措臣非但自
苦亦苦
皇上矣惟望
皇上察臣之精度臣之勢憫臣積勞久病速放臣
歸臣雖跧伏海濱耿耿之私固無一日不在
皇上左右即
皇上念臣在
朝在野亦何以異乎何必縶臣於此爲也臣不
勝悚息屛跡塵瀆之至奉
聖旨朕以卿獨任有年忠勞可念故特允所請增
置二輔共效贊襄今道南未即至卿若必去政
本仍復乏人豈前日求補之意且潔身體國孰
爲重輕卿宜亟挽去思即出輔理稱朕始終倚

毗之懷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初二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九

乞休第五十二揭

臣十日之內兩疏懇辭未蒙
俞允臣延頸以待而同官臣方從哲又復揭請催
臣之出臣聞之不勝苦楚在同官雖以共事
之雅協恭之誼必欲留臣然臣之必不可留
則同官亦心知之柰何為此以苦臣哉臣以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入閣至次年正月朱
賡告病四月李廷機告病一切政務盡委于
臣臣隻身任事且五六年至舊歲十月始得

臣從哲來助臣以今年三月畫方請告從哲
任事纔三月餘耳今閣務皆已精熟票擬無
不停當其才品器識勝臣百倍臣方幸付托
之得人而從哲乃鰓鰓以獨任為苦必欲留
臣然則前此六七年間臣將何以支吾延至
今日哉當廷機之求去臣為代請且二十餘
揭須臣亦屢次哀求從哲代臣一言而從哲
非惟不代臣言又勸
皇上留臣是從哲之所以為臣謀不如臣之所以
為廷機謀也臣求去之情如此迫切而言者

猶掩累不已臣無可柰何只得哀求
皇上斷自
聖衷放臣歸去勿
發閣擬以致牽纏臣蚤去一日有一日之方便
皇上大造之恩不啻起白骨而再肉之矣臣不勝
哀鳴迫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三疏
奏為
君命愈重臣罪愈深恭謝
天恩懇祈
亟放事該鴻臚寺官捧出
聖諭諭元輔朕覽卿所奏具見情詞迫切卿輔政
多年忠勤懋著朕衷非不體念今
聖母山陵事襄朕猶尚在服中正賴卿匡襄贊理
調和濟世何恐言私決意求去卿心忍乎否乎

且願毗方殷卿當以國事為重還著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朕意速出入閣佐理以慰朕眷倚之
懷慎毋再有托陳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匍匐
叩頭謝
恩不意臣之愚蒙積愆叢戾無可自贖乃辱
皇上之眷存一至於此顧臣之求去已四五年只
為
聖恩難割牽纏不休今日是臣斷割之時也臣情
辭已竭無可復言病困日久精神憒亂亦不
能言事已如此更不必言縱使千言萬言只
是一言曰懇乞骸骨歸死故鄉而已
皇上以政本之人責臣匡贊臣獨身任事已六七
年駑馬僨轅豈堪再駕今同官臣從哲才品
器識百倍於臣真足當天下事無待臣之匡
贊臣可以放心而去蘇洵有言賢者不憂其
身之死而憂其國之無人國有人焉雖死猶
可而況於去此臣之必欲乞身於
皇上者非恐也誠以為可以去則去也往臣為史
官時見輔臣王錫爵受知於
皇上最深其去也八疏而遂得請當是時國家豈

不多事然
皇上終不以此苦錫爵而天下人亦不以錫爵之
去為推避至近者李廷機屢請不遂不得已
而至於徑行人國以廷機之行為是而未免
竊
皇上之過於苦廷機矣以臣駑劣何敢望二臣但
願
皇上推其體錫爵之餘以及臣而毋使臣復蹈廷
機之故事則善矣今人多力勸臣行不必候
旨臣企望

命音以日為歲目前情景必不能久待但蚤一日
即臣一日之幸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臣不
勝哀鳴迫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初十日

乞休第五十四疏
奏為
溫綸頻下再瀝懇誠仰祈
聖斷事臣蒙
恩宣諭已具奏陳謝懇求
釋放隨又蒙
恩批發臣前疏朕以卿獨任有年忠勞可念故特
允所請增置二輔共效贊襄今道南尚未即至
卿若必去政本仍復乏人差前日求補之意且
潔身體國孰爲重輕卿宜亟挽去思即出輔理

務朕始終倚毗之懷該部知道欽此臣仰見
皇上以政本乏人尚欲留臣此是
聖明慎重幾務之盛心然臣頃者回奏中已具言
有同官臣從哲可任不必留臣矣臣懇補閣
臣雖爲國事亦以閣中有人則臣可以弛擔
故惓惓望
皇上之用從哲者誠以從哲都人朝受
命而夕可代臣也臣初意固謂從哲抵任後臣當
即行乃荏苒遷延且將浹歲臣之濡恐不决
甚矣今人情紛紛望臣者臣不能副罪臣者

臣不敢辭卽如欺
君誤國推折言官誅鋤正人君子此世間莫大之
惡臣一一領受聽
皇上處分但求
皇上先行罷斥使臣得蚤出
國門便爲萬幸臣病困已久日者雖爲
聖母勉出而闌珊蹩躠狼狽不支重以求去不得
憂鬱愈增神思昏迷語言錯亂雖具人形已
無人理一切時事不聞書揭不受沈沈昏睡
與死爲隣雖未出長安已邈若萬里外留臣

在此分毫無補而徒以添臣之罪是
皇上之爲國謀與爲臣謀殆兩失之也臣陳辭急
切瀆擾
君父罪當萬死伏望
聖慈哀臣亮臣將臣昨日回奏併
賜省覽斷自
宸衷勿發閣擬如發閣擬則同官爲體面爲私情
又復牽纏臣無生路矣臣不勝冐昧哀鳴激
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愈苦愈切朕心惻然不寧但今
國事多艱非卿弛擔之日且朕壽節在邇卿若
偃卧私寓於心何安朕委倚至懷卿所素體卽
百疏懇請必難允從尚卽出贊襄朕當與卿共
圖新政愼勿再有託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為催憑各官催請吏科揭

該臣等以各官領憑守候日久屢次懇請未
蒙
允發各官情愈迫切控訴無門每臣從哲入
朝輒遮擁號呼哀泣于闕門之外又相率至臣
向高私寓號呼哀泣諭之不去臣向高告以
患病乞休百事不管而各官謂一日未去亦
須爲我輩一日請命其辭甚切甚哀臣等不
忍見聞但用好言慰勉謂
皇上孝誠篤至玆中元節屆必爲

聖母齋薦福未暇
覽發本章過此必有處分不必急躁而各官苦言
窮困已極時刻難挨不得不急臣等思之凡
此候憑各官皆係新選之人盤纏缺乏無處
借貸就中如教職一項皆衰老寒儒日暮路
窮其苦尤甚死者已七八人病者不可勝計
典衣鬻子俱是真情臣等讀其奏疏亦爲淚
下一經
聖覽未有不惻然而動念者外間相與揣摩不得
其故或疑
皇上有不懨于李瑾所以遲留若是臣等竊惟瑾
平日居官謹守未聞有所觸忤且
聖度如天豈爲此一臣而困數千人于長安即六
科陞遷吏之與工都之與左相去幾何而各
此一轉也此殆以庸人之心度
聖人之腹臣等必不謂然惟是遲延不發則此疑
終不可解而反中其所料矣臣等煩瀆已甚
本不欲言臣向高方哀鳴乞歸更不宜言惟
事勢至此不得不冒罪再爲一言伏望
聖明俯察各官極困極苦之情特

垂憐憫將吏科掌印本亟
賜檢發行見頃刻之間歡聲徧滿都下亦國家莫
大之福也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乞休第五十五疏

奏爲懇
恩亟放事臣於數日前連有兩疏懇請退休未蒙
聖允豈謂臣尚可以留乎夫人臣仕進高則爲國
下則爲身今臣因病日久如枯木朽株於
國則得失不關於身則毀譽不聞尺寸無裨公
私皆累所以哀哀切切以冀土殘軀乞於
君父此其萬不得已之情
皇上亦可以鑒亮矣臣寓中只有老妻一人舊歲
欲隨臣孫南歸以臨皈得病故不成行今歲
欲隨臣子南歸以哭臨

聖母時
皇上賜問賜茶
聖意惓惓不勝感戴臣妻爲文臣命婦之首當候
靈駕發引一伸其送故又不成行臣妻從來多病
十旬九臥見臣留滯遲延愁悶歎死呻吟號
泣不堪聽聞病夫病婦憔悴相憐臣不得已
於今早先發遣出城以安其心臣暫留故日
伏候
俞旨以盡

君臣之義竊念臣子孫皆遠在萬里外此中惟二
三婢僕並無親人臣妻雖去勢不能獨行必
須待臣臣萬無獨留之理伏望
聖慈察臣情勢必不可留羈縻無益即
賜放歸或以臣負
君負國罪愆深重輕則褫奪重則加罪皆是
聖恩臣皆欣受如其奉
命強留則是臣從前籲祈之語皆欺
皇上欺天下世間無此昧心塗面之人其視頑鈍
無恥輩又下數層臣有死而作負

恩之鬼耳不能爲也臣不勝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卿連疏懇辭情真詞苦豈有所欺但君臣之
義不容恝然若是卿妻旣病正宜留此調理何
爲先令出城卿還安心輔佐無負朕眷倚至意
著鴻臚寺宣諭卽出愼勿再陳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謝
寬諭併乞休第五十六疏
奏爲蒙
諭驚心萬難遵
命仍懇
天恩垂憐亟放事該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諭元輔朕覽卿奏情詞懇切卿忠君愛國清
正無私年來勞苦朕素鑒知朕以
聖母升
天福工之國朕心痛切不已幸典禮告成又值朕
弟潞王薨世悲哀神思恍忽況今時勢多艱紛
賾甚亂宜當爲朕分憂化理匡維輔弼挽回世
運豈得輒辭徑去卿爲元輔重臣豈可效尤有
失蕃臣大體且朕壽節屆邇卿當卽遵屢旨速
出入閣視事愼勿再有托陳以副朕倚賴至意
特諭卿知欽此臣恭讀香案匍匐叩謝又該臣
具疏陳乞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愈切朕心惻然不寧但今國事
多艱非卿弼擔之日且朕壽節在邇卿若假卧
私寓於心何安朕眷倚至懷卿所素體卽當疏

懇辭必難允從尚卽出贊襄朕當與卿共圖新
政愼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欽此竊惟
聖母上昇
聖情哀痛重以
愛子遠離
愛弟薨逝
宸衷之不寧凡在臣工孰無分憂共痛之念况臣
忝居輔弼受
恩深重寧能恝然惟是臣病骨支離恐餘生之無
幾驚魂飄蕩嗟百念之已灰縱使強留在此
毫不能效匡維之萬而徒以新病告苦添
君父之憂此臣之所籌度再三終以决去之爲是
也臣病妻已行隻身孤邸長安道上人人知
臣之必去人人言臣之當去臣之遷延數日
正以全
君臣大體而願
皇上之曲成之耳
聖節在邇四海呼嵩如臣一人何足有無臣今得
出
闕門當率領妻子家人年年歲歲日日朝朝焚

香百拜共祝
萬年無疆之壽又何止于今茲之稱慶哉
皇上命臣即出贊襄共圖新政臣惟新政之大無
過
儲講起廢補大僚允候補科道數事
皇上毅然行之不崇朝可了何待贊襄至于目前
最苦最急最可哀憐之人莫甚于候惠之畢
官是在
皇上一舉筆而補吏科即為莫大功德臣亦何能
贊一辭也臣千懇萬懇只懇

皇上垂放臣歸毋使臣竟失
君臣之大體何幸如之臣不勝感戴
天恩冒昧激切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去志甚決但朕眷留至念尤甚于
卿行己意而傷朕懷卿必不忍所請儲講起廢
諸事待卿一出便可次第舉行吏科掌印官朕
即擬發其候惠各官著吏部速令赴任毋得久
稽卿宜勉遵屢旨即日入閣副朕延佇之意若
效尤徑去竟失君臣大體豈朕所望於卿該部
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七疏
奏為連奉
諭旨不勝感懼哀求
允放事臣以臣妻先行具疏陳乞該鴻臚寺官傳
出
聖旨卿連疏懇辭情真詞苦豈有所欺但君臣之
義不容恝然若是卿妻既病正宜留此調理何
為先令出城卿還安心輔佐無負朕眷倚至意
著鴻臚寺宣諭即出慎勿再陳吏部知道欽此

臣恭設香案下床叩頭謝
恩竊臣三日之間三奉
溫綸一勅中使一勅鴻臣
皇上之施恩于臣至矣極矣無以復加矣臣雖豺
狼為心豈能無感
恩戀
主之念但臣一片苦衷已具于從前各疏今毋庸
贅陳亦不敢贅陳即昨日已有回奏尚在
御前伏望
聖慈為臣

留神省覽予臣去路卽予臣生路臣曾懇
皇上勿發臣疏閣擬令此疏又係同官擬上然則
臣之得請將何日也臣妻之病亦以臣不得
去而增今旣先行其心稍安但望
皇上悉予臣一
旨則臣夫妻得蚤受一日之
賜臣身雖南行當日日回首北向一步百拜以少
盡犬馬之心焉耳抑臣有附奏者頃當
宣諭諸統教貢生見
皇上念臣如此又群至臣門哀號喊吽罪臣不爲

一言以爲平日受
皇上無限厚恩今臨去而遂忘國家事將何以謝
我輩臣甚愧之而自念去國之臣終不敢深
言又不忍終于不言故敢因陳謝而併及之
統望
聖慈鑒亮裁斷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忠勤匪懈朕推心委任中外所
知昨已再四勉留何得益堅去志手足腹心之
義能不深思且朕壽節已近卿爲首輔宜遵屢
旨卽出倡率百僚毋得再陳致孤朕望吏部知

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請補都察院官揭

臣等昨日接得都察院署院事刑部左侍郎
張問達揭帖以
聖壽在邇普天稱慶乃都察院堂上並無一人求
於吏部會推各官亟賜
點用嚴催赴任以飭
大典重臺班此真目前切要之務臣等日夕跂望
而願竊有請者也蓋都察院之設與六部並
重而體揚風紀貞肅百僚
國體所關尤爲不小

祖宗以來既設左都御史以總理又設副僉都御
史以協贊長貳寅恭紀綱振飭二百餘年未
之有改也今三堂俱缺闔署重空堂堂風憲
之司漫無所屬雖
命官代攝不謂無人而職業既虞其不專精神或
著於雖繼揆之致體亮之人情俱屬不便且
向來署印者多以點用有人一時未至故權
宜暫管以俟其來若左都等官則屢推未
允屢催不報日催一日竟無點用之期此問達所
爲不安於心再四懇請而必以得補爲幸也

臣等竊謂當此之時各部大臣俱當補而都
察院堂官尤當急補各部大臣俱不可缺而
都察院堂官尤不可久缺尤不可盡缺此非
爲問達計實爲憲體計爲
朝廷紀綱計耳伏望
皇上將吏部所推左都御史呂坤陳薦左副都御
史孟一脉左僉都御史郭實或盡賜
點用或先
點一二員令其刻期前來到任庶重地不至空虛
人心有所繫屬不惟呼嵩祝

聖濟濟班行而於
國體臺綱所裨非淺矣再照各差巡按御史
職在激揚均有地方之責若舊者已滿新者
不至既無再巡之理又無交代之人脫有他
虞咎將誰諉似宜照該院原題各官亟爲
點用不容再緩者也以上二事臣等已於前揭一
併催請豈敢再瀆誠以職叨補弼遇國家大
事不得不委曲一言伏惟
皇上亮其欽誠恕其煩聒慨賜允行臣等幸甚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催請吏科揭

竊見候憑各官羇留困守已及半半哀控無門逢人泣訴自縉紳以及士庶聞其事者無不憐之頃奉有科官朕即檢發及吏部速令赴任之

旨莫不歡忭踴躍欣欣相告以為出都當在旦夕也乃今科臣未

點畫憑畢竟無人文憑未發赴任終於無日兩日以來又相率哭於部司哭於闕門哭於臣等私寓洶洶景象殊駭聽聞昨尚書王象乾具

疏再為懇請內言吏科定限原係舊規

祖宗成憲不容屑越所執甚正所祈甚苦只求

皇上將原催都給事中李瑾立刻

批發不過一舉筆間便可了千百人之事解多少

愁苦省多少紛聒

皇上亦何靳而不為乃不然

明綸已渙又復中止不惟臣等失千將頃吏部難以奉行而

詔旨不信

皇上亦何辭于天下耶臣等仰體哀衷豈敢過為煩瀆誠以勢窮情迫萬不容緩故不憚再三為多官請命如此伏惟

聖明矜察即賜

允行臣等不勝翹首仰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乞休第五十八疏

奏爲

新政已蒙

慨兪病臣自當決去懇乞

聖明爾

賜裁斷以慰輿情以全臣節事該臣蒙

宣諭奏謝奉

聖旨覽奏知卿去志甚決但朕眷留至念尤甚于

卿行已意而傷朕懷卿必不忍所請儲講起廢

諸事待卿一出便可次第舉行吏科掌印官朕

即檢發其候愚各官著吏部速令赴任毋令久

稽卿宜勉遵屢旨即日入閣副朕延佇之意若

奴尤徑去竟失君臣大體豈朕所望於卿該部

知道欽此竊惟此

旨一頒不獨愚臣感泣即旁人爾之亦爲臣咨嗟

太息謂臣何修何緣何功何德而蒙

君父之眷念一至此也

皇上臨御四十餘年

鴻恩懋烈布在寰區著于史冊臣不能一一贊揚

惟自臣待罪以來竊見

皇上留神幾務孝奉

慈闈禮貌大臣優容直諫七八年間無大遐棄方

隅內外咸仰

威德真可謂

聖主矣其所未厭人心者只是

儲講起廢數事今

明旨已允次第舉行則

新政大光

神謨罔缺凡有血氣心知孰不願須臾無死以覩

大聖人之作爲臣闇何心而恐自外惟是此等事

皆上關

宗社下切輿情

皇上當自爲國家計爲

聖德計固不必以臣之去留爲行止亦不必待臣

之出而後行言之人臣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令

皇上每行一事輒歸于臣而臣每當乞歸之際輒

冐要

君之嫌在

皇上雖過寵微臣忘其罪戾而于臣之私心不愧

死乎臣受事日久尺寸靡效然駑駘筋力實
竭盡無餘倦極思休病極思起譬如尫羸之
夫負盡擔走長途當炎暑烈日之中求一就
陰而憩足焉若復責之竭蹷疾趨必至顛仆
此臣之所以仰首悲鳴拊心泣血而不能自
已也臣叨濫已極卽旦暮死亡亦無他憾惟
此數事尚掛胸中
皇上如乘此凉秋之時萬關呼嵩之日慨然命
東宮卽出講學行
瑞王婚禮下吏部起廢之章次第而補大僚允

候補科道一日之間四海歡呼共稱
聖主蒼穹爲之錫祉
列聖因而垂休
萬年天子萬世太平臣雖骨化形銷歡然地下又
何必強顏在此以貽
君父之憂哉臣聞之君臣猶父子也
皇上之愛臣不過
福王福王當就國臣當去國皆天下人所共知
者
皇上既割天性至難忍之愛以遣

福王矣何所遲回顧惜于久困之病臣而不蚤
裁斷也臣辭愈危臣心愈苦伏望
聖慈哀憐矜憫
亮臣萬不得已之情
恕臣負恩違命之罪卽放臣歸其諸
新政併卽施行勿以俟臣出爲辭至于吏科都給
事中蒙
允檢發尤不容緩臣與同官别有揭請統望
聖慈留神省覽臣不勝昦死懇瀆激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請發閣臣吳辭疏揭

頃者

新簡大學士吳道南第三次辭疏月初即蒙
發票令將一月矣續該臣等揭催又復數日尚未
批發竊惟道南被
命以來兩疏控辭俱蒙
溫旨若此
旨一下便可計日起程是
朝廷又增一輔弼之臣臣等亦獲一協恭之友
人心屬望

國體攸關非細故也今
留中日久外廷之臣不知
聖意所在又將捕捉風影妄相猜疑滋浮議而生
事端爲害不小且道南已經
特簡春自
宸衷而於其辭也又復遲回不決似非
皇上平日體大臣重政本之意伏望將道南原疏
即
賜檢發毋再遲留又令
聖節屆期
慶典伊邇其尚書王象乾侍郎孫慎行辭疏更祈
聖斷速賜批行臣等不勝顒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為南北司業推陞事情揭

臣等適接工科給事中劉文炳揭帖論文選司郎中張養才推陞不當中有南北司業一段竊謂此事實臣等主之不得不明言其故凡推陞內外官員俱係吏部職掌惟翰林各官之推則由臣等查其資序酌其才品告之銓部具題

請此舊例也先是南京司業員缺該署銓尚書王象乾詢之臣等臣等再三商確焦竑係己丑榜首素有文名向推尚寶司丞未蒙

點用淹滯既久人共惜之張文光雖已陞司丞而被察之後人多稱枉且兩雍懸缺多時需人甚亟故即以文光擬北司業焦竑擬南司業此二臣推用之由也又以蔡毅中同為司丞途用陪北焦竑無人可陪而趙師聖資俸相應途用陪南此皆臣等查照舊規分別開送實非選司所得專若以此歸過養才不惟無以服其心而於臣等職掌亦有未明故直陳其始末如此伏惟

聖明鑒察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五日

乞休第五十九疏

奏為懇

恩亟放事臣自三月以來連疏籲祈心血俱盡未足以回

天聽臣病妻前行待臣俱去臣孑然一身只有二僕舊寓不便復移居他處暫時候

旨

皇上試思如此情形尚有不去之理否

聖節屆期

皇上望臣倡率百僚臣病苦餘生若赧顏班行乃

為百僚之辱何能倡率區區愚衷所欲少效以伸去國戀

君之一念者已具于前月二十八日一疏

皇上儻留神省覽揀擇施行歡呼頌祝之聲將上徹昊穹遠騰薄海昆蟲草木無不鼓舞況于百僚而何待于臣之倡率哉至于放臣歸去更為時政之大臣進雖不能報答

君恩退猶得依先人之墳墓以延其視息當此

萬壽齊天萬國望

恩之日

皇上獨能不垂憐于窮極號訴之孤臣乎此臣之所爲朝夕籲祈而望

俞音之丞下者也臣不勝冐昧悚息懇切之至奉

聖旨朕勉留愈切乃卿懇辭愈殷旣負朕懷亦非卿從來忠愛之義近日大臣紛紛求去卿爲首輔若復堅持歸志使朕孤立于上國體謂何宜遵屢旨卽出佐理毋得再有託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五日

乞休第六十疏

奏為苦懇
天恩事臣以迫切求去奉
聖旨朕勉留愈切乃卿懇辭愈殷既負朕懷亦非
卿從來忠愛之義近日大臣紛紛求去卿為首
輔若復堅持歸志使朕孤立於上國體謂何宜
遵屢旨卽出佐理毋得再有托陳該部知道欽
此臣捧誦之餘有淚可揮無辭堪措惟念臣
處今日若稍有可留之理稍有欲留之心則

必不遣家移寓作如此舉動既已作此舉動
而又靦顏再留恐千古以來無此誕妄之事
無此不識廉恥之人人人言臣欺
君此真欺
君之大者矣今朝中掛議者惟臣與王象乾孫愼
行三人象乾愼行皆已行矣臣求去在二臣
之先而出門在二臣之後臣之勇退遠不逮
二臣心甚愧之
皇上屢以
聖節為言今相去只數日
皇上若先發俞音允臣之去臣當匍匐扶攜叩
賀而後行不然俟至
聖節後臣亦必不留矣項言官有請
皇上允臣之去謂
君恩臣義尚存臨岐之一綫者可謂至言非但愛
臣亦愛
皇上惟
聖明圖之至于科臣劉文炳以南北司業之推咎
臣臣病苦昏迷事多錯謬罪安敢辭請併年
來推陞不當人心不平者盡

勑令同官臣從哲一一究正施行使臣失之於身
而救之于後人于以塞弊竇而慰輿情亦臣
之幸也臣不勝冒昧懇切之至奉
聖旨大臣為國為君去留自有大體卿既以朕壽
節為念分當勉留豈可效尤二臣不顧君臣之
義朕懸望甚切卿宜卽出輔理以副始終倚畀
之懷毋因人言再有陳請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九日

請
仁德門賀
聖壽卽乞休第六十一疏
奏爲恭謝累年
高厚鴻恩拜辭請
放事臣八載備員孤踪獨立荷蒙
皇上寵眷恩私隆天重地近世所無言雖不盡用
而不可謂不用事雖不盡行而不可謂不行
人言愈起而
信任愈深求去愈殷而

慰留愈切
君父之于臣于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臣私衷感
刻真口不能宣筆不能寫千生萬生變爲犬
馬以謝
皇上猶不能報也玆當
萬壽聖節臣杜門日久本不宜赧顏復出但情不
能已于今早勉強同臣從哲詣
仁德門叩賀禮畢之後臣念自此永無再到
宮門之日謹再五拜三叩頭一以謝
皇上累年養育之厚恩一以伸微臣違離
闕廷之私念伏望
皇上察臣微誠成臣素志更勿以
溫旨留臣卽
賜俞音放臣歸去使天下人知今日朝中尚有奉
旨去國之大臣而臣之蒙恩于
皇上終始不替如此
君臣上下皆有光彩何幸如之臣謹于私寓恭候
數日至于不得已而效尤二臣是臣之罪而
非臣之得已也臣不勝冒昧懇切惶悚之至
奉

聖旨覽奏卿求去愈切情詞愈苦朕心惻然不寧
但閣務繁重豈從哲一人所能獨理少待新輔
道南至日卽准卿去以遂雅懷卿旣念朕恩當
思始終圖報且八年勞苦何惜數月勉留若效
尤徑行不候朕命旣非卿從來忠愛之義將貽
朕以恩禮不篤簡忽輔臣之名卿心忍乎尚體
朕懇至之情毋得再有陳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

謝
恩准放乞
允即行疏
奏爲恭謝
天恩准放仍乞
俯允即行事該臣請
宮門謝辭
皇上奉
聖旨覽奏卿求去愈切情詞愈苦朕心惻然不寧
但閣務煩重豈從哲一人所能獨理少待新輔

道南至日即准卿去以遂雅懷卿既念朕恩當
思始終圖報且八年勞苦何惜數月勉留若效
尤徑行不候朕命既非卿從來忠愛之義將貽
朕以恩禮不篤簡忽輔臣之名卿心恐乎尚體
朕懇至之情毋得再有陳奏該部知道欽此臣
仰荷
聖慈已鑒臣情詞之苦
允臣歸去累年祈求今日得遂臣聞
命自天不勝感戴義當遵
旨少候焉敢再陳第臣自杜門以來閣務久已不
預近侍書揭亦不敢受外間事體一毫不知
雖羈留在此亦如附贅懸疣非徒無益而反
爲累閣務煩重從哲一人自能辦理臣查前
輔臣趙志皐物故後只沈一貫一人在閣踰
年而沈鯉朱賡始至沈一貫沈鯉謝事後只
朱賡一人在閣踰年而李廷機與臣始至即
臣至不肖獨身任事亦六七年從哲之才品
器識遠過于臣即使獨任數年亦綽有餘裕
况不過二三月道南可至
皇上又何慮焉以

皇上之恩臣如此恤臣如此臣何惜數月之留而
不以慰
聖心但種種不便難以盡言又臣妻已行無人照
管臣本意由陸路以歸以臣妻多病不耐奔
馳臣亦孱瘍作苦欲就舟行今寒風已動遷
延數時河冰將合又須從陸愈困頓矣此所
以迫切哀鳴仰求
皇上之即放也日者王象乾孫慎行出城皆蒙
聖恩即允其去臣甚羨之慕之
皇上平日待臣厚于二臣臣亦懷戀

聖恩不忍如二臣之遽割若乘此未出城之時得
旨而去天下人孰不歡欣頌服謂
皇上之待輔臣有始有終如此但蚤一日則
聖德增光一日
聖恩增重一日萬無簡忽輔臣恩禮不篤之說也
臣憑藉
恩私故敢屢瀆統望
聖慈俯垂炤察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卿輔朕多年秉公奉法竭誠匪躬勞怨不辭
獨任忠勤從來未有朕傾心名德眷倚方深卿

乃堅意乞歸連章懇請情詞之苦至不忍聞朕
鑒此悃誠豈容終強特允回籍調理成卿雅志
著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差官護送馳驛去仍賜
路費銀一百兩彩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
襲稱朕始終優禮至意卿宜善攝爲國愛身以
需召用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乞休第六十二揭 此揭係前疏未下時上

臣蒙
聖恩令待新輔道南奉卽惟臣去臣已具疏懇求
卽放迫切之情尚有疏中所未盡言所不敢
言者敢再陳之蓋道南被
命已將一年三疏控辭皆蒙
溫旨臣度之自當前來供職但
皇上謂待道南來而後放臣則道南必復自疑以
爲彼之來乃速臣之去又將躊躇趑趄而不
敢前是臣既以道南之故不得去道南又以
臣之故不得來豈不兩誤不如及蚤放臣而

嚴催道南速至則彼此俱便而敢本共濟亦有人
矣又臣待罪日久罪狀甚多屢被人言近來
知臣央去放言者稍緩若臣尚有數月淹留
其勢必又紛紜臣雖欲暫留亦不可得不如
及今卽去更爲省事且臣在此一日則人情
多一日之疑卽如票擬一事臣久已不預而
外聞訛傳猶云某本爲臣所票某本爲臣所
行猜忖多端日生枝節惟臣一出國門則氷
消霧釋廓然無疑何利如之犬馬戀主臣亦

人也豈無戀
主之心委因事體不便難于停留故敢再竭其愚
總之同是一去但蚤去一日則在臣有一日
方便而
皇上之體悉愈臣亦愈篤至矣伏望
聖慈俯垂鑒察即將臣疏
批允發行臣不勝懇切顒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乞休得請謝
恩併辭加官疏
奏爲恭謝非常
天恩懇辭進秩事該臣懇切乞歸奉
聖旨卿輔朕多年秉公奉法竭誠匡贊勞怨不辭
獨任忠勤從來未有踰傾心名德眷倚方深卿
乃堅意乞歸連章懇請情詞之苦至不忍聞朕
鑒此悃誠豈容終強特允回籍調理成卿雅志
著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差官護送馳驛去仍賜
路費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

襲稱朕始終優禮至意卿宜善攝爲國愛身以
需召用該部知道欽此臣俯伏跪誦感極涕零
臣之初心只望
皇上賜臣准回籍三字便爲萬幸不意
天恩隆重逾分踰涯一至于此蓋從來未有之異
數也臣自此晦跡林泉投身藥餌雖安危休
戚尚自關心而毀譽是非盡堪塞耳朝朝暮
暮惟百拜以謝
聖恩世世生生將何由以酬
洪造所有馳驛護送銀兩襲衣臣不敢辭惟是少

師兼太子太師乃人臣之極品亦內閣之穹
階臣八載備員曾莫沖乎寸效兩番報績已
再沐乎
殊恩當此去國之秋應行負乘之罰復茲明濫委
爲非宜若冒昧以祗承將何顏而視息此臣
之所以聞
命驚心籲
天瀝膽而萬不敢受者也伏望
聖慈察臣懇誠准其辭免使臣得以安心就道不
至福過以生災戴面歸田毋令寵深而反辱

其幸大矣臣感激
天恩謹當赴
闕廷辭而行先此陳謝併布下情統祈
聖鑒臣不勝惓惓懇切之至奉
聖旨卿勞苦有年忠勲茂著茲當去國無以示酬
進秩加恩出於惓惓至意卿宜祇受毋得遜辭
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謝

恩併效餘忠疏

奏爲恩臣感
恩去國敬陳謝悃併效餘忠事臣海上孤生家世
業農素無通顯之望遭逢
聖主致位鼎司
皇上栽植覆露過于生成
寵眷殷勤深于鞠育臣省躬量力無一毫可以仰
答
恩私惟是徼天之幸

皇上之寵靈七八年間方內無大變故朝廷無甚
過舉士大夫無被譴罪臣得遷延苟且以至
今日頃哀鳴乞歸復蒙
皇上錫以
溫綸加以異數種種踰溢皆非臣子所敢望凡在
見聞無不驚嘆以爲臣何緣而得此于
皇上臣聞
命之後魂魄不寧涕零如雨真不知生生世世何
以報
皇上也謹于今早詣

午門前叩謝叩辭即日前行雲霄之夢從此永
絶惟有步步回首瞻望闕廷不勝依戀之私
而已臣聞古之人江湖而懷廟廊之憂況臣
受
恩深重豈以身旣過休遂忘忠愛之一念乎今請
得以時事所急天下人所共言者再一申之
東宮輟講十餘年矣元良國本安危所繫而深
居青宮不親書史曆責令質何以陶鎔項因
聖母升遐中外哀痛臣等不敢苦請今
大禮已竣凉秋過半此而不講更待何時

瑞王年已長大議婚如𣪍而婚遂未遂怨曠日
深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豈在
聖慈不加軫念此二典者必當旦夕舉行者也六
部九卿朝廷所與共理天下一官不備則一
職不舉今六部只有五人都察院遂至空署
而外間督撫見推九列脊望深隆如陳蔫徐
民式孟一脈輩皆久不
點用臣等屢請之而不能得內空虛而外壅滯豈
不兩妨廢棄諸臣
恩詔錄用海內莫不傳頌

聖德然以忠鯁之名流而猶從折腰之列以積年
之田滯而猶拘原擬之條得毋名用而實阻
之乎臣謂諸爲民而起知縣者宜卽與優遷
諸降謫而蒙錄用者宜卽以新推召起仍
亟涣綸音勿再停閣上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下以答四海臣民之望何快如之
人才進退全在銓曹今吏部尚書鄭繼之名
德老成真心爲國必能以大條起廢二事力
請于
上而閣臣從哲爲之從臾願

皇上之垂聽而亟行也候補科道各官久者二三
年近亦數月旅食長安茫無職事消向用之
心傷平明之政所宜卽行
允補而舊歲考選諸臣麕集闕下亦當速爲除授
以便供職至于候憑各官以吏科不補至今
尚未得去官旣困于無憑地方又困于無官
政體之虧莫此爲甚此三事者部院大臣或
屢請而未發或遷延而未請皆當亟行者也
此猶據朝中大典禮大政事而言耳至于封
疆最急莫如邊餉國家目前切近之大憂莫

如邊餉之匱乏雖經計臣苦心籌畫而因循
日久振作爲難脫巾之變兆見于薊門南見
于楚甸嬰兒絕乳雖止其啼猛獸搏人糞充
其腹長此不已國家之禍不可言矣其必修
屯田興水利清冗濫嚴查叅任怨任勞中外
相成救此大患而
皇上爲之主張督率于上庶幾其有瘳乎要其大
本大原則在于急罷稅使稅使一日不罷則
民力一日不得紓常賦愈逋催徵愈苦軍與
民兩受其弊且相挺而爲難何以救之此尤
時政喫緊之第一義也

皇上苦苦留臣不欲其去要臣在此其所效贊襄
之力者亦不過此數事
皇上行此數事臣雖去何妨如其不行卽留臣亦
有何益故敢縷縷陳之乃臣更有言者
祖宗設立閣臣原是文墨議論之官毫無事權一
切政務皆出自六卿其與前代之相臣絕不
相同今事權日輕而責望日急救過不贍何
暇他圖臣今已行道南未至只從哲一人在
閣極爲勞苦區區愚衷誠望自今以後

皇上之聽信閣臣者愈至而天下之求多閣臣者
稍寬軍國大計用舍大事必與商畫而後責
之以匡維毋使閣臣不與其事而獨任其辜
則庶乎此官猶可以自立而政本之地不至
于艱難窮困日甚一日矣臣去國之人故敢
作此言又身不能爲猶望于後人之能爲故
言之真切若是統望
聖慈俯垂鑒炤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特薦名賢疏

奏為特薦名賢以伸報

主一念事臣蒙

恩歸里所有欵欵下情已具別疏陳奏顧惟大臣之義以人事君而所謂以人事君者非得當代之第一流則于心終為未盡今天下之賢才伏于草野者固多然其精忠大節粹品真修昭昭在人耳目毫無間言者非鄒元標耶

皇上起元標于戍籍處以諫職寵以銓曹不可謂不知元標矣元標感激

聖恩急於圖報煩言激謗未愜

聖心固誠有之然未幾而復列之南曹驟駸登進復元標以艱去乃淹伏至今謂

皇上之畢世而怒元標臣不信也今元標年已六十餘人生幾何河清難俟萬一不可知將使天下後世謂

聖明之朝有臣如元標者終不得用臣不為元標惜而深為

皇上惜矣今世事劻勷紛紜未息使元標在朝必足以服衆望而滌蕩乎此亦今日救時之第一策也臣所欲薦者不止元標而不敢槩及

皇上誠鑒臣愚忠即照吏部推擬擢用元標則豈但國家得名賢之用而臣區區報

主之心亦少遂矣昔史魚既死猶以不能進蘧伯玉為恨況臣雖去國尚覥息人世若使隱忠不竭他日將負愧地下故敢冒昧而直言之

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途次謝
恩疏
奏為感激
天恩恭陳謝悃事臣迫切乞歸伏蒙
聖恩特頒異數又加臣少師兼太子太師臣愧不
能當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勞苦有年忠勤茂著茲當去國無以示酬
進秩加恩出朕惓惓至意卿宜祇受毋得遜辭
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悚惶不勝感戴竊念臣
以一介書生
皇上拔擢至此雖曾勤奔走微勞而總皆尋常事
務未嘗有持危定傾之功轉日回天之績可
以報效而位極三孤澤延累世自來臣子之
叨濫未有如臣者臣本欲具疏再辭而
聖意勤惓不敢煩瀆謹設香案望
闕叩謝到家之日揚勵
聖主之隆施光耶
清朝之盛事即海濱父老並戴恩私不獨臣之
一身也臣於潞水登舟以茲月初二日解纜
前行自此

闕廷日遠蹤跡日疎回首五雲可勝依戀犬馬
下情惟望
皇上善保天和慎調
王體喜怒毋過其節
起居必謹其微於萬斯年永為臣民之
主臣餘生尚在得耕田鑿井享太平之賜於
堯天舜日之中其幸大矣此臣之所日夜齋心籲
天祝
聖以少盡區區之一念者也臣不勝感戴
天恩懇切依戀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到家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以庸劣豎儒遭逢

明聖忝備綸扉荏苒八年毫無報稱病困侵尋苦

求謝事伏蒙

聖慈鑒臣微悃垂憐允歸渥寵殊恩隆天重地臣

頂戴不勝惟有感泣自發都門皆由水路而

行於十二月初三日抵家萬里鄉關幸得生

還白叟黄童爲臣歡喜此皆我

皇上生成之大德也臣積愆深重爲天所罰只有

一子曾蒙

聖恩蔭授尚寶司丞奉差過家於臣到之前一日

得病身故臣子亡孫幼痛楚不堪若非

皇上蚤賜臣歸臣此時尚在都門必至鬱悶無聊

以死今哀痛之餘猶得相存殘喘撫視弱孫

舉家大小相依爲命不至顛連此又我

皇上生成之大德也臣子臨没之時遺囑家人俟

臣到家只言感激

聖恩生死幽明莫知所報臣一聞之倍增涕泣自

念愁病之軀當此變故昏迷憒亂必無久延

視息之理惟是在世一日則一日北向百拜

願

聖壽無疆享太平有道之長而已他何言哉臣一

入里門即欲陳謝而哀傷偃仆不能操筆今

始扶病勉強口占授書語不成章伏望

聖慈曲垂鑒炤臣不勝感激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奏卿已抵家朕心甚慰聞有卿子之變良

用惻然奏謝朕知道了還着撫按官存問見朕

眷禮元輔至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三年三月初三日

謝
存問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蒙
恩賜歸具疏陳
謝奉
聖旨覽奏卿已抵家朕心甚慰聞有卿子之變良
用惻然奏謝朕知道了還着撫按官存問見朕
眷禮元輔至意該部知道欽此適巡撫官袁一
驥先已請告移居境上該巡按官李凌雲於

七月二十五日到臣家中傳宣
聖旨臣扶病強起北向滿伏跪聽
綸音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竊念臣入載綸扉罪
愆深重罰當在躬禍先及子傷心引咎出自
中情不謂仰塵
聖衷過垂憫惻
天語殷勤不啻家人父子而又
命撫按之重臣來
存問之特典
皇綸一布海國生輝繡斧辱臨士民快覩在

聖朝為篤舊之
鴻恩在臣鄉為曠古之盛事即臣子在九原聞之
亦增光彩此之感戴豈獨臣之一身一家一
生一世而已哉犬馬依戀之私惟願
皇上謙慎
起居
秉行大政
存堯舜之心親賢國治毋棄遺逸而失羣情
擴天地之量處已容人務矜狂愚以光
聖德庶

昭烈昭明萬禩保無疆之曆
神休滋至三靈贊有道之長臣雖旦暮填溝壑有
餘幸焉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外所有奏
謝義當遣臣孫鏑齎恭陳而俾其稚幼未能遠行
謹遣義男葉來齎
進臣不勝感激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愛朕知道了還廕一孫與
做中書舍人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三年閏八月二十五日

謝
賜蔭及金幣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伏蒙
皇上以
聖母山陵禮畢
欽賜臣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又該臣具疏恭謝
存問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愛朕知道了還蔭一孫與
做中書舍人該部知道欽此隨該臣義男棒金

幣及吏部咨文到家臣謹設香案率領家人
望
闕叩頭恭謝外竊念臣備員八載靡效分毫去
國年餘頻承
渥寵兼金特分于
御府文綺併出于尚方在
皇上大孝光昭維趨走微勞而必念乃愚臣積愆
深重當
騈蕃重賜以何堪至于謝
存問而賜蔭前此雖亦有行然臣孫〻能恭詣

闕廷而特蒙
敎錄此尤格外之
鴻恩而臣之省躬循分無以仰稱者也臣又惟
聖母仙逝已及大祥禮制將畢臣素沐
慈恩遙望
山陵敬百拜稽首以展感慕之私竊計
聖孝旣成
聖懷斯慰
舉維新之美政答薄海之人心皆在此時愚臣欣
幸又當何如臣義男以冬月歸即當具奏陳

謝而臣病苦殘生家居海上去
國門萬里道路艱阻遷延至今臣之罪也統望
聖慈曲垂原恕臣不勝悚息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見感慕
聖母愛君體國至意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綸扉奏草卷之三十終

中宮崩逝恭慰　聖懷疏
奏爲恭慰
聖懷事臣遠離
闕廷于今七載伏枕窮山不聞世事畎畝之情
雖深江湖之跡已遠惟有日夜籲
天願
皇上于萬斯年臣得憑藉
恩私荷延殘喘于林壑而已頃聞
中宮皇后崩逝薄海臣民無不驚悼況臣受
恩深重哀感之衷尚倍恒情惟是

皇后徽柔懿恭之德遠邁乎前聞表儀賛相之功
夙孚于
宸念彤管流芳萬世無極
皇上固不必過爲傷感致累
起居此尤臣與薄海臣民所共爲願望者伏望
聖慈曲垂
鑒納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慰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該部知
道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初十日

恭候萬安疏

奏爲恭候

萬安事臣家居海上去京師遼遠杜門伏枕無所

見聞頃有人言

聖躬違和未審虛實在臣愚心不勝縈念竊計我

皇上無疆惟休

久道化成

天地

祖宗之所眷佑九州四海之所瞻依小有不寧旋

當勿藥惟是

飲食起居百凡加愼

順喜怒哀樂之節以養天和則營衞充而風邪自

退

通上下内外之情以調衆志則煩囂息而氣體自

平于萬斯年

永綏福祉此實臣惓惓之私不容自已者也臣前

者又聞 遼左傷殘

九重宵旰海海騷驛臣受

國厚恩情同休戚豈能晏然不介于懷顧自念

關廢之人萬里上書易生猜忖况中外在事

諸臣忠言嘉謨業已畢吐臣雖愛

國有心而効忠無計又自徂歲以來得一奇病

不能寢食餘息奄奄精神昏憒耿耿一念竟

無由自達于

君父之前臣之罪也今遼事不知何如要以

宗社之福

聖主之威靈大小羣工之僇力必不使其

長蛇肆毒無已但願

皇上念封疆之危急禦侮必先于用人

軫民力之艱難攘外尤本于安内

裯無用之積以供軍儲毋使閭閻嗷嗷有擢肌椎

髓之苦

收久棄之才以熙庶績務令巖廊濟濟多定傾戡

亂之人則元氣旣充

國威自振民心旣得邦本不揺

銜而膏齋斧當不日矣臣敢因問

安而附陳其愚亦區區愛

君之一念也統望

聖慈俯垂

鑒採臣不勝昌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遡因奴酋肆逆遼鎮阽危朕日夕焦勞以致

舊疾愈甚見今服藥靜攝調理未愈覽卿問安

具見憂國愛君忠誠至意所奏朕知道了該部

知道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十二日

續綸扉奏草十四卷

〔明〕葉向高撰

明末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憶在掖垣每諄諄以正疏體為言嘗有疏云露章補牘非僅傳之朝報原以入告
君父浮蔓則難竟故體尚簡沉晦則難解故體尚顯迂誕則難行故體尚核叫號非盛世之音媟褻豈對君之禮故體尚和平尚莊雅又云每箇題目一出輙趨走如騖或假托而言或依附而言或非其心之所欲迫于時尚而言或明知事之不然借作陷穽而言

又云

朝廷若惟同是求則臺省閣但各置一員足矣其必令振鷺充廷鳴鳳共叶正欲參伍錯綜如八音五味之相調耳人主且不求同而比肩事主之人乃獨伐異此何理也云云

蓋以此繩人即以此自繩珥筆六年孤行一意初非作意忤時而自不能與時合一麾而出八載于茲蒙

今上召還而首揆棄閣師亦已
從輿望返綸扉矣此一時也
言路視昔較易而政府視昔
更難昔也
宸衷雖無所譴責而時局則多
所撟挑一言不合異類斥之

矣今衆正連茹雪消晛出無
復有轉喉觸諱者故曰易也
昔也宮府雖睽隔而票擬無
偽撓今突創一
上傳之例夫果出
上意猶可言也倘出左右尚可

言乎即止出左右猶可言也
倘出傍門別竇尚可言乎狐
鼠憑城更有憑狐鼠者按之
則匿迹甚詭持之則托名近
正徐之則有煬竈假叢之禍
急之則有哄爨忌器之嫌故

曰難也當此時而救正者希
而事且保全者若而人是豈
第以口舌爭哉有默奪于疏
揭之外者矣及讀疏揭草大
要苦口而甘出之深心而淺
出之其人所不能言與所不

敢言又若不經意想而游戲出之口如其心筆如其口令讀者自不覺頤解而心折焉則當此時而能有所救正與保全又未始不在此疏揭內也彼水投石而規為瑱豈獨

聽言者過耶雖然蓋有本焉楊雄以艱深之詞文其淺陋之說中不足也蘇文忠筆端有口寧直才勝武良由心事光霽如重門洞開忠義之氣自不能不橫溢毫端而初非

有意乎為文聊表而出之以為進言鵠猶褁日正疏體意也

楚黃門生梅之煥識

綸扉續草序

此余再入綸扉三年間所草疏揭也共二百餘通而乞歸者幾三之一司馬聊城張公語余讀公乞歸疏時政畢具故雖累上而不覺其複士大

夫亦多去然余殊愧之往余事

神祖八年獨身任事苦口逆耳之言無所不盡皆荷

優容然常以不得親見

天顏為歎迨事

今上日於

朝講承

下濟之光事有不可輒與中貴往復辯論皆達

天聽多有疏揭之所不能盡者余嘗懼其觸忤而

上曲賜採納常十之八九蓋余之受知遇于

累朝深矣其若苦乞歸實以老病無賍恐誤國事且與貪位固寵漏盡夜行者同譏非敢恝然于去就之際也病榻中

每憶往者告鄒南皋先生公
講學必講孔孟余只講閻羅
王南皋曰何謂也余曰不佞
老矣塡溝壑之日近苟有欺
君誤國傷人害物招權納賄等
事於閻羅殿前勘對不過者

皆不敢為南皋笑而首肯惟
是叨濫多年積愆叢戾去國
之後累被人言省躬引咎悔
艾實深暇從篋中檢諸奏牘
觀之嘆曰此皆閻羅殿前之
卷案也罪狀具是何敢自匿

因梓之合于前草告諸幽明
庶幾少逭于文過之愆且以
見
神祖
今上之聖德焉

福唐葉向高書

續綸扉奏草目錄

兩請同官辭本揭
乞休第二疏內言票擬外發
乞休第三疏
入直揭

卷四

救侯給事揭
乞休第四疏內救侯給事
乞休第五疏
入直疏
條陳要務疏

救何御史揭
乞休第六疏內申救言官
乞休第七疏
恭陳謝悃疏
救章給事揭
張拱宸免枷揭

卷五

乞休第八疏內救歸御史
乞休第九疏再救歸御史
恭陳謝悃疏

請內帑揭
擬發內帑揭
擬票馬御史叅兵部張尚書各官疏揭
回奏毛文龍賜劍揭
為雲南請帑金揭
給假揭
謝賜食品疏
乞休第十疏
謝　宣諭疏
救刑部王尚書疏

請發犒虜銀幣揭
辭捧冊揭

卷六

乞休第十一疏
再辭捧冊揭
乞休第十二疏
謝　宣諭疏
乞休第十三疏
又謝　宣諭疏
請帑金揭

卷七

卷八

卷十二

卷十三

續綸扉奏草目錄終

續綸扉奏草卷之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葉向高

恭候　萬安疏

奏為恭候
萬安事臣家居海上去京師遼遠杜門伏枕無所
見聞頃有人言
聖躬違和未審虛實在臣愚心不勝縈念竊計我
皇上無疆惟休
乂道成化
天地

祖宗之所眷佑九州四海之瞻依小有不寧旋當
勿藥惟是飲食起居百凡加慎
順喜怒哀樂之節以養天和則營衛充而風邪自
退通上下內外之情以調衆志則煩囂息而
氣體自平于萬斯年
永綏福祉此實臣惓惓之私不容自已者也臣前
者又聞　遼左傷殘
九重宵旰薄海騷騷臣受
國厚恩情同休戚豈能晏然不介于懷頑自念
間廢之人萬里上書易生猜忖況中外在事
諸臣忠言嘉謀業已畢吐臣雖憂國有心而
効忠無計又自徂歲以來得一奇病不能寢
食餘息奄奄精神昏憒耿耿一念竟無由自
達于
君父之前臣之罪也今遼事不知何如要以
宗社之福
聖主之威靈大小羣工之僇力必不使其
無已但願
皇上念封疆之危急禦侮必先于用人
軫民力之艱難攘外尤本于安內

捐無用之積以供軍儲毋使閭閻嗷嗷有摧肌椎
髓之苦
收久棄之才以撫庶績務令巖廊濟濟多定傾戡
亂之人則元氣既充
國威自振民心既得邦本不搖
當在不日矣臣敢因問
安而附陳其愚亦區區愛
君之一念也統望
聖慈俯賜
鑒採臣不勝月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邇因奴酋肆逆遼鎮阽危朕日夕焦勞以致
舊疾逾甚見今服藥靜攝調理未愈覽卿問安
具見憂國愛君忠誠至意所奏朕知道了該部
知道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十二日

中宮崩逝恭慰 聖懷疏

奏爲恭慰
聖懷事臣違離
闕廷于今七載伏枕窮山不聞世事畎畝之情雖
深江湖之跡已遠惟有日夜顒
天願
皇上于萬斯年臣得憑藉
恩私苟延殘喘于林壑而已頃聞
中宮皇后崩逝薄海臣民無不驚悼况臣受
恩深重哀感之衷萬倍恒情惟是
皇后徽柔懿恭之德遠邁乎前聞表儀贊相之功

夙孚于
宸念彤管流芳萬世無極
皇上固不必過爲傷感致累
起居此尤臣與薄海臣民所共爲顒望者伏望
聖慈曲垂
鑒納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慰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該部知
道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十二日

賀　登極疏

奏爲恭
賀事伏以
膺景命而受圖
五位麗飛龍之象
配先猷以建極
一人席貽燕之休運正際乎重熙
光更垂于繼照凡茲黎庶莫不騰歡况在微臣能
無稱慶竊惟天佑下民乃作元后國有主器
是在

長君於鑠我
朝卓越前代自
二祖八宗之繼起直三皇五帝之並隆
皇祖四十八年化成久道下方萬億毗姓躬値太
平爰及
先帝之紹基益見人心之望治雖
龐仁行政後先有久暫之殊而
遐化存神遐邇共尊親之戴家偶逢乎多難不替
宗祊
聖算啓千殷憂益昌曆祚恭惟

皇帝陛下
德養蒙泉
躬符震索
繼述自其能事仁孝本之少成
重潤重暉陋鍾祥于甲觀
克明克類膺新命于周邦允惟
社稷有靈遂使臣民得主山川嶽瀆協慶
有道之曾孫訟獄謳歌共歸
少年之天子顧猶
基命宥密無夙夜以不皇抑且勵志幾康凛冰淵

之是懼蓋
大孝之後難爲
大孝心獨苦于代終而
聖人方出再見
聖人化愈隆于更始臣草茅末品林壑餘生早侍
青宮
先皇無資其羽翼晩陪黃閣
神祖誤寄以腹心綢繆千載之遭逢深負
兩朝之恩遇攀髯欲上鷩
龍馭之不留附翼無能喜

鴻基之有托桑麻十畝長沾雨露于南天葵藿寸
衷快覩風雲于
北極伏願
戒切怠荒
心存臨保
日就月將以典學毋間暴寒
夙興夜寐以懷人長如陟降有典有則率
祖攸行無黨無偏維
皇建極則
予述

父父述祖聖之相授其道同如禹紹舜舜紹堯世
之相傳其揆一矣
天啓元年　月　日

辭　召命疏
奏爲驚聞
召命披瀝悃誠懇乞
天恩俯容辭免事該行人司行人呂奇策恭捧
先帝聖諭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宏才今國
家多事之秋正賴元臣協贊新陞南京禮部尚
書朱國祚講幄舊臣着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與向高一併差官召來同從哲夾輔協恭
佐理故諭欽此臣恭設香案力疾望
闕叩頭謝

恩外竊念臣海上竪儒備員詞苑遭逢
神宗皇帝擢置綸扉俾參密務浮沈八載罔效分
毫謝政歸來省躬引咎自放于山澤之間與
田夫野老頌述
神皇之恩遇以明其報稱之無能而已不謂
先帝御極眷念舊臣特行
召用至加以匡時經濟之褒
赫赫明綸垂于華衮而
皇上又特遣行人齎將
明命

三朝寵眷萃于一時非但近世希有之殊恩抑亦
前代所曠見也臣即捐糜殘軀何足為報惟
是臣禀賦孱弱病患夙嬰徃居政地偶值艱
難孑然一身焦勞獨甚因而怔忡佗傺寢食
失常向非
神皇念臣恤臣予以生路幾無首丘之望林居數
年稍稍收召魂魄視息苟延而前冬一疾又
幾不起徂秋
龍馭繼升普天哀悼臣以感
恩戀

王之私不勝攀號抱弓之痛前病益增精神昏憒
終宵展轉不得安眠一日之中眩暈數次尫
羸瘦削皮骨僅存此行人臣所親見者夫乘
泰交之時事
堯舜之主勉立功名以償前負此世之所望臣亦
臣之深願也年衰身病驅策不前上負
聖恩下違物望此天之所限臣非臣之得已也今
碩彥盈朝庶職畢舉而臣得以老病餘生安
臥田里豈非
聖世一盛事哉伏望

聖明鑒臣病苦真情委非假托與循例奏辭者不
同
亟沛俞音收回
成命臣即旦暮填溝壑有餘幸矣臣不勝懇切顒
祈之至為此具奏謹遣義男葉舉賫
奏以
聞奉
聖旨卿碩德宏猷元輔
皇祖茂著忠勛
皇考簡注召還朕日望卿來佐理新政已歷三時

尚未就程着差去行人敦趣卿宜遵
旨遄發付朕眷倚延佇至意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　月　日

應　召趨朝疏

奏爲聞

召趨

朝敬陳愚悃事臣自被

命後已以病苦真情懇切控辭未蒙

矜允隨復具疏申請忽聞遼陽陷沒中外倉皇遂

不敢發今於五月二十九日該禮部差官賫

捧

聖諭催臣入朝臣方僵臥山中扶曳匍匐望

闕叩謝隨於六月初九日力疾就道念臣一介

書生素無才具往事

皇祖時際太平得以雍容奉職然其碌碌無能狼

狽不堪固已昭然共聽于天下矣况當此艱

難危困之日加以疾病垂死之軀豈有分毫

足濟緩急惟是臣子情義不能恝然俟至受

事之後

皇上親見其庸駑困憊之狀必悔于召臣而諸臣

望臣之至者亦將自咎其失言矣臣聞定傾

戡亂全在人才今羣賢濟濟畢集輦下諸所

爲保全封疆　之計固已犂然畢具

而撫臣王化貞條議鑿鑿神閒氣定足當閫

外之寄是在廟堂之上專其委任而重其事

權有請必應有應必速遼事或可辦也至于

兵餉缺乏

皇上慨發帑金而戒其冒破

神謨淵晝切中竅會臣嘗見

皇祖開鑛榷稅銖積寸累受盡煩言竊疑

聰明神聖之主富有四海何苦爲此由今觀之殆

若逆知天下之有變而豫爲

聖子

神孫計者往有言五行之類金爲兵屬今

大內金氣太盛恐將召兵臣深以爲然時舉以

告

皇祖然則

皇上之德意或亦弭兵之一道也從來天下之財

未有積而不散者而散之不善者常多若保

封疆安社稷省徵求之苦結萬姓之歡消內

釁而固本根其爲吉祥善事孰有過于此者

此臣之所深爲

皇上喜也倘

內帑不足則如前
詔書所列
上供物料量行折價俟事平復故以愈于別項
之搜括耳惟是目前所急尤在將才唐之亂
平于李郭宋之難禦以韓岳皆武流也今天
下之大豈可謂盡無若人誠宜精其選而重
其任假以便宜優其爵賞使之有翹然自喜
于功名之心而作其委靡退縮之氣似亦拘
攣之所當破者若綸扉政本安危所關今雖
簡用多賢而以臣爲之首狐裘羔袖深恐非宜謂

宜
俯從言官之請亟行推擇不拘內外衙門但有夙
望足以鎭物宏猷足以濟變者卽行擢用與
見在諸臣協心併力謀斷相資其勝于老病
之庸臣不萬倍乎臣愚昧之人素無籌策萬
里遙度自知無當然耿耿一念不能自已又
身病途遙未能旦夕遄到
闕下恐一旦顛沛道路卒塡溝壑長負
恩私故敢因恭報起程而附陳其愚衷如此以備
聖明采擇至於愛惜忠賢破除恩怨毋使梧鳳方

棲復潔身而去國白駒將縶更裹足于異途
此則在廷諸臣當有同心而無待臣愚之饒
舌矣臣不勝竦息惶懼之至爲此謹具本題
差義男葉舉賫
奏以
聞奉
聖旨覽奏知卿就道日期具見憂國急公大義朕
心加悅奏內各欵有裨新政待卿至商議擧行
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月■日

途次患病疏

奏爲趨

朝患病肙懇

天恩事臣奉

欽召勑諭催十日卽扶病就道已具疏上

聞矣不意今歲南方酷暑異常炎威如火臣以久

病殘軀觸熱驅馳遂至委頓行至江西廣信

地方愈加困劇頭目昏迷咽喉腫痛又風患

瘍疾因勞復發偃卧輿中呻吟困苦奄奄餘

息卽黽勉匍匐未必能至都門卽至都門亦

未必能奉職孤負

聖恩慙懼交併途次又接邸報見

皇上以都御史臣德完之言復遣官催臣德完與

臣同年而先後出處杳不相及故不知臣之

無能誤聽人言輕發此論臣聞望之愈重則

副之愈難今日何等時勢而以安危重任責

于至庸極劣之人他日不效臣何辭以謝德

完而德完何辭以謝

皇上此臣之所爲聞

命震驚撫躬增愧逡巡郤步而愈不敢前也方臣

行時尚未知同官諸臣之到否今臣國祚臣

宗彥業已受事臣淮臣繼偕亦相繼且至其

與臣一縣臣壙或功高翼戴㩲成算于前籌

或志切安攘殫新猷于初試卽後臣參預其

間亦斷不能有分毫裨益況于碩彥畢集昌

言盈庭

皇上以聖明總攬于上屈羣策而定

廟謨區區

豈能遽爲大患而亦安所用臣爲

哉臣極知

國家有事臣子義在急公生死不避然苟不量

才度德冐昧輕進以傷

君父知人之明而僨天下事則其罪又更大矣卽

頃者二三大僚老病不任者皆得蒙

恩賜歸而人猶惜其歸之晚如臣庸劣衰老患病

困苦猶爲獨甚所以不得不哀鳴陳乞以免

他日後悔伏望

聖慈察臣言非假飾俯垂鑒允仍乞盡褫臣官以

謝天下臣斷不敢引得請諸臣之例以自寬

也臣發疏後亦力疾前進沿途候

旨倏

聖恩允放南歸以少盡臣子敬共之義臣不勝干
冒悚息之至爲此謹差義男葉通賫
奏以
聞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中外倚賴前奏問命就程日望
卿來佐理何乃復有此請便着差去行人敦趣
前來以副朕佇望至意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　月　日

辭貴州叙功疏
奏爲
恩命萬分意外懇
容辭免併陳病苦真情仰干
天聽事臣行至江西地方因患病疏辭然猶力疾
前行至杭州接邸報見
皇上以苗功叙賚加恩新舊閣臣進臣中極殿大
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賞銀五十兩彩段四
表裏臣不勝驚駭不知其所從來自念歸田
日久其於苗事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以有此
典哉臣在綸扉八載惟兩次考滿循例陞廕
此外並未敢分毫妄徼非分即屢次捷功累
蒙
皇祖寵命臣皆力辭以臣在朝之日如此況此分
毫不相干涉之事夢寐意想不到之恩少有
人心豈宜冒承正欲具疏控辭而言官之愛
臣者又恐其冒苗之賞且受遼之罰夫遼之
當罰臣久矣當臣輔政奴酋逆節已著而臣
不能鋤兇遏暴馴至今日臣之罪也夫復何
辭夫以臣之庸愚不能制奴酋未叛之先而

望其運籌決勝誅奴酋于猖狂之後此亦天
下必無之理也臣平生素苦不寐之病每當
晨起則終夜無眠往事
皇祖臨朝講久輟故得雍容奉職林居數載早眠
晏起幸保殘生不意前歲之冬此病大作日
夜不能合眼者且三月餘憔悴消削無復人
形家人皆驚惶以爲必死其後不自意稍稍
安卧餘息復延然猶時作時止竟成痼疾日
者黽勉就道時値安痊而今又大發沿途尋
醫問藥終莫能療度至長安其不能黽勉供

職萬萬無疑矣臣所患苦甚多不能悉陳而
此病左人所共知非敢飾辭若有一字之欺
九廟神靈必誅臣矣臣即旦暮塡溝壑亦何面
目以見
皇祖與
皇考乎臣前疏未奉
旨不當再瀆以控辭
加恩而併及之伏望
聖慈即將
成命收回毋滋濫賞之失併從前

恩命盡行褫奪仍
放臣南歸臣即不敢望方從哲吳道南孫如游但
得以編氓終老林下死不朽矣臣不勝懇切
顒祈之至爲此謹具本專差義男葉皋賫
奏以
聞奉
聖旨黔撲加恩朕眷
念元臣祗循彛典宜遵成命領受前已知卿就道
日切延佇何乃復以病陳仍着差去行人敦趣
速來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月■日

再辭叙功併陳邊事疏

奏爲

召命當趨

加恩難受切懇

聖慈即容辭免併述見聞以資

廟筭事該臣以途次患病併黔捷奏

恩兩疏控辭再奉

温綸促臣速行

諭臣領受臣衰朽殘生仰戴

高厚感激之私何可云喻自臣發疏後復苦瘧疾

幾至狼狽亦力疾前行今已渡河而北漸近

闕廷餘息尚存自當匍匐扶携一望

天顏祗謁

二陵少舒哀慕然後躬陳危困之下衷仰祈

天恩之允放庶于

君臣之義可以兩全而不負臣之此行矣

惟是

加恩隆典萬難祗承竊窺

聖意豈以

兩聖登極曠蕩之恩及于普天而欲假此以施及

于臣乎不知臣山居日久于

皇考

皇上實未甞有尺寸之勞况于黔事更無干涉無

功之賞古人所耻韓昭侯不肯以敝袴與人

臣何人斯敢濫重賞頃兵部差官賫來金幣

臣亦斷不敢受即令賫回伏望

皇上亟收成命使臣得安心趨

朝不必再疏以瀆

宸聽其蒙

恩乃更大矣臣又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人

情踴躍而或者慮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

亦老成之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

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耿恭以百人而守疏

勒皆奇功也邉事之失似亦在知正而不知

奇故糜爛决裂一至于此臣所過地方見其

士民談募兵之苦疾首痛心而所募之兵又

多逃亡替換羸弱不堪徒費金錢無裨于用

沿途騷擾更不可言乃目前事勢又不得不

募海內民力已竭而驕兵悍卒乘此挾衆狎

干法紀陵犯喧囂三尺不得問奸民聞風相

率繼起似皆視遼陽之成敗以爲順逆今ニ
有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
雖不知其能成功與否然爲今日計惟當廣
爲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過爲危懼之談
以張虜勢即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
使將來無復敢出一奇以破賊也若樞府經
畧督撫諸臣皆極一時之選必能同心僇力
毋忌成毋旁掣共滅奴酋雪此大耻消中外
之隱憂此實普天臣民所共想望凡臣一路
逢士大夫其言無不如此臣本書生不諳軍

旅又身未受事不宜多言但杞憂心切而途
中所見情形與所聞議論欲亟聞于
君父故敢忘其煩聒之罪而直述之以備
聖明採擇亦不敢自謂其有當耳臣不勝悚息冒
昧之至
天啓元年■月■日

到任疏

奏爲老病庸臣不堪重任恭謝
天恩兼陳愚悃事臣以多病殘軀跧伏丘園永絕
世念不意疆事勵勤
聖恩隆重扶曳出山千愁萬困已於二十三日見
朝二十四日
廷謝復蒙
聖慈諭令供職後補
而恩臣即欽遵於二十五日到任辦事念臣往在
綸扉正當

宮府睽隔之日呼天泣血眼淚爲枯今者再起又
值東西告變薄海驛騷當大壞極獘之後其
難尤倍于往時臣以庸愚之資狼狽之病安
能有尺寸展布以答
恩私惟望同官諸臣各竭智謀共期匡濟毋拘往
日首次之套使臣獨擅自專不聽人言則非
在臣若彼此觀望有懷不竭至于僨事則臣
亦不敢獨任其責其各衙門大小臣工亦宜
合併精神一心徇國將從前閒言譁語盡行
捐除毋復相搆相訐上疑

聖心下成黨禍如漢唐宋之季天下事厥猶可為
乎至于大本大原尤望
皇上淸心寡欲虛懷納諫毋以讒言而輕動
天威毋以先入而釀成偏聽常使
聖衷穆然無有好惡喜怒端倪可窺以為投閒抵
隙之地則
聰明睿知眞與堯舜同符而其他安攘大計可次
第舉矣臣事
皇祖八年以臣之愚
皇祖之神聖然每有本章必發閣擬即意所欲行

亦令中官傳諭事有不可臣未嘗不力爭至
再至三
皇祖未嘗不曲意聽臣不欲從中降一
旨也以故
高拱穆淸威福不移而臣亦得效其區區犬馬之
力今
皇上虛懷恭己信任輔臣固無不發擬之本章然
間有
傳宣稍滋疑議播之中外彌添揣摩更望
皇上加意政幾愼重綸綍自凡事務容臣等擬

上請
聖裁或有愚見未合
聖心亦乞俯垂採納其於光
聖德而贊
聖治未必無小補矣臣前者屢疏控陳病苦下情
字字皆眞加之不寐之病近益增劇形神憔
悴恐亦不能久事
皇上惟是萬里遠來毫無他覬所有耿耿愚衷不
能盡述而略陳其大概如此其目前至危至
急之事勢須拯救者容臣與同官另行陳請

統望
聖慈曲垂鑒炤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到任辦事朕心嘉悅奏內關朕躬
的知道了倡率廷臣協心匡濟屏絕縈累尤見
老成謀國忠藎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請　發帑金摺

臣等竊惟自逆左發難徵兵轉餉無一處不受其害人情動搖已極其驕卒奸民包藏禍心欲乘間狂逞者在所皆是地方官力不能制含容隱忍幸旦夕無事今四川土兵作亂若不及早撲滅竊恐此輩聞風相率繼起更難收拾而中外財力竭盡無餘各部束手無措萬不得已懇祈

皇上再發帑金多則三四百萬少亦二百萬以濟危急臣等極知

內帑請發已多所餘無幾且前此所發率多已破未得實用深為可惜但今事勢危急舍此無策昨工部及貴州巡撫四川各鄉官皆有疏請而戶部等衙門亦將繼請零星咨應更為不便不如一起多發着令通融酌用仍一一明白奏聞不得仍前冒費以後亦不許頻煩瀆擾殊為省事臣等謹擬

聖諭一道恭請

聖裁又湖廣兵萬人已至通州旬餘日須作速打發出關聞其意小望犒賞當此隆冬嚴寒之時操戈執銳于邊鄙情實可憐其他處調發各兵亦陸續將到伏望

皇上另發五六萬金差官犒賞使此輩知恩出

朝廷鼓其勇敢之心而消其桀驁之氣是亦不容已之急務也臣等再擬

聖諭一通併請

聖裁事屬煩瑣臣等甚懷惶恐但鬧變如此不容坐視故不辭冒昧之罪仰干

天聽統望

聖慈鑒炤施行

擬

諭戶兵工三部頃因　構　四川土兵為變深軫朕懷爾每屢稱兵餉匱乏請發內帑朕念內帑所發已多全無實用且兵餉分毫難省而動稱無兵有餉無兵是何緣故經撫各官不思數兵數餉設法　但告苦訴窮推罪卸担甚孤

朝廷委任之意今後都着用心料理戰守事務毋致疎虞其道將等官但有推避退縮三尺具存必不輕貸發出帑金二百萬為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爾每還酌量緩急樽節通融不得仍前

冒破其所用之數仍先行奏聞以後不得再行

陳瀆故諭

撫

諭兵部選左調援川湖等兵起行在途計程次第

將抵近郊朕念各兵赴義從征跋涉勞苦時當

寒冱倍軫朕懷特發帑金　萬兩爾部酌量道

里遠近派定數目便差的當官同本處地方官

唱名給發統領將目一併加賞仍諭令鼓舞約

束作速前行到彼聽經撫官奬賞優叙稱朕體

念優恤至意特諭

二諭俱

允發

天啓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二

敕劉王事揭

蒙
發下禮部主事劉宗周一本該文書官韓奉口傳
聖諭擬票重處臣等細觀本內所言委皆妄發
皇上講學勤政留神治理方為堯舜之君豈有宴
遊狎昵諸事宗周不能宣揚
聖德語言狂誕罪何所辭但其心雖出于沽名而
其言亦近于忠愛以唐虞三代之聖帝明王
而典謨所載常有禽荒色荒甘酒嗜音之戒
不以為嫌天下後世亦未嘗以此為聖帝明
王累而反益章其盛德
皇上若重處宗周則天下之人將以宗周為忠直
而反成其名矣臣等仰窺
聖度如天何所不容且知
皇上真是堯舜之君必不因宗周之言有所貶損
故敢陳其愚衷如此伏望
聖慈曲垂鑒允

天啓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辭延綏捷敘疏

奏為捷敘蒙
恩瀝誠辭免仰祈
鑒允事該兵部以延綏大捷題敘各官伏蒙
聖恩推及閣臣進臣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
司丞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臣不勝愧感
隨查敘疏先後兩捷係萬曆四十年十月臣
在閣供事至四十三年告
廟宣捷不知何以至今方敘事經十年臣之夢寐
已不及此矣不意重入綸扉之日正值舉行
曠典之辰懋賞不靳乎彤弓
特恩首加于紫閣反躬知愧遑會稱奇念臣前此
備員八載屢值捷功每有
加恩悉皆控免蓋閣臣身居帷幄原不宜分邊閫
之勞而愚臣才乏贊襄更何敢冒踰涯之賞
在當時已自如此豈今日又復不然辭受異
情後先舛戾義之所必不敢出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誠
亟收成命庶省累疏之瀆陳益增寸衷之感激矣
奉

聖旨延綏等鎮捷功久稽叙賚卿前在
皇祖朝殫忠運籌懋著猷績今來正當捷叙加恩
示報朕豈有私宜遵成命祇受不必遜辭該部
知道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擬孫給事本揭

稟
發擬給事中孫杰一本臣等看得本中請逮李維
翰此實海內人情久懷憤恨以爲
皆維翰督催張承胤浪戰所致遼左千餘
里之封疆數十萬之生靈
國家千百萬之糧餉皆破壞于維翰之手論其
罪狀尚在楊鎬李如楨之上而至今優游田
里恬然無恙
國法之不行未有如是之甚者今東西交訌中
外騷動人情之玩愒已極若非大明賞罰誰
肯用命而維翰之罪不正則賞罰何自而明
至於推官鄭之范棄城逃奔罪狀尤著遲延
日久未正刑章近日經略監軍言遼左將吏
人人各備好馬但　至卽逃皆之范爲之作
俑也臣等竊以爲此二人不拏
國家雖再聚數十萬兵再糜數千萬餉亦終不
能削平禍亂而天下事去矣此在今日誠爲
救急之第一着而不容再以姑息處之者也
故臣等敢擬命官旗拏問正罪庶少慰公憤

之輿情而邊臣亦知所警矣伏望

聖裁施行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再辭延綏捷敘疏

奏爲辭

恩未蒙

鑒允再懇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臣以延鎭捷敘

加恩疏辭奉

聖旨延綏等鎭捷功久稽敘賚卿前在

皇祖朝殫忠運籌懋著猷績今來正當捷敘加恩

示報朕豈有私宜遵成命祗受不必遜辭該部

知道欽此臣惟此番捷敘雖臣在關時事與黔

捷之無干者稍異但上憑

皇祖之威靈下賴將士之戮力臣庸劣備員實未

嘗有寸籌可運其不當覥顏承

恩亦與黔捷同也臣生平無他長惟有引分知足

一念可以自信今中外艱危臣雖感激

恩私黽勉受事然老病衰頹難勝勞苦常恐旦暮

不可知以孤

知遇若復冒昧濫承終無報稱於心何安故敢再

瀝悃誠仰祈

聖鑒即

賜俞允使臣得遂初心不爲虛讓臣幸大矣奉
聖旨朕嘉延鎭等捷敘賚在事諸臣以卿前司政
本獨運帷籌功宜首叙遵制加恩何得一槩辭
免愼毋固遜慰朕眷酬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請貴州兵餉揭

蒙
發擬兵部一本爲貴州請餉奉
上傳帑金原備遼東四川急用其貴州兵餉着該
省設處王三善催他卽去欽此臣等卽當擬
上但念貴州地方至窮至苦兵餉多係四川湖廣
兩省協濟今奢崇明作亂兩省皆自救不暇
必不能協濟貴州此外毫無措處而奢氏在
川貴接壤貴州之亂卽四川之亂唇齒相依
事同一體不得顧此而遺彼也王三善之請

餉臣等亦再三籌度欲不與則貴州必不能
支欲與則帑金又難徧給故擬量與十萬兩
尚恐于事未必有濟若併此靳之則臣等亦
莫知所以爲計而三善空手入黔反得以藉
口矣敢仍冒昧擬
上而嚴催三善速行以救貴州之急伏乞
聖裁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八日上

三辭延綏捷叙疏

奏爲

恩命萬不敢承懇乞

聖明卽

賜鑒允事該臣再疏辭

恩奉

聖旨朕嘉延鎭等捷叙賚在事諸臣以卿前司政本獨運帷籌功宜首叙殊制加恩何得一槩辭免愼毋固遜慰朕眷酬吏部知道欽此臣惟閣臣得與捷叙雖出

朝廷特恩間亦有受有辭而揆之分義則臣所云閣臣不宜冒邊鎭之功微臣未嘗效贊襄之力兩言盡之故臣前此八年竟不敢受今安可自背初心作兩截人哉况受恩者必圖報稱臣旣老且病受事纔旬餘已趨走不前每値風雪嚴寒輙一步一躓拜跪艱難屢欲僵仆似此情景安能效尺寸以報

皇上如使舊恩未酬而

新寵再冒其爲負欠恐百生亦不能償而

皇上之褒其功者乃所以益其罪矣臣萬里遠來實以

國事劻勷不敢安卧自失無功名富貴乞恩澤肥身家之念昨同官辭疏臣卽爲擬允非但體同官勞謙冲抑之盛心亦將爲自已地也自

兩聖登極澤遍寰區公車之牘半皆陳乞之章臣獨何心不欲徼

煌煌之綸綍累累若若之檐叙以上光祖父下庇子孫哉顧于義有所不可耳夫言再則煩三則瀆今臣瀆矣伏望

聖明卽

賜鑒允免臣屢瀆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捷叙加恩輔臣累朝彝典且卿贊襄

皇祖實懋勳勞非他可比殿廕未足示酬何乃固遜不已以卿疏懇切特允辭免成卿勞謙之美銀幣宜祗承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救周給事揭

蒙

發擬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一本該文書官韓春

傳出

聖諭以本内黨護王紀諫毛士龍應行重處不許

申救臣等竊惟紀諫士龍皆已奉

旨處分朝瑞又復有言自是其失但此二事原經

撫按官及九卿科道議奏朝瑞不過掇拾人

言因條陳而牽及之

皇上既處二臣而又重處朝瑞大小臣工必復爭

論而

朝瑞愈多事矣朝瑞曾於

先帝時被謫頼

皇上矜其讜直得復原官海内方以此傳頌

聖德乃未幾而又被

嚴譴毋乃非前此所以

優容朝瑞之至意乎近來言官遷謫已多雖其輕

言妄發自取愆尤然自古帝王皆以容受逆

耳之言爲盛德今日蒙

發九卿等官申救倪思輝等本臣等尚望

皇上秉

萬壽之期沛曠蕩之恩冒昧擬

允而奈何又處一朝瑞乎臣等居股肱之任以輔

弼爲職若使自同外臣曲爲庇護不以

君父之心爲心

九廟神靈應加罪責如其依阿順從無所匡救不

能成

皇上爲堯舜之君則亦無庸臣等爲矣伏望

聖慈俯鑒愚衷其周朝瑞本臣等謹擬

旨責諭加罰治恭候

聖裁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給假謁　陵疏

奏為懇

恩給假恭謁

定陵

慶陵以申愚悃事臣等皆草茅賤士幸列清班臣

向以備員輔弼事

皇祖八年又會事

皇考于東宮異常

知遇曠古所希臣繼偕冢

皇祖欽點入閣

皇考渙發

綸音遂得從輔臣之後末事

陛下言念

二聖三十載泰肓之恩真同

天地曩者

龍馭相踵上賓臣等跧伏里中既不與擗踊之哀

又不與執紼之役中懐如割寢食未之敢忘

今

弓劒永藏而松楸未拱不勝悽愴怵惕之思是用

披悃

上請懇乞

聖慈俯鑒微誠給假數日容臣等祇詣

山陵展謁如禮庶蟻忱少安退就溝壑亦無所恨

臣等不勝懇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恭謁

皇祖定陵

皇考慶陵朕知道了

天啓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擬孫給事論閣臣吏部本揭

蒙

發擬刑科右給事中孫杰一本論劾大學士劉一燝吏部尚書周嘉謨臣等已擬票上請

聖裁復蒙

發下改擬臣等未測

聖意難以更定但查本內所論霍維華之年例則吏部必自有說非臣等所能知故擬令吏部說明其袁應泰係多官會推佟卜年尚出胡嘉棟之用係經畧巡撫及科道各官保舉至

其收拾遼人將功贖罪非吏部得自主張若閣臣不過照常票擬吏無干涉臣等再四籌度議擬不過如此別無可以措辭故敢仍將原票封進恭請

聖裁臣等不勝冐昧悚息之至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上

回奏吏部署印官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包見捷本該文書官韓春口傳

聖諭印著包見捷署掌臣等卽當擬上但包見捷告病日久卽今奄奄床褥旦暮難保萬分不能出理部事而

大計期迫難以久待不如仍著尚書周嘉謨出完此事而後聽其求去亦未為晚臣等非為嘉謨蓋以事體如此方為妥便故敢冐昧具擬恭請

聖裁

天啓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請戚繼光蔭諡疏

奏爲目擊時艱興思良將懇乞
聖明追叙舊勞以章激勸事臣等聞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雖未危然亦不可
謂安矣臣等備員綸扉無益于安危之數每
相與圖惟安得有眞將才能戡難定功以上
釋
九重宵旰之憂下舒萬姓倒懸之苦者而博詢中
外尚未有其人或有之而臣等不及知耶諸
效謀獻策之輩又多竊談剿說無益實用竊

以爲兵家之事故未易言徒取虛聲于平日
率難責效于臨時如近日遼左之役隕將覆
師可爲殷鑒然猶贈蔭立祠蒙
恩優渥豈非借此以鼓舞忠義感發人心爲將來
者勸耶乃有勳庸昭著南北勤勞三尺童子
知其姓名而不食尺寸之報亦無人爲之表
章此固
聖朝一大關典而介冑之士所爲扼腕而不平者
也臣等敢冒昧言之故都督戚繼光當嘉靖
季倭奴入寇海上浙直閩廣靡不摧殘蔓延
十載莫能少攖其鋒獨繼光在浙數有戰功
迨閩中告急勢在燃眉繼光提偏師入閩累
戰俱捷所捕斬首級見于奏報載在
實錄者殆將二萬時興化已陷賴繼光而復省城
將危賴繼光而存
國家之得以有閩不至淪于島夷者分毫皆繼
光力也其兵又不過五千而倭與紆民相糾
合常不下十數萬竟破滅之至今白叟黃童
能言其事所在畫像立祠春秋俎豆至有感
而泣下者倭難既平移繼光鎮薊時虜方桀

於度窺鐵輔繼光簡卒蒐乘造車製器百凡
備禦之具無不具飭又築遵化諸城及修砌
邊墻皆屹然金湯而未嘗取給公帑終繼光
在事虜不敢入薊十餘年間近郊無風塵之
警又皆繼光力也夫
國家所患南倭北虜耳繼光破倭于南禦虜于
北自正嘉以來稚名將者孰不以繼光爲第
一昔劉江望海堝之捷獲倭級僅三千遂封
廣寧伯近時邊臣斬虜至百即以大捷論錦
衣之蔭纍纍而繼光馘倭至二萬薊鎮之功

遥在大捷之上乃並不蒙延世之賞僅以修
邊功廕一子錦衣千戶而已後又投之南荒
奪其將印使侘傺無聊以死今已數十年尚
靳一易名之典自來功大賞薄未有如是之
甚者今奴酋猖狂徵兵遍天下崇階峻秩大
纛高牙後先相望甚至横草之功未聞而副
總參遊之秩已授乃竟無人能發一矢東向
相加遺孰不謂繼光而在决不至此頃蜀事
又告急矣中外倉皇莫知爲計臣等竊以爲
蜀地險僻人情易擾然李順劉旰之亂極其

猖獗張詠以一郡守談笑而平之羅輝擎羅
大子聚衆數萬連營數十直偪成都高仁厚
將數百騎馳尺檄不崇朝盡空其壘高崇文
之破劉闢亦僅神策兵五千耳蓋蜂屯蟻合
之徒易聚易散勢自如此闢者崇明土兵不
過數千其餘皆驅率脅從張其聲勢誠使得
智勇之將統節制之兵不過一二萬人益以
土司之效順者奮勇長驅稍用高仁厚策傳
諭解散逆酋必可殲也第恐無繼光其人耳
夫買駿招士式鼃作勇古人常多用之朽骨

微蟲尚能感動而况于人臣等願
皇上勅下該部詳覈繼光勳勞量行敘錄或特予
錦衣一廕或即以原廕千戶優陞職級仍予
以謚慰英魂于九原昭
特恩于奕世海內英雄豪傑當必有聞風興起爲
國家出力事定功成必不愛五等之封茅土之
胙以示報而不至如繼光之沈沒或亦激勸
之一道乎其與繼光同時戮力而謀畧勳名
亦差次者則有俞大猷或再采公論併行敘
謚是亦勞臣之所望以瞑目于地下也臣等

書生不閑軍旅當此艱難之秋自愧無能酬
報使今日有繼光其人當望其下風爲之百
拜又竊見
皇上留神疆事榭髀興思
傳諭臣等擬
旨嘉與土婦秦良玉使繼光而在今日其蒙
恩徼寵又不知當何如故有概于衷合辭爲請伏
望
聖明採擇施行奉
聖旨戚繼光素著勳勞未蒙優敘覽卿等奏朕知

道了着該部即行議覆還併僉大猷都與他議
稱朕憫念勞臣至意
天啓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論經撫事情疏

奏爲廷議紛紜主持無力敬述愚見以備
聖裁事臣鉛槧書生不知軍旅頃者扶病出山每
告人曰今邊事劻勷支撑未易使我廣益集
思佰羣策合羣力以狥
國家之急此所能也若運籌制勝料敵設奇指
授閫外之方畧筭無遺策則不能也初聞遼
陽之變人情震擾即京師士民亦多逃避而
巡撫王化貞時方爲道臣獨能從容鎮定使
河西不至潰散心竊壯之未幾聞熊廷弼有

經畧之
命眷禮殷隆則又竊喜以爲
朝廷委寄之重如此廷弼才又足以當之遼左必
無慮矣然惟時議者已慮經撫之不合臣曰
不然也同舟遇風則胡越可爲左右手矧二
臣共事地方成則同功敗則同罪毋論封疆
利害即身家禍福亦彼此共之安得不合其
後見章疏中稍有形迹臣亦以爲小嫌耳何
至于參商惟毛文龍鎮江之役撫臣以爲功
經臣以爲罪意見大異臣竊謂

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
酋之分毫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
難言罪于何有以爲亂三方布置之局則此
局何時而定以爲貽遼人殺戮之禍則前此
遼人之殺戮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
龍之功罪可勿議也受事以來即移書二臣
力勸其相與輯睦共保危疆而微誠不足感
動心甚愧之然私心願望終欲二臣之歡好
不敢有一毫左右袒于其間即頃者言官論
高出等意或有爲臣亦以爲非曰如此則廷
弼不自安矣近見廷弼有分布防守疏則甚

喜爲擬
旨稱其方畧次第又于朝罷告九卿諸臣曰經畧
此疏甚佳遼事有着落矣諸臣皆同聲以爲
然越二三日廷弼又有書聞毛文能殺奴防
守兵二千今巡撫往援當進至廣寧爲之後
繼臣又甚喜曰如此則經畧不惟無嫌于巡
撫而且無憾于文龍遼事益可爲矣詢之諸
臣亦皆以爲然以此見人情之于經撫非有
厚薄但欲其同心併力爲遼左計耳而南北

言官屢有條陳皆以經撫不合爲說臣與同
官商議以言者既多若全不照管殊非事體
故擬下廷議臣向者見
朝端有事輒下廷議心亦以爲非惟此事重大
不敢以寘寘之見輕爲臆斷意俟議上乃可
酌處耳而言者詆臣謂目前可以藉口日後
可以卸罪夫人臣處國事而以藉口卸罪爲
心則不忠之大者也臣見漢史述趙充國平
西羌以爲魏相能用充國然充國亦自言兵
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而其時廷議亦
多異同最後是充國者乃十八彼何嘗廢廷

議也且充國雖主屯田而辛武賢亦竟以力
戰取勝夫安知羌之破散武賢獨無功乎今
使廷弼能爲充國臣亦何難爲之主張且留
化貞以爲武賢亦何不可者惟是廷弼之與
化貞作用既殊而欲化貞受其節制則衆朝
之人皆以爲難行臣之同官皆爭之甚力豈
臣一人所敢獨任臣嘗見前代姦臣妬功嫉
能敗壞國家如盧杞秦檜之流心甚痛恨每
讀史至此輒爲掩卷如使阻撓至尊以自爲

藉口卸罪計則與杞憂何異今日不畏言官他日獨不畏青史耶頃與同官談及戚繼光相與咨嗟嘆慕願為執鞭即具疏請追錄其功蒙
皇上亦以為然
傳諭擬
旨下部議覆矣死者如此生者何如區區愚衷但以年來徵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遼事久無結局則內釁必生恐其禍不止于蜀會舉趙充國策與經臣籌度而經臣謂屯田必不可行不徵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此臣之所為過計深憂而未敢力主者也臣老病昏迷觸事憤憤其不能主張不止此一事徒以受事未幾未敢言去然其伎倆智能大較可見不去亦終無益伏望
皇上下臣章兵部再行斟酌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即申飭巡撫將吏一聽廷弼之節制不得分其事權至于毛文龍事得于回鄉之口經臣亦未深信須從中確查虛實如其果真則二臣仍當督率道將合力救援不得以人

言推諉自失事機此又臣之所惓惓而厚望者也統望
聖明裁斷施行奉
聖旨軍國大計從來集廷臣議覽卿奏具見持平周慮朕知道了會議覆奏已有旨責成經撫各官相機調度共圖報稱如再違旨爭執僨事必罪不貸中外多事願卿殫抒忠猷主持國是副朕倚任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留同官揭

蒙

陛下同官臣劉一燝本

傳諭已四次懇辭准馳驛去臣等竊念人臣進退

由于

君命

皇上既允一燝之去臣等安敢強留但念閣中向

時嘗苦人乏今日方有七人足爲年來盛事

又值中外多虞東西交警匡維開濟萬分艱

難多一人則增一人之見識添一人之氣力

而一燝忠勤貞亮素簡

宸衷當

兩聖纘升之時翼戴

聖躬纘持

宗社一段苦心終難泯沒在閣年餘實竟機務百

凡事體極爲諳熟即臣向高雖忝居首輔然

山居日久加以老病亦深藉其夾持之力一

燝若去則閣中失一得力之人而臣等愈難

于展布矣況大臣去留關係國體今冢卿方

去而輔臣又繼人情疑駭以爲

皇上有所厭薄而莫知其故其過于揣摩者將以

爲二臣之去別有他端而人人自危

皇上御極僅歲餘其

加禮于大臣者至爲優渥海內方傳誦

聖德謂庶幾元首股肱一體之誼而忽有此舉動

何前後之不相符其所損殆不細矣臣等方

望

皇上傳諭一燝速出共效贊襄柰何遽聽其去此

臣等之所萬不容已于言者也玆敢仍擬

溫旨慰留非留一燝也蓋揆之

國體人情必當如此而稱度

聖心亦必有難于恝然者耳伏望

聖慈曲垂

鑒炤臣等不勝冒昧懇切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給假揭

臣衰老已極又素患怔忡不寐之病曾於途次屢疏懇陳今在閣辦事將五十日屢次眩暈皆賴僕役等左右扶掖始免顛仆此同官諸臣所共見者昨日在閣亦苦眩暈今晨方起即以頭痛悶絶緣欲恭進

二陵聖德詩故復勉強匍匐扶携入閣而困憊委頓愈不能支矣伏望

聖慈准臣給假數日於私寓調理其一切本章有同官五臣在閣票擬臣不敢預俟調理稍痊

仍即入閣辦事不敢偷安臣非萬不得已固

不敢

請也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綸扉續奏草卷之二終

綸扉續奏草卷之三

回奏梅世功等承廕揭

適蒙

發下吏部覆南京禮部咨送駙馬梅殷孫梅世功
李貞孫李邦鐸承廕本該文書官韓春口傳
年遠俱不准仰見
皇上慎重名器至意但查
皇上登極詔書內一欵
累朝及見在公主所出子孫各廕一子入監讀書
欽此又查先該吏部題覆駙馬王寧孫王國
蕃周景孫周佩俱奉
旨准訖臣等看得
詔書明載
累朝似原不分久近王寧尚懷慶公主梅殷尚寧
國公主俱
高皇帝女而寧國係
孝慈高皇后所出又微有異其餘係公主嫡派如
周佩等一概准廕該部遵
詔咨題兼據奉
旨事例今若別無他端止以年遠爲辭似與

詔內
累朝二字不合且與已給諸例後先異同臣等躊
躕再三難以朦朧定擬仍照准例擬票進
覽伏惟
皇上裁奪近來乞請太繁臣等昨于原任尚書劉
體乾孫劉極本擬有乞恩年遠不准之
旨正以年久不合
詔條與此似不相蒙非敢擅爲擬議前後參差也
併此奏
聞統惟
聖明照察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再留同官揭

適蒙

發下臣同官劉一燝乞身本該文書官張惠口傳

上諭五疏情辭懇切准馳驛去臣等先因一燝辭

疏蒙

允具揭擬

旨請留

皇上幸聽臣等旋即批發煌煌

天語惓惓

恩意中外傳頌以為

皇上禮遇大臣如此乃昨

旨僅隔一夕今疏遽從允放不惟

聖慈慰留之意鬱而未宣似覺後先

批答之辭驟而無序

祖宗朝閣部諸臣苟無大故終始垂恩即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去位者再率蒙

恩禮周渥至

傳允之後慰留仍至再四蓋寵眷大臣以風有位

乃

累朝之家法且

皇上所已行臣等何敢不遵承將來用是不避煩

瀆再此控懇仍擬

留旨呈

覽至于綸扉多事之需才一燝沈毅之足賴銓部

用人之始末科臣求多之端倪

皇上自有洞鑒舉朝自有公評臣等前揭畧具儻

仰勤

聖覽未有不俯

賜聽允者臣等何敢復贅瀆惟

聖慈鑒察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為秦良玉請誥命用寳揭

題該石砫土司秦良玉以援遼功奉

旨封夫人給與

誥命遷延日久未經用

寳給發今又率兵征剿奢酋伏蒙

皇上屢次褒嘉本官差人候領

誥軸日久臣等欲其速回傳諭

聖意作其忠義之心查得二十七日係洗

寳日期乞即於是日用

寳頒給來人齎捧前去庶本官益感格外之

恩而圖報愈切矣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告病併陳時事疏

奏爲老病不支

厚恩難報敬因時事少效愚衷事臣質本庸愚毫

無才具遭逢

皇祖勉力驰驅自釋負還山頹然自廢不自意重

遇

聖明復蒙任使老病殘生懇辭不獲受事將兩月

矣雖夙夜竭誠思效尺寸而賦性疎直世故

不諳上之而執爭煩苦未免取厭於

聖心下之而擬議乖違難以盡孚于衆志東西之

警交訌安攘之籌靡效一年攸偏已舉見于

此矣假使年力尚強身無疾病猶可勉強而

以望七之衰齡遭怔忡之夙患終宵不寐終

日昏沈每入班行時虞傾跌昨萬不得已請

假調理而病患旣深難以遽除伏枕思惟頗

有少槪於衷而不能已于言者自古帝王之

致治雖有不同然其大要不過好學勤政兩

端虞廷傳受首言執中而卽繼以道心之微

人心之危且兢兢業業于一日二日之萬幾

夫聖如堯舜豈復有人心唐虞之世垂衣裳

而天下治何萬幾之有二帝之意蓋以帝王
位尊任重苟有一念之安逸自肆即爲人心
而幾者動之微四海九州之大其爲釁孽禍
萌何可勝數是以防乎其防而不敢頃刻安
也我
皇上聰明天縱
朝講時臨真可謂勤政好學之主矣但今之常朝
旣是套數具文無關于政事而
日講間隙時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于義理之精
微古今政治之得失至於退處深宮之後其

起居動靜非但外廷不得而知即臣等忝居
密勿亦無從聞也其果盡如二帝之兢業乎
抑亦有稍動于人心危而不及持者乎臣甞
見
皇上發機本章每多
傳諭以此仰窺
聖心之留神于庶政也然而所
傳諭者亦間有瑣細而不急窒礙而難行臣等欲
一一言之則不勝其煩欲默而不言則又失
輔弼之職堯舜君臣有都俞有吁咈夫都俞
者贊其是也吁咈者爲其非也汲黯曰天子
置公卿輔弼之臣豈可阿諛順旨陷主于不
義故臣願
皇上有所傳諭毋執成心使臣等得以盡言而
皇上尤於燕閒游豫之時覽觀經史深戒怠荒以
直接虞廷人心道心兢業萬幾之統此
宗社蒼生之大幸也大臣者朝廷之股肱言官則
耳目相須而並重也
皇上御極以來三事允列無不備官青瑣烏臺時
多濫觴亦旣知所重矣然而倪思輝等以論

客氏去矣銓臣周嘉謨以被論去矣勳臣劉
一燝又屢懇請矣言官論保姆則去言官言
官論大臣則去大臣其去言官也若視言官
之甚輕其去大臣也又若視言官之甚重夫
言官不得於彼能得於此猶庶幾處於君輕
君重之爾而所稱
顧命之大臣乃不得比於保姆尚存徘徊顧戀之
意則其輕斯已極矣往
皇祖時大臣以老病請以人言請率不得去不勝
呼籲之苦今

皇上寬仁體恤臣私有請必遂使進有雍容泰職
之娛退無狼狽跋疐之患真是
聖朝第一美政即嘉謨之去亦豈不感激
聖恩惟是其去之跡若近于驟而嫌于輕則人莫
不詳之甚且揣摩于奥窔之中不可知之地
臣萬不敢謂然而其漸亦當防也王安一奄
豎耳在
先帝時不爲無功在
皇上時不爲無罪彼其剛戾恣睢好名不學自足
以取禍然事在

內庭
皇上自知之而自處之若必借巳朽之骨以入彈
章非所以爲名矣况年來人情有一番爭競
則必有一番題目在今日言者可信其無心
而他日繼者將出于有意趣端甚微末流甚
大此亦不可不慮者也臣竊觀時事東夷之
憑陵未消西酋之兇鋒復熾九邊兵餉在在
告窮各處奸坃人人思逞天下之事莫知終
始所賴
君臣上下血脉流通精神貫徹合心併力以綏輯
黎坃戡定凶逆庶務庶克有濟而
穆清之上既可望而不可知巖廊之下復可知而
不可言小辈難滋煩言易生封疆將吏左而
效之一片平明世界盡爲乖戾舛錯之氣所
瀰漫驕頤又何怪乎戎虜之縱横哉臣職任
股肱誼當調燮陳力無能空言何補惟念病
勢如此恐不能久事
皇上又眩暈時作乍起乍仆倘卒然填溝壑遂不
及言長負
恩私抱恨無巳故從床褥中口占授書語無倫次

伏望
聖慈察其無他矜其狂直
俯賜采納臣不勝肩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朕在宮中每日披閱文書覽誦經史及
祖宗訓錄無以時事憂勞何有多暇卿爲輔弼元
老正賴責難陳善匡朕不逮覽奏具悉忠悃王
安處分巳久外廷章奏不得牽入目前東西用
兵尚無戡定次第卿旣心切憂時當不久安私
寓佇望即出佐理副朕倚任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論經撫事情疏

奏爲謀國無能妄言招咎謹陳愚悃以備
聖裁事臣頃因御史江秉謙以遼事會議責臣卸
擔不得已具一疏自明並未敢侵及經臣只
言毛文龍不宜深罪此未合經臣之意耳而
經臣疏辯且移書在廷諸臣危言苦語若有
深怨積禍然者臣甚異之若再有詞說則枝
節愈生惟直任失言之罪而已至於經撫之
不和必致敗壞遼事則三尺童子無不知之
卽經撫二臣亦自言之若坐觀其成敗心則

何安懸斷其是非意又難定故不得已擬令
部科二臣往諭
聖意蓋以部科親往或可曲暢彼此之神情或可
目擊地方之事勢較諸長安中空言庶幾漫
無歸着者或差勝耳而部科諸臣有疏咸言
其不便臣亦惟有直任失擬之罪而已但其
所言差官一出恐經撫之不和爲人所窺則
臣亦未敢盡以爲然也夫經撫之不和爲日
久矣章疏之抄傳者不知其幾播之長安達
之天下若揭日月而行矣尚待差官之行乃
始知乎事至于此而尚可爲之掩覆乎若部
科諸臣斷以差官爲不可以移文爲得策則
臣願諸臣亦力任移文一着必足以解經撫
之紛必足以了遼東之事而後可如萬一不
能則文移往返之間又復躭閣月日臣恐其
愈久而愈無及也今諸臣所以不欲往諭者
蓋心知經撫之難言諭之無益耳平心而論
經臣謂與撫臣作法不同必不可得而合此
誠是矣卽撫臣之作法不如經臣之穩亦盡
人知之矣然當遼陽破陷之時撫臣挺身而

守廣寧延至今日此亦豈無一長之可取者
而經臣前後之章疏與出關之見聞其振暴
撫臣之罪狀似不可一日容于地方此亦豈
由于作法之不同乎况其所謂不同者撫臣
欲以冬進兵經臣謂當須春其相去無幾時
也今已至春矣若虛衷和氣于細商量軫遼
民之危難審西虜之情形其於先後緩急之
間必有足相成而不相戾者亦何至參商矛
盾如是之甚乎而其斷然不相合者又何故
也今日若不明白處置封疆之臣委之廟廊

廟廊之臣委之封疆竊恐轉盼之間奴兵渡
河即使廣寧能守而金錢竭于內遺民盡于
外天下事愈不可為矣此臣之所為深憂而
過計者也部臣科臣于疆事皆有專責所見
既同臣亦更有何說惟念受國厚恩明知事
勢之艱危而默無一言將得罪于
君父與
九廟之神靈是以不容自已而作此不達時務之
談耳至於臣前此所與經臣往復書牘悉懸
秉經臣業已抄傳其為害經臣與否天下之

人必有亮臣心者惟是經臣既已疑臣而臣
復任票擬之役將何事不見猜疑請以後遼
事皆付同官五臣擬上臣不與聞庶經臣之
心安則封疆安而臣亦少逭于罪戾矣況合
五臣之智必智于臣兼五臣之任必任于臣
此固事理之易明者不然人皆默默臣獨呶
呶他日有事將使臣獨任其咎恐亦同為王
臣者之所不安也臣情急辭危忘其煩聒伏
望
聖明併下廷議剖經撫之異同決部科之行止倘
徽
宗社之靈廷臣之力經撫二臣憣然改心易慮以
共為封疆計豈非天下國家之大幸臣即以
妄言取罪亦甘之矣奉
聖旨卿以東事深思忠計總欲責成經撫恐致推
諉悞事前後疏揭擬票自明其會議遣官俱已
有旨了封疆多事還賴卿等集思主持佐朕裁
決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正月初二日

辭　陵工加恩疏
奏爲纂功月
賞義不敢承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吏部接出
聖諭以
慶陵工成
加恩內閣進臣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司丞
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裏臣一聞
恩命不勝感悚竊惟國家之典莫大于論功而人
臣之愆莫大于冐賞故賞浮于功猶謂之濫

而況于纂功之賞乎臣事
皇考于東宮及備員綸扉深蒙
眷念然臣未嘗有尺寸之勞可以自效于
皇考追
皇考之御極也臣方里居不及覲
飛龍之盛
皇考之賓天也臣未赴
召不能效執紼之勞即
山陵始終臣未嘗預頃者奔走瞻拜徒有感慕咨
嗟悵攀髯之無自而已若覥顏而受重賞將

上愧
在天之靈而下辱論功之典其將何以自立于
朝端哉臣出山之日已知老病殘生萬難報效
矢無干澤希寵之心故兩番捷叙皆不敢承
亦蒙
皇上曲體下私允其辭免今此叨濫更甚于前用
敢瀝誠懇辭伏望
聖慈收回
成命以安愚分其爲感戴尤倍萬尋常矣臣不勝
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卿佐
皇祖啓佑
皇考以迨朕躬積著忠猷茲逢
大典首宜襃叙用示眷酬卿其遵命祇承毋謙
讓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正月初七日

再辭　陵工加恩疏

奏爲

恩叙誼難祇承控辭情非得已仰懇

聖命以安愚分事臣以

陵工加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佐

皇祖啓佑

皇考以逮朕躬積著忠猷兹逢

大典首宜褒叙用示眷酬卿其遵命祇承愼毋謙

讓該部知道欽此臣一奉

温綸愈增感愧竊念臣賦才庸劣偶爾遭逢輔佐

雖歷乎

二朝報酬未聞乎寸效望

陵園而興感徒裂肝腸從將作以效勞空馳夢寐

今以一籌莫展之身居一事難行之地抱一

日難候之病方將乞身

聖主歸骨故山豈敢復叨非分之賞以負此無涯

之

恩哉萬望

聖慈俯鑒愚衷即容辭免使臣得免煩瀆之罪其

幸大矣奉

聖旨朕以大典需恩卿元臣碩輔舊德新猷並宜

首叙何乃控陳至再尚體朕意勉承成命勿辭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正月十九日

請發帑揭

臣等連日見各邊請餉之疏急如燃眉戶部
束手無措只望
發帑藎
國家額設餉銀民間輸納原有定數近因遼左
失事每年添至千萬皆係設處民窮已極催
徵不前急之則必爲亂故逋欠亦多計臣無
點鐵化金之術將如之何今廣寧兵潰勢已
不支督臣王象乾告急兼請餉銀近畿薊昌
諸鎮皆缺餉數月軍士屢欲鼓譟若乘此爲

亂更大可憂伏望
皇上俯允戶部之請先
發帑銀一百萬以濟此急庶可少延目前不至生
變第恐此數尚猶未足臣等一時未敢多擬
耳
天啓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乞休第一疏

奏爲誤國罪深義當引咎懇乞
聖明即行譴斥事臣本鉛槧書生不知軍旅
皇上召臣田間臣徘徊趑趄而不敢應非但病骨
支離不堪驅策亦以封疆事重非可嘗試此
臣自知之明也徒以
君命數臨疆事愈急萬不得已黽勉一行自就道
之日即聞經撫之不和必壞遼事比入都千
方百計勸解二臣而終不能得無可柰何而
欲歸併一人又不能行亡何而敗報至矣廣

寧失矣經撫皆走矣臣以八載林居之人受
事未三月即逢此變而部臣欲請尚方之劍
以誅臣臺臣欲引賈似道之傳以律臣南京
科臣又舉撫臣之不受制以罪臣皆詞嚴義
正臣不敢辭臣久病殘軀怔忡爲患向苦不
寐顛形奏章入都以來未嘗有一夕安眠屢
次眩暈傾跌皆僕隸輩扶起曾告訴同官欲
於二月間懇請謝事忽值東事決裂遂不敢
言然臣老病如此終難展布況此時何時非
有剛毅果斷之才沈幾朗照之識必不能濟

而臣自審生平淺而寡謀懦而少決在太平
無事時尚可備員充位今非其任矣強之以
不能所誤必多張禹不誅賈似道不斥卒以
壞人國家此臣之所以審己量力不得不籲
控于
君父也事勢如此臣何敢乞身歸里惟望
皇上罷臣罪臣聽其暫寓都門禍福死生臣當與
國家共之不敢躲避自全以蹈不忠不義之罪
貽僇于千古也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封疆大計調劑苦心乃邊臣心

力不協以致敗壞事勢日急還賴卿集思決策
勉抒猷畧期濟時艱不必引咎陳辭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初五日

捐俸疏

奏爲目擊時艱輸俸助
國事竊惟逆酋不道
天討必誅
皇上赫然命將出師不難發
內帑數百萬之藏以佐軍
國而凱歌未奏尾閭之泄旣逝而不還竭澤之徵
又殫而莫繼臣等叨居政地罔裨持籌每惟
節年
賜賚之頒祿廩之給秋毫以上皆出

上恩然亦無一非民閒膏血而安受坐享實愧厥
心謹將所積微貲各輸二百兩用助大農收
買煤米之用以濟窮民雖涓埃之細何補
崇深而螻蟻之誠少效萬一矣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輸俸助農具見爲國愛民朕心
嘉悅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五日

三辭　陵工加恩疏

奏爲佐理自分無能

隆恩萬難冐受瀝誠懇辭仰祈

聖鑒事該臣以

陵工加恩再疏陳辭未蒙

慈允隨以河西失事

聖心焦勞恐煩

天聽不敢瀆陳乃在臣愚衷旦夕不安蓋毋論

皇考寢宮臣無尺寸之勞不宜濫膺殊典即當此

艱難危困之日臣叨居帷幄莫展一籌覆餗

之愆無以自逭分宜席藁待罪

皇上不加譴責

曲賜優容已萬幸矣况敢覥顏昧心而冐此非望

之賞乎臣受事三月兩蒙捷敘皆荷

聖鑒允臣辭免今次下情懇切更倍於前故復披

瀝控陳伏望

聖慈即賜俞允使臣心得以少安其感激圖報當

愈倍矣奉

聖旨卿自赴召以奉屢辭恩命玆值大典敘賚兼

以時艱勞倍藉示眷酬何又再三堅讓情詞眞

懇朕不欲強特聽辭免以成卿謙德銀幣其祗

承勿槩辭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五日

引罪揭

頃者河西失事中外震驚雖云將吏之不底然臣等身居帷幄運籌無能以致
憂及
君父罪將何辭緣前此有祭祀及
經筵諸吉典未敢具
奏茲謹合辭請罪仰乞
聖明重加譴斥以爲佐理失職之戒仍於本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五日止俱青衣黑角帶辦事其大小各衙門一體遵行自此協心併力共

圖安攘長策毋但以空言套語苟且了事重
勤
宵旰之憂此實臣等區區之一念也伏候
聖裁傳示奉
聖旨是覽卿等所奏河西失事皆緣經撫不和道將等官聞風棄城奔逃以致潰敗與卿等無涉何乃合辭請斥今東西交訌之時正賴卿等運籌帷幄佐理劻勷還傳示大小臣工協心併力共圖安攘以慰朕懷該衙門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五日

兩請同官辭本揭

蒙
發下閣臣劉一燝辭疏令臣等擬票臣等竊惟一燝於舊冬懇辭曾蒙
皇上兩傳允放臣等以一燝效有勤勞尚欲留之同心輔政故屢擬
溫綸以挽其去今杜門已久去志益堅力懇臣等爲之代
請臣等欲擬
允則心有不安欲擬留則勢有難挽相與籌度以

爲從前輔臣進退皆取自
上裁臣等謹查照舊例恭擬兩票上
請伏望
聖明裁定中有未妥併乞
改正施行

天啓二年二月三十日

票擬舛錯乞休第二疏

奏爲老病昏迷票擬舛錯懇
恩速罷以重政幾事臣本海上碌碌書生素無經
濟之具遭逢
皇祖知遇之隆信任之篤臣其時年方踰艾精力
尚強故能黽勉馳驅少效尺寸今
聖恩雖厚而臣年垂七十老矣無日不病矣精神
昏憒觸事遺忘章疏稍長卽不能竟讀讀竟
亦不知何語諸所票擬謬戾實多近又加以
東事決裂心事愁苦智識愈昏固有今日擬

旨而明日忘之前後違背一事數更其見于言官
之糾駁者甚多臣惟有心愧而已昨御史張
愼言一疏具陳票擬之不當雖不明指及臣
而臣實爲閣臣之首安所委罪卽如熊廷弼
事既守關又出關既戴罪又聽勘此其間雖
各自有說未易盡言乃臣之不能以定力主
張亦槩可見矣此固
皇上之所深知而無待人言者也其他汶汶憒憒
率皆如此夫閣臣所司票擬耳票擬而外一
事不可行倘此而誤安用閣臣爲耶臣嘗謂

自古人臣有誤國之事又有誤國之心若李
林甫盧杞秦檜之流是也無誤國之心而有
誤國之事者房琯王安石張浚之流是也無
誤國之心而惟恐爲誤國之事者鄭綮之流
是也臣今日自處正與綮同若昌昧隱忍忝
竊日久則必蒙房琯輩之罪而浸淫不止且
與杞檜輩同科臣不足惜其如二百餘年之
宗社何哉萬不得已披瀝血誠懇求罷斥臣亦未
敢言歸且暫寓都門以待事定其閣臣職事
新舊諸臣濟濟足任必不至如臣之謬戾也

臣病困顛連狼狽萬狀今請罪求罷不敢言
病尚容另疏控陳統望
聖慈哀憐矜察臣不勝昌死懇切顒祈之至奉
聖旨封疆事重卿每虛心殫猷佐朕裁向緣中
外囂爭以致摧沮償事卽今任人捍圉諸要務
尚無次第朕方日夜憂勞卿爲輔弼元臣正賴
共濟時艱何乃陳辭引避勉抒猷畧贊決嚬謨
早建安攘之績酬卿素懷副朕倚望該部知道
天啟二年三月初六日

乞休第三疏
奏爲乞罷蒙
留再陳愚悃事該臣以票擬失當自審老病不能
供職懇求罷免奉
聖旨封疆事重卿每虛心叅酌佐朕衷裁向緣中
外囂爭以致推沮債事卽今任人扞圉諸要務
尚無次第朕方日夜憂勞卿爲輔弼元臣正賴
共濟時艱何乃陳辭引避勉抒猷畧贊夾廟謨
早建安攘之績酬卿素懷副朕倚望該部知道
欽此臣祗誦

温綸旣感且愧苟猷畧之可抒寧髮膚之是愛但
臣夙苦不寐之病里居無事猶終日眩暈狼
狽不支黽勉北來彌增困苦故途次上書備
陳此情且謂一言有欺卽見殛于
九廟之神靈死而無面目以見
皇祖
皇考此非萬分真切何敢向
君父前作誑語受事四月餘前病愈增展轉終宵
未嘗合眼自腸胃以至唇舌皆如火焚日間
則頭眩目花每站立稍久卽欲傾倒加以朝
出暮歸無刻休暇老年之人卽無病亦不能
支而況病乎況病而加以日夜之煎熬乎天
下事非精神筋力必不能辦議者謂臣初到
時尚有可觀近則憒憒此非臣之智于前而
愚于後也精神耗而筋力衰其勢必至此耳
今封疆危迫戎馬倥傯百凡事務臣能擬
旨而不能行甚至有
嚴旨三四下而所司無一奉行人不以咎所司而
咎臣曰何不擔當臣愚昧昏迷雖欲竭力擔
當而終無寸效昔人以輔弼之任比於棟梁

棟橈梁傾未有不易若使腐朽之木濫充棟
梁萬無不摧折之理臣之同官有五六人皆
棟梁之材徒以臣在不敢任事臣罷則得究
其用豈不勝于腐朽之木萬萬哉如以爲時
事艱危不宜推避則臣當遼陽陷没之後冒
暑扶病奔馳而來此時不推避而推避於今
乎亦可以見臣情之萬不得已矣伏望
聖慈曲垂炤鑒卽
賜罷斥臣不勝哀鳴激切之至來
聖旨卿自召還政本適值多事憂國勞心中外所

知卿今閣務正殷且廷試在邇朕以首科臨軒
策士卿爲讀卷首臣當率諸臣供事以重大典
延佇良切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二日

入直揭

該臣以人言及病困具疏乞罷兩奉
溫綸且以
廷試大典令臣供事臣雖伏在床褥然念
皇上能飛首科
臨軒召對實千載盛事臣何幸得于躬逢謹遵
旨于十五日黽勉入
朝拭目以觀
隆典至于前疏所陳萬非得已今未敢再瀆耳奉
聖旨覽卿奏遵旨入朝朕心甚慰知道了國事方

切倚賴慎勿再有控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四日

救侯給事揭

昨吏科給事中侯震暘論劾臣同官臣沈㴶

而亓及臣一燝臣向高臣國祚臣繼偕伏蒙

皇上以

廷試供事

溫諭臣等令擬

旨重處震暘該臣𦆹臣承宗仰體

皇上優禮閣臣之至意而又欲成

皇上優容言官之令名故遵奉

傳諭責其輕言而恕以不究乃今日奉

旨則震暘調外矣以閣臣之故而處言官人皆以

爲臣等不能調護之罪而甚者且疑其有他

端然則

明旨之所云安輔臣者反爲臣等累矣今東西多

事人情惶惶臣等匪維無計方愧無𥙷以謝

人言而反罪及言者則臣等之被言者愈當

去而不敢留是以敢合辭上請伏望

皇上俯亮臣等懇切之下情仍留震暘照舊供職

或量加薄罰則

如天之聖度因以益光而臣等亦藉此毋得罪于

輿論其感戴

天恩豈在震暘下哉奉

聖旨覽卿等奏秉公爲國臨軒策士讀卷在即侯

震暘不以國事爲重懷私瀆擾顯是阻撓大典

淆亂政本波及卿等朕從寬薄懲卿等弗得申

救正東西交訌之時賴卿等籌畫贊襄即入閣

辦事不必合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十八日

救侯紛事併乞休第四疏
奏爲時艱力盡去就兩難懇
恩垂鑒併
省言官事項吏科給事中侯震暘論臣沈潅併及
臣等爲方讀卷臣國祚臣繼偕已具疏求去
臣以
廷試大典未敢有請今已竣事矣敢無一言臣賦
性庸弱遇事恒怯向事
皇祖八年人已責其無能今年愈耄力愈衰加之
以病困頹落更甚臣自知之

皇上亦知之何待人言震暘責臣以是是非非可
可否否臣謂能是非可否人者必其胸中之
是非可否洞若燭照而後可若臣以汶汶之
心當紛紛之口已之是非可否尚不能明而
何以是非可否人哉即如徐光啓楊漣倂然
當用夏之令確然不當罰如此明白之事票
擬猶誤而况其他
皇上之責震暘雖未必爲臣而震暘疏中所言惟
臣爲切尚昨臣等合辭爲請未蒙
聖允故臣敢瀝誠懇

恩仍留震暘而
諭諸臣即出如臣乘羸殘息無能多少須供事數
日便勞頓不支奄奄伏枕不得不哀鳴于
君父之前早求罷斥耳極知時事艱危非臣乞罷
之日然正惟艱危臣愈不可不罷不然今日
之罪臣者猶只是脫卸推委避謗自全而他
日之罪臣者且以亂天下禍
國家盡舉而歸於臣之一身而且咎其罷斥之
不早臣將何辭臣聞之得罪莫若輕故再三
籌度冒死瀆陳皆至真至切無一語虛飾萬

非因震暘之言而有所推託也伏望
聖慈曲垂炤鑒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奉
聖旨國事多艱正賴卿等爲朕分猷言官一疏偶
及四輔朕以卿等合辭申救已經量從輕處東
西交訌黔又告變此何等時卿宜安意佐理閣
務繁重元輔倂輔臣宗彥國祚潅繼偕都着鴻
臚堂上官宣諭即出進閣辦事副朕倚望至意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十九日

乞休第五疏

奏爲恭承

溫諭再陳苦衷事該臣具疏乞罷奉

聖旨國事多艱正賴卿等爲朕分猷言官一疏侵及四輔朕以卿等合辭申救已經量從輕處東西交訌黔又告變此何等時卿宜安意佐理閣務繁重元輔倚輔臣宗彦國祚灌繼偕都着鴻臚堂上官宣諭即出進閣辦事副朕倚望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扶伏叩謝感激

恩誼當即出供事但臣之乞罷原與人言不相

干涉實因老病殘軀筋力衰竭

皇上講學勤政而臣早暮奔趨夜復不寐黽勉五閱月今不能支虛火上攻如焚如炙精神消耗常至昏迷昨讀卷事完即困憊不能趨赴疾復作步履俱艱雖欲自力而無可奈何伏

望

聖慈仍行罷斥或寬假數日使得少休庶垂盡之

軀猶延旦夕

天地高厚之恩非可言盡矣奉

聖旨卿以健身忠志赴召酬恩際此艱危豈宜堅有陳懇政務正殷勉力毗贊慰朕眷倚之切該

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日

入直疏
奏爲重奉
温綸恭陳謝悃事該文書官康寧捧出
聖諭朕覽卿屢次奏疏東西交變滿酋要挾黠省
土酋借號奴酋厚賄密布奸細潛入窺探朕心
惶懼元輔向高輔臣宗彥國祚濯繼偕乃股肱
重臣正賴匡扶救時豈可以人言偃寓不出況
今多事之際卿等還仰體朕衷共爲同舟之濟
翌日速出入閣贊襄佐理愼勿再有陳請以副
朕佇望至意故諭欽此又該臣具疏陳情奉

聖旨卿以徤身忠志赴召酬恩際此艱危豈宜屢
有陳懇政務正殷勉力毗贊慰朕眷倚之切該
部知道欽此臣謹於私寓恭設香案匍匐叩謝
外竊念封疆危迫非臣子安臥之日臣非眞
病眞苦必不敢瀆陳今
温綸至于再三臣對文書官惟有涕泣何敢復言
容於翌日力疾入閣供事俟疆事稍寧乃敢
再請但臣更有懇衷萬不得已輒敢上聞臣
向苦不寐之病終夜展轉不得安眠每當晨
起愈困愈劇眩暈傾跌不能支持前此屢疏
所陳皆實情實語同官共知伏望
聖慈憐臣老病已極免臣逐日侍
講或五日一入其有緊要事情須當
奏請者仍不時入侍庶臣垂斃殘軀猶得勉強苟
延少供任佐此實
天高地厚之洪恩臣非無可柰何不敢如此冒昧
祈請耳其東西多事自當漸次料理臣昨得
督臣王象乾書西虜講盟已將就緒計奴酋
必未敢遽犯萬勿過煩
聖慮使中外益生驚疑臣不勝悚息懇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翌日進閣朕心甚慰卿向苦不
寐眩暈且章奏繁多晨入看詳講筵聽五日一
侍緊要事情仍不時奏對見朕優老臣重政本
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條陳要務疏

奏爲艱危日甚匡濟無能敬陳切要事務少效愚忠事臣等竊觀今日宇内東北西南叛亂繼起民窮財盡兵革不休奸宄生心禍變未艾天下之勢非但抱火厝薪蓋已燎原播蕩若不有非常舉動足以收拾人心挽回天意必無救寧之理以

祖宗二百五六十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而破壞于今日臣等蒙惡名于千載固不足惜乃

皇上聰明睿智卓越千古

踐祚以來毫無過舉而亦丁此厄運不得與古之

聖帝明王並休媲美他日且將爲

宗社受過則臣等之罪安所逃哉爲今之計必上下同心如救焚拯溺竭蹶從事庶克有濟如其泛泛悠悠日復一日無改于年來苟且因循之弊則天下之事去矣臣等庸腐書生荐無籌策但以目前最緊最急事務不容一刻緩者開列數款上凟

聖聰中外臣工苟少有爲國之心者必不罪其狂愚共圖報效其事關

朝廷俯垂

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須者

皇上以臣等求去疊下

温綸諭令供職蓋亦望其勉效稍贊襄削平禍亂臣等若緘默苟容何以稱塞倘上不能得之

君父下不能得之臣僚則雖綸扉尺地十百爲羣終無益于事而臣等亦徒付之太息無可奈何而已伏候

聖裁

一安邊民臣觀邊臣奏報邊民避難入關者

至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即有微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爲亂殷鑒昭然及今不爲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曠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即得穀數千石今宜倣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量給貲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爲成熟亦可聯保甲爲戎行固國家無窮之利也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

勅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爲實心任事者加以憲
職專任營田其分理各官聽其自舉所需
錢糧須爲議處即捐二三十萬金亦勝于
坐觀其亂爲費更不貲也至山東登萊一
帶遼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
散安插以消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
耳
一省煩言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即自廣
寧失事以來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爲經
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宜併未見着

實料理言當做者即是不肯做之人言當
做者又多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
角意氣使國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
害此其爲禍甚于干戈盜賊識者無不憂
之今經撫已俱逮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
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嘵嘵爲哉
一明職掌我
朝革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供票擬之役
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
其大者如吏部之陞除兵部之兵馬法司

之問斷閣臣得而參之否今議者責臣等
以推諉塈臣等以徑行臣等亦曾從條陳
中間有擬允而部中之沈閣如故臣等不
得而問也不得已擬令科臣糾參而科臣
之不糾參如故臣等不得而強也嘗告九
卿諸臣宜將應行事件列爲數款某項責
某人以某日當完違者參治諸臣皆以爲
然而竟未有舉者臣等擬
旨故事不過曰某部知道其急者則曰該部看了
來說又最急者則曰該部上緊覆行如是

而不行則臣等之說窮而每當票擬亦自
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亦諸臣之所當
共圖者也
一恤民困今海內徵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
不得已之役也其最爲民害而最可省情
最可恨者莫如驛遞臣等見向時縉紳往
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
假借勘合答應人情猶未甚累今用舟動
至三四隻用夫動至一二百名不知其所
攜載俱是何物而輛重纍纍一至於此而

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津作俑
庶職效尤雖屢奉
明旨嚴禁而過客等了弁髦地方官亦褎如充耳
頃良鄉百姓詣闕告苦訴窮真可痛哭是
何列在冠裳身受
國恩而肝腸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加以河西大軍
中外驚惶詐差告病之官絡繹不絕彼其
目悸邊塵心違魏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
而爲供給夫馬傳送還鄉當此紛紜擾攘
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累乎頃

皇上不許胥溆抔之催兵真是神見而各衙門題
差請告猶紛紛無已臣等謂今後自真正
公差外其有借名差遣及告病回家皆不
得冒用勘合即有勘合亦不得應付其應
用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
參治罷黜有不發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
撫按是亦紓民困之一端也
一收人心蓋人心者國家之所恃以立安危
存亡皆繫于此苟人心不搖即有禍亂亦
不至糜爛決裂而不可救今日人心以徵

調轉輸之苦處處騷動人人不安以故黔
蜀逆酋一呼響應不可撲滅竊恐海內聞
風相挺爲亂又不止于二方況兵餉匱竭
司農束手催科太急禍變愈生內帑所積
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度無計可施惟將
十庫錢糧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
以濟軍需其蘇杭各處織造自供應袍服
及賞夷段疋外大加減免俟事平之日仍
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徵之無益亦
宜

傳示免解從
恩出自上至于
內府一應宣索雖常例所有者併行節省仍亟
下
明詔使普天咸知
天子之聖神明德加意蒼生歡然堅其愛戴之心
而消其携貳之志即有不軌奸萌無從啟
端則國家安如磐石而東西亂賊皆可漸
次而削平矣昔唐德宗中主耳然即位一
詔藩帥叛卒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

猶友乎此所謂戰勝廟堂不煩兵而天下
服今日之安
宗社致大平其策無急于此而其他猶爲末務臣
等之所望于
聖明者亦惟此爲最切耳臣等亦知典係上供事
關內府未可輕言然使天下久安
皇上何患無財如其危亂即積金北斗亦安所用
若
朝廷今日省一分即民間受十分之賜民間受十
分之賜即國家有萬分之安輕重得失在
聖心必自洞然而無待臣辭之畢矣至于目前緊
要諸費無可措處不得不有望于內帑者
尚須給發以救燃眉總之爲天下國家計
耳臣等非事勢危迫不敢爲此言伏望
聖慈俯賜鑒納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具見忠君爲國深謀遠慮朕心
嘉悅但十庫額解錢糧係成造御用等物盔甲
弓矢硝黃軍士胖襖布花夷人絹疋等件亦係
內庫供給各邊關領其織造龍袍并賞夷段疋
供用急需勢難停免貢金准暫停侯用費兵事

底定照舊恭進應用內明職掌權散六卿票擬
下部沈閣如故該科不行糾叅亦如故顯是諉
託推諉這事情姑不查究已後各該部科應行
事情務要虛心秉公覈奏毋狥體面致乖和氣
安挿煩言議論等事有裨國計着實舉行該部
院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救何御史揭

蒙

發下御史馬逢皐本爲糸南京御史何薦可該文

書官韓春傳

聖諭重處薦可臣等竊觀薦可之言雖不無過當

然南京隔遠傳聞失真無足深怪而中間亦

責備于臣向高夫封疆失事輔臣自不能不

任其咎故臣向高亦不敢置辯

皇上於薦可疏已責而宥之臣等方仰服

聖度之恢弘今又以逢皐言而處薦可則于前

旨殊不相合且旬日之間侯震暘江秉謙相繼謫

外今日又處熊德陽臣等正相與自愧不能

解救而奈何又處薦可乎竊恐非

皇上從來優容言官之至意也而臣等益無所逃

罪矣伏望

聖慈曲垂寬宥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初二日

申救言官併乞休第六疏

奏爲匡救無能人言屢及懇

恩亟罷併乞

優容言官以光

聖德事頃旬日之内

皇上屢處言官臣每奉

傳諭輒與文書官再三講說與同官諸臣具揭申

救而多不能得至于何薦可爲臣門生正言

規臣臣不能用而又不能救則臣罪愈深天

下之疑臣者愈甚微誠不足動

天方慚愧欲死而言者責臣不引誼力爭有忌同

流隨人修怨甘心媚權焉用彼相且謂臣之

再出所虧損甚多臣甚服其言深悔于再出

之失計正欲具疏請罷適值

皇上方戒諭言官臣遂不敢言乃言者又責臣以

擔當之不力賞罰之不明

藩封之冐濫經撫處分之失宜皆至當不易之

論惟黜功之賞則臣未出山時事比臣入

朝三受

恩而三辭益自

兩聖登極以來臣未嘗敢於格外沾被分毫此
皇上所知非敢抵賴臣聞臣子之義有二有以任
怨任事為忠亦有以難進易退為節臣任怨
任事實所不能諸臣責備皆是忠告加以老
病如此昏憒如此譬如沈痾痼疾之人雖有
良醫憐而施之藥石終不能瘳浮沈不去其
誤國愈深負罪愈重故敢冒死哀祈望
皇上亟行罷斥庶臣之出山雖誤而進退猶明其
他是非毀譽可以勿問矣至於言官條陳紛
囂者固有而忠讜者亦多
皇上所採納施行良自不少未可盡以為無當也

更望
聖慈虛懷聽受曲賜優容即有甚拂
聖心者亦令閣臣酌議或如
聖諭下部院覈其是非得失分別上
請其於厭人心而允
聖德豈小補哉奉
聖旨卿以元臣贊襄宏勿公忠體國朕所鑒知言
官條奏可行朕悉聽納間以瀆擾輕慮卿每中
林昆方勸朕優容何又以此介懷疆事日亟宜
一意佐籌軍國匡濟時艱是所倚望不必陳辭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四月十四日

乞休第七疏

奏爲求罷更辱
溫綸再陳病苦庸臣萬分不堪之狀恭請
聖裁事該臣以人言疏求罷所奉
聖旨卿以元臣贊襄客勿公忠體國朕所鑒知言
官條奏可行朕悉聽納間以瀆擾輕處卿每申
救且方勸朕優容何又以此介懷疆事日亟宜
一意佐籌軍國匡濟時艱是所倚望不必陳辭
該部知道欽此臣仰見
聖明於言官原無成心于疆事特加軫念而且責

臣以佐籌望臣以匡濟臣非誦
溫綸惟有慚感顧臣之所以當罷者不在人言而
在疆事佐籌匡濟委是無能萬不得已敢爲
皇上哀鳴而悉陳之今東西交訌羽檄四馳每見
督撫各官奏章書揭不言無兵則言無餉其
最急者如貴州撫臣王三善四川撫臣朱燮
元四川贊畫劉時俊湖廣總兵薛來胤節經
定撫臣張鳳翔亦以近畿重地武備空虛再
三向臣言當增兵請餉昨尚書張鶴鳴經略
王在晉又移書言關上士卒脆弱器械全無
西虜雖貪撫賞而桀驁橫肆求需無厭今欲
從頭整頓設法羈縻其費皆無從取給又須
增兵數萬方可戰守目前月餉已缺此後益
難支吾至于宣大山西延綏寧夏各邊無一
不言虜勢猖狂邊兵枵腹欠餉動至百萬請
討急如燃眉臣每聞之計臣惟有攢眉蹙額
而已諸臣亦知計臣之難處動輒以請帑爲
言又皆責望于臣臣欲言則嫌于煩瀆不言
則若坐視其變而不恤日夜思想無可奈何
百孔千瘡從何補塞以此佐籌臣能乎否乎

從來濟大難成大功者皆非一手一足之烈
大廈之傾非一木能支昔人固已言之況臣
老病殘生奄奄餘息精神筋力百不如人而
談者輒以首輔爲辭咎責叢集即同官諸臣
職事同受恩同亦多謙讓未皇過於推避在
廷大小臣工非不濟濟然因循既久積習難
除即事經奉
旨督責甚嚴而科抄部覆動淹旬月其最急如火
藥盔甲銃臺之類亦未見措手士大夫聚族
議論皆以不做事爲憂至于何人不做又不

明言輙曰首輔何不擔當獨不思國家革中
書省政事盡歸六部今之閣臣與古之宰相
其委任權力相去何啻天淵蒙虛名而受實
禍無如此官以此佐理臣又能乎否乎國家
之所以立全在人心自徵兵之令下處處人
心無不動搖臣舊歲行過浙江見地方官與
其士民但有談及無不驚心變色即臣鄉募
兵僅三千不知費撫按司道幾許調停[illegible]
奸宄實繁有徒皆思乘瑕蹈釁又有白蓮無
為等教鼓煽愚民蠢蠢欲動毋論往代張角

黃巢之類即我
朝劉六劉七齊彥名輩么麼小豎已騷動天下
彼時封疆晏然尚且如此況在今日而可無
慮頃蒙
皇上停減皇極殿門鋪設留徵百姓蒙恩不淺而
其他如織造加派等項為民患苦者或以
上供或以軍餉尚難蠲省以此佐籌臣又能乎否
乎前代國家之患皆起于煩言今日之煩言
又前此所無毋論其他即經撫一事不知費
多少唇舌臣於二臣本無重輕惟見其紛呶

論譏相傾相陷於心誠不能無介介迨屢寧
既失或欲留經臣守關臣亦以為然故於周
朝瑞保留之疏即為擬允而
皇上抹去復遣中官至閣責臣票擬之不當又屢
傳
聖意以不逮經臣罪臣之不擔當此皆同官所共
聞而左袒經臣者又咎臣不為出力昨尚寶
司卿滿朝薦移書娓娓深相怨尤臣不敢辯
然平心而論臣雖至愚豈不欲經臣
建不世殊功勒名紫塞拜爵清朝使臣亦
得分光借寵以自矜帷幄之籌而獄欲其失

地長師歸命司冦勤
明王宵旰之憂貽封疆不了之禍乎其亦非人情
甚矣法司者天下之平也事至于法司臣何
敢輕發一言今此獄已奉
聖裁而愚臣蒙疑未釋庸劣招尤此亦可見以此
佐籌臣又能乎否乎臣罪狀甚多不能殫述
然其事勢之艱難心力之窮竭則此數端尤
其大者今日泛泛悠悠之人情一旦禍亂則
必以莫大之罪盡歸于臣身臣歷觀前代惟

貪位罔寵妬賢嫉能之姧邪無所逃罪若自
知其無能自甘於引退而必留之以為彈射
之資困之以當誤國之罪則史冊中無此條
欵故臣敢及今哀祈于
皇上誅臣黜臣臣之幸也即誅臣戮臣他日尚有
原其心而憐之者若必至禍敗已極而後正
臣罪為世而下將與李林甫秦檜等同稱誰
復亮之即天下之人亦必相怨尤曰何以不
早去而至此也臣之此說似非所宜言然私
衷迫切又不得不言進退生死皆在

皇上但願為臣早決之耳其他病困狼狽之情臣
不敢瀆陳以煩
聖聽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國家多事中外責望自殷卿受
皇祖深知許身佐朕追㥾其他覽奏忠憤激切具
見苦衷朕知道了時勢艱危人情玩弛還望殫
紓神志表率羣工贊朕憂勤勵精之政慎勿再
有控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日

恭陳謝悃疏
奏為仰奉
溫綸恭陳謝悃事該鴻臚寺官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卿三朝碩輔苦心佐朕悉皆鑒知
何得以人言疑畏杜門屢疏陳乞其輔臣承宗
新簡政本殉兼部務前以偶恙具陳調攝想疾
已瘳雖有卿貳且今天人交變時事可虞正賴
卿等持平籌畫制勝之禦豈宜久居私寓着鴻
臚寺堂上官宣諭朕衷即翌日入閣共濟時艱
分猷化理副朕眷切跂望之意慎勿再陳特諭

欽此臣謹恭設香案扶疾叩
謝外即當遵
諭進閣以慰
聖懷緣連日感冒風寒口鼻出血少俟一二日即
勉入辦事不敢再陳但臣之乞罷不為人言
而在于時事之難為前疏固已言之今議者
但責臣以擔當臣請畢其愚
國家以政事委九卿九卿有所欲行而閣臣為
之票擬為之主張毋以私意撓亂此即所謂
擔當也未有大小臣工袖手坐視而相責臣

以擔當如戶部缺錢糧戶部無策臣一擔當
便有錢糧乎兵部無兵馬兵部無策臣一擔
當便有兵馬乎至于無兵馬無錢糧封疆破
壞便爲臣之罪其他皆無與乎臣雖孱病已
極然感恩戀
主亦欲少待數時俟邊事稍靜乃敢求去而每見
時事如此人情如此譬如人家有一老奴無
錢無米一家人不管止問此奴及至家計破
壞又皆曰此奴之罪而爲奴者非有超羣出
類之才神輸鬼運之策足以逃罪則將坐而

待斃乎抑將叩頭辭主人而去乎此臣所以
憤悶填胸寧死而不敢做此官也毋論外廷
皇上譴謫言官臣未嘗不苦口力爭
皇上每責臣何不擔當而廷臣罪臣之不救亦曰
何不擔當
皇上試爲臣思之將安從乎臣力竭矣能得之于
皇上乎今廷議紛紛惡臣者既思有以罪臣好臣
者亦思有以用臣臣以衰殘病苦之人終不
能爲快心滿志之事其無以濟艱難而副輿
望斷無疑矣頃南臺諸臣恐臣泥然以見

皇祖
皇考于天上臣亦深爲此懼計多留一日則多一
日誤國之罪
皇祖
皇考當亦欲臣之速去伏望
皇上將臣此疏
勑下九卿科道評其是否仍問今日無兵無糧作
何設法以保封疆毋但以首輔擔
當四字便足了天下事也蓋此是目前安危
存亡第一關頭其他關是關非尚在可緩故

臣願諸臣詳討而亟圖之不然臣惟有躬負
斧鑕以待
皇上之誅戮而已決不敢做此官也臣言及此似
過于激然自廣寧失事以來已經三月人情
悠悠盡爲首輔擔當四字所誤故不避罪譴
而直言若此老悖憂愁語無倫次顒望
聖慈哀憐炤察臣不勝冒死哀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即勉入辦事朕心甚慰知道了輔
臣職在密勿如卿公忠無私集思贊襄即是擔
當且封疆兵餉大事諸司緊要章疏朕每隨奏

隨報無恭嚴旨督責尚不遵行何得藉口票擬
卿奏痛切足破中外推諉之套勵時艱任事之
忠此義甚明何待評議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救章給事揭
前蒙
發下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本
上傳擬
旨打降臣等具揭懇請擬以罰治經今數日
留中未發廷臣未測
聖意莫不驚疑今早
朝罷大小九卿各官俱向臣等詢問且責臣等當
爲救解其言甚切臣等告以
聖度如天必無他慮諸臣復謂允儒所言袍服鋪

係
上供但
累朝以來求寬求減章疏甚多俱未嘗因此得罪
而允儒因松江知府之奪俸月進忠言非有
他意萬一被譴降謫其累
聖德不小輔弼之臣豈得晏然坐視臣等聞其言
心甚愧之竊念袍段一事臣等曾疏請酌量
減省蓋見東南民力已竭供應不支所在人
心嗷嗷思亂故欲假續湯之恩以收拾之而
未蒙

允行正欲具揭申請允儒曾爲華亭知縣親覩地
方困苦之情形今在言路不得不言此與泛
漫條陳及爭論不切事務者大不相同且據
事直陳無甚觸犯若加之罪人必不服而煩
言愈多矣夫
上供服御不可闕少凡爲臣子孰不知之然古之
帝王莫不以節儉爲盛德夫子稱禹無間然
惟在于卑宮室惡衣服漢文帝服澣濯之衣
遂爲三代以後第一令主允儒所言雖不諳
事體然其一念忠懇之心固欲

皇上上比神禹下邁漢文
皇上若聽其言則即此一事便足光史冊而昭
盛美海內臣民孰不悅服如允儒得罪人且議
皇上以袍服而處言官九卿諸臣之所謂累
聖德者臣等亦不敢以爲不然也今東西之亂方
興封疆日蹙
宗社安危皆在
皇上之一身苟舉動一不當將人心愈離草澤姦
雄得藉口以鼓煽愚民前代禍亂莫不繇此
臣等私憂過計不得不言彼一言官之去留

何足重輕而臣等敢曉曉煩聒之若是哉臣
等又聞允儒在華亭愛民潔己即加派錢糧
皆設處代輸不以累民爲海內循良第一故
今次考選首擢吏科
皇上方激揚吏治而首譴允儒何以示勸伏望
聖慈曲垂照鑒將臣等所擬允儒罰治之
旨即
賜批發以釋羣疑是亦
聖明納諫受善之一大端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天啓二年五月初三日

張拱宸免枷揭

蒙

發刑部尚書王紀本爲犯人張拱宸等求免枷號
上傳熱審在前枷號在後照舊枷號三箇月滿日
送法司一併議罪臣等念此事發自
內庭不能知其詳悉向
皇上欲懲戚畹姦棍之害民其義甚正臣等何敢
有言但連日闕外閭人情以爲關
三宮咸懷疑慮况各犯無應死之罪而枷號乃必
死之刑今當熱審

欽恤之時似當一體蒙
曠蕩之恩蓋所屈者小而所全者大即刑部題請
亦臣子愛
君一念非敢爲各犯求寛恕也臣等屢有陳請甚
懷悚息但人情如此關係頗重不敢不一言
謹擬票上請伏候
聖裁
天啓二年五月初四日

之四終

續綸扉奏草卷之五

救帥御史併乞休第八疏

奏爲病苦無聊懇

恩罷斥併

宥言官以光

聖德事臣近者復爲不寐所苦昨于初八日入侍

講筵是日因給事中章允儒御史帥衆事言說稍

煩本章之票擬亦多遂至眩暈不支扶掖而

出頭目昏沉遍身腫痛痰火上攻胸膈壅塞

次日遂不能入閣辦事病中聞

皇上優容章允儒只加罰治舉朝臣工無不歡頌

聖德臣從枕上亦不覺踴躍若沈疴之去體也乃

今日復聞帥衆以回話不明致干

聖怒改調外任臣又不勝驚悚惜言官之方宥而

旋譴且愧臣等擬議不能盡動

天聽以至此耳夫帥衆之所言內朝

皇上以爲明指

官壹臣不敢爲辯但衆之意不過欲內外臣盡

忠干

皇上不在彌文非以呼萬歲爲不可也其措語之

欠融自是其失

聖度如天乃以語言文字之間輒加之罪使不得

與允儒同蒙

寬宥人方慶允儒之遭逢因又惜帥衆之譴斥進

言同而

處分異似非我

皇上槩示優容之本意也夫臣干震惱

天威倉皇回話不及三思較之有意干犯者似大

不同況帥衆疏中曾譏臣之聾瞽今之外調

人必致疑于臣而臣將何辭以自解哉伏望

皇上俯垂矜貸或照允儒例仍加罰治則

聖德愈光而傳之海內亦爲

清朝添一盛事矣更望憐臣老病即

賜罷斥以爲輔導失職之戒臣病榻口占語無倫

次不勝昏眛悚息之至奉

聖旨卿輔理忠勤朕所深鑒外廷不必盡知時事

艱危還望卿安意贊襄慎勿再有陳懇言官遽

辯薄懲卿又惓惓申救帥衆本當寬宥乃新進

激聒瑣煩還遵前旨行卿速出佐理不必介懷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五月十二日

再救帥御史併乞休第九疏

奏爲捧誦

温綸再竭愚悃仰求罷斥事該臣以申救言官章

允儒帥衆伏蒙

聖恩宥允儒而處帥衆臣從病中再爲疏救併求

罷斥又蒙

温旨留臣而深言帥衆之當處至同官諸臣助臣

申請亦奉

温答臣等相與感激

恩私寧敢再瀆但帥衆之蒙譴只爲

萬歲呼聲聒耳之一言而臣等恭繹

聖意似謂諸臣只合條奏邊事不宜指摘

宮庭侵及

聖躬此凡在臣子皆當仰體然自古聖帝明王設

立諫官皆欲自聞其闕失益之戒舜曰儆戒

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遊罔淫于樂周公之

告成王曰罔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夫以帝

舜之聖豈有失法度逸遊淫樂之失而成王

幼冲踐阼亦何暇及于觀逸遊田乃益與周

公惓惓言之舜與成王不以爲忤而反嘉納

焉天下後世以此愈稱其聖明下及季世乃

有諱聞過不樂直言甚至設監謗之官書之

史冊千載遺譏以

皇上之聖明其將爲帝舜乎爲季世之主乎夫

朝廷腹心也封疆四肢也

朝廷根本也封疆枝葉也封疆有急固不可不力

圖然使腹心根本無恙則雖有叛亂尚不至

于決裂孟氏有云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則敵國外患乃聖賢

所借以爲警戒之資而惟無法家拂士以匡

主失其爲禍乃更大也今言官指陳臣非不

知其言之無當乃

皇上以

宮壼之事深怒而禁絕之至于指摘其疏中一

二語言以爲過端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以後有上關

乘輿下及城社誰敢復爲

皇上言者此其關係豈淺小哉古者刑不上大夫

近世如宋史臣猶稱其鞭朴不行于殿陛罵

辱不及于公卿所以養廉耻之風而責其報

禮之重也至我
朝乃有廷杖之法然自正嘉以前亦不數見
皇祖臨御四十八年杖者數人如鄒元標王德完
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輩天下咸稱為忠臣
義士郎
皇祖旋亦悔之多見錄用今元標見為左都御史
我
皇上未嘗不嘉其忠也蓋
朝廷之處分愈重則言者之聲名愈高名歸臣下
則過必歸

朝廷故廷杖非國家美事臣知
皇上之必不行但不可形于
批答耳人臣之才品不同乃愛
君憂國之一念則非大奸大惡誰能無之其指及
宮壺與左右者蓋或得于傳聞或出于私憂過
計情不能已即如張拱辰等之枷號
皇上以其藉勢害人欲重處以警後豈非
神明之斷而外間議論以為事關
三宮宜稍寬假故臣等亦具揭言之
皇上不聽而反罪及錦衣則臣等于是乎失辭矣

皇上臣等之父
三宮則母也父與母無有不親厚之理人子于
父母亦無有不欲其親厚之心自
大婚禮成以來四海臣民孰不欣欣盼望頌莞輦
之安叶熊羆之夢早耀前星以肇
國本彼道路悠悠之口臣雖知其必不然然不敢
以必不然之故而默無一言也臣頃在
講筵見左右近侍諸臣深言外間不知內裏之苦
心臣謂閣臣與廷臣不甚相隔然閣臣苦心
廷臣不能知而況于

禁廷邃密如天如神即閣臣亦多不知況外廷哉
要于朝夕親就隨事效忠則左右近侍之言
不得辭耳諸臣亦首肯于臣言也臣衰病已
極百念俱灰所介介于衷者獨以艱危至此
浮沈不去他日青史且書之曰某人當國天
下大亂則心實不甘又恐一旦卒然坐溝壑
皇祖
皇考責臣曰汝何以為輔臣不苦口極言緘默尸
素以貽禍于
宗社也則臣將安所置對哉頃御史沈猶龍從罷

臣之不擔當臣如科舉秀才苟可嘔盡心血
以取科第何所不爲無奈胸中學問只是如
此一遇難題便至閣筆而旁觀袖手之人反
相誚訶曰汝何不作好文字也亦少枉矣臣
殘軀多病半因年至半因愁生眩暈顛仆勢
不久存鬱悶無聊亦不欲久存于人世伏望
皇上早行罷斥少減罪愆仍
鑒其款款之衷但
戒諭言官以亟圖軍國大計至于一二語言稍有
觸犯不必深求以彌昭

聖度益光
聖德而近侍諸臣月奉
天顏亦不必以人言之未亮而少懈其恭勤之夙
心將臣所言詳細陳說務動
聖聽則上下和諧
宮府一體彼東西逆會亦可次第而蕩平矣臣
不勝肖昧迫切之至奉
聖旨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諫但因掇拾煩
瑣無裨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
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
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中魏應嘉御史馮
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
既驗併給事中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
職卿爲輔弼元臣朕嘉補牘不難轉圜卿宜卽
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
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務求實濟不得空言沽
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恭陳謝悃疏

奏爲感激

天恩恭陳謝悃事臣頃有疏瀆陳時事奉

聖旨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諫但因掇拾煩

瑣無裨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

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

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中魏應嘉御史馮

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

既驗併給事中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

職卿爲輔弼元臣朕嘉補牘不難轉圜卿宜即

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

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務求實濟不得空言沽

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循環不勝

感激竊念臣以年老氣衰不堪奔走時時賜

骸每至顛躓頃因病卧家閱章允儒蒙

恩寬宥喜躍欲狂又聞帥衆調外恐

聖明有不能釋然于言官之意故冒昧疏陳原非

因此而求去也乃蒙

皇上俯允臣與同官之請

渙發温綸既免帥衆之調外又因鄒元標言特起

前言遼事魏應嘉等大小臣工無不歡頌

聖明謂即此一事便可與堯舜比隆臣等憑藉眷

私亦皆生色矣第臣因是而益有感也夫今

日蒙

恩錄用之魏應嘉等非即前日之因言被謫者乎

旋謫旋用眞足見

聖心之無我然今日之用爲是則前日之謫爲非

又安知今日之所謫者他日不復以爲非乎

此臣與同官諸臣苦苦爲言官請者非但欲

以納諫受言光昭

聖德亦恐

皇上他日悔時責臣等之不言耳臣願

皇上擴充今日之美意言無分于順逆悉

賜優容而諸臣亦仰體

皇上之盛心事必關于緩急方行陳奏庶

君臣上下情意流通而臣等亦得藉手少效其尺

寸矣臣自度老病萬分宜去近又爲瘍疾所

苦步履艱難然有

君如此豈能恝然容力疾黽勉即出供職倘至病

體不支另行陳

請玆未敢瀆耳統望
聖慈曲垂鑒恕奉
聖旨覽卿奏陳謝悃卽出佐理朕心嘉悅知道了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請內帑揭

臣等竊惟今日封疆多事東西各處索餉請帑皆急如燃眉臣等每當看詳不勝愁悶欲擬允則內帑有限且恐
聖意未必概許欲擬不允則地方委係危急不容坐視欲擬令戶部設處則戶部亦束手無措尚書汪應蛟且稱病求去欲擬令各省嚴追逋欠則民窮已極嗷嗷思亂追徵太急必至生變蓋臣等之苦心于是而窮而計真無所出矣頃科臣薛文周請蠲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錢糧言若可聽其實府州縣庫藏盡皆空竭安有贏餘布政司或有數萬所濟幾何且恐地方有事亦當存留以資緩急若皆括而空之則如目前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支吾此無益于事而徒多一番之紛擾耳至于十庫錢糧雖皆類設不可缺之然在太平無事之日則可言類設今地方多事如川貴雲南湖廣廣西數省錢糧或經陷沒或係截用每歲所入戶部之數失其舊者多矣何獨取

發于內庫哉臣等竊覩天下太平日久揆之
氣數人心恐必大亂一番即如白蓮教布滿
海內四川江西業已蠢動萬一山東未即撲
滅四方奸雄必乘之而起昨督臣張我續曾
移臣書謂他處土司亦有聚兵數千百看川
貴消息而動者然則奢酋不滅安酋不驕其
禍寧獨在川貴已哉此非
朝廷之上大破常格以收拾人心處置兵食臣等
竊恐其糜爛決裂而不可救也目前最急如
經畧王在晉請修邊銀九十萬總督張我續

請留湖廣全省錢糧四川撫按請餉六十萬
貴州撫臣請餉五十萬除湖廣錢糧聽該部
題覆外其餘皆係請帑臣等未敢遽爲擬
允亦擬下部俟其覆上當酌量給發其他如登萊
之救毛文龍薊應衆之屯田安插遼民皆係
急務亦須量給若虎敦兎憨衆部索賞插漢
諸夷欲合力誅奴則所費更多當俟邊臣奏
至再爲議處耳臣等非不知前此所發帑金
皆虛糜無益但據今日事勢不得不如此又
竊覩

聖心爲疆事焦勞而臣等豎儒茫無一籌可以仰
贊屢屢煩瀆以帑庫爲言慚愧無地要以天
下太平何處非
皇上之財自古未有患貧之天子如其大亂則雖
積金如山亦不能守此亦
皇上所當深計而熟圖者臣等亦萬不得已而效
其愚耳伏望
聖慈俯垂鑒採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兵事未寧妖邪教黨亂具見卿
等爲國憂勞朕悉鑒知昨科臣條奏請括各省

司府州縣見存無礙銀兩還着該部移文各處
上緊查解督餉衙門奏報其築邊請餉并登萊
屯田安插等項所費銀兩仍着各該部設法處
給況帑金頻發數多皆爲糜濫還傳示部院凡
有條奏侵冒邊餉文武各官查明按數究追以
濟軍需且內庫亦有限矣卿等還俟各疏覆奏
之日酌量議處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擬發內帑揭

臣等頃以兵餉匱乏具揭請帑伏蒙
皇上温答且俟該部奏上酌處臣等仰見
聖明留心國計寧敢煩瀆但今日各處告急皆稱
乏餉戶部錢糧只有此數川貴雲南三省已
無分文且仰給此中又欲割湖廣以佐之其
他各省逋欠亦多向時只苦民窮今又苦民
亂至于亂則雖有追徵之法亦無所施若欲
搜括庫藏更是空談頃山東白蓮教作亂撫
臣連疏稱無兵無餉欲求

發帑則其庫藏之匱竭可知而經略王在晉又以
修邊撫虜所費甚多求發爲處置臣等竊念
天下他事猶可處置至于錢糧則不從天降
不從地出苟無點砂化鐵之術何從處置故
臣等惓惓請
發帑請內庫亦色皆心知其難而以無可奈何出
此萬不得已之計天下
皇上之天下也天下安則
皇上爲太平之天子且爲撥亂反正之天子傳之
萬世令譽無窮卽堯舜猶不足比其然天下
危則憂及
宗社禍迫京師四海九州雖大亦無可自安之地
此其利害禍福相去何如而可以區區之積
貯各惜而不能割哉卽十庫錢糧如布花等
項雖不可少然亦豈無他項可以少寬一二
年者自古英君誼辟當軍興之時往往省衣
儉食以佐用度蓋誠知所損者小所全者大
不可以常例拘也豈以
皇上之聖明而不念及此乎今日蒙
發下戶部覆川貴督撫官請餉本于四川請發

內帑三十萬臣等只擬二十萬少示裁節之意
貴州十萬則擬如所請但恐尚不能足耳其
王在晉所請修邊銀及給發毛文龍等餉銀
更俟該部覆上議給統惟
聖明留神沛發臣等目擊各處奏報憂心如焚故
復陳其愚衷如此冒昧塵瀆併望
聖明鑒宥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六月初五日

擬馬御史叅兵部張尚書各官疏揭

蒙

發下御史馬鳴世一本令臣等擬票臣等看詳此本其意專在于攻張鶴鳴謂當與周永春併行逮問臣等以爲廣寧失陷鶴鳴爲本兵豈得無罪然本兵與地方官同罪共拏則從來無此法至開原失事周永春爲巡撫亦不得無罪然其時權歸經略永春似未可同科而論其或拿或否當候部院議上定奪可也若熊廷弼之失在于剛愎自用律以失地喪師

則彼有主守之說微爲可原尚書王紀每爲臣等言據法不得不擬重辟但未可即殺殺之則人又爲之稱枉其有無交通奸細亦須刑部問明方可定罪此臣等之所以不敢輕擬也臣等非不知伸

國法以肅人心爲今日急務但生殺大事自古帝王莫不慎重一有差失後來追悔無及而臣等之罪無所辭矣故敢冐昧陳其愚衷併將此疏擬

上恭請

聖裁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六月十六日

回奏毛文龍賜劍揭
蒙
發下御史崔呈秀本
上傳賜毛文龍劒節制韓宗功等仍
勑奬朝鮮臣等即遵
命擬上但
賜劒重典自昔希聞近因東事告急欲重事權故
經畧總督行邊等官屢蒙
特賜又併及江應詔若相沿不止則人將玩而視
之不知畏忌而

天威褻矣故頃者貴州巡撫王三善來請臣等亦
不敢擬與今文龍已為掛印總兵又東有
專勑事權備重不在于一劒之
賜否也臣等極欲鼓舞文龍以牽制奴酋豈敢靳
此但
朝廷事體務求妥當不可輕易至于韓宗功王紹
勳亦當善處不然恐其激而為禍反以害文
龍矣臣等愚衷如此統候
聖裁
天啓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為雲南請帑金揭
臣等看詳得雲南撫按各官本皆稱土司作
亂攻陷城堡去省城僅數十里勢甚危急又
道路斷絕奏報甚難承差從夷地冒險行三
四月方得抵京不知今日景象又當何如竊
念雲南雖係遠方亦十三省之一如其陷沒
則貴州必不可保而廣西亦危矣撫按官請
帑請餉情辭甚迫而雲南士夫官都門者亦
羣赴臣等泣告以帑金為請臣等惟川貴雲
南事同一體今川貴已蒙

聖恩陸續發帑豈可獨遺雲南臣等不敢多請謹
擬十萬兩以慰彼中雲霓之望以昭布
皇仁于遐方係令該部議處如該省因此得以保
全封疆萬年為
國家藩屏其與陷沒工司利害得失相去奚啻
萬倍故臣等敢冒昧擬
上伏候
聖裁
天啓二年七月初一日

給假揭

臣老病日增筋力已竭而時事之難處者又層見疊至每當票擬心血爲枯今智窮才盡勢不能支前此數日冒雨入直因感風寒雙腓腫痛痔瘍下墜步履不前兼以痰火上攻頭目昏眩委難黽勉仰懇
天恩容臣給假調理數日如其痊可當即出供職其本章票擬有同官諸臣亦可少減臣迷謬之罪矣謹題奉
聖旨卿爲首臣中外倚重偶疾暫假稍可卽入閣辦事以副朕懷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初八日

謝賜食品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頃臣以患病請假調理已六七日尚未痊可伏蒙
聖恩遣
御前牌子趙進
頒賜臣鮮豬一口鮮羊一腔白米二石甜醬瓜茄一罈酒十瓶臣謹扶病匍匐下床叩頭祇領訖竊念臣年將七旬身嬰二豎犬馬之餘生垂盡涓埃之報答無能過荷
聖慈曲垂軫念出
尚方之白粲分
內府之珍羞上尊肥羜寵溢寒廚中使
特傳先生賜品昔逢
神廟曾承
異數之恩今值
聖朝復舉久曠之典拜
隆施而知感念素食以增慚敬瀝愚衷恭陳謝悃所有病苦真情容臣另疏籲祈再瀆
天聽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四日

乞休第十疏

奏為極病極苦萬分難留哀懇

賜罷事臣聞之董晉云欲知宰相之能否當視天下之安危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今閣臣既無事權直謀議耳而謀議又多不足採失職已甚若視天下之安危則今日之天下安耶危耶遼陽沒矣廣寧失矣川貴亂矣山東之妖賊熾矣夫遼陽四川猶臣未抵任時事若廣寧山東則臣已受職此非臣之罪而誰罪也然猶可諉曰封疆之事非書生所能

料也乃

廟廊之上事事紛紜兵餉竭矣議論淆矣法臣逐矣禮臣告矣樞關之帥臣方承

寵任旋挂彈章矣分鎮小事乃聚訟不休至煩廷議矣樞臣撫臣且相率求去矣

中旨頻傳不由閣擬矣彌縫臣救伊誰之責而臣毫不能效力天下之危何日之有以此為臣罪真百口不能解矣夫為輔臣而至于危天下卽

皇上不深罪天下尚見容而臣更有何面目居于

此地兒臣素爲不察所苦今又以風濕爲災
雙膝腫痛甚于刀割上而口瘡下而痔瘍焚
炙如火不寧忍耐若其不去必死無疑臣事
皇祖八年維時綸扉只有一人而臣年又未六十
然
皇祖見臣衰鳴迫切猶憐而放之今臣更十年臣
之老病視往時且增十倍閣中又尚有六臣
皇上寧不以
皇祖之憐臣者而少垂哀矜惻怛之念乎與其使
臣死于都門何如放臣死于道路以見

聖朝恩澤體恤舊臣如此且免于後世史書謂
皇上誤用匪人致亂國家其增光
聖德亦豈小哉臣情緒危急語不擇音伏望
聖慈照察施行奉
聖旨卿宏猷亮節竭誠匡輔勲績茂著簡在朕心
倚任方殷豈得遽萌去志着鴻臚寺堂上官宣
諭即出佐理愼勿又辭吏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二日

謝宣諭疏

奏爲欽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頃臣以老病乞罷隨該鴻臚寺官捧出
聖旨卿宏猷亮節竭誠匡輔勲績茂著簡在朕心
倚任方殷豈得遽萌去志着鴻臚寺堂上官宣
諭即出佐理愼勿又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恭設
香案力疾強起令人扶掖望
闕叩謝訖然兩足痛楚拜跪幾不能成禮捧誦
温綸更加慚愧念臣備員佐理已更十月竭誠或
可庶幾勲績竟是何有

聖度如天不加譴責反
賜褒嘉
高厚之恩曷以云喩苟筋力之可竭即捐糜以何
辭惟是七十頹齡加以多病溝壑將填驅馳
無補所有苦情已稍具前疏今當昏憒不能
措辭容臣收召魂魄重瀝血誠再干
天聽竊計
聖慈必當垂憐而
賜允矣臣不勝感激惶恐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時事多艱卿調理稍可
宜即時入直殫竭忠猷副朕倚任至意該部知
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六日

救刑部王尚書疏

奏爲伏枕病臣驚聞
嚴旨敬效愚忠仰干
天聽事臣病卧旬日閉中事務一切不聞非方具
疏乞罷束裝待
命乃今早忽聞有
旨刑部尚書王紀革職爲民矣紀與閣臣沈潅相
攻談者亦以爲過
皇上但責以大臣爭論之失體紀自無辭今乃以
佟卜年劉一爀之獄而遽斥逐一大臣則從

來所無之事大小臣工孰不疑駭夫一爀卜
年之問在法司誠失之遲然如此大獄必須
詳審讞究證佐明白使其情果真則雖父子
兄弟不能相庇如尚有可疑亦宜虛心以求
其當三尺在旁天地神明在上誰得以意而
枉縱之有一毫枉縱之心便得罪于
宗社得罪于天下萬世問官之罪且在各犯上矣
紀歷官中外素有清正之名乃敢欺
君枉法曲庇叛逆之人以誤國家而蒙僇辱臣知
其愚不至此也自臣受事見言者懲年來之

廢弛每以嚴威果斷勸
皇上臣時語同官
主上英明天縱所少者非威與斷也正恐威斷未
必盡當臣下不得言耳今旬日之間
嚴旨屢下緹騎四出又繼之以逐尚書
天怒赫然如雷霆之奮無不摧折威已章矣斷已
行矣然而王紀之斥終非其罪卽劉時俊之
逋吏亦竟以廵按官之勘明爲妥故臣雖當
身病力竭奄奄待盡之時不敢不陳其愚伏
望

皇上少霽天威收回
成命令紀仍照舊供職責以作速問明前獄則大
臣之體全而國法
君恩亦爲兩盡矣昔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
之三堯曰宥之三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將殺
人釋之堅執不聽此二事者或主寬而臣嚴
或主嚴而臣寬跡若不同而要之皆斷于法
微獨皐陶釋之無心卽堯與文帝亦無心也
故萬世稱二臣之明允而頌帝堯文帝之仁
不衰臣故爲

皇上諭馬至於蜀中鄉官不許領兵則臣聞自有
蜀難鄉官如董盡倫以死全城張鍵金當廉
李大儒等誓衆殺賊似不必盡奪其兵楡關
之監軍贊畫但不可侵大將之權若全無一
兵管轄何以展布江應詔
勑書兵部請之臣等撰之有無重賄必須查明應
詔已操大將印守關又有馬世龍爲之後勁
而又調李懐信杜應魁諸帥共處作何管轄
是皆該部與經督諸臣之所當詳討者臣老
悖昏迷自知言之無當而犬馬有心不敢不

盡決不敢黨護狥私爲
九廟神靈所殛伏枕口占語無倫次統望
聖明鑒其愚誠而裁察焉奉
聖旨朕以拏獲奸細不早正法處分出自朕衷有
何猜忌王紀已有旨了卿不必申救該部院知
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四日

請發撫虜銀幣揭

今邊事最急無如撫虜總督王象乾屢移書臣等言虜來無以應之必與奴合為患甚大遲一日則誤一日之事其言甚為迫切今兵餉匱乏各處告急加以道路斷絕外解不到該部無可措處惟望

皇上亟發帑金百萬為撫虜修邊之費即不然亦須先發五六十萬應撫虜急需其餘又俟再處若再遷延遲緩徒望外帑竊恐事機一失將決裂而不可復收矣象乾又言撫虜他項

可以折鈔惟騎段一時無處可買虜又必不肯折更為難處臣等竊念當

皇祖朝所進織造段疋何止千萬堆積日久終成浥爛若擇其不堪供御者量發數千疋應用其所省甚多而令天下知

皇上軫念封疆不吝捐在笥之幣以給軍需其感頌

聖德當何如哉臣等項見

皇上冊封

慧妃冠服皆內帑自備不用該部錢糧

聖諭一傳懽騰中外故敢附陳愚見以備

聖裁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撫虜禦奴以為犄角具見為國籌邊朕甚欣悅所請撫銀准發二十萬兩騎服量發八百疋解至總督衙門務要點驗虜目名數給散以為朝廷款夷之錫其各省外解錢糧逶延不至的卿等傳示該部即便移文各該拖欠地方勒限上緊催解以供軍需如有借事延緩的着該部科查明據實參奏重治該部院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五日

辭捧冊揭

臣聞

宮中有喜

冊封

慧妃

命臣捧冊臣逢此

大慶獲預

大典曷勝踴躍第臣病足旬餘艱于步履必不能

供事伏望

亟命同官諸臣改擬上

續奏草　卷五　三

請毋致臨期違誤責有所歸也奉

聖旨宮中喜慶在邇元臣捧冊方於吉典有光其

體此意

天啓二年七月十七日

乞休第十一疏

奏爲臣濟無能力窮身病懇求
天恩即賜罷斥事今閣中諸臣惟臣年最老身亦
最病筋力衰憊步履不前自長安門至閣不
里許常數歇而後至值本章稍多議擬稍煩
輒眩暈昏迷不能執筆日前將已有
旨錯寫作已有知蒙
聖恩矜宥又吏部所覆順天巡撫參縣官徑去疏
內云照題明事例臣將題明看作趙明以爲

人之名姓擬入票中非賴同官看出改正其
貽咲于天下不知何如種種差訛率皆如此
因嘆此官非但庸劣人不能做即非精力強
壯人亦必不能做臣之老耄委難勝任又加
以不寐之病久而不愈痰火日盛痔瘍復發
脾泄腹鳴元氣耗盡一日之間常眩暈數次
頃者請假調理痊可無期此即在太平無事
時尚不能支況今方內紛紜盜賊四起請兵
請餉章奏沓來每當發擬茫然無措欲問之
計部則計部已窮欲請之
內帑則內帑有限欲懇之
皇上改折十庫錢糧及節省內供諸費則
皇上又以舊例難更未肯遽割直束手以待其斃
耳夫滇黔之土司晉魯之妖賊山海之修邊
撫虜皆安危存亡所係而總在于錢糧之有
無臣于此事既莫展一籌若復安坐優游養
成禍亂非但天下萬世罪責莫逃即反之此
心豈能一刻安耶加以朝端難處事體層見
疊來一事未了又復一事調停力竭衆志難
孚爲此愈愁愈病愈病愈愁至于今日則七

尺之軀且不能保尚敢問天下事哉
皇上聖明天縱近益明習政務本章
傳諭多臣智慮之所不及諸所發摘指示又多臣
耳目之所未到臣偶伸愚見中使常責臣不
遵
旨不擔當不爲
皇上出力臣老病昏愚不稱任使其爲當去萬萬
無疑矣然非病極無聊亦安敢控辭迫切如
是伏望
聖慈哀臣憐臣亟行罷斥令南歸路絶臣亦不敢

望生還故鄉但得釋此重負爲畿輔編氓毋
貽惡名于青史於願足矣臣不勝冒死哀鳴
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公忠端亮輔朕新政裨益良多時事紛囂
方賴元老匡持歸于畫一豈得堅意引疾言去
顧念
皇祖眷倚之篤亦何能恝然冊典方行卿爲首臣
還宜遵屢旨即出率先百僚以光典禮慎毋再
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七日

再辭捧冊揭
該臣奏
命捧
冊以足痛具辭未蒙
聖允竊惟如此
慶典苟少可奔馳孰不樂趨第別事猶可勉強而
步履艱難必不可強以躄躄之病臣而當
封冊之大禮其不光甚矣況同官諸臣濟濟足供
任使又不必以此而困臣者伏望
聖慈即行
改遣以便遵行奉
聖旨覽卿奏改遣次輔續捧冊
天啓二年七月十八日

乞休第十二疏

奏爲苦懇

天恩哀憐允放事臣受事已十日當時勢之艱難毫無補益初猶勉力奔走今奔走亦不能矣初猶時病時愈今無日而不病矣

神祖大祥

慧妃封冊此皆典禮所關而臣僵臥病榻不獲隨廷臣後一展趨蹌之敬苟非困苦無聊何敢如此日者同官臣沈㴶禮臣孫慎行樞臣張鶴鳴黃克纘相繼得請皆蒙我

皇上念其懇辭不強以所不堪臣奉職無狀雖不敢望如諸臣然而支離衰憊之狀頗祈陳訴之情較之諸臣更加數倍

皇上既體恤諸臣矣獨不爲臣一動念乎使臣在此而少能自效卽老死長安亦何不可乃才盡力竭無可奈何而諸曹事務臣亦毫不與聞只計臣以錢糧匱乏時來告訴臣又莫能爲畫竊觀諸臣之意似安排一誤

君誤國之罪以歸于臣臣亦安能晏然而受之頃臣鄉按臣鄭宗周疏請另擇任勞任怨公忠體國之相以濟時艱其言甚切不可不聽然今關中人多必臣先避賢路乃可別推此亦目前救時一急務也伏望

皇上亟賜允行至臣病苦真情前疏已具

皇上吉祥善事駢至沓臻臣不敢以不祥之語屢瀆

天聽尤望

聖慈矜憐卽行罷斥毋使其躑躅哀鳴煩瀆無已如遲延不決則臣爲困窮無告之人當抑鬱以死亦終不能事

皇上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奉

聖旨時事艱難卿識力謀猷匡濟允賴所望靖共一念表率百僚共勵匪躬之節豈效諸臣恝然求去閣務繁重軍國大計卿宜卽出主持用朕眷倚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謝　宣諭疏

奏爲欽奉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李永貞捧出

聖諭諭元輔卿先朝首臣輔朕直亮忠誠爲國朝
野悉知前已有旨望卿速出却後行陳請久假
私寓並成政體今邊疆未靖邪教肆虐且多事
之秋正賴卿持平决策贊襄國事况講筵在即
還遷屢旨翌日入閣供事以副朕佇望之意不
得再有託陳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扶被叩頭

謝

恩訖竊念臣庸劣無能先後備員綸扉已經十載
雖犬馬之力不敢不竭曾無分毫之效乃蒙

皇上念及

先朝首臣嘉其忠誠爲國而責以多事之秋望其
即出臣心非木石能不感奮惟是老病困苦
之真情窮蹙不堪之罪狀已涕泣而告文書
官凡聞臣之言者無不動念假使得達

天聽亦必哀憐而釋臣矣今邊疆雖未靖而內有
樞臣外有經督撫鎮諸臣若肯合心併力着
實做事何待于臣如其不然而彼此觀望遷
延度日即百臣亦無所用徒多臣在此反使
得藉口卸罪而懈其任事之心也至于邪教
肆虐則山東撫臣已力任之各處撫臣亦協
劝之想旦夕間必有奏報臣連日未敢陳乞
者亦欲待此消息而後行耳今綸扉尺地尚
有五臣足爲

皇上辦事而御史臣鄭宗周又請另擇任勞任怨
公忠體國之相臣商之同官皆以爲宜如此
則何患于無人而何必苦留此老病無用之

臣爲哉伏望

皇上即勑下吏部如宗周之請亟行推舉

曲沛恩慈恕臣之罪而放之歸臣感戴

聖恩世世啣結于無窮矣所奉

聖諭臣謹珍藏爲傳家之寶其未盡之衷容臣嗣

陳臣不勝悚息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體朕眷倚至意即
出輔理勿復躊躕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初六日

乞休第十三疏

奏爲微誠未能動
天再懇
聖慈曲垂憫念事臣卧病三旬屢乞骸骨情真詞
苦竊意必蒙
皇上之憐放乃屢
旨慰留加以
宣諭臣每一捧誦輙感極而繼以泣使有分毫之
力可以自效敢不黽勉少留以報
聖恩顧老病日增精神耗盡無夜得安眠無日不

眩暈雖言談狀貌尚稍似人形而氣脉神明
已槁無生意加以外瘍蔓延直竄至頭頸雙足
腫痛徹夜號呼即日間扶掖強起不踰片時
又復傾倒似此殘軀豈復能每日奔走數里
供票擬之役哉此猶自臣一身之狼狽言耳
若論人臣去就大義只有兩端當可爲之地
據得爲之權則不當去雖不可爲不得爲而
人猶不責其必爲則猶可浮沉而不去今臣
居此地自票擬而外有一事之可爲耶而今
日人情自票擬而外有一事之不罪責于臣

聊當
神祖時臣曾有疏云論利害則共推閣臣于[illegible]
惟恐有一毫之推諉論事權則共[illegible]臣之
事外惟恐有一毫之干涉彼時閣[illegible]而尚
有可觀而臣言已如此矣况在今日事體又
大不同而臣之衰病昏迷又十倍于往日卽
使可爲得爲亦萬萬不能爲哉在廷諸臣亦
有欲留臣豈不知其不能不過欲縻之以當
罪耳臣非貪位固寵之鄙夫無功名富貴之
俗腸何爲坐俟禍敗遺笑千秋誰非臣子而

獨蒙此辜也雖臣之迫切求去原因老病意
不在此但事勢之必不可不去此亦一端故
敢冒昧而直陳之萬望
聖慈大發惻隱之心褫奪臣官俾得爲編氓以沒
世臣死且不朽夫避難惡名也違
君大罪也而臣甘蹈之則其情之萬不得已亦可
亮已臣不勝悚息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以元臣懷計安社稷之心自不忍遽爲瞻顧
身名之想且密勿贊襄功在迹外從來國家多
事人情責望倍殷何必在念宜一意佐理臣濟

時親講筵在卿知卿所患已愈何得不亟出一
見以慰朕懷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初九日

又謝　宣諭疏

奏爲三蒙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鴻臚寺堂上官捧出吏科給事中甄淑
一本奉
聖旨朕以軍國大計倚重老成已屢有諭旨元輔
忠誠體國自當感動還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
意敦趣即出慎毋再延該部知道欽此臣謹設
香案扶掖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臥病月餘疊承
綸諭揆之臣義委爲不安但臣之真病真不能供

職非獨
皇上不及知即甄淑亦不知也甄淑非但不知臣
之病且不知臣之無能其所稱引四方之多
事而云誰秉國成恐于坐視夫臣正惟不忍
于坐視而共力又無如之何故惓惓懇懇必
欲求去以免誤國之罪耳淑試思自臣受事
以來曾有一籌半策足濟時艱乎滇黔齊魯
之變非臣視政日之所致乎至于各部尚書
之推用自吏部事與臣何干而亦以責臣也

窺闞
聖意謂臣事
皇祖七八年今何以遽去不知當
皇祖時臣年方五十餘精力尚強今去之十五六
年矣人生幾何多一年則增一年衰老光又
加之以病乎彼時閣中又只有臣一人勢不
得去後添方從哲
皇祖隨即放臣今閣中有五六人矣何必苦留臣
也臣在病榻中展轉思惟今軍國所急只兵
食兩端兵事則臣承宗任之無待于臣右樞
餉雖有尚書臣汪應蛟料理而中外匱竭無
可措處各鎮之訴窮告急章疏壘來至不忍
讀臣亦無能爲計由此言之臣雖勉留何益
于事惟是君命如此不敢久違容再調理一
二月即勉強入直挨延數時如筋力不支再
行陳請終望
聖慈之憐憫耳其糧餉緊急乞
勑戶部會集廷臣講求長策仍望
聖明留神省覽俯賜施行有食則有兵而天下之
亂不難平矣臣職在票擬其伎倆亦止于此

如甄淑之所以責臣臣終不能任也臣不勝
感戴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明日經筵卿即入侍慰
朕延佇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十二日

請帑金揭
今各處盜賊蠭起警報日至皆以請兵請餉
爲辭該部苦于匱乏束手無措而西虜撫賞
之費部中又無此舊額决難答應故臣不宗
不得已以發帑爲請業已擬上恭聽
聖裁矣此外最急者如毛文龍招募遼兵須餉銀
三十萬滇南被圍已經半載曾蒙
俞旨給前發帑銀十萬兩而前銀已盡該部屢行
疏請尚未
允給保定巡撫以畿輔重地武備空虛加以淫潦

爲災妖賊作亂亦請帑金三十萬爲募兵之
用此三項似皆目前至緊至急之事勢不容
緩然亦不能如數盡給臣等於各疏各擬十
萬兩少應其請極知帑金有限給發已多不
宜屢瀆但此皆安危利害之所關難以坐視
臣等不得不爲一言非敢輕視
內帑而爲此無厭之求也伏望
聖明裁察施行
天啓二年八月十二日

爲雲南再請帑金揭
臣等昨擬
發帑金十萬以給滇餉復蒙
發下再擬蓋
聖意以前此已
發有帑金即於其中取用不知前此所發皆係川
貴之餉解發已盡而雲南一省未沾分毫今
戶部無從設處故奏
旨已兩月餘竟成沈閣若不蒙
恩沛發則終孤雲南之望矣況今遼民窮困思亂

前發賑濟銀復那作屯田之用今戶部所請
十萬雖充雲南兵餉而實留此賑濟遼民即
將兩廣遼餉抵解雲南是亦兩利之道也不
然則雲南之待餉與遼民之待賑兩無所恃
而臣等亦莫知所爲計矣不得已謹將原票
再加改正恭請
聖裁冒瀆之罪併望
聖慈原宥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八月十三日

為戶部請帑金揭

蒙

發下戶部借帑本

上傳不允又於工部本傳令戶兵二部措還銀十

萬兩又於御史馬鳴起本傳問遼餉五十八

萬今作何用令臣等擬上臣等竊惟

內帑借發已多今之存積想亦無幾乃頻頻請

發請借非但

皇上以為不可即臣等亦厭之非但臣等厭之即

該部亦自有難於言者但今各省錢糧徵解

不前而川貴雲南湖廣四省各以兵興支用

山東積欠至百餘萬該省撫按因妖賊作亂

尚以兵餉告責戶部即戶部日日督催終無

分文之入其各處加派新餉又多議蠲議減

茫無着落

皇上但知邊餉之有定額而不知今日錢糧其積

於額內與浮于額外者更不可以數計也即

諸臣之議增兵議添餉議免加派者亦皆據

其一隅之見而不知錢糧之難處一至此也

臣向高在

皇祖時見各邊請餉急如星火戶部官困苦不支

借兵工二部庫銀借太僕寺馬價動至數十

萬彼時九塞晏如四封無警而匱乏之狀已

如此矣況今日哉今奴酋猖狂諸虜俱動吉

能已犯延綏卜失兔又至塞下各鎮請餉請

市賞之費其言皆至苦至急不能一刻緩而

戶部帑如懸罄無以應之安危治亂之機判

于呼吸非細故也

聖意不允臣等何敢強瀆但事體重大不敢不陳

仍擬兩票恭請

聖裁如蒙

皇上慨發當勑令解到即行補還一轉移間而可

以解燃眉之急

社稷封疆咸有利賴矣其遼餉五十八萬料必通

融以充山海諸處兵餉並有此項餘剩存留

不發御史之言殆亦未察其情實也至于科

臣方有度等請補閣臣亦見時事之艱難須

廣求才賢以資匡濟臣向高已兩次上

請有度亦緣臣等之意而言之耳若疑其有所囑

托則臣等敢保其必無也統望

聖慈炤察

天啓二年九月初一日

請停刑揭

今歲奉

旨睿錄此

國家定法自當舉行然稽之前事

朝廷每有大禮慶典輙

特旨停免蓋以廣好生之德昭法外之恩且以見

吉祥善事宜合天下之懽心而雖法所不原

之人亦得以沾被

帝澤頌祝于狴犴中也今

宮庭之內將有大慶四海臣民一聞

傳諭無不舉手加額曰吾

君叅斯麟趾之祥開于今日于萬斯年永錫祚胤

宗社之休莫大乎是非尋常慶典所得而擬也兼

之

信王受

冊亦在旦夕

皇上因心友于之愛何如忻懌故在廷諸臣莫不

望有停刑之

旨而責臣等當爲上請臣等職在輔導仰體

皇上慈祥惻怛之心同符堯舜故敢冒昧一言或

恐
皇上疑臣等爲遼東失事數臣求寛則臣等竊謂
皇上如天然天不以雷霆之當用而輟其雨露之
施
皇上亦不以數臣之當罪而斬其喜慶之澤卽欲
以數臣明法則數臣之累囚拘繫待命囹圄
于刑章已正而人心亦已惕然而知警矣況
王化貞有恩于西虜洞官臣承宗至關外親
見諸酋爲之涕泣請命卽熊廷弼有流言其
蓄兵賞囚包藏不測者此情理之所必無合

湖廣之縉紳無不以身家保之廷弼與化貞
共罪同科殺廷弼則必殺化貞殺廷弼化貞
則從前之失事者皆不可免自遼禍以來我
之文武吏士隕于奴酋者多矣一旦而後法
十數大吏駢首市曹以快遼虜之心亦
聖慈之所不忍也臣等尚期歲月間以
宗社之福
皇上之威靈殄滅醜類恢復舊疆當爲數臣乞幾
生于湯網中如其不然則雖畢命圜扉更復
何辭而數臣亦可以無憾矣臣等聞之帝王

之道仁義並用然仁可過也義不可過唐臣
徐有功有云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人主之
大德臣等惓惓以停緩爲請總之欲成
皇上好生之德如天之仁而已若其借此以市恩
徼寵則神誅鬼責自無所逃臣等必不敢也
伏望
聖慈曲垂鑒炤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知道了還遵前旨行該衙門知
道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日

再請停刑揭

臣等昨以
朝審事仰瀆
天聽未蒙
聖允然亦
亮其愚悃曲
賜優容臣等惟有感激何敢再陳但細思之
皇上臨御方新
繁禧懋介
湛恩濊澤沛及萬方今
宮壼之中
朝廷之上
慶典相仍人情胥暢若乘此悅豫之時而弘開一
面之網使太和元氣薰蒸於宇宙間未必非
尊祖迪休之一助也聞九卿諸臣亦且合疏
上請故臣等敢再冒昧一言伏望
聖慈俯垂鑒炤
特勅法司暫免今歲朝審使天下曉然知
曠蕩之恩出自
聖意臣等亦惟與中外臣民歡呼頌祝于無疆而

已塵瀆之罪統望
慈原臣等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回奏停刑揭

該文書官王進忠恭捧

聖諭到閣

諭內閣朕今宮中有喜且誕育伊邇發億兆之祥但刑獄重犯甚多本當審決今歲各省直姑俱暫免行刑都着牢固監候慎防出入秋帶疎虞勿視泛常容縱其逆叛妖黨強賊所犯情真詞罪在不赦宜應誅戮不得姑息卿等傳示該部遵行特諭欽此臣等莊誦

明綸不勝欣忭竊念自

皇上御極以來

恩德廣被含生之倫無不頌戴惟此累囚雖犯不貸之罪而其求生望

仁之心尤為迫切今以

宮壺之慶得蒙寬宥之恩

諭旨一傳其歡忻鼓舞于囹圄中者真不啻朽木之回春而白骨之再肉仰天地生育之德猶未足云喻普天率土孰不祝

聖壽于萬年

憮輿圖而昌祚胤殆與天而無極矣臣等謹即傳示該部遵行原奉

諭札敬尊藏閣中謹具回

奏以聞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留鄒都御史疏
奏爲臺臣人品自真科臣求多太過謹陳愚衷
以質公論以聽
聖裁事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
二臣已奉
旨慰留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
厚遂併其人而詆訾之臣竊以爲過矣二科
臣之意似不在講學而在于明歲之考察恐
元標有所左右其祖即允厚疏中亦已自言
之年來門戶釁與互爲勝負近當事者劑量

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每論
及此未嘗不嘆息于前事之過當而以今此
計典必力矯其失一切歸于公平即元標議
論亦是如此無奈人情多端過生猜忖必逐
去元標而後快也元標在
皇祖朝直聲震于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爲忠
臣淹伏數十載海內共惜
皇上援之田間任以九列足稱
清朝盛舉臣素不習元標近與周旋見其懇懇愛
人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絶無分毫負氣籠罩

矯飾之態心甚慕之即或者謂其居出也久
于世何有所未諳宅衷太虛于人言有所易
入然于元標之本色自無所損允厚所列舉
皆吹毛洗垢無甚關係至于張居正之邮典
則楚人請之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褒貶
何妨並存元標之不言臣方服其無成心奈
何更以爲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擻之
何其甚也元標在朝如麒麟鳳凰自足爲瑞
如渾金璞玉自足爲型何必規規然責以服
乘之能雕鏤之技哉若逐去元標則其他之

講學氣節如元標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
爲不平紛爭又將不了門戶之禍必與
國家相終始
朝廷之上已先自亂又何暇問封疆之事哉而臣
亦豈可一日居此地也夫講學之禁從來未
有乃二科臣之疏屢奏
內傳頓更票擬至謂宋室禍敗繇于講學語爲此
言以告
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
比及南宋王淮韓侂冑陳賈輩始立僞學題

目攅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
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紀設科取士一本于宋儒
成祖文皇帝復命儒臣采輯宋儒論學之書爲性
理大全頒行學宮二百五六十年道德一風
俗同一切裂防决網之事有所忌憚而不敢
爲皆繇于此
皇上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而不深考
祖宗一代之治洪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率
多嘯而少命乃二科臣獨有當于
聖心若是臣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爲結黨則

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苟欲結黨何待
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爲可議則臣又有忠
告之談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滿歸起
官爲應天巡撫兢戮操切人皆不堪卒被擠
以去其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者
爲是至于今日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卒爲
世所詬病今元標之失未至如瑞而求多者
乃反甚焉臣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何如耶
臣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煩囂
易起若不稍爲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又將

有非非二臣者紛紜排擊無有紀極非且有
僞作銓臣之疏欲毀書院者世情險怪一至
于此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
亦苦苦言元標行當即繼之矣去察典幾何
時而任事諸臣勢將一空誰爲
皇上了此事者臣安得默無一言且當
聖明之朝有道學之禁臣爲秕政而諸賢連翩去
國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賈輩
同被惡名是亦臣之所蹶踖而不安者故敢
冒昧一伸其愚如以臣言爲偏護則臣願與

元標俱去以謝科臣不敢自以爲是也臣生
平不知講學惟是臣鄉素稱海濱鄒魯生鄒
魯之鄉而禁孔孟之學臣老不敢繞舌
聖明俯垂鑒察臣不勝悚息塵瀆之至奉
聖旨大臣眞品實學自能維扶世風言官意見忝
若不妨互相質證但不得忝以岐念迹涉猜防
卿虛衷持衡剖陳剴切足定國是以正人心鄒
元標馮從吾已有旨諭留這所奏朕知道了該
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初八日

乞休第十四疏
奏爲愚臣冐昧失言時艱佐理無效老病難支
懇
恩休致事頃臣以朱童蒙郭允厚論鄒元標冐進
一言蓋臣自弱冠爲諸生聞元標抗疏廷杖
四海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爲眞古
之遺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爲給事中爲
吏部皆以直言去臣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
起元標罪臣卽臣亦自以爲生平第一歉事
幸遇

皇考
皇上錄用遺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有
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臣勸留而止
臣亦自盡其夙心耳固不虞世之不能容元
標一至此也童蒙辯臣疏謂無逐元標之心
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厚
繼之郭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允厚併
及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爲名人品
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爲賊三臣之意同
而其說則已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

矣提學官之攺
勑書禁講學毀書院沙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爲
非
祖宗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淸議背成憲失人心正
爲此事童蒙奈何引之至以屢奉
內傳數語爲臣之險毒則臣不過據事直書同官
諸臣共聞共見未嘗添捏一語亦未敢過疑
童蒙之有他也童蒙欲臣主張目前使禍機
立息則如此一事臣已不能主張矣誰發禍
機而望臣息之哉然童蒙實未嘗攻臣臣亦

豈可爲童蒙求去惟念封疆多事各鎭告急
告窮茫無以應而黔滇危困至極其承役來
此求救者日對臣涕泣臣亦爲之淚下無餉
無兵無策可救各處撫按及科道官又連章
累牘請免加派然終無可以免加派之策臣
本老病之人爲此焦思苦念日夜眩暈每對
同官言尸素如此何顏自立本意俟明春
方敢決去今再三籌度萬不當留留亦無益
伏望
聖慈哀憐允放仍

勅下九卿科道悉心講求所以足餉足兵拯九

救滇黔之策其他閒言閒語可以暫置童蒙

輩亦各安其位勿過猜疑臣雖歸死林間有

餘幸矣臣此言猶及童蒙甚愧其多且非體

以後再有辭說不敢應也臣不勝悚息祈懇

之至奉

聖旨卿以元老主持國是且憂心世道保護善類

自大臣事小臣臆窺之言何必介意封疆阽危

兵食畢匱正賴卿延納羣策入告遠猷用副朕

軍國倚重至意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十二日

乞休第十五疏

奏爲老病冒寒宿疾大作懇
恩放歸以全殘喘事臣頃感觸時事疏請休致伏
蒙
聖恩曲賜慰留臣亦欲勉挨殘冬俟至春明方敢
再請無奈老年之人血氣虛弱一遇寒風侵
入肌骨雙膝兩踝痛楚如割日夜呻吟不能
合眼向時所苦痔瘍又復大作其大如拳其
熱如火每一下血輒至數升齒髮盡落飲食

俱廢似此情景去死幾何安得不動首丘之
思乞殘生于
君父哉若以臣有尺寸之長尚可自效則目前朝
端之搆爭風波復起廷臣望臣以調劑而臣
不能也
泰藩之乞
恩大典久閣禮臣望臣以力爭而臣不能也允列
之名碩相繼乞歸諸有識者望臣以挽留而
臣不能也至于封疆大事安危所關更不能
設一謀畫以佐緩急然則臣之在此將以何
用而
皇上亦安用臣爲哉頃朱童蒙有疏及臣臣已明
言不敢因此求去鄒允厚雖極力駁臣臣亦
以爲此報施之宜無足深怪惟是謂臣作記
文以譏嘲鄒元標及元標被論臣遂欲取回
原文則其視臣太淺而枉黙亦太不情矣此
更不足介意第因求去而漫及之伏望
皇上哀臣憐臣即
賜放歸臣先後在綸扉已十年亦曾少效微勞與
虛受國恩而去者似稍不同敢以此求

皇上之憫念臣即死于道路死于家鄉皆瞑目矣
奉
聖旨今外患方殷內治亦未見修舉賴卿元老碩
力贊襄卿頃論議繁多直折紛囂尤見定力覽
奏知以憂時焦苦卿但堅持一意誼激匪躬當
自爽健佇望卿出愼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十七日

乞休第十六疏

奏爲萬懇

天恩俯容休致事臣之病苦真情控於

君父者已具前疏中今逢

慶典不敢再陳頃者扶携勉出拜

賀歸卽眩暈嘔吐不能支持日夜思惟綿力孱軀

當此時勢千不能爲萬不能爲卽昨科臣崗

士樸所陳票擬之舛錯以爲人所不能明者

當以片言明之人所不能斷者當以片言斷

之

皇上視臣有此識見力量否臣之甘與鄒元標同

去正自度其力之不能恐天下後世推敲於

存亡利害之故而委罪於臣如士樸之所慮

而非止爲講學之一端也士樸或以吾言爲

元標左袒故發此論耳不然士樸與臣亦有

一面之識豈其不知臣之庸下而乃望以扶

危定傾之事業哉夫無宰相之才而冒宰相

之位固臣之所甚不安也無宰相之權而當

宰相之罪亦臣之所必欲逃也臣始者固與

尚書張問達相期勵以爲封疆之事良未易

讀惟是持虛平之心以挽朋比之習爲

國家銷此隱憂庶幾可爲今相與咨嗟倂此亦

不能矣臣在此一年所見大臣去國如劉一

燝周嘉謨王紀孫愼行輩皆發自言路斷自

上傳今鄒元標又將以此行矣此雖言者之善體

聖心抑亦進退大臣之道當如是耶臣之辭疏同

官諸臣必不肯擬放更望

聖慈哀憐傳諭票允使臣得從一燝等之後感戴

天恩當更倍于諸臣不然臣非但不能扶危定傾

且併與元標同去之言亦誕謾耳人將謂此

罪臣臣復何辭以自解哉臣不勝冒昧懇切

之至奉

聖旨昨朝班中見卿稱賀朕甚嘉悅謂當卽日進

閣何乃又有此奏中外多事正大小臣工矢心

盡職之日卿以元老率先百僚言官期望之殷

卽朕倚任之重豈得謙讓引退還着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卿宜仰體朕意卽出佐理愼勿再陳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謝　宣諭疏

奏爲欽承

宣諭恭陳謝悃事該臣以老病具疏乞休奉

聖旨昨朝班中見卿稱賀朕甚嘉悦謂當即入進

閣何乃又有此奏中外多事正大小臣工矢心

盡職之日卿以元老率先百僚言官期望之殷

即朕倚任之重豈得謙讓引退還着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卿宜仰體朕意即出佐理愼勿再陳

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捧出到臣私寓

臣恭設香案力疾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受事年餘屢次陳乞非敢惜犬馬之

軀自佚

恩遇祇因抱膏肓之病難効馳驅乃蒙

温諭屢頒鴻臣爲至苟有心肝能不慚愧但苦情

之難盡故屢疏之頻煩統頼

聖慈曲垂炤鑒諒先陳

謝尚俟別祈臣不勝感戴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旦夕即出以副延佇不

必別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十七疏

奏爲再訴眞病極苦下情仰祈

聖鑒事臣惟人臣之位至首輔而極

國家待臣子之恩亦至首輔而盡在貪戀富貴

者固必不肯去苟力能報稱者亦必不當去

乃臣之哀鳴而無已者誠見其力之必不能

爲不去必蒙誤國之罪而人又安排此罪以

歸于臣不敢晏然坐受此凡有心肠者之所

共亮也若臣之言病又皆實情實景與假托

者不同臣自爲史官以晏起失朝其後但遇

朝期即不能寐少年時尚不甚苦五十以後

浸浸受累每當不寐即舌燥唇燋腸熱如火

頭痛如刺展轉床褥度夜如年七尺之軀精

神幾許堪此煎熬往在

綸扉與方從哲共事每爲道此今從哲猶能述

之知臣非飾辭也然彼時臣猶早起則不寐

不則安寢至巳未年冬不知何故連三四月

晝夜不得合眼昏憒欲絶家人巳爲治後事

徼天之幸至庚申春少愈然猶時作時止終

爲患苦臣之鄉人無不知之行人臣呂奇策

奏
命召臣臣卽告訴此病非今日始言也惟時臣絶
無出山之念後聞遼陽陷沒心甚不安終日
焦煩臣之孫勸臣謂旣如此不安何不勉強
一行今
聖主在上事尚可爲萬一此病得愈亦可自效不
然乞歸未晚也臣心以爲然遂力疾北來受
事年餘雖竭盡愚衷終無補于國事之分毫
而臣病又日增矣加以痔瘍大發每一下墜
糞血迸流不堪污穢浣濯揉摩日常數次如

此羸軀豈可以近
黼座奏
至尊又殤隆之時輒前後閉塞有如病痢每當
朝講侍立稍久卽不能支
皇上若以臣爲誑則使人驗之如其不實卽坐以
說謊之罪亦不敢辭且臣年老氣衰牙齒脫
落僅存二三又皆搖動一觸卽痛不可忍遂
廢飯而進粥今併粥亦不能食雖強呑少許
亦糊塗入口而已昔人謂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臣今求爲飲食之人亦不可得況其他哉

自
明興以來閣臣無獨任者間有獨任亦不過歲月
乃臣事
皇祖八年隻身受事百責交叢一生精力耗盡于
此臣之乞歸
皇祖苦欲留臣終亦體臣下情予以生路今日之
尚存殘喘以望見
天顏皆
皇祖賜也微獨
皇祖卽

皇考在東宮亦憫臣之苦臣歸之日聞對近侍嘆
息若
鑒其有尺寸之誠效者茲事
皇上又歲餘矣以臣悉積十載之微勞而乞此垂
亡之朽骨於願非奢以
皇上眷念
三朝之舊隸而待以不死之新恩於禮已盡是亦
聖世之光而老臣終始之幸也顧
皇上責大小臣工以潔己求去臣愚竊以爲臣工
之患不在求去今之紛紛多事正爲去留如

人人肯去
朝端豈不帖然安靜况臣之此官尤不患無人做
亦何必苦臣爲哉臣言盡矣苦矣萬望
聖慈詳覽而矜允焉臣不勝冒昧悚息顒祈之至
奉
聖旨覽奏知卿以積勞多所患苦朕用惻然動念
但今中外多事卿旣以感憤時艱力疾赴召自
能不替初忱共圖匡濟軍國事重端賴主持儆
苦善攝當不爲礙佇望勉力卽出以副眷倚之
般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救文修撰鄭庶常疏

奏爲
聖節屆期義當勉出敬陳愚悃恭候
聖裁事臣以老病乞歸情辭懇切已具前疏未蒙
矜允今
聖節在邇萬方臣子奔走稱
賀臣爲首臣豈敢安所私寓當於一二日內扶
携勉出恭候
流虹之期共效呼嵩之祝其一切閣務非病臣所
能料理賴有同官諸臣協衷共濟臣亦延挨

少時再行陳乞今未敢瀆其他政事臣亦不
敢言惟是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鄤以上疏
觸忤致蒙降謫舉朝臣工無不惋惜臣與同
官冒昧揭救尚未知足動
天聽與否臣欲再申一言恐益滋瀆聒之罪然耿
耿下衷終不能已竊覩震孟所言
講學勤政此皆
皇上所極留心其所以干
聖怒只在朝儀一節此乃
祖宗朝相沿舊規非創自今日震孟書生也但見

史冊所載前代帝王無不與臣下面議政事
臣下有所獻納無不面奏即在
二祖時亦是如此今百官奏事皆是常套堂陛之
分雖存
君臣之情未暢故不勝欵欵之愚而欲效之此書
生泥古之過非有他也至于
講筵之啓沃在
聖學固已日新而章句之敷陳于
宸聰終未盡徹臣等私心亦尚歉然不敢以震孟
之說為盡迂也若其言稍有過激則唐虞三

代盛時危亡亂等語皆未嘗諱漢文帝賢
主賈生至痛哭流涕長太息文帝亦恬然受
之不以為過千古傳誦以為盛事
皇上方為堯為舜何論漢文豈其有成心于震孟
終不可解哉若鄭鄤鄤言蓋因震孟疏
留中為之申請且謬于向時
留中之弊欲杜其萌亦書生之見好名則有之非
敢黨護于震孟也
國朝科第重詞臣尤重鼎甲尤其重于鼎甲之
第一人
天子臨軒而親擢百僚屬目而聳觀至鉅典也今
歲為
龍飛第一科關係更重震孟夙負時名
皇上首拔于多士之中臚傳之日舉朝相慶以為
得人四海聞之莫不稱快乃以單詞片語遽
罹譴逐非但無以彰
聖主納諫之明而千盛典亦大不光矣人情遇小
小知己即思報答苟有所知之人亦無不欲
愛護而保全之震孟受
皇上千載殊異之知當何如感戴倘有一毫欺謾

之心即非人類
皇上既拔擢震孟稱知人之哲矣曾未數月而遽
摧折之亦豈
聖心之所安于且今歲館選臣等仰體
皇上德意矢公矢慎杜絕夤緣一時儲養濟濟彬
彬鄭鄤亦三吳之名士也今與震孟同去殊
為可惜竊窺
聖心或以詞臣言事非其職掌故欲小示挫抑以
成就其才耳然臣觀
國朝詞臣以言斥者皆得盛名羅倫羅洪先皆

以狀元坐此讁官至今稱不愧科名者以二
臣爲第一而惜當時處分之太過今震孟等
之被讁于名得矣而使他日復以惜二臣者
惜震孟等得無爲
聖德之累乎况于悠悠人情猜疑多端又將謂
皇上之罪震孟等不在于朝儀之一節也臣草此
疏畢見臣等公揭已奉
明旨不必申救臣何敢再瀆然臣老臣也苟心有
欲盡默而不言卽爲負
皇上負

國家負
皇祖
皇考卽生入山中死入地下皆不自安故敢畢其
愚如此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將二臣寛宥則
聖度與天地同寛而
命名並堯舜無致矣奉
聖旨覽卿奏進閣朕心甚慰知道了制科
累朝所重朕方作養人才豈忍摧折但書生不知
忌諱文震孟鄭鄤違前旨行卿還仰體朕意不

得再來申請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辨徐御史裁總督疏

奏爲救患宜急愚昧失言敬因臺臣之言直陳始末以明心跡事臣於十二月以病痛不能入直不知御史徐卿伯有本爲川貴總督事指及閣臣今日

慶賀禮畢於朝班中復譚及此事乃知卿伯之有言也卿伯訛泛言閣臣而其實言自臣發與同官無預不得不直陳之臣註籍日久閣事毫不預聞至此月初三日乃入

朝聞有更換總督之議臣問吏部尚書臣張問

達議巳定否問達曰未定臣曰當以何人換之問達曰欲用四川巡撫朱燮元臣曰燮元料理蜀事巳有成效今奢酋䖍䖍思欲再逞燮元去蜀將誰爲蜀保障者且黔事至急不容少緩燮元一身又救黔又救蜀恐黔未必能救而蜀巳受禍矣今我續巳調毛兵潤秦明屏兵以黔爲事一聞此議盡皆歇手如代者旦夕未即到而黔之危旦夕巳不支矣欲換我續必須擇其勝我續者而又須旦夕可以即代我續者庶不誤事此乃西南安危存亡呼吸之關不可不慎大司馬新到素有猷略當與商之臣之言不過如此同官與九卿諸臣共見共聞有何密授有何醬權有何體面之可循有何兵機之可見戲卿伯何所聞而作此說耶況當日所言乃換總督耳並未言及于總督之不當設問達亦何所聞而以此告卿伯耶臣爲執政軍國之事皆得與聞若中有所見便當昌言上可以告

君父下可以告廷臣何必用密何必造膝附耳我續于臣絕無私交其入蜀之遲滯臣曾屢撥

書責之且移書促之歉歉私憂固未嘗一日忘黔也若如卿伯所云則是臣非但不欲救黔且欲禍黔矣世間有如此狂悖喪心之人乎臣書生也委不知軍旅但私心以爲封疆之事竟當委任封疆之臣若旁觀之議論與從中之牽掣終是僨事

皇上試觀自有東事以來公車之牘塡委如山曾有一確然不易之策斷在可行行之而必有效者乎

明旨但許諸臣條陳疆事而不許其干及內中諸

臣則亦既奉行矣臣以爲言及內中不適悖
聖心耳其得失猶無甚礙若言驅事一不當反足
以掣邊臣之肘而灰任事之心其利害殆不
細也此真以兵機爲兒戲耳臣願諸臣之毋
輕言也今西南所苦在無兵尤在無餉黔人
蜀人滇人計出無聊惟望臣代爲請帑臣亦
諄諄言之而
皇上不聽也以爲臣之微誠不能動
天則誠有罪矣豈遂置數省于度外乎諸臣方責
臣以擔當臣累伸其愚已蒙彈射至恐

皇上移于爭之威漏吏部失用人之職掌其猜臣
防臣如此其甚也然則臣之所擔當者果何
事乎以今閣臣之權可謂至輕用舍進退曾
不預聞矣乃併此一事亦不容言乎又代爲
銓臣過計之若是乎臣老病顛連日者已褱
鳴乞歸徒以
聖諭在邇強顏復出然自知快口直腸頃所疏列
多忤時論自今以後斷不敢開口談天下事
矣伏望
皇上勑下吏部作速將總督議擬其張我續尚未
得代仍須留心料理黔事毋遽以人言藉口
卸擔是亦臣之所以爲黔計也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軍國大計正須集思贊決即私
寓亦宜預聞況川貴見設有總督官朝會公論
更置以求妥當何言授意不設近來言官論列
公私爭持薦劾抵捂以致題覆遲回侵撓用人
職掌正不獨此一事且自該省用兵朕已屢經
發帑何得復責望於卿小臣猜疑妄言不必介
意自明其議擬總督併張我續料理應援俱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再辨徐御史疏
奏為人言再至心腼認罪事臣以御史徐卿伯
疏言川貴總督事歸罪閣臣臣恐為同官累
又卿伯必欲臣言總督不當設之故臣不得
不直述其事情初不知言官之言不容人辯
也乃卿伯又有疏視前更甚臣若再與辯折
愈獲戾矣惟念生平無違心之言至于有是
言而抵賴則市井無賴之所為臣雖不肖必
不至此前疏所云言言真實若有一言虛妄
尚書臣張問達豈不笑臣天地鬼神旣鑒臣

言矣豈不誅臣乎臣所自愧者有惓惓救黔
之心而反見疑于黔人又見疑于黔人之頗
相識者則其見識之迂疎與其生平行己立
身之不足取信大較可見又安敢不自責自
咎而反置半喙耶卿伯言臣授意竊權以兵
事為兒戲反覆發明而總之不過曰據理直
斷有理有斷臣安得不服惟云總督不當設
則張我續見在總督者也當裁革矣何又云
臣欲留之耶斷之以理通乎否乎卿伯旣與
臣小有瓜葛矣何不見臣一詢其虛實而後

形之彈章亦未晚乎夫主司取士萍水相逢
有何情分反向操戈自是尋常世態故臣疏
中不敢一字談及而卿伯乃引在三之義以
自愧過于厚矣然臣旣授意矣竊權矣以兵
事為兒戲矣甚且柅虎豹之關移
皇上予奪之威福奪吏部用人之職掌如此之人
決不可一日容于
朝端以禍
國家乃又責其擔當東西之事不得氾檐何卿
伯之為

國謀不忠而言之自相謬戾一至此乎此臣之
所未解也臣若遽以卿伯之言求去則近于
淺衷但自今東西之事悉聽該部主張臣不
敢贊一言至臣疏中所云旁觀之議論從中
之牽掣則是臣平日意見泛言邊事皆是如
此不為卿伯發也卿伯卽駁臣臣終不受要
之臣為輔臣而數與言官相牴牾亦當知所
以自處矣臣言止矣臣不勝慚愧瀆之至
奉
聖旨卿贊襄密勿小臣臆猜正不必與辯但事關

緊要不得不一申飭覽奏愈以明悉朕知道了
邊疆多事還賴卿主持大計以副倚任該部知
道
天啓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救御史蔣允儀揭
蒙
發下御史蔣允儀回話本文書官李福口傳
聖諭責其含糊不明擬
旨重處臣等細觀本內于丁巳察典部院科道主
察佐察之人皆已臚列明白即邊疆誤事之
因夷狄橫肆之禍亦已備言無所含糊臣等
即欲擬
旨詰責亦無可措辭
皇上之責怒允儀

聖意或別有在而非臣等之所能窺也今
聖節長至慶典駢臻
皇上之祉福方新中外臣民皆蒙餘休而沾慶澤
萬國冠裳畢集于此以觀
朝廷之舉動而乃以無甚干係之言處一御史其
何以增吉典之光而聳中外之觀聽哉故臣
等敢祈
聖度優容擬行奪俸以聽
聖裁蓋揆之事體只宜如此非但曲護允儀也臣
等屢奉

傳諭屢有申救自知煩瀆之罪不下於允儀乃默
而不言於心終是不安伏望
聖慈曲垂炤察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回奏起用言官揭
適文書官金良輔恭捧
聖諭到閣
諭內閣前屢次降謫科道各官但因各輩輒行恣
肆報復淆亂國是欺藐朕躬本當重處姑已從
寬量加薄懲示警況今朕壽冬二節并宮中大
喜特將前降調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
吳應琦俱各准復原官都著恪共乃職不許似
前妄生猜疑遥聽玩愒如有復蹈前轍的定行
加擬重究不宥卿等傳示該部遵行特諭欽此

臣等再三莊誦不勝欣慰不勝頌服竊念劉
重慶等諸臣或因言事或因過失偶罹譴責
自當引咎省躬在廷諸臣雖頻章申救亦只
煩瀆
天聽爲懼不謂
聖度如天
雷霆之威方震
雨露之澤隨敷乘
慶典而沛
德音一時五臣並復原職此毋論轉圜止輦之盛

事所不足言即二帝三王納諫用人之芳規
亦不得專美矣傳之天下書之史冊其騰懽
聲而光聖德當何如哉有
君如此誰不愛戴于以削平亂逆奠安疆宇亦何
難也否臣等即傳示該部遵行所奉
聖諭謹尊藏閣中乃區區愚衷有無已之請者則
以降謫各官尚有賈繼春江秉謙侯震暘滿
朝薦文震孟鄭鄤等數人其事體同其望恩
于
皇上亦同倘蒙一視之仁並下賜環之命此尤中

外所嘅嘅而想望者如
聖意未即慨允則元旦之令節將新
宮中之喜慶相繼亦不妨少須臣等敢冒昧而
諫請之統望
聖慈俯垂鑒炤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為川貴雲南請帑金揭
臣等者得戶部及廷臣會議兵餉本其苦心
設處業已無餘法矣不得已而請及
內帑以佐之臣等知內帑無多
聖意未必慨允但今日川貴雲南危困已極而貴
州之勢更難支持此時即有兵有餉尚不可
保況欲以枵腹之兵救此燃眉之急必無幸
矣此三省地方係西南半壁有一處敗則兩
處皆危而鄰近各省如湖廣廣西且並受其
禍其關係利害存亡甚不細也

皇上何吝此數十萬金而不以救此數千里之封
疆乎日者各處撫臣請餉之疏皆嘔心瀝血
其差來各役日向臣等涕泣臣等無辭以對
今該部所措處百五十萬金猶是望梅畫餅
鄉濟旦夕若
內帑又復堅鍵則此三省之危終無救法而臣
等與廷臣皆莫知所以為計矣事干
宗社故臣等不得不苦口一言煩瀆之罪自無所
逭伏望
聖明炤察施行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請添閣臣揭

爲添補閣臣事臣等竊惟今之閣臣無宰相之權而人加以宰相之責故其任愈難當太平無事時猶可因循奉職今疆圉多警兵革倥偬臣等二三書生不閑軍旅雖折衝禦侮固有專屬而帷幄謀議之地亦必得宏才奇抱之英相與籌畫庶幾有濟況臣向高老病衰頹力難奔走臣承宗視師山海未返綸扉若今日不豫闢登庸之路恐他日又不免單匱之憂故頃者科道諸臣連章懇請責臣等

以同升之誼非無見也昔
文皇帝初設閣臣卽有七人我
皇上登極之歲列名者九良以政本重地不嫌其多非如他曹之各營一職官有定員者比耳
伏望
聖明念時事之多艱憫臣等之困苦
勅下吏部從公推舉堪任數員列名上
請簡用一二員同臣等辦事庶輔理得人劻勷有賴而臣等亦得免于瘝曠之罪矣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誠爲國朕悉鑒知況今四方多事之時正賴卿等劻勷籌畫直閣非乏卿等屢請枚卜閣員著吏部公同九卿科道會推將見任并在籍素有才望老成幹濟的推五六員來俟朕簡用吏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救夏御史揭

蒙

發御史夏之令本該文書官王敏政等

傳諭深責其非所宜言者莅職為民仍令九卿科

道會議臣等竊惟毛文龍在海外挺身奮勇擒

獲佟養真等不為無功然兵力单弱接濟甚

難朝鮮之情形又不可知非登萊巡撫袁可

立有疏甚言糧餉之無處海道之艱危王下

淮兵之渡海者率飄泊于各島未有一到者

文龍有疏亦云必得兵四萬而後可以有為

臣等度今日之財力必不能辦此然則三方

布置之說竟未易行之令之賍柳文龍頗為

太過而其深憂遠慮商度于進止之宜緩急

之數亦不可謂無見也乃以為與吳對沈惟

時會同辱國渥事于外不亦過乎賞世賢瀋

陽之敗竟無消息故人謂其降奴乃至今奴

中不聞有世賢其人傳者多謂世賢實係戰

死俟有的信尚當褒卹乃以為與之令交通

不愈枉乎之令進視中城擊獲奸細方奉

旨留用近又接捕奸徒多人下部嚴訊

輦轂之下方賴以肅清而忽以一言之失遽至

削籍人將疑此等巨奸有通神之力能去一

御史如發蒙振落以後雖有漫天奸惡亦不

敢問此其干係甚不細也臣等毫無私于之

令再三籌度其事情只是如此此萬不可過有

處分至兵機進止自有該部職掌若九卿科

道會議徒致紛紜非于兵部覆會陳易疏包

奉

上傳擬

旨不允矣之令疏臣等謹斟酌擬上而附陳愚衷

如此

國家大事必求妥當不敢不言伏望

聖慈俯垂照察

天啓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請添點閣臣揭
頃蒙
皇上特允臣等之請會推閣臣伏蒙
點用四臣大出望外臣已遵
命擬上何敢復言但出閣後聞人言籍籍皆謂從
來大臣
點用皆照名次卽臣等叨濫亦以列名在前舊歲
都御史之不用鄒元標工部尚書之不用孫
瑋皆爭論紛紜有許多疑忖況在閣臣尤人
所觀望與他官不同而首推之孫愼行盛以

弘不蒙
點用揆之人情政體殊爲未妥雖已
點四臣皆一時之選而此二臣之不用人終求之
而不得其故展轉揣摩何所不至在愼行或
以禮曹條議有所觸忤而以弘臣侍講講居
官淸愼
聖心素鑒輿望咸歸亦何爲而倂置之乎人言如
此臣等竊恐一番盛事反滋多口故不敢不
瀆干
皇上伏望

聖明再加詳察于孫愼行盛以弘二臣內再
點一員庶于舊章不至盡失而煩言亦可省矣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知道了前請枚卜閣臣朕已點
用多員今旣言名次何必請點且孫愼行前因
輒辯紅丸論劾舊輔非公自慚告歸有何觸忤
遽難簡用盛以弘職在講幄但語言弗爽難以
佐理俟另行擢用况予奪出自朕衷推衆豈可
盡點外廷有何疑猜卿等不必預畏還遵前旨
行如有市恩賣奏的重治不宥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十八日

再請添點閣臣揭

昨臣等以
點用閣臣冒昧上
請未蒙
發下今
點用者已發臣等何宜再言但此事體甚有關係
而外間人情深以孫慎行盛以弘之不用爲
疑蓋此二臣皆曾經三次推舉其爲輿望之
所歸可知前推二次以資俸尚淺故列名稍
後未及

點用今次首推矣而復不用人安得不疑從來詞
臣未有三推閣臣而不用其推閣臣亦未有
首兩名俱不用此毋論外間疑議即臣等亦
求之而不得其故也疑議旣多則煩言必起
一番盛典反致紛紜故臣等不得不再申一
言伏望
聖裁再允用一員將臣等此揭
發下擬
上庶於事體妥便而羣疑亦釋矣臣等斷不敢有
一毫私意以欺

皇上也奉
聖旨前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十九日

自陳不職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重政幾事臣以庸劣之才備員秘館遭
遇
三朝再陪攻地先後十載尺寸靡聞項當封疆多事之秋正是感恩圖報之日顧謏謀短淺旣無補于安攘而議論煩多又終難于調輯取名爲輔弼深愧叨塵力之擔當屢經指摘
講筵旅進旅退啓沃未聞言路若塞若通挽回何庶以十旬九病每求去而未能要之身老計

窮縱勉留而無益徂歲秋冬之間已決歸志第念聖節元旦皆在目前未敢堅請今郊禮已畢正欲具疏再陳而六年計典又復届期臣爲百僚之首尸位瘝官孰過于臣若靦顔忝切無厭之誚何而何以服有位之心哉伏
望
皇上察臣本職無狀憐臣老病情眞卽賜
聖裁放歸田里庶政本無倖位之流而微臣遂首丘之願其爲公私利便非小補矣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忠清端亮後先秉政茂著績勞
朕方勵精思治賴卿表率百僚以佐新政覽奏具見謙抑其尚攄猷贊襄用副眷倚不允所辭
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初八日

辭　玉牒加恩疏

奏爲承　恩莫稱揣分難堪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事准吏部咨以玉牒告成伏蒙
聖恩加　臣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司丞仍給
與應得誥命　臣捧誦
温綸仰見我
皇上篤念天潢優禮輔臣至意不勝感愧竊惟玉
牒纂修起于萬曆三十八年乃　臣直閣時所
題請去今已十四年而　臣重入綸扉衆觀成
事徹被
鴻恩可稱厚幸第事止于稽查原無繁難之務及
勤于督吏徒存提調之名加以歲月悠悠虛
糜廩餼後先絲粟莫補分毫頃蒙銀幣之錫
已爲過隆况于中極穹階符亦孥廕
寵加累世
恩重踰涯而敢靦然受之以取月溢之譏乎且
揣分義萬難祇承故敢瀝誠控辭毫無飾偽
伏望
聖慈俯鑒愚衷即垂矜允使　臣心得以少安其爲
感戴尤倍尋常矣奉

聖旨卿以元老輔政茂著猷勞玉牒卿前題修今
復完此大典加恩首及用示眷酬卿宜祇承以
副朕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十五日

爲陳吳二翰林請加官揭

該御史方大任奏薦原任翰林院編修吳應賓學行應加銜致仕奏

旨聽閣議臣等看得吳應賓夙負才名擢居翰苑隨因目眚家居日以譚道著書爲事其所論撰多足以發明聖學感動人心而操履端嚴家庭孝友尤爲鄉人所推服臺臣與同里閈聞見必真惜其身嬰廢疾效用無從若量加職銜以示風勸亦憐才恤困之盛典也臣等又查得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

院事陳懿典立身行誼著作文章皆與應賓同而目疾亦不幸相類其在詞林效勞更久臣等心甚惜之而不敢爲請今因臺臣之言敢併爲議及合無將陳懿典量加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應賓量加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俱予致仕日後病痊不妨敘用庶

聖朝曠蕩之恩不遺於枯朽而二臣淪廢之後復慶乎遭逢增詞臣之光生山林之色其於世道亦未必無小補矣伏望

聖明裁定

勑下吏部遵照施行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七終

續綸扉奏草卷之八

回奏免進貢物揭

該文書官李縉恭捧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前覽周唐二王進到石榴山
藥風乾鲫魚鮮柿俱被凝凍浥爛不堪況軍興
以來驛傳疲累已極各王差役往回不無騷勒
卿等傳示該部移文該府長史司啓王知會已
後免行恭進以稱朕體各王遠獻之意特諭欽
此臣等捧誦
諭音仰見我

皇上體悉
宗藩不貴方物軫恤驛遞一舉而三善備焉傳
之天下咸頌
聖恩垂之冊書足光來禩矣臣等不勝欣服敬即
傳示禮部所有
聖諭尊藏閣中謹具回奏以
聞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再辭玉牒加恩疏

奏為
加恩萬不當承再瀝愚誠懇祈
聖鑒事臣以
玉牒加恩具疏控辭未蒙
鑒允非不欲肩沐祇承顧此事臣實無勞受之增
愧是以不敢耳尋常受恩必思圖報臣自蒙
召以來三奉
加恩之命而三辭詎真其性之退讓哉蓋度其年
之衰暮與才之庸駑終難報稱不敢靦顏以

虛
寵命耳今在此已更兩歲並無尺寸功勞加以疾
病亟死之軀幸逢綸扉多賢之日旦夕決引
分求退乃復冒受
新恩重增愧負今生不能了來生不能償亦義之
所必不敢出也伏望
聖慈俯察下情亟收
成命使臣得以原官出山仍以原官還山無敢於
分外增益分毫即溘填溝壑亦無餘憾矣奉
聖旨朕登大寶中外臣工咸霑覃渥卿以

三朝元老佐朕忠勞乃經歲以來屢辭恩命玆藉
大典叙酬稍示隆眷宜體朕意勉受愼勿再陳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十八疏

奏爲衰老病臣殘軀日久懇
恩俯念早放殘生事臣於萬曆三十五年荷
皇祖簡用備員綸扉經今十七年矣實在閣辦事
前後十一年前苦于
宮府之危疑後苦于封疆之紛擾臣以毫無寸
權之人拮据其間雖匡濟無能而心力亦已
竭盡蓋二百餘年閣臣之獨身任事未有如
臣之困且久者臣今年已老矣無能爲矣牛
馬奔馳皮骨消盡猶仰首哀鳴于主人求得
休息而况人乎臣所苦不寐痔瘍之病日甚
一日入春以來加以腰痛足痛痰喘氣急每
咳嗽不出輒悶絕移時在閣中眩暈數次不
省人事皆同官諸臣所共見屬新臣初受事
臣猶勉強追隨未敢遽請而力不能支矣又
臣妻病危垂臣一見臣素乏剛腸良爲牽念
愁病相煎情緒愈迫今綸扉多賢臣之去留
如乘鴈雙鳧無能多少內地妖寇已盡蕩平
黔師屢捷逆酋垂亡東方之事則輔臣督臣
撫守兼施戎備大飭而

皇上又肯卅留神搜兵器予尚方發金錢于內帑
凡可以奮揚威武鼓舞士心者無所不用臣
即在此亦無能贊一籌是固臣歸命乞身之
一時也臣聞之狐死首丘禽獸尚衡臣受
恩深重毫無他覬惟望
皇上憐臣憫臣放臣歸去使臣得以垂死殘生守
先人之丘壠一旦溘亡魂魄有所依倚於願
足矣臣具疏後一切閣務及票擬本章皆不
敢預惟日從床蓐中晨昏百叩首顙
天垂鑒

皇上慈仁大德覆冒羣生
覽臣所奏豈不動念但願
早允一日即臣受一日之
賜而且省屢疏之煩瀆尤大幸也奉
聖旨卿輔朕一再更歲志慮忠純歆勞茂著今封
疆未靖軍國大計正賴持籌何乃遽萌去念其
即出佐理副朕眷倚至意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十九疏
奏為下情已竭
天聽未回再申祈懇事臣頃者具疏乞罷於老病
危困之情馳驅疲累之苦業已盡控于
君父之前妄意
皇上覽之必慨然矜憐即
賜允放不待臣之再陳矣而
温綸下頒曲加慰勉望之以持籌責之以佐理此
雖出同官之擬票而竊窺
聖心或亦未為臣一動念耶日者工部侍郎丁懋

遜兵部侍郎陳邦瞻相繼淪亡懋遜年猶稍
高邦瞻之齒與臣相若又素強無恙一旦至
此況臣夙嬰病患當此焦勞其能久視息于
人世哉自古無空名之宰相無名為宰相而
六曹之事皆不與聞徒受罪責
祖宗設立閣臣不知其流之弊乃至於此究其所
以然只為票擬一事今票擬又潛移矣即使
臣不老不病猶不甚亦終不能有為而矧
其老病如是極也同官臣拘攣體面不肯放
臣惟望

皇上大發慈悲惻隱之心知臣之求去萬分迫切

萬分可憐留臣無益而有傷于

如天好生之大德立行罷免使臣得歸骨故山其

爲銜結寧有極耶臣不勝哀鳴祈禱之至奉

聖旨輔臣職司密勿原非六曹專責如卿忠款既

贊政本濟益弘多何乃謙讓求退宜體朕意旦

夕即出切勿又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二月三十日

乞休第二十疏

奏爲苦懇

天恩哀憐允放事臣以病苦至情哀祈乞罷已再

疏矣皆蒙

溫旨慰留何敢復言但念

皇上之所以留臣者以臣有可用也而臣已困憊

至此如垂斃馬牛即極力鞭策終不能前臣

之所以事

皇上者亦將以有用也而今已度勢量力分毫不

能展布如釜中遊魚頃刻糜爛惟以脫離湯

火爲幸

皇上早放臣臣猶或少延殘喘頌戴

天恩如必羈之縶之使其當罪臣亦必不能爲徒

呻吟以待死而已年來諸大臣以病請以衰

老請以不任職請蒙

皇上允放蓋不少矣奈何以十七載綸扉之舊臣

不得比例蒙

恩必使其畢命于此以從丁懋遜陳邦瞻白瑜之

後此于

國家何利而于

聖心亦何忍乎使臣至于從丁愁逐等之後
皇上即欲留之用之亦安可得乎臣非情迫勞極
不敢爲此言亦萬無再出之理夫䗶蟻窮困
人猶哀憐臣即不敢望諸大臣但願
聖慈比臣于螻蟻而矜放焉臣不勝激切籲祈之
至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長慮憂邊乃東事正值嚴防黔
兵又復失利連章告急中外彷徨朕方日夜焦
勞卿豈久安私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
意卿宜即出佐理副朕倚眷慎勿再陳吏部知
道

天啓三年三月初六日

謝　宣諭疏

奏爲伏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臣三疏求罷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長慮憂邊乃東事正值嚴防黔
兵又復失利連章告急中外彷徨朕方日夜焦
勞卿豈久安私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
意卿宜即出佐理副朕倚眷慎勿再陳吏部知
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到臣私寓
宣諭臣勉强扶病跪聽

溫綸傳宣之時一字一淚
君恩雖重臣命難勝曾殘喘之幾何忽驚魂之欲
絕所有苦情舌不能吐手不能書尚容另疏
控陳合先望
闕叩頭具奏陳
謝爲此謹具奏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已再遣官宣諭朕意還
望即出以副延佇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初九日

乞休第二十一疏

奏爲冒罪瀆
天泣求
允放事該臣三疏乞歸伏蒙
皇上遣鴻臚官宣諭
聖意且以東事黔事責臣臣不勝愧悚惟念東事
則輔臣督師樞臣調度臣無能贊一籌也若
黔事敗而勝勝而復敗情形反覆臣之明不
能逆料也目前所最急者無如兵糧顧民間
之財力竭矣戶部之搜括盡矣問之內帑則

給發已多問之十庫則
上供難析請兵請餉之奏無處不騰免加免派之
章無日不上臣將何以爲黔計乎臣日夜焦
思如焚如灼強之在此不以病死定以鬱死
死而受罪臣亦不甘閣中同官自臣與承宗
外尚有八人此八人者皆廷臣之所共推
皇考與
皇上之所特簡豈遂無人能爲而獨臣能之乎同
官苦苦票擬不肯放臣不過欲臣當此重負
而自已處于平安無事之地故祈之愈急而
督之愈嚴耳不思臣與諸臣職任同受
恩同臣之拮据勞苦已多年矣今日亦諸臣展布
之秋也而何爲獨委之臣乎從事獨賢北山
大夫所爲悲吟而控訴千載而下讀之猶爲
傷心而何諸臣之不亮乎臣言至此更無餘
說惟有席藁以待
皇上之斧鑕而已昨鴻臚官
宣諭臣扶病叩頭咯血數口此各官所共見伏望
聖慈哀憐垂察臣不勝悚息負罪之至奉
聖旨朕以政本重地倚任元臣日于講筵傳諭諸

臣擬旨敦趣正見喜起協恭之雅卿宜體朕此
意蚤出佐理用副優眷兼慰羣情幸勿再有陳
請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初十日

謝宣諭疏

奏爲再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石元雅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等閣務殷繁邊疆孔亟况
昨報黔師失利朕心益慮卿爲三朝元臣純忠
爲國宜當寅恭率贊籌畫安邦豈可連疏稱疾
頻請堅欲求去諒卿心亦弗自安輔臣國祚協
贊精明前以微恙調攝想已全愈即出分猷佐
理不得久居私寓卿繼偕素行端謹偶因子事

波及朕悉洞知朔卿奏疏甚明不必以人言疑
阻杜寓卿等宜遵屢旨爲朕勉出入閣殫心輔
政共襄國計以慰朕佇望眷倚至意慎毋再有
陳奏特諭欽此臣謹匍匐叩頭謝
恩訖惟臣以病困憂鬱痰火上蒸至於吐血眩暈
不支則鴻臚官與文書官皆親見之伏承
聖諭愈增愁苦若羈留不放必至傷生臣不足惜
而於
國家之事亦何補哉所有下情頃已具
奏不敢再陳惟有泣血哀鳴望
聖慈之憐憫而已若
天恩隆重感激無窮則非言所能盡也爲此謹具
本奏
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望遵諭即出副朕倚
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初十日

乞休第二十二疏

奏為

隆恩難承臣志已決激切哀祈早行

允放事臣屢疏求去不蒙

矜允困苦無聊不得不怨及同官迫奉

聖旨乃知出自

宸衷講筵傳諭臣罪釁餘生何以當

聖慈眷念若是捧誦循環惟有感泣然慰留雖出

皇上而同官諸臣不爲臣奏達老病顛連萬不得

已哀鳴迫切之真情使

皇上不及垂察而疑臣之辭或有所推托則亦同

官之過也臣惟人臣之事君猶僕隷之事主

今有衰老病僕驅使已久日向主人叩頭乞

哀願得休息而主人漠不動念任其呼天搶

地叫號不休此毋論情誼難恐而其聒主人

之聽亦已甚矣

皇上不放臣臣之哀鳴終不能已綸扉何地閣臣

何官亦何苦而留如此之人煩瀆

聖聽不得安靜哉從來人臣只以貪位固寵爲罪

若自知其不能自憐其力竭自願求退而反

以其求退爲罪則

國家無此律令從來史書無此條款此臣之所

以敢于屢瀆而忘其唐突也臣之辭窮矣無

可復措矣

皇上豈終不憐臣乎試思從來大臣之求去有如

臣之迫切者乎則亦可以

放臣矣臣不勝冒死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連章控懇自是衷言但念卿耆碩元臣中

外瞻仰每値杜門求去朕殊側席不寧時艱尚

殷還望卿勉回堅意即出佐理以慰朕懷吏部

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十六日

乞休第二十三疏

奏爲乞休委出苦情違

命自甘重譴認罪無辭只求

允放事臣乞休之疏已四五上至窮至苦而

聖慈猶未矜憐臣方恐死待

命乃御史張鯉猶以求去罪臣臣讀之愈鬱愈苦

愈堅去志但御鯉之疏言之亦愈見臣之當

去矣夫以

皇祖之神聖乾綱獨攬知臣信臣臣於其時年力

尚未甚衰御史已知其斡旋無術匡弼罔功

直付之無可奈何矣豈在今日而遂能匡弼

能斡旋耶即

皇上聰明睿知卓越千古

留心庶政足大有爲而臣之昏耄病困十倍于往

日乃責其挽回造化戡定亂畧登于郅理何

臣一人之身愚于前而智于後一至此耶此

固天下必無之事也臣事

皇祖八年間無月不求去無日不痛哭非不感恩

非不貪富貴正以愚劣無能恐誤國事惟引

分早退差可藏罪耳今日之求去猶是心也

御史知

皇上之可爲堯舜矣不知

神祖亦何嘗不可爲堯舜知

皇上不負臣下臣下負

皇上矣不知

神祖亦何嘗負臣下耶以臣之愚劣而歸過于

神祖臣之罪將愈重而負

神祖將愈深矣夫以偏安之六朝南渡之殘宋維

時宰相猶貪位固寵而不肯去矧在今日天

下全盛

國運尚隆一二封疆之患前代時有而乃以求去

爲人臣罪何其文之深而法之酷也使臣在

此而真能靖東息西警雖死何辭第恐臣

留而東愈不靖西警愈不息徒以誤國之

罪加臣即御史亦翻恨臣去之不早矣年來

大臣得請甚多其當于

聖心者則加以恩數其不當于

聖心者則賜之歸休重則譴斥並未嘗羈留困苦

使其進退無據此其所以爲

大聖至仁體恤臣私不強以所不堪也臣負

恩雖多而馳驅亦久譬如痴奴蠢僕幹家無狀然
爲其主人服役已歷三世筋力盡矣能不告
哀而談者猶相譏讓曰昔之主人難事而今
之主人易事汝何不畢命于此也亦少苛矣
臣今不敢望恩數而望歸休不敢望歸休而
望罪去譴去人情一官半職猶攘臂而爭臣
以高爵厚祿乃涕泣而辭是亦不可以亮臣
乎臣屢疏控陳語言迷謬不能宣揚
聖德罪實難逃語云鹿死不擇音此亦臣不擇音
之時也伏望

聖慈始終憐憫予以生還如必以違
命爲罪則惟
君父處分臣不敢辭臣不勝冒罪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公忠端亮屢世重臣何得超然言去閣務
殷繁還望卿卽出輔理以副眷懷愼勿再陳該
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十八日

乞休第二十四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以老病屢疏乞歸情盡詞竭無可復
言又屢奉
溫綸不敢復言寸衷憂鬱炎火上蒸腸胃之中如
焚如灼骨髓皆熱痛楚不堪日間猶可支吾
至夜則呻吟號叫與死爲鄰如此殘軀而責
以軍國之事卽欲黽勉供命安可得哉自古
帝王用人不竭其力雖賤如牛馬猶有休息
之期若但日吾有鞭箠不患其不走則牛馬
亦惟有倒斃于道途聽人之蹂踐而已今臣

在
皇上能錮其身而縻之臣死
皇上不能起白骨而肉之徒使後世謂
聖朝待大臣不及牛馬豈不傷哉頃同官告臣謂
皇上講筵傳諭以閣臣不和故相率求去夫臣等
求去各有本情絶無不和之事誰爲此言以
告
皇上亦所以禍臣等也伏望
聖明炤察仍卽放臣歸救此殘喘臣不勝冒死哀

鳴之至奉
聖旨朕于講筵傳諭輔臣和衷輔政卿爲元臣正
賴率先官寮協心毗贊何又控陳不已昨巳再
有諭旨佇望卽出副朕惓惓倚重至意吏部知
道
天啓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謝 宣諭疏
奏爲伏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郝隆儒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元輔卿居元臣輔政三朝持廉秉公忠端清愼
朕悉鑒知況今東事未寧黔省蠢動正賴卿主
持謀畧豈可稱疾頻欲求去卿心恐乎値遇孟
夏在邇卿當表率羣工共襄成禮何得卧寓不
出致曠大典卿屢疏陳之至懇朕再三溫留益

切卿肯堅違乎還勉强遵諭翌日卽出入閣匡
贊政務以慰朕懷副朕眷倚延佇顒望至意愼
毋再有陳請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不覺感極苦極對文書官而潸然泣下也以臣
之庸愚無能而仰煩
慈念一至于此少有心胸豈能恝爾第臣真老真
病真狼狽苦楚哀鳴籲訴之辭足以動天地
泣鬼神
皇上巳知其輔政
三朝矣能不念其

三朝之微勞而
賜以殘生乎臣今月復具一疏仰瀆
天聽伏望
皇上俯將臣前次屢疏槩
賜覽觀則必哀臣而放臣矣享
廟大禮臣當匍匐仰贊而足痛頭痛痰涎喘急恐
致失儀違
命之罪萬難自寘尤望
聖慈俯垂炤察所奏
聖諭臣謹尊藏以為傳家之寶謹具本奏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遵諭即出以副延佇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為貴州請帑疏

奏為苦情已竭
天聽難回敬陳愚悃仰荅
聖懷事臣之老病頻連歸計已決而
溫諭重臨不敢復言憂煎鬱悶滿胸皆火痔瘍大
作下血不休尚須調理數日勉出供事但臣
殘軀如此情景如此恐不能長存于世上又
安能久立于
朝中少延數時當再行陳乞計
皇上亦必哀憐而允放矣若目前緊急之事無如

兵食戶兵二部自有職掌臣非典兵主計之
官不敢代為任責惟是貴州危急已極撫臣
王三善欲請
帑金三十萬援之事勢不得不應臣雖伏枕呻
吟每念及此悚然不安故敢為一言日者榆
關犒賞已蒙
皇上慨發十萬金及許多兵器貴州亦
皇上之封疆也且關係西南半壁其安危利害不
下于榆關豈于
聖心獨不留念其三十萬之數必不可少少則無

濟于事併所發者亦虛糜矣
皇上以黔事責臣之出臣籌策只是如此其庸劣
無能可知統望
聖慈俯垂炤鑒臣不勝肖眛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不日進閣朕心甚慰兵食軍國大
計賴卿佐朕裁決這所奏黔餉知道了俟卿出
從長商確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四月初八日

爲貴州請帑

貴州危困已極臣等細詢之人皆謂陸廣河
兵潰多因無餉今雖責令附近各省設法接
濟而催徵旣難轉運未易望梅畫餅豈能救
一時之急故巡撫王三善苦言必得三十萬
金同時到手庶克有濟臣等極知
內帑無多餘之積請帑非經久之圖但目前事
勢如此無可柰何欲問之戶部而戶部不應
欲晏然坐視心又不安不得不懇之
皇上蓋非但爲貴州一省計實爲西南半壁計也

伏望
皇上于內庫中委曲處置務足三十萬卽
賜給發其餘則督令鄰省遵
旨措辦使彼中聞之知兵食可充士氣亦振如有
疎誤則督撫諸臣不得不任其罪而無辭以
責
朝廷矣若不足三十萬之數則分派不敷無濟于
事併所發者皆成虛糜尤可惜也臣等屢次
煩瀆甚懷愧懼但仰竊
皇上留意封疆

宥肝不寧故敢冐陳其愚統望
聖慈曲垂炤察奉
聖旨覽卿等奏貴州索餉益急戶部苦稱匱乏但
東西交訌以來內帑頻發將盡勢難遽給俟朕
命官於內庫撥括十萬兩再於鄰省措處十萬
着南部協濟十萬作速解赴軍前經管員役不
許仍前朦冐侵欺卿等傳示該部還嚴行各省
直將逋欠金花銀兩勒限速解前來接濟急需
不得專靠請帑以悞軍機勿復再有煩聒該部
知道

天啓三年四月十三日

條陳時務疏

奏爲謀國無能素飡滋愧謹陳末議用贊
廟謨事臣等聞董晋云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
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則是宰相之
職不在謀議矣然昔之宰相事得專行故不
必於謀議今之閣臣虛冐相名自票擬而外
毫無事權苟中有所見而默無一言是併謀
議而失之矣矧中外紛紜公私困詘臣等目
繫艱難耳聞輿論不敢不直陳
君父之前以庶幾芻蕘之採即觸時忌忤物情有

所不顧大槩有數端焉其一則任事之乏人
也今天下賢才嚴穴畢搜曹署填塞額外添
註數倍正員稱極盛矣而東西有事並無一
人出力擔承榆關之役非閣臣孫承宗挺身
自請將東手坐視臣等與承宗職事同受
恩同而使承宗獨居危險之地拮据戎馬之場心
甚愧之承宗雖盡瘁不辭而積勞成病亦當
體恤誰非
朝廷之臣子乎乃臣等問吏兵二部求其可以當
此任者茫然無以應也從來文學詞臣不與

軍旅今急而借才矣乃中外諸臣可遽委責
於承宗恬然不置念乎恐亦心之所不安也
而吏兵二部亦遂不博訪此等人才以備一
時之緩急乎迫而後用又將如解經邦之故
事矣古之才臣受一面之寄輒有以自見即
當艱難危困之秋亦能設法措置自作生涯
如張詠之於益州韓世忠之於楚州李抱真
之於澤潞孟珙之於襄陽皆不歲月間化貧
弱為富強今之督撫仗鉞建牙專制一方蓋
合古節度制置安撫併為一官任何隆重每
一缺出推擇而使咸翹然欲見其奇矣及至
受事多告苦訴窮若不可一朝居地方有急
一縷一粟皆仰給
朝廷豈古今人果不相及乎將時勢之不同乎抑
遷轉太驟傳舍其官不皇展設乎雖當局備
極苦心而旁觀或未盡曉此臣等所謂任事
之乏人者也其一則錢糧之欠清也
國家定制歲入租賦原足供用徒以弊孔潰漏
冗蠹侵漁遂至空乏年來重以東西軍興騷
然煩費王計之臣策無所出臣等竊以為

宮府一體若肯彼此通融公同會計盡捐不急
之務畢杜旁出之蹊銖銖兩兩悉佐公家當
充然其有餘惟是因循既久振刷為難臣等
疏庸不能遽得之
皇上若在各部則兵餉之出入茫無的數獨不可
一稽查乎各省之解納假印假批無從對質
獨不可一嚴覈乎開納之事例半入奸胥棍
徒之橐如近日南北監所發覺僅百一耳其
在他曹皆官吏朦朧共相容隱獨不可一搜
治乎各衙門之冗胥冗役蠶食公家所損不
貲獨不可一裁減乎關津之榷稅賢者固少
染指不肖者半以充囊今議者欲復抽稅識
為不便獨不可就舊稅酌量再行加增慎選
清吏一為充櫝乎諸如此類皆竭力爬搔贏
一分即得一分之用在廷諸臣苟有生財之
方富強之策皆得送計部酌議施行本何至
坐困之若是耶夫天下之勢急則重而緩則
輕今日之最急無如財用則其最重無如理
財之官彼典禮之清閑銓樞之華膴以養尊
處優則可矣柰何驅度支之賢者稍有才名

卽窟人其中而陞轉之遲速高下又大相懸
絕重其所緩而輕其所急雖沿習之舊規而
衡以救時之急務亦大失計矣將何以勸勵
曹而奬能吏乎此臣等所謂錢糧之欠淸者
也其一則
詔令之寢格也人主所以臨制萬方在出令耳故
曰令出惟行又曰令行禁止如上令之而下
不應則人主之權失而何以爲治臣等竊近
日
旨下往往有該科留滯不卽發抄抄而該部不卽

覆覆而又奉
旨矣而仍不行也舊歲廣寧失後曾有
旨令該部將行過事件逐月奏報不完者該科叅
奏令將一年未見部臣之報與科臣之叅也
其行之省直者撫按不能得之司道司道不
能得之郡邑卽勅限回奏亦束之高閣雖有
考成之法無柰何也古稱六卿率屬
皇祖曾親灑宸翰懸示諸曹今此義不明
朝廷處一屬官則堂官不自安堂官自處一屬官
則羣然起而訴之以爲怪事矣上下相習以

苟且涵容爲長厚悖大命安得行而法安得
伸此臣等所謂
詔令之寢格者也其一則風俗之日澆也語云爭
名于朝爭利于市名利之必爭其來久矣然
昔之爭在于昏夜今之爭在于白晝蘇軾論
宋事謂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
人而伺之者又一人以臣等所見伺者何止
一人如巡撫缺出至擬更三四人而猶不定
其他善地美官莫不皆然甚至坐席未溫又
圖他徙雖恬淡無營之君子世自不之然十
人競而一人恬則恬者亦不能自立臣等竊

恐其波流孳靡之無紀極也
朝廷設一官則有一事今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皆
繇躁競之爲害誠使以競官之心競事則何
事之不可爲以讓事之心讓官則何官之不
可做是在主爵之臣力奬其恬靜而深抑其
講嘵搶者庶幾其有瘳耳此臣等所謂風俗
之日澆者也以上數款未足以盡今日之利
弊臣等特舉其要切者而言之其言之有當
于時事與否臣等不能知卽言或有當而各

衙門肯斟酌施行與否臣等不能強要亦自

盡其憂時救世之一念而已伏乞

勑下該部留神裁擇稍比于臺省之條陳如其汗

漫無益則亦姑存其說以俟他日徵闕臣之

謀議者或有取焉耳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讜論忠猷深切時弊近來躁

進成風無人任事舒徒積慣侵冒錢糧全無查

考其各衙門奉過旨意亦玩視不遵科道官只

泛漫條陳此等關係事務並未見糾參職守何

在着該部院將奏內各欵逐一詳議上緊覆奏

施行不得延緩

天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九
聞言乞罷疏
奏爲量力不堪聞言增愧懇求
罷斥以重政幾事臣聞天下凡事皆可強惟力所
不能則不可強固有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
能得之于子者臣以不才濫居政地自審無
能屢行求退盖明告之
君父未嘗自諱也頃者哀鳴苦請情詞已盡蒙
皇上再三慰留不得已勉強暫出捱延一二月少
答

君父之意未嘗自以爲能欲久留不去也若朝鮮
廢立一事臣與同官商議情形未審處分殊
難且下該部酌議而御史曹守勳恐其虎翼
鴟張遂不可問罪臣以泄泄臣之泄泄則有
之若不度時審勢而輕有舉動臣實無此力
量也輔臣孫承宗以病求歸臣心憐之今已
奉
旨諭留何容置喙閆鳴泰在關或言其與承宗不
合臣亦察閒之承宗而承宗殊不謂然無奈
口語日多臣無以析故亦下部酌議意部中
耳目稍廣當有定論耳而守勳復罪臣以模
稜推委臣之模稜推委則有之若以兩可之
說而臆斷鳴泰之去留臣又無此力量也
高皇帝罷中書省設立六部大小政事無不經繇
豈有如此大事不下部之理下部而不覆則
是該部之推委閣臣非閣臣之推委該部也
臣庸劣書生百事未諳況于軍旅守勳欲
皇上問臣以安置朝鮮哉易巡撫臣實茫然莫知
所對且無論此等大事卽如守勳爲其伯父
曹亨請諡一疏

上傳責其以子孫瀆乞此在會典實有明禁臣不
敢爭守勳會于朝房對衆斥臣一事不肯擔
當凜凜風裁臣甚愧之若不認罪決歸恐軍
國大事臣之不能擔當者尚多其誤國更甚
卽守勳復責臣之推避臣亦領受臣之同官
一歲閒去者已三人人皆不責其推避奈何
獨責臣乎近南京有一曹郎怪臣之薦孫愼
行欲請尚方之劒以斬臣頭用擊賊之笏以
擊臣類疏雖不果上而揭帖已抄傳兩都臣
讀之慚愧無地其人又臣相知之老同年也

非臣悖謬昏迷豈肯如此即此觀之臣之萬
分當去而不當留更何疑哉伏望
皇上即將臣罷斥仍問守勳以朝鮮當如何處置
問鳴泰應否裁易計守勳胸中必有成筭不
俟臣之佐一籌矣奉
聖旨卿練達政體重大事情倍加周慎曹守勳挾
私瀆奏量從薄罰併南部屬具本未上的姑不
深究時方多事賴卿集思贊襄此等妄言不必
介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五月十七日

擬吏部救司官本揭
蒙
發下吏部尚書張問達等一本該文書官李緝
傳諭遵
前旨擬票臣等看詳問達等此本蓋因該司官爲
薛蕙請贈
皇上責其年遠濫覆特行降處而問達等遂合辭
請罪臣等竊惟近來陳乞委爲太多至于年
代久遠亦行瀆奏吏部之輕于題覆委非事
體

皇上之處司官原不爲過臣等何敢爲言但查薛
蕙人品素稱忠正其諫
南巡議
大禮廷杖繫獄委如該部所言今
聖主當陽無幽不闡而蕙獨未蒙
褒卹在廷諸臣咸以爲闕典該司之請贈蓋採之
公論裁之堂官絶無一毫私意與他之援例
乞恩者大不同也司官既處則堂官必不自
安不得不認罪認罪不已必至求去爲此一
事而使銓衡重地堂屬之間盡受其累非但

政體未平亦非
皇上從來所以優禮大臣之至意矣頃者禮部郎
中陳玄藻以語言觸犯亦蒙
聖度優容人皆頌服今此處分臣知
聖意特欲借此以警後來之濫乞者耳豈不能以
宥玄藻者而宥該司哉臣等非敢曲庇該司
但揆之情理實有可原故敢擬加罰治而于
問違等特
賜天語寬宥使得安其職業庶
聖德愈光而自此以後該部亦必遵奉

聖諭不敢再有濫覆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爲國忠謀朕素鑒衷所請寬宥司
官非朕弗允第年遠冐請誼屬濫覆矧屢有明
諭通不遵行顯是徇私曲庇姑從輕薄處了卿
等不必申救遵前旨行還傳示各官不得再有
煩聒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六月初三日

又擬吏部救司官本揭
蒙
發下都御史趙南星等本該文書官李紹等
傳諭着遵前旨行臣等看詳各本皆爲徐大相降
謫一事臣等亦已揭請未蒙
聖允寧敢煩瀆但念大相之降謫固出于
皇上愛惜名器之盛心然銓臣因此求去憲臣因
此連章科道各官又合辭懇請此非爲大相
一官也蓋此事原出于舉朝之公議不宜偏
累一人而薛蕙忠節表著又載在

實錄班班可考非他之子孫稱頌父祖功德以干
恩澤者比今重處大相人情共以爲枉責望
臣等之解救臣等亦無辭以謝故敢冐昧再
伸其愚仍擬重罰大相免其降謫其薛蕙之
加贈俟以後另議庶銓憲諸大臣皆有顏面
而傳之天下無不稱頌
聖心之虛
聖度之弘臣等亦光寵多矣伏望
聖裁奉
聖旨覽卿等奏絮緩尚惜遞來冐濫太多故將徐

大相降處了念卿等屢疏中救姑着降二級調
外任用卿等仰遵朝廷政體莫為小臣煩瀆還
傳示大小各官如有再來瀆聒者決不輕恕其
薛蕙贈典遵前旨行該部院知道
天啓三年六月初九日

回奏劉御史論內操揭

該支書官劉文忠恭捧
聖諭到閣
諭內閣朕覽章疏內有南道御史劉之鳳奏罷內
操但內操不涉六部錢糧設自
祖制矣
郊祀國學并朝夕二壇謁
陵諸大典禮在即況東西交變之際其內備原為
拱護朕躬肅清紫禁非有他意何乃連章累牘
欲去內操意欲何為且屢有諭旨顯是不遵必

有主謀之人劉之鳳姑不深究卿等傳示各官
以後再有瀆聒的定行重處決不姑息特諭欽
此臣等竊惟內操一事諸臣言之雖多然其
意皆出于愛
君思患杜漸防微為此不必然之慮別無他念安
有主謀之人鳳遠在留都于
內中事體未能悉知故有此疏既蒙
聖度優容免其深究臣等更復何言
聖諭詳明即當傳示各官毋再瀆聒所奉
聖諭敬尊藏閣中謹具回奏以 聞 天啓三年六月十七日

請釋王德等立枷揭

竊惟立枷之法原以懲大奸巨惡常刑不能
警者故間一行之近者
皇上枷號假印奸徒人皆稱快惟王德等三人以
小事爭嚷聲冤禁地亦蒙枷示
長安門則人皆憐之臣等查此三人皆極貧細
民以負擔爲生所爭不過數錢愚昧無知乃
爾唐突此如人有疾痛呼天呼父母之類耳
非有壞法干紀不可赦之罪也
長安門爲百官往來見者莫不矜憫責臣等當

爲一言即臣等每出入聞其號呼之聲亦耳
不忍聽且各犯已經廵視官重責臀無完膚
今枷已數日股皆浮腫若再二三日不放必
至立斃孟氏以齊王不忍觳觫之牛爲可以
王
皇上慈仁惻怛使見此各犯必爲惻然況孟秋
廟享届期而
宮中大慶亦在旦夕導休禎而介景福尤臣等
所深望于
皇上者故敢冒昧爲請伏望
矜宥愚民即行釋放微獨各犯感再生之
恩即長安道上無不頌如天之
聖德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爲國愛民體朕好生之德但
近來小人玩法動輒肆于禁地連次聲冤驚擾
朝政况屢有嚴旨戒諭通不遵守這厮每本該
依限示衆既卿等申請姑着錦衣衛拿去着實
各打四十棍釋放以後再有違犯的決不輕宥
該衙門知道

天啓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請議處兵餉揭

為兵餉至窮至急時刻難緩乞

勅當事計臣併內外臣工速行議處事臣等竊觀年來各處請餉之章無言不激切無時不籲呼而川貴之情尤迫然猶以其遠也而無可奈何今近而榆關又近而畿輔所在逃兵見告皆以無糧藉口而輔臣承宗之疏尤極危極懇

皇上責之戶部戶部無以應也夫天下供輸只有此數當此民窮財盡之秋而責戶部為無米

之炊力不能也然兵餉大事乃安危存亡之所關聽其告苦訴窮而付之于無策勢不可也臣等曾有疏欲大小臣工各攄所見送之戶部令其酌議以聞今竟無應者即戶兵二部會議亦只欲汰虛冒以省餉豈不中窾但臣等竊料督撫之揀汰未必遽能奉行而目前庚癸之號呼難以空言延緩望梅畫餅何濟于事主計之臣當悉心計議但有可設處可那借可控于

君父者無不竭力圖之救此一時之急而撫按諸臣亦宜設身處地如救焚拯溺責令有司設法催徵毋但以免加派等門面話頭掣計臣之肘而自甘為同室之胡越此亦今日萬不得已之計也臣等三數書生軍旅錢穀委所不知而歷觀前代財賦一事原有專司如桑弘年劉晏陳恕之徒皆未嘗以宰相分任其職況今之閣臣徒負相名而無其實者哉其嘵嘵言此蓋目擊萬分危急之勢不忍坐視而以告之

皇上天下國家者

皇上之天下國家也

皇上如自為天下國家計慨然講求所以通融補救之術使上下內外之間各盡其力則

宗社之福而非臣等所敢盡言也奉

聖旨覽卿等奏邊餉緊急難以延緩着戶部作速設法措處解給不得再遲

天啓三年七月十五日

辭　實錄加恩疏

奏爲纂述無勞

天恩隆溢懇乞

聖明鑒容辭免事該吏部官接出

聖諭以

光宗皇帝實錄書成特用加恩加臣特進光祿大

夫上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尚寶司丞仍

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臣一聞之不勝驚悚

竊念

實錄纂修雖

累朝之重典而閣臣裁酌乃一日之微勞且

光皇御宇僅浹三旬其編緝成書不過十餘卷非

有歲月久遠篇帙浩繁用力之難且久也惟

是

靑宮毓德之時備嘗艱阻操心危而慮患深臣等

亦悉心竭力闡揚其萬一然皆得于眞見眞

聞近質一時之公評遠垂萬世之定案不敢

有一字之虛以爲信史之累顧其中亦有干

礙而難直書牽連而難藍書者滲漏之罪臣

甚愧之得免譴責已爲厚幸而敢覬覦于

加恩哉臣嘗見近來臣工每爲

朝廷做一事建一功輒欲遷官晋秩如操券而責

償不思平日所受官爵俸祿將以何爲而銖

銖兩兩一至于此心竊鄙之况筆札詞章之

勞尤其最下者哉乃以特進崇階兼俸厚寵

廕至符丞褒兼四世如此

隆恩一時並錫臣寸心猶在能不汗顏至于上柱

國之加更爲越分當

肅皇帝時已有言人臣無上此官必不當受者故

其後文臣加銜皆至特進左柱國而止臣何

人斯而敢當此總之功薄而賞厚已來冐濫

之譏剝無功而受賞必至顚危之咎此臣之

所瀝膽披誠仰控

君父而不敢有一毫之矯飾者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衷收回

成命使臣得少安愚分其爲受

賜乃更渥矣奉

聖旨

皇考在東宮卿多翼戴今玆大典賴卿裁成加恩

藉示眷酬宜遵成命祗受其上柱國准改左柱

國用體卿謙謹之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再辭 實錄加恩疏

奏爲

恩命委不當承控辭原非虛套再懇

聖慈卽

賜俞允事該臣以

實錄加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

皇考在東宮卿多翼戴今茲大典賴卿裁成加恩

特示眷酬宜遵成命祇受其上柱國准改左柱

國用體卿謙謹之意該部知道欽此竊惟

實錄一書詞臣纂述同官刪潤臣不過受成事而

已本無勞之可稱況東西多故兵食空虛議

論紛紜民生困瘁臣備員股肱一籌莫展而

以此一事遽蒙

厚賞在

皇上固自盡其孝思而臣獨不愧于心乎昔

皇考在東宮雖處嫌疑之地而元良終建震器不

搖此皆

宗社之靈與

皇祖之獨斷乃諸臣紛紛後言國本貪天功以爲

已力臣竊非之
皇上以翼戴歸臣得無重其愧乎臣之懇懇具辭
非止上枉國而上枉國其最爲不可者
皇上旣俯鑒愚衷矣更望
聖慈盡收
成命使臣得少安愚分毋致有冒寵之愆以取憎
于造物貽譏于衆庶爲幸大矣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忠勞不伐不獨纂修一事但加
恩彜典成命已頒宜卽祗承以副朕意愼毋再
陳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三辭實錄加恩疏
奏爲濫恩一槩宜裁
聖斷當自臣始謹陳必不當受之故仰祈
亟允事該臣再疏辭
恩重奉
溫綸嘉臣忠勞不伐臣惟勞而能謙方稱不伐臣
本無勞何不伐之有頃者內庭瞻襲言路連
章望臣以爭執臣惟爭之于內庭尚難而辭
之于自已較易臣若不辭彼內庭諸臣寧不
曰輔弼首臣先自冒濫柰何責我曹乎則臣

之愧死眞無地矣年來人情貪得陳乞無厭
覃恩之典更三歲而不休屢禁屢違莫之能止臣
旣表率百僚若在已欲占便宜而責人毋妄
求請其誰聽之卽
皇上以叙勞舊典不欲遽裁臣竊以爲正惟裁于
舊典之所有始可禁于舊典之所無況臣久
居政地從前之忝竊已多今値暮年此後之
報酬安在以旦暮欲去之人而負臨行不了
之債生生世世終莫能償此臣之所以再三
陳瀆必欲得請也至于同官諸臣則受事未

久圖報正長而歷查閣臣加恩故事亦有首
臣不受而同官受者自不可以臣而例論耳
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郎
收成命使一切冒濫之典從此一清其于世道亦
未必無小補矣奉
聖旨卿元老碩德欲以恬讓表率中外自是雅志
但實錄加恩
累朝舊章朕以
皇考大典不忍獨異卿亦何可固辭還塋遵命勉
承㾕展朕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八月初四日

請發帑揭
該戶部以兵餉匱乏不得已請帑臣等擬
上蒙
發改票竊念帑金之發已多該部頻煩瀆請臣等
亦甚苦之但今日事勢實至窮至急無可奈
何往
皇祖時兵工二部及太僕寺尚有餘積可以那借
今皆空矣此二三年間若非內帑接濟亦不
能延至今日邊鎮之急不啻燃眉因餉乏而
兵逃因兵逃而西虜亦復生心犯邊搶掠安
危之機在于呼吸此亦臣等之不得不言者
也伏乞
皇上慨發帑金數十萬以足邊關二三月之糧仍
責令戶部嚴催撫按官上緊徵解如再遲延
併行議處㾕乎其可免于目前之决裂矣
天啓三年八月朔七日

請發帑金撫虜揭

非蒙
皇上以臣等懇請
發帑金十萬兩助餉具見
聖明留心邊計臣等不勝欽服但戶部缺餉甚多
非十萬金所能濟臣等知
內帑空虛不敢再言惟是總督王象乾所請西
虜撫賞之費較之兵餉更緊更急此項錢糧
本無額設戶兵二部相推不理各虜徘徊塞
下求賞不得勢必喧閧喧閧不已勢必搶掠

搶掠不已勢必入犯利害禍福在轉盼間
京師去塞下咫尺其為可危可憂尤不止如各
兵之無餉也今各衙門庫藏俱空無可設處
不得已擬發太僕寺馬價銀十萬兩尚不知
有否更望
皇上委曲奏處帑金十萬兩以救此急臣等極知
其非所當言而計出無奈只得如此若此外
更有設處之方亦斷不敢冒昧而頻瀆也
天啓三年八月初九日

三辭實錄加恩疏

奏為辭
恩情詞已竭再求
俞允事該臣三疏辭免
加恩其于不當受之故不敢受之情業已盡吐非
有一毫之矯飾也乃
皇上終以舊章所有屢渙
溫綸令臣祇受臣仰體
聖意敢不遵承顧反之中心委有不安知冒昧叨
塵則是前此所言皆欺

君父矣況璽丞清秩臚敘之典太隆而兼俸多金
素飧之愧滋甚此尤臣之所再三思惟不能
已于陳控者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准臣辭免其為感
恩戴
德尤難言盡矣臣不勝冒昧塵瀆之至奉
聖旨朕以大典加恩屢諭已悉卿乃固遜不已至
于三四體卿克讓兼俸准辭餘望勉承以副朕
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八月十二日

給假揭

臣自入夏來甚苦泄痢之病以恭進
實錄及
皇上開講經筵不敢請假近又加以痔瘍下墜痛
楚不支老病殘生不能趨走不得已冒懇
聖慈給假調理如幸而痊可卽勉出供事不然容
臣再請閣務有諸臣辦理固不以臣一人爲
有無也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閣務繁重賴卿總持三二
日卽出不必給假

天啓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乞休第二十五疏

奏爲老病不堪奉職懇乞
天恩垂憐允放事臣自春間已屢疏乞歸蒙
恩慰留不得已扶病黽勉供事今又數月矣值盛
夏暑雨連綿濕氣薰蒸以致肚腹作痛非痢
則泄又痔瘍作苦每日出入輒復下墜非用
手按抑一步不能行此僕從所共見者萬不
得已給假調理而
皇上不允責臣卽出臣病軀如此出亦無能爲矣
且臣在此兩年同官之去者已四人皆任職

不久皆蒙
皇上憐念而臣以十七年之深資十一年之勞苦
求此一副骸骨歸死于故鄉
皇上獨恐不聽臣乎臣非至窮至苦不敢爲此言
伏望
聖慈哀矜卽行
允放毋待臣之屢請
高厚之恩生生世世不敢忘矣奉
聖旨昨諭卿卽出乃又有此奏時事艱難正賴卿
忠猷共圖匡濟何可以久勞爲辭還卽進理閣

務副朕延佇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乞休第二十六疏

奏爲苦情未動
天聽萬懇
聖慈俯鑒下衷事該臣具疏乞骸奉
聖旨昨諭卿即出乃又有此奏時事艱難正賴卿
忠猷共圖匡濟何可以久勞爲辭還即進理閣
務副朕延佇至意該部知道欽此竊念臣老病
求去之苦情連歲章疏已二十餘上今無可
復言不得已以久勞爲辭正如犬馬筋力已
竭仰首而哀鳴于主人冀主人之見放耳豈

敢謂有分毫勞勣足以無負于
恩私哉
皇上望臣以忠猷匡濟則臣忝竊已久若有忠猷
豈待今日且當此中外情疑兵食空虛之日
臣何不出一籌以佐
國家之急而乃苦苦哀鳴必于求去之若是也
則亦可以
鑒臣之愚衰矣伏望
聖慈矜憐比于從前諸臣之例
賜以生還如必罪其塵瀆加之譴斥使臣得釋負

而歸亦
高厚之恩臣之大幸也臣不勝冒昧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以元老秉政憂勞倍多覽奏自是真悃但
國家多事之日何得頻萌歸念還體朕倚眷至
意亟出佐理切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初三日

謝賜食品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
御前牌子王忠傳出
聖旨賜臣鮮豬一口鮮羊一腔白米二石酒十瓶
甜醬瓜茄一罈臣謹力疾叩頭謝
恩祗領訖竊念臣以衰老殘軀久羅病患方日夕
籲祈求
聖慈之允放不意
天恩隆重

殊錫叢頒牢體出自
尚方味窮饒口醯蔬分于
天府饟溢寒廚兼以白粲之新炊益重素飧之
寵愧駑駘無力欲報
德以何從纖纊有心長啣
恩于罔極名言難罄沒世弗諼臣不勝感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望即出以副延佇該
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初五日

乞休第二十七疏

奏爲病患日深懇

恩早放事該臣連章乞歸未蒙

俞允昨奉

聖旨亦亮臣之所奏出于真悃矣臣惟人臣事君以勿欺爲主言不出于真悃卽謂之欺使臣身非老病卽老病而力尚能馳驅才尚能展布有分毫可以裨益

國家而輒嘵嘵陳乞于

君父欺孰甚焉臣事

皇祖日久

皇祖知臣之不欺今事

皇上兩載若有一言一字之欺則非但得罪于

皇上亦得罪于

皇祖臣萬不敢惟是臣泄痢之病至今未愈此數日間又加以怔忡連夜不能交睫頭痛如劄

昨

皇上以

實錄成

賜臣金幣鞍馬臣祇於私寓叩頭不能隨同官延謝心甚愧之今寒風將動道路迢遙情緒迫切度日如年萬望

聖慈卽傳諭准放使臣得早遂首丘之願死且不朽臣不勝哀鳴祈懇之至奉

聖旨朕以國家多事日夜憂勞知卿元老素篤忠愛正賴贊襄萬機豈可久安私寓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意卽出入閣以副眷懷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初八日

謝宣諭併乞休第二十八疏附救陳給事

奏爲恭謝

溫綸再求

允放事該臣累疏乞休奉

聖旨朕以國家多事日夜憂勞知卿元老秉篤忠

愛正賴贊襄萬幾豈可久安私寓着鴻臚堂上

官宣諭朕意卽出入閣以副眷懷該部知道欽

此該鴻臚官恭捧到臣私寓宣諭臣恭設香

案扶掖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以衰病困苦屢瀆

宸聽瀆煩

溫綸

天恩隆重荷可竭力馳驅敢不遵

命顧臣桑榆之景已自無多蒲栁之軀行當隕落

重以痼疾難痊昏迷日甚終宵不寐度日如

年度勢量能已萬萬無可留之理矣夫爵禄

名位操之自

君不可得而強也進退去就決之于己所可得而

裁也臣歷觀從古大臣之不去皆因自己依

違不決而藉口于君上卒之身名俱裂貽禍

國家今臣志已決矣詞已窮矣如復隱忍遲留

則是下違本心上欺

君父從前陳

請皆屬虛文此眞貪位患失之鄙夫又何顏以立

于

朝端哉至于國家多事

聖躬憂勞凡爲臣子孰不仰念所願

皇上游神清穆

養德中和以

平心剤庶政以

大度容言官以

兼聽並觀爲聰明而毋矜乎摘發以

提綱挈領爲總攬而不察其細微使

宮府之情不隔中外之釁日消則天下國家事

自可漸次就理可以釋憂勞爲逸豫而毋待

於愚臣之仰贊矣臣方草謝疏適同官諸臣

來問臣病因言

皇上於講筵傳諭深怒給事中陳良訓之妄言欲

行重處業具公揭申救未知能回

聖意與否臣聽取良訓揭讀之語雖欠融意實忠

愛君加之罪責人必不服而事端又多以後
凡有讜言小涉忌諱者皆將取忤是豈盛世
之所宜有哉萬宜
俯賜優容或量加罰治以昭
如天之度以省諸臣之煩瀆者也臣區區愚衷不
過如此伏望
聖慈俯垂鑒察仍哀而放之臣幸生入里門形消
骨化亦感
鴻恩矣臣不勝頂戴顲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望卿即出佐理以副

朕眷倚至意言官肆言無忌還候旨行該部知
道
天啓三年九月十一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二十九疏

奏為恭承
温諭敬謝
天恩仍懇
聖慈超生允放事該文書官石元雅捧出
聖諭卿碩望元臣累朝輔政贊襄密務忠勞懋著
朕所鑒悉卿前以微恙請假調攝必然全愈却
復據疾陳乞况今中外未靖時事殷繁正賴卿
主持調燮豈可居寓頻疏意欲高蹈安可忍乎

卿還仰體朕懷焦思強事勉遵屢諭翌日入閣
匡濟視事以副朕延佇至意愼毋再有陳奏特
諭欽此臣謹設香案扶掖跪誦叩頭謝
恩蓋感極而繼之以涕也竊念臣幸際
三朝遭承恩遇又事
明聖之主居密勿之司毋論報
國酬知分不當去即以功名富貴之俗腸處之
亦誰肯言去顧臣屢疏所陳老病窮困之苦
情字字皆真即捐糜此身亦毫無補于事而
同官諸臣皆長才碩德勝臣萬倍臣在則互
相謙讓無所見其竒臣去則各自擔當乃可
究其用况同受
國恩同承任寄而臣待罪綸扉已十七年諸臣
遠者三年近者數月寅恭雖可自附勞逸亦
當適均北山大夫之告哀千秋而下猶為嘆
息臣卽賤如犬馬不敢望
皇上之矜憐而諸臣朝夕共事情同骨肉獨不為
臣一發惻隱之心必錮之以自便乎若以為
大臣分誼不宜輕去則兩年之間閣臣之去
者已四人尚書都御史之去者已十餘人雖

以病去以人言去事體不同總皆
皇上之鴻恩也
皇上之恩及于諸臣而何獨靳于臣乎臣之求去
非一日矣春而不得姑云待秋秋而不得又
將待春似此延挨將何紀極卽老死長安亦
臣子常事而以視先後得請之諸臣竊亦不
能無覬覦之念矣臣非情緒迫切不為此言
伏望
聖慈察臣至情賜臣殘喘乘此寒風初起之時卽
放臣歸使臣得毋顛越于道路當與海濱父老共

續
恩私且
允一臣之去而得數臣之用于
國家亦便計也臣不勝感戴哀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秉政多年謀猷練達
多事之日倚賴倍殷豈得堅意求去還遵諭即
出輔理愼勿又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十四日

乞休第三十疏
奏爲思歸愈切苦懇
天恩事臣自臥病乞歸五奉
溫綸再承
宣諭
君父眷留之恩于斯極矣而臣之告苦訴窮亦已
盡矣何所復言惟念臣子之事君所恃以自
盡者惟此方寸之心今臣老病交迫心血已
枯日夜經營千思萬想只欲得此殘骨歸死
故鄉乃呼

天而天不聞告人而人不恤窮極添愁愁極添病
方寸中紛紛擾擾更無神情及于他事
皇上即苦欲留臣臣即勉強暫留不過游魂假息
少存于人世耳何所裨益于天下國家而困
之一至此也使臣一旦溘然卒死長安
皇上亦必悔不聽臣言而已無及矣何如
早沛天恩聽臣之去使林泉之下猶有
三朝舊臣與田夫野叟歌
帝力而戴
皇仁不亦

聖朝之光華千秋之盛事哉臣不敢言乞身而敢
言乞
恩不敢乞恩于身後而敢乞
恩于生前伏祈
聖慈一垂聽焉臣不勝肙昧迫切之至奉
聖旨覽奏具悉卿真懇至情但君臣一體休戚相
關當茲時艱堅意求去卿心亦何能安佇望卿
出輔理以副倚眷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十九日

乞休第三十一疏

奏爲
天語益溫臣衷滋愧再懇
聖慈俯垂鑒允事臣屢疏乞休伏蒙
聖上鑒臣真懇而以君臣一體誼同休戚責臣臣
俯伏捧誦不勝感戢不勝悚懼再三思之君
臣一體者雖天地之常經而不可則止不能
則止者亦臣子之大誼臣之不可不能臣自
知之而
皇上未必知卽廷臣亦未必知也夫

皇上與廷臣未必知故臣猶得善其去及其知之
則已敗壞決裂不可收拾矣况功名之際人
所難處鐘鳴漏盡千古貽譏記臣在
皇祖時曾擬允一大臣告病後居要地深恨臣不
置臣時與同官從哲言而嘆之臣歸而從哲
送之于郊握臣手曰何以教我臣曰無他說
也但大臣告病必須覷其蓋棺而後可擬允
耳今同官諸臣之難于擬臣也得毋欲俟其
蓋棺乎其亦待臣之太淺矣臣生平毫無他
長只知足知止一念頗可自信亦深望同官

之信臣昔人謂仕宦之道有如飲酒從來無
不散筵席今日同官之信臣亦他日所以令
人信也盖臣兩年在此其擬允同官之去者
已四人矣同官能得之于臣而臣不能得之
于同官何臣之命窮德薄乃至此乎伏望
聖慈憐其顲呼迫切之至情而
亟賜允焉毋使其日聒
聖聰以增煩瀆之罪也臣不勝冐昧惶悚之至奉
聖旨卿忠清練達朕與舉朝皆知日來惓惓諭留
正以時艱共濟豈爲虛拘閣務繁重且
廟享頒曆在即卿宜體朕意幡然即出副朕延佇
之切愼勿遲遲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謝　宣諭疏
奏爲恭謝
天恩併陳愚悃事該文書官王敏政捧出
聖諭卿輔政有年忠清恭愼亮節純篤惓惓以愛
君憂國爲念朕素鑒知卿前偶疾調攝朕諭已
明卿宜爲朕勉出何復再疏求去諒卿心亦不
自安乎且今國家多事之際賴卿弘猷贊化共
圖時艱豈得在家自逸殊非盡瘁獻納之意況
值
享祀頒曆伊邇卿爲元輔重臣正當表率羣工稱
慶豈可高卧私寓國事何益卿還遵朕屢諭詰
朝即出入閣匡濟以副朕眷倚日望至意愼勿
再陳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扶掖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在告月餘三蒙宣諭極其敦切庸劣
具臣何以得此于
君父雖非敢在家自逸而反之私衷實不自安且
享祀頒曆在邇委宜遵
命勉出第臣一出則又不得去病苦餘生恐終不
能事
皇上一片報恩戀

主之心真付之無可奈何千罪萬愆但望
聖慈之曲宥而已除臣所有下情另疏祈懇外爲
此謹具本奏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仍望體朕諭勉至意即
出佐理以副眷懷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乞休第三十二疏
奏爲
溫諭難承再求
允放事伏蒙
皇上宣諭臣已具奏恭
謝仰瀆
聖聰而下情未盡敢再布之臣聞先臣王錫爵之
告
皇祖曰今之閣臣乃天下第一困窮無告之人蓋
以無事權之官而當天下之責望呼籲艱關
進退維谷故其言之恫切一至此耳
皇上寬仁大德體恤臣私閣部諸臣連翩得請臣
之哀鳴迫切十倍于諸臣而獨不蒙
皇上之賜允是臣尤閣臣中第一困窮無告之人
也或者以臣受恩
三朝誼不當去夫士庶之家有奴僕牛馬自其祖
父時驅使服乘筋力已疲亦必哀而放之未
有曰此祖父之奴僕牛馬堪以鞭策直覩其
死而不顧也臣往與共事
皇祖之大臣今在

朝者獨尚書張問達孫瑋二人耳乃問達又得請
矣冢卿操進退用舍之權重於閣臣問達又
老成名德足勝其任而
皇上不苦留者得非念其在事之久不欲困之耶
而何以獨困臣乎若以臣在此尚可有為則
臣日夜思惟門戶之纍臣不能消躁競之風
臣不能挽兵食之計臣不能籌民生之窮臣
不能救卽如
宮府內外之間章疏議提之際臣能盡得之
皇上與否此亦

聖心之所明也至于封疆之事則東有輔臣承宗
經畫布置近見毛文龍塘報頗有端緒而四
川督臣朱燮元移書于臣謂西事必可收拾
目前惟接濟文龍責成督撫似為急着而臣
亦終莫能出一奇矣况臣孱然七尺之軀怔
忡不寐之病攻之於上痔瘍溺血之苦困之
於下屢疏所陳字字皆真雖猶勉強視息旦
夕苟延而責以馳驅奔走萬萬不能今
皇上方舉
郊禋之大典修肆類之曠儀而使老病窮臣日日
號吁于
九閽之外亦豈
天聽之所樂聞乎臣在病榻中但有來問臣者聞
其從吏臣去則歡然喜笑不覺沈疴之去體
若責臣之留則臣惟有自怨自恨其困苦之
衷不見憐于人泫然涕泣而已伏望
聖慈鑒臣此情使臣幸比于得請諸臣以庶幾于
奴僕牛馬之老而見憫而毋為天下第一困
窮無告之人其感戴
天恩世世無極矣臣不勝冐昧迫切之至奉

聖旨卿累疏控懇情甚迫苦朕豈不曲體但軍國
重事正賴平章况大典次第舉行元老豈宜不
與昨諭已悉朕意還望勉出佐理用副倚眷慎
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三十三疏

奏為懇

恩早放事臣屢奉

諭旨感戴不勝具疏陳情至為煩瀆

皇上不加譴責更

賜勉留少有人心敢不仰體但臣病苦不支之狀

已懇告同官諸臣皆能亮臣之非妄但不肯

轉聞之

皇上耳自來閣臣之求去其哀鳴迫切如臣者乃

二百餘年之所無若如此求去而猶不得去

恐為千古之所無以千古所無之事而當之

自臣討亦

聖心所憐念也而諸臣不為臣轉聞者徒以避嫌

為心或痛癢不相關涉耳獨不思諸臣他日

亦有求去時乎

皇上責臣以平章國事臣委不能且平章人多無

藉于臣若目前

大典惟有

郊祀頗聞議論猶有異同

聖意尚未堅決而臣以疾病羸憊之軀即頃者

廟享須層猶不能出其安能從百執事奔走於壇

坫之間陪祼將而助對越不更為

大典之累哉故敢冒昧披瀝悃誠仰干

天聽今寒風已動道路迢遙但

早放一日則受一日之

賜矣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靜攝月餘精神當益健勝何乃又有此奏

郊祀舉行卿當贊襄以光大典佇望即出副朕倚

眷至意幸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初六日

辭東省捷叙加恩疏

奏爲冐

賞增慚瀝誠辭免併祈

允放事臣屢疏乞歸未蒙

聖允方擬再陳忽接吏部咨傳奉

勅諭東省妖冦蕩平內閣輔臣運籌帷幄勞績茂

著朕心嘉悅宜特加恩示酬元輔向高廕一

子與做尚寶司司丞特進上柱國著兼支尚

書俸還賞銀六十兩綵段二表裏欽此臣不

勝惶懼不勝慚愧夫閣臣之不叙邊功久矣

臣前此在閣八年但遇邊功

加恩無不力辭頃再入綸扉值貴州延綏捷叙又

皆辭免蓋先後未敢有一毫之叨冐也豈至

今日而復自違其夙心乎且今東西疆事未

能結局兵食空虛安攘無策臣之所運果有

何籌勞績何在而冐此重賞傳之天下寧不

貽笑而臣寸心未死亦何以自安也同官諸

臣皆力任驅驅報効未艾尚可祇承臣旦暮

將去萬無受理日者

賞錄叙賚臣雖官無可加而亦冐受一廕至今念

之猶懷悚𢘆若上柱國兼俸已經辭免其不

當受尤不待言至於金幣往例雖不必辭然

當此帑藏匱乏之秋省一分亦足助軍國一

分之用伏望

聖慈察臣真懇之衷盡

收成命免臣再疏仍

亮臣累次乞歸情非得已即

賜俞允此之爲

恩不啻朽骨再肉其視加官廕子賜金諸典更萬

倍矣臣不勝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忠猷固非一事東省妖冦蕩平卿實

殫勞籌莫加恩示酬宜即祇受仍登體朕眷懷

進理閣務勿再遲延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十一日

再辭東省捷叙加恩疏

奏爲辭
恩乞休再祈
聖允事該臣以東省捷叙具疏辭免併求
允放伏蒙
聖旨嘉臣憂勞勉臣祗受而且望其進理閣務勿
再遲延臣感激
恩私何從報稱惟是捷叙之必不當承必不敢承
臣前疏巳具無可復言若區區下情所望恩
於
君父者只在
憐其老病放之山林譬加牛馬無力馳驅卽飾以
金絡豐其芻秣終不免于悲鳴惟解縵脫韁
水草自便則其歡欣感戴當何如耶蓋他人
以有官爲恩而臣以無官爲恩無官之恩較
之冒濫忝竊者相去何如亮亦
聖主所不靳也伏望
聖慈亟收成命併放臣歸臣分願滿足頂戴
天恩更無遺憾矣臣不勝冒昧懇切之至奉
聖旨捷叙從來加恩元輔自當隆渥卿乃連章控

陳特准辭免成卿謙德之美典禮舉行閣務繁
重望卿卽出佐理慰朕延佇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十五日

郊祀請停刑揭

昨刑部
朝審疏臣等已照舊例擬
上中外人情咸以今歲
郊祀乃
皇上昭事
上帝感格
天心之第一義其所以受
蒼穹之明貺
享萬年之丕基皆在於此且以

登極之三年肇舉又與
皇祖符合
皇祖之歷年多而享國久誠三代以下所僅見而
郊祀停刑殊有深意良以肅殺之典不可先干明
禋之儀吁號之聲非敢聞於
上帝之聽合四海之歡心以成
一人之感格其虔恭慎重之至蓋如此也
皇上仁厚性生
踐祚以來凡事無非敬
天法
祖至于歲時享祀尤極其祗肅今方內漸安因逆
稍戢雖
神謨獨運
廟算無遺意者冥漠於昭之中亦有陰騭而默助
者故停刑之舉稽之舊章質之輿論似亦今
日之必不容已者臣等極知
聖心惻怛無待懇祈但三覆在邇萬一舉筆之間
未暇細詳臣等雖欲揭請勢且無及必自悔
其言之不早矣故不敢不豫達
聖聰用虔

大典若以臣等爲封疆失事諸犯藉此赦解則諸
犯已嚴錮獄中與死何異寬歲月之生以成
覆載之德諒亦
聖慈之所不靳者而奚用臣等之贅陳哉臣等不
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今歲
郊祀首舉亟祈停刑具見爲國爲民仰體朕欽恤
好生之德朕心嘉悅但刑獄監犯衆多疏縱貌
法其中大奸逆惡情真無赦應決的不刑亦干
天和若不正法何以儆奸卿等還遵前旨行該

部院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十六日

再請　郊祀停刑揭

臣等昨者具揭懇請停刑伏蒙

皇上鑒臣爲國爲民仰體好生之德臣等恭誦

溫綸不勝欣感惟謂監犯中有大奸逆惡情真無

赦應決的不刑亦干天和則臣等未知

聖意之所在何敢再瀆惟是

郊祀大典在前代皆有特赦良以

上帝好生雖極惡大罪亦欲其延旦夕之命以昭

曠蕩之恩不然則凡麗刑書皆有不赦之罪

而何獨寬宥于此時哉故

皇祖特旨謂今歲殺初行

郊典暫免行刑蓋不但以

郊典爲重而且以初行

郊典爲更重也夫當

皇祖初年亦豈無大奸逆惡情真無赦之輩而猶

從曲宥者良以敬

天之心勝寧過于仁毋過于義耳往時太常寺奏

請

郊祀皆在一月之前其後改于五十日前亦以

典禮重大當倍加誠敬此五十日內固無日不如

上帝之降臨也今稱
天者曰旻天解者曰旻者仁覆憫下之謂
天而在于仁覆憫下則必不欲當禋祀之時而行
肅殺之令明矣
聖意或以去
郊祀尚遠猶不相妨不知各省直之處决正與
郊祀同時
皇上方執珪幣以見
上帝而四海九州乃以其時而刑戮人一段慘淡
悲愁景象白日生寒以此度之

帝心安乎不安乎昔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
之三堯曰宥之三夫明允如皐陶而執以爲
可殺則其爲大奸逆惡可知而堯猶必欲宥
之此萬古之稱堯者以爲其仁如天也今次
會審九卿諸臣無不謂
郊祀之歲必當停刑而不敢上請者正欲以如天
之仁歸之
皇上如皐陶之于堯耳卽臣等亦豈敢骫
皇上之法以自愧于皐陶但以法有常議而今非
其時故敢因該科覆奏再上而復竭其愚衷

如此萬不敢他意以欺
君父伏望
聖慈曲垂
鑒棶臣等又查得
皇祖停刑之
旨在三覆
奏本彼時九月二十二日距
郊期尚遠今期已迫恐遠方徧傳不及輙于二覆
奏本擬
進臣等未敢擅便統惟

聖慈照察特
賜批發施行
天啓三年十月十七日

入直揭

臣在寓中恭聞

皇第二子誕生中外臣民無不歡慶以爲

宗社無疆之福端在于此臣雖久卧亦踴躍而起

容即勉出隨百官稱

賀仍俟

郊祀禮成

聖節呼嵩後方敢再伸前請庶盡臣犬馬之一念

耳

天啓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回奏頒賞　聖諭揭

伏蒙

聖諭朕茲以皇子誕育賞賚在京錦衣等七十八

衛所旗尉軍士并匠役人等及京操班軍南兵

等項薊遼等處邊操班軍今宮中搜括殆盡查

照舊例着太倉給發銀二十萬兩太僕寺動支

銀十五萬兩光祿寺給發銀五萬兩順天府括

稅契等項銀五萬兩卿等傳示各官仰體朕意

不得推諉擬諭來行欽此臣等查得萬曆十年

傳諭只云朕皇子生喜事賞用宮帑缺乏取太倉

銀二十萬兩光祿寺銀十萬兩而已無賞賚

在京錦衣七十八衛旗尉軍士匠役人等及

京操班軍南兵等項薊遼等處邊操班軍等

語也今錢糧匱乏各衙門所取尚不知能盡

答應與否而此

諭一傳人人覬望如力難盡給必生事端臣等竊

以爲今次

賞賜當酌量節省不可先傳故只遵照舊例擬

諭上請

聖裁其原奉

聖諭謹用進繳具題以
聞
天啓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皇子生請　恩詔揭
該
皇子誕生禮部照萬曆十年事例欽天監擇日
詔告天下臣等查萬曆十年
詔書有頒恩條件歷查
累朝亦皆有
恩詔今
皇上春秋鼎盛祚胤蕃昌螽斯麟趾之慶淵源未
艾此尤前代之所希見四海臣民初聞
宮中有喜無不翹首企望今

大慶德宜歡呼之聲遍於遐邇乘此時
沛發德音弘敷惠澤使含生之倫翕然頌
皇仁而深愛戴此亦固結人心培延國脉之一大
端也惟是頃歲
恩詔頒行未久今次不可濫及候各衙門開具事
件到閣臣等敬當檢照節年舊規參酌類擬
上請
聖明裁定施行奉
聖旨覽卿等奏開具詳細足徵為國忠誠仰朕沛
發惠澤之意朕知道了卿等傳示各衙門條件

叅酌類擬裁定亦不可任其濫及該衙門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進擬　詔書揭

項者

皇子誕生普天同慶伏蒙

聖慈頒行

恩詔令臣等議擬進

呈臣等謹將六部各衙門送至詔條斟酌刪潤仍

仰遵

聖諭毋得濫及其非各衙門所開者必不敢增其

各衙門所開而有泛濫難行者最爲除去要

于寬嚴適中毋虛

德意亦毋開倖門糺僥

聖明裁定至于勳戚諸臣從來詔條所無及

特恩出自

皇上者臣等不敢擅擬惟是近歲降謫翰林科道

各官如文震孟鄭鄤毛士龍侯震暘熊德陽

賈繼春江秉謙等七人或懷芹曝之忠不識

忌諱或軫封疆之慮間有條陳或被佹门之

粧誣輿情稱枉或出一時之註誤悔念旋萌

此皆

皇上所作養拔擢之忠良足以光

廷對重詞林而毋忝言路者今普天率土無不沾
濡
休澤而此數臣獨沈伏淪躓不得蒙
曠蕩之恩一展其才用此中外所共嘆息而臣等
反之私心亦悚然其不能以自安也昔周詩
之稱文王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卽繼之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帝王御宇必子孫蕃
衍而後祚胤可以日昌亦必賢士衆多而後
子孫有所恃賴我
皇上春秋鼎盛將來

聖子神孫百千萬億未有紀極若賢才之生只有
此數長養甚難摧折甚易臣等之爲諸臣請
者非私諸臣乃所以爲
國家計也且自
皇上登極以來建言諸臣偶經降謫者無不
召還天下萬世以此頌
聖度之如天卜
洪休之滋至今
慶典已頒
郊禋又屆天地間吉祥善事薈萃於

皇上之一身如復
沛發德音召此數臣復還原職將薄海之歡聲愈
騰而
上帝之居歆彌速其陰騭默祐以篤
宗社之祐又有出于牲幣珪璧之外者矣臣等區
區愚衷不敢不盡伏望
聖明裁擇施行奉
聖旨覽卿等奏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請拔言官足
見爲國忠誠但降謫各官朕豈不召還其交震
孟等逞意妄言觸忤朕躬自取罪戾遽難寬釋

候旨行餘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一日

請　發內帑給毛總兵犒
臣等竊見　發難以來費盡無數錢糧用
盡無數兵馬並未能臨陣對敵剿殺一番只
是望風逃走以致　勢益昌惟毛文龍孤軍
海外竭力支撐又時有斬獲前報　人馬
損傷數萬臣等未敢盡信乃昨登萊巡撫官
所報文龍深入　斬首一百三十八顆得
獲牛馬器械甚多爲從來未有之捷此其報
似確而其功甚奇兵部必爲覆請奬賞錄叙
無待臣等之言矣惟是文龍屢次揭奏苦稱

糧餉匱之兵民饑困向猶賴朝鮮資助今新
鮮又復荒旱移咨告窘項雖奉
旨發漕糧十萬而所濟無幾窮陬荒島何以支吾
此臣等所甚慮也日者邊關塘報謂　方
謀渡河使非文龍牽掣其後其必彎弓而西
向明矣然則今日之接濟文龍眞有一刻不
容緩者臣等時時言之戶部而戶部苦言難
處即
嚴旨屢催終是無益臣等展轉思惟萬不得已再
懇

皇上發帑金二十萬兩作速解赴軍前以解燃眉
之急使彼中將士知
皇上念其勤勞而恤其困苦不難捜括帑藏以供
軍需將益堅其報國之心而愈奮其　之
力未戰而氣已倍矣此二十萬金殆足當百
萬之用豈與前此之虛糜冒破無益于事者
等乎哉臣等此揭已具適蒙
皇上發下兵部覆本
傳諭准發
內帑銀三萬兩爲犒賞之費臣等仰見

皇上加意封疆鼓舞將士之盛心豈敢再有煩瀆
但此餉銀至緊至急甚於犒賞故敢復冒昧
言之統候
聖裁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爲國籌邊況孤軍海外朕豈
不軫恤昨覽塘報深入　大獲奇捷朕心甚
悅內庫括銀三萬兩賞賚鼓舞衆心卿等合詞
懇請朕豈執意吝嗇但大喜冊封冬至聖節內
外頒賜所費不貲內帑給發殆盡勢難再發卿
等傳示該部將內外前各官捐俸助邊銀奏發

數萬兩以濟急需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三日

救黎郎中揭

蒙

發下工部郎中黎祖壽回話一本該文書官李經

傳諭出

旨重處臣等細詳祖壽之失在於不明言陳弘道

之盔刀衣甲已兌自郭應麒而後爲之

請給

皇上責之是也然盔刀衣甲關領必自內庫此舊

制也應麒弘道之私相授受祖壽安得而知

之比其事甚小而其情亦有可原今

大慶

大祀大小臣工方歡欣鼓舞共沾

聖澤而乃以小事處一部郎人將疑其有他故而

議論又多矣臣等昧只擬罰俸以昭

聖度以息煩言非敢有私於祖壽也伏望

聖慈俯垂鑒允

天啓三年閏十月二十三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終

郊祀禮成揭

竊惟今歲肇舉

郊祀乃數十年之曠典

皇上登極以來第一重大之禮儀也臣等深恐嚴

寒之時風雪或作聖躬難於調護即扈從員

役亦不便周旋乃是日天氣融和暖然如春

微風不起

鑾車無塵千乘萬騎雍容馳驅鳴和鸞而清節奏

以涖于齋宮朝見百僚凡在聽觀孰不騰歡

行禮之夕天宇晶明纖雲盡屏燔燎之光與

星辰並耀馨香之氣即窅漠可通

皇上欽容肅躬對越於郊壇之上恍若

上帝之降臨而百靈之環列於左右此真從來禋

祀之所曠見也自非

聖德格

天彼蒼垂眷何以得此六軍萬姓交口歡呼以爲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於兹可卜大小臣工逹日

朝

賀皆喜色相告而臣等忝備股肱其忭雀躍尤倍

恒情區區愚衷伏願

皇上思

靈貺之難酬益切祇承之念知

玄穹之日鑒長懷昭格之誠

處深宮如執珪幣

履尊位若凛淵氷

總攬萬幾

緝熙聖學凡一舉一動無不可與

天知而又乘陽氣之初回式布維新之政

採朝端之公論曲原遷謫之臣使直言得進小過

獲容則人心愈悅

天意彌孚將

景福於焉駢臻保定因之孔固與虞廷之肆類周

家之將享並垂史冊萬世無窮矣臣等不勝

欣幸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賀具見恪恭贊化輔弼忠誠

郊祀肇舉禮成臣民歡慶感格

上帝之默佑實賴內外之敬慎朕心忻悅知道了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一月初四日

辭　皇子生加恩疏

奏爲

大慶幸逢

隆恩難受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吏部咨奉

勅諭以

皇子誕生内閣輔臣忠勞茂著宜特加恩示酬加

臣上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尚寶司司丞

臣恭誦

温綸不勝慚愧竊惟

皇子誕生乃

宗社之福

皇上萬世無疆之洪休臣何勞之可酬但以

天顏有喜四海歡騰故

恩詔所頒大小臣工無不沾被即臣亦可從三品

以上之例叨延世之澤若再於分外徼恃加

之恩其將何顏以祗受乎語云滿堂燕笑一

人向隅則衆爲不歡今雖普天悅豫而封疆

之勞役田里之困窮與新舊降謫之各官其

爲向隅者尚多臣亦何心遽恬然燕笑以

天恩爲私寵也且上柱國兼支尚書俸頃蒙

皇上已兩次加臣而臣兩辭之蓋揆之事理必不

可受若璽丞之廕則臣前此已冒承矣今亦

不可益也臣生平庸劣無可報稱區區下衷

惟欲爲

朝廷愛惜名器爲士大夫敦崇廉讓當此波流風

靡之日愧不能挽而敢使冒濫之典自其身

始哉伏望

聖慈垂鑒即收

成命使臣得安愚分何幸如之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喜慶加恩自宜首及詔條普被

特勅示優且供係典制卿宜體朕意勉受勿辭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再辭　皇子加恩疏

奏爲冒
恩委爲不安再祈
允免事該臣以
皇子生過被
特恩具疏懇辭未蒙
俞允臣以臣爲輔弼元臣恩當首及特勅示優出
于典制臣伏誦
温綸不勝感愧竊念臣雖居輔弼莫展賛襄又冒
稱元臣忝竊尤甚頃者再入綸扉僅兩歲餘

已再徼
寵命揣躬揣分大爲踰涯且懲于前歲
覃恩之冒濫故撰擬今次
詔書特申嚴禁不許分外徼求乃儼然而承
特勅之恩則是
詔書之不行自臣始矣夫辭恩有二有循例之辭
有愧心之辭臣之辭跡雖涉于循例實則出
于愧心而同官彼此互相擬票皆不允辭毋
乃名辭而實受乎恐
皇上亦將以爲欺也伏望
皇上察臣區區之衷即
允臣辭使臣無虛言于
君父而天下人亦能明臣之不欺即旦暮去國亦
庶幾少無愧矣奉
聖旨慶恩藉示眷酬卿乃控陳至再上柱國無俸
屢辭不受朕不復強靡可勉承用存奏章少展
朕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聖節午門行禮揭

今日

萬壽聖節偶逢下雪伏蒙

皇上體悉臣下恐行禮不便

傳免朝

賀臣等歎呼頌祝之心何能自已謹同百官於

午門外拜

賀雖因

傳免而班行不齊大禮未備然亦少盡臣等恭敬

之一念且今歲雪少人以為慮得此一番無

不沾洽來歲豐登之兆當在於此是亦可以

為瑞而臣等之所私喜也奉

聖旨覽奏卿等同百官午門行拜賀禮具見恭敬

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請　允考選揭

臣等竊惟考選一事屢奉

傳諭三年一選臣等何敢再瀆惟念行取各官皆

奉

旨而來忽然中輟是

明旨不信於天下且今此之考與前五月之考原

是一事但以到部有先後故分而為兩今先

到者已服官任職而後到者乃令待至三年

一事而先後參差遲速懸絶揆之政體亦甚

失平如以言路人多不宜增益則六科十三

道皆額設定員有缺方補非如別衙門之可

以添註也況目前應選者不過十餘人若今

次不選將併歸下次寧不愈積而愈多乎今

外而推知內而中行評博皆已作缺無官可

居其去選期尚更兩歲而令其遨遊長安旅

無著落亦豈

國家從來求賢待士之本意哉

皇上屢責臣下以遵

旨臣等竊惟三年之選固

明旨也此番之選獨非

明旨乎遵則俱遵而吏部請之不聽科道官請之
不聽臣等有票擬之責人謂前後之
旨皆擬自臣等何以不能力爭則臣等誠無所逃
罪矣故敢冒昧一言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
慨允該部之請以後定三年一選必無那移庶兩
旨俱信而其所光於
聖德亦不淺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前次行取允卿等所請今又續到
各官意欲考選具見為國忠悃朕知道了但科

道各官壅滯冗多各自求請病假今部科堅欲
頻請責卿等不即力爭所請總下亦無空缺填
補矧
皇祖規制考選俱係三年一次今各衙門何官不
銓只候考選況予奪出自朕衷與卿等何涉還
傳示各官遵前旨行不得煩聒如再有瀆擾約
決不虛諭該部院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再請　允考選揭
竊惟考選一事屢奉
旨三年一選臣等具揭為請未蒙
聖允何敢屢瀆但念諸臣已取在京原官已補進
退無據若銓除別衙門則非行取之本意而
前此同取之人已經選授乃獨靳于諸臣亦
大非均平之政體也
聖諭謂科道官壅滯冗多無缺填補臣等亦知之
惟是官雖多而額則有定今日之考與他日
之考雖有遲速之殊而于原額無所增減且

仕路風波愛憎易起今已取之諸臣其才品
皆經訪定若必俟之後年則當事操柄者又
另是一番人前後議論沓不相知甲乙雖黃
未必盡能如今日之有據臣等親見
皇祖時取而不考後來生出許多說話添出許多
猜疑而究竟無有不考之人無有不補之官
蓋
祖宗設官立法如是不能廢也自
皇考御極凡以前之考選未奉
命者一朝盡下中外翕然稱為

聖政
皇上繼之隨到隨考隨考隨下三載于茲矣豈獨
靳于今日之諸臣哉即繼于無缺填補則臣
聞御史巳有缺員惟六科無缺俟其考後假
回聽補于政體亦無妨也臣等竊見
皇上體恤臣私無所不至即
聖節大禮亦以雪下傳免此諸臣寒冬旅食待
命長安諒亦
聖心所軫念者故敢冒昧再申一言仰祈
鑒允如微誠真不能動

天亦鑒
勅下部院稍倣萬曆間事例將此諸臣暫擬部銜
准其假歸俟
朝覲年分前來聽考以免其守候之苦或亦謂
停之一道乎而終非考選之正法也伏候
聖明裁定施行奉
聖旨覽卿等奏爲考選前巳屢旨令卿復行申請
況前行取科選各官壅滯填補無缺卿等又有
此奏只因行取各官私謁頻數朕以洞悉卿等
還傳示各官候旨行不得煩聒如再有故違治

奏的查名重治不宥該部院知道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乞　允劉王二廵撫卹典揭

臣等竊見年來陳乞太煩
恩典太濫屢經擬
旨嚴禁昨給事中魏大中疏請遵依
會典臣等深以爲然
皇上傳諭允行惟不佈服
聖斷惟王象恒劉一焜二臣祭葬已經奉
旨又令該部查明停給該部已具回奏明言其故
矣予奪出自
皇上臣等何敢爲請惟是二臣之優卹雖與

會典稍未盡合而其中情節亦當別白在象恒
則廵撫留幾甚有惠政廣寧之失象恒日夜
焦勞忠赴國難至節省公費銀二萬兩解助
邊餉一焜撫浙值募兵轉餉備極苦心且歷
四品俸九年屢推侍郎未下此皆從未撫臣
所僅見者身殁之日輿論共惜地方撫按官
具奏請卹而象恒之兄薊遼總督象乾亦以
爲言咸蒙
聖慈下部優覆一祭半葬之給人不以爲過卽科
臣所云亦以防後來之冒濫耳未嘗不深知

二臣之賢也若以賢者爲不當受亦人臣之
自處宜然耳至
國家待臣下褒忠酬勞未嘗無破格之施也兄
二臣之卹已有
成命汗旣渙而復反恩已沛而復收乍予乍奪此
以待不肖則可耳後前冒濫之典不知凡幾
並無一言而奈何獨惜賢者以行法乎今封
疆未靖兵食空虛傺按各官非無斤斤奉職
之人而各私其人民各爲其地方所部之外
便成胡越小有徵發無不執爭求如二臣之

憂國奉公不分畛域實不多見臣等竊謂正
宜揚勵以勸他方不可以常格拘也矧一焜
之祭在所應得只差半葬而象恒身殁於官
于以死勤事之例亦有合乎今禮臣以奉法
之故不敢堅請臣等敢冒昧一言仍斟酌擬
票恭請
聖裁至于此後一切
恩卹盡以
會典爲據不得冒引濫例以亂舊章則在今日
雖稍寬於二臣而在他日且永杜于倖覬其

於遵成憲恤臣勞殆並行而不悖矣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辭延鎭捷敘　加恩疏

奏爲冐
寵悄慚瀝誠辭免事接吏部咨蒙
皇上以延寧甘三鎭大捷加臣上柱國兼支尚書
俸廕一子尚寶司司丞賞銀六十兩綵段二
表裏給與應得誥命臣感激
天恩惶愧無地竊惟閣臣之不敢濫與邊功臣已
屢言之况此三鎭屢次捷功大年皆臣不在
閣時事較之日前山東平妖之役更不相同
其不當冐受萬萬無疑矣今行取諸臣困於

進退之趑趄一二賢勞撫臣格於
卹恩之中奪臣等皆爲苦請而不能得蓋
皇上之愛惜官爵慎重名器至於如此而獨
推恩於無功之閣臣此尤事理之必不可者也伏
望
聖慈即收成命並金幣之錫亦不必頒使
內帑省一分之費即臣心亦有一分之安矣臣
不勝懇切籲祈之至奉
皇旨捷敘加恩原係舊典覽卿奏懇切特允所辭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救許給事揭

蒙

發下給事中許譽卿一本該文書官石元雅于萬

乘

傳諭楊姜屢旨提問如何不遵稽悮

上用龍袍却又容買科臣阻撓瀆奏許譽卿重處

臣等竊惟楊姜事已經奉

旨提問當聽撫按官回奏而譽卿復有瀆陳不能

無罪然其所言乃地方公事當此民窮財盡

之秋每歲

袍段之費浮於常額者至萬有餘金難以設處故

撫按官不得不言譽卿新自家來目所親見

輙以上

聞其不諳事體或有之而謂出于楊姜之容買則

臣等敢保其必無也且譽卿之疏今在爵廕

太監謂臣等不宜冒受邊功夫邊功加恩臣

等從來不受譽卿蓋未及知若年來爵廕之

冒濫則譽卿之言至切至當臣等身任輔弼

乃屢蒙無功之叙其冒濫視百僚爲更其甚

自愧死今若重處譽卿則外廷必相疑議以

爲臣等惡其剴切借楊姜爲題以修怨臣等

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况譽卿又牽及于內廷

諸臣譽卿處則猜疑愈多恐內庭諸臣之心

亦無以自白紛紜之論將未有極竊恐

皇上亦爲臣等與內庭諸臣之所累也臣等爲此

再三籌度擬票以上伏望

聖慈曲原譽卿量加罰治非但譽卿感激

恩私即臣等之心亦得以少安其受

賜更無量矣不然臣等亦有何顏面以見在廷之

諸臣哉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辭考滿　加恩疏

奏爲驚聞
殊命瀝誠懇辭以安愚分併謝
天恩事該臣以一品六年考滿吏部具奏奉
聖旨元輔向高首司幾務已經三考贊襄
神祖翼衛
先皇功在社稷迨佐朕躬純忠懋績閱十八年備
極勞苦從來閣臣所無茲一品六年考滿朕心
嘉悅着仍前輔理加上柱國太傅支尚書俸餘
官照舊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給與應得誥

命還賞銀五十兩大紅紵絲坐蟒一襲彩段四
表裡羊二隻酒二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宴禮
部示朕優禮元輔之意欽此該文書官王敏政
捧出到臣私寓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慙愧無地竊念臣雖歷事
三朝殫竭心力而前值
穆清之高拱後值中外之艱虞實未嘗有分毫可
以稱塞前此兩次滿考皆逡巡久之而後奏
今何敢遽以上聞第以臣續之滿已踰數月
必待臣而後考故臣亦目昧從臣續後以了
此事不意
聖慈過念九載之微勞特頒踰涯之
殊寵秋晉三公俸兼八座賚延及於前後宴賚溢
乎尋常自來閣臣滿考之恩未有如是之隆
重者雖臣自知分量必無冒受之理而此
旨一傳寧不貽
朝廷濫賞之譏而重愚臣尸素之罪哉昔在虞廷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臣自考罪戾如
山今日亦臣幽黜之時矣逃愆之已幸奈何
受賞此臣之所以捫心愧汗而萬不能已於

控辭者且臣年老多病日夜思歸秋間已經
苦請徒因
大祀
大慶
聖節元旦相繼而來須過此而後敢言雖有仍前
輔理之
命亦不敢承況其他哉除金幣羊酒鈔錠臣謹覩
顏拜受以昭
君賜以存舊章其一切
恩命萬望

聖慈查行收回使臣心得以少安不至獲戾於天
地鬼神
高厚之恩世世載之矣臣不勝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勞深加恩自有彝典覽奏懇切准辭
太傅成卿謙讓之美餘宜祇承慰朕眷倚至意
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再辭考滿　加恩疏
奏為
隆恩難承再懇
聖明俯容辭免事該臣以滿考蒙
恩具疏懇辭伏奉
聖旨只准辭太傅餘俱令臣祇受臣以元旦大禮
隨即謝
恩入直惟是上柱國兼俸之加臣一歲中已三辭
矣今豈敢受至於
賜宴為旌勞之盛典得丞乃蔭子之崇階臣身既

久膺素飧之譏而子又頻徼非分之寵及之
於心皆有大不安者此所以不得不瀝誠而
再控也今陽春肇布
大慶駢來四海臣民孰不引領望被
休澤而疆場之士猶困於荷戈閭閻之民尚苦于
征賦建言遷謫諸臣未有
賜環之期臣亦何顏獨蒙
殊寵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盡收
成命毋重臣冒濫之愆即旦暮退伏田野亦有餘

幸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久著忠勤累加上柱國用示眷酬茲再疏
懇辭特允所請餘宜祇受以慰朕懷吏部知道
天啓四年正月初七日

請　允添註并陳愚衷以平政體疏

奏為添註未可遽停人才必當愛惜敬陳愚衷
以平政體事臣等竊惟添註一事原非舊章
祇因
皇祖時遷謫過多
皇考與
皇上盡行收召遂使數十年遺逸布列朝端一時
盛事人皆快之惟是人多缺少其勢不得不
出於添註故添註者所以通起廢之窮也而
添註無已則又必至於冗濫故

明旨定以天啓四年冬止于通變之中寓限制之
意甚為得宜頃緣科道官屢言京堂人多遂
將添註遽停此自言者之失非
皇上意也添註既停則京堂之壅滯愈甚無處發
遣故言者又多所抉摘且欲令其盡請假告
病而去此為疏通計則得矣然揆之政體實
為不平何也京堂諸臣雖年力才品容有不
同然其遠者皆沈淪摧折二三十年始蒙錄
用其近者亦累資積俸而得此官往往在
皇祖朝海內喁喁日以起廢為望臣向高備員綸

扉力請於
皇祖而不能得人共尤之今諸臣之起不二三年
其至九卿八座者僅有數人而鄒元標鍾羽
正馮從吾輩又皆不究其用以去所存已無
幾矣奈何又生厭薄欲一舉而空之耶夫天
下無事每患人多及至有事又患人少今日
非無事之時也一旦緩急雖未必諸臣之盡
可用而亦安知無可用者出于其間鄧林之
木不盡棟梁以其不盡棟梁也而日尋斧斤
焉又從而盡伐之毋乃不可乎且今日之京

堂率多從日之科道而今日之科道又多他
日之京堂為法之弊必將自及臣等看詳章
奏每見人情例推則惟恐其多內推則惟恐
其少其欲擇便自營大抵然也比類而觀則
其情自見反躬而度則其氣自平即如巡撫
一官最稱雄要人所艷慕而欲得者向多用
老成歷練之人今盡推資淺之有才望者矣
其資深諸臣豈無年力尚強才猷夙抱足當
仗節建牙之選者獨不可兼用一二以示公
乎外僚至布政而極向者巡撫之推一內一

外故布政多為開府次乃京堂今巡撫無一
布政矣即奉
旨兼推方面官該部不奉行也併京堂亦復寥寥
吳中偉以布政係第一僅推太僕
皇上復以其添註而不允且責及司官不知司官
亦不得已而有茲推也如其終格則布政之
途窮而藩臬無所措足矣此亦內外遷轉之
不平者也南京科道與北頡頏北每歲多轉
京堂南無一焉甚至管察之科道亦不得比
例內推又何怪乎考選之時人皆趨北而厭

南乎此又南北遷轉之不平者也此等事體
皆非臣等所宜言然臣等不言則終無言者
又目擊京堂諸臣皆不自安紛紛欲去殊失
朝廷所以任賢求舊愛惜人才之盛心故敢冒昧
言之聊存此一段之議論耳至于添註一途
萬難遽停當遵天啓四年冬之
原旨以少示疏通庶於政體稍平而內外臣僚皆
得安其官而盡其用伏乞
聖明俯垂採擇
勑下該部施行若其言之當否與該部之能行否

肯行否則非臣等之所知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公平政體愛惜人才深切銓
務京堂添註已有旨至今年冬停止因科道官
屢言人多故不惟推卿等既稱不便還照原旨
行但須酌量推補漸次裁省毋得徇情濫及以
致仍前壅滯其餘都着該部查行
天啓四年正月十二日

三辭考滿　加恩疏

奏爲辭
恩未蒙
俯允再陳下情仰祈
聖鑒事該臣以考滿
加恩再疏懇辭伏蒙
皇上准辭太傅又准辭上柱國惟兼俸廕子尚未
蒙
允臣反躬揣分本等之俸已過何況于兼本身之
官且辭何況于子至于

賜宴盛典原以優待勳勞臣何功何能乃覥顏而
登宗伯之堂哆口而享大官之饌將爲世所
嗤咲而于心尤大不安者也伏望
聖慈俯容辭見使
聖朝無濫恩之失而臣亦尚有顏面以自立其受
賜乃更大矣臣不勝懇切籲祈之至未
聖旨加恩舊典卿居謙固辭朕已量允茲控陳不
已并部宴姑停餘宜祇承以體朕意吏部知道
天啓四年正月十九日

請　召還降謫各官揭

臣等竊惟歲序更新春風鼓鬯

皇上乘乾御曆福祚滋昌吉祥善事駢至疊臻四海臣民無不歡欣頌祝謂幸遇太平有道之

天子身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潤澤而承休美爲千載一時也前此臣下有以狂戇被譴者率蒙

召還光寵

聖朝第一美事惟文震孟鄭鄤毛士龍侯震暘熊德陽江秉謙賈繼春數人尚在譴籍臣等前以

大慶覃恩爲之懇請

皇上褒臣等爲國忠誠但謂震孟等逞臆妄言觸忤取罪進難寬釋候

旨行臣等仰窺

聖心固無深怒諸臣之意惟嫌其觸忤欲稍示懲創乃寬釋耳臣等亦靜聽不敢再請者爲候

旨也今又數月矣諸臣之懲創亦已深矣而

旨尚未下故臣等不得不申一言竊惟諸臣之罪總在于觸忤然自古聖帝明王垂休千載正以能容受觸忤之言

皇上試思日來講官進講尚書以堯舜之聖其臣未嘗以都俞而廢吁咈吁咈者即觸忤之意也惟堯舜不以爲觸忤而欣然樂受故併吁咈亦化爲都俞而堯舜之德愈光即如

皇上前者

召還言路諸臣其初何嘗不觸忤

皇上令名亦何嘗以其觸忤少損而天下人反因此而頌

聖德之同符于堯舜也况震孟等所言或陳

朝儀或論時事皆各抒其所見未嘗大有干犯臣等看詳章奏見逆耳之談殆有甚于此者

率蒙

皇上優容何以獨芥蔕于震孟乎故臣等不避煩瀆冒昧再請者亦爲

皇上計耳豈敢有一毫私意于其間哉近來

聖政厲精人情快仰竊覩

天意亦似鑒

聖格之誠惟此一事未厭羣心伏望

聖慈曲垂原宥將文震孟等

召還原職使其感

恩圖報益竭忠猷傳之中外垂之史冊真與典謨
所載媲美並休而臣等竊被
寵光亦不淺矣臣等不勝昇牀懇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寬釋譴籍各官具見爲國忠愛茲
值政務維新朕豈不優容原宥但文震孟等新
進好事妄言朝政互自相攻報復結黨排誣善
類淆亂是非朕量薄懲了刻各官被譴未久遽
難召還卿等屢行懇請朕已有屢旨申明卿等
還該仰思君臣大義莫爲小臣瑣瑣煩瀆還傳
示各官靜聽候旨該部院知道

天啓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請用鄒都御史揭

蒙
發下吏部會推南京吏部尚書一本該文書官王
敏政傳
聖諭着令改推蓋爲本中首推乃鄒元標
皇上以其年老不欲用之又不欲徑黜陪推亦慎
重之意也臣等竊念元標忠直之名著於海
內遷謫數十年乃蒙
召用隨以講學爲言者攻去人皆以爲枉望其再
起故吏部遂有此推若

皇上復不點用則人情猜疑不知
皇上何故不用元標轉相揣度謂必有讒元標于
皇上者元標今年七十未爲甚老留都清閒之地
曹事甚簡以元標宿望表率羣僚甚爲相宜
且元標素懷恬退今已歸山未必再出而
朝廷因此有用賢眷舊之盛事其于
聖政亦有光矣况與元標同時以講學去者爲馮
從吾從吾前惟吏部侍郎
皇上不用今推南京右都御史而
皇上用之舉朝歡頌仰

聖明之無成心而何以獨斬于元標乎臣等愚見

如此不敢不盡伏望

聖明仍

賜斷用以釋羣疑臣等萬不敢有私于元標而欺

皇上也

天啓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一終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二

乞休第三十四疏

奏爲老病思歸遷延日久苦伸前請懇乞
慈憐事臣自去秋連章求去已决歸念適逢
大慶
大祀駢集一時臣萬不得已勉出供事意欲事竣
卽行未幾而
聖節未幾而元旦日延一日久不敢言然而臣之
年日以老病日以深如前所陳不寐痔瘍諸
症皆醫治不痊且加甚焉又兼以足痛拜跪

艱難步趨不便頃詞官臣宗彦云亡深爲感
狀固悲其志之未伸亦惜其去之不早臣之
齒長于宗彦而犬馬之力奔馳日久其爲疲
困更加十倍若復淹留不去將爲宗彦之續
人且以惜宗彦者而惜臣矣
皇上至仁如天憐念
三朝舊臣何苦而必縶之維之使其死而後已哉
近來閣臣求去多蒙
慰留至累疏而後得請此以待可留可去之人則
可耳臣之情勢已必不能留徒多作奏章以
干
天聽致煩
批答上下之間兩受其累甚可省也況臣前此陳
請已有二三十疏其辭已窮
皇上之慰留亦已懇切而無可復加哉伏望
聖慈卽行允放使臣得歸骨丘園死且不朽臣不
勝懇切顒祈之至奉
聖旨卿輔理忠勞頻歲屢請具悉衷懇但以
三朝元老表率百僚當念時事艱難勉留匡濟佇
望卽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三十五疏

奏爲恩歸愈切哀懇

天恩事該臣具疏乞歸未蒙

聖鑒熈亦知臣頻年屢請出于衷懇矣請再以臣

前後之事情言之臣前次入閣同官爲王錫

爵朱賡于愼行李廷機今錫爵賡愼行廷機

俱巳久亡獨臣在耳此番

召起同官爲劉一燝韓爌何宗彥朱國祚沈潅史

繼偕今一燝國祚潅繼偕俱去宗彥亦亡獨

臣與爌在耳爌年力方強向用未艾臣老矣

病矣回視前後同事諸臣獨事如許人非碩

果尚存剥落之秋力似疲駑騁艱危之路

非但徵之人事理難久存抑亦度之天時勢

須引退此臣之所以捫躬增懼顧影自憐迫

切哀鳴乞此殘骸于

君父也

皇上試思使臣早從錫爵輩于地下卽欲事

皇上安可得哉則臣之不可留不必留蓋萬萬無

疑矣伏望

聖慈放臣卽去使臣得省一番之號呼便受

皇上一番之恩澤感激之私真難言盡矣臣不勝

懇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卿碩德宏猷再秉政機忠勤茂著且體力康

盛福祉方臻何乃以先後同官此擬求去佇望

卽出贊襄副朕倚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初三日

乞休第三十六疏

奏爲情迫辭窮苦求

允放事臣頃者乞歸再疏未

允且謂臣體力康盛福祉方臻何乃以先後同官

比擬此同官所票而

皇上過聽之不知臣年近七旬體力之衰憊已久

惟是生平好動一日未死則一日尚強起支

撐譬之堅甃形質未壞而中已空矣今思歸

日切痰火上壅昨有客來勸臣勉留見臣略

血數口亦爲愴然且臣一生遭值多是艱難

雖以一介竪儒冒濫太過然當

神祖朝閣中只臣一人處

宮府隔絕之秋事不如意終日悶愁每中官到

閣談及

宗社大計輒爲泣數行下兩房官皆見之中官之

老成者亦向臣嘆息曰好時節受用宰相都

被别人做去公却來此受苦蓋八年間無一

日伸眉也幸

神祖憐念放臣歸去有如更生不自意再事

皇上又更三年矣其苦樂之情他人不知同官當

知之有何福祉足當

皇上之獎及乎其亦辱

溫綸甚矣先後共事諸臣非死則去死固人所不

見也臣每見去者便艷若登僊自審行能薄

劣何敢望人然以十餘年馳驅奔走之微勞

而欲徼一日之

天恩以從諸臣之後塵聊偷延餘息于林下其於

臣擬亦非過也同官之不爲臣擬

允者一則痛癢不關一則嫌疑欲避臣無可哀投

無可祈懇只求

皇上大慈大德斷自

聖心爲批准回籍調理五字只此五字使是臣續

命之丹超生之路勝華袞之章萬倍不則亦

乞

嚴諭同官卽爲擬上毋復如前之慰留則是

皇上之造福於臣乃始自今日臣自今以後之殘

魄餘體皆

皇上所肉骨矣臣不勝迫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朕眷倚耆碩圖濟時艱乃中外人情所同豈

同官阿私所好昨覽督師輔臣安邊長畫正賴

卿居中主持佇肇即出慎毋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乞休第三十七疏

奏爲謀國無能懇求

早放事臣旬日之内三疏乞休皆未蒙

允且以邊事望臣王持臣書生耳於邊事毫無所知向者持論謬謂封疆之事當一聽封疆之臣不可從中遥度以掣其肘今議論紛然人各有口誰能禁之以輔臣承宗之盡瘁竭忠不顧性命一片焦勞危迫之苦衷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而不能得之士大夫其欲暫時還

朝一見

皇上與廷臣面商方畧仍再往督師亦其萬不得已之深情臣等皆備之信之而不能得之

皇上然則臣有何力量有何計策而能爲之主持耶即如毛文龍捷奏臣非敢信其一一皆真但欲稍奬借之以作其氣使其有以自立如奕者當隅角之地聊下一着以點綴其間非謂全局之藉此以勝也而談者便以恃文龍爲失策夫國家費百千萬金錢集數十萬師徒以從事於遼東尚不能制　乃欲恃海外一旅之孤軍以　此大愚即甚愚之人亦

知其不可也貴州之事臣亦竭盡心力一商
及總督便被議彈督臣楊述中曾以剿撫問
臣臣答之謂剿者正法撫者權宜如其真心
求撫亦可以寛民力但不可爲其所欺總之
閫外之事督撫爲政内中難懸斷也臣之言
不過如此述中可貿而黔人便罪臣之主撫
臣自是不敢開口談黔事矣夫甕城河之敗
舉朝閧然欲逮治王三善臣力言其不可徂
秋三善上書欲棄官徑去臣擬
旨切責三善乃不敢行然則臣於黔事固無成心

也而人情乃爾以此觀之臣能主持乎否乎
然此皆因
明旨所云而漫及之若臣之求去則與此毫不相
干委因馳驅歲久疲累不支而竊度時事亦
真非臣所能爲若貪戀不去罪實難辭今廷
臣中亦有欲留臣者豈不知臣之不能哉不
過以臣無權無力可以苟求而又可借之以
當罪耳臣决去之人諸凡愆及無不甘承惟
審度自處寧生而被避艱卸擔之名不願死
而作負恩誤國之鬼如必困臣無已臣請歸

命就死於
皇上之前輕而褫奪重而譴誅以爲人臣不忠之
戒皆不敢辭也夫
君父至尊然出處進退之際不能強之於臣子
功令至嚴乃老病罷軟之條亦終寛之以開任佚
望
聖慈哀憐而裁斷焉奉
聖旨卿贊襄政機即海上黔中兵事具如卿料此
正主持大計邊事方殷還望卿即出運籌副朕
倚重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初九日

乞休第三十八疏

奏爲下情日窮日急苦懇

天恩事臣因疏乞歸復蒙

溫旨慰留至以疆事爲如臣所料臣因

皇上垂臣主持而述其梗槩其於邊疆之成敗得

失何嘗有一事能逆料哉臣下情方苦未達

而言者連章詰責其所爲罪臣者臣不敢辭

所爲譽臣者臣不敢當所爲望臣者臣終不

敢任乃臣所竊慮者言官而留闕臣闕臣而

爲言官所留則他日

皇上諒恕言官闕臣必不敢救何也

皇上必疑其朋比也記徂歲之春臣巳哀鳴求去

臣之長孫寄書勸臣稍待秋間臣笑且嘆曰

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今言者

皆陌路人休戚不關信口而談豈復念臣之

苦且慮及此哉即臣同官朝夕相與情誼不

薄亦不肯憐臣况其他乎然則今日之體恤

臣私而闕其生路者不望於

皇上將誰望也夫疾痛者必號天呼父母然號呼

之始猶能大聲及至唇裂口乾氣息不續則

聲漸微而且至於無聲矣無聲之痛其痛愈

深今臣之語言急遽不暇擇音是亦將無聲

時也惟

天惟

父母之垂憐焉臣不勝匍匐哀祈之至奉

聖旨朕倚任元老圖濟時艱正賴一心贊襄何乃

堅持歸念君臣義重中外望殷知卿素篤忠貞

不難幡然感動還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意卿

宜即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十一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三十九疏

奏為仰承
宣諭恭謝
天恩仍求
允放事該臣五疏乞休奉
聖旨朕倚任元老圖濟時艱正賴一心贊襄何乃
堅持歸念君臣誼重中外望殷知卿素篤忠貞
不難幡然感動還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意卿
宜即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
堂上官捧出到臣私寓臣恭設香案扶病叩

頭謝
恩訖竊惟
皇上以君臣大義責臣臣非木石豈不感動但念
鞠躬盡瘁者固人臣委質之常經而恤困念
勞者亦
君父好生之大德臣往事
皇祖雖蒙知遇而晋接尚疎今事
皇上得於
朝講時近
天顏三載於茲備承
眷渥真
天地父母之恩何忍割絕即臣同官相與歡若弟
兄廷臣亦多相知周旋款洽豈能恝然而忘
情哉惟臣前後十八年兩度馳驅筋力已竭
今老矣痔瘍溺血不寐眩暈諸病終無愈時
臣之門生與同鄉在朝者皆知之同官亦知
之再三量度萬不能有所贊襄以報
皇上故寧恐心而去不敢靦顏而留竊念前代大
臣當告老之後猶有嘗詣闕見君而歸者我
朝亦有行之令

皇上春秋鼎盛於萬斯年臣幸而未填溝壑或者
猶能匍匐趨走一修拜
覲之禮以展其戀慕之私亦不可知何必羈留困
損于今日使其死而後已哉伏望
聖慈鑒臣愚衷而
亟賜允焉臣不勝感戴顒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東事方殷黔師近復失
利知卿憂念還遵諭即出運籌副朕倚重至意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十三日

救周給事中揭 韓筆

題蒙

發下工科都給事中周士樸等剖析應天巡撫周
起元申救同知楊姜本該文書官王敏政傳
奉
上傳楊姜抗旨致悞上供袍服已經處分如何又
來申救止知撫臣有體不顧朝廷大體爲首
的着降三級調外任其餘的各罰俸臣等竊
惟楊姜一郡倅外吏也致悞
上供袍服重愆也如使果有抗

旨違慢等情則撫臣之代辯爲庇屬而該科之申
救爲瀆擾責以不諳事體亦復何辭乃據撫
臣辯白原疏則蘇松歲徵料銀四萬有奇設
法解給已經全完原無敢有違抗而楊姜保
愛百姓不避勞怨闔郡士民泣訴保留亦無
犯贓等情撫按官察吏安民乃其責任不得
不具疏入告而士樸等官屬工垣職司封駁
不得不爲申請猶恐倉卒過激躋斷兼旬以
俟
聖意稍平方敢從容剖析且疏中明云非爲楊姜
而爲撫臣亦非爲撫臣而爲
朝廷
皇上覽疏至此亦可以鑒其無他若祇以瀆陳加
之罪責小臣得守官蒙譴之名言官得盡職
獲罪之名而
聖朝祇成闕事外廷更滋紛囂所關
國體正自不細且今四方多事人心易搖如近
日茆湖劇賊方以次第擒捕聞而長興餘黨
又以殺縣令告撫臣所述彼中士民洶洶不
寧蠢蠢思動似非無據前奉楊姜爲民不敘

之
旨臣等亦恐地方人情不無大拂擬再爲請遲回
後將方深慚負玆又緘嘿不言失職之罪更
何以解用是不避煩聒冒昧控陳懇望
皇上俯垂昭察特
賜優容或量加罰治擬票進呈伏候
批發謹具揭回奏以
聞

天啓四年二月十二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疏

奏爲負病積愆愧承

温諭再述苦衷併求罷斥事該文書官石元雅捧

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卿秩崇元輔調燮有年開

誠布公允恊輿論朕思東虜未靖又值黔鎮告

急正賴卿決策勛勷運籌制勝豈可以衰老爲

辭遽萌去志久假私寓於心何安昨已着鴻臚

寺堂上官宣諭朕意望卿即出佐理不啻饑渴

柰何復有此奏竟欲恝然長往卿毋謂任勞而

思息肩毋以居寵而思避位當仰體朕衷望臣

入閣殫心籌畫益懋徽謨切勿再行陳請以負

朕眷倚佇望之意特諭欽此臣從床褥中扶病

強起叩誦

綸音且感且泣欲具疏陳謝莫能措辭其衰老病

苦之情前已言之盡矣昨又聞黔事添愁添

病愈加昏憒萬不能出伏枕思之王三善勇

而寡謀臣同官中有逆知其必敗者而臣不

能豫爲之計則臣之闇而無識大較可見三

善之罪亦臣之罪也今日之計惟急推巡撫

各官才望堪任又旦夕可以受事者

命下之日兵部即馬上差官催令刻期到任不得

推辭至于糧餉則計部之籌畫已窮廷臣之

計議無策萬不得已求懇于

皇上發內帑借金花減織造改折諸

上供物料以應一時之急此在

皇上爲封疆計必自有處臣之愚見亦不過如是

行臣之言固不必留臣不行臣言即留臣無

益臣今不敢望得請而去只求

皇上譴臣罪臣以爲誤國之戒而已所奉

聖諭謹什襲珍藏用爲鎮家之寶臣不勝惶悚迫

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黔事巡撫各官着便速推堪任的用

兵餉着鄰近各省直協助除金花織造改折銀

兩其餘不拘何項但係堪動錢糧先行那凑速

解幫金給發已多又因外解逋欠以致匱詘卿

所悉知候朕裁酌知道了軍國大計卿素練達

正賴從中主持佐朕裁央昨諭已悉朕意佇望

即出愼勿再延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十五日

敘劉御史揭 同官韓爌

遵蒙

發下御史劉徽條陳本該文書官王敏政傳奉
上傳楊姜貪縱久著奉旨處分昨周士樸等方在
議處劉徽如何又來摭拾瀆擾顯是黨救要
名着從重處不然將周士樸等一併處臣等
看得楊姜奉
旨處分計已離任豈望復官周士樸等以事關工
科于抄發織監原疏之日具疏申明自是職
掌原本未蒙

批發知已仰荷
優容徽豈不知而疏又及此似屬多事但近來廷
按各官奉差陛辭每有陳奏徽已奉有河東
之差將遠
闕廷不忘獻納且當言路開通之日竊附直言
無隱之忠所陳治平要務卽未必有當
聖心自謂一念藎赤
皇上責其摭拾瀆奏自無以解若責以要名遂加
重處言官以言去官世且指爲忠諫從來喜
名節烈之士垂芳千古何有一官是言官
欲得名而
皇上遂予之以名彼亦何所不得而
朝廷舉動四方瞻仰俱係之矣臣等以爲言官以
言爲職正當責之以言不能責之使不言第
當議論煩多止宜察其當否可則采之否則
置之則容言納諫之名轉而歸于
上而下無所得名且各官優劣自有本色卽如楊
姜向來評品未必盡無異同祇以罷官轉增
名價昨者臣等爲士樸請亦謂諸臣各得美
名

聖朝祗戾關事意正有見于此方望
批發前疏豈復因以併處固知
聖明萬萬無此臣等忝列近臣非言官比每値奉
有
諭傳自當勉爲將順乃隨事奏揭亦自覺瑣煩再
四躊躇不得不爾徽票進
呈伏候
覽發臣等不勝仰懇謹具揭同奏以
聞

天啓四年二月十五日

乞休第四十一疏為劉御史論座師事
奏為罪重病深仍求
罷斥事臣卧病二十日七疏乞歸未蒙
賜允方欲再陳而值有黜報遂恐死稍停忽見御
史劉四端論工部侍郎陳長祚而於門墻之
説三致意焉門墻云者以臣爲長祚所舉士
有師弟子之誼也臣師歷官所至盡職在兵
部九年任武庫職方清慎有聲毫無訾議其
同年同官如王汝訓王象乾耿定力皆極口
推服轉參楚藩即解組而去家居日久楊時

喬爲吏部薦起河南時臣尚未入閣也後爲
榆林兵備廵撫劉敏寬薦以自代時象乾署
吏部已擬定推用矣而忌臣者從而阻之臣
與臣師遂同時歸山比臣再起適吏部尚書
張問達亦臣師所舉士臣師又以延綏叙功
奉
旨推用遂起南太常卿久之始轉南工部侍郎頃
以入
覲至都乃攻北部而四端之言至矣四端以臣師
爲何人之子則父子雖親各成行品古之父
舍而子用者多矣如以爲困臣得官則舉子
舉佐古人尚爾何況于師臣師老成練達談
邊事如指掌當比艱難之秋臣愧不能昌言
薦之而乃以避嫌尼之乎陳平論功日非魏
無知臣安得進亦帝遂賞無知鍾與以授經
封侯曰此臣師丁恭之力光武遂封丁恭前
代比等事甚多史皆書之顧昔以爲美談而
今以爲罪案是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一至此
乎年來閣臣日輕即臣三載于兹外而廵撫
內而京堂三品以上無能薦一人只一座師

復煩口語臣亦何顔復居此地臣師到比即
與臣言不日乞休今自當力請遂其本懷伏
望
皇上併臣罷斥以爲人臣狥私之戒如以黜師再
敗尚欲留臣則目前急務只在用人處餉兩
端用人非但臣不能主張即在事諸臣亦不
能主張甚者言方脫口彈章已上若處餉則
公私已竭舉朝無策只望臣祈求于
皇上而臣力又不能得比外更無一謀可設一籌
可運而徒困臣在此及至封疆破壞則曰此

某人當國所致臣有死不願也臣病愁昏憒
不去則死無可復言統望
聖慈垂鑒臣不勝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大臣廷推乃九卿公舉必才望素優況師生
同朝古今盛事何嫌可避覽奏甚明朕知道了
屢旨諭卿贊襄原不專爲黔事佇望即出以副
眷倚不必又申前請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蒙　召問安揭
爲恭問
萬安事今早蒙
皇上召臣等至
乾清宮臣等不知何事殊切憂惶即臣向高亦勉
強扶掖而進及見
皇上起居如常從容
傳諭畧無倦怠私心始安太醫官恭診
聖脉亦云微有外感甚輕但飲食積滞以致泄瀉
此不過小小違和耳而即

宣召臣等諭以失調具見慎重周詳之意計太醫
官自能斟酌進藥伏望
皇上寬心調攝少節飲食謹慎風寒自有勿藥之
喜矣臣等不勝惓惓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寬慰朕懷具見竭誠忠愛朕知道
了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三十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二疏
奏爲恭承
宣諭感謝
天恩再求
允放事該 臣 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弗視朝知卿尚杜門方切延佇何乃又有
此奏封疆多事賴卿籌畫主持佐朕裁決有何
疑慮君臣一體卿以元老素明大義此時何時
忽然求去當必不然月講在卽急欲與卿相見
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宜卽出副朕

倚眷愼勿再陳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
到 臣 私寓宣諭
聖意 臣 恭設香案叩頭謝恩訖竊念
君恩至此如地如天卽木石其心猶知感動而況
于 臣 顧 臣 求去苦情具于累疏每當下筆輙
一字一淚今誦
溫綸亦一字一淚如其不去卽不以病死定以苦
死徃在
皇祖時 臣 求去不允不得已移家城外身居僻處
皇祖知 臣 之必不可留咨嗟太息竟放 臣 歸今司
禮臣王體乾目覩其事豈不能爲
皇上言之夫人之精神血氣至于老年日銷月鑠
臣 犬馬之齒較之向時又增十餘年矣
皇祖能體 臣 于十年之前而
皇上顧不肯恤 臣 于十年之後是 臣 之所以輸誠
結知于
皇上者不如在
皇祖時亦足以明 臣 之老憊而無能矣如以封疆
多事責 臣 籌畫主持則東事已付臣承宗奴
大較可見承宗自能辦之西事則 臣

之愚見多不合人意當未報敗時 臣 已有疏
言不敢開口談黔事今安能主持也況新撫
臣蔡復一識力洗雄忠誠任事亦無庸 臣 贊
一籌矣 臣 三歲于玆每一番求去便奉一番
溫綸奉一番
溫綸便有一番強出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荏苒因
循以至于此今番若再不斷決必無得去之
日而從前之哀祈泣請皆空談矣
皇上謂此時何時豈可翛然求去 臣 竊謂此官何
官豈可安然尸素故寧甘違

命之罪而冒昧瀆陳終以
皇祖之體臣者望之
皇上如必以臣非所宜言輕而罷斥重而譴誅臣
何敢辭焉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事
皇祖當承平時求去尚難況今時艱豈忍自遂還
望體朕倚眷至意即出佐理以慰延佇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乞休第四十三疏
奏爲疊奉
溫綸苦求
允放事該臣蒙
宣諭回奏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事
皇祖當承平時求去尚難況今時艱豈忍自遂還
望體朕倚眷至意即出佐理以慰延佇該部知
道欽此竊念
皇上以時艱責臣臣豈不知顧臣老病庸劣即承

平時猶不能展布何況艱難近備員此地又
復三年東西之役未休公私之困愈甚民窮
財盡餉竭兵驕加以災異頻仍天鳴地震變
不虛生責將誰諉臣前疏所云此官何官豈
可安然尸素者正謂此也
皇祖時閣中只臣一人故難於得
請其後有方從哲遂聽臣去今臣同官尚有六人
其才識力量皆遠過于臣放一臣之生而得
六臣之用何利如之夫火之所以不息者以
前薪後薪相續于無窮也如必指尺木以爲

薪而焚之不已則爲薪者不亦難哉而世間且無火矣臣向有疏言前後同官或死或去皆已無存夫非獨同官也屈指往時共事之臣僚今在廷中只孫瑋一人耳世事之無恒浮生之易盡一至于此臣犬馬之軀更有幾時而能長任奔走之勞哉頃以求去未遂欝火薰蒸遍身骨節楚痛徹夜叫號家人聞之無不稽首祝天願
皇上允臣之歸少延殘喘臣之祈請千方百計窮無復之如萬不得已而出于無聊之策殊非

盛世事也伏望
聖慈哀憐垂允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疏連上衷情真懇朕豈不念但以多事方切倚賴卿素懷忠藎且精力康疆何可堅意求去
廟饗在卽佇望蚤出陪祀進閣以副殷眷慎勿又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四疏

奏爲疊承
溫諭負罪愈深仍懇
天恩垂憐允放事該文書官郝隱儒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元輔卿先朝元輔品望素孚忠誠爲國寬海著聞矧今四郊多壘之際天人交變之時正賴卿調燮贊化佐理分憂何乃連章求去屢疏托陳堅意高蹈遂已身名欲朕孤立於上卿心安乎否乎卿尚矍鑠精健有餘當思竭忠藎弼佐朕

始終況時值孟夏謁
廟典禮在卽卿還仰遵屢諭深體朕衷翌日勉力入閣弘濟時艱任勞任怨共念一德相成不得再行陳請勿負朕惓惓佇望至意特諭欽此　臣恭設香案俯伏叩頭謝
恩訖竊念
皇上之諭臣已至懇至殷非臣子之所敢望而臣之祈求于
皇上已至哀至苦亦
君父之所當憐臣若能調燮贊化佐理分憂何爲

如此求去今滿朝臣工彬彬濟濟閣部卿寺
臺省諸曹無不克塞布滿用之不盡豈只臣
一人之去而遂致
皇上之孤立乎臣情辭已竭無可復言但譬如人
家先世有老牛老馬老奴僕皮盡骨穿筋力
竭盡仰首悲鳴爲主人者亦須量加體恤毋
必置之死地況一家人老幼大小穿衣喫飯
來去自如而獨困此老僕使之求生無路欲
去無門而此老僕又實未嘗得操家柄揆之
情理亦似稍寃此臣之所以呼

天呼
地呼
父母而不能自已也臣非不知負
恩方命罪當萬死而情緒迫切甘死無辭惟
天地父母之哀憐焉臣不勝惶懼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昨諭具悉朕懇切至意
卿還仰體即出輔理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四十五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此番求去已十二疏伏蒙
聖恩已四宣諭矣上下之情已竭何所復言顧
朝端去一老病庸劣之臣如乘鴈雙鳧無能多少
而愚臣當此進退狼狽之際如愁山苦海難
以挨延
朝廷設一官則欲得一官之用況于職居輔弼又
且稱首臣其任寄何如
上以名留之下且以實責之留之愈殷則責之愈

重無所以副下之責而強以應
上之留此孔氏之所謂具臣孟氏之所謂虛拘而
其究必至爲患得患失之鄙夫少知禮義廉
耻者所必不敢出也臣少讀書史見自古禍
人國家者皆出于貪位固寵之徒心毎切齒
痛恨欲食其肉至于自知其無能自求退遜
則雖其人之極愚極拙而天下後世終亮其
心而寛其罪故臣自通籍即懷此念横于胸
中時刻不忘雖以
天威嚴重

聖意勤惓而此念終牢不可破何也懼天下後世
復有欲切齒痛恨于臣欲食臣之肉者也臣
非老非病非萬分無能何苦如此伏望
聖慈之憐察焉臣不勝哀苦迫切之至奉
聖旨朕今日享
廟適覽卿奏知卿素篤忠貞尚念
累朝恩遇留輔朕躬愼勿再陳以孤朕意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四月初三日

請　裁定祀方澤揭 韓爌
今歲夏至祭
地方澤禮當舉行昨禮部上儀注本奉
旨發下工部營繕司官及巡視工程御史來向臣
等言
祭典重大
皇上親行倍當整飭乃壇壝當預行修砌神幕祭
器樂舞器服
上御具服殿及經過
御路坊牌當通行修治距期僅一月餘卽日夜併

工亦不能及欲
請更于來歲舉行臣等看得王者父天母地禮宜
並隆去歲圜丘大祀今歲方澤大祭原議次
第舉行其壇壝器服等項各衙門自當預行
修理豈得坐致稽緩
皇上敬事神祇部請
允答畧無遲回乃經管各官以事期後時致悞
典禮職掌謂何愆咎難諉卽臣等妄意各有司存
未及預請傳示責亦何辭但今計距祭期委
屬迫近各項工作委難及事不得不據實

上請如以
祭典有舉無廢精禋不專儀文畧加修飾仍令舉
行儀以
躬祭初行不宜草率暫
遣官恭代統惟
皇上裁命遵行諸臣又言前月原擬奏
請因念
聖躬靜攝後且盛暑遠出禮次煩勞俱宜慎重此
則一念誠懇臣等亦以爲然至云中外多事
北壇外無重城防衛宜周又云財用匱乏工費浩
繁分布官軍亦須賞犒此則過計小費嫌干
瀆言卽諸臣云然臣等未敢代陳也謹具揭
以請伏候
聖明裁奪
批發施行謹
題奏
聖旨方澤躬祭原擬今歲舉行神壇器服預修等
事各衙門當先行奏請豈得臨期就慢覽卿等
奏大典不宜率畧着於來歲親行其壇器等項
卽每歲遣代亦當整備還着速行修理届期虔
潔供事稱朕敬事神祇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初三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二終

乞休第四十六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惟人臣之求去苟非其情之至窮心之至決則其辭必不敢盡而其身亦尚在于可留可去之間今臣之言已無所不盡聞之者皆知其必去於此而復留則是前此之言皆出于說謊以後卽呼天吁地瀝膽披肝無人肯信而臣亦不敢再啓口以瀆

君父矣是臣在今日卽面厚千重斷無可留之理

而

皇上之留臣亦徒褻

明綸而傷國體且增臣之罪也日者

皇上視朝開講臣不能望見

清光孟夏時享臣不能趨陪祀事苟非存決去之心處必不留之地何敢怠慢如此

皇上亦可以亮臣矣若責臣以輔

聖躬則臣燫親受

顧命臣國禎等特承

簡用皆矢心翊贊何待于臣臣之情緒同官共知

而拘攣體而不肯擬票坐視臣之困而不恤

懇乞

聖慈傳諭亟擬允臣陳瀆臣日在私寓匍匐稽首以俟不勝哀鳴激切之至奉

聖旨卿辭甚懇朕意自定國家多事之時萬無元老可允去理且前召見卿精神甚健忠愛藹然今何忍超然決去還勉爲朕留蚤出輔理以副中外之望愼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初七日

乞休第四十七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之乞歸巳十四疏毎見同官輒叩首

哀祈懇爲擬

允又遣臣孫中書舍人益孫至閣門代臣祈求而

臣嬪漠不動念臣國禎等寂無一言其所擬

旨更加急切是

皇上雖有憐臣之心而亦爲同官所格不得自遂

度臣嬪之意豈不知臣之不可留不過恐人

疑其欲作首輔而借此以遮飾門面耳夫四

時之序有進有退春夏秋冬以次司令天且

不違而況于人臣入閣僅數日即代同官票

擬前後爲首輔滿十年又獨任七年

國朝所未有嬪在政地巳五年矣且親受

先皇顧命官階職任皆與臣同今日爲首輔巳是

太遲何嫌何疑尚欲遜避嬪不放臣他日人

又不放嬪相牽相扯習爲固然將使綸扉尺

地結成纏綿不了之局又何以責百僚之貪

位爭官紛紛而不巳乎臣竊爲同官諸臣不

取也臣之不寐疴瘍是到老之病無藥可醫

曾在閣中眩暈數次臣嬪所親見近以

聖躬違和坐臥不安黽勉奔趨忘其困倦如人子

聞父母之疾苟可竭蹷馳驅何所不用而

皇上乃以爲精神甚健不知臣自問

安後即僵臥數日不能強起矣臣連章迫切委出

無聊伏望

聖慈獨斷獨行同官亦少加惻隱畧有休戚相關

之誼毋苦臣以遂其私則臣幸矣臣不勝懇

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卿屢疏求去朕屢旨慰留次輔贊成自是君

臣大義況中外多虞卿爲首臣還宜深思以君

命國事爲重即出贊理勿得苦辭吏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十一日

乞休第四十八疏

奏為懇
恩允放事臣十五疏乞歸不無責望於同官而是
日臣續遂避不入直臣國禎謂我初票此本
不敢遽為擬
允是同官諸臣無一不欲困臣也臣待罪三載擬
允同官之去者已四人其他九列諸大臣甚多未
嘗畏避蓋上以昭
朝廷體恤臣子之恩而下以明士人難進易退之
節事體因宜爾耳顧同官能得之臣而臣不

能得之同官何僚友之間用情若是異耶彼
其留臣不過曰人未論汝汝何以去臣應之
曰如是則閣臣皆安排待人之論而後去矣
年來政地極輕較臣前此在事時又大不相
同夫亦自輕而後人輕之進退去就之際尚
輕重之所懸衡也若皆顧惜體面彼此牽纏
竟不許一人得善其去竊恐此後閣臣將日
輕一日而其害豈獨臣受之哉臣言至此而
又不去則非但愧見士大夫亦愧見同官而
人從此愈輕臣臣又何辭以自解也臣見日
來彈章私揭無一不以去就之義責人願同
官諸臣之細思之而
皇上欲重政本之地亦萬萬當自放臣始矣奉
聖旨朕倚重元臣共圖治理原非虛隆禮貌諸臣
擬旨參合輿情聽朕裁決豈得憑臆自專卿還
安心勉留毋自煩苦佇望蚤出用副眷懷該部
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十五日

乞休第四十九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十六疏乞歸苦懇同官擬

允而同官仍不動念又委于

皇上之裁決非敢逞臆自專夫閣臣擬票必經

聖裁臣豈不知但諺云霖雨自天亦須雲興四嶽

若同官肯爲臣委曲

皇上豈有不聽不信乎友不獲乎上臣剖心折肝

而不能取同官之信臣之罪也昨戶部尚書

李宗延以邊餉無措苦苦求去臣在伏枕中

聞之亦爲焦思極慮終苦無策即閣之同官

及在廷諸臣皆以爲無策此軍國大計安危

所關而臣不能少贊一籌致計臣束手無措

則臣之老病庸愚強留無益亦可見于此矣

而況天下之事又有不止此者乎若不早去

所誤必多伏望

聖慈哀憐俯察奉

聖旨卿不可去朕自獨裁票擬勉留仰體朕心俯

採輿論匪爲僚友之故況國計匱乏正賴籌畫

若決計求歸卿何忍然亦豈朝廷眷念老臣之

意國體所關卿即出視事慎勿固陳吏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十九日

乞休第五十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苦苦求去舉朝之人皆知其必不可

留竊度

聖慈必爲臣動念而同官諸臣拘礙體面竟不肯

票每當臣疏

發擬卽一出一入如吳爲三軍輒出以肄楚臣國

禎又每每向臣言放汝歸去太占便宜臣以

一介豎儒遭際

三朝兩登政地罪戾多端幸逃誅譴今日復得安

然而去誠爲便宜第臣以十八年之深資十

年之微勞只乞此一具將殘之骸骨歸死故

丘別無分毫有所徼異較之年來去國諸臣

亦未爲甚便宜也且往時閣臣得請並無濫

恩舊章當守新例宜裁臣自放歸之外斷不

敢再徼

天語一字之褒有越

綵綸紊淆

典制重違

命之愆增造物之忌卽他有罪名亦皆領受同官

亦可以免臣矣夫居如此之官事如此之

主逢如此之與情真千載一時而臣抵死哀鳴如

桎梏之在身只求脫去自非年老志衰而輕

命薄何至于此天實爲之卽臣亦有不得而

自主者

皇上臣之天也豈不憐臣

明旨煌煌固已知臣之決計矣國計籌畫臣實不

能若云固欲留臣更傷臣願同官之曲體

聖心毋違天以困臣也臣不勝激切顒祈之至奉

聖旨時艱主憂元老忍去同官卽擬允朕卽勉聽

卿心亦何能安還望憬然國念卽出輔理慰朕

爲國留卿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乞休第五十一疏附汪文言事

奏爲懇

恩允放併陳愚衷事臣十八疏乞歸同官擬

旨謂時艱

主憂責臣卽去于心何安詞嚴義正臣復何辭頋

同官第知臣去之不安而不知臣在此尸位

素飡一籌莫展一事難行誤

君誤國遺恨無窮其心之不安更萬倍也他人不

知臣之苦同官獨不知乎此不過欲加臣以

負義無情之大詬使之不得善其去耳臣前

疏固云一切惡名悉皆領受蓋已逆知其有

此矣臣受事多年罪戾如山毋論其他卽如

科臣傅櫆所論內閣辦事臨生汪文言實臣

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

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無可推托科臣以

師生之誼不欲明叅而微指固已及之臣何

敢朦朧而不供認乎文言之是非得失與其

取罪之故當聽公評臣亦不敢爲辨以滋紛

紜耿耿愚衷竊謂言官之計奏覆不可開

駕帖之拿人漸不可長自此

旨一傳中外惶惶盡懷憂慮伏望

皇上只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

宮府之嫌而消縉紳之禍其所裨于世道良不

小矣臣非萬分决去不肯作此言亦不敢作

此言是在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如以臣爲非所宜言而

重加之罪臣亦甘之臣不勝悚息冐昧之至

奉

聖旨卿連章控陳自是衷懇朕惓惓諭留亦吾虛

拘還望勉從副朕倚眷別奏事情朕自鑒知卿

不必引以求去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五十二疏
奏爲懇
恩允放再布愚衷事臣連章控陳
皇上已悉臣衷懇臣亦仰體
聖意豈敢以爲虛拘循臣之衷頹疲困鞭策不前
見于屢疏者無一字不眞大學傳云心不在
焉視不見聽不聞臣心雖尚在而智慮已窮
則與不見不聞等耳以天下國家之大幾務
之煩而可使不見不聞之人參預于其間哉
臣從病榻中檢

國朝故實閣臣從田間再起者不過十餘人而
功名之損于前者殆十之九雖其遭際之不
同亦以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強弩之末其勢
必衰即臣自審精神方量視往事
皇祖時已遠不逮矣君復遷延不去必至狼狽決
裂生平盡喪於臣不足惜其如國事何哉臣
之本心原是如此非引汪文言以求去惟是
文言之事罪實在臣使臣不爲文言題用史
館則文言必去文言去則必無今日之禍
朝廷必無此一番駭人之舉動士大夫亦得相安
于無言不至于賢人君子自相攻擊以開無
窮之釁使素有清正之名如左光斗魏大中
者亦不得免而
宮府中外之際省多少猜疑然則臣此一事其
失若小而其關係甚大臣又安得晏然而已
乎以
皇祖之深居穆清上下阻隔而臣事之八年尚未
有負罪愧心之事如此之甚今
皇上勵精勤政下情得通乃臣之踈謬乖張貽累
君父一至於此則其老憊昏迷罪愆萬倍昭然可

見又豈但功名之損於前已也文言聞臣此
言亦將知爲臣所誤而且惜然省悔認爲自
取之辜不敢尤人第念其罪止于愚昧無知
引惹口舌非有大奸巨惡必不可赦即科臣
糸論本意亦不過欲驅之使去毋在此生事
耳今
嚴旨再下如雷如霆萬一奉行太過法外處分則
是不測之
天威乃屑越于么麼之小輩而人情因此反滋紛
擾其爲生事殆有甚焉即科臣當亦自悔之

矣臣反之私衷質之公論皆是如此故敢不
避忌諱而直陳之若臣之求去已二十疏斷
無不放之理如
聖慈猶責以強留臣惟有泥首
闕廷以待罪而已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奉
聖旨卿再秉政值時多艱忠誠勞苦朕所深鑒中
外倚望甚殷似尚未可決去別奏具悉卿意朕
自裁酌知道了卿宜安心勉出當不以此介懐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五十三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二十疏乞歸尚未蒙
允中心抑鬱遂成痢疾腸胃攪痛腹如雷鳴又加
以痔瘍作苦溺血不休年老氣衰之人豈能
堪此臣前此屢疏語多枝蔓良以詞窮情迫
不暇擇音原其本心只是老痢不支切于歸
骨望
君父之矜憐及同官之從史耳況今
皇上乾綱獨攬事出
中裁即同官諸臣亦自歉于匡贊之未能臣庸愚
衰憊其何以仰窺
聖意而稍展其分毫哉是以不避煩瀆苦苦哀祈
但得
俞音早下一日則臣受一日之賜矣臣不勝激切
仰望之至奉
聖旨朕倚任老成主持國是邇來議論爭擾知卿
定能平章況卿年力康強何可以衰老言去還
望勉出輔理以副延佇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初三日

回奏　聖諭遼情揭　韓葉
該文書官李守質翟國禎恭捧
聖諭到閣
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准平遼總兵
官毛文龍揭前事爲屢獲活夷斬獲首級得獲
達馬夷器等件雖功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
基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外具呈稱奴酋與
親信奸人李茂隆等晝夜商議欲以賄買西虜
更換旗幟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
酋所謀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長驅

其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示兵
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巡等
官當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慮周全
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仔細
防禦謹愼倍常及各隘口守把將官都要晝夜
不時防守還仔細盤詰出入進貢夷人其中恐
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并專督遼
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之器眞情并撥船
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
滯有誤軍機責有歸焉特諭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念切軍國節
端居宮庭而慮周疆圉先是臣等接得毛文龍揭
帖所請兵餉及加銜委用各官言之該部未
即覆行每訝糧餉器物尚煩區處官秩空名
用示鼓舞有何難事而亦遲回至於邊關傳
說及形之疏揭者如兵丁之刼掠奔逃屬夷
之糾合要挾草梁之焚燬市物之騰貴時與
當事諸臣面相商確趣其料理計無復之如
斯而已伏讀
聖諭旣嘉文龍功捷而又慮逆酋情形于凡先事

防禦之備計畫周詳諭誡懇到當即傳示該
部及督師督餉督撫鎮巡道將各官協心諮
籌加意振飭務爲桑土綢繆之計以釋
宸旒宵旰之憂臣等向所動色相告激發之所不
能得者
天語一爲布宣倍萬振勵矣至如臣等備員帷幄
旣無入告之嘉謀申論百司祇是空言之告
誡乃使
至尊獨發
社稷爲職之罪何以自辭所有

御札一道尊藏閣中謹具揭回

奏以

聞　天啓四年五月初四日

乞休第五十四疏 附錢尚書事

奏爲下情日急一日萬懇

天恩立刻允放事臣乞歸已二十一疏奏

旨責臣以主持國是平章議論臣三載于玆有何

國是力能主持有何議論力能平章他人不

知

皇上獨不知乎

皇上知之而猶以此責臣則

明旨爲不信矣是同官諸臣擬票之失非

皇上意也即同官諸臣亦豈不知臣之不能平章

主持而乃以此欺天下耶臣一閱此

旨惶愧無地汗流浹踵正在草疏申請忽見南京

御史黄公輔揭帖名爲留臣而其大指乃在

于攻講臣錢象坤處臣去象坤且入閣臣愈

駭愈惶愈不得不去象坤在詞林與臣相處

日久共事春闈周旋

講幄毫無間言士大夫之習象坤者多稱其清修

恬靜居鄉居官素無訾議

皇上頃在

講筵

面諭閣臣慰留象坤臣方喜象坤之得蒙殊知而
言者之說若以臣與象坤薰蕕蒼素之不相
入是象坤爲君子而臣爲小人矣其于
聖意亦大相左矣臣不知公輔何所聞而遽形之
章奏以重臣之罪也且枚卜大典自有公評
亦何庸如是之過計乎公輔又謂臣去而
二帝在天之靈不無慰望武夷山靈亦爲怫然其
責臣甚正然臣伏而思之人臣惟欺君誤國
貪權固位只圖一身富貴不顧萬世是非乃
爲神靈所譴怒覆載所不容若臣先後備員

立心行事皆
二帝所鑒知今以年老身病才盡力窮萬不得已
而去使
二帝而在其憐而允之也必不待今日矣古有北
山移文蓋托于山靈以嘲出山者耳未聞怪
人之還山也臣既自知其不能若復浮沈不
去他日敗壞決裂非但無辭于山靈亦將無
面目以見鄉邦之父老矣臣爲此懼而求去
不虞公輔反以此而見責也大抵年來人情
分門別戶一起一伏互相猜防以臣持論稍
平故其欲留之以彌縫撑柱于其間不思世
路如水微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而成浪
故欲水之平者當息其風以今日之風而求
波浪之不作卽焉夷海若亦縮手而莫知爲
計矣自漢唐宋以來一有此釁便與國家相
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費盡心力不能
消弭至使人主歎息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
朋黨難要其病根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念
牢不可破日甚一日歲甚一歲舉天下士大
夫無智愚賢不肖精神命脉皆歸併于此臣

每見一缺出輒公然講說無所畏避有不遂
意則怨謗橫生令人轉思昏夜乞哀之爲高
臣無伐毛洗髓之術以蕩滌更換其肺腸能
以區區空言而除歷代所不能除之睽釁乎
使臣得脫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
頗知止足之義萬一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
競之心其于世道士風未必無小補是臣去
賢于留也臣往者每勸士大夫同心報國勿
作異同忌者罪臣以調停攻之使去昔欲去
臣以便其驅除今欲留臣以防其患害總皆

矢口而談全不設身而處而留臣者其困臣
更甚臣見此疏時刻難挨伏望
皇上即傳允放臣歸而蒙誚于山靈或即死而請
罪于
二帝皆不敢辭臣不勝涕泣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秉心虛公持論正大覽奏年來人情語語
痛切至勸諭勑臣同心報國勿作異同正是平
章國是乃尚謙讓不居講臣朕所鑒知卿奏更
明已有旨了留卿自是朕意勿以言及愈急求
歸佇望勉留用副倚任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初六日

乞休第五十五疏
奏為懇
恩允放事臣杜門乞歸自春初而至夏半殆將半
載其章疏則千言萬語筆秃唇焦其苦情則
萬緒千端舉枯腸斷每見同官諸臣輒叩首
哀祈諸臣亦微微動念而又有人教之謂必
不可放臣放則是非利害無人抵當將失一
措牌矣故同官之留臣復堅而票擬又加急
坐視臣之病困以死而不恤臣小人也意願
有限生平一切嗜欲皆淺涉其藩而不敢深

窮其趣今乃為功名富貴牽纏束縛不得解
脫而其牽纏束縛又毫無補于
國家而徒為人之功名富貴計亦可悲已
皇上慈仁如天試將臣前後諸疏
俯垂省覽則亦可憫然而放臣矣臣不勝煩瀆負
罪之至奉
聖旨朕為國家留卿諸臣自當仰體日覽南北章
奏具見輿論僉同卿宜勉出以答中外之望慎
勿再瀆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十二日

乞休第五十六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前此雖杜門乞歸然猶勉強自力間
或見客雖不與聞朝事然客有談及猶汗漫
酬對近爲痢疾所苦前後閉塞腸胃作痛每
夜腹中常如雷鳴又痔瘍下墜溺血不休遂
伏枕呻吟一人不能見一事不敢聞官雖尚
在同於無官身雖未死同於無身苦苦留臣
亦有何益聞言路諸臣有以
中旨之故牽扯及臣臣之去自因老病不支首丘

念切豈敢復有他意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
固知之稔矣伏望
皇上垂憐亟放毋致朝端紛紜以重臣罪臣不勝
哀祈迫切之至奉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朕豈不鑒念但卿精神強健
偶病不妨調攝言官疏留具見舉朝公論還望
勉出佐理副朕倚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十九日

乞休第五十七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以抑鬱患病泄痢下血危殆不支故
遂扃戶卧床謝絕人事泣血陳情祈回
天聽而尚未蒙
俞允苦日以甚病日以深又聞言者恐臣去則冢
卿僉院與之俱去深用駭然夫冢卿僉院之
求去其故甚明與臣毫無干涉此舉朝所共
曉旣不因臣而求去何必臣在而後留士大
夫出處進退各有本末說者謂如飲水冷暖

自知若去就因人又強推不相干涉之人恐
二臣無此意也惟謂臣二十疏前尚自可去
今以二臣之故遂必不可去則是臣不幸而
爲二臣所累斷之不早以至於此悔無及矣
而二臣以己之求去而累人恐干心亦不安
也臣無二疏之學李泌之才所以苦苦求去
毋論其他卽如目前邊餉缺額二百餘萬東
西需索又不知其幾使泌而在或當有處而
臣茫然無計卽廷臣奉
旨會議亦未有半籌寸畫可佐司農之急乃徒以

留臣爲事豈以臣真能點金化鐵有秘受神
術而不肯試耶臣在卧榻聞此愁苦無聊下
血數升眩暈倒地家人無不驚惶自知控訴
無門惟念在
皇祖時曾移居城外候
旨
皇祖逐憐而放之近年如鄒元標鍾羽正蕭近高
輩皆名德大臣皆以此得請臣萬不得已計
必出此如必罪臣避難負
恩則有解經邦之例在臣不敢辭但恐爲同官劉

一燝朱國祚史繼偕諸臣所哄耳臣言止此
以後再有題目可以困臣者當一切聽之不
敢復措一辭惟望
聖慈亟垂矜允毋使其如老奴僕老牛馬呼號哀
鳴以死而已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奉
聖旨元輔表率百僚出處自有關係況今中外多
事方望濟艱不比
皇祖承平無難自逐卿宜勉出副朕倚眷慎勿再
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五十八疏

奏爲拘繫不堪百病俱作危困可矜苦求
允放事臣之乞歸已連上二十五疏至窮至苦鬱
抑之極腸胃中如焚如灼前後閉塞水火不
通因服凉藥過多翻胃嘔吐遂昏迷暈絶半
日方甦延醫韓伯恭陳天和陳志明等診視
皆云愁悶拂逆所致勸臣寬心調理而臣不
能若再不得去必死無疑臣病中無聊歷數
前後各官自閣臣九卿以至庶僚無大無小
無不來去自如惟意所便獨臣一人拘留困

頓有如禁囚何罪何辜而罹此患每一念及
殊懷不平方
神祖留臣猶云閣中乏人今閣臣有五六員矣所
居何官所幹何事而推委於臣如皆謙讓未
皇則詞林比日濟濟多賢毋論他署即詹事
府一衙門已有二三十人固從來未有之盛
也朝下爰立之命而夕已塞滿綸扉將無坐
處矣又何至有乏才之嘆哉倘以臣罪戾深
重不應安然而去如同官太便宜之說則臣
叨濫多年頗竭心力卽在

神

光二廟之間人情危疑之日亦有一片苦心可以

對天地而質鬼神批惟

列聖神靈與

皇祖

皇考知天下人不盡知即

皇上亦不盡知也閣

皇考在宮中每談及臣輙咨嗟太息故

登極而首召焉今凡百臣工有片言隻字曾及國

本者無不蒙

恩生則超遷死則郵錄而臣處不生不死之地並

未敢徼一字之褒半綸之寵僅僅乞此一具

垂亡之骸骨歸死故丘而亦斬之竊恐

先帝在天之神亦必愴然為臣動念而何在廷諸

臣絕無惻隱之心一至此也臣之此言真是

淺衷小人生平所深恥而不欲出口今計窮

慮極無可柰何靦顏破面叙此一段微勞以

乞恩於

皇上其亦可愧可羞之甚而萬非得已也夫人之

乞恩以干進而臣之乞恩以求退至于求退

而乞恩則其勢愈迫而其情亦愈可原矣伏

望

皇上鑒臣此情即

賜俞允如必欲用臣則容臣歸臥一二年萬一犬

馬之軀未填溝壑或尚能匍匐奔走再見

皇上亦事之不可知者夫服牛乘馬者當其壯徤

猶必稍休其力況老病之疲駑哉又何為鞭

策不休立視其斃而不恤也臣此瑣語言急

促無所避忌自知非宜甚死不擇音統望

聖慈憐察不勝惶汗激切之至奉

聖旨御事

皇祖獨力贊襄翼戴

皇考忠勤尤著首召未及相見正宜勉留輔朕用

副眷知何可堅意求去覽奏知卿方理醫藥暫

需靜攝慎無亟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回奏魏太監本揭 韓草

今日
發下司禮監太監魏忠賢本爲左副都御史楊漣
參論自請罷斥奉有
傳諭擬票進呈其楊漣本已逾兩日未蒙
發下
聖意淵微非臣等所知即臣等亦以爲方今多事
之時
朝端不宜紛擾但事體關係頗大人情猜忖易
生
皇上既以忠賢久侍
左右任事過直素蒙
聖信而楊漣當
兩朝輔導忠誠肝膽爲
先帝及
皇上所知疏中事情總在
聖鑒惟原奏與辯疏俱發知聽訟然兩造具備片
言可明即
宮闈遼寥道路諱傳之言
皇上自不難明一曉諭其餘外廷用人行政等事

遂欸辯明人人洞悉無論政體宜然而言者
即屬過計得以自釋疑衷被言者即某風聞
亦得以畫白疑跡傳之中外聞于四方不至
爲
朝廷增一疑事矣臣等瞻蹶再三率爾陳
請其楊漣原奏本仍望
檢發容臣等參詳擬議聽
皇上叢夾批發施行謹
題
天啓四年六月初二日

乞休第五十九疏

奏爲病勢危急一日難支懇

恩亟放事臣前疏所稱欝火薰蒸前後閉結水火不通等症字字是實今此數日所苦愈加日夜號呼求欲速死頃同官諸臣顧臣榻前親見其狀臣若敢欺

皇上則天地鬼神當共誅之亦何面目以對同官乎病中又聞臺臣有疏舉朝喁喁而臣伏在床蓐不能爲

皇上處分愈愧愈病伏望

皇上即放臣歸諭令同官諸臣協力擔當主持以慰輿情伸正氣而同官亦視臣如已去已死之人不必推委臣老病昏迷百凡謬戾惟是十年行事具在耳目今七十老翁旦暮且死

恩歸如此更復何求此兩日間欲再具疏而手不能書茲伏枕口占殊不成語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奉

聖旨今日召卿何不勉進覽奏知卿欝火爲苦若肯幡然一出志意一紓精神自暢日來疆事方殷議論紛錯邊籌國是賴卿主持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宜即出以副倚毗幸無再延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初六日

回奏攙瀆給事本揭 禕草

適蒙

發下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等本該文書官王敏

政稱圖顧傳奉

上傳這事情屢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皇長子連

日用藥朕心焦急乃紛紛激聒全不體念君

父成何臣子爲首的着降三級調外任用又

奉

上傳宮闈嚴密外廷何得妄生猜疑必有教唆通

同情弊爲首的還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究

問臣等連奉

傳諭不勝悚惶看得昨自本月初一日臣等聞

皇子每日用藥醫官到閣而問各官原不知閣

且自楊漣疏上各官職在言路自不能已尚

以後時爲遲緩以臣等不能執爭爲失職責

之緘默渠自有辭若云

宮闈嚴密則道路風聞外廷疑議各官不過就

楊漣前疏一爲剖發原非自創說也臣等伏

覩

皇上嗣曆以來聽言納諫即時有斥譴旋即

召還至光罔處分從所未有況言官職在敢言科

道同是公疏伏望

特鑒悃忱統

賜容貸片晷之

雷霆化爲中天之雨露感召和氣立致禎祥具在

是矣臣等凜奉

嚴威仰期

開霽區區一念無非欲弘

聖度以全

國體而正氣之當培言路之當開始不敢縷陳以

瀆煩聒之嫌統惟

聖明昭察

天啟四年六月初五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三終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四

謝　宣諭併乞休第六十疏

奏爲恭承
宣諭萬不能出敬謝
天恩祈
憐殘喘事該臣　迫切求歸奉
聖旨今日召卿何不勉進覽奏知卿爵火爲苦若
肯幡然一出志意一紓精神自暢日來疆事方
殷議論紛錯邊籌國是賴卿主持着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朕意卿宜即出以副倚毗幸無再延

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到臣私寓
宣諭臣扶掖下床叩頭恭聽不能起拜惟有泣涕
感謝而已臣之病患畧具前疏令早伏奉
宣召亦不能出連日延醫十餘人百方俱試茫然
無效閉塞之極遂成喘急有時遶室狂奔家
人驚駭似此病勢必非藥物所能療但望
聖上賜臣一歸便是續命之帝回生之路萬萬無
再入闕門之理矣前擬移居城外候
旨因病甚不能動移萬一徼幸少愈即當遷出如
蒙
聖慈哀憐立賜俞允省臣一番勞擾尤大幸也臣
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緣病甚不能措辭謹口占數語奏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望卽出輔理慰朕倚
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初八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六十一疏
奏爲瞻承
溫諭感愧難名恭謝
天恩仍求
允放事該文書官鄭隱儒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元輔卿歷朝元輔才望兼隆精
白純粹清正無私朕鑒明悉朝野著聞方今姦
氛尚熾黔禍亦深正須卿主持化理體朕分憂
何得私寓久延連疏高尚圖遂身名君臣大義
安在昨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望卿即出

爲何在有此奏卿豈從有餘藉當伸望朕眷篤
日艱方進闡端忠籌畫匡濟時艱弗得再有陳
請勿負朕惓惓佇望之意特諭欽此臣恭設香
案俯伏下床望
闕叩謝捧誦
溫綸一字一淚竊念
君父之恩至此而極少有人心豈不動念顧臣一
段苦情具于疊疏而近日所言病困之狀無
一飾詞竊恐復瀆殷煩無暇爲臣
省覽如衆

省覽斷無不少加哀憐之理今臣方呻吟欲死不
能具辭但望
皇上檢臣前疏特
賜覽觀必知臣之所陳至懇至哀斷非虛誑
聖心將爲惻然而其放臣也不待辭之畢矣如以
東氛黔禍尚未蕩平望臣主持則臣之愚衷
實以爲東西之事自有人能任所苦者惟糧
餉空虛轉輸不繼中外徬徨束手無策是在
皇上大破拘攣之見通融
宮府之間苟節縮那移以佐軍興無所不用足

餉足兵剪滅建虜自無難事不然雖百臣在
此曾何補于疆事之分毫哉臣病困之狀文
書官所親見萬萬不能再出以副
聖懷但望
聖慈念臣在
先朝曾有微勞賜以犬馬殘生使得歸骨故園魂
魄依先人墳墓世世啣結未足爲報矣所奉
聖諭當什襲尊藏以爲世寶謹具
奏稱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兵食大計佇俟卿出籌
畫宣諭官回奏知卿體已平精神甚佳還望遵
諭進閣用副朕倚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一日

論魏忠賢事情疏

奏爲内外釁隙已開隱憂未艾謹隱愚見恭請
聖裁事項都御史楊漣論劾太監魏忠賢列其大
罪二十四款多窮凶極惡之事駭人聽聞　臣
在病榻見之亦魂搖心悸舉朝臣工無不以
漣爲忠直言人所不敢言於是連章疊疏攻
擊紛然
皇上雖力爲解釋終不能止其仰煩
宸衷亦已甚矣　臣平心而論諸所論列如
中旨之頻傳大臣之擯斥言官之被逐章奏之停

留凡屬此類雖
皇上皆引以爲
聖裁然九閽沉沉何處可闢即　臣等地近咨勿亦
未敢信其盡出
宸斷與否況外廷遼隔能不疑猜而忠賢獨被寵
任人皆謂其所言
皇上無有不聽故凡有不美之事畢歸之忠賢此
臣之所不能曲爲忠賢解者也至於墮
中宮之胎殞
裕妃之命雖御幸之宮人則事在内廷難以蹤

斷
聖明在上威柄獨操忠賢卽懷無良之心負吞天
之膽何敢作此等事故搢紳有問臣者臣皆
對以不知亦告同官臣熿謂此言稍過人或
以此病臣臣笑曰我爲輔臣若眞知此事而
隱忍不言直待臺臣之訐發則其罪當與忠
賢同豈可一日容於人世哉此臣之所未敢
遽爲忠賢罪者也乃臣之所深慮者則以忠
賢一中官耳非有大功勞於世徒藉藉
皇上龍潛狎昵之愛一旦富貴至此可謂無妄之

福遺物所忌況海內人情嫉惡日久故楊漣
一言和者四起遠疏傳之天下天下之人必
以爲言言皆眞件件是實毋論忠賢不能自
辯卽
皇上代爲忠賢辯人亦不信而臣竊觀
皇上臨御以來左右近侍之臣朝被寵而夕蒙辜
者接踵而是則忠賢之禍不發于今必發于
他日
皇上而不念忠賢則已如其念之則必思所以保
全之而保全忠賢於今日易保全忠賢於他
日難臣請效其愚自古人臣凡權勢太盛無
不顚覆惟知止知足之人庶幾免焉忠賢誠
超然遠覽乘此紛紜之時力請
皇上退歸私第遠勢避嫌使天下後世謂
聖明之朝有告老乞休得善終始之中官豈非盛
事如必以後忠爲虞則臣以爲忠賢一退萬
事氷消而
皇上亦時爲保護請構勿行恩意如舊消今日之
猜嫌保無窮之富貴轉禍爲福只在俄頃間
臣之爲忠賢謀與忠賢自爲謀莫有過於此

者其次則力辭東廠之任以減攬事權且稍
示惶懼不自安之意以少謝人言亦解紛之
一策也乃臣又謫觀年來之朝政所未厭人
心深委咎於忠賢者無如王紀之被逐鄒元
標之不用文震孟等之降謫紛紛之論多從
此起而王紀以忠直大臣無端重譴人尤不
平忠賢誠能力請
皇上復王紀之官允鄒元標之起盡
召文震孟鄭鄤毛士龍侯震暘熊德陽江秉謙貫
繼春等還其原職其他粃政悉與維新則天

下人必曉然知忠賢前此之無成心而後此
之遷善補過猶有可望不至為迷復之凶或
者恕而亮之忠賢之孽孽使可消除許多卽
轉謗為恩亦不可知忠賢之自為謀與
皇上之為忠賢謀亦無過於此者臣之此言甚平
甚恕甚為可行不敢效廷臣搏擊深求務甚
忠賢之罪以快衆忿蓋閣臣之與廷臣所處
不同廷臣主於發奸言不憤激不足以盡情
閣臣主於調劑若逐響隨聲反足以害事度
臣言出入且有疑其為忠賢地者而臣自念

從古奸邪依附嬖倖不過為富貴計臣七十
老人旦暮且死視一官如桎梏其追欲求去
不啻如死者之望生此護忠賢將以何為况
臣三載於此事事執爭皆同官所親見昔至
臨去之時而復失之今之委曲調停誠欲體
聖心以安內外諸臣諸臣安則
朝廷安而封疆之事乃可商也伏望
皇上將臣此疏留神省覽併諭忠賢仔細三思臣
言是否如以為是卽求退避以自保全
皇上亦割一時之私愛因而成之儻不能然則辭

東廠召王紀等以自湔滌而後徐思進退之
宜亦或一道若徒欲以空言
屢旨解此盈庭之紛紜則揆之情勢萬萬不能臣
竊恐將來之决裂且莫知所終矣臣去國之
人又在病苦中深不欲有言顧念人情僬僥
如此而默然坐視心實不安又昨者
皇上連諭臣出竊度
聖意亦似以此事望臣故恐死竭其愚慮以俟
聖明之裁斷天地鬼神實知臣心知我罪我一切
聽之矣臣既有此疏愈不可留更望

聖慈亟放臣去庶臣之心跡得明且使忠賢知臣
以自為謀者而為彼謀其意甚忠而待之亦
不薄耳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　日

論魏太監事情揭
頃臺臣楊漣論劾魏忠賢臣等初意漣一人
之言容有過激尚可調停未幾而諸疏繼至
矣又未幾而臺省九卿皆有公疏矣舉朝閧
然殆無寧日即臣等亦被指摘甚者疑其爲
忠賢畫策投歡當與焦芳同傳矣臣等地居
密勿不敢自同于廷臣即受疑受謗情固甘
之惟是人情紛擾不止將至决裂傳之海內
愈生猜忖忠賢之心終無以自白其勢亦終
不得安

皇上屬難以不見不聞之法而處此也臣等再三
思惟
皇上誠念忠賢則當求所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
忠賢之計莫如聽其所請且歸私第遠勢避
嫌以安中外之心中外之心安則忠賢亦安
而天下之人且曉然知忠賢之無他欲
皇上之優禮而厚待之其于轉禍爲福轉謗爲譽
亢俄頃間耳昔有保全功臣者其法只在[illegible]
其事權隆其恩禮而從來大臣被言亦[illegible]
位省愆以待公論之自明臣等以此爲[illegible]
謀良自不薄至于廷臣之攻訐忠賢事屬曖
昧者臣等終不敢盡信而忠賢之事
皇上朝夕勤勞亦臣等所深亮皆力爲廷臣言之
惟是內操一事則
祖宗朝之所無而聚數千之兵甲于
宮庭肘腋間在今日雖無可慮而他日終屬隱
憂萬一
國家緩急此輩亦未必得力臣等區區愚衷竟
以停止爲便更望
皇上之三思之亦爲忠賢消此段議論杜此一端

大體耳忠賢若慮及此當必以臣等爲忠告
臣等極知
皇上一時難去忠賢恐不仰體顧事窮勢極無可
奈何盍躊躕累日彼此商議欲求其所以曲
處之方而終不可得乃敢冒昧言此如使萬
分有一之可已臣等亦必不言矣統望
聖慈炤察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頃因楊漣疏論魏忠賢以致諸
臣瀆奏殆無虛日朕豈不聞不見佯爲不知而
不深究蓋已內洞勞臣之心欲外全憲臣之體

況忠賢事
皇考於春宮時朕在襁褓間便賴護衛迨
聖母升遐後朕殷憂危險皆所能嘗服食起居總
忠賢是賴當
皇考彌留之際曾云內侍忠直不避形迹獨此人
耳今乃被楊漣指摘牽誣而大小臣工又隨聲
附和紛紛瀆擾念事事皆朕親裁有何專擅有
何疑忌只枚卜點陪一節其餘虛實可槩見矣
且楊漣此舉必非無因而發卿等或見其肺肝
也朕追惟往事何忍忘忠賢今昔之勞輒以浮
言聽其所請至于內操一節

祖宗以來相沿頗久候朕諭
陵等項禮畢便即停止惟今舉朝鬨然殊非國體
卿等元老股肱平章任重自與廷臣所為不同
卿等還宜亟為調劑鎮定紛囂釋諸臣附和猜
忖之疑以副朕憑藉倚毗至意該部院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一日

乞休第六十二疏
奏為
宣諭中官囘奏失實再瀝血誠懇求
亟放事頃該文書官郝隱儒捧出
聖諭令臣勉出供職臣方在呻吟痛楚中扶掖叩
頭不能成禮仍向文書官哭訴苦衷備述病
患與必不容不去之情形言隨淚下文書官
亦為感動臣復托其轉奏
皇上亟垂矜允而奉
旨乃謂臣體已平精神甚佳則是文書官之欺

皇上矣又何怪乎
允闕遠隔下情之不得上達哉臣連日病勢愈
增加以愁悶欝抑時刻難挨即如魏忠賢一
事議論紛然
皇上之所望于臣者臣既不能得之于外廷而外
廷之所責備于臣者臣又不能得之于
皇上以旦暮去國之人而居此兩窮之地緘口既
難開口亦罪即使無病亦萬分當去而況于
真病且難醫之病哉臣之求去毫不為此而
適逢其時亦見臣命之窮且深悔其去之不

早也夫人臣進退去留雖待命于
君父然至于寧死寧受罪寧冒惡名但必不做官
則雖
君父不得而強之即舉世之人欲以爲牛馬任其
鞭笞亦無如臣何矣臣之至此詞哀情切萬
分可憐業已三十疏矣
皇上如不聽臣去臣將自去以待
皇上之斧鉞臣不勝冒死籲呼之至奉
聖旨卿精神康健中外所知偶恙不妨靜攝何又
急于陳奏元老爲百僚表率主持國是匡濟時

艱朕倚眷甚殷卿當體此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三日

乞休第六十三疏
奏爲病臣籲訴已極時勢萬無可留哀求
亟放事該臣三十疏乞休於人間世艱危困迫之
苦情苟可寫之筆端控之
君父者已毫無不盡而猶未足以動
聖心則臣之計真窮不得以常理論常法處矣昨
因魏忠賢事偕同官具揭請
皇上聽廷臣之言人已病其詞之太峻乃
皇上批答未見聽從甚且謂臣等能見楊漣之肺
肝于是人情愈疑謂臣等或有未亮于楊漣

夫漣忠肝義膽舉朝知之天下人知之臣等
所見亦與人同豈能于此外別有猜度如
聖諭之所云哉臣今可以自信而無愧于心有辭
于衆口者惟在一去若復不顧廉恥靦顏強
留則是真與忠賢比附此後忠賢有罪將盡
委咎于臣生平盡喪而無以自容于天地間
矣天下後世傳此惡名百口不能昭雪臣有
死不願也且臣既勸忠賢之去而自已反留
亦何面目以見忠賢哉然則臣向者求去猶
出于不肯留之心今者求去乃處于必不可

留之勢
皇上亦可以亮臣矣昔中官梟橫莫過于汪直劉
瑾閣臣如商輅劉健謝遷亦只有一去李東
陽之隱忍焦芳之貪戀遂千古遺譏臣雖不
才自審所處當竊附于商輅等之後若輅等
之所不能爲者而必責之庸劣之具臣則持
論似苛臣惟有甘心認罪任天下之指摘以
俟
皇上之乾斷而已夫以
神廟皇貴妃之寵

福王之愛臣以隻身支柱其間苦口危言無所
避忌至今日哀鳴乞歸百無顧戀之時顧
縮朒于一忠賢哉惟念人臣進退語默各行
其意少有笑計徼名之念便得罪于天地鬼
神臣前疏不云乎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今之
所言亦萬不得已而總非臣求去之本懷也
伏乞
聖慈哀憐亟放臣不勝冒死哀鳴之至奉
聖旨覽奏乞歸且以昨揭請批答爲言卿之忠懇
朕所深鑒亦中外所知有何可疑且卿在
皇祖時至持大事今昔一心可以自信何乃以此
決去尚望安意勉留副朕倚眷愼勿再陳該部
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六日

恭慰　聖懷摺

爲恭慰

聖懷事臣前聞

皇子微疾甚爲挂念隨問同官諸臣皆云

睿質克盛所患甚輕萬無可虞臣惟

皇子生當震索瑞應虹流率土蒙休遐齡未艾乃

忽奉

上傳以今日未時薨逝臣在病榻聞之不勝驚悼

我

皇上慈愛素篤悽惻何如惟是

皇上一身上承百代之

宗祧下開萬葉之祚胤關係至重而當此春秋鼎

盛之時麟趾螽斯繩繩未艾殊不宜過于傷

感伏願

勉抑至情

益深條攝

愼起居

節嗜欲于以

凝固精神

導迎和氣則

宮壺之中禎祥薦集而斯千則百之慶將永行

于無疆矣臣不勝惓惓懇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慰具見忠愛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六日

救萬郎中揭

臣在病榻中同官遣人來言請工部郎中萬燝有疏

皇上震怒欲廷杖一百臣聞之不勝駭懼燝疏臣未之見不知所言何事但見同官所擬

旨想以

山陵錢糧缺之請

內庫廢銅以資鼓鑄中間語言或未諳事體奪俸示懲良不爲過至于廷杖重典

皇上御極以來未有此舉天下方以此頌

如天之度柰何一旦遽加于泛濫條陳原無大罪之小臣人情揣摩何所不至其爲虧損

聖德殆不細矣況

山陵事重工部各官方奔走效役而坐此取罪亦非所以廣

孝思而妥

神靈也同官諸臣已有公揭臣不敢不效其愚伏

望

聖慈鑒允臣不勝悚息顒祈之至奉

聖旨候覽聊奏具見爲國忠誠已有旨了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七日

乞休第六十四疏 附廷杖事

奏爲懇 臣萬不可留萬祈
聖放事從來大臣無有卧病半年連上三十餘疏
猶不得去者而有之自 臣始亦無有自認不
能自甘引退猶執之拘之翻以去爲罪者而
有之亦自 臣始人之責 臣以爲
先朝舊臣能取信于
皇上使宮府之釁不生 臣三載于茲亦既竭吾才
以彌縫其間而心知其後之必不能也其堅
于求去蓋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不敢以告

他人而時爲同官言之以同官諸臣能知此
地之情形耳今禍釁已開事將決裂 臣之不
能已昭然于天下矣留 臣何爲 臣之不去亦
何爲以
皇祖之嚴明 臣事之八年未嘗有一言罵辱臣下
廷杖之事雖前此有行亦旋悟其非至 臣在
事時則絶無矣今事
皇上三年頼
聖度寛容
天威時霽 臣亦自幸可以免罪乃忽有萬爆之事

臣與同官力救而不得是 臣十餘年犬馬之
私欲上報少光
聖德中以存國體而下以毋得過於士大夫者乃
一旦而盡失之于是而深悔其去之不早請
之不力積誠之不足感動
聖心以至此也自今以後其流之禍不知何所底
止 臣實惴惴懼而不能一日安者頃給事中
陳熙昌因論魏忠賢而及 臣等 臣深用愧服
正欲具疏認罪併求
允放而以

聖懷哀痛未敢瀆陳今已數日可以請矣且 臣前
病未痊昨又忽然痰壅眩暈倒地久方甦醒
一切世事皆已絶口不談縱留在此亦與槁
木死灰同耳伏望
聖慈即放 臣去 臣一去而可以明素心可以謝人
言可以徼幸少延殘喘一生分願永畢于此
即溘然而死亦不敢忘
朝廷之恩鄉矣奉
聖旨卿杜門日久朕延佇時切今日閣臣宮門恭
慰知卿偶恙侯稍愈即出申救部屬已悉卿意

併陳熙目本俱有旨了卿不必以此介懷該部
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救萬郎中揭　綸草

適文書官王敏政等傳奉

上傳發旿工部郎中萬爆本已蒙
御批着廷杖一百革職爲民臣等不勝震駭看得
萬爆前管鼓鑄
制錢曾請
內庫廢銅業已奉
旨兹復借此陳奏委屬瀆擾但小臣不識忌諱無
非因事納忠
皇上責其妄言重加罰治已足示懲若加以杖責

不無太過且
皇上臨御以來聽言容直即間有
嚴威旋即開霽乃今驟有此舉于
聖度不無少損外廷觀聽愴目傷心煩囂沸起不
知又作如何光景于國體不無大傷而臣等
忝列股肱無所匡救一番罪過即百口無以
自解時原本已
批將發誠恐無及臣等相顧愕眙言不宣心竊覺
此時此舉萬萬不可用是不避違抗倉猝
奏陳伏望

聖慈鑒允少息
震威亟寢
嚴命臣等曷任祈懇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具見忠愛至意但萬燝附和狂
悖出位妄言借
陵工瀆擾陷朕不孝若不重懲何所底止本當下
獄鞫問姑已從輕處了卿等再勿陳請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六月十七日

救林御史揭　韓草

適蒙
發下司禮監王體乾具
奏奉
旨御史林汝翥着廷杖一百革了職爲民永不敘
用臣等不勝震駭看得御史林汝翥擅責內
使致蒙
皇上震怒自取之咎夫復何辭但廷杖一事原非
聖明之世所宜有况今時事多艱匡濟無策正宜
固結人心感發忠義乃兩日之間再有此舉

不惟
聖德有損
國體大傷且恐中外傳聞臣民解體
朝堂之上慘黷無色乖氣致異禍亂相尋此所關
係甚大不獨汝翥一身一官而已臣等輔理
無狀惶懼欲死亟用控陳彷徨待罪冀回
天聽於萬分一時急情迫言無序倫萬望
聖慈鑒裁臣等何任瞻仰謹具揭奏
聞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具見忠愛至意但林汝翥藐視

祖制恣肆狂躁甚無人臣禮若不示懲難以儆後
本當下獄鞫問姑以從輕處了卿等不得申救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乞休第六十五疏

奏爲臣病日深臣力已竭懇
恩亟放事臣卧病半載瘝曠可羞入夏以來爲暑
熱所侵重以鬱火遂成閉結之患醫治不痊
頃緣多事轉益憂危病骨欲枯知餘生之無
幾驚魂未定嘆百念之盡灰竊謂昔人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之言黯然心折伏望
聖慈念臣曾有一日微勞寬其罪戾予以骸骨俾
返故丘使臣得去就以禮善始善終免于顛
越臣死且不朽臣之家人皆已移居城外只

臣一身孑然旅邸呻吟床褥殊可憐憫但
早放一日則受一日之賜若至萬不得已冒昧而
行臣罪滋大臣不勝哀鳴懇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知感暑蒸火鬱暫須調治其善自寬
紓勿復焦躁元老表正百官舉動中外觀望還
望勉留輔朕痊可即出愼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六十六疏

奏為病臣時刻難留懇

恩即賜允放事臣家已出城孑身候

命復蒙

慰留蓋同官不肯擬放則

皇上雖有憐臣之心亦難遽允今同官亦皆知臣

之必不可留不忍相強徒欲多一二疏以作

體面耳夫臣之求去已三十四疏於同官之

心已盡

皇上之眷臣者已至門面儘好看矣何必復窮之

于無所往乎且臣一日不去則罪臣者一日

無已臣之心一日不得明其困苦殆甚于死

向

皇祖留臣至切聞臣移家出城隨即

允放今臣家已行

皇上獨不以

皇祖之憐臣者而憐臣乎如此疏再不荅

允臣亦當於城外候

命即傷國體而累

皇仁亦不暇恤矣臣不勝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具悉真懇卿前後疏請朕自眷注甚

答同官何得輒專且

皇祖時請告各官候旨不下有徑自出城的卿為

元老素篤忠誠尚體朕心毋傷國體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初四日

乞休第六十七疏

奏爲詞情俱竭苦求

允放事臣卧病乞歸已歷三時日日顒

天日日草疏雖借蘇秦張儀之舌作告哀訴苦之談亦將窮焉而無所措辭長安道上人人知臣之必去即同官諸臣相對未嘗不嘆臣之病苦可憐有惻然哀矜之意而獨不肯爲臣擬允不知其何心也臣于閣事毫不預聞已半載矣槩然垂死之殘軀强之在此亦有何益往

皇祖時諸臣以不得

旨而去者甚多輔臣李廷機遂至徑行

皇上至仁體下大小臣工以病告者無不得請即臣同官已有四人都御史鄒元標尚書鍾羽正等皆不一二疏而即出城隨家

允放其杜門半載疏至三四十上獨臣一人耳臣隻身病苦無可控訴故欲出居城外以親家人而同官勸臣稍遲臣不得已於今早移至僻靜處所少停一二日恭候

俞旨伏望

聖慈即放臣歸使臣得徼被

天恩同於諸臣是亦

聖朝一視之仁臣之感戴私衷尤萬倍者臣不勝哀鳴迫切之至奉

皇旨卿輔相

皇祖翼戴

皇考以迨朕躬忠勤茂著中外具瞻朕倚毗正殷乃連章求去近復移居候命堅意難移勉從所請着加太傅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仍遣行人護送馳驛歸里加賜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

紅紵絲坐蟒一襲地方官以時存問月給廩米五石輿夫八名稱朕始終隆眷至意卿宜爲國

愛身佇俟召用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初九日

得請奏謝併辭　加恩疏
奏爲感激
天恩恭陳謝悃併辭必不敢受之
恩事該文書官郝隱儒捧出
聖旨卿輔相
皇祖翼戴
皇考以迨朕躬忠勤茂著中外具瞻朕倚毗正殷
乃連章求去近復移居候命堅意難移勉從所
請着加太傅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仍遣行人
護送馳驛歸里加賜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

紅紵絲坐蟒一襲地方官以時存問月給廩米
五石輿夫八名稱朕始終隆眷至意卿宜爲國
愛身佇俟召用該部知道欽此又蒙
特恩加賜臣銀一百兩綵段六表裏大紅紵絲坐
蟒一襲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以一介豎儒謬承
三朝寵遇即捐糜此身未足爲報豈敢以私情屢
瀆
天聽惟是年齡衰暮疾病纏綿分量有限伎倆已
窮再三籌度終無分毫可補
國家浮沈尸素于心何安故寧割情而去不敢
覥顔而留伏蒙
聖慈俯垂憐念旣
賜以衰殘之骸骨歸老故丘復加以稠疊之
恩施逾常格蓋自來輔臣之去就善而眷禮隆
罕有及者天地能覆載臣而不能拯臣于垂
危父母能生育臣而不能全臣于末路兹之
者惟
皇上耳且臣在
皇祖時求去之切眷留之殷恩數之渥皆與今日

同以臣一身之去留倂作
兩朝之盛事遭逢之奇亢振古僅見撫今思昔增
其涕零其銀幣蟒衣馳驛護送臣不敢辭若
太傅位列三公
國朝二百餘年文臣無敢居此職者固已藐無
受理矣即如延世之賞豈宜施于去國之病
臣輿廩之供寔有愧于優賢之盛典旣報輕
而禮重將福過以災生此亦臣之反躬循分
必不敢承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非有矯飾即容辭免以安愚分毋

令議者以

朝廷爲濫恩愚臣爲鮮恥其幸大矣臣不勝感戴

瞻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再入政府官秩無加

兹晉公台用酬忠勣併廕子廩與俱有成命宜

悉朕意祗受毋辭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十二日

辭朝揭

爲辭

朝事查舊例告病官皆不辭

朝但臣受

皇上隆恩逺踰恒格若不一望

天顔而去於心何安特赴鴻臚寺報名于十三日

早朝勉趍進

而辭少盡愚臣之一念謹具題

知奉

聖旨覽卿奏而辭具見忠敬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十二日

再辭　加官廕子疏

奏為

隆恩萬難冒受謹再瀝誠辭免仰祈

聖允事該臣具疏謝

恩併辭加銜廕子人夫月廩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再入政府官秩無加

茲晉公台用酬忠勤併廕子廩輿俱有成命宜

悉朕意祗受勿辭該部知道欽此竊念臣以老

病乞歸但得

聖慈垂憐賜以骸骨已為厚幸乃

恩寵驕蕃隆天重地少有心胷能不慚愧故自金

幣馳驛護送外委不敢承命重奉

溫綸踴跼無地謹仰體

聖意再受輿夫月廩之

賜恩踰授粲終難追乎素飱

寵貴懸車幸無勞于徒步里門生色父老騰懽於

臣微躬萬分忝竊其加銜廕子懇望

收回若以臣此番再入官秩無加則臣之官已至

盡頭去處原無可加成憲具存隹防難央臣

豈敢冒此大罪以貽笑于天下哉臣行矣不

及屢疏惟

聖明鑒允奉

聖旨朕以卿德望忠勞晉秩三事用示酬嘉乃連

章控陳情詞愈懇准辭免太傅成卿謙德廕子

原當符丞茲止中舍更宜祗承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十五日

辭朝奏陳要務疏

奏爲
天恩難報敬竭悃衷仰祈
聖鑒事臣聞藎臣之事君也不以身之去而忘社
稷之憂明主之待臣也亦不以人之愚而忽
蒭非之采昔有過逆旅者懷其一飯既去猶
爲之洒掃庭戸以謝主人况臣受恩
三朝至隆至渥無可仰酬今歸依田里遠隔
天顔永無伃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寧能默默不
一吐于

君父之前哉然亦不敢多言繁稱以瀆
聖聽惟將其最要最切必不容已者言之
皇上一身天地
祖宗臣民之所繫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莫
善于寡欲寡欲則心志清明筋骸強固非但
延年亦可廣嗣故聖人著訓亦曰少之時戒
之在色
皇上春秋鼎盛情竇方開邇日
天顔似微清減寡欲之義萬不可不留神也君臣
之分雖尊卑隔絶然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
爲腹心臣爲手足一體相關無分彼此
皇上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近因
陳奏煩多致干
聖怒雷霆屢震
駕帖頻傳以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于旬日之
間萬燝已亡林汝翥汪文言亦將就斃雖言
者不無過激而論以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
多矣長此不已將至上下相猜政事阻格奸
雄夷狄聞之且復生心昔苻堅欲寇晉其臣
諫阻曰晉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

圖故內釁不生則外釁不足患也臣願
皇上嘗多艱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
言者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其以前譴謫
如王紀文震孟等盡
賜召還而羣臣亦仰體
聖意凡有論奏務平務實務婉務明勿以忠愛之
心而過爲激昂之說勿以藩籬之見而輕開
禍釁之門至于內庭近侍諸臣朝夕左右中
間固有調護勤勞外廷所不及知然但能挽
回

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堯久當自明即人不
能明天地鬼神亦能明之歷觀漢唐以至
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昭然青史並未嘗枉卻
一人如必以憤激之心作快意之事彼此紛
拏終至決裂而愈無以自解于悠悠之口矣
此臣之所忠告于內外之諸臣者也自古禍
亂之生多起于凶歲以民既窮餓無聊非為
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聚黃巾之橫行皆
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為災數十年所僅見
國家財賦之區盡化為馮夷之窟而山東地方

復苦荒旱瘡痍未起溝壑又填此非大破常
格勞來拊循必無以安民心而弭禍亂臣前
後備員綸扉見東南之民最苦織造地方官
時時爭論極費處分當此災傷之極必復陳
請誠得
旱沛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收拾人心
之一道也
國家財力半竭于邊陲往臣在政地封疆無警
計臣猶蹙額攢眉莫知所措然尚有兵工太
僕寺可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內帑往者撫

諭即臣在事二年所請帑金至六七百萬今
內帑亦窮矣而東西之役未休額餉之虧日
甚竭天下以奉一隅猶苦不足臣不知戶部
何以支吾廷臣亦遂恬然不復談及臣恐事
窮勢極有不止于脫巾鼓譟而已者
皇上自為
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為
皇上計萬不可不亟圖也三代以來天子親衛之
兵皆列于禁城之外唐雖使內臣為神策中
尉然其所領猶外兵也自逆左失事

九重戒心乃擇中官之徤者為兵逐日訓練銃砲
之聲徹于遠近古稱軍容不入國況宮庭之
內肘腋之間豈宜有此臣知在今日必無可
慮而在他日實有隱憂
皇上既許謁
陵後罷去臣何敢復言但謁
陵之期遠近未卜似宜權時暫解免其操閱俟
聖駕展禮時再行演習未為晚也以上數款雖人
所共知而實則國家精神命脈治亂安危之
大機畢繫于此臣自度昏庸衰老力不能為

恐負誤國之罪不得已而去去而不恐不言
所望
皇上自愛其身而又與羣臣通爲一身羣臣亦皆
以
皇上爲身
官府內外偶俱無猜自此以及四海九州疾痛
痾癢無不相通關節脉理隨處周流天下事
乃可爲耳若西南土酋終不能大肆督臣才
自足任東事則關內外防禦俱已備飭奴必
不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掣其後亦是一奇

此皆輔臣承宗拮据料理之力真可謂勞苦
功高臣晉生也莫效一籌不敢輕言又私心
所憂內甚于外故敢深其愚慮如此要皆畢
之無甚高論如蒙
聖明俯垂採納臣之去勝于留萬萬矣奉
旨覽卿奏具見忠悃關切朕躬的知道了內外
大小各官朕豈不一體相念但肯安靜盡職何
煩督責召用諸臣還候旨行各處災荒全在地
方官加意拊恤織造已減免多運兵餉發帑太
多自當從長議處內操屢論已明卿暫違闕廷

係心軍國諸所條奏一一嘉納次第酌行用副
卿惓惓獻替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十[illegible]日

到家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前後綸扉叨濫多年罪愆深重伏蒙

皇祖

皇考

皇上曲賜優容加以寵眷頃緣老病衰頹馳驅無

力連上四十疏乞歸復蒙

聖恩矜憐

賜允錫賚駢蕃逾常格又遣行人臣呂邦瀚送

臣到家臣以天啓四年七月初九奉

命十三日

陛辭出京從水路而行惟山東地方以有饑民

之警撫按官遣人護送出境餘皆安行無恙

沿途所知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抵家故舊親

知皆爲臣欣喜臣爲言

聖主寬仁體恤下私故得生還且

恩禮隆渥德意勤惓大非始願所及又莫不舉手

加額頌

如天之德慶臣之遭逢焉方臣在道路病患稍痊

每逢知交猶能從容談笑扶曳行遊自入里

門百病俱作痔瘍溺血腸胃如焚且腰足腫

痛每一移步輒須人扶又臣妻一品夫人兪

氏以臣殃及奄忽淪亡臣扶病哭妻情緒愈

惡觀此形勢若非

聖慈蚤放必至顛危狼狽歸骨何時興言及此眞

感激

天恩斷結難報抵家之日卽欲遣人奏

謝緣病困綿延兼罹變故蓋踰兩月始能力疾

草疏伸此下悃伏願

皇上深思

宗社大計保重

聖躬清心寡欲使

精神完固

玉體康彊以仰答

祖宗在天之靈下慰四海臣民之望是亦愚臣惓

惓之一念也至于時事則臣已入山一切不

聞又病苦餘生旦暮待盡何敢饒舌臣不勝

冐昧感悚之至謹遣義男葉貴齎

奏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既內夫人病故朕心惻
然著查例從優議䘏該部知道

天啓五年四月初九日

辭慶陵加恩疏

奏爲恩命難承瀝誠辭免事臣于本年六月內接得吏
部咨文以
慶陵工成蒙
恩加臣上柱國廕一子尚寶司司丞
賜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給與應得誥命臣不勝
感戴不勝惶懼竊念臣待罪綸扉前後十八
年叨承
三朝恩遇委無尺寸微勞可以報稱去國之後累
被人言皆當臣罪賴

聖恩矜宥曲賜保全臣惟省躬引咎頂戴
鴻慈偷息林泉幸逃誅譴以毋傷
皇祖
皇考與
皇上知人之明待舊臣之禮而已敢有他覬至于
陵工竣事實惟
皇上孝思純篤與百執事奔走勤勞臣未肯有分
毫之力豈敢赧顏冒昧叨玆
厚賞除金幣齎到望

闕叩頭祇領外其上柱國廕子伏乞
聖慈鑒臣愚衷即
賜收回以安愚分臣家在海上去京師六千餘里
道路艱難延遲日久統望
聖明垂察臣不勝悚息顲祈之至謹遣義男葉舉
齎
奏以
聞奉
聖旨卿三朝元輔數載勤勞陵工加恩出自彝典
宜即祇受不必辭該部知道

天啓五年十月初一日

謝　予妻祭塟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以蒙
恩歸里具奏陳
謝因及臣妻之變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疏內夫人病故朕心惻
然著查例從優議卹禮部知道隨該禮部覆上
奉
聖旨一品夫人俞氏准照例與祭仍加祭一壇造
墳安塟臣聞

命自天感
恩無地竊念臣少而貧寒弱冠未婚邑令許夢熊
為臣婚娶臣妻年十六歸臣從臣仕宦將四
十年臣在綸扉得受一品之封
慈聖皇太后上仙臣妻入
宮哭臨伏蒙
皇祖遣中官慰問特加賞賜時臣方迫切乞休中
官傳
上意令臣妻留臣臣妻哭泣哀祈感動
天聽未幾臣遂得叩共居林下八年臣奉

此葉科圖配補

召出山臣妻不能以時時貽書勸臣蚤歸臣亦六十餘疏哀鳴陳乞蒙
恩允放抵家與臣妻猶聚首三月乃始長别是臣妻之遭遇
三朝備承
恩寵殆與臣同臣自審庸愚叨注已過豈敢復以閨閫私情仰干
隆典不謂
聖慈之曲軫頻煩
温旨之下頒俎豆之馨既上勤乎
宸藻寵褒之賁又仰給于公家在
命甲爲特恩誠女流所僅見光施存沒寵倍尋常毋論臣感今思昔不覺涕零即臣妻九原有知亦真憾銜結之難報矣臣不勝感戴惶悚之至謹遣義男葉琛齎
奏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五年十月初二日

此葉科圖配補